

本书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Shang Hai
Yu Yan
Fa Zhan Shi

上海
语言发展史

钱乃荣 著

Qian Nai Rong
Zhu

上海人民出版社

序

上海是个特殊的城市,在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最近 150 年间,她从一个三等偏僻县城,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话是一种特殊的方言,它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从一种比较保守滞后的县城小方言,发展成变化速度最快的中国第一大地点方言。特殊的城市,特殊的方言,为语言方言专家提供了一片有特殊价值的研究园地。就在上海迅速长大、长高、长美的这些年月里,著名吴语专家钱乃荣教授,在上海话和吴语这块园地里埋头耕耘二十多年,论文专著,硕果累累。现在,他又有一部新著面世,为这个领域增加了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成果。

钱先生的研究有广度。他的 170 多万字的《当代吴语研究》调查研究了三十多种南北吴语,使他对内部复杂的各地吴语有一种宏观的把握。

钱先生的研究有宽度,他在吴语,特别是上海话的音韵(包括复杂的连读变调)、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除了上述侧重语音的综合性巨著外,还有侧重词汇及其与社会、文化关系的《上海方言俚语》、《沪语盘点》和侧重语法的《上海话语法》等。

钱先生的研究有深度,常能以新理论新方法的视线透视分析方言中的纷繁现象。他是国内最早引进“词汇扩散”理论研究方言现象的学者之一。他用上海郊县的实例解释了语音在空间共时的转移与语音的历时演变一样通过“词汇扩散”进行。他还进一步借鉴“语法扩散”的观念成功地分析了上海地区连读变调的历

史演变,即连调模式“从一种语法格式扩散到另一种语法格式的过程”。

钱先生的研究有速度。他凭着敏锐的语言观察力,时刻捕捉上海话的最新动向。新世纪伊始,他就推出了一部《跟我学二十一世纪初的新上海话》,把最新的上海话面貌,包括那些“酷哥靓妹”们说的令老上海人似懂非懂的上海话词句,活色生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次,钱先生又瞄准了研究的厚度,这本专著展示的是上海话开埠 150 年来前波后浪接踵而来层层叠叠的历史厚度。正是这厚度,构成了本书非常独特、难能可贵的重要价值。

汉语研究,尤其是汉语发展演变的历史研究,以可资利用的历史语料异常悠久丰富而自傲,也以全方位记录语言面貌的材料之短缺而抱憾。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使用非表音性的汉字记录汉语,真正表音语料的出现相当地晚近,而重雅轻俗的传统也使汉语的纯口语资料,尤其是方言口语资料相当匮乏,以致汉语的历时研究一触及音值和口语,就难免隔靴搔痒之憾。这种局面,使上海方言在汉语的历史研究方面有一种相当独特的价值。上海开埠较早,而经济和城市规模发展迅速,其方言受到外地移民和国内外学者包括传教士的共同关注,从而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方言使用人口迅速膨胀,也导致方言面貌本身的迅速变化;另一方面,从艾约瑟 1853 年的《上海口语语法》开始,上海方言在每个时期都有语法书、宗教文献、教材、工具书、方言调查报告等等详尽记录。两个因素的结合使上海方言成为研究汉语历史演变的一个难得的活标本。150 年,这本来不算太厚重的语言历史,也因此变得厚重起来,而钱先生这部著作的“厚度”,也正建立在这厚重的基础上。

让我们再走近一步,看看本书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图景。1853 年与 21 世纪初的上海话相比,声母由 30 个减为 28 个,韵母由 63

个降为 32 个,声调由 8 个合并为 5 个。这是全国难找的变化速度。这种幅度的演变,在共同语和其他方言中需要好几百年至上千年才会完成。150 年的语音演变几乎成了数百年或上千年演变的一个“浓缩版”。词汇和语法的变化速度也不遑多让。反映社会生活变迁最快的词汇自不待言,即以被认为稳定少变的语法来说,时体系统、介词系统、连词及关联词语系统、基本语序、话题结构、宾语补语语序、双及物句式、处置式、被动式,等等,在这些覆盖汉语语法系统基本框架的诸方面,上海方言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以致语法成为全书篇幅最大的一部分)。再看 150 年来上海话的记录情况。本书用列表方式详尽展示了声韵调各个方面逐步演变的过程,其表格标识记录年代的纵栏竟达 13 行,加上表后另叙的 21 世纪初最新派音系,共有 14 份记录,几乎每隔 10 年就有一份记录,居然没有哪两行记录因为相邻而音系完全同一,而几乎每个记录都包含一些不稳定的音位。除了书面记录外,这种演变速度,也使生活于其中的研究者自己就可以亲历好几波的变化,对历史演变获得最直接的体察,这对于历时研究来说是尤其宝贵的。

当然,我能对上海方言历史历时研究的价值有这点认识,首先就因为先睹为快,看到了钱先生在书稿中清楚展示的上海话这一个半世纪的演变画卷。这本书的“厚度”,是钱先生长期积累、细致观察、科学思考和精心整理的成果,实际上也是前面说的广度、宽度、深度和速度的一个综合结晶。我上面的感想,只是围绕着上海话历时研究的特殊价值而谈的。至于上海话演变的详情、细节、规律和它们对汉语方言学、历史语言学、语法学、语言与文化、社会语言学等众多语言学科的意义,读者看了全书自然就能有更加真切的体会。

刘丹青

于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中国语文》编辑部,2002 年 11 月

前 言

我的目标是要写一部上海语言发展的信史。这是我在做上海方言的共时描写和研究以后一直梦寐以求想完成的事。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一直在做材料和理论两方面的准备。首先是尽量多地收集历史上出版过的上海话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100年之中的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写的上海方言的字典、词汇集、词典、语法书、学习课本和上海土白的《圣经》等,以及日本学者编写的上海话课本,中国学者收集和研究的上海方言俗语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语料,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基础。为追寻上海语言发展的具体轨迹,我始终遵循穷尽性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原则,参照自己个人经历的生活体验,选取最自然的语料,着手研究上海语言的历史。在追随前辈和同人学习探讨语言学理论的同时,我曾去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抄写了大量的上海话资料,有的书几乎是整本抄录,我又在去美国、日本、香港等地时找寻复印到许多上海方言书著,杨福绵先生、王士元先生、宫田一郎先生、太田斋先生、佐藤晴彦先生等把自己珍藏或亲自去图书馆复印的资料送给我或借给我复印,我的同行游汝杰先生、石汝杰先生、刘民钢先生也把他们从美国、欧洲、日本的图书馆、私人藏书处或在中国图书馆、旧书摊上寻觅到的资料借给我复印或送给我。最珍贵的是,我读向明中学高中时的班主任郑定乐老师把他珍藏的蒲君南1939年版的《上海方言课本》

原版书赠送给了我^①；上海城隍庙上海老街的“修文斋”斋主张宗祥先生知我研究上海话，将影山巍 1936 年版的《现代上海语》原版书降价 60% 卖给了我；学友石汝杰先生把他在旧书店购得的丁卓 1936 年版《中日会话集》原版书送给了我。这样，到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家藏 42 本上海方言的专著和教材，还有一些相关书籍。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上海这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在那些传教士留下的成就很高的记写中国方言的著作中，记录和研究上海话的著作是首屈一指的多，它们所提供的自然口语的准确度，是同时代的其他本土文献资料远不可比拟的。像 1853 年写成我国第一部方言白话语法著作《上海口语语法》的艾约瑟，就有着很优秀的语言学修养，他在那个时候就准确地标出上海话的浊辅音声母在开头音节上不是真浊音，只是另一种宽的清辅音，而在连读词的后字高调上才读真浊音，这在过了 130 年后才有学者在语图上重新发现证实。正因为在上海开埠以后留下了那么丰富的上海话资料，我要写这样一本上海语言发展的信史才成为可能。其次是我坚持拿第一手材料用事实说话的写史立场，坚持不做猜想性的发挥阐述历史的科学态度。为此我用小心盘点的方法，花了大量的时间，将搜集来的语料进行条分缕析的整理，对大量的词汇语法现象做了分门别类的归纳分析，去伪存真。让事实在我编写和分析中说话。最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采用了我认为是最接近当时自然口语的书著作为选取例句的主要参考文献。如书中选例时不着重取《沪语指南》（翻译官话没有《土话指南》自然）、《上海土白新约全书》（《圣经》读本有时混杂别扭的书面语）和《上海方言语法》（语法书的语料已经遴选安排，没有成段对话和故事文本白

① 蒲君南的法文名字是 Albert Bourgeois，他是研究上海方言的专家，他的《上海方言语法》曾在 20 世纪 40 年代被译成中文。他是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修士，自徐家汇土山湾出来，曾任吕班路震旦博物院院长，其时郑定乐先生是震旦大学附中教师，常去蒲院长处请教生物学问题，爱好收藏蒲氏的著作。

然),而取上海口语相当地道的《土话指南》、《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等书,尽量使用较客观的语料、故事、口语文本、课文等。我对上海方言的历时比较是在全方位上展开的,力求全面具体深入,力求经得起读者的推敲,也不放过可以看出历史变迁的种种细节,因此必须拥有详尽而又经我考核认为是可靠准确的语料。我本人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市的市中心卢湾区吕班路(即今重庆南路)出生,我的父母一代原住上海南市,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语言成为我判别早期语料的一个参照系,我大学毕业后有8年在奉贤县乡下教书的经历,奉贤地区旧属松江府,在上海城区语言快速变化的同时,在那儿却几乎滞留着160年前的松江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19世纪中叶传教士书中记下的许多上海话的语言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的奉贤松江都还大致完整地保存着,足见上海城区的语言比起郊区足足走快了160年。在郊县的这段经历对于我辨认100多年前的上海话语法现象中语法意义的细微差别十分有用,补充了在理解上的感性认识。还有便是我本人曾经做过上海城郊方言的多次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对上海地区的语言以及北部吴语具有较多感性认识,获得许多自己记录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比较,也丰富了我对上海方言共时历时变化的认识。

要写成这本语言发展史,还有两个决定性的条件。一个就是上海语言本身的变迁。上海方言,在160年里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在这么短的一个时段里,方言的变化不是太大的,语料的限制决定了也许就不可能来编写一本语言变迁史。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上海土语在占人口80%以上的移民的方言撞击下,在上海快速都市化的历程中,正是在这短短的160年里发生了巨变,变化之处,俯拾皆是,比如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变成现今的32个,减少将近一半。上海话这160年来的高速变化,使今天上海城区的新上海话与其四

周乡下原上海方言区内还保留着的旧上海话差异极大,大到上海城区年轻人与郊区老年人难以通话的地步,这与苏州城、郊或嘉兴城、郊等的语言差异很不相同,这是我国近代方言发展史上的绝无仅有的奇迹。同时,由于上海 1843 年开埠后在经济文化上很快形成的中心地位,由于移民来源的五湖四海,虽然他们人多势众地涌来,资力和智力也许也优于上海本地人,移民们的方言都影响了上海话,但没有一种方言能够极大地影响上海话或取代上海话,上海话还是在自身基础上稳定有序而又兼容并蓄地持续发展着。比如上海话到 2003 年的 10 个元音音位竟和 1853 年 10 个元音音位完全相同,上海话的 22 个辅音音位也始终未变,上海话的基础没有动摇。正是这两大因素决定了这本书记写上海方言的新陈代谢真正成为可能,使得书中记写 160 年中的上海方言变化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又万变不离其宗。

上海语言的变化经验对于世界都市语言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既典型又独特的样本,人类行为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或许会从中得到一些灵感。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语言的短时期内的快速变化,正好给予语言学家微观地研究语言变化提供了详细的历时资料,上海话变化的进一步研究也许会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作出一些贡献,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我要衷心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尤其是胡小静先生对我这本书出版的热情支持。当胡先生知道我有这个撰写计划时,他说:人类有史以来,有 60 多项重大发明,语言是第一项,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最大;上海已经有了许多专门史,如宗教史、文学史、电影史、出版史等,但是还没有一部语言史。他热情鼓励我把这本有原创性的书早日写出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伯海先生主编《上海文化通史》,由于同学王文英女士的推荐和陈先生的支持,我写了“第三篇 语言”,这是我开始进入上海语言发

展历史研究的一次预演,对本书的创作很有帮助,我也应该感谢他们。

在这篇《前言》里,我还要交代一些撰写体例上值得注意的事项,在本书的正文出现时将不再一一注明。

凡是用“现今”两字的,指的是21世纪初。凡是缺省什么“世纪”只写明“某某年代”的,指的都是“20世纪”中的年代。凡是不特别注明的语言,都指“上海城区话”。“上海城区话”就是大家通常称呼的“上海话”或“上海方言”。上海郊区的方言通常不认为是“上海话”,而是“乡下话”,统称为“上海郊区方言”,或具体称呼为“松江话”、“奉贤话”、“宝山话”等。书中“上海城区”的概念与“上海郊区”相对。“城区”大致是指上海市城市建设到达多年的地域,在浦西大致是指今内环线之内的地域,即通用“上海话”的地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常用“市区”称“城区”,地域大致是当时市内10个区的范围,“郊区”指的是乡村乡镇,在当时都归入“县”,共有10个县,这样上海话在当时即是“上海市区话”。但是改革开放以来,10个区有合并也有边缘扩展,10个县中已有9个纷纷改“县”称“区”。本书为避免概念混淆,改用“上海城区话”称呼原“上海市区话”。在本书中,对于那些有必要或值得关注读音的语词,在字后随即注音,由于语音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注音便通常是按照下面接着引用的那个例句书上的语音系统标写,一律在“[]”中用国际音标注音,有的在国际音标前还记下了引用书著上作者自制的注音符号。在语音章里的国际音标,则多数不加“[]”符号。对本书引用的例句,一般都在句后加括号“()”简单说明出处和页数,出处一般用一个和两个字简称原书名。在其后不加引号的词语或句子,便是现今上海话的说法,写出是为了便于比较,看出上海话的变化。凡在“即”字以后用引号列出的,都是普通话的译句。这样做为了便于对例词或例句后的当今上海话解释与普通话解释的分辨。由于语料如今难以见到,对

那些 19 世纪的语料,必要处多举了一些例句,这样做可多角度地观察语言现象,也可为继续研究者在推敲意义时提供一些方便,也就因此而不能一一译成普通话,这是遗憾但又是难以避免的。

钱乃荣
于上海大学
泮溪作坊
2003. 5.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上海话的溯源	1
一、上海方言的形成	1
二、上海方言区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2
第二章 上海方言语音的演变	7
一、19世纪中叶的上海方言音系	7
二、各时期音系发展对照表	14
三、21世纪初上海方言新派音系	19
四、语音演变详说	21
1. 第一期(1853—1899)	21
2. 第二期(1900—1939)	32
3. 第三期(1940—1969)	37
4. 第四期(1970—1999)	48
五、上海方言音变综合比较表	62
六、音系简化的特点及其原因	72
第三章 上海方言词语的演变	78
一、上海方言土著基本词的淘汰更换	78
1. 200年前的一批常用词的情况	78
2. 150年前上海话中松江大区特征词的消退	80
二、清末民初新词语产生呈高峰期	88
1. 晚清起大量新事物带来的新词语	88

2. 华洋杂处形成的新语言现象	89
3. 海派文化的语词诞生	98
4. 文化商业迅速繁荣带来的新词	101
5. 市民趣味的惯用语大量涌现	104
三、民间生活用语的都市化	110
1. 新旧上海话交替时代的词语变迁	110
2. 五方杂处交际频繁使强地域性的词语继续 更换	115
3. 衣食住行用语的近代化现代化	119
4. 商业词汇的蔓延	127
四、习俗语和特征词在都市社会中的变迁	132
1. 谚语的变化	132
2. 歇后语的式微	138
3. 成语的丰富多彩	140
4. 吴语特征词的传失	142
5. 折射海派奇思遐想的语汇	146
6. 新流行语的勃起	148
第四章 上海方言语法的演变	156
一、构词法的变化	156
1. 名词的小称	156
2. 双音节 AABB 式重叠	157
3. 双音节化	157
4. “头”尾的泛用	157
5. 时间名词后常带“子”	158
6. V 法	159
7. OV 式的合成词	159
8. 残存的正偏式合成词	159
9. 状语的附缀	159

10. “V”后的后缀“得”	162
11. “V”后的后缀“着”	163
12. 形容词反义重叠	163
二、封闭类词的变化(一)	164
1. 人称代词	164
2. 指别词	167
3. 疑问代词	187
4. 否定词	190
5. 量词	193
6. 时间词	199
7. 能愿词	201
8. 趋向词	202
三、封闭类词的变化(二)	204
1. 副词	204
2. 介词	223
3. 助词	231
4. 叹词	247
四、进行体、存续体、实现体、完成体、经历体、反复体等 的变迁	249
1. “拉”系统	250
2. “仔”系统	268
3. 经历体	278
4. 即将体	280
5. 将来体	281
6. 反复体	281
7. 尝试体	286
8. 脱	287
五、语序结构的调整	290

六、话题句的变化·····	294
1. 使用话题语的句式·····	294
2. 各个类型的话题句变化情况·····	300
七、授受关系双宾语句的发展·····	305
1. 优势语序“拨 O ₂ 拉 O ₁ ”·····	305
2. “拨 O ₂ O ₁ ”·····	306
3. “O ₂ V 拉 O ₁ ”·····	307
4. “VO ₂ 拨 O ₁ ”·····	308
5. “VO ₂ 拨拉 O ₁ ”·····	308
6. “V 拨 O ₂ 拉 O ₁ ”·····	308
7. “V 拨 O ₂ O ₁ ”·····	308
8. “V ₁ O ₂ V ₂ 拨拉 O ₁ ”·····	309
9. “拿 O ₂ V(拨)拉 O ₁ ”·····	309
10. “拨 O ₁ O ₂ ”·····	310
11. “V 拨 O ₁ O ₂ ”·····	310
八、双宾语形式的带兼语句多样化·····	311
1. V ₁ O ₂ 拉 O ₁ V ₂ ·····	311
2. O ₂ V ₁ 拉 O ₁ V ₂ ·····	311
3. V ₁ O ₂ O ₁ V ₂ ·····	312
4. V ₁ O ₁ O ₂ V ₂ ·····	312
5. V ₁ O ₁ V ₂ O ₂ ·····	312
九、“拨”字句和“拿”字句的变化·····	313
1. “拨拉”、“拨”·····	313
2. “拿”字句·····	314
十、比较句的变化·····	316
十一、疑问句的变化·····	318
1. 选择问句的变化·····	318
2. 是非问句形式的纷杂·····	319

十二、句子关联形式的严密化·····	322
1. 分句的关联·····	322
2. 提顿助词和连词的演化·····	333
3. 复句关联的转化·····	347
十三、语法小结·····	349
1. 旧上海话与新上海话几个时期的综合比较·····	349
2. 上海话语法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351
第五章 上海话语料的历时对照 ·····	357
一、1862—2003·····	357
二、1908—2003·····	383
附录 ·····	394
一、上海地区方言分布图·····	394
二、国际音标表·····	395
参考文献 ·····	398

第一章 上海话的溯源

一、上海方言的形成

语言的分化和趋同,与社会和生活范围的分合是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因为某地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人口的迁徙和聚居。人们长期聚集在一个比较自足的生活区域内,这个地方的语言就可能会形成有别于附近语言的另一个语言的中心。这个新中心的语言应该是人口迁徙源地方的语言的一个变体,这个语言变体也由于居地人民长期与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相联系而不断向地区中心的权威方言认同和靠拢。

上海的人口聚落是因上海浦而得名的。上海浦就是今从龙华到外白渡桥一段的黄浦江。上海方言是自从有了上海浦、有了上海人的聚居才开始形成的。古代在长江出海处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称吴淞江,在今吴淞江即苏州河以北),在其下游近入海处,有上海浦、下海浦两支流。以“上海”相称的聚落,最早见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宋会要辑稿》,该书称在华亭县(后称松江县)的东北方,有一个名叫“上海务”的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集市,其地大约在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内的东北侧。东边就是上海浦。该书的记载距今已有 900 多年。

后来到了南宋,吴淞江开始淤塞,原来在吴淞江上的大港口青龙镇为上海务替代,政府在上海设立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务,宋元

之交,上海已发展为华亭县东北的大镇。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析华亭东北五乡置上海县时,县治就在宋代的上海务处,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人口聚居中心,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话就这样生成了。

二、上海方言区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大致就在原上海县的地域内,县治的人口向周围逐渐扩散,语言也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区。这个方言区现今的地域范围是:嘉定区今吴淞江北岸的封浜镇乡,普陀区的长征镇乡、桃浦镇乡、真如镇,闵行区的纪王镇乡、诸翟镇乡、华漕镇乡、新泾镇乡、梅陇镇、虹桥镇、曹行镇乡、陈行镇乡、杜行镇乡、鲁汇镇乡,徐汇区的龙华镇乡、漕河泾镇,长宁区的北新泾镇,宝山区蕙藻浜以南的淞南镇乡、大场镇乡、庙行镇乡及葑塘(即祁连)乡东部,虹口区的江湾镇乡,杨浦区的五角场镇乡,上海市城区,浦东新区,南汇区和奉贤区的四团镇乡、平安镇乡、泰日镇乡北部和头桥镇乡北部。上海方言最有权威和代表性的地方一直是原县治所在地即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之内的地域。

上海方言区在今上海市版图的东部黄浦江两岸。在今属上海市管辖范围的长江三角洲上,语言主要可以分两大块。古松江把这块三角洲分为南北两块:淞南和淞北。淞北的地域大致是现今的嘉定区和宝山区的北部、中部,这块地方的人口主要从苏州府移来,淞南一直到杭州湾,长期属松江府管辖。上海县原是松江府的一部分,其人口主要是从松江地区扩散而来,这样,上海话也就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变体。长期以来,府城松江方言也一直是上海人的权威方言。

上海方言和松江方言是同属于松江方言大区的两个小区。在现今上海市的版图上,按语言特征分,分属三个大区:太仓大区、松

江大区 and 吴江大区。在太仓大区中,包括淞北的嘉定方言区和崇明方言区;在松江大区中,包括上海方言区和松江方言区;吴江大区在上海地区只有一小块练塘方言区。在今“上海市”地域内的5个方言区是按照语音特征划分的,却与古代的自然地理和行政建置大致相同。

方言的分区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特征来进行划分,这些特征必须是使用频率高的,本地人语感明显的。语言里语音中的声调的概括力最强,声调的辨义作用又是汉语的本质特征之一。声调在语汇中的同类出现频率比其他各种特征都高,本地人最明显感受到土语的所谓软硬轻重其实主要就是声调的差异。声调的高低升降通常用五度制数码来表示,1度最低,5度最高,比如普通话“妈、天”调类称阴平,调值为高平“55”,“麻、田”调类称阳平,调值为高升“35”。“阴平”、“阳平”等调类是从唐宋时的中古音系继承而来的。

下面是5个方言区的声调比较表:

方 言 区		调类数	阴 声 调				阳 声 调				
			阴平	阴 上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全清	次清						
太仓大区	崇明区	8	52	435		44	5	13	31	213	2
	嘉定区	7	52	435		44	5	31	213		2
松江大区	上海区	8	52	44		35	5	22	213	13	2
	松江区	8	52	44		35	5	31	22	13	2
吴江大区	练塘区	9	52	51	44	35	5	31	22	13	2

在吴语地区,中古音系的8个声调类: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在现今的老年人口中还保留得较完全,我们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到。吴江地区方言还有一个特点,即不送气声母(全清)开头的字和送气声母(次清)开头的字声调也会不同,如“补、赌”(声母为“p,t”)的声调读“51”降调,而“谱、土”(声母为“p',t'”)的声调读“44”平调。因此练塘有9个声调,全清阴上

的“51”和吴江的黎里、芦墟、盛泽等地方言一样。

在今上海市的版图上,青浦区原泖湖西南的练塘地区包括练塘镇乡、小蒸镇乡、蒸淀镇乡、西岑镇乡、莲盛镇乡、金泽镇乡和商榻镇乡,由于古代沿泖湖水系从北至东至南与松江府所属地区相隔,这一带古称章练塘,自唐至明一直属苏州府的吴江、长洲管辖,清雍正二年(1724年)后归吴江县、元和县、青浦县合辖,1910年才归松江府青浦县管辖,现在在阴上声调中还保留着全清和次清的区别,可归入吴江方言大区,但它的其他声调尤其是阳声调和松江方言区相同。崇明岛上的方言和1912年才归宝山县的长兴、横沙岛都属崇明方言区,由于南宋以后崇明长期属于江北扬州路管辖,其方言与海门相近;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属江南的苏州府太仓州,因此又与原属苏州府的嘉定方言区相近。这两地在清朝同归太仓州管辖。嘉定方言区地域包括今嘉定区、宝山区在古松江以北的地区。嘉定方言区老年人阳上、阳去已合并,所以只有7个声调。崇明方言与嘉定方言区方言的主要差别上阳平“13”和阳上“31”声调的不同,而这两个声调崇明正好跟海门方言相同。

淞南地域长期稳定属松江府所辖。唐朝起称华亭县,五代吴越王时起置秀州(南宋改嘉兴府)管辖,以后人口剧增,元朝至元十四年置华亭府,第二年改称松江府,直至清末。松江方言大区的地域很大,语言的一致性也很大。尤其是其中的松江方言区包括今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大部分地区及闵行区(原为上海县)的一部分地区的大片土地。松江大区的音系里声母、韵母几乎完全相同,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中古通摄字“风、冯”等字读如“轰、红”。这个大区的声调与淞北有较大的差别,阴上和阴去相反,阳调类也有不同。

上海方言区在松江方言区的东部,分布在黄浦江中段两岸的地域。上海浦东地区自元代以来一直为上海县所辖。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川沙厅、南汇县才从上海县析出。上海方言与松江方言阴声

调完全相同,只有阳平调和阳上调不同,这可证明上海方言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分支或变体。以阳平“22”平调为标志,可以将上海方言区和其他4个方言区区别开来。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 Edkins)在他1853年出版的《上海口语语法》中提到过在上海的西面有一个低降调(即松江方言区的阳平31调——笔者注)与上海方言的阳平低平调不同。1978年笔者在上海市南市区黄家路调查世居南市(即原上海县城)的一位老年人,还记到“22”声调残存在一些阳平字里,以阳平声调为首字的双音节词(如:“长城”、“铜铃”、“蹄髈”、“媒人”)的连读调还保持着“23+44”(两字都为长舒声,无轻重)的调型,这是上海方言所独有的区别性特征。80年代中后期陈忠敏先生还在上海城区尚未到达的上海方言区的北部、西部、南部的老年人中系统调查到“22”阳平调。在80年代初,笔者又在当时的南市区、浦东黄浦区、奉贤县泰日、头桥北部和南汇县惠南都调查到以阳平调开头的双音节词的连读调读“23+44”,这个22阳平的连读调现今使用的人和地域还很广,上海城区是渐渐听不到了,但还保留在沪剧的名剧(如:《庵堂相会》、《罗汉钱》、《鸡毛飞上天》等)中有的语句里,市郊还普遍存在,成为判别老上海人的一个重要的语音特征。笔者1980年记到的上海市南市区老上海的双音节词的连读调与80年代中期石汝杰在川沙镇上记录的川沙镇的连读调,其调型及其分布基本相同,石在离川沙县城厢镇不远的施湾、六团都记到了城厢已合并掉的阳平单字调22。^①由此可见浦东和浦西同属阳平22地区,而与松江方言区的阳平低降调31不同。松江方言区也没有那种“23+44”的连读调,现今我们还可以用前字“22”的连读调更容易地把上海方言区划出来。

上海方言区西边、南边与松江方言区交界,北边与嘉定方言区交界。说它是松江方言的分支,是因为它的音系基本特征都一样,

^① 石汝杰:《川沙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85年6月,第18期。

相异处只有阳平声调(包括阳平连读调)的不同,介音 y 的形成较迟,韵母[yəŋ]以前都读[iəŋ](如“云”字读如“庸”),即原来除[y]韵(如“雨”字的韵母)外,没有撮口呼([y-])韵母。两地的词汇、语法基本相同。上海方言与嘉定、宝山方言的相异处较多,除了上述声调有较多差异外,嘉定方言区带有更多的旧苏州府方言的特点,如:有前响复元音韵母,没有缩气音声母,是非问句用“阿V”,上海方言带有较多旧嘉兴府方言的特点:阴声韵只有单元音韵母(如宝山的“头”的韵母[ɿ],上海读[ʏ]),有缩气音声母(如宝山的“斗”的声母[t],上海老派读[ʔd]),是非问句用“V哦”(如宝山的“阿晓得?”在上海说“晓得哦?”)。

本节中对上海方言区的划分以及对今上海行政区域内方言分布及其划分的认识,是笔者分析归纳的见解,与在这以前陈忠敏先生对上海地区方言分布和划分有一些不同。陈划分上海地区的方言为“崇明、嘉定、松江、练塘、市区”5片,再在松江片中分“松江、上海、浦东”3个小片。本文所划的上海方言区对应于陈先生的“上海”、“浦东”两小片加上“市区”和奉贤区泰日镇乡、头桥镇乡的北部地域。^①

上海方言区是历时的对上海方言范围的划分。从现今共时平面来看,上海经过开埠以来160年的发展,在原上海方言区的地域,其中心城区范围内通行的话,才是如今通常所称的“上海话”或“上海方言”;而其四周城区未达到的乡下,通行的还是上海郊区的“乡下话”。如果到上海方言区北部边缘的淞南镇乡、西部边缘的封浜镇乡、南部的梅陇镇乡去了解,那些地方虽彼此相隔很远,但还保持着相当一致的旧上海话的面貌,那儿的老年人还说着有7个声调的,与艾约瑟1853年所记的语音、词汇、语法相似的150年前的上海话。

^① 陈忠敏:《上海地区方言分区及其历史人文背景》,《复旦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第二章 上海方言语音的演变

一、19 世纪中叶的上海方言音系

上海是一个在近 160 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1843 年开埠时上海县城还是一个方圆 9 里的小县城,地域就是在今黄浦区中华路和人民路环路之中的一块地方。

英国传教士 James Summers 1853 年在伦敦出版的《The Cospel of Saint Joh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Shanghai, Expressed in the Roman Alphabetic Character. With an Explanatory Introduction and Vocabulary》一书中的上海话记音,是笔者见到的最早的上海方言音系。作者认为,上海方言有 10 个元音音位,它们是: /i:/、/ei/、/a/、/aw/、/ou/、/u:/、/y/、/ø/、/Λ/、/ɿ/^①;有 24 个辅音音位,它们是: /p/、/b/、/m/、/f/、/v/、/t/、/d/、/n/、/l/、/k/、/g/、/ŋ/、/h/、/tʃ/、/dʒ/、/ç/、/ʒ/、/ts/、/dz/、/s/、/z/、/r/、/w/、/j/。^② 这些音位中,/Λ/包含 [Λ]、[ə:] 两个变

① 这 10 个元音的读音,该书这样描写: i 如 feet 中的 ee, e 如 lay 中的 ay, a 如 ah 中的 a, 下加点的 o 如 law 中的 aw, o 如 no 中的 o, u 如 root 中的 oo, ü 如法语中 l'une 中的 u, ö 如法语中 soeur 中的 oeu, 下加一点的 a 如 gun 中的 u 或 cur 中的 ur, 另有 tsz, dz 中的 ɿ。这是对 150 年前上海话元音音位的最概括性的归纳。

② 19 世纪中叶,尚未有国际音标诞生,也没有成熟的音位学理论,笔者按照萨氏自创的记音字母和符号,参照现今通行的记音方法用国际音标翻译原著标音记写于此。

体。他认为上海话中有 tsz、sz(是)、ssz(世)、dz、ts 这样的连续辅音,即有包含有 z[ɲ] 的复合辅音,这是因为当时未有舌尖元音一说。作者说明/r/是在元音[ə:]后发音,如同法语[er]中的[r],“ŋ”在元音后发音,如同法语的 bon 中的 on[bɔ̃]中的“n”,即发鼻化音,而在音节开头为[ŋ]。/n/包含[n]、[ɲ]两个变体。作者还在实际记音中区分了各套送气与不送气清辅音,如 t、tʰ。他记录了上海方言的 8 个声调,分为高调系列(发音高)和低调系列(发音低),即现今认为的阴调系列和阳调系列。他对 8 个声调的描述涉及在连读中的调值都是正确的,如他说高调类的第一个声调读如英语“yes”、“no”那样的发音(即降调),该声调在使用中(在连读语音词中或单用后接语音词,即所谓的“广用式”或“窄用式”里——笔者注)读音没有起落(即为平调),第二个声调是升高调(即阴去调——笔者注),第三个声调大致与第一声雷同(即阴上调,是平调——笔者注),第四个声调发音变短,刚出即断(即阴入调——笔者注);他说低调类中,第一个声调基本上是保持声调平稳,没有什么变调,只是调子定低一点(即低平调),第二个声调很像苏格兰的自然口音,具体很难描写,第三个声调为疑问句调子,像“eh?”等(即阳上的先平后升调——笔者注),第四个声调类似高调中的短促调,发音时就像被突然吞下去一样,其结尾就像英语中“t”、“k”的发音(即低促调——笔者注)。这位传教士对 19 世纪中叶上海发音的音系记录和分析是基本正确的。

另一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 Edkins)对上海话的研究贡献很大。他在 1853 年出版的《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一书中记录了开埠初 10 年时的上海县城方言的语音。现用国际音标按现今通用的方式整理出该书第二版(1868 年)上刊录的上海话音系如下:

声母:

p 比兵 pʰ 譬拼 b 婆病 m 米梦 f 夫福 v 闻佛 t 多当

t 拖忒 d 道独 n 暖女 l 礼粒 ts 做捉 t's 气秋^① dz 茶尽
 s 所雪 z 乘象 k 古今 k' 空去 g 共其 ŋ 我硬 h 海喜
 fi 合皇 dz 序 j 右远 w 王横

共 25 个。其中 [k k' g n h] 五母加 [ɿ] 或 [y] 分别兼表 [tɕ tɕ' dz ŋ ɕ]^②。[dz] 声母已说明又读 [z], 可见是一种音变中的两读。书中用 p、t、k 记出现在开头音节上的 [b][d][g] 三个声母, 作者认为 [b][d][g] 在连读中的词的后音节高层调中才读真浊音,^③ 如“次第”的“第”的声母是 d 不是 t; 而在前音节上实际都是清塞音。(艾 46 页) 它与清塞音 [p]、[t]、[k] 的区别为前者是宽 (broad) 辅音而后者是窄 (thin) 辅音的对立。(艾 5 页)^④

书中用斜体字母 y 和 w 表示阳调类的零声母介母开头的音节介母 [j] 和 [w], 正体的 y 和 w 表示阴调类的介母 [i] 和 [u]。零声母韵腹为 [i][u][y] 的音节, 前面不标字母。

韵母:

	m 唔无亩量	ŋ 五鱼五恒	r 而二耳	ɿ 诗之字世
	i 理去第些	u 做大古苏	y 句归矩女	ɥ 主处书庄
a 拜解惹快	ia 邪借爷写	wa 乖坏怪垮		
o 怕遮赦骂		wo 瓜寡花话		
ɔ 好告下化	io 教笑条票			
ɤ 沟斗搜走	ɿɤ 求流旧修			
e 海雷对衰	ie 且	we 块回跪会		ɥe 虽随追岁
	iu 靴			

① 艾约瑟认为复辅音中, 送气音介于两辅音之间如 t's (艾 45 页), 笔者认为是正确的。

② g 与 ɿ、y 相拼, 仍作宽辅音的 ki [tɕi]、kü [tɕy], 声母不看作浊音 [dz], 而声母 dj [dz] 是真舌面浊塞擦音声母, 书中用该声母的只见“序”字。

③ 笔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语图上已经证实。1853 年萨默思和 1862 年麦高温书中都把单字和前字的宽辅音声母记为清辅音声母。

④ 艾氏的这个准确观察和论断一直被忽视,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为一些学者在语图仪上证实。如曹剑芬 (1982), 沈钟伟、王十元 (1988, 沈、王认为是松紧关系), 笔者 (1992) 也认为是松、紧不同的辅音。

ē 半船善全	iē 选便骗钱	wē 官完欢湾
ō 端杆岸看	iō 杈怨愿卷	
æ 但简三烦	iæ 念	wæ 关惯
ɥ 算		
ā 张生宕行	iā 强两抢想	wā 横
ō̄ 双梦江丧	iō̄ 旺	wō̄ 光黄慌况
Λn 根身尊辰	iΛn 勤银近今	wΛn 滚捫稳昏
Λŋ 曾成胜亨	iŋ 心循钉亲	
oŋ 松铜风依	ioŋ 穷用	
	lyn 训	
æʔ 法瞎煞阿	iæʔ 甲	wæʔ 括挖刮
ak 百射石湿	iak 略约刷脚	wak 划
Λk 直得刻色	iΛk 逆吃剔极	
ok 薄角乐捉		wok 擲榔
ok 独国秃北	iok 曲肉狱局	
øʔ 夺割脱掇	ioʔ 月掘缺越	
Eʔ 实末说拨		wEʔ 活阔囹
iʔ 立切雪恤	jiʔ 热日页结	

共 63 个韵母。Λn iΛn wΛn 三韵有的字可读 Λŋ iΛŋ wΛŋ, 多数中古深、臻摄字经常标 n 尾, 其他字多标 ŋ 尾; 咸、山摄字韵说明是带弱鼻音, 书中用斜体 n 标; ā, ō̄ 类标作 aŋ, oŋ; 入声韵尾有 k, ʔ 两个^①; w 作为介音, 仅出现在 k 系声母后面; ɥ 又读 y, ɥe 又读 ye。

他记上海方言有 15 个元音, 分别为: á[ɑ], a[æ], au[ɔ], é[e], e[E], eu[ɤ], í[i], i[ɪ], ó[o], o[ɒ], ö[ø], ú[u], u[ʌ], ü[y], ũ[ɥ]。书中还区分长短音, 认为元音 i u a e o ɤ y ɥ 都读长音, æ ɪ o ɒ ø ʌ 是长音或短音, E 是短音。(艾 5 页)

① 艾氏记入声韵用字母 h, k 两个, h 是喉音韵尾, k 是舌根音韵尾, 他还提出有 g 韵尾。(艾 3 页)

声调:

阴平:	高	快	降	52	阳平:	低	平	22	
阴上:	高	平		44	阳上:	低	慢	升	113
阴去:	高	快	升	35	阳去:	低	快	升	13
阴入:	高	短		5	阳入:	低	短		2

共8个。该书用7个区别特征分析声调,现按五度制用数码译出。

书中指出阳上声调不稳定,有的字有时读阳去。

艾氏分析说:对应声母,声调分为高调和低调两个系统(即阴调和阳调两个系列——笔者注)，“高调包含窄音、清音和强送气音,低调包含宽辅音和流音、鼻音。”(艾44页)“低调中的浊塞音、浊擦音 g d b v z 位于连读中的第一个字时或处于某个词开头时,读宽辅音(清音),而在后字高调上面(连读变调后与清窄塞音一样读作高调。这就是所谓的清低浊高。——笔者注),仍读浊辅音。”(艾8页、66页)艾氏又说:“在高调中的 v、z,在低调时读 f、s,即使在前边没有字时,也常常听成 v、z。”(艾46页)

艾氏说:在零声母字中低调中有一个弱送气音(即 fi——笔者注),当它位于连读中的后字时,就会消失。如“闲书[fiãsq]”,“修行[sixõ]”。(艾45页)^①

下面再记录一个法国传教士 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83年在徐家汇土山湾出版的《Leçons ou Exercices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de Song-kiang》一书中记录的松江府上海徐家汇地区的音系。^②

声母:

p 半扁 p' 披拍 b 访白 m 马门 f 夫风 v 父饭 t 朵东

① 即现今通常认为的浊流声母 fi 在连读后字变为高调时消失,该字为零声母不带浊流。

② 笔者考实属上海方言系统而非松江方言音系。后来布氏1941年《上海方言语法》的标音字母体系和音系处理基本上是此书音系的延续。

t' 拖忒 d 头特 n 拿闹 l 梨栗 ts 嘴则 ts' 炒清 s 婿爽
 z 齐床 k 架供 k' 困刻 g 茄 ŋ 咬疰 dz 舅近 ŋ 女人
 h 火黑 f 下红 j 阳园 w 妇饅

共 25 个声母, 阴调类零声母不标。该书音位处理方法与艾氏不同, 用 ki kɪ hi 代 tɕ tɕɕ; n 不代 ŋ, g 不代 dz, 又比艾氏少一个“序”字的声母, 所以从实际对应的音位来看, 比艾氏只少一个 dz 母。

韵母:

	əl 儿而	m 亩无	ŋ 鱼五忒吴	ɿ 是齿姊水
	i 皮齐闭里	u 路过箇婆	y 女婿贵雨	
	iʔ 切一栗铁			
a 外价措啥	ia 写耶谢斜	ua 快坏		
aʔ 额阿石法	iaʔ 嚼脚药	uaʔ 挖		
ɔ 可萝扭嚼		uɔ 花纱茶车		
ɔʔ 捉落各粥		uɔʔ 饅		
o 舍麻				
oʔ 薄陆熟竹	ioʔ 菊肉浴局			
ʌ 个				
ʌʔ 刻塞说墨	iʌʔ 极力吃级			
e 南者扇盘	ie 钱面天先	ue 冠管碗		
eʔ 杂出物末	ieʔ 桔页鼻热	ueʔ 骨阔活		
æ 板眼并乃	iæ 点也	uæ 惯换还		
æʔ 杀踏狭撒		uæʔ 刮		
ø 汗因安虾	iø 卷拳圆缘			
øʔ 月捋撮掇	iøʔ 缺血			
ɤ 手头后周	iɤ 救牛有怵			
ɒ 毛下咬夏	iɒ 料消料袂			
ɛ 来盖海菜		ue <u>快</u>		
ei 妹堆内对		uei 灰块会葵		
ən 盆针准春	in 寻亲心邻	uən 昏困滚婚	yn 裙云鬃训	
	iən 今金近紧			

əŋ 凳能症圣 iŋ 听病停另
 iəŋ 经轻行敬
 a 睁生打帐 iā 将相蔷蔷 uā 横 eā 量良凉两
 ɔ̄ 床爽堂疮 iɔ̄ 旺 uɔ̄ 广黄荒
 oŋ 红铜公钟 ioŋ 兄胸雄浓

共 64 个。

这个音系舒声韵和促声韵对应共 7 对,很整齐。前后鼻音韵是分开的。

此书除记入声以外未记其他声调。

从上面两个上海话音系来看,19 世纪中叶的上海县城(今南市)音系和徐家汇音系都要比现今上海城区话音系复杂得多,旧上海话是松江方言系统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当时的上海话音系与现今上海方言区城区未达到地域的语言以及今松江方言区广大农村的方言相接近。这两个音系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年的上海话面貌。综合起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dz 韵正在并入 z,在 19 世纪后期消失。
2. 中古咸山摄字的鼻化音,在 19 世纪后期消失。但这些变成一般舒声韵后音位独立性还保留,尚未与原有的其他舒声韵母合并。县城音系中“雷、来”同韵,而此书中不同韵。
3. 徐家汇音系中,前后鼻音韵母分列,县城音系已经相混,可见在 19 世纪中后期,前后鼻音韵正在合并中。
4. 县城音系对入声韵区分 k、ʔ 韵尾,但是在词里已有些混用,此书只记一个 ʔ 韵尾。艾氏对 b、d、g、z 等浊音声母区分在低调和连读高调里读不同变体,本书是用 p、t、k、s 或 b、d、g、z 作自由变体随记的,如“第个”有时记“ti-ke”,有时记“di-ke”。
5. 徐家汇音系中还区分 ɒ(靠、奥)、ɔ(可、掙)的不同读音,前为长音,后为短音,但已有相混,如记“下、夏”为 ɒ 韵。
6. 县城音系中的两个较特殊的韵母 ɥe、ɥ̄ 在徐家汇音系中没有。

二、各时期音系发展对照表

为了比较清楚地看出上海方言音系 150 年来的历史发展,现将各发展阶段有代表意义的书中的音系列表比较。其中有:1853 年艾约瑟的《上海口语语法》音系,1862 年麦高温的《上海方言习用语集》音系,1883 年 Morrison 的《松江话练习课本》音系,1900 年 Davis 和 Silsby 的《汉英上海方言词典》音系,1908 年 Anonymous 的《土话指南》音系,1913 年卜舫济的《上海话教程》音系,1915 年高本汉的《方言字汇》音系,1928 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研究》旧派、新派音系,1939 年蒲君南(布尔其瓦)的《上海话课本》音系,1962 年许宝华和汤珍珠的《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音系,1988 年许宝华和汤珍珠的《上海市区方言志》音系,1992 年钱乃荣的《当代吴语研究》音系,共 13 个。

因各本书所记的音系均有各自不同的音位归纳方法,为了比较方便,都将其转化为现今最常见的音系归纳模式,如把 $t\zeta$ 、 $t\zeta'$ 、 ζ 和 k 、 k' 、 h 分开,把 i 、 y 加到与 $t\zeta$ 、 $t\zeta'$ 、 ζ 拼的韵母上;有的按原书把 j 、 w 合入 fi 。并把这些书的字母拼写音节按其前言中的说明转写作国际音标。表中音标间的逗号表示或读,或者有的人这样读有的人那样读。

声母:

代表字	巴	批	婆	门	夫	附	房	得	土	同	乃	拉	做	精	出	秋
1853 年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1862 年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1883 年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1900 年	p	p'	b	m	f	v 勿、v	t	t'	d	n	l	ts				ts'
1908 年	p	p'	b	m	f	v 勿、v	t	t'	d	n	l	ts				ts'
1913 年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1915 年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续表

代表字	巴	批	婆	门	夫	附	房	得	土	同	乃	拉	做	精	出	秋
1928 旧	p	p'	b	m	f	β	fi, v	t	t'	d	n	l	ts		ts'	
1928 新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1939 年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1962 年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ɕ	ts'	tɕ'
1988 年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ɕ	ts'	tɕ'
1992 年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ɕ	ts'	tɕ'

代表字	苏	小	茶坐如齐		记	巧	泥	语	休	古	空		
1853 年		s	dz		z	tɕ	tɕ'	ɲ	ɕ	k	k'		
1862 年		s	dz		z	tɕ	tɕ'	ɲ	ɕ	k	k'		
1883 年		s			z	tɕ	tɕ'	ɲ	ɕ	k	k'		
1900 年		s	dz		z	tɕ	tɕ'	ɲ	ɕ	k	k'		
1908 年		s			z	tɕ	tɕ'	ɲ	ɕ	k	k'		
1913 年		s	dz		z	tɕ	tɕ'	ɲ	ɕ	k	k'		
1915 年		s	dz		z	tɕ	tɕ'	ɲ	ɕ	k	k'		
1928 年旧		s			z	tɕ	tɕ'	ɲ	ɕ	k	k'		
1928 年新		s			z	tɕ	tɕ'	ɲ	ɕ	k	k'		
1939 年		s			z	tɕ	tɕ'	ɲ	ɕ	k	k'		
1962 年	s	s, ɕ			z	z, ʒ	tɕ	tɕ'	ɲ	ɕ	k	k'	
1988 年	s	ɕ			z	ʒ	tɕ	tɕ'	ɲ	ɕ	k	k'	
1992 年	s	ɕ		z	l	z, dz	tɕ	tɕ'	ɲ	fi, ɲ	ɕ	k	k'

代表字	共	我	海	咸胡移雨	哀衣乌迂
1853 年	g	ŋ	h	fi j w	θ
1862 年	g	ŋ	h	fi j w	θ
1883 年	g	ŋ	h	fi j w	θ
1900 年	g	ŋ	h	fi j w	θ
1908 年	g	ŋ	h	fi j w	θ
1913 年	g	ŋ	h	fi j w	θ
1915 年	g	ŋ	h	fi	θ
1928 年旧	g	ŋ	h	fi, β fi(i u y)	θ
1928 年新	g	ŋ	h	fi fi(i u y)	θ
1939 年	g	ŋ	h	fi j w	θ

续表

代表字	共	我	海	咸胡移雨	哀衣乌迂
1962年	g	ŋ	h	fi	∅
1988年	g	ŋ	h	fi	∅
1992年	g	ŋ	h	fi	∅

韵母:

代表字	咄	鱼	而	子	主	理	路	雨	拜	邪	乖	坏
1853年	m	ŋ	ɻr	ɿ	ɥ,y	i	u	y	a	ia	wa	
1862年	m	ŋ	æ:	ɿ	y	i	u	y	a	ia	wa	
1883年	m	ŋ	əl	ɿ	y	i	u	y	a	ia	ua	ua, a
1900年	m	ŋ	r	ɿ	ɥ	i	u:	y	a	ia	wa	
1908年	m	ŋ	əl	ɿ	ɥ	i	u	y	a	ia	ua	
1913年	m	ŋ	r	ɿ	ɥ	i	u	y	a	ia	wa	
1915年	m	ŋ		ɿ	ɥ	i	u	y	a	ia	ua	
1928年旧	m	ŋ	ɿl	ɿ	ɥ	i	u	y	a	ia	ua	ua, a
1928年新	m	ŋ	ɿl	ɿ	ɥ	i, i _ɿ	u	y	a	ia	ua	ua, a
1939年	m	ŋ	əl	ɿ	ɥ	i, i _ɿ	u	y	a	ia	ua	
1962年	m	ŋ		ɿ		i	u	y	a	ia	ua	
1988年	m	ɲ	ər	ɿ		i	u	y	A	iA	uA	
1992年	m	ɲ	ɛ.	ɿ		i	u	y	A	iA	uA	

代表字	马	瓜	下	好	桥	沟	求	靴	来	雷	且	规灰
1853年	o	wo		ɔ:	io:	ɣ:	iy:	iu	e:		ie:	we:
1862年	o	wo		ɔ:	io:	æ:	ioe:	u:	e:		ia	we:
1883年	o	uo	ɔ	ɔ:	io:	æ:	ioe:	iu	ɛ:	e:	ie	ue:
1900年	o	wo		ɔ:	io:	ɔ:	io:	iu:	e:		iē, ia	we:
1908年	o	uo	ɔ	ɔ:	io:	ɣ:	iy:		ɛ:	ɛ:	ie	ue:
1913年	o	wo		ɔ	io	∅	io		e		ia	we
1915年	o	uo		ɔ	io	ə	io		e		ia	ue
1928年旧	o			ɔ	io	ɣ	iy	iu	e		ia, iE	ue e
1928年新	o			ɔ	io	ɣ	iy	iu	E	e	ia, i	ue e
1939年	o	uo	ɔ	ɔ:	io:	ɣ:	iy:		ɛ:	ɛ:	i	ue:
1962年		o		ɔ	io	ɣ	iy		ɛ		i, iE	uE

续表

代表字	马	瓜	下	好	桥	沟	求	靴	来	雷	且	规灰
1988年		o		ɔ	iɔ	ɤ	iɤ	yø		ɛ	i	uɛ
1992年		o, u		ɔ	iɔ	ɤ ^u	iɤ ^u	y	ɛ	e, ɛ	i	uɛ

代表字	虽	看	半	款	欢	权	全	变	难	念	廿	惯还
1853年	ɥe:	õ	ē	wē	iõ	ē	iē	ǎ		iæ		wæ
1862年	we:	ǎ	e	we	iǎ	i	ie, iē	ē		iē		wē
1883年		ø	e	ue	iø		ie	æ		iæ		uæ æ
1900年	ø	õ	ē	wē	iõ		iē	ǎ	iǎ, iē	iǎ		wǎ
1908年		ø	e	ue	iø		ie	æ		iæ		uæ
1913年	ø	ǎ	ē	wē	iõ		iē	ǎ		iǎ		wǎ
1915年	y	æ	e	ue	iæ	ie	ie, iɛ	ɛ		ie		uɛ
1928年旧		ø	e	ue	ʸø		i	ɛ		iɛ		uɛ
1928年新		ø		ue, uø	ʸø		i	ɛ		iɛ		uɛ
1939年	ø		e	ue	iø		ie	æ		iæ		uæ
1962年		ø		uø	yø		i, iɪ	ɛ		iɪ	iɛ	uɛ
1988年		ø		uø	yø		i	ɛ		i	iɛ	uɛ
1992年		ø	ø, ɛ	ø, uɛ	y	y, i	i	ɛ, ø		i	ɛ	uɛ, ø

代表字	张	庄	两	旺	横	广	荒	根	登	今	心	人
1853年	ā	õ	iā	iõ	wā		wõ	ʌn	ʌŋ	iʌn	iŋ	iʌn
1862年	ǎ	õ	iǎ	iõ	wǎ		wõ	ʌŋ		in	iʌn	iŋ
1883年	ā	õ	iā	iõ	uā		uõ	ən	əŋ	iən	iŋ	iəŋ
1900年	ā	õ	iā	iõ	wʌŋ		wõ	ʌŋ		iʌŋ	iŋ	iʌŋ
1908年	ā	õ	iā	iõ	uā		uõ	ən	əŋ	iən	in	iəŋ
1913年	ā	õ	iā	iõ	wā		wõ	ʌŋ		iʌŋ	iŋ	iʌŋ
1915年	aŋ	ɔŋ	iaŋ		uəŋ		uõ	əŋ		iəŋ	iŋ	iəŋ
1928年旧	ā	õ	iā		uā	uõ	õ	əŋ		iəŋ	iŋ	iəŋ
1928年新	ā	õ	iā		uā	uõ		əŋ		iəŋ	iŋ	iəŋ
1939年	ā	õ	iā	iõ	uā	uõ		ən	əŋ	iən	in	iəŋ
1962年	ā	õ	iā	iõ	uā	uõ		əŋ			iŋ	
1988年	ā	õ	iā	iõ	uā	uõ		əŋ			iŋ	
1992年	ʌn		iʌn		əŋ, uʌn	uʌn		əŋ			iŋ	

代表字	定	滾	魂	訓	算	共	兄	客	招	磕	刻	渴
1853年	iŋ	wan	iyŋ	ũ	oŋ	ioŋ	ak	æʔ	eʔ	ʌʔ	øʔ	
1862年	iŋ	wɑŋ	iyŋ	õ	uŋ	ioŋ	aʔ	eʔ		ʌʔ	øʔ	
1883年	iŋ	uən	yn	ø	oŋ	ioŋ	aʔ	æʔ	eʔ	ʌʔ	øʔ	
1900年	iŋ	wɑŋ	yn	õ	uŋ	ioŋ	aʔ	æʔ	eʔ	ʌʔ	øʔ	
1908年	iŋ	uən	yn	ø	oŋ	ioŋ	aʔ	æʔ	eʔ	əʔ	øʔ	
1913年	iŋ	wɑŋ	yn	ǣ	uŋ	ɪuŋ	ak	æʔ	eʔ	ʌʔ	æʔ	
1915年	iŋ	uəŋ	yin	œ	oŋ	ioŋ	əʔ	aʔ	eʔ	əʔ	œʔ	
1928年旧	iŋ	uəŋ	əŋ	iuŋ	ø	uŋ	ioŋ	ʌʔ		əʔ		
1928年新	iŋ	uəŋ	ɣŋ	ø	uŋ	ioŋ	ʌʔ			əʔ		
1939年	iŋ	wən	yn	ø	oŋ	ioŋ	aʔ	æʔ	eʔ	əʔ	øʔ	
1962年	iŋ	uəŋ	yəŋ	ø	oŋ	yoŋ	aʔ			əʔ		
1988年	iŋ	uəŋ	yn	ø	oŋ	ioŋ	ʌʔ			əʔ		
1992年	iŋ	uəŋ	yn	ø	oŋ	ioŋ				ɛʔ		

代表字	脚	甲	逆	月	挖	划	活	哭	壳	局	浴	扩
1853年	iak	iaʔ	iaʔ	ioʔ	wæʔ	wak	weʔ	ok	ɔk		ioʔ	wɔk
1862年		iaʔ	iaʔ	ioʔ	weʔ		weʔ	oʔ	ɔʔ		ioʔ	
1883年	iaʔ	æʔ	iaʔ	ioʔ	uaʔ	uaʔ	ueʔ	oʔ	ɔʔ		ioʔ	uɔʔ
1900年	iaʔ	iaʔ	iaʔ	ioʔ	waʔ	waʔ	ueʔ	oʔ	ɔʔ		ioʔ	wɔʔ
1908年	iaʔ	iaʔ	iaʔ	ioʔ	uaʔ	uaʔ	ueʔ	oʔ	ɔʔ		ioʔ	uoʔ
1913年	iak		iaʔ	ioʔ	wæʔ	wak	weʔ	ok	ɔʔ		ioʔ	
1915年		iaʔ	iaʔ	ioʔ	uaʔ		ueʔ	oʔ	ɔʔ		ioʔ	uɔʔ
1928年旧	iaʔ	iaʔ	ɣøʔ	uaʔ		uaʔ	uəʔ	oʔ	ɔʔ	ɣøʔ	ɣoʔ	uɔʔ
1928年新	iaʔ	iaʔ	ɣøʔ	uaʔ		uaʔ	uəʔ	oʔ		ɣøʔ	ɣoʔ	uɔʔ
1939年	iaʔ	iaʔ	ioʔ	uaʔ	uaʔ		ueʔ	oʔ	ɔʔ		ioʔ	uoʔ
1962年	iaʔ	iaʔ	yəʔ	uaʔ		uaʔ	uəʔ	oʔ			ioʔ	uəʔ
1988年	iaʔ	iiʔ	yiʔ	uaʔ		uaʔ	uəʔ	oʔ		yəʔ	ioʔ	uəʔ
1992年	iiʔ, yiʔ	iiʔ	yiʔ	ueʔ		uaʔ	uəʔ, uoʔ	oʔ		yəʔ	yəʔ, ioʔ	uoʔ

代表字	笔	热
1853年	iʔ	iiʔ
1862年	iʔ	iiʔ
1883年	iʔ	ieʔ
1900年	iʔ	iiʔ

续表

代表字	笔	热
1908 年	iʔ	ieʔ
1913 年	iʔ	iiʔ
1915 年	iʔ	iʔ
1928 年旧	iʔ	ieʔ
1928 年新	iʔ	ieʔ
1939 年	iʔ	ieʔ
1962 年		iiʔ
1988 年	iʔ	iiʔ
1992 年	iʔ	iiʔ

三、21 世纪初上海方言新派音系

到 21 世纪初年,上海城里大多数人使用的语音系统,在此称作上海方言的新派音系。尽管上海城区的语音存在着一些内部差异,周边城区(如杨浦区、闸北区、普陀区、长宁区、徐汇区等)的语音发展快些,中心城区(如卢湾区、黄浦区、静安区)发展相对慢些,但上海 40 岁以下的人一般都使用以下的新派音系。

1. 声母 28 个

p 巴搬兵百 p' 怕攀捧泼 b 婆拌旁别 m 母满闷木 f 虎反方福
 v 河犯坟佛 t 多单丁德 t' 体滩通脱 d 地段同特 n 乃南依诺
 l 溜乱拎落 k 盖干工各 k' 苦铅肯客 g 葵环共轧 ŋ 熬鹅硬额
 h 灰汉烘忽 tɕ 居尖精级 tɕ' 区浅庆漆 dʒ 求钱就极 ɲ 女软娘肉
 ɕ 需宣相血 ʒ 谢墙席 ts 子专张责 ts' 超参撑促 s 书三松说
 z 字传陈食 θ 衣乌迂爰 fi 遗坏远害

ʒ 母只有极少字,大多字都并入 dʒ 母。tɕ'、ts' 的实际发音为 tɕ、ts。

2. 韵母 32 个

ɿ 试资朱处 i 低西变现 u 布乌初多 y 虑雨软圈

A 拉鞋街泰	iA 写谢佳斜	uA 怪坏快歪
o 沙哑瓜画		
E 海悲推难		ueE 会惯块撮
ɔ 少包炒老	io 表桥小鸟	
ɤ 否头口周	iɤ 就流酒牛	
ø 半看官欢		
Ā 硬杏方双	iĀ 将羊亮乡	uĀ 荒王广逛
əŋ 根恒能春	iŋ 丁今清民	əŋ 困昏滚魂 yŋ 君允云训
oŋ 功龙中翁	ioŋ 荣穷兄浓	
eʔ 法麦合得		ueʔ 刮挖划扩
oʔ 绿俗角作		
iʔ 笔力脚歇		yʔ 越月浴约
ər 尔而儿饵	ɱ 姆亩呀	ɲ 五鱼

o 母有些人并入 u 母;有些人有的 ueʔ 韵字如“活扩获豁”读 uoʔ 韵母;yʔ 韵中的“肉、浴、玉”等字有的人读 ioʔ 韵;有的人有 e 母,拼“梅悲碎类”等字。韵母 oŋ、ioŋ 倾向读作 ɔ、iɔ。Ā 韵许多人后带轻鼻音^①。

3. 声调 5 个

阴平	52	江天飞高心书
阴去	334	懂好土对去太
阳去	223	来同有稻外大
阴入	5	笃各脱出黑级
阳入	12	读合肉浊木及

本音系共有 22 个辅音音位:

/p//p'//b//t//t'//d//k//k'//q//ʔ//f//v//h//ɦ//ç//ʒ//s//z//m//n//ŋ//l/。其中/n/有[n]、[n̥]、[~](鼻化)三个变体,/ŋ/有[ŋ]、[ɲ]两个变体,/t、t'、d/有舌尖前、舌尖中、舌面前三个变体^①;

① 修正至 1993 年,1996 年订正的《国际音标》只有“t”“d”,而无舌面前、舌尖前塞音。

共有 10 个元音音位:/i//u//y//ɿ//a//o//e//ø//ɔ//ʌ/。其中/ʌ/有[ʌ]、[ə]两个变体,/a/有[A]、[ɐ]两个变体,/i/有[i]、[ɪ]两个变体,/e/有[ɛ]、[e]两个变体。

四、语音演变详说

1. 第一期(1853—1899)

(1) dz 声母的消失

以中古从、澄声母为主的部分字在 19 世纪的上海话中仍保持读 dz 声母,但正在消失之中(今上海周围江苏的吴江地区、常熟,浙江的嘉兴、杭州、绍兴仍有 dz 母)。英人艾氏、麦氏都记有 dz 母,但法人 E 氏 1883 年徐家汇记音和土山湾 A 氏 1908 年(1889 年初版)的《土话指南》中 dz 母字已归入 z 母。艾约瑟说道:“声母 z 和 dz,稍微有点不规则,d 经常失落,无论是在文读还是在白读形式中。有的词 d 只保留在文读中。”(艾 47 页)

记音比较滞后和规范的 1900 年 D 氏和 S 氏合编的《汉英上海方言词典》中的汉字记音和高本汉 1915 年—1926 年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的《方言字汇》记音仍保留 dz 母,不过《词典》中的前言已说明 dz 母在大多数的上海出生的人中已归入 z 母了。由此可见 dz 母的消失时期大致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笔者从麦高温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中查到:中古从母字记 dz 声母的有“在、座、藏、情、尽、罪、绝、钱、财”等,记 z 声母的有“就、净、匠、蚕、前、皂、贼、造、静、坐、杂、墙、截、族”等;中古澄母字记 dz 声母的有“茶、厨、肠、长、潮、阵、沉、绸、赚、场、直、值、朝、重、着、宅、传、侄、熇”等,记 z 声母的有“直、场、尘”等;中古崇母字记 dz 声母的有“牒”,中古船母记 dz 母的有“乘、剩”,记 z 声母的有“绳、神、船、顺、实、贖、纜、食”。中古邪母字也有读 dz 声母的,有“随、俗”,读 z 声母的有“席、旋、涎、斜、像、象”;中古禅母字记 dz 声母的

有“常”，记 z 声母的有“上、市、寿、时、裳、熟、是、城、尚、辰、善”。

艾约瑟的《上海方言语法》一书中的 dz 声母和 z 声母字和麦氏书不完全一样。如从母字记 dz 声母的有“从、全、贼、尽”，记 z 声母的有“坐、层、净、情、造、从、齐、前”；澄母字记 dz 声母的有“茶、直、重、长、阵、侄、朝、轴、逐、浊、篆、撞”，记 z 声母的有“朝”；船母字记 dz 声母的有“射角”的“射”，记 z 声母的有“船、乘、射、神、顺、实”；而“射箭”的“射”就读 z 声母。邪母字记 dz 声母的有“席、辞、寻”，记 z 声母的有“寻、随、象、像”，禅母字只有记 z 声母的“城、辰、善、蒔”。

从上面两本书中记到的有关字来看，当时读 dz 声母字主要是中古澄、从两母的字，其中只有少数常用字如“茶”、“重”、“长”、“尽”是稳定读 dz 声母的，有的字在麦氏书中读 dz 声母，在艾氏书中读 z 母，如“随”、“情”、“乘”；有的字在同一本书中不同处出现读音不同，如麦氏书中的“直”，艾氏书中的“朝”、“寻”；有的字在不同的用法中读音不同，如艾氏书中“射角”的“射”读[dzak]，“射箭”的“射”读[zok]。邪母字也有读 dz 声母的，关于中古从母和邪母在现代吴语里的音值，正如赵元任先生说的是“一笔糊涂账”，“一处一个样子”（赵 1928, 29 页）。不过笔者在当代常熟市的调查表明，常熟的从母字读 dz 声母的占 78.5%，邪母字读 z 母的占 82.9%（钱 1992.6—7 页），可见很可能在混杂之前，吴语中从母字是读 dz 的，邪母字是读 z 的。至于在上海等地并入精系的知照系澄床母的字，“糊涂账”更为严重了。这种现象是合并前的“词扩散”。

（2）咸山摄字鼻化音失落

中古咸山摄大部分字在 19 世纪的上海话中韵母带有轻微的鼻化音，美国语言学家杨福绵先生 1985 年在美国奥克兰告诉笔者，他年轻时在上海徐家汇地区读书时，听讲的上海话中这些字都是带有鼻音的（今浙江的绍兴仍有鼻化音，杭州年轻人中正在消失中）。艾约瑟描写当时的情况道：“韵尾 n 受前面元音的影响，

在 a e ö û 后面时(即在咸山摄韵中——笔者),当后面没跟别的字时,n 几乎是听不到的,但如果后面有字时,一个明确的辅音会使得 n 得到注意,作为一个轻鼻音,是仍然可以听到的。”(艾 56 页)因此他在这些带轻鼻音的字的注音中用斜体 n。赵元任 1927 年在浦东的周浦记音中仍带有轻微鼻化音(赵 42 页)。高本汉记音时说“上海的‘半鼻音’跟有些官话里很明显很强的半鼻音比起来差得很远(往往全无鼻音),我觉得在这宽式音标里写作口部元音就行了:例如上海‘三’sɛ,‘先’sie。”赵元任等在翻译此书时加注说:“按浦东略有半鼻音,上海市已全失去鼻音。”(高 545 页)赵氏说的显然是他在上海 1927 年时调查的结果。笔者 1984 年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的老年人和 1985 年在周浦镇上的老年人中调查时,听到他们发音中仍有轻微鼻音。^①

詹姆斯在 1853 年描写说:“n 的发声类似于 no 的 n 音,但当用 n 音结尾时,其实不需发音,只要将 n 音前的元音鼻音化。有一个例外,即当 n 音前的元音为 û(即[ʌ]——笔者)时,它的发音类似于 no 或 run 中的 n 音(即在臻、深、曾、梗摄字中读 ʌn 韵——笔者注释)。”(詹 3 页)萨氏还描写上海话中后鼻音韵都是如法语 bon 中的 n。(即宕、江、梗二、通摄字都是标准鼻化音。“江”为 kã,“公”为 kō。——笔者注释)

咸山摄字鼻化音的渐渐失落大致是在 19 世纪末期完成。1862 年麦高温书中动态地记录了正在词汇扩散中的音变实况。在笔者帮助下,上海大学 93 级四年级学生高云峰作过一次统计:全书中古咸山摄字共有 252 个(一字两读或多读的分别计数),其中鼻化、口音两读的字有“线、便、签、钱、点、尖、验、显、现、焉、元、半”,如“现”有两读,为 ien[ĩ]或 ie[ir],完全变为口音失去鼻音的有“擅、盘、扇、蚕、转、船、毡、满、然、贪、暗、幔、南、蟪、椽、砖、闪、传、男、善、敢、

^① 分别记于 1988 年《上海市区方言志》和 1992 年《当代吴语研究》。

战、感、判、观、庵、詹、颞、缠、专、蛮、换、碗、管、官、完、宽、欢、选、棺、帘、麵、煎、边、险、纤、严、阎、岸”，其他字如“单、难、万、念、焰、甜、玩、关、男、纤、天、盐、端、钻、乱、软、原、圆”等，都带鼻音。从中可以看出最先失去鼻音的是开口度最小的高元音[ɛ]韵，即桓韵帮系（如“半”）、覃韵谈韵见系（如“敢庵”）的字，此外还有[œ]、[ɛ̃]的个别字。（高云峰：《语言研究》1996年第2期54页）1900年的《汉英上海方言词典》和 Pott（卜舫济）1913年（1907年初版）的《上海话教程》中的咸山摄字都按老派注有鼻音。

从上述情况可见，咸山摄字的鼻化音是在20世纪初在上海话中消失的。从不记鼻音的法国人著作中看，消失后的咸山摄字的韵母在舒声韵中在这时期里还是保持独立的。又因为法国人的记音都是在上海西部的徐家汇地区，可能该地区随当时较发达的松江音影响先失落鼻音，而在上海县城和浦东（黄浦江两岸）较晚失落鼻音。

（3）前后鼻音韵对立相混到消失

从《何典》每一回起首的那首词的用韵里，可以看到那时的上海话语音用韵的情况，书中有一首词用后鼻音韵押韵，但已有“奔”字混入“镜、赠”等后鼻音韵的字中押韵，前后鼻音韵在200年前已开始归并。上海话比其他吴语发展滞后的又一个表现是到19世纪中叶还分前、后鼻音韵，与它们相对应的入声韵相配合很整齐（见本书本章第五节1表）。前后鼻音对立的消失要比入声韵合并要早一些。1853年萨氏认为an韵是前鼻音韵，ā、ō、ō韵都是鼻化音韵，上海话中似乎没有后鼻音韵。1862年麦氏、1868年艾氏和1883年莫氏的三本书在记录鼻音韵母中反映出带前鼻音韵韵母和带后鼻音韵韵母各有不同的记音来。除了一直记为后鼻音韵的通摄字（萨氏书例外）外，在臻摄字、曾摄梗摄字中，艾氏书中与i相拼的字in开始与ing韵相混，如“心、信、尽”等记成in韵，但后鼻音韵没有变成前鼻音的。开口呼鼻音韵在记音中都不

混,只是在52—54页的韵母表中说明有混。由此可见,前后鼻音的区分已经开始跟随本地韵母的主元音读法而有合并趋势。艾氏还引用《李氏音鉴》的话说:“上海话的读音规律是这样的,保留在官话中以NG结尾的那些字,以IN结尾的那些字,将N变为NG而以UN(Λn)结尾的字可以随意将N或NG来取代N。”他举例说:“银盈,勤繁,神绳,林灵,贫平,金京”在上海话里分别读为“niun(g) yung, kiun(g) kiung, zun(g) zung, ling ling, ping ping, kiun(g) kiung。”(艾55页)麦氏本既有[iΛn]如“斤”,[in]如“今”,又有[Λŋ]如“真、正”,[iŋ]如“新、进”,[iΛŋ]如“京、银”,[wΛŋ]如“困”。在与i、y相拼时还有前鼻音,其他都并入后鼻音。此书中[iŋ](在帮端精系后)、[iΛŋ](在见系后)之分已开始记录,一直保持到赵元任1928年的“旧派”,而现今上海方言区和松江方言区农村里仍是如此。1883年在莫氏徐家汇的记音是:中古音“深掇”字并入前鼻音,与今普通话一样,区分前后鼻音。前鼻音韵[ən]如“盆、春、准”,[in]如“亲、新、寻”,[uən]如“昏、困”,[yn]如“裙、云”;后鼻音韵[əŋ]如“能、凳、症”,[iŋ]如“清、听、病”;见系字如“经、轻、行”也与其他系字分读,区别[iəŋ]和[iŋ]。这是在前后鼻音韵记音上最为保守的一个音系。一直到1941年布氏《上海方言语法》一书中还沿用此标音,显然是滞后的记音了。其他的书在40年代前早已不分前后鼻音韵了,如1900年的《汉英上海方言词典》和1915年的高氏《方言字汇》,除了撮口呼字仍用前鼻音韵[yn]([yin])如“裙、云”外,所有有前鼻音韵的字全部记[iŋ]、[iΛŋ]([iəŋ])有别的后鼻音韵。

总的来说,到19世纪末,上海话前后鼻音从相混发展为完全的后鼻音韵,并在齐齿呼中有[iŋ]、[iəŋ]的区别。

(4) 入声韵尾ʔ、k从相混到消失

原松江府的上海方言区和松江方言区内,有着吴语中最多的入声韵共8个,而且从至今发现的资料中看,吴语中只有这个地区

保留着两个人声韵尾。^①

在艾氏的《上海口语语法》和1869年的《上海方言词汇集》中,记录了正在两读和归并中的两类入声韵。在19世纪中叶的上海话里,有两个人声韵尾-k-ʔ,-k韵尾与中古音的-k韵尾对应,-ʔ韵尾与中古音-p和-t韵尾对应,这个时候-k尾与当时上海话的后元音相配,-ʔ尾与前元音相配。这两个韵尾这时正处于归并前的音变词汇扩散中。

笔者对艾约瑟的《上海口语语法》(1868年版)中全部入声字进行了统计,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艾氏从自然语音中记下来的人声韵尾真实情形。^②

书中所记的8个人声韵,其中主元音a、A、o、ɔ 4个韵有带k尾的字;主元音为æ、ø、e、ɪ的4个韵全部字都带ʔ尾,没有带k尾的字。

a韵:全书共有143字次;共有30个字(湿、白、百、客、额、石、着、陌、略、魄、格、若、目、隻、柏、伯、麦、尺、塔、拆、射、隔、吓、灼、酌、约、药、掠、脚、划)。其中16个加画的字读k尾,占总字数的53.3%;共读k尾31字次,占总字次的21.7%。这16个字中的10个字(湿、白、百、石、着、略、目、拆、隔、脚)又读ʔ尾,共读ʔ尾63字次。这10个字中,读k尾的字次(包括在原文括号里标作g尾的)和读ʔ尾的字次之比是22比63。其中出现率最高的“着”字读zak 1次,读zaʔ 20次;“百”字读bak 6次,读baʔ 60次;“白”字读baq或音baʔ

① 在1986年1月美国加州Oakland举行的“中国语言和方言国际学术会议”上,笔者报告的论文“The Changes in Shanghai Dialect”(1991年刊出)提出了上海市区方言140年前有k、ʔ两个人声韵尾,这两个人声韵尾现今在原松江府地域的上海郊区农村,不同程度地保留在老年、中年人口中,由近至远、由城镇至乡村呈空间扩散的面貌。游汝杰也曾论及艾氏书中的两个人声韵,见游1998。

② 书中所记的字母标音,用k表示[k],是舌根音,用h表示[ʔ],h是喉音,在语音上是对应的。

1次,读ba? 16次;“脚”字读tɕiak 3次,读tɕia? 6次。

ɿ 韵: 全书共有 188 字次;共有 26 个字(得、贼、忒、识、织、色、刻、赤、黑、墨、食、物、职、直、不、力、百、测、德、特、适、逆、极、吃、剔、即)。其中 9 个加画的字读 k 尾,(包括有 1 个字“识”读 g 尾)占总字数的 34.6%;共读 k 尾(包括 g 尾)14 字次,占总字次的 7.4%。这 9 个字中,有 7 个字(得、忒、黑、直、逆、极、吃)又读 ? 尾,共读 ? 尾 73 字次。这 7 个字中,读 k 尾(包括 g 尾)的字次和读 ? 尾的字次之比是 12 比 73。其中出现率最高的“得”字读 tɿk 1 次,读 tɿ? 48 次;“吃”字读 tɕ'iaɿk 1 次,读 tɕ'ia? 12 次;“极”字读 dʒiaɿk 2 次,读 dʒia? 5 次;“忒”字读 t'ɿk 2 次,读 t'ɿ? 1 次。

o 韵: 全书共有 183 字次;共有 49 个字(哭、笃、国、俗、束、读、踉、缩、屋、木、目、毒、录、逐、薄、独、角、末、六、北、福、叔、秃、幅、浊、熟、碌、竹、禄、摸、缚、爆、足、昨、鹿、卜、谷、绿、各、速、莫、督、曲、肉、酌、轴、局、或、欲)。其中字下加画的 17 个字读 k 尾(包括“目”、“毒”、“独”3 个字可或读 g 尾),占总字数的 56.0%;共读 k 尾(包括 g 尾)37 字次,占总字次的 20.2%。这 17 个字中,有 11 个字(国、读、踉、缩、木、目、逐、薄、独、秃、肉)又读 ? 尾,共读 ? 尾 50 字次。这 11 个字中,读 k 尾(包括 g 尾)的字次和读 ? 尾的字次之比是 30 比 50。其中出现率最高的“国”字读 kok 4 次,读 ko? 11 次;“独”字读 dok 9 次,读 do? 6 次,do?(g)1 次;“读”字读 dok 4 次,读 do? 1 次;“肉”字读 ŋiok 1 次,读 ŋio? 4 次。

o 韵: 全书共有 100 字次;共有 28 个字(恶、学、作、爨、角、落、各、虐、服、目、木、薄、乐、阁、禄、捉、箔、泽、醒、龛、昨、砢、觉、射、托、若、国、檉)。其中字下加画的 17 个字读 k 尾(包括 1 个字“若”两次读 g 尾,1 个“昨”字或读 g 尾),占总字数的 60.7%;共读 k 尾(包括 g 尾)33 字次,占总字次的 33%。这 17 个字中,有 7 个字(学、作、角、落、各、目、昨)又读 ? 尾,共读 ? 尾 45 字次。这 7 个字中,读 k 尾(包括 g 尾)的字次和读 ? 尾的字次之比是 23 比

45. 其中出现率最高的“落”字读 lɔk 8 次,读 lɔʔ 16 次;“各”字读 kɔk 4 次,读 kɔʔ 12 次;“作”字读 tsɔk 5 次,读 tsɔʔ 6 次;“角”字读 kɔk 2 次,读 kɔʔ 4 次。

æ 韵: 全书共有 146 字次;共有 39 个字(萨、闸、插、發、法、瞎、狭、搨、塔、髮、杀、八、拔、匣、罚、隔、甲、阿、责、捺、拂、搭、搭、滢、石、煞、着、恰、答、腊、塌、达、则、洽、捏、括、挖、甩、刮)。全部读 ? 尾。

ø 韵: 全书共有 36 字次;共有 12 个字(夺、说、葛、脱、掇、割、喝、缺、月、掘、越、曰)。全部读 ? 尾。

e 韵: 全书共有 716 字次;共有 41 个字(十、物、说、出、勿、活、拨、拾、末、不、忒、侄、拙、姘、孛、孛、勒、什、没、甦、饰、合、疙、折、失、磕、质、佛、执、叠、答、杂、嗑、舌、释、脱、实、割、阔、忽、骨)。全部读 ? 尾。

i 韵: 全书共有 240 字次;共有 50 个字(歇、曆、歷、惜、铁、一、力、跌、剔、笔、膏、立、脊、节、七、粒、屑、敌、别、匹、疋、隻、切、雪、恤、毕、撇、的、伞、叶、席、拾、翼、锡、竭、页、帖、壁、列、踢、结、及、燂、必、即、密、窃、日、热、业)。全部读 ? 尾。

全书中出现的不同入声字总计 248 个,其中有 27 个字主元音有两个读音。这是跨韵的异读。这 27 个字是:

百 pakʔ/paʔ, 石 zaʔ/zæʔ, 着 zaʔ/zæʔ, 若 zak/zog, 目 mak/moʔ(g), 隻 tsaʔ/tsiʔ, 塔 tʰæʔ/tʰaʔ, 射 dzak/zɔk, 隔 kak/kæʔ, 酌 tsaʔ/tsoʔ, 答 tæʔ/teʔ, 说 sɔʔ/seʔ, 割 kɔʔ/kueʔ, 忒 tʰɛʔ/teʔ, 不 paʔ/peʔ, 物 fiuʔ/veʔ, 力 liʔ/liʔ, 国 kok/kueʔ, 木 mok/moʔ, 薄 bɔk/bok, 角 kɔk/kok, 末 meʔ/moʔ, 禄 lɔʔ/loʔ, 昨 dzɔʔ/zɔʔ/zoʔ, 各 kɔk/koʔ, 即 tsiʔk/tsiʔ, 脱 tɔʔ/teʔ(“脱”作动词用时读 tɔʔ, 作唯补词用时读 teʔ, 是不同语素)。

从上面的统计可知,在 19 世纪中叶的上海话里,4 个人声韵原带 k 尾,正在向 ? 尾音变之中,有的字已全变,有的字有时变有时不变,有的字不变,正处于“词汇扩散”阶段之中。从主元音发

生两读的 27 个字中,除了几个因不同用法而读法不同(如“百”的白读和文读,“脱”的两个不同语素)的字以外,可以看到入声韵的合并已正在开始,如大趋势 ak 、 $æʔ$ 的合并, $ɔk$ 、 ok 的合并, iak 、 $iuʔ$ 的合并, $øʔ$ 、 $eʔ$ 的合并走向刚呈雏形。这 8 个韵大多数字在当时还是基本稳定的。

同样是根据实际读音记录的、1862 年出版的麦高温《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入声字大都记 $ʔ$ 韵尾,但对“把勿酌得”的“酌”(麦 120 页)、“觉着”的“觉”(麦 117 页)、“驳岸”的“驳”(麦 93 页)、“续”、“屋”、“搁”、“各”、“醒”、“砢”、“落”、“魄”、“斲”、“杓”、“凿”等字都记了 k 韵尾。(“酌”、“落”也有记 $ʔ$ 韵尾的,以 $ɔk$ 韵字为多)此书也有 $ʔ$ 、 k 两种韵尾,可见 19 世纪的上海话确实存在着 k 韵尾,不是艾约瑟的随意记录。19 世纪的另外几本书都没有记出 $-k$ 、 $-ʔ$ 的差异,主要原因是这两个韵尾的差异很小,由于分别与前、后元音相配,其音位的对立已消失,只存在语音上的差异。到 19 世纪末,随着入声韵的合并,韵尾即合并为一个 $-ʔ$ 。不过在今上海郊区农村,笔者仔细去听过,至今仍存在上海城区话第一期 8 个基本入声韵母的地方,仍有两个人声韵尾 $-k$ 、 $-ʔ$ 的读音区别。可参见本章第五节表 4。

另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艾约瑟说道:“第四声调(即入声——笔者注)用末尾的 h 、 k 或 g 标示。”(艾 3 页)某些入声韵以辅音 k 结尾,“在当着低调(即阳调——笔者注)的词面前,为 g 。”(艾 55 页)艾还说:“这个特殊情况(指 k 尾和 g 尾——笔者注)在上海稍偏西的地方和宁波都不曾出现。”(艾 55 页)

(5) 全浊阳上声调字向阳去扩散

艾约瑟在《上海口语语法》中已经说道:“阳上声调中原来以塞音、擦音开头的字目前正处于向阳去声调转变的过程中, V 声母自官话中的 W 而来的,保持了上声。”(艾 31 页)他又说:“许多声母为擦音、塞音或弱送气音的字,声调并不稳定,有时为上声,有时

为去声,而次浊音和元音就没有这种特殊性,属于这样音的字仍然为上声。”(艾 40 页)

笔者统计了该书中第二章(Part. 2)和第三章(Part. 3)中的全部上声字,以及与此有关的阳去、阳平声调字,其结果如下:

a. 部分中古全浊阳上字有时读阳上声调,有时读阳去声调。

“尾”留读阳上有 1 字次,读阳去有 1 字次,“道”留读阳上有 13 字次,读阳去有 4 字次;“弟”留读阳上有 3 字次,读阳去有 8 字次;“淡”留读阳上有 1 字次,读阳去有 1 字次;“动”留读阳上有 21 字次,读阳去有 1 字次;“在”留读阳上有 12 字次,读阳去有 5 字次;“罪”留读阳上有 1 字次,读阳去有 2 字次;“重”留读阳上有 7 字次,读阳去有 1 字次;“是”留读阳上有 103 字次,读阳去有 2 字次;“上”留读阳上有 28 字次,读阳去有 12 字次;“後”留读阳上有 19 字次,读阳去有 4 字次。

b. 部分中古全浊阳上字只见读阳去调字例。

“被”见 1 例,“部”见 2 例,“倍”见 4 例,“辨”见 2 例,“辮”见 1 例,“笨”见 4 例,“並”见 1 例,“牡”见 2 例,“妇”见 1 例,“待”见 12 例,“愴”见 2 例,“断”见 4 例,“丈”见 2 例,“篆”见 1 例,“尽”见 4 例,“像”见 13 例,“象”见 1 例,“舅”见 1 例。

c. 部分中古全浊阳上字只见读阳上调字例。

“抱”见 2 例,“父”见 5 例,“武”见 1 例,“甫”见 1 例,“否”(变浊)见 9 例;“抚”见 1 例,“犯”见 1 例,“桶”(变浊)见 2 例,“竖”见 7 例,“善”见 6 例,“造”见 8 例,“惹”见 5 例,“受”见 4 例,“坐”见 11 例,“绪”见 1 例,“静”见 1 例,“近”见 12 例,“下”见 38 例,“夏”见 2 例,“厚”见 4 例。

d. 中古次浊阳上声调字基本留读阳上调。

“马”见 10 例,“妈”见 1 例,“码”见 1 例,“买”见 18 例,“每”见 7 例,“某”见 5 例,“米”见 9 例,“尾”见 1 例,“么”见 4 例,“满”见 6 例,“网”见 1 例,“奶”见 3 例,“那”见 26 例,“啫”见 1

例,“恼”见4例,“脑”见3例,“忍”见1例,“恁”见2例,“暖”见2例,“拉”见98例,“勒”(即“拉”)见2例,“懒”见1例,“老”见10例,“婆”见1例,“礼”见5例,“李”见1例,“裹”见79例,“里”见4例,“哩”见18例,“理”见15例,“冷”见5例,“拢”见11例,“了”见4例,“两”见29例,“领”见2例,“染”见3例,“耳”见4例,“你”见7例,“女”见5例,“语”见2例,“蕊”见1例,“鸟”见1例,“纽”见1例,“软”见2例,“阮”见1例,“咬”见4例,“瓦”见2例,“我”见43例,“也”见25例,“以”见19例,“衍”见1例,“友”见6例,“已”见3例,“野”见6例,“有”见88例,“引”见4例,“往”见2例,“雨”见11例,“远”见4例,“五”见3例。

e. 个别中古次浊阳上声调字读阳去调。

“养”见1例,“友”见1例(另有6例“友”字仍读阳上)。

f. 少数中古次浊阳上声调字见读阳平调。

“每”见1例,“那”见1例,“裹”见2例,“拉”见3例,“老”见1例,“两”见1例,“鸟”见1例,“我”见1例,“咬”见1例,“眼”见4例,“下”见1例,“有”见2例。

g. 个别中古全浊阳上声调字读阳平调。

“妇”见1例,“肚”见1例,“在”见1例,“重”见1例,“罪”见1例,“聚”见1例,“户”见1例。

此外:

a. 少数中古阳去声调字读阳平调。

“面”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20例),“忘”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2例),“饭”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12例),“夙”见1例,“代”见2例(留在阳去的见5例),“乱”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2例),“大”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60例),“度”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5例),“调”见1例,“自”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32例),“贱”见5例,“就”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26例),“念”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6例),“样”见1例(留在阳去的见16例)。

b. 个别中古阳去声调字读阳上调。

“闹”见 1 例(留在阳去的见 4 例)，“助”见 1 例(留在阳去的见 1 例)，“旧”见 6 例(留在阳去的见 1 例)。

c. 个别中古阳平声调字读阳上调。

“妈”见 1 例，“侬”见 1 例，“呢”见 1 例，“柴”见 1 例，“颜”见 1 例，“凰”见 2 例。

d. 个别中古阳平声调字读阳去调。

“侬”见 40 例(留在阳平的见 2 例)，“蛮”见 3 例。这两个字在上海话中是特殊的字，一为代词用，一作“很”义用。

此外，“跑”读阳上见 2 例，读阳去见 7 例，读阳上或阳去见 1 例，读阳平见 1 例；“髻”读阳去见 1 例，读阳平见 1 例。

由上面的统计可见，在 19 世纪中叶，上海方言中阳声调共有 4 个(包括全部未变的阳入调)，但是部分全浊阳上声调字已开始并入阳去声调。在艾氏书中自然出现的全部句子和词语中的中古全浊阳上字，其中有 18 字仍读阳上声调，有 11 个字有时读阳上声调，有时读阳去声调，有 18 个字已完全读阳去声调。中古次浊阳上声调字只有一个云母字和一个以母字偶读阳去，其余都未变。其他情况是，还有少数的 3 个阳调类相混现象，这应是后来 3 个舒声阳声调合并的先兆。

松江大区的阳上字并入阳去字的次序也与上海话相同，先全浊后次浊。笔者 1984 年在松江镇调查老年人阳上字的读音，被调查的次浊阳上字都保持阳上调，全浊阳上字大部分仍读阳上调，少数字阳上、阳去两读；1980 年在奉贤南桥镇调查老年人阳上字的读音，次浊阳上字部分字仍读阳上调，部分字阳上、阳去两读，全浊阳上字已全部并入阳去调。该两地的阳上声调调值都为 22，阳去声调调值都为 113。

2. 第二期(1900—1939)

(1) ϕ 、 β 转化为 f、v

早期的上海话中古“非”、“敷”和“奉”、“微”母字的声母读双唇擦音 Φ 、 β 或齿唇擦音 f 、 v 混读,在通摄字则读作 h 、 fi ,如麦氏“逢着”(麦 120 页)的“逢”读“ $húng$ [$fiŋ$]”,“服气”的“服”读“ $wóh$ [$fiŋ?$]”。但是艾氏书中“福气”(艾 181 页)的“福”却读“ fok [fok]”。赵元任在 1928 年记上海旧派音,对“非、敷”母字都记“ f ”,而记“奉、微”母今合口字(如“附、无、武”)为“ β ”,开口字(如“坟、问”)为“ $fi(u)$ ”或“ v ”。他还说到当时“旧派‘ $h(u)$, f ’常混(忽 = 拂),‘ w , v ’常混(王 = 房)”。笔者在 80 年代调查上海南市黄家路上的老年人“丰、封、福、冯、缝、服、复”还读 h 、 fi 。那些非通摄的字则“ β ”“ $fi(u)$ ”“ v ”混读。这在上海郊区更为普遍,清音 f 也为 Φ ,如“夫 Φu ”、“昏 Φ əŋ ”。今浦西城区人常常以“风 [$hoŋ$] 大来喔 [$v\text{ɔ}$]”来形容浦东人的说话特点即是一例。现今奉贤人还称自己为“ $fiŋfi$ ”人,姓“冯”为姓“ $fiŋ$ ”。整个长江三角洲上都如此,50 年代在上海市内演出的沪剧中,有些老上海口中,还有 v 读为 fi 的情形。但赵氏记当时的新派“非敷奉微”母字都已只读“ f 、 v ”了。

(2) $t\text{ɕ}$ 系音发音前移

艾约瑟等把 k 、 k' 、 g 、 n 、 h 加 i 、 y 兼表 $t\text{ɕ}$ 、 $t\text{ɕ}'$ 、 dz 、 n 、 ɕ 的一个原因,可能是 $t\text{ɕ}$ 系声母在 19 世纪中叶的上海话中发音近似舌面中塞音或偏于舌根。艾氏还记了一个未腭化的例外常用字“去”,在当时“去”由 $k'i$ [$k'i$] 向 $\text{c}'hi$ [$t\text{ɕ}'i$] 转变过渡中,问人时都说 $k'i$,其实口语中已为 $\text{c}'hi$ (艾 2 页)。可见当时“去”字的语音突变词汇渐变现象。今崇明岛上,“去”仍读为 $k'i$,是溪母最后一个未腭化字。艾氏说:“当 k 在 i 前时,在高调系列中听来像 t ,在低调系列中像 d 或 dj [dz]。”(艾 57 页)这说明当时的 $t\text{ɕ}$ 系字尚保留着舌面中塞音 c 系的读音或较后的舌面塞擦音状态。这与笔者 80 年代在南市区听到录到的老年人以及今上海郊区的此系读音相似。笔者 80 年代在南市调查到一位 70 多岁的老年人便是把 $t\text{ɕ}$ 系音发得较后,近于舌面中塞音。在现今松江、奉贤的农村里,与后元音韵、低

元音韵相拼的见系齐齿呼字还在读 $ʔ_4$ 、 c' 、 $ʃ$ 、 $ɲ$ 、 $ç$ 音。这也是松江府语音的一大特点。^①

直到第二期中， $tç$ 系声母发音前移，但赵元任 1928 年记音时，还认为要“比北京的基欺希的部位较后”（赵 1928, 30 页）。^②

（3）部分 $ɔ$ 韵字并入 o 韵

在本期中期，原来中古麻韵的部分字，如匣母的“霞、下、夏、厦”，影母的“鸦、丫、哑、窪”，疑母的“瓦”，“几化（多少）”的“化”，还有“拿”以及歌韵的“可”、“萝卜”的“萝”，都读作 $ɔ$ 韵。1883 年徐家汇出版的莫氏《练习课本》甚至把此韵标为短音 $[ɔ]$ ，与入声“捉、角”韵用相同字母标音，而与标为长音“ao”的效摄字“好、毛”等不同韵，但已有“下、夏、拿”三个字两韵则相混了。后来这些字都并入 o 韵。“拿”并入“o”韵后读 $[no]$ 又变为 $[nɛ]$ （可能是与“担 $[ʔdɛ]$ ”有关的合音），70 年代后年轻人重新再读“ $ɔ$ ”韵。“下车”的“下”至今还有人读 $[ɦɔ]$ ，“萝”的 $[lɔ]$ 音保留在“萝卜”词中至今还读作 $[lɔ_{22}boʔ_4]$ ，因此被写作“老卜”。其他字的 $ɔ$ 韵只留在乡下了。

（4） uo 韵并入 o 韵

假摄合口二等见系字，如“瓜、夸、花、华、蛙”，在本期里由“uo”失落“u”介音，并入“o”韵。这些字今在郊区仍保留“u”介音。1883 年莫氏则把“uo”记作“uɔ”，包括假摄开口二、三等麻韵的各系声母字，如“芭、把、茶、叉、纱、车”和合口二等见系的“化、话”等都读作“uɔ”，这些字后来都并入“o”韵。

（5） e 向 $ø$ 的变化

在第一期时，艾约瑟曾指出，中古咸山摄字当时在上海话中，

① 这也说明艾氏的 gi 和 dj 确是不同的音。 gi 偏舌根，几近舌面中塞音，而且常常发 li 音，而 dj 则是完全的 $[dʒ]$ 了。

② 据赵元任调查，有几处读得特别后，松江他记了 c 系，但在上海话中，从第二期起见系齐齿呼字都已经读比北京音稍后的“基欺希”了。

有 $\text{on}[\text{õ}]$ (安)、 $\text{un}[\text{ũ}]$ (钻)和 $\text{en}[\text{ẽ}]$ (船)不同的韵,并说明 õ 韵不如苏州话常见,如出现在“船”、“满”等字中。(艾4页)“船”、“满”等字在第一期上海话中原是读 $[\text{ẽ}]$ 韵的。咸山摄字在第一期里是以 $[\text{ẽ}]$ 、 $[\text{ǣ}]$ 韵为主的。

咸摄开口覃韵各系舒声字,如“贪、潭、南、男、簪、参、惨、蚕、感、含、庵、揞、暗”,谈韵见系字,如“甘、柑、泔、敢、橄、蚶”,山摄合口一等桓韵帮系舒声字,如:“半、绊、潘、判、盘、伴、拌、叛、馒、满、漫”,在19世纪中叶,是咸山摄字中最早摆脱鼻化音的一群。1862年麦氏的如实记音中都已失去鼻化,在后期,由于上海话受苏州话的影响,它们没有向后来失落鼻化音的其他“ ɛ ”韵字归并,而是并入“ ø ”韵。这个合并在赵元任1927年到上海调查时正在进行。赵氏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说:“有新旧两派,新派分类近似苏州,旧派近似浦东,(两派人以“苏州音”,“浦东音”互相指斥)但许多人搀杂两种。旧派来 = 雷 \approx 兰,新派雷 \approx 来 = 兰,旧派 on (暖,南)有的字读 $\text{é}[\text{e}]$,有的读 $\text{ö}[\text{ø}]$,新派一律读 ö 。”(82页)赵元任主要说的就是上述字旧派仍读“ e ”,而当时的新派已并入“ ø ”韵与“酸、暖、看、安”读音一样。同时,山摄合口一等见系的“官、观、宽、款、欢、完、碗”等字也从“ ue ”向“ uø ”转变。

笔者认为: e 向 ø 音变的完成,是上海话语音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转变。它标志着上海话从松江话语音主要特征中走出,走上与北部苏州、无锡、常州、江阴等地吴语共通的道路,由旧上海话变成了新上海话。它也成了现今乡下人和上海人的一个鉴别标志,今在郊区那些城区新上海话未到之处,仍然说 e 而不说 ø 。

(6) 入声韵的 æʔ 、 eʔ 、 ʌk 的合并, aʔ 、 ak 的合并

在20世纪初,松江府地区是整个吴语方言区中入声韵最为丰富的地方,共有8个基本入声韵,它们是 aʔ (掐塔)、 ak (客石)、 eʔ (磕实)、 ʌk (刻直)、 æʔ (渴割)、 ok (哭北)、 ɔk (壳落)、 iʔ (笔铁),可参见本章第五节表3和表4。从上半个世纪开始,相近韵渐渐合并,先是 k 、 ʔ

促声两个韵尾的混读,后是发音相近的韵的合并。最早合并的是 eʔ、ak 两韵,因为原来 eʔ 韵的 e 发音本身偏央,而 ak 韵可能先向央变化,于是此两韵合为最省力的央 əʔ 韵,赵元任 1927 年记的上海音 æʔ、eʔ、ak 都已合并为 əʔ 韵。但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笔者在南市还调查到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读音中,对为数不多的字如“割、渴、脱、掇、夺”仍保留 æʔ 韵,æʔ 韵(有的书记为 øʔ 韵,实在两者之间)。本来所含字不多,山摄开口一等曷韵见系以及合口一等末韵端系精系相对于舒声桓韵读 ø 韵的那些字。此外,今读撮口的相对于舒声 yø 韵(如:圈、圆、劝、冤)的见系薛、月韵的那些字也用 iøʔ 韵,如“阅、厥、月、越”等,这些字第三期后向 yiʔ 韵过渡。赵元任当时详细调查的都是十八到二十岁的上海人,该三韵已合并。

aʔ、ak 两韵的合并在赵元任调查的 20 年代已完成(苏州话到 90 年代才完成),在 60—70 年代的老年人中已找不到两韵分读的,合并作中间音 Aʔ 韵。aʔ 韵在松江方言区如闵行、南桥都是读 æʔ 的,舌位较高,19 世纪中叶时的上海话可能也偏高,但后来为 aʔ,1981 年笔者在浦东陆家嘴地区调查 60 岁左右的人读的是 aʔ,还分 aʔ、ak。

松江方言区和上海方言区农村至今还有许多地方的人仍然在说未合并的 8 个人声韵的语音。

(7) 从 7 个声调到 6 个声调

在 1868 年艾氏在《上海口语语法》中已提到上海话 8 个声调中的阳上声调已开始向阳去合并,后来三个阳调都在本期内合并归入阳去。这在整个松江府地域都步同一轨迹。70 年代末笔者在奉贤南桥 60 岁左右的人中调查记录的是 8 个声调,次浊阳上仍独立,但有的人不稳定,向阳去并;当时在松江镇上中心地段调查 60 岁左右老年,也有 8 个声调,全浊阳上也和次浊阳上一起独立读相同的阳上调,但有的字阳上阳去两读。上海市区先走 100 年,在 20 世纪上半期已在大部分人中完成了 3 个阳声调的合并。赵

元任 1927 年在上海调查时记录为 7(6) 个声调, 单字调他记阳平声调已与阳去合并相同, 但他注意到连读调仍滞后, 保留阳平音节开头的连读调独立调型, 他说: “两派阳平上去单读时不分(阳 = 养 = 样), 在词句中阳平跟上去不同。”(赵 82 页) 这个现象, 笔者在 80 年代初在上海南市黄家路地段老上海中也记到, 阳平连读调是 23 + 44, 23 + 33 + 44, 23 + 33 + 44 + 44, 记于《上海市区方言志》58—65 页中, 可参看。其中有一发音人尚有较多字单读还能读 22 阳平调, 当时中年人和多数老年人都已无此情况了。至于上海方言区的郊区地域, 陈忠敏先生曾在老年人中记到 22 单字调, 但大部分人现今已无, 现在滞后的阳平连读调在上海浦西浦东郊区普遍存在, 已可成为划分上海方言区的标志。

3. 第三期(1940—1969)

(1) 缩气音从减弱到消失

上海方言中古帮、端母字与整个旧松江府语言一样, 声母都读“缩气音”, 保留的是原在该地生活的上古“百越”民族语言的底层。今上海城区的地域, 在远古还是东海或海边沙地, 只有自娄塘往南经马桥直到柘林的“冈身”以西的地区历史悠久。原华亭县治附近的历史, 从今青浦福泉山、崧泽、查山古人类遗址的出土文物来看, 已有 6000 年了, 那里的初民后来就称百越民族。直到中原周王朝建立以后才有汉人的南迁, 到西晋后大批汉人南迁长江流域, 汉族人南下时, 原“百越”人在融入汉民族学汉语时, 把自己民族的发音带入他们说的汉语语音, 一直传流至今。松江地区长期没有南北的嘉兴府、苏州府发达, 近海滩的松江方言是北部吴语中发展最缓慢的方言, 不但保留着许多上古汉语的残迹, 还遗留了古百越民族语言的底色。上海人大都从原华亭县扩散而来, 松江方言的这些积淀也自然带进了上海话里。说缩气音是古百越民族留在上海话里的音, 一个证据是从海南到福建、浙江山区僻地到过去较落后的黄浦滩两岸, 北纬 30 度以南都残存缩气音; 另一个证

据是百越民族的后代壮族侬族人现今还使用缩气音声母。所谓“缩气音”，它的特点有几方面：1. 发音时有喉塞音成分；2. 有轻微的缩气动作；3. 伴有鼻音；4. 声带振动，VOT < 0，喉头下沉。笔者发现奉贤话、松江话见母字在拼后元音韵时，读成的舌面中音也是缩气浊音（钱 1981），如“脚”读“ʔjiak”。这与今壮族一些壮语存在三套缩气音相同。^① 艾氏记到了高调中读浊音的现象，如“端、短、断、对、答、耽”的声母记过 d（艾 40 页），通常他记为窄音 t。赵元任在 1928 年《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说：“本书中所谓旧派恐怕已经是混合派，真正的旧派，大概还能辨全浊上去，‘b, d’（注：即 [p, t]）两母用真浊音。”这说明在 20、30 年代时上海还有不少老年人还在读缩气音。他在记录松江、周浦音时帮、端母都记了浊音，并在《中国方言当中爆发音的种类》（赵 1935）一文中论及此音。

笔者 1978 年和 80 年代初在上海南市老上海中调查，60 岁以上还有把帮、端母读缩气真浊音的人，读见母比中年人舌位朝后一点且发得紧一点。1983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 80 级学生和部分研究生在上海市区（包括浦东市区）内的调查也发现不少有缩气音的人，占调查者比例的 14.6%（比例过高可疑，参见石汝杰、蒋剑平 1987《上海市区中年人语音共时差异的五百人调查》）。但是就上海城区来说，缩气音到 80 年代后期，基本上已消失，有不少人只是在发“p”、“t”时，发塞音比普通话紧一点而已。上海方言区的郊区地区发缩气音的人还有很多，有的人发音时缩气有所减弱。

（2）fu、hu、vu、fɥ 从混到分

在 60 年代初，“夫、户”的声母读为“ϕ、β”的人已经很少了，限于老年人，但“夫呼”、“府虎”、“斧火”都读作“fu”的人还有很多，而“父户”、“腐贺”都读“fɥ”的人大大多于“vu”。（许、汤，1962：

① 而且在奉贤东乡有些地区，声母 dz 、 z 都读作 j，如“旗”、“泉”都读作“ji”，与壮语相同。

《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到70年代初,多数青年人读齿唇音和读喉音的字的分布已与普通话读齿唇音和舌根音的字基本一致,如“夫、付”读“fu”,而“呼、火”读“hu”。但“f、v”和“h、ɦ”的相混还保存在少数字里,如“扶[vu]梯”读作“胡[ɦu]梯”,“抚养”的“抚”、“妇女”的“妇”、“豆腐”的“腐”都读作“ɦu”,有的人还把“房子”的“房”、“物理”的“物”读作“ɦuā”和“ɦuəʔ”,“文”、“万”读作“ɦuəŋ”、“ɦue”,不过都限于浊音。笔者母亲的发音是混的,笔者不经意时常常会有此种情形。总之,ɦu、hu和vu、ɦu的问题在上海市内一直是一个内部差异。

(3) 分尖团到不分尖团

中古精组声母在今齐齿、撮口呼前与见组声母同音,称为不分尖团;不同音称为分尖团。

40年代从上海出去(如到海外)的上海人一般都是分尖团音的,从40年代到70年代,上海人在两三代人中完成了从分尖团到不分尖团的全过程,“绩 tsɿŋ? ≠ 急 tɕiŋ? > 绩 = 急 tɕiŋ?”、“秋 ts'ix ≠ 丘 tɕ'ix > 秋 = 丘 tɕ'ix”、“小 sio ≠ 晓 ɕio > 小 = 晓 ɕio”。现今的70岁以下的人都已不分尖团。只有六七十年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的上海话广播和沪剧中还滞留分尖团。笔者在40年代中期出生,能说齐齿呼的全部尖音字,但从小时候起在同学中已完全用不分尖团说话,可见50年代在卢湾区这样的市中心,青少年已经用全不分尖团来说话了。

1961年,许宝华、汤珍珠两位老师在上海市区调查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正是中老年尖团音在动荡变革时期,他们的描述是这样的:“老年人几乎全部能分,中年人已有分化,有的分,有的不分,有的人基本上不分,只有少数字还保留尖音,青少年一代则差不多全部不分。”(许、汤,1962:《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他们在虹口区和徐汇区两家人家调查祖孙三代发尖团音的情况,都是上两代分尖团,第三代不分。在他们调查后列出的“尖团音的分混”表中,列有

5个调查对比项,在27名被调查者中,10名老年人全部分尖团,10名中年人,7人全部分尖团,1名静安区的中年人“将、姜”、“小、晓”、“秋、丘”不分,“齐”声母也团音化,“节、结”分尖团;1名闸北区中年人有“节、结”分尖团,“齐”也读尖音“zi”;只有1名普陀区的中年人全部不分尖团。7名青年人全部不分尖团,“齐”读作“zi”。由于尖音字的团音化,上海话中类推产生了一个新的声母“z”。从上面材料中看,“齐”这个字浊辅音声母没有一例并入“dz”的,都与“旗”不同音,可见当时“z”母已生成且相当稳定。

很快地,到80年代笔者再去调查,除了55岁以上的老年人外,城里是一片不分尖团音。

上海方言的“aʔ、aʔ”合并和尖团音合并的发生均早于苏州话30多年,苏州方言当下正在尖团音合并高潮之中,“aʔ、aʔ”合并已在上世纪后期完成。

(4) 从“雷≠来≠兰”到“雷=来=兰”

中古蟹摄合口一等灰韵帮、端系字(如“杯、陪、梅、雷、推、队、碎”),止摄开口三等支、脂韵帮系部分字(如“碑、彼、悲、备、美”)、止摄合口三等端系部分字(如:累、泪、翠)以“雷”为代表;与蟹摄开口一等哈韵端系、见系字(如:戴、态、台、袋、来、乃、再、菜、才、该、开、海、爱),以“来”为代表,在19世纪的上海话中法国人记不同音,前者为“e”,后者为“ɛ”。艾约瑟记同音为“e”。这说明在当时上海至少一部分人是先合并了,读作“e”音。赵元任1927年调查时记音,该两批字是合为“e”,松江和浦东周浦也是如此。20世纪10年代高本汉记音也合为“e”。“兰”组的字(如:反、难、三、斩、晏、间)是原咸山摄阳声韵,带鼻音为“ã”或“ɛ̃”,鼻音失落后为“ɛ”,并高化为“ɛ”,后来与“来”组字合并,都读“ɛ”。赵元任记的“新派”便如此。于是在20年代便有“雷≠来≠兰”、“雷=来≠兰”、“雷≠来=兰”三种情况同时存在于上海人的口中。又由于上海话此时正处于受苏州话影响的高峰期,苏州话

“雷 = 来 = 兰 1e”,较前卫的上海人已是“雷来兰”不分。到 50、60 年代在市中心人群中终以“雷 = 来 = 兰 1e”为主流。

1962 年许宝华、汤珍珠发表的《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一文中,把“雷、来、兰”的发音分为 4 派。第一派为“e、ɛ、e”,第二派为“e、e、e”,第三派为“e、ɛ、e”,第四派为“ɛ、ɛ、e”。调查结果是“第一派把 e 分为三类,大部分是老年人,中年以下很少有这样的分法。在老年人中因地区差别而有不同。接近郊区的,如徐家汇、虹口比较稳定。市中心的老年人中虽然也有分三类的,但派别很不整齐,尤其 ɛ 韵字,大都已归入 e 韵或 e 韵,留下的为数不多。有的老年人已经干脆分为 e、ɛ 两类,过渡到了第二或第三派”。“第二派和第三派的势力比较大,不论男女老少和地区差别,都分 e、e 两类,所不同的只是两个韵类所包含的字数多少而已。目前在不分中年和青少年的口音里,许多 e 韵字读成 e 韵,也有些 e 韵字摇摆于 e、ɛ 之间,本人都把握不定,可见正在向第四派过渡。”“第四派只读 e 韵一类,部分的中年人和大多数的青少年都属于这一派。”以上的描写多方位地表现了这一项音变中的多向词汇扩散的自由面貌,足见在当时的上海人中,这个项目的内部差异最大。笔者在当年是青年,所有的字韵都是第四派。

(5) i、ii 韵的合并

由咸山摄 ien 韵而来的字如“沿”、“盐”、“烟”、“变”、“片”、“便”、“面”、“点”、“天”、“电”、“连”等字在第一期鼻音失落后韵母一直读 ie,赵元任调查的第二期旧派新派都读“i”韵。第三期里在一部分人中保留“ii”或“i”韵母,这些人中还有受苏州话影响的,布氏 1939 年和 1941 年的记音都是“ie”,但是松江话原是“i 衣米”“ii 烟面”不分都读“i”的。后来上海话在第三期里 ii 韵都随大流并向大韵“i”,以致“面 = 米”、“皮 = 便”、“衣 = 烟”等。60 年代初许宝华、汤珍珠在市区调查之时,还有不少人从分,但那时合流之势已成,许、汤认为:“经过近 40 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 i、ii 合流的现象,其情况与尖团

音相似,即使是同一家庭,往往老年人分,青年人不分。”

(6) ɿ、ʉ 韵的合并

中古遇摄知组和章组字,如“除、著、书、处、曙、朱、主、输、枢”等字,在第一期时,艾约瑟说:“元音 u[y] 通常可与 ũ[ɿ] 相通。”(艾 4 页)这当然应是指中古遇摄中知、章组的字而言。他又说:“‘书’在松江、浦东韵为[y],在宝山为[ɿ]。”(艾 4 页)这说明遇摄这些字在松江、浦东(松江方言大区)和宝山(嘉定方言区)是明确不同韵的,至今还如此。在两者之间的上海浦西地区,在 150 年前可读[y]又可读[ɿ],或者说上海[y]此时正在向[ɿ]变化过渡,反映的是苏州话[ɿ]韵对上海话的影响。[ɿ]也是[y]和[ɿ]之间的中间类音。后来从 1900 年的《汉英上海方言词典》一直到三四十年代,遇摄知组章组字许多人读[ɿ]韵,以致与苏州、昆山相对应的止摄知、章组中的少数字如“水、吹、试”等字有的人也读[ɿ]韵。在本期,ɿ 韵向 ɿ 韵合并,于是“私 = 书”、“次 = 处”。

(7) iəŋ、iŋ 对立的消失,后鼻音韵的中性化

中古臻摄开口三等帮端系舒声字(如:宾、民、鳞、亲、新)、曾摄开口三等端帮系舒声字(如:冰、凭、凌)、梗摄开口三四等帮系舒声字(如:兵、平、命、饼、精、静、铭、听、灵、星),与中古臻摄开口三等见系字(如:紧、银、印、近)、曾摄开口三等舒声字(如:凝、兴、应)、梗摄开口三四等见系舒声字(如:京、庆、迎、英、轻、劲、盈、经、形)在原松江府和吴江地区本来韵母读法不相同,上海地区也如此,前者今拼 p 组、t 组、ts 组声母,韵母读 iŋ,后者拼 tɕ 组声母和零声母,韵母读 iəŋ。今在上海远郊老年人中仍如此,但在城区随着尖团音的不分,从相混到完全合并为 iŋ,又由于鼻音与前高元音 i 相拼,最早中鼻音化,不再带舌根鼻音韵,而读 iŋ。同时,ɣŋ、əŋ、uəŋ 韵母也在本期里变成 ɣŋ、əŋ、uəŋ。上海的鼻音韵尾经历了前后鼻音韵合并为后鼻音韵,在 50 年代以后再由后鼻音韵向中鼻音韵变化的过程。上海 80 年代的新派音比老派音可以

明显感觉到鼻音的朝前。

(8) ioŋ、yəŋ, ioʔ、yiʔ 的分混

50年代时在上海市中心的南市、卢湾、黄浦区,相当多人本没有y介音的韵母,这可能是保留上海话150年以前的古老面貌,“云、群、训、孕”的韵母都读ioŋ,“云=荣”、“群=穷”、“勋=兄”,同时也没有yiʔ韵母,只有ioʔ韵母,如“橘”、“血”、“屈”、“月”、“玉”、“肉”都读ioʔ。yø读为iø。笔者年轻时就是这派。更老的有一派“群”、“晕”、“云”都是读iŋ韵母。后来上海的多数人产生了yəŋ韵,再变作yn,“ioŋ、yəŋ”两韵字的分配与普通话相同。许多人ioʔ韵母的字后来都并入yiʔ韵母,或两读,只余下“肉”、“玉”、“浴”等几个字残读ioʔ。1988年许氏、汤氏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是用笔者的语音实际情况为基础编写的“同音字表”,其中记录了当时占上海城区比率最高的“中派”语音,记下了ioŋ、yn和ioʔ、yiʔ的那部分字的两读情况。(许、汤95页、96页、98页、100页)

(9) oʔ、ɔk 的合并

本期入声韵的合并是oʔ、ɔk两大韵的全部合并,这是在第二期就开始的,赵元任在1927年记当时的“旧派”是分韵的,记“新派”已合并为oʔ,但今郊区仍分,故上海人可以从菜场上买卖中“一角”的“角”字读“koʔ”还是“kɔk”,区分出对方是直接从乡下来的菜摊还是上海人转手贩卖的。ɔk韵并入oʔ韵,原ɔk韵的“各落朔络作索壳托铎”等字与原oʔ韵的“谷绿缩陆足速酷秃独”等字合为一韵,也是上海话从松江话系统中走出在语音上的一大特征表现。

(10) iaʔ韵母并入iʔ韵母

第一期时,与ɬk韵相配,有iɬk韵母,如“逆吃剔极抑益”都读iɬk韵母,而“热日页结一噎”都读iʔ韵母。直到第二期赵元任记年轻人的音时,“吃”还读iaʔ韵母,其他字tɕ系包括零声母字都为ieʔ,tɕ系以外各系都为iʔ。而上海郊区则iɬk或iaʔ的字仍有不少。到1962年许宝华、汤珍珠记音时,iaʔ韵母只有一个“吃”

字,其他的都归 $i\dot{r}?$ 这个大韵母。第三期后期,许多人“吃”归入 $i\dot{r}?$ 韵母,读为 $t\dot{ɕ}i\dot{r}?$,由于尖团音合并,就与常用词“切”同音。年轻人中“吃”的读音也就比较杂,有读 $t\dot{ɕ}y\dot{r}?$ 的,或读 $t\dot{ɕ}i\dot{o}?$ 、 $t\dot{ɕ}i\dot{r}?$ 、 $t\dot{ɕ}i\dot{o}?$ 。一直到第四期, $t\dot{ɕ}y\dot{r}?$ 、 $t\dot{ɕ}i\dot{r}?$ 两读的还大有人在。但 $i\dot{o}?$ 韵母已经并入了 $i\dot{r}?$ 韵母。

(11) 从6个声调到5个声调

从旧上海话变到新上海话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声调由6个并为5个,原读44平调的阴上声调并入35阴去声调,并把35转变为334,即与阳调的223(或读作113)同形,从此在上海话中便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先平后升的去声调,两个短促调和一个全降调的对立。两个平升调阴去和阳去只是由于声母的清浊而形成开头的高低,两个短促调阴入和阳入的高低也是由声母的清浊原因造成,也是两个平升调,只是阴入调高而促,听不出升调了。只有一个阴平降调与其他4个调形成明显对立。实际上上海话如今的5个调本质上只有一降一平升两个纯属调形性质的音位对立,平升的4个调的差异都是声母和韵尾的辅音造成的。上海话的单字调已经相当简化了。由于上海话声调调型的简化,只有平升和降调的区别,因此各人在发音时自由变体也比声调复杂的吴语方言宽泛得多。上海话形成5个声调的重大转变在40年代已完成。这也是旧上海话和新上海话的一个区分标志。现在上海郊区阴上声调正在向阴去合并之中。

(12) 连读调从复杂型向延伸型演进

上海话在单字调简化的同时,双音节和多音节语音词的连读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吴语连读变调的“初连型(结合)—复杂型(异化)—简单型(简化)—延伸型(单字调化)”的大致4个发展阶段(参见《当代吴语研究》616—624页)来看,上海话的连读调从第二期的复杂型在本期中急剧转变为最简单的延伸型。

在80年代笔者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调查到一些过渡型的

情形。但此时的中青年已经完全是延伸型连调了。

下面是 80 年代笔者从南市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调查得到的老派双音节复杂型连调表：

	阴平 52	阳平 113	阴上 44	阳上 113	阴去 334	阳去 113	阴入 55	阳入 12
1. 阴平 52	44 + 53		55 + 31				44 + 53	
2. 阳平 113	23 + 44						22 + 55	
3. 阴上 44	33 + 53		33 + 53; 44 + 44		44 + 44		33 + 53	
4. 阳上 113	22 + 53		22 + 53; 22 + 44			22 + 44		22 + 53
5. 阴去 334	33 + 53		33 + 53; 44 + 44		55 + 31; 44 + 44		33 + 53	
6. 阳去 113	22 + 53		22 + 53; 22 + 44		22 + 44		22 + 53	
7. 阴入 55	44 + 53		44 + 44				33 + 55	
8. 阳入 12	11 + 23						22 + 55	

现今在浦东的川沙镇上还使用着与上表调型及其分布大致一样的复杂型连读调，上海市郊区如今几乎还全是此类复杂型连读调。

下面是石汝杰先生 1986 年记录的川沙城厢镇的双音节连调表：

	阴平 52	阳平 213	阴上 44	阳上 213	阴去 35	阳去 13	阴入 55	阳入 12
1. 阴平 52	44 + 53		55 + 31				44 + 53	
2. 阳平 213	23 + 44				22 + 44		22 + 44	
3. 阴上 44	33 + 53		35 + 31		44 + 44		33 + 53	
4. 阳上 213	22 + 53		24 + 31		22 + 34		22 + 53	
5. 阴去 35	33 + 53		35 + 53; 44 + 44		55 + 31; 44 + 44		33 + 53	
6. 阳去 13	22 + 53		24 + 53		22 + 34		22 + 53	
7. 阴入 55	44 + 53		44 + 44		22 + 34		33 + 55	
8. 阳入 12	11 + 23						11 + 34	

这是把浦东语音划入上海方言区的有力证据（川沙阳调类里多一个调，因此在连调里也多保留两个调型），至于松江话、奉贤话的连读调就与上海话差别相当大了。^①

① 奉贤方言的连读变调和松江方言的连读变调，可参见钱乃荣 1981。

以下是老派上海话连读调在多音节语音词中对应派生的调型表:

调式	双音词调值	三音词调值	四音词调值
11 式	44 + 53	44 + 44 + 53 44 + 44 + 31	44 + 44 + 55 + 31 44 + 44 + 33 + 31
12 式	55 + 31	55 + 33 + 31	55 + 33 + 33 + 31
21 式	23 + 44	23 + 33 + 44	23 + 33 + 44 + 44
22 式	22 + 55	22 + 44 + 55	—
51 式	33 + 53	33 + 44 + 53	33 + 44 + 44 + 31
52 式	44 + 44	44 + 44 + 44 33 + 55 + 31	33 + 55 + 33 + 31
61 式	22 + 53	22 + 55 + 53	22 + 55 + 33 + 31
62 式	22 + 44	22 + 55 + 31	22 + 55 + 33 + 31
72 式	33 + 55	33 + 44 + 55	—
81 式	11 + 23	11 + 22 + 23	11 + 22 + 22 + 23

调式第一个数字表示单音节声调时的编号,3、4 已并入 5、6;第二个数字表示一种声调里的在不同声调组合中的 1、2 两种不同调型。

以下是本期形成的 5 个单音节声调的延伸型连调表:

调类名称	单音词调值	双音词调值	三音词调值	四音词调值	五音词调值
1 式,阴平调	52	55 + 31	55 + 33 + 31	55 + 33 + 33 + 31	55 + 33 + 33 + 33 + 31
5 式,阴去调	334	33 + 44	33 + 55 + 31	33 + 55 +	33 + 55 + 33
7 式,阴入调	55			33 + 31	+ 33 + 31
6 式,阳去调	113	22 + 44	22 + 55 + 31	22 + 55 + 33 + 31	22 + 55 + 33 + 33
8 式,阳入调	12	11 + 23	11 + 22 + 23	22 + 55 + 33 + 31 11 + 22 + 22 + 23	+ 31

老派在一些比较常用的特殊语法结构组合里,在后字相对虚化的情况下,使用一些相对简化的连读调,就是被称作“专用式”

的连调模式,笔者在80年代后期调查了读上述老派连读调的发音人的专用式,其中动趋式(如“拖去、走来、话起”)的连调如下表:

	2	3	5	7. 8
1	55 + 21			44 + <u>53</u>
3. 5	33 + 53			33 + <u>53</u>
2. 4. 6	22 + 34			22 + <u>53</u>
7	<u>44</u> + 53	33 + 53		<u>33</u> + <u>55</u>
8	<u>11</u> + 23			<u>22</u> + <u>55</u>

注:数码仍表示声调调类,上海话中趋向词没有阴平、阳上、阳去声调,故后字栏无1,4,6。

上海的数量式(如:九斤、九碗、九寸、五两、五样)连调型如下表:

	1. 2	3. 4	5. 6	7	8
3	33 + 53	33 + 53 44 + 44	44 + 44	33 + <u>53</u>	
4	22 + 53	22 + 34	22 + 53	22 + <u>53</u>	
5	33 + 53		33 + 53 55 + 31	33 + <u>53</u>	
6	22 + 53			22 + <u>53</u>	

笔者在80年代初曾在当时的南市区的老年人中还记到几个过渡型的通用式(即广用式^①)连调表如下。

过渡型1:

	X
1	55 + 21
3. 5	33 + 53
2. 4. 6	22 + 53
7	<u>44</u> + 53
8	<u>11</u> + 23

过渡型2:

	1	2. 3. 4. 5. 6	7. 8
1	55 + 31		55 + <u>31</u>
3. 5	33 + 53	33 + 44	33 + <u>53</u>
2. 4. 6	22 + 53	22 + 44	22 + <u>53</u>
7	<u>33</u> + 53	<u>33</u> + 44	<u>33</u> + <u>55</u>
8	<u>11</u> + 23		<u>22</u> + <u>44</u>

通用式保留较完整老派连读调的人,其动趋式连读调与那些

① “广用式”指一般的最常见的语音词中所使用的连读调模式。

过渡型的通用式连调十分相近。可见动趋式专用式是通用式的合并简化,后来上海方言的延伸型连读调的形成,就是在简化的专用式连调基础上发展下去的,即使用专用式的语法结构调型先变,使用广用式的语法结构的调型后变,这是一种音变的“语法扩散”。

4. 第四期(1970—1999)

第四期又开始了语音迅速发展期,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现今的中青年人中,1982年还是20岁的青年已经代表了当时的新派,即本书称为的“新派音系”在本章开头已经列出的音系表,到笔者现在在撰写本书的2002年,他们已经40岁了。因此新派音系现今已是最有代表性的上海话音系了。这个音系大大简化了第三期曾经稳定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所谓“中派音系”。(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很有权威性的《上海市区方言志》中的称呼,该书1988年出版)本期的音变主要表现在上海话的音系继续简化中,u介音和i介音的大量失落,这使得韵母单元音化;相近音素的进一步合并,使韵母大为减少。据笔者考察,音变总是在上海城区的边缘区先开始蔓延,如上海的杨浦区、闸北区、徐汇区、普陀区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音变最快。而在市中心的黄浦区、南市区、卢湾区、静安区变化较慢。这与周边地区40年代末聚居各地外来人口尤其是原籍江淮官话人口有关,而上海话发展的合并趋势即是江淮人走过的路线,可以大略地说,长江北部的江淮话是历史上最早被官话同化的江东话,长江南部的太湖片吴语是接着受官话影响的江东话。普通话的影响是这个时期的最重要影响,因为这些人从小已经接受了系统的普通话学习。

(1) z 部分向 ʒ 合并

上海话在第二期中因尖音声母的团音化而产生了一个新声母“z”。尖音字的大规模团音化,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整整20年中进行的。但是它的萌芽可能在上海话里很早就有,从撮口呼字开始。1868年艾约瑟已经发现与撮口呼相拼的z母在“序[zy]”

一个字里已变成 dz 母,像“序[dzy]”这样的与撮口呼 y 相拼的字最先开始团音化,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是有团音化较早的浙江人来到上海的缘故,因为当时浙江吴语中已经有不少地区已不分尖团了,会影响到当时的上海话。而且从 20 世纪后期正在进行尖团音合并的奉贤话、松江话来看,都是从撮口呼字开始。如奉贤南桥镇在 80 年代,青年人已不分尖团,老年人还分尖团,但遇撮知、章组字已经读 tɕ 组音了,如“书”读“ɕy”,“树”读“zy”,而此时松江镇老年人还读“sy”、“zy”,青年人则读“ɕy”、“zy”(1981 年笔者调查)。他们的团音化是从非尖音字开始的。笔者能天然地分清齐齿呼的尖团音,但对撮口呼的字是后来学了以后才能分尖团的。

五六十年代,尖团音合并以后,z 母产生,在一段时间里是相当稳定的,如笔者自然发音,原尖音字 z 母都读 z 母,在市中心地区许多人都是如此,就是很易受普通话影响的“就”字也读 z 声母。从许氏、汤氏 1962 年《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一文的表格中也可见证。但是,由于市边缘区的人口杂居,有些人有些字就一直不稳定,dz、z 两读,尤其是与普通话读音相近的那些字,如“就、情、尽、墙、捷”,或受普通话影响语音变化较大的字,如“绝[zi? > dzɿ?]、全[zi > zi > dzɿø > dzɿ]”,z 母变成 dz 母的可能更大。在尖团音合并高潮时期,已有一些字在一些人口中读作“dz”,如:“钱(姓)”读“dzi”或“zi”,“就”读“dzɿx”或“ziɿ”。后来在上海,一些人把许多字的“z”母都读作“dz”母。也有把“z”变读作“fi”即“j”母的,如“谢谢”说成“fiAfiA”的。

下表是 1985 年在卢湾区向明中学高中(2)班 30 个青年人中调查 z 向 dz 合并的统计列表如下(可两读状况不计入已变):

音变字	齐	潜	前	钱	全	泉	谢	樵	就	墙	匠	像	捷	绝	集	序	聚	寻	静
未变读音	zi						ziʌ	ziɔ	ziɿ	ziä			ziɿ?		zy			ziɿ	
已变人数	17	20	5	10	21	20	1	17	23	8	11	0	24	16	21	5	16	6	22
两读人数	1	1	2	3	1	1	0	0	1	3	3	1	0	3	3	4	2	0	3

这种自由变读至今还是处于无序之中,至今“z”母还存于许多人不少的“字”中。2002年,笔者在18—20岁的上海大学学生里调查“z”母字的音变,一共调查64人在“匠、就、集、齐、钱、墙、情、像、席”9个字的声母。其中已变“ɟʅ”的“匠”有54人,“就”有62人,“集”有56人,“齐”有45人,“钱”有40人,“墙”有40人,“情”有59人,“像”有13人,“席”有4人,有一人“齐、墙、集”三字两读未计入内。只有两个人调查的9字完全并入“ɟʅ”。由此可见,到21世纪初,音变还在进行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普通话中读“tɕ”和“tɕʰ”声母的字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字都已变了,而在普通话中读“ç”声母的字大部分人未变。一些青少年余下的“z”母字已经不多,其“z”母已开始与“ç”母相混,有的人已经分不清楚这是两个不同的音位,读得可清可浊,如“许=徐 çy/zɿ”。由此可见,在第三期中新产生的z母,正在重归消失中。

(2) 疑母的大量失落

中古疑母字绝大部分原来在上海话中保留疑母,在今开口、合口呼中读“ŋ”声母,在齐齿、撮口呼中读“ɲ”声母。在从19世纪以来漫长的200年中,疑母一直在失落之中,但是在近20年急剧加速,变成了带浊流的零声母字,在艾约瑟的《上海口语语法》的48—49页上,列举了17个疑母字,当时只有“言”和“尧”两字失落疑母,“月”注明有失落“fioʔ”和不失落“ɲioʔ”两读。“言”当时艾氏记音为“jə”,这实际是文读音,白读早期应与“炎”一样读为“fiə”,后来变为“fiɛ”,现保留在“上海闲话(上海话)”的“闲”的读音中,现在通常的写法是“闲话”,“闲”用的是同音替代字,本字应是“言”,应为“上海言话”。现今上海郊区“盲肠炎”的“炎”还白读为“fiɛ”。

1985年笔者在上海各区调查了老年、中年、少年共90人,疑母字的失落在青少年中的显著加速,在下表可见一斑,记录的是已变人数:

调查对象	玉	砚	狱	源	银	验	语	愿	谚	迎	愚	月	尧	言	疑	义	牛
老年 10 人	0	0	8	0	0	0	0	0	2	0	2	7	3	10	0	0	0
中年 20 人	0	1	18	2	1	0	2	0	16	7	18	19	13	20	2	3	0
市中心各区青年 20 人	3		20	9	3	1	3	4	20	13	20	20	20	12	4	0	
市外围各区青年 20 人	6		20	8	11	5	10	5	20	16	20	20	20	10	6	0	
少年 20 人	14		20	13	16	9	13	12	20	19	19	20	20	17	15	0	

这些人,当时老年是 50—75 岁,中年是 30—40 岁,青年是 13—20 岁,少年是 9—10 岁。

疑母字的音变表现了典型的“词汇扩散”现象。有的字已变,有的字未变,有的字已、未两读,上表记下的都是单独调查单字时,该人对某字第一声时的读音。

那些疑母字组合在不同的词里,失落与否的情形又是各不相同的。当时调查了几个词的读音。在青年组 100 人中,“额”在单读时,已变人数 5 人,其中 1 人两读,在“额角头”上海话常用词中已变 4 人,其中 3 人两读,但在“名额”这个文化词中 20 人都已变,其中 8 人两读。“碍”字 18 人已变,其中 5 人两读,在常用上海话词语“碍手碍脚”中已变 6 人,但在“阻碍”这个从书面语来的今上海话口语中也用的词中,71 人已变,其中 9 人两读。“语”单读已变 21 人,其中 1 人两读,在“语文”一词中已变 19 人,其中 1 人两读,在“谜语”这个文化词中已变 64 人,其中 9 人两读。“遇”单读已变 75 个人,其中 1 人两读,在“待遇”一词中已变 44 人,其中 8 人两读,在相对更书面语一点的“遭遇”一词中,有 82 人已变,其中 7 人两读。由此可见虽然被调查者都识字,但是在字的平面和词的平面里音变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词里,人们似乎并不辨认或不去考虑其组成语素的字,仍然在不同的词里长期读着不同的音,但显然与使用习惯、常用词与否、土语词与否、书面词与否相关。如也许人们在说“碍手碍脚”(上海话土语常用词)和“阻碍”(自书面语和普通话来的词)时,并不知道或联想到其中的“碍”是同一个字。

上海市音变的情形都与疑母字音变的情形一样,市中心地区相对市边缘各区变化慢一点。当然出了城区再到乡下,则变化非常落后,如在奉贤胡桥镇上的老年人读“尧、言、桅、巍、危、伪”都还保留疑母,如“桅、巍、危、伪”读[ɲue]音。

在90年代末,上海疑母脱落加速,青年人中,“我、义、艺、仪、疑、宜、银、迎、娱、遇、寓、语、外”等字多数人已经失落声母。2002年12月在18—20岁的上海大学学生中调查了62个学生“我”字的读音。其中市中心区里,保留疑母读为ɲu音的13人,失去疑母读为fiu音的6人,两读的1人;市外围区里,保留疑母的16人,失去疑母的23人,两读的3人。共计保留疑母的有29人,失去疑母的有29人,两读4人,即失落疑母读fiu的人,已占50%。

疑母字疑母的脱落典型地说明了普通话对年轻一代发生的深刻影响,因为普通话中古疑母字只剩下残余的几个字如“牛、倪、孽、拟”还保留着疑母。

(3) hu、fiu 变为 fu、vu

h、fi 与 f、v 声母在第三期后期,在相当大部分的上海人口中,相配的字已与普通话相同,即“夫≠呼”、“斧≠火”、“附≠胡”、“服≠获”、“方≠荒”。但是到第四期,很快地,以 u 为韵母而非为介音的 hu、fiu 都读成 fu、vu,如“呼、虎、火、货”都读 fu,与“夫、副、富、付”同音,“胡、湖、户、河、贺”都读 vu,与“妇、父、负、附、腐”同音。上海话的这个新变化比较彻底,现今中青年都已变完,这个变化是离普通话远了而不是近了。但是在 u-韵即 u 为介音的韵母里,齿唇和喉音还是明确区分的。如果也都读 f、v,就是乡下音了。如“方 fɿ ≠ 荒 huɿ”、“分 feɲ ≠ 昏 hueɲ”,而上海南北郊区“方 = 荒 fiɿ,分 = 昏 feɲ”。

(4) 部分字浊音声母清化

这主要发生在一些非常用词或以书面语为主的字里,如“辅导”的“辅”,“歌颂”的“颂”,“赠送”的“赠”,“系统”、“系科”的“系”,“演出”的“演”,“混淆”的“淆”,“羡慕”的“羨”,“几乎”的“乎”,这些字儿

乎在较早一些的时候都已由浊声母变读为清声母。一些青年中,又有一些字的声母变为清音,如“序言”的“序”,“治疗”的“治”等。但是这些都是散字,成系统的浊音声母的清化并没有发生。

(5) 咸山摄字的单元音化, ie 韵消失

中古咸山摄字在完成了 $\text{E}(\text{uE})$ 、 $\text{ø}(\text{uø yø})$ 两分秋色之后,有些字本来就动摇于两音之中,在不同的人里读不同的音,如:“税”有的人读“ sø ”,有的人读“ sE ”,“男”有的人读“ nø ”,有的人读“ nE ”。艾氏 150 年前的书中已有“作惯”的“惯”的两读,作 $\text{kwan}[\text{kwæ}]$ 或 $\text{kûn}[\text{kô}]$ (艾 50 页)。在第三期里,一些字的两读仍较普遍,如“款”有的人读 k'uE ,有的人读 k'uø ;“贯”有的人读 kuE ,有的人读 kuø 。到第四期 ø 、 E 两韵越发混读。据高云峰的调查:山摄开口一等字寒韵精母的“赞”,二等字庄母的“盞”,二等字滂母的“攀”和“盼”,原音变经过 $\bar{\text{e}} > \text{e} > \text{E}$,第三期中读为“ E ”韵,但在本期年轻人中多已变读为 ø 。被调查的 14 人中“攀”和“盼”都读已变音,“赞”字 6 人读已变音,1 人两读,6 人读未变音,1 人犹豫未读;“盞”字 6 人已变,2 人两读,6 人未变。咸摄开口一等覃韵端系大部分字,咸摄开口三等少数字(如:沾、闪),山摄开口一等寒韵少数字(如:刊、罕)在第三期中一般读“ ø ”韵,在本期青年中的情况如下表:

读音	含	伴	探	男	参	蚕	贪	惨	沾	闪	刊
ø	14	13	12	12	11	5	5	2	9	10	6
E	0	1	0	1	2	2	5	4	4	4	5
ø/E	0	0	2	1	0	0	4	8	0	0	3

书面化的字读 E 韵较为多。在口语中(如:“老贪个”、“惨得来”)读 ø ,文读时(如:“贪赃”、“悲惨”)读 E 。(参见高云峰 1996)到 21 世纪初,已有一些青年把“伞”也读作“ sø ”,把“盞”读作“ tsø ”了,正好与第三期此两字的稳定读音韵母读得相反。

从以上情形的混读在第四期里加剧,仿佛能预见 ø 、 E 的将来合并。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原有介音 u、y 的咸山摄字发生单元音化,韵母 uø 变为 ø,韵母 yø 变为 y。yø 的单元音化起始要早一些,早在第三期中,上海就有一些人把 yø 简化读作 ɿ。在出版于 1960 年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中,上海话记音已据一派的音记作 ɿ。现在 yø 已与 y 合并,“远 fiyø ≠ 雨 fiø > 远 = 雨 fiø”、“卷 tcyø ≠ 举 tcy > 卷 = 举 tcy”、“县 fiyø ≠ 裕 fiy > 县 = 裕 fiy”。韵母 uø 变为 ø 后,“官 kuø ≠ 干 kø > 官 = 干 kø”,“款 k'uø ≠ 看 k'ø > 款 = 看 k'ø”,“换 fiuø ≠ 寒 fiø > 换 = 寒 fiø”,“碗 uø ≠ 暗 ø > 碗 = 暗 ø”。

2003 年 1 月,笔者对 64 名 20 岁左右的大学生调查了 4 组字“干、官”、“碗、暗”、“汗、换”、“宽、看”的读音,全部合并为 ø 的有 25 人,1 组未合并的有 17 人,4 组都未合并的有 5 人。“干、官”未合并的有 15 人,“碗、暗”未合并的有 18 人,“汗、换”未合并的有 18 人,“宽、看”未合并的有 17 人。又调查了另 4 组字“雨、圆”、“远、预”、“愉、院”、“捐、居”的读音,全部合并为 y 的有 32 人,1 组未合并的有 13 人,4 组都未合并的有 7 人。“雨、圆”未合并的有 16 人,“远、预”未合并的有 19 人,“愉、院”未合并的有 14 人,“捐、居”未合并的有 16 人。由此可见,这两组音的合并现今还在进行之中。

在第三期中含字只有几个的 ie 韵,如“廿”、“也”、“械”、“念”,到本期不读“ie”,如:“廿”从 ŋie > ne,“念”从 ŋie/ŋi > ŋi,“也”从 fie > fiA(只有白读)。

至此为止,150 年前原咸山摄字在上海话中具有 10 个韵母,简化为“i、ø、e、y、ue”5 个韵母,而且这 5 个韵母都是并入原来就有的阴声韵韵母的。

关于咸山摄字的分期音变,可参看本章第五节表 2。

(6) 鼻化韵的单一化

上海话中的鼻化韵(除咸山摄字弱鼻音早在第一期便消失以外)一直保持着前、后 a 鼻化韵的对立。1868 年艾氏记音记到

“打”字在白读和文读中都读作[tã], 认为是不规则读音, 其实这是“打”在上海当时保留着更早的一轮读音。旧松江府地区现今仍有不少地方ã韵还读æ韵, 如在奉贤的西乡。这说明上海在19世纪中叶以前可能前a鼻化韵也是æ韵。这可引证上海话的一个入声韵可能也是从æ?变为a?的。

本期上海话语音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原来两个鼻化音大韵ã和õ的合并为ã, 同时iã和iõ, uã和uõ也合并(韵母iõ第三期时只有一个白读的“旺”字, 早期“王家宅”的“王”也读jiõ。韵母uã原来也只有“横”和“光火”、“光圻”的“光”两字)。合并后的ã多数人略带中鼻音的ɲ。于是“打=党”、“张=章”、“生=伤”、“厂=唱”、“长=上”、“冷=浪”, 涉及一大批字变同音了, 这是本期最重要的一个音变。

下面是笔者在1987年对来自上海市城区各区的5个大学生的ã、õ韵音变的听音记录:

原ã韵字	浜	朋	棚	彭	碰	猛	打	冷	张	帐	撑	厂	畅	创	生	省	长	肠	羹	坑	杏	
陈20岁			C	C	C	C							C	C			C				C	C
于29岁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孙25岁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陶17岁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范20岁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原õ韵字	帮	旁	棒	庞	傍	忙	党	当	郎	狼	庄	章	桩	樟	壮	掌	昌	唱	桑	霜	床	裳	撞	缸	刚	钢	讲	港	康	项	炕	
陈20岁			C	C	C	C						C	C										C	C			C	C	C			
于29岁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孙25岁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陶17岁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范20岁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表中, 用C表示已变ã韵, 空格表示未变。

2002年12月笔者对60名18—20岁的大学生调查6对原ã、õ不同韵的字的读音。这5对字是: “浜—帮”、“碰—旁”、“打—

党”、“狼—冷”、“厂—唱”、“长—床”。调查结果：全部不分的，远区 25 人，中心区 24 人；全部分的，远区 1 人，中心区 1 人；部分分的（都在 3 组以下）9 人。从中可见，远近区变化差别不大，总的趋势是合并，但与 15 年前比较，进步也不多。

(7) $\text{a}^?、\text{ə}^?$ 的合并， $\text{ia}^?$ 并入 $\text{ii}^?、\text{e}^?、\text{o}^?$ 的相混

$\text{a}^?、\text{ə}^?$ 两大入声韵合并为 $\text{e}^?$ 韵，也是涉及很多字的一大简化，造成许多原来不同音的词现都同音，如“石头 = 舌头”、“插班、擦板 = 出版”、“测试、出书、出世 = 拆屎”等等。80 年代后期笔者调查的情况可参见 1987 年《上海方言音变的微观》一文。

2002 年 12 月笔者对 65 名上海大学大学生调查 $\text{a}^?、\text{ə}^?$ 两韵合并为 $\text{e}^?$ 韵的情况，用“扎—织”、“杂—舌”、“色—杀”、“客—刻”、“鸽—隔”、“尺—彻”6 组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全部不分的远区 21 人，中心区 11 人；全部分的远区 2 人，中心区 1 人，部分分的 30 人中，其中只一组能区分的有 15 人，两组和两组以上分的有 15 人，最多是 3 组能分。不分远近的统计：全分 3 人，部分分 30 人，全不分 32 人，占全部调查者的近 50%。只能分一组字的，多数是“扎”和“织”两字，这两字能分的有 21 人。

随着这两大韵的合并，相关的 $\text{ia}^?$ 韵字也发生音变，多数字并入 $\text{ii}^?$ 韵，如“脚、药、捏”等字，因此“脚 = 绩”、“药 = 叶”、“捏 = 热”。这类字其实在第三期时已开始转变，如“剧”从 $\text{ia}^?$ 韵变为 $\text{ii}^?$ 韵，“却、确”从 $\text{ia}^?$ 韵变为“ $\text{yi}^?$ ”韵。现在有些在普通话中读撮口呼的字在许多青年中已跟着转而读 $\text{yi}^?$ 韵，如：“略、乐、约、虐”等字由第三期的“ $\text{ia}^?$ ”韵变为“ $\text{yi}^?$ ”韵。此外，原来是“ $\text{ii}^?$ ”的有些字如“雪、薛、绝”读作“ $\text{yi}^?$ ”韵。

原来由第二期 $\text{e}^?、\text{ak}、\text{œ}^?$ 三个人声韵合并时，“ $\text{ia}^?$ ”韵字大部分并入了“ $\text{i}^?$ ”，但留下“吃”读“ $\text{ia}^?$ ”韵， tɕ 组字读“ $\text{ie}^?$ ”韵（见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60 页），后来“ $\text{ie}^?$ ”变为“ $\text{ii}^?$ ”，“吃”在第三期里在许多人口中还保留“ $\text{ia}^?$ ”韵，到本期也并入“ $\text{ii}^?$ ”韵。“ yœ ”韵

字如“月、缺”在第三期时开口度变小而读“yɪ?”。

ʌʔ、əʔ 两韵合并为 eʔ 韵后,由于普通话的影响,一些青年人都把原读“eʔ”韵的“默、墨、末、没、拔、泊、迫、泼、魄、勃、脖、夺、脱”等字改读“oʔ”韵,把原读“oʔ”韵的“各、搁、壳、阁”等字改读“eʔ”韵,同时从“uʌʔ”、“uəʔ”合并来的“ueʔ”韵母,许多人也发生向“uoʔ”韵母的变化,如“活、获”由“ueʔ”韵母读作“uoʔ”韵母,“骨、括、扩”则有“oʔ”、“uoʔ”两种读法,到目前还比较混乱。

(6)(7)两项是本期音变中的最重要的项目,音变先在上海发生,现在在吴语区一些城市中都已发生。鼻化韵 ʌ 的合并“在昆山(变成前 a 鼻化)、嘉兴、江阴、苏州、常熟”等地都已发生,而江淮官话和接近江淮官话的常州等地合并早已完成。

(8) ioŋ 韵部分字变 yn 韵,ioʔ 并入 yɪʔ

原南市、浦东有许多人除 y 韵(如“雨、许、贵”字韵)外,并没有介音为 y 的韵母,“群、军、云”等臻撮合口三等字,在第三期里有不少人 ioŋ、yn 两读(笔者上代 1937 年从南市迁至卢湾区,一般场合都读 ioŋ 韵)。到了第四期,那些在普通话中读撮口呼的字,已以读 yn 韵为主。“ioʔ”韵字在第三期里许多人与“yɪʔ”或读,但有“肉、浴、玉、褥、拊”少数字还只读 ioʔ 韵。到本期年轻人多数人这些字也读“yɪʔ”韵了,ioʔ 韵濒于消失。

(9) ei 韵重新分出

自从“雷 = 来 = 兰”在第三期成为主流以后,主要由于普通话的影响,在一部分青少年中,普通话中读成“ei”(雷)和“uei”(对)韵的字,重又分出,恢复“雷 = 来 = 兰”,不过“雷对”类字的读音与普通话的复元音比较接近,读作“ei”。但市中心区域“雷、来、兰”的合流还是主流。

(10) ɤ 韵变成 ɤu

原来上海话流摄字的韵是单元音 ɤ,但是现在中青年在此韵的发音中都有滑动,向复元音 ɤu 转变,其中的 u 发音稍低。这

是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11) o 韵向 u 韵合流中

90年代以来,在上海城区青少年中形成了元音韵母 o 向 u 的合并潮流,这是一个最新的音变项目,目前我们最能观察到它的音变模式。

由于普通话中也存在 o 和 u 二韵(如“波[po]”的韵母和“不[pu]”的韵母),并不相混。因此这股合并潮流主要是上海方言内部自己发生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元音发音部位和音色比较接近,由生理因素为主形成的音变,所以往往是常用词先变。这与疑母字疑母的失落不同。疑母失落的音变总的趋势往往是常用词、口语词后变,非常用字、书面语词先变。

1998年在25个19岁的大学生中笔者调查所得的读音记录如下。

项目:韵母 o > u

原读/u/的字:

姓氏例字	姑	苏	搓	母	古	苦	波	婆	货	河
宋	u	u	o	u	u	u	u	u	u	u
陆	u	u	u	u	u	u	u	u	u	u
龙	u	u	u	u	u	u	u	u	u	u
张	u	u	u	u	u	u	u	u	u	u
李	u	u	u	u	u	u	u	u	u	u
忻	u	u	u	u	u	u	u	u	u	u
马	u	u	u	u	u	u	u	u	u	u
鲍	u	u	o	u	u	u	o	u	u	u
刘	u	u	u	u	u	u	u	u	u	u
沐	u	u	u	u	u	u	u	u	u	u
蒋	u	u	u	u	u	u	u	u	u	u
周	u	u	u	u	u	u	u	u	u	u
张	u	u	u	u	u	u	u	u	u	u
胡	u	u	o	o	u	u	u	u	u	u

洪	u	u	u	u	u	u	o	o	u	u
张	u	u	u	u	u	u	u	u	u	u
强	u	u	u	u	u	u	u	u	u	u
吴	u	u	o	u	u	u	u	u	u	u
吕	u	u	u	u	u	u	u	u	u	u
陈	u	u	u	u	u	u	u	u	u	u
张	o	u	o	u	u	u	u	u	u	o
陈	u	u	u	u	u	u	u	u	u	u
林	u	u	u	u	u	u	u	u	u	u
许	u	u	u	u	u	u	u	u	u	u
任	u	u	u	u	u	u	u	u	u	u
变率	4	0	20	4	0	0	8	4	0	4

原读/o/的字:

例字	瓜	沙	车	磨	挂	跨	巴	爬	化	华	变率
宋	o	o	o	u	o	o	o	u	o	o	20
陆	o	o	o	u	o	o	o	o	o	o	10
龙	o	o	o	u	o	o	u	o	u	o	30
张	o	o	o	o	o	o	u	u	o	u	30
李	u	u	u	u	u	u	u	u	u	u	100
忻	o	o	u	u	o	o	o	o	o	o	20
马	u	u	u	u	u	u	u	u	u	u	100
鲍	u/o	o	o	u	o	o	o	o	o	o	20
刘	o	u	u	u	o	o	u	o	o	o	40
沐	u	u	u	u	u	u	u	u	u	u	100
蒋	u	o	o	o	o	o	u	u	o	u	30
周	u	o	o	u	o	o	u	u	o	u	50
张	o	o	u	u	o	o	u	u	o	u	50
胡	o	o	o	o	o	o	o	o	o	o	0
洪	o	o	o	u	o	o	o	o	o	o	10
张	u	u	u	u	u	u	u	u	u	u	100

强	o	o	o	u	o	o	o	o	o	o	10
吴	o	o	o	u	o	o	u	u	o	u	40
吕	o	o	o	u	o	u	o	u	o	o	30
陈	o	o	o	u	o	o	u	u	o	o	30
张	o	o	o	u	o	o	u	o	o	o	20
陈	o	o	u	u	o	o	o	o	o	o	20
林	u	u	u	u	u	u	u	u	u	u	100
许	u	u	u	u	u	u	u	u	u	u	100
任	o	o	u	u	o	o	o	o	o	o	20
变率	36	28	44	88	24	28	60	56	28	40	

注：变率用%。

在调查中发现 o 向 u 合并是主流,也有少数例子把 u 混读成 o。有些人未变,有些人已变,有些人部分字变。从表中可见,原读 o 韵的字,25 人中只有 1 人全部未变仍读 o,1 人只有 1 个“磨”字变了,其他字都未变;有 6 人 o 韵字全部已变并入 u 韵,占 25 人的 24%。这 25 人中未发现介于 o、u 之间的难辨的音,即未发生二者向中间音合并的情况。

10 个例字中,“磨[mo]”字的变 u 率最高,占 88%,原因在第三期时此字已有两读。其次是“巴[po]”字,变 u 率占 60%,因为上海话中“巴”是不自由语素,通常多用于“嘴巴”的后字轻读音节上,调查时需提醒“嘴巴”的“巴”,否则多会读作文读音“a”韵,既是常在后字非重读音节上,常会读得模糊而促使它容易先并入 u 韵。再次是“爬[bo]”字,这在上海话里是常用词,变 u 率高达 56%,可说明 1987 年笔者提出的自然音变中“常用字先变”的原则。“车[tso]”也是常用字,变 u 率为 44%。“瓜[ko]”、“华[o]”都常用在后字上,如“西瓜”、“中华”,变 u 率分别为 36% 和 40%。

再调查上一代人(40 岁左右)的情况。他们基本都能区分 o、u 为两个音位,即“果开一、果合一”字读 u,“遇合一”字和“遇合三非组”字读 u;“假开二”字、“假合二见系”字读 o,“蟹合二”部分

字读 o。但有的人在少数字里已发生两读。这两组字是:1. 非“麻[mo]”(‘假合二’字)”字旁的“果合一明母”字如“魔、磨、摩”,这些字不读 u 而读 o,或 o/u 两读。2. “莫[mo?]”(‘宕开一’入声铎韵)”字旁的“遇合一明母”字如“模、摹、暮、慕、墓、募”,这些字不读 u 而读 o,或 o/u 两读。在《上海市区方言志》的同音字表中,这两组字已记为 o/u 两读。(许、汤 1988,82 页,84 页)

解释其原因可能是:1. 由普通话语言接触引发。“魔、磨、摩”在普通话里读“o”韵,两种语言系统相混,使上海话这几个字也读起 o 来。但是,“莫”类字中只有“摹”在普通话里读“o”韵,“模”在“模仿、模范”中读“o”韵,而在“模子”中是读“u”韵的,此外“暮、慕、墓、募”普通话都读“u”韵。“暮、慕、墓、募”以及“模范”的“模”、“摹仿”的“摹”这些明母字,在上海话里怎么会读成“o”韵呢?那可能还受了苏州话的影响。(参阅赵元任 1928,45 页)因为遇合一模韵的帮、滂、並母字和端系见系字在上海话中都是读 u 韵的。2. 由形声字偏旁的类推。“麻[mo]”旁和“莫[mo?]”旁在对语言起外部类推的作用。在汉语中,文字的偏旁类推作用也可以成为音韵扩散的起因。

普通话作为一种上海方言的外部语言系统,由于现今青年人的双语习惯,对上海话造成了共时持久的影响、干扰和渗透,在语言的某些部分率先与上海话发生混淆、交叉和融合,使人们在有的词上难以区分。“磨”、“墓”发生了混淆,但“波(普通话读‘o’韵,上海话原读‘u’韵)”并没有使 45 岁左右这一代上海话的“波”由“u”变成“o”韵,“搓”在不同的词语组合中也严格区分读音(“搓麻将”的“搓”读“o”韵,“搓衣裳”的“搓”读“u”韵)。看来在许多场合,普通话的接触影响只是互动协力中的一个因素。

主要是由这几个偏旁类推字和苏州话、无锡话的影响,造成了上海方言中上一代人(40 岁左右)甚至再上一代人中的少数字的两读混淆(“u/o”)和合并(“u > o”),这种几个字的混读可能引发

了下一代人(20岁左右)o、u大合并。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并却与当初是逆向的,即是 $o > u$, 而不是 $u > o$ 。合并趋热在 90 年代青少年,其主要因素从现在看应该是属于上海话音系自身即发音生理上的简化。

总的来说,我们从 o、u 韵的合并中,可以看到音变是多源发生的、互动的扩散现象。

五、上海方言音变综合比较表

1. 150 年前上海话音系与中古音系对照表

韵母:

开	合	齐	撮
ɿ 止开三支精知系 止开三脂精知系 止开三之精知系 蟹开三知系	u 果开一歌 果合一戈 遇合一模 遇合三鱼庄组 遇合三虞非庄组 止合三非系	i 止开三支帮端见系 止开三脂帮端见系 止开三之帮端见系 止开三微见系 蟹开三祭帮端系 蟹开四齐 蟹合三废非组	y 遇合三鱼端见系 遇合三虞端见系 止合三支见系 止合三脂见系 止合三微见系 ɥ 遇合三鱼知章组 遇合三虞知章组
o 假开二麻帮端 知系 假开三麻庄章组	uo 假合二麻见系 蟹合二佳 蟹合二夬 uŋ 通合一东 通合一冬 通合三东非端知 系见组 通合三鍾非端知 系见组 曾合一登见系 梗合二耕 ok 通合一屋 通合一沃		yo 果合三戈 yuoŋ 通合三东群母 喻母 通合三鍾晓影 喻母 梗合三庚清 梗合四青 yok 通合三屋日母 见系 通合三烛见系 梗合三昔

续表

开	合	齐	撮
	通合三屋非端知系 通合三烛端知系 曾合三德职见系		
a 假开二麻见组 蟹开一泰端系 蟹开二皆 蟹开二佳 aŋ 梗开二庚 梗开二耕 宕开三阳知章组 ak 梗开二陌 梗开二麦 宕开三药知章组	ua 蟹合二皆 uaŋ 梗合二庚 uak 梗合二麦 梗合二陌	ia 假开三麻精见系 iaŋ 宕开三阳端见系 iak 宕开三药端见系	
e 蟹开一哈 蟹开一泰见系 æ 咸开一谈端系 咸开二咸 咸开二衍 咸合三非系 山开一寒端精组 山开二山 山开二删 æ? 咸开一盍端系 咸开二洽 咸开二狎 咸合三非系 山开一曷端精组 山开二黠 山开二黠 山合三月非系	uæ 山合二山见系 山合二删见系 山合三元非系 uæ? 山合二黠见系 山合二黠见系	ie 咸开三盐端见系 咸开三严 咸开四添 山开三仙帮端见系 三开三元 山开四先 山合三仙端系 i? 咸开三端见系 咸开三业 咸开四帖 山开三薛帮端见系 山开三月 山开四屑 山合三薛端系	
e 蟹合一灰帮端系	ue 蟹合一泰见系 蟹合三祭废见系		

开	合	齐	撮
e 威开一覃 威开一谈见系 威开三盐知系 山开三仙知系 山合一帮系 山合三仙知系 e? 威开一合 威开一盍见系 威开三叶知系 山开三薛知系 山合一末帮系	蟹合四齐见系 ue 山合一桓见系 ue? 山合一末见系		
ø 蟹合一泰端系 蟹合三祭除见系 õ 山开一寒见系 山合一桓端系 山合二删章组 ø? 山开一曷见系 山合一末端系 山合二辖章组 山合三薛知系			yø 山合三仙见系 山合三元见系 山合四先见系 yø? 山合三薛见系 山合三月见系 山合四屑见系
ɔ 效开一豪 效开二肴 效开三宵知系 假开二麻晓匣 影母 ɔŋ 宕开一唐 宕开三阳庄组 江开三江 ɔk 宕开一铎 宕合三阳非系 江开三觉	uɑŋ 宕合一唐见系 宕合三阳非系 见晓组 uɔk 宕合一铎见系 宕合三药见系	iɔ 效开三宵帮端 见系 效开四萧 iɔŋ 宕合三阳影组 iɔk 宕合三药影组	
y 流开一侯 流开三尤知系	iy 流开三端见系 流开三幽		

开	合	齐	撮
aŋ 曾开一登 曾开三蒸知系 梗开三清知系 ak 曾开一德 曾开三职知系 梗开三清昔系		流开三非系 iaŋ 曾开三蒸帮端 见系 梗开三庚 梗开三清帮端 见系 梗开四青 iaak 曾开三职帮端 见系 曾开三昔帮端 见系 梗开三陌 梗开四锡	
ən 臻开一痕 臻开三真知系 臻合一魂帮端系 臻合三淳端知系 深开三侵知系 əʔ 臻开三真知系 臻合三术端知系 臻合三物非系 深开三缉知系	uən 臻合一魂见系 臻合三文非系 uəʔ 臻合一魂见系	ien 臻开一真帮端 见系 臻开三殷 深开三侵帮端 见系 iaəʔ 臻开三质帮端 见系 臻开三迄 深开三端见系	yən 臻合三淳见系 臻合三文见系 yəʔ 臻合三术见系 臻合三物见系

注：深、臻摄舒声字已经在向曾、梗(开三四)后鼻音韵合并之中；入声字向 eʔ, iŋʔ 合并，有的字并入 iaak, uəʔ 并入 ueʔ, yəʔ 导致 yəʔ 向 yəʔ 变化。前后鼻音韵和入声韵的合并残迹都在传教士早期的著作里有所反映。

150 年前的上海话语音，其阳声韵与促声韵的对应很整齐，与中古音的延承关系也很有规则，反映了吴语各方言中发展最为迟缓的许多语音现象。阴声韵因为是开元音韵，后边无辅音约束，变化较大。但是上海话的阴声韵其主元音与阳促声韵也可有音位上的对应。

小结 150 年前上海方言，共有 12 个元音音位，它们是：ɿ、ɥ、

u、i、y、o、a、ɛ、e、ø、ɔ、ɤ。其中ɤ音位有ɤ/ə两个变体。(ɥ可归入y, ɛ也可归入e, 作变体看。)到21世纪初上海话, 有10个元音音位, 它们是: ɿ、u、i、y、o、a、e、ø、ɔ、ɤ。仍是萨氏1853年记的10个。韵母却从63个发展到32个, 减少近一半, 主要是因为复元音韵母和带鼻音韵母、入声韵母的大量合并。

声母:

p 帮	p' 滂	b 並	f 非敷	v 奉	m 明微	
t 端	t' 透	d 定			n 泥	l 来
ts 精知照	t's 清彻穿	dz 从澄床	s 心审	z 邪禅日		
tɕ 见	t'ɕ 溪	ɕ 群	ç 晓		ɲ 泥疑日	
k 见	k' 溪	g 群	h 晓	fi 匣喻	ŋ 疑	? 影

tɕ组对应见组晓母开合三四等, k组对应见组晓母一二等; n对应泥(娘)母今开口合口呼, ɲ对应泥、疑母今齐齿撮口呼, ŋ对应疑母今开口合口呼。

应把塞擦音看作两个音位合成, 上海方言的辅音音位共22个, 在这150年中未有增减。这22个辅音音位是: p、p'、b、m、f、v、t、t'、d、n、l、k、k'、g、ŋ、h、fi、s、z、ç、ʒ、ʔ。

声调: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高快降	52 阴平	高平	44 阴上	高快升	35 阴去	高短	5 阴入
低平	22 阳平	低慢升	113 阳上	低快升	13 阳去	低短	2 阳入

2. 咸山撮字音分期变化表

反难	暖看	半南	蚕扇	变千	陷间	念	惯还	官欢	捐软	全选
ɛ	ǣ	e	e	iē ie	iē	iē	uē	ue	iǣ	i
ɛ	œ	e	ɛ	ie, iɛ	iɛ	ie	uɛ	ue	iœ	ie
E	ø	e	ø	I	iE	iE	uE	uø	yø	I
E	ø	ø	ø	i, I	i, iE	i, I	uE	uø	yø	i, I
E, ø	ø	E, ø _少	ø	i	i	i	uE, ø	ø, uE	y	y, i _少

表中第一行是例字, 第二行是1862年麦高温记音, 第三行是

1915 年高本汉记音,第四行是 1928 年赵元任记音,第五行是 1978 年钱乃荣记音,第六行是 1996 年高云峰记音。

3. 入声字音分期变化表

分期	入声韵	与介音相拼的入声韵母
第一期 18 个	æʔ 掐、ak 客 eʔ 磕、ʌk 刻、œʔ 渴 ok 哭、ɔk 壳 iʔ 笔	iæʔ 甲、uæʔ 挖、iak 脚、uak 划 ueʔ 活、iak 逆、ieʔ 月 ioʔ 曲、uok 扩 iʔ 热
第二期 13 个	Aʔ 掐客 əʔ 磕刻渴 oʔ 哭、ɔʔ 壳 iʔ 笔	iaʔ 甲脚、uaʔ 挖划 iəʔ 吃、uəʔ 活、yəʔ 月 ioʔ 曲、uoʔ 扩 ieʔ 热
第三期 9 个	Aʔ 掐客 əʔ 磕刻渴 oʔ 哭壳 iʔ 笔热	iAʔ 甲脚、uAʔ 挖划 uəʔ 活 ioʔ 浴 yiʔ 月曲
第四期 5 个	ɐʔ 掐客磕刻渴 oʔ 哭壳 iʔ 笔热甲脚	ueʔ 活划挖 (uoʔ)活获 yiʔ 月曲浴

4. 上海城郊入声韵的合并音变历时共时对照表

阶段	入声韵的音变情况 (声母为)						上海市城区	浦东陆家嘴	
一	客 ak	掐 æʔ	磕 eʔ	刻 ʌk	渴 æʔ	哭 ok	壳 ɔk	1852 年艾约瑟记音; 1915 年高本汉记音。	1983 年笔者记部分老年音。
二	ak	æʔ	əʔ	æʔ	ok	ɔk		1981 年沈同记老年音;1983 年笔者记老年音,但 ak、aʔ 已并。	1983 年笔者记另部分老年音,分 ak、aʔ 字少。
三	ak	æʔ	əʔ		oʔ	ɔk		1928 年赵元任记旧派音,但 ak、aʔ 已并。	1983 年笔者记部分中年音但不分 ak、aʔ
四	ak	æʔ	əʔ		oʔ			未记到。	未记到。
五	Aʔ		əʔ		oʔ			1981 年笔者记中年音。	1983 年笔者记部分中青年音。

续表

阶段	入声韵的音变情况 (声母为)		上海市城区	浦东陆家嘴
六	eʔ	oʔ	1981年笔者记新派青少年音;1981年许宝华等记青少年音。	——

	周浦镇	松江镇	松江乡下	莘庄	奉贤南桥镇	南桥乡下
一	1928年赵元任记音;1985年笔者记75岁以上人音。	1980年笔者记老年人音;1985年又记。	1980年笔者记中老年音。	1980年笔者记老年音,有的人 œʔ 并入 əʔ。	1980年笔者记部分70岁以上老年人音。	1980年笔者记老年和部分中年音。
二	1985年笔者记60岁左右老年音。	1980年笔者记部分中年音。	1985年笔者记中老年音。	未记到。	1980年笔者记中年和老年人音。	1980年笔者记中青年音,但 œʔ 已并入 əʔ,保留 ak。
三	1985年笔者记青少年和中年音,但 ak, œʔ 已并。	1928年赵元任记青年音;1985年笔者记部分中青年音。	1985年笔者记青少年音。	1980年笔者记中年和部分老年音。	1980年笔者记中年和部分青年音。	1980年笔者记部分青少年音。
四	——	1985年笔者记青少年音,但 oʔ 并入 ək。	——	1980年笔者记青年音。	1980年笔者记少数青年音, ək, oʔ 已开始混,并入 oʔ。	——
五	——	1985年笔者记少数青少年音。	——	——	——	——
六	——	——	——	——	——	——

本表分上下两表,下表是横接上表的。此表记述了上海城区及其郊外地区入声韵的归并情况,表中资料说明了上海城区的语音历时 160 年来的变化同时可以在上海地区的共时平面的语音上找到对应。音变在共时的平面上的向外扩散,音变方向没有逆转。总的趋势是:离开上海城区中心越远,音变变速越慢;郊区的乡下又比城镇发展慢。“——”,是表示在 80 年代时音变未到该阶段。

上海市中心往西南是松江;往南到莘庄,过黄浦江后到南桥;往东过黄浦江到浦东陆家嘴,再往南到周浦。本表把入声韵变化大致细分为六个阶段,主要是照顾到郊区音变的不平衡。

上海市黄浦江两岸“客”、“掐”的韵母较早变为“ak”、“aʔ”,因此这两个韵合并较早。

5. 上海话发展的分期,旧上海话和新上海话的区分标志

分派	分期	分尖团	声调	连调型	咸山摄字音	入声韵	
旧	今已无人	一期,1850。后	+	8 个	复杂型	鼻化音为主	8 个
	今为老派	二期,1930。前	+	6 个	复杂型	鼻音失,留 e 韵	5 个
新	今为中派	三期,1940—60。	-	5 个	延伸型	e > ø, 元音高化	4 个
	今为新派	四期,1970—90。	-	5 个	延伸型	单元音化, E、ø 混	3 个

用“分尖团”、“连调型”两个特征可以把旧上海话和新上海话区分开来;用其他三个特征可以把上海话发展的四个时期大致区分开来。

6. 1982 年上海一家祖孙三代人语音变化情况表

区名	代	布	刀	冯	呼	雪	猪	惨	官	权
杨浦区	一	ʔbu ⁵	ʔdɔ ¹	fiɔŋ ⁶	ɸu ¹	siŋ ⁷	tsɿ ¹	ts ⁴ e ⁵	kuɛ ¹	dzyø ⁶
	二	pu ⁵	tɔ ¹	ʂoŋ ⁶	fu ¹	çiŋ ⁷	tsɿ ¹	ts ⁴ ø ⁵	kuɛ ¹	dzy ⁶
	三	pu ⁵	tɔ ¹	voŋ ⁶	fu ¹	çyŋ ⁷	tsɿ ¹	ts ⁴ E ⁵	kø ¹	dzy ⁶
南市区	一	pu ⁵	tɔ ¹	voŋ ⁶	h ³ u ¹	siŋ ⁷	tsɿ ¹	ts ⁴ E ⁵	kuø ¹	dzyø ⁶
	二	pu ⁵	tɔ ¹	voŋ ⁶	ɸu ¹	siŋ ⁷	tsɿ ¹	ts ⁴ ø ⁵	kuø ¹	dzy ⁶
	三	pu ⁵	tɔ ¹	voŋ ⁶	fu ¹	çiŋ ⁷	tsɿ ¹	ts ⁴ ø ⁵	kuø ¹	dzyø ⁶

区名	代	客	刷	脱	血	夺	想	短	
杨浦区	一	k'ʌʔ ⁷	səʔ ⁷	t'əʔ ⁷	çyəʔ ⁷	dəʔ ⁸	siā ³	tə ³	
	二	k'eʔ ⁷	səʔ ⁷	t'əʔ ⁷	çyəʔ ⁷	dəʔ ⁸	çiā ⁵	tə ⁵	
	三	k'eʔ ⁷	seʔ ⁷	t'oʔ ⁷	çyɪʔ ⁷	doʔ ⁸	çiA ⁵	tə ⁵	
南市区	一	k'ʌʔ ⁷	səʔ ⁷	t'əʔ ⁷	çyəʔ ⁷	dəʔ ⁸	siā ³	tə ³	
	二	k'ʌʔ ⁷	səʔ ⁷	t'əʔ ⁷	çyɪʔ ⁷	dəʔ ⁸	siā ⁵	tə ⁵	
	三	k'ʌʔ ⁷	səʔ ⁷	t'əʔ ⁷	çioʔ ⁷	doʔ ⁸	çiā ⁵	tə ⁵	

这个表是导师汤珍珠教授提供给笔者的。表中南市区在市中心区,杨浦区在市东北部外围区。

7. 白读、文读音的分布

文读音主要指清代南京官话在上海留下的读书语音,这里还包括 50 年代以后受北方话共同语普通话影响后在上海话中又叠加上去的新的文读音变层次。例如:在日母字中,声母 η -z 是原来的白一文对立,声母 z-l 是旧文读与新文读的对立。

下面列举的声母或韵母中,白读(口语)音在前,文读(读书)音在后。在列出中古音韵地位后再举例字。

(1) m-v/f

止合三微微母字:味、尾、未

山合三元微母个别字:万、晚

宕合三阳微母部分字:亡、忘、妄、望、网

读书音是微母念法,口语音是分化出微母来的明母念法。

(2) 中古日母字三种念法

z-l

遇合三鱼虞日母字:如、汝、儒、乳

深开三侵日母个别字:任、入

流开三尤日母字:柔、揉

山开三仙日母字:然、燃

宕开三药日母字:若、弱

曾开三蒸日母个别字:仍

ŋ—z—l

效开三宵日母字：饶、绕、扰

臻开三真质日母字：人、仁、忍、认、韧、日

臻合三諄日母字：润、闰

宕开三阳日母字：瓢、壤、让

通合三鍾烛日母字：茸、褥

ŋi—ər

止开三支脂之日母部分字：儿、二、耳

(3) k—tɕi; k'—tɕ'i; g—dʒi; h—ɕi; ŋ—fi

假开二麻见组大部分字：家、加、嘉、假、架、驾、嫁、价、衙、下

蟹开二佳见组小部分字：解、街、蟹

咸开二衔洽见组部分字：监、舰、甲、夹

山开二山删见组部分字：间、拣、奸

江开二江见组部分字：江、降、讲、学、觉

耕开二庚耕见组部分字：杏、行、茎

(4) 影母字的变化：加 i 介音，主要元音有的发生变化

假开二麻影母大部分字：o-iA 榷、丫、哑

咸开二狎影母字：a-iA 鸦、押、压

梗开二耕影母部分字：ä-in 樱、鸚

(5) o—A

果开一歌个别字：挪

假开二麻帮组、泥母、知组、照组大部分字：巴、芭、疤、霸、怕、爬、骂、麻、马、拿、诧、沙

(6) o—uA

假合二麻见组、影母全部字：瓜、跨、夸、瓦、花、华、蛙、窪

(7) A—E

蟹开一哈泰端组、泥、来母个别字：戴、带、赖、太

(8) uA—uE

蟹合二皆佳夬见系部分字：乖、怪、拐、快、筷、歪、怀、槐

(9) ɿ—ø

止合三支脂精组、照组小部分字：嘴、吹、水

(10) y—ue

止合三支脂微见组部分字：亏、跪、龟、柜、归、鬼、贵、围、纬
声母同时由 tɕi 组改为 k 组。

除了上面 10 条以外，还有一些散字：大 du—dA，画、话 fiø—
fiuA、也 fiA—fiE，五、吴、午 ŋ—fiu，亩 m—mu，死 ɕi—sɿ，旺 fiã—
fiuã，生、声 sã—səŋ，横 fiuã—fiəŋ。

从总的趋势来看，新派渐渐抛弃旧文读音，要么用普通话说，
要么用白读音说。如“文学”vəŋ₂₂ fiAʔ₄/vəŋ₂₂ fiøʔ₄、“男生”nø₂₂
səŋ₄₄/nø₂₂ sã₄₄，这两个词的后字在第三期口语中都倾向前边的文
读音，但第四期口语中都倾向读后边的白读音。文读音的退化放
弃主要在(5)(6)(7)(8)(9)几项上，新派今 45 岁以下人都只说
白读音。至于(2)项文读音则有加强趋势，老的层次是 ŋ—z，新层
次为 z—l。

六、音系简化的特点及其原因

1. 音系简化的特点

上海方言音系在 20 世纪 30 年代摆脱了发展滞后的松江方言
系统的主要特征，成为与苏州方言、嘉兴方言面貌相似的音系；到
了七八十年代，又发展成为吴语中音变遥遥领先、声韵调最为简单
的音系。

上海话音系 160 年来不断简化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韵母大量合并，同音字增多，同时双音节的词语不断增
加。如：“面”和“米”原来在上海话由不同音变为同音，为了避免
混淆，上海人把“面”改说成“切面”，现又改为“面条”，于是“去买

米”和“去买面条”就又能分清。又如在老上海话中说“袜”、“绳”、“瓶”、“筷”、“鸭”、“篮”、“布”、“窗”、“伞”、“腰”、“嘴”、“袋”时，都是单音节词，现今变为“袜子”、“绳子”、“瓶子”、“筷子”、“鸭子”、“篮子/篮头”、“布头”、“窗门”、“洋伞”、“腰眼”、“嘴巴”、“袋袋”，常用双音节词。那些含字少的声韵母渐渐都归并了，如到 70 年代以后，只有一个字的韵母“iu(靴)”并入“y(需)”，“iō(旺)”并入“iā(样)”，“uā(横)”并入“uā(王)”或“əŋ(恒)”，只有二三个字的“ie(廿)”韵母并入“e(难)”，其声母由“ŋ”转为“n”，到 90 年代，有的失落“ŋ”声母的海人则把“眼镜”的“眼”和“颜色”的“颜”读成“ŋie(廿)”。

(2) 走吴语音系共同的发展和简化的道路。吴语其他地方比较通用的音素在上海话的语音变异中取胜，如古老的缩气音为通用的不送气清塞音取代，“dz”母在一些发达地方最早向“z”母合并，在无锡、苏州等地早已完成，但是在上海的西边南边如吴江、杭州、绍兴、宁波等多数地方至今还有“dz”母，上海在 19 世纪末就合并完成。上海话尖团音合并早于原苏州府大片地区，发生在 40—60 年代，而苏州话尖团音在 80 年代才开始合并，世纪末正处于高峰时间。上海地区(原松江府地域)入声韵是吴语中保留古音最丰富的。后来在大量江苏、浙江的来沪移民的影响下，从语音最接近的入声韵开始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合并，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已经简化到与无锡、苏州、昆山相近的面貌。在以后从“ʔ”、“əʔ”两大韵开始合并为“eʔ”时候起，上海话入声韵合并就开始领先了，现今杭州也已开始合并。上海话音系在第四期后期急剧简化，在整个吴语地区中已处于领先地位。

(3) 韵母的元音高化，复元音韵母单元音化，鼻化音从高元音起先失落。这是吴语中许多地区语音演变的共同规律。如上海话的咸山摄字韵 160 年来的变化，都能说明这 3 个特点。在 19 世纪末，由于“e”、“ie”都是高元音的鼻化音而先失落鼻音为“e”、

“ie”或“i”，后来“ē”也变成了“ε”；另一些咸山摄韵走了 $\varepsilon > \text{E} > \text{e} > \text{I} > \text{i}$ 的元音高化之路。在 19 世纪末有“uo”韵并入“o”，在 20 世纪末，介音大量取消，韵母出现了单元音化的高潮，如“ $\text{u}\emptyset > \emptyset$ ”，“ $\text{y}\emptyset > \text{y}$ ”，“ie”并入“E”，带介音的复元音韵母已经很少了。在上海话里“k”组声母的介音“u”本来就是与声母同时发出来的紧密结合的音（在读 k 母时已是圆唇的）；tɕ 组声母本来在发音时便带“i”或“y”。如果换一种音位分析法，把 k、k'、g、ŋ、h 后的介音 u 归入声母，把 tɕ、tɕ'、dʒ、dʒ'、ʒ 和 l 后的介音 i 算作声母的延长而归入声母，建立 kw、k'w、gw、ŋw、hw 声介合母，和 tɕi/y、tɕ'i/y、dʒi/y、ci/y、ŋi/y、zi/y 和 li/y 声母^①，那么上海话的复元音韵母只有“io”1 个了。加上 19 个单元音韵母，总共只有 20 个韵母。^②

(4) 发音相近的音容易合并。20 世纪后期两大合并，一是鼻化音“ã”和“ɔ̃”，一是入声韵“ʌʔ”和“əʔ”，都是相近音的合并，合并后的读音都取其中间音“ʌ”、“əʔ”，或者读得很宽松，音位的自由变体音域较大，因为没有相近音了。合并先从带介音的复元音韵母有的含字数较少而混读开始的，并完后，产生了大批的新同音字。在现今新派的音系表上，余下的音位在发音器官上分布的距离较开。语言在“清楚”和“经济”两大因素自动调节和互相制约中使交际达到目的不发生混淆。在现代社会语速加快的情况下，上海话音系可以合并得如此简单，这说明了语词双音节化以后，在音节声韵调上的简化是余地广阔的。

(5) 声调向重音化倾向进化。上海话的声调从 8 个合并成 5 个，实际上只余下一个降调（阴平）和一个平升调，变得十分简单。这使得上海人读声调时，自由变体可以相当宽泛，如降调读成

① 1883 年莫氏的《松江方言练习课本》一书的音系中，就认为 l 声母后的介母与众不同。

② io 也只有帮组、端组声母的字。这正好说明，中古效摄韵是汉语各地方言中最为稳定的一摄，其韵的读音在全国方言中最为接近，且不与其他韵混合。

“53”“51”“552”都不影响听感,平升调读成平降升调也不会影响理解。语音词随着词汇语法词双音节连调成为主流以后,上海话在吴语中快速进化到“延伸式”连调,后字都失去了独立的声调而弱化粘着,重又向屈折语变化。前字有声调音位的作用,除此以外,只有一高一低或一低一高,上海话语流中的语音词读音已像日语的读法。目前,在上海话的语流中,相对稳定的音位有两类,一类是声母,一类是前字声调,这两类为首的音位对上海话语音正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青年中,有的常用词读成前字都是44,最后一字为低升调的读法,如:睡觉 kuəŋ₄₄ kɔ₁₃, 一点点 ?i₁?₄ ti₄₄ ti₁₃, 做勿来 tsu₄₄ vɛ?₄ lɛ₁₃, 规规矩矩 kue₄₄ kue₄₄ tɕy₄₄ tɕy₁₃, 这种读法有缓慢发展趋势,这是上海话向重音化语言转变的前兆。

2. 音系变化的原因

上海话语音变化可以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几方面寻找原因,这几方面的因素交织一起对语言发生作用。根本原因有以下几条:

(1) 交际频繁和语言节奏加快。现代化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的联系加强,语言传播要求清晰明快,发音要求减少曲折,单元音化、延伸型的连读调就取胜。发音要求简单,开口度小,于是元音高化,后鼻音韵中、前化,再变为鼻化音以至鼻音失落变阴声韵,在表达词义清楚的前提下,音类尽量减少到最经济的地步。从上海话音系的简化中说明,汉语语词的双音节化后,会使音系音位继续简化,在声调的合并和走向重轻音节奏音步化^①、韵母的大量合并方面,是有很大的余地的。

(2) 多种方言的碰撞。上海城内长期以来五方杂处,移民长期居留上海之后,不得不在语言上作出选择,使自己融合其中。不论是坚守原方言,还是学上海话,都会有偏离原有模式取中的倾

① 艾氏 1853 年就用专节讨论此现象,他说:“汉语白话语法可以分成两个题目:语法和韵律,二者彼此独立。(艾 212 页)

向。操不同江浙口音的上海话的人最容易求吴语的最大公约数，不合群的土音受到冲击，也是优胜劣汰，各种拉力的互相作用，使一组最容易为大家接受使用的音素在碰撞摩擦中取胜，它必然是比较简单的，舍难求同的。如苏州话、宁波话等的影响使原来上海三个不同的人声韵母合为像它们那样的一个，突 $deʔ \neq$ 特 $dAk \neq$ 夺 $doeʔ >$ 突 = 特 = 夺 $dəʔ$ 。多种方言的碰撞，社会交际的频繁，确实会激活上海方言的加速演变。但是也必须指出，在上海话的音变中，语音的自身变化，即由内部原因引起的音变还是其主要演变途径，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是次要的。如变化急剧的第四期中的几宗大音变—— $Aʔ$ 、 $əʔ$ 并为 $eʔ$ ， \bar{a} 、 $\bar{ɔ}$ 并为 \bar{x} ， $uø$ 并入 $ø$ ， $yø$ 并入 y ， o 并入 u 等第四期（普通话在上海普及已成为上海人的双语之一）内在吴语中较早发生的领先于其他吴语地方的重大音变项目（已使大量字变得同音），都不是主要由外部影响而引起的音变。

（3）进取型试验型的心理推动。上海人的“海派”心理善于开发，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一种新形式的出现，年轻人心理上往往是趋时跟从，不甘守旧，常常用较新的音变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前卫意识和趋时特色。我们从上海说唱和滑稽剧经常采用时尚新语因而受听众观众欢迎中可见一斑。一种语言形式一旦立足，常常很顺利地传播开来，守旧派在民众中往往不得势，受到从新从众舆论的排斥。例如“嗲 [tiA_{334}]”自洋泾浜英语“dear”中来，原来没有音韵地位，可以多造一个音节。把“乒乒响”用作“好得没话说了”、“干脆、守信用”的意思时在语音上够刺激，于是这个新词很快就流行开了。现今流行语“酷”的使用可以把英语语音和普通话的语音“ ku_{51} ”直接搬来。再如由于 $Aʔ$ 、 $əʔ$ 和 γ 、 η 的合并，使“拆尿（小便）”和“出书”两词变得同音（拆尿 [$ts'Aʔ_4 s_{452}$] \neq 出书 [$ts'əʔ_4 s_{752}$] $>$ 拆尿 = 出书 [$ts'eʔ_4 s_{752}$]），外地籍人有时把“依多拆拆尿，早点评上教授”用来开上海人玩笑，大家也并不感到非要把它们区分开不可，可见上海人的开放意识和不避忌讳的宽容。

160年来上海话语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充分说明了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里人的活力的激发和增加,促使了人的语言机制的活跃演进,因而对语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证明了语言学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4) 规范语的影响。50年代以后,普通话大力推广,青少年都受过良好完善的普通话教育,许多人平时看书、思考等的内部语言是普通话。上海话的许多新的音变现象都是向普通话语音靠拢。如:一些入声韵字“觉”、“确、却”、“剧”在第3期时已从“tɕiAʔ”、“tɕ'iAʔ”、“ɕziAʔ”变为“tɕyIʔ”、“tɕ'yIʔ”、“ɕziIʔ”,到第4期“略”、“绝”、“雪、削”、“约”等一些字又从“liAʔ”、“ziIʔ”、“ɕiIʔ”变为“lyIʔ”、“ɕzyIʔ”、“ɕyIʔ”,都是普通话语音影响的结果。再如“辅(vu > fu)”、“颂(zon > son)”、“赠(zəŋ > tsəŋ)”、“复(voʔ > foʔ)”、“羨(zi > ɕi)”、“演(fi > ʔi)”、“系(fi > ɕi)”等字在上海话第2期中都是浊声母字,到第3—4期里渐渐都随普通话读成清声母。普通话的影响是外部竞争因素中的主流,其作用深远,在音变中与普通话相近的变化因子往往获得在选择上的优势。

第三章 上海方言词语的演变

一、上海方言土著基本词的淘汰更换

1. 200年前的一批常用词的情况

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上海话文字资料,是清嘉庆初年上海才子张南庄用上海话写的章回小说《何典》。《何典》全文都用上海话口语夹杂官话书面语写成,可以说是一种上海话小说体,上海方言的词汇、成语、俗谚以及惯用说法充斥其间,为我们考察200年前的上海话词汇面貌提供了一些实据。

《何典》中充满了当时的上海口语词语。比如:“家婆、后生、毛头囡、独囡、养娇囡、畔房小姐、斫柴囡、娘两个、女娘家、委尿丫头、搭脚阿妈、烂好人、蟠藤亲眷、花花公子、好人家囡大细、随身衣裳、苦恼子、老话头、颈骨、蚰蟾、跳虱、癞团、老虫、羊买买、别脚驴子、骷颅头、年纪月生、鬼阵头风、塔饼、冷饭团、断头香、乱头货、清水货、识狗屎字、救命王菩萨、死人骷髅头、嚼舌头根、三脚猫、死老虫、肚皮里蛔虫、哈巴狗、四眼狗、汤罐、笕箕、所在、斜射路、白相、大排场、阶沿砖、坑缸板、田头宅基、黄胖日头、话把戏、膀罅裆里、抱牌做亲、肉里钱、酒肉白米饭、恰正、墨测黑”等等。这些词语的部分在现今上海城里已不太听闻,但从母亲的母亲、笔者童年(50年代初)生活的市中心卢湾区里弄里、老沪剧、上海方言区的今农村地域和笔者在70年代居住过的属松江方言大区的奉贤县那里

都听到过,而且是常用词。

书中许多词语反映了上海地区的旧风俗。如“烧三朝、吃三朝酒”到现在还是上海农村的风俗习惯。“入(读‘礼拜日’的‘日’音[niəʔ])舍”一词,现在在农村还有“入舍女婿”的称呼,指入赘女婿,“入”还读作“逆”音,被有的人记作“逆舍女婿”。“荐便宜”的“荐”直到现在还是读成“荐”,音[tɕi],而不读“占[tɕø]”的音(“占”在今农村有的地区还读如“荐”音,上海开埠前“占”的标准读音[tse],因[e]的发音当时舌位高如[ɪ],近[ie]音,故“占”读[tɕie]音,与当时的“荐”同音。今市郊有的地方仍如此)。还有那些上海地方的惯用语,如“拔短梯、撻木梢、吃白食、吃死饭、吃生意饭、看野眼、磕响头、翻脚底、起花头、搭脚手、看脚路、拆壁脚、掘壁洞”等,原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并非开埠后才产生的。至于“亏杀、酸酸他、的替他、好说话、寻快活、偷婆娘、做牵人、吃花酒”等虽在今城区已淘汰,但直到现在乡下还是这么说的。书中又用“归”([tɕy]“还不见归”)、“归来”(“斫些黄金狗屎草归来”),又用“转来”(“掇转来要打一百的”),可见在那个时候三个词已经通用了。从“骨头无得三两重”中可见当时“无没”还说“无得”。

书中大量熟语至今还活跃在上海人的口中,比如“吃辛吃苦、拍手拍脚、拍台拍凳、前生前世、疑心疑惑、扛头扛脚、号粥号饭、苦吃苦熬、面长面短、挨肩擦背、强头偏脑、哀求苦脑、牵风引头、性命交关、一无事事、斯文一脉、粗脚大手、箍头管脚、立时三刻、三日两头、推三阻四、七支八搭、七老八十、无千无万、刁钻促掐、寻孔讨气、杜做主张、来得正好、捋舌八哥、开眼乌龟、地头脚根、亲眷来去、眉花眼笑、贼忒嬉嬉、神哗鬼叫、鹞子翻身、磨光石卵子、闲话白嚼蛆、摇头豁尾巴、日头晒肚皮、碰鼻头转弯、捏鼻头做梦、有天无日头、关门勿落臼、盐瓶倒醋瓶翻、张亲眷望朋友、风扫地月点灯、今朝三明朝四、钉头碰着铁头、扳只葫芦抠子、远亲不如近邻、萝卜

弗当小菜、螺蛳壳里做道场、吃着朝顿无夜顿、拾得篮里就是菜、见人挑担弗吃力、乡下狮子乡下调、外甥弗出舅家门、铜钱眼里翻斤斗、前门讨债后门畔、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打落牙齿望肚里咽、千拣万拣拣着了头珠瞎眼、一只碗弗响两只碗砵砵、闲时弗烧香急来抱佛脚、若要俏须戴三分风流孝、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矮子爬楼梯巴弗能够的”等等。可见作者的才学，把很有特色的上海俚言土语在故事中运用自如。

通过《何典》这本书，可以看到200年前的上海话实在与今天的上海话一脉相承，虽然上海社会在这200年间经历了天翻地覆，语音、语法以及那些俗谚和成语仍有着很强的传承性。

但是时间的流逝也送走了不少词语，《何典》也为我们记下了一些淘汰了或正在逝去再也拉不回来的词语。比如“细娘、白头呈子、千端百正、千思百量、放心托胆、搭陶搭队、骂海骂山、立马造桥、扳桩相脚、因个头来答个脑”等，有些词语如“爬摊勿动、爬台搁脚、号肠拍肚、拖水夹浆、捉子头来脚弗齐”等还残留在市郊远地区或老年人的口中，多数笔者曾听到过；有的词语已淘汰，如“临时上桥马撒尿”。200年来词语发展的历史与民俗的变化是相关联的。

2. 150年前上海话中松江大区特征词的消遣

上海方言区从属于松江方言大区，上海开埠以后，大批移民迁入带来了各地方言，以松江方言为基础的旧上海话受到了强大冲击，旧时的平衡打破了，但是一地的方言自有其稳定性，它的基本形式依然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只是那些仅在旧松江府地区使用的地域性很强的语词在移民方言的影响下动摇淘汰，代之以北部吴语里比较通用的形式。

《何典》以后，忠实记下上海话词汇的文本，是150年前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从他们记录的上海话中可以看到，当时使用频繁的一些基本词和常用词，表现松江方言大区语言的特征词，受到开

埠以后各种方言的冲击消磨,在上海城区,渐渐被淘汰和更换。

下面的词语,见于19世纪50—80年代的几本传教士书著。这几本书是艾约瑟的《上海口语语法》、麦高温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土山湾慈母堂的《土话指南》、徐家汇的《松江话练习课本》。括号中是现今的用法,有的词在现今的说法后加冒号,冒号后用引号引用当时的例句。有时用“即”引进普通话解释。词条后的字母未引出书的标音,“[]”中是通用的国际音标注音。

名词方面淘汰的词最多。如:

日头(太阳),风潮(台风),户荡、场化、路数(地方:依路数上,有寻处奶婶婶唔?麦41页),所、所头(地方),啥户荡、啥所荡、啥所(啥地方:“金鲫鱼啥户荡有买处唔?”麦92页;“竹头拉拉啥所荡出来最多?”麦100页;“依拉拉啥所觉着痛?”麦117页;“啥所头抛锚?”麦18页。所:注音 sway[sue:]),所藏 sway tsûn[sue:dzỹ](地方:“第个货色打啥所藏贩来个?”麦24页),所在 house, sûdzé[sydzé](房子:“新所在。”艾104页)、更舍(即“看守的小屋”)。上面那些词现今已淘汰,代之以括号里的通用词。墟头 hendeu(褥搭,即“那儿”:“依要到伊墟头去打切打切看。”麦62页;“垃拉上海个西墟筑两个炮台。”麦133页),现在老派还在用。

名头(名字),图书印(图章),地阁、地阁板(地板),缝尘(灰尘),篷(帆),腰子桶(澡盆),升萝,斗,栈(货物安放处,仓库),坐褥(坐垫),碗砂(瓷器),国图(国家)。这些词除最后两个还有人用外,都已淘汰。

当年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一些词语,现在也已换去。如:买处、消场(销售处:“栈里装拉个货色啥消场?”麦23页。“消”,即后来写的“推销”的“销”),消头(销路:“土垃拉中国消头极粗。”麦110页),包皮(外包装),力钱 lih den[lɿ?dē](出体力的报酬)、挑力钱(“挑力钱,每担拨伊几化?”麦25页),顶市个(即“最高级的”),冷货(滞销品),行货(低档),火轮船(轮船),通事(翻译)。还有

如下的词语,今已极少人在用:定头钱(定金:“侬要买未安点定头钱拉。”麦 23 页),起底货,时样(流行),样色(色样),用头(用处),尺梢(尺两头:“侬尺梢要量得足。”麦 69 页),辛棒(工钱),码子(“轧实码子啥行情?”麦 28 页)。

有些新词那时已产生,用到现在。如:盘子(价格。“第个货色啥盘子?”麦 23 页),洋钿,码头,洋台,洋伞,野鸡车;音译词有:加力(curry 咖喱:“今朝要买猪肉来做加力。”麦 36 页),啲啡(coffee 咖啡:“明朝我啲啡茶。”麦 36 页),吗喙 monau (manna 吗哪,神赐食物:“吗喙打天上落下来。”),等。也有新旧混杂用的,如:“斤两”和“磅数”(“现在要称斤两,有几化磅数?”麦 24 页)。

才情(才华),回往心(回头的想法:“认差之假佻头发回往心。”艾 173 页。即“认错后的回头之心。”),进境(长进:“学问还怕有啥勿进境个么?”土 8 页),现今也已不用。

讲的频率低,逐渐被新生的词或吴语中的显词、公约数词或表达法所替代的,有:奶婶婶(奶妈),工夫(辰光:“拉伢搭有一年工夫。”土 67 页),当势(即“特定时候”:“第个当势赚勿动啥银子。”麦 31 页)。还有用“个字结构”借代一种行当的用法过去用得很普遍,现在少用,如:领船个,捉鱼个。

动词方面,有些常用的单音动词发生了变化。如:

担:(拿:“我立拉娜搭阶檐上,伊冷陌生头里后面担我一推,我几几乎跌下去。”土 12 页;“箇块地皮大来野,无啥人担伊来种种园地。”土 9 页)今用通用词“拿”。在当时,已经偶用“拿”(“拿嚼铁来带垃伊嘴里。”麦 43 页),但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还有用“担”的(“告伊三日天后来,垃拉上半日九点钟,要担五万块洋钱,放拉环龙路华龙路口朝西,第三棵树下头。”布 118 页)。

安:上海话表示“置放”,最早用“揞[e]”的,俗写作“安”(放:“蜡台安垃台子上。”麦 8 页;“牛奶安垃冰箱里。”麦 37 页)。后来通常用“摆”,如:“摆拉我个台子上。”(黄 95 页)“摆一桌酒

水”，“书摆仔一台子”。“放”在150年前也偶用，如：“弄弄干净再放拉搭。”（土3页）30年代也用，如：“当中未做一个山洞，里向放一个马槽。”（布83页）到50年代后反而不用“放”，都用“摆”，近年年轻人又多用“放”了：“我眼镜放拉阿里搭？”

话：今用“讲”。早期“说”都用“话”，如：话（“孔夫子话爷娘在拉勿好出远。”麦125页；“依话起来比前头熟点。”麦47页），话啥（讲啥：“丈夫话啥娘子该当顺从个。”麦127页），说过拉、话拉个（讲过个：“依要照我话拉个佬做。”麦40页），话头（讲法：“小囡照仔爷娘个话头百依百顺。”麦62页），啥话头（即“别这么说，不要客气”。土25页），说话（闲话，话：“四川人听见之箇几句说话，就到里面去。”）现今通用“讲”，在当年“讲”已偶见（“担刻刻听见拉个说话，讲拨拉朋友听。”土75页；“那能个？再讲我听听看。”土95页）。

净（汰，即“洗”）、净浴（汰浴）今用“汰”。在30—50年代，受苏州话影响，“洗澡”一度都说“涩浴”。

浴 yōh[fiəʔ]（搨：“衣裳浴来蛮干净。”麦9页），今读[niəʔ]。

爇（炸：“虾要放拉油里爇。”爇，一种烹调法，今只保留在“爇油肉”一词里）。

行（时行：“中国女鞋子行尖头个。”麦86页），用到现今。

喊（叫：“喊得理。”艾122页；“喊一个木匠司务来。”黄135页；“喊一部黄包车。”黄135页；“老板嘞拉叫依。”黄136页）。在40年代，还多用“喊”，现今多用“叫”。

谢声（谢一声：“伊勿曾到人家里去谢声。”土71页）。

踉（起来的动作。“我踉起来，外势去看看。”土7页；“依踉拉车子上，跟我一淘去罢。”土110页），今用“爬起来”“跳垃车子浪”。

归 kiu[tɕy]：今用“回”，郊区仍用“归”。城区从“归（有时写作同音的‘居’如：‘我居去未叫一个替工来。’麦40页；‘乃我要归

去者。’土 26 页；‘倒是归来拉个。’土 56 页)”到“转”（“买好之末，早点转来。”松 265 页），再到现今用“回转”（“乃我要回转去了。”）和“回”（“买好了早点回来。”）。150 年前的一段对话中“归去”和“转去”都有，很符合对话双方（佣工和主人）的身份：“还有一样事体，我要告假几日，归去望望母亲个病。”——“真个母亲有病呢啥，勿要转去白相两日啫骗我。”（土 26 页）主人用得新些，是城里人；佣人用土些，可能是乡下人。另一段话中，二者任用：“侬舍弟归来之，等之勿多歇，箇个人转来者。”（土 81 页）那时，“归”刚在向“转”进化。“归”代表原松江话系统，“转”是当时苏州话系统对上海话的影响，“回”叠加在“转”前，又有“回转”说法，如：“阁下回转去，对伊商量起来看。”（土 24 页）现今年轻人多用“回”（回去、回来），是普通话的优势同化。中青年中还用过渡词“回转去”、“回转来”。

甩 huah[huæʔ]脱(虱脱：“就是生意清也勿要甩脱工夫。”艾 207 页。即“丢掉”。这里“甩脱工夫”是“浪费时间”的意思)，今乡下仍用。

回脱(回头脱，拒绝脱：“想起来回脱拉个。”土 35 页)。

燻脱(烧脱：“豁两个火药包过去啫燻脱仔伊拉个营帐。”麦 136 页。到 50 年代时还用“燻脱”；“火燻”即“火烧”的用法直到最近老派还用)。

庵(积压、囤积：“栈里庵几化麦？”麦 29 页)。

跑(走：“就跑归去，看看看。”土 88 页)，过去上海话对普通话的“走”，多说“跑”，如“外头跑一逮。”现今多用“走”。跑白相(兜白相，走白相：“快点穿之衣裳啫去跑白相罢。”土 101 页)，同书上又有“走白相”：“晚时里我要走白相去。”（土 162 页）可见在当时已经“跑、走”两用。“跑”一般用于比较抽象的“走”的行为，如“跑一逮”，即转一圈；又如：“侬跑得来看题目啊？”即“你过来看题目吗？”；而“走”用于具体的一步一步行走动作，如“慢慢能走得来

一个人”，“书房里箇只钟勿走者”（土 35 页），现可虚可实时多用“走”。又：“白相”的读音，当时读 *bèh-siang* [*bæʔsiã*]，后有的书又写作“孛相”。

一些双音节动词现已不用。如：

切理（整理：“叫一个人来要切理花园。”麦 39 页），打切（打听：“外头打切打切看有人要买脱啥地皮唔？”麦 76 页），出理（整理出清：“拿里向屋里出理出理。”土 123 页），回赎（赎回来：“回赎伊要几化银子？”麦 76 页），靠托（依靠，萨 5 页），赊账（宕账、欠账：“现银子买勿赊账。”麦 36 页。今农村还用），开手（开始动手：“今朝某某要开手学着颜色。”松 301 页），歇作（作罢：“照我话起来，倒勿如活葬脱之伊，歇作。”土 9 页），白交打滚（地上摔交打滚：“不过勿要动手动脚，白交打滚。”松 312 页。这里“白”是同音俗字。今农村还用），受茶（订婚：“依个令妹受茶拉蛮？”麦 126 页）。以下几个今只在远郊还用：勿恹恹（料想勿到：“伊当时应承之，勿恹恹箇个人死之后来，伊个心变者。”土 42 页。“恹恹”原是个复辅音单音词、转注联绵字），惹厌（讨厌：“既然望雨落勿要惹厌日头。”艾 203 页），相帮（帮助。“第个物事，相帮拉到外头去。”麦 38 页。今只老派用“相帮”），成功（成：“后来成功之痨病佬，一眼勿能个管啥者。”土 36 页；“第只杯是犀牛角车成功拉个。”麦 111 页），寻淘气（吵闹：“话勿搭对，就板起之面孔，寻相骂，寻淘气，实介能像啥！”松 313 页），做闹（即“吵架”）。

形容词也有不少常用词淘汰了，如：

矜 *lěau* [*liɔ*]（糟糕：“勿是依弄矜，就是伊弄矜。”麦 60 页），恹 *k'ieũ* [*tɕ'ix*]（勿好，坏：“颜色勿恹。”“出性恹极。”土 9 页），暖（暖热，暖和：“外国袜着仔绑住拉脚上比中国个暖。”麦 109 页。今郊区仍用单音词），宇 *yu* [*y₅₂*]（小、暗：“火要盘来宇点，火要盘来旺点。”麦 39 页。“宇”系俗字），闹热（热闹：“我要买一块地皮要垃聚市闹热个场化。”麦 74 页。又有“闹猛”一词用至今：“生意闹猛

咯?”麦 32 页), 漓漓 kōn lih[kōli?] (干净:“打败转来军器豁来漓漓漓漓。”麦 132 页;“碗要净净漓漓。”麦 11 页), 勤谨(勤劳努力:“做小生意只要勤勤谨谨亦会长铜钱个。”麦 121 页), 齐整(整齐), 清水(清爽:“水越清水越好。”松 298 页。今农村在用), 干事 keu z[kyzi] (够, 够事:“第眼勿干事还要添点。”麦 47 页), 严切(严格:“爷娘管教大细严切来死无非要望大细好。”麦 125 页), 相宜(宜:“生果子勿相宜吃。”麦 6 页), 忤逆 ngniuk[ŋŋiak] (即“不孝顺、反父母”), 緜密[mō mi?]、紧緜(緜、密, 单音今都用, 但“緜密”、“紧緜”都已不用), 兴(盛:“单单五月里顶兴。”松 272 页), 轧实(实足:“第只床轧轧实实要买几块洋钱?”麦 113 页), 出客(漂亮、高雅、体面:“第块地皮上要造出客个房子。”麦 77 页。今郊区仍用), 解儻 hia-tsa[çia tsa] (聪明、能干:“人十分解儻个, 不过勿曾做歇跟班。”土 101 页。今郊区仍用), 坍坑 t'è-ts'ong [t'ets'ong] (难为情:“拨人家看破之, 自家坍坑。”土 3 页。今郊区仍用), 远许(推扳:“真个勿远许个。”土 11 页), 尽够(“一百担尽够哉, 多勿要。”麦 29 页), 勿过头(勿得了。即“极度”:“我现在快活来勿过头。”麦 187 页), 大缺(缺得勿得了:“木头现在大缺。”麦 60 页。“大缺”、“大 x”的用法现今已很少用。但“大有 xx”今用, 如“鞋子大有好恁, 价钱大有高低。”麦 87 页), 衰瘡 sa-dou[sadu] (吃力:“衰瘡来动勿动个者。”土 39 页。今已少用)。

下面的那些词语及其选词搭配习惯表达法, 今在城区已很觉陈旧, 或者已改用别样表达法了, 现今的用词注在括号里。

面南(朝南), 啥痛啥痒(啥个痛啥地方痒), 既钱既地(既没钞票既没地皮), 既啥话头(既没啥闲话讲), 明朝日上(明朝), 古时节、古时间(古辰光), 一总个杨树(那些杨树), 慢啫去(慢慢叫再去), 勿消(勿需要:“第块地皮勿消伊个价钱。”麦 75 页), 巴勿酌得(巴勿得), 各到各处(各个地方), 诸亲百眷(亲亲眷眷), 活性命(活), 悠年速久(陈年隔宿), 一处有一处(一个地方有一个地

方：“鞋子一处有一处个样色。”麦 87 页），白洋线（白个线），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第扇窗上上下下要做两个青铜销子。”麦 89 页），一日上（一天里向：“一日上跑勿到。”麦 110 页），有买处唔（有地方买唔？），转掙快（周转快），偷伴子（偷偷叫。今老派用），假佯头（装出来。今老派用），雨落（落雨：“雨落者，借一顶伞拉我。”麦 7 页），雷响（打雷。今老派用），下半昼（下半天、下半日），牵恹搭好（好坏搭搭），些少（稍微），恹恹好好（好好坏坏），消头极粗（销路老好），约规、规（约定：“第宅房子约规几时动工？”“依规啥辰光动工？”麦 71 页），顿当（总拉一道。今老派用），担脚（担：“第只船装得落几化担脚？”麦 67 页），话佬（据说：“泰和栈里勿认，话佬并勿有介事个。”土 49 页；“话佬吃之生鸦片烟佬死个。”土 40 页），再行定当（再讲定），准予（吃准、讲定：“准予学稿子。”松 297 页），凡于（凡是），白相性重点，爽歇（等一歇），死脱眷 *siŋ* [siŋ] 拉（死脱点拉海。眷：“些儿”的合音，从依做先生（跟从依请依做先生），四时八节（各种季节），有出头年个（有出头日脚个。年，即“日儿”，“日”儿化音若“年”，今郊区仍用，城区读“日”），冷陌生头里（突然，着生头里。今老派仍用），生拉 [sā la]（当然佬），八成光张（八成光景），日头直模样（太阳升到顶个样子），趁带便（顺便。“顺带便”老派用，“趁带便”不用），尴尬头（半当中：“大家正拉尴尬头里无主意个辰光。”土 75 页），坎起始（开始），吓来非凡（吓得勿得了）。

150 年前在读音方面值得注意的字有：

麵 *me* [mi]（已不分“面、米”的读音）、V 个 *kuh* [kʌk]（已与“一个”的“个”不同，弱化为促声）、一干 *kūn* [kǔ]（“个”的儿化音）、无 *voo* [vu] / *oo* [fiu]、射 *sok* [zɔk]、戳 *dzok* [dzɔk]、古时间 *kan* [kē]、拿 *nau* [nɔ]、眷 *siŋ* [siŋ]（些儿）、歇 *she* [çi]（歇儿。已失落儿化）、囡 *non* [nɔn]、快 [k'ɑ] 活、豁 *feh* [feʔ]、锄 *ze* [zɿ] 头、言 [fiɛ] 话（“闲话”本字应为“言话”。150 年前，疑母字“炎、言、谚”都读 [fiɛ]，“雁”读 [ŋɛ]：雁鹅，现上海奉贤区乡下“炎”读 [fiɛ]，“雁”

读[ŋɛ])、拾 nioh[ŋiœʔ] (“消脱一担湖丝当中行里拾几化用钱?”
麦 24 页,今读[zitʔ],今作“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旧词的大部分在上海城区周围的上海方言区以至松江方言大区里至今还在使用。100 多年前记录的上海话由上海城内人读来感到土气十足,与 150 年后现今的用法差异太大,甚至怀疑记的是不是上海话,但由城外入读来却异常亲切,感到记得十分真实。

二、清末民初新词语产生呈高峰期

1. 晚清起大量新事物带来的新词语

上海开埠以后,西方思潮和新鲜事物如潮涌现,反映这些新生事物的名词大量产生。首先是新事物的名称。在葛元煦 1876 年著《沪游杂记》(写作时他已在租界居住了 15 年)中记到了以下的新名词:上海广方言馆、制造局、江海关道、同文馆、通事、海军司令部(宣统初年在上海成立)、司法权、劝业会、同业工会、洋行、机关、商务、研究会、会话、租界、马路、阴沟、阴井、轮船码头、电报、招商局、会馆、公所、租界洋行、丝栈、丝号、茶栈、汇划钱庄、客栈、茶园、名班、脚色、戏馆、女堂烟馆、书场、茶会、茶围、花烟间、闲游、出局、拍卖行、照相楼、垃圾车、洒水车、大自鸣钟、工部局、跑马场、保险公司、马车、脚踏车、教堂、格致书院、申报馆、机器印书局、电线、地火、自来风扇、荷兰水、柠檬水、火油灯、煤气灯、外国影戏、焰火、马戏、盆汤、戏园、掮客、车夫、野鸡、女荐头、拆梢党、放白鸽、姘头搭脚、西崽、露天通事、巡捕、外国讼师、包打听、油画、照相、东洋车、马车、火警钟、号头(租界华洋房屋,工部局于门首用小牌编明字号)、会审公堂。

风俗变易带来不少俚言俗称。黄式权在 1883 年著《淞南梦影录》,寒食生在其序中说:“大而风俗变迁,时事更易,小而花丛标

异,鸟语鸣奇,无情不移,有境皆幻,一一详记而备录之。”该书记录“沪上方言”有:“称龟子曰‘嘉定老先生’,称鸨妇曰‘父兄娘’,称挑夫曰‘野鸡’,称蜂蝶媒曰‘拉皮条’,称狎客之偶一至者曰‘丹阳客人’,称局赌害人者曰‘牌九司务’,称大言诳人者曰‘卖野人头’,称妓家佣曰‘烧汤’。”还记到“溜冰、赛花会”等新名词。

到1924年陈伯熙编著的《上海轶事大观》中,记“沪语”的新词更多,有:“煞底、接生、骂山门、杀千刀、杀坯、猪头三、阿土生、寿头码子、寿头寿脑、曲辫子、瘟生、拆梢、茶会、瘪三、八开、小开、本家、拆白党、钉梢、阿木林、刚摆度。”记“游民切口”,有“开码头、摆路头、拔苗头、扎绷、接头、郎德山、放生意、拉排头、失风、洋哥、阿木林、阿土生、老毛、外国卵子、阿朗、贴血、叉进去、识相、高风子、放炮”。此外书中还写到“报贩、卖瓜子、掬客、托力克眼镜、讨生活、磨镜党、票房、票友、舞台、自来火、电灯、电气公司、救火会、小房子、荐头行、燕子窝、彩票、混堂”等词。自19世纪90年代起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的直到30、40年代还在流行的这类新词俗语大多已经产生。

2. 华洋杂处形成的新语言现象

从晚清起,自由出版书刊和办报逐渐成风,翻译西方理论和文学,产生了许多借词。十里洋场开辟,外来新鲜事物接踵而至,对于应接不暇的西洋近代文化的外来事物名称,上海话反应迅速,马上吸收,除了用意译如“火车”、“飞机”、“细胞”、“蜜月(sweetmonth)”、“黑板(blackboard)”和加以“洋”头称名如“洋货、洋房”以外,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吸收外来词的第三次高潮。上海人的兼收并蓄态度使外来文明通过上海话借词的使用很快地本土化。以外来词的引进为起点形成了20世纪初期的新词新语涌现大潮。

首先是向日语借来新词,它主要通过近代报刊如《时务报》、《申报》、《民报》等,用照抄汉字的方式引进,并不涉及语音。这里

有三种情况。(1) 古汉语里原有的词,日语在近代使用它表达了新概念,现在再把它们借回。如:想象,乐观,主义,社会,文明,思想,意识,具体,演绎。(2) 日语用汉字新造的词语。如:谈判,方针,政策,自治,反应,科学,物理,资料,哲学,客观,集团,原理,特权,体操。(3) 日语中固有的词,原用汉字书写,我们直接引进。如:场合,手续,服务,话题。借自日语的词,除了“味之素(味の素)”等极少数词外,都已进入普通话。

上海人以带有洋派情调为荣,上海话也就常常夹带一些洋人词语。如:先生要称“密司脱(mister)”,第一要称“那摩温(NO. 1)”,钞票要称“大拉斯(dollars)”,脸蛋称“番斯(face)”,大人物称“大亨(hundred)”,传球称“派(pass)”,重来称“厄隘(again)”,对分称“哈夫(half)”,末班车和最后称“拉斯卡(last car)”,通过称“派司”,再会用“拜哎拜哎”,拿来就用。妙龄少女或潇洒公子在说话中以夹带西文来附庸风雅抬高身价,特别是生活在市中心租界区内的与西方文化接触较多的地方和家庭,加上“华洋杂居”的各种交际场合的需要,对话语句中夹杂英语便不足为奇了。

于是,身穿“阴丹士林布(indanthren)”、“法兰绒(flannel)”风靡一时,吃“三明治(sandwith)”、“罗宋汤(russian)”成家常便饭,从“道林纸(dauling)”、“米达尺(metre)”开始研习科技文化,在“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罗曼蒂克(romantic)”气氛中创作新文学。一众海上少年,头上戴副“托力克”,嘴上衔支“茄立克”,手里拿根“司的克”,出门乘部“别克”(名牌眼镜、烟、拐杖、轿车),引为时髦。在20年代,已有前面三“克”,被称为“三克党”。^①新词是新思潮、新生活的直接反映,“洋里洋气”和“洋泾浜”的结

① 严独鹤主编的《红杂志》1922年第三期刊登饭牛写的《海上打油诗》记下当时的时尚:“海上少年盛行日上戴托力克镜,手中携司的克棒,嘴里衔茄立克香烟,谓为‘三克党’。”

果,主要的是中外优势的杂交,带来了上海的繁荣。

欧美借词主要来自英语,少数来自俄语、法语和德语。对于应接不暇的外来事物,直用其音称呼最为方便,也不易因意译而引起事物与称名走样。西洋近代文明无论工艺、建筑、交通、衣饰、饮食、教育、医学、音乐、体育、娱乐和生活用语等都在上海的词汇中留下痕迹。如:“马达(motor)、腊克(lacquer)、克罗米(chromium)、泡立水(polish)、马赛克(mosaic)、水门汀(cement)、水汀(steam)、馊司(gas)、卡车(car)、摩托车(motorcycle)、派力司(palace)、开司米(cashmere)、柠檬(lemon)、色拉(salad)、土司(toast)、布丁(budding)、三明治(sandwith)、白脱(butter)、咖啡(coffee)、可可(cocoa)、咖喱(curry)、阿司匹林(aspirin)、来苏儿(lysol)、凡士林(vaseline)、课程(course)、戳子(chop)、麦克风(microphone)、披耶那(piano)、梵哑铃(violin)、萨克斯风(saxophone)、倍司(bass)、沙蟹(show hand)、道勃儿(double)、司到婆(stop)、脱去包(touch ball)、搞尔(goal)、捎(shoot)、派(pass)、维纳斯(venus)、沙发(sofa)、派对(party)、德律风(telephone)、朴落(plug)、司答脱(start)、违司(waste)、司的克(stick)、行(hong)、康白度(comprador)、台头(title)、克拉(culour)、圣(ssint)、安琪儿(angel)、磅(pound)、打(dozen)、听(tin)等等一大批。

有些方面,外来词一下产生很多,如糖果食品,饮食如西餐,菜名常直接音译。有的东西音译词有两个形式,如“巧克力”,又称“朱古力(chocolate)”,“牛轧”,又称“鸟结(nouget)”。现在已进入普通话的许多外来词,可以从中看出上海语音的特点,如“沙发(sofa)”,上海读“沙”为“[so]”,又如“白脱”、“加仑”、“派司”、“马达”、“伏尔加”、“秘鲁”、“加拿大”等都是。

在音译外来词时,不少词语在形式上屈于上海话的特点而有所变化,如“brandy”原来只有两个音节,上海人把它译成三个音节“白

兰地”，“普罗列塔利亚”又因太长根据我们的习惯缩略成“普罗”，也有把两个借词复加在一起成为新词，如“吉普卡(jeep、car)”。

为了提示词义所属类别或凑足双音节，许多借词采用音译加上汉语语素的形式。如：“卡片(car)”、“啤酒(beer)”、“酒吧(bar)”、“沙丁鱼(sardine)”、“雪茄烟(cigar)”、“雪纺绸(chiffon)”、“卡宾枪(cabine)”、“米达尺(meter)”、“法兰盘(flan)”、“杏利蛋(omelet,炒鸡蛋)”、“司必灵锁(spring)”、“道林纸(dauling)”、“拍纸簿(pad)”、“高尔夫球(golf)”、“华尔兹舞(waltz)”、“茄克衫(jacket)”、“车胎(tire)”。有的纯音译的借词也会再与汉语的词或语素合成新词，如：“咖喱”+“粉”→“咖喱粉”。这样的词又如：“色拉油”、“派司照”、“可可粉”、“番茄沙司(sause)”、“苏打饼干(soda)”、“求是糖(juice)”、“插朴(plug)”、“派克大衣(parka)”、“罗宋帽(russion)”、“沙发椅”等。还有缩写词，如“普罗(prole tarian)”、“C. C(cubic centimeter)”等。

中西合璧、音译和意译结合的词也不少。一种是音译加意译，如：“冰淇淋(ice cream)”，“冰”是意译，“淇淋”是音译，此类借词还有如“苏打水(soda water)”、“霓虹灯(noon light)”、“弹性女儿(dancing girl)”、“南斯拉夫”等；另一种是用音义双关的造词法，如：“俱乐部(club)”、“维他命(vitamin)”、“引擎(engine)”、“幽默(humonr)”、“乌托邦(utopia)”，这些词读起来是音译的，看起来又是意译的。

借词也有转义的，即在上海实际所指的事物和外国的事物并不完全相同。如：“卡车”在英语中是指一般的“车子”和“汽车”，而在上海话里成了“载货汽车”；“那摩温(number one)”在上海话里后来词义缩小到仅指“蝌蚪”和“工头”；“司答脱(start)”仅用于日光灯的继电器；“拉斯卡(last car)”已从“末班车”转指“最后一次”或“最后一个”的意思了。

华洋杂处，语言互受影响。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

代,在上海流行一种“洋泾浜英语”。姚公鹤在1917年版的《上海闲话》中描述过这种混合语:“与华人会话,同一英语,则英人反茫然不知所对,盖上海商场中久已通行一种不中不西之洋泾浜英语矣。查洋泾浜英语,系以中国文法英国字音拼合而成,为上海特别之英语。即此一端而论,英人来华其不能不先有研究可知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上海洋泾浜地区的“上海洋泾浜语”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语音上受上海话影响。把辅音“r”说成“l”,如:“all light (all right)”、“loom (room)” ;把英语词尾的辅音加上“ee [i:]”,延伸成一个音节,如:“Talkee he (Tell him)”, “My wanchee walkee. (I want to go for a walk.)”, “What side catchee (Where is that from?)”;把辅音“t”读成“chee”,如:“My no wanchee. (I don't want it)”。

2. 语法上用自由形式取代了词尾变化,放弃了数、格、人称等形态变化。如“I”、“me”、“my”、“mine”都用“My”表示,像“My no savvy (I don't understand)”, “Pay my (Give me that.)”, “This b' long my (This is mine)”。又如不用冠词:“My wanchee bath (I want a bath)”;不用动词时态形式:“No likee (I don't like that)”, “No can do (That will not do)”。

3. 受汉语量词的影响,泛用“piecee (piece)”当量词用。如:“Catchee my one piecee rickshaw (Get me a rickshaw)”, “Pay my two piecee (I will take tow of them)”。

4. 泛用“time”表示时间,“side”表示空间。如:“another time. (Again)” “What time? (What o'clock is it?)”, “Time bye. (Afterwards)”, “This side. (Here)”, “all side. (around)”, “What side? (Where is it?)”, “Go topside (Go upstairs)”, “top-side (above)”, “Go bottomside (Go downstairs)”。

5. 用“belong”表示“属于”,泛用代替系词“to be”。如:“That

b' long bad pidgin(That is a bad job)”,“What this b' long? (What is this used for?)”,“True b' long bottomsides, last time talkee. (I can't take any lower price)”。

6. 用上海话语法和语序组装英语词语成句。如:“Barber have got? (Is there a barber in the hotel?)”,“Hotel side can sendee? (Can you send this to my hotel?)”,“Can do(That will do)”,“What thing? (What is that?)”,“You look see tskee my. (Go and see, and come back and tell me)”,“No can do. (Stop that)”,“No have got. (He is not at home.)”,“Talkee he come this side(Tell him to come back)”,“Too muchee dear (That is too dear)”,“Talkee my (Please let me know)”,“Pay my look see(Just let me look)”,“My too muchee fear makee rain(I am afraid it is going to rain)”,“Mas'r have got? (Is Mr. ——at home?)”,“No have got (He is not at home.)”,“what fashion no can? (what not?)”。

7. 词汇基本上来自英语,也用英语俚语,如:“Savvy? (Do you understand?)”。也有来自上海话及印度带来的词语。如:“Man man. (慢慢 Wait a bit.)”,“Auso(豪躁 Be quick.)”,“Auso di(豪躁点 Go quicker.)”,“Dang sing(当心 Be careful)”,“Faung au lay (放下来 Put the rickshaw 黄包车 down)”,“Chin-chin(请,请。How are you; Good bye)”,“Doo-maloo(大马路 Nanking Road)”;“chit (信、账单)”,“godown(货栈)”。

8. 常用词的使用范围比英语大得多,这是对生词的回避策略。如:“Come chop chop(Come at once)”,“Catchee tea chop-chop (I want some tea at once)”,又用“numa one(number one)”引申表示“顶呱呱”,用“catchee(catch)”表示“得到”。用“Man-man”表示“stop”。

9. 简化的表达,这是用缩略弥补口拙。如:“No likee(I don't like them)”,“No can do. (That will not do)”,“Talkee true? (Do

you mean it?)”, “What fash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anchee all same. (I want it like that.)”, “Pay my (Give me that.)”, “Pay my hot water (Get me some hot water)”, “Can secure (Will you see to do it?)”, “Pay my two piecee (I will take two of them)”, “Twelve piecee wanchee wallop (I want these twelve plates developing.)”, “Talkee cook three piecee man dinner (Tell the cook to prepare dinner for three to-day)”。

10. 换话表达。“What side my room? (Show me my room)”, “No can cuttee? (Is that the lowest price?)”, “Pay my look see (Just let me look)”, “Can puttee book? (Is the bargain settled?)”, “You can lolly my? (Can you make an allowance on damaged goods?)”, “S’pose no do, my makee largee bobbery (If you don’t do this, you will get into trouble)”, “This b’iong number one (This is very good)”。

以上的例子主要来自 1902 年出版的《上海旅客和居民手册》。1912 年上海出版的英文版的《上海旅游指南》里也列举了一些洋泾浜话,如把“Do you understand?”说成“Savvy?”,把“stop”说成“Man-man(慢慢)”,把“Can you tell me what this is?”说成“What thing this b’long?”,把“Can you do this for me?”说成“Can do?”。情况大致与 1902 年书相同,可见当时的上海洋泾浜语还是比较稳定的。

上海的洋泾浜语一时十分活跃,以至有些人把它编成顺口溜,下面一则洋泾浜歌诀选自 1934 年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笔者配上了英语。这则歌流传很广,笔者父亲、至今还有老年人会用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哼上几句:“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廿四块洋细‘吞的福(twenty - 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真崭实货‘佛立谷(fully good)’,靴叫‘蒲脱(boot)’鞋叫‘靴(shoe)’,洋行买办‘江摆渡

(comprador),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er)’,‘翘梯翘梯(tee)’请吃茶,‘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依坐,烘山芋叫‘扑铁秃(potato)’,东洋车子‘力克靴(rickshaw)’,打屁股叫‘班蒲曲(bamboo chop)’,混账王八‘蛋风炉(daffy low)’,‘那摩温’先生(number one)是阿大,跑街先生‘杀老夫(shroff)’,‘麦克麦克(mark)’钞票多,‘毕的生司(pitty cents)’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爷要‘发茶(father)’娘‘卖茶(mother)’,丈人阿伯‘发音落(father-in-law)’。”

随着上海人英语学习水平的提高,上海洋泾浜语在20年代以后消失。但是在洋泾浜语影响下产生的一些词语依然流传在下层群众中,这些洋泾浜色彩浓郁的外来词和俗语,有的一直流传至今。如把“管门人”叫“抛脱(porter)”,把“蠢人”叫“阿木林(a moron)”,把未婚妻称为“飞洋伞(fiancée)”,把“找机会”说成“混腔势(chance)”,把贬了值、感到理亏认输叫“吃瘪(cheap)”,把“办法、窍门”说成“挖而势(ways)”,把“倾向、模样”说成“吞头势(tendency)”,把“全部”说成“骨碌三姆(gross sum)”,把钞票多说成“麦克麦克(mark mark)”,身无分文说成“毕的生司(pitty cents)”,把一文不值者称为“瘟生(one cent)”,把“一点”说成“一弥弥(a minimum)”,把“拥挤”比喻成“轧沙丁鱼(sardine)”,把“星期天”说成“生头(sunday)”,把“星期六”说成“杀脱头(saturday)”,把低等妓女称为“咸水妹(handsome maiden)”。由于洋泾浜语把“Never mind”说成“Marskee”,“笃定马思开”一语就从此而来。又如称“寿头码子”、“小刁码子”的“码子”来自“moulds”。

这些中西合璧具有海派民俗特色的词语还有:“嗲(dear),由亲爱的、可爱的引申为娇柔的、媚态万千的;“轧朋友”的“轧(get)”,搞到的意思,“轧朋友”为搞女人、结交异性;“拉三(lassie)”,由少女、情侣引申为妓女或不检点青年女子;“大班

(banker)”，由大银行家引申为大老板、富豪；“退招水(juice)”，本为流氓退还敲诈得来的油水，引申为丢脸、失面子；“克拉(colour)”，由色彩引申为时髦的、衣着光鲜的；“接领子(leads)”，接提示或接暗示；“着台型(dashing)”，由穿着很漂亮引申为出风头、自我炫耀；“噱头(shit)”，由胡说、大话、蹩脚的商品或表演，引申为引顾客上当的骗局和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引人发笑的手段；“嘎三壶(gossip)”，聊天闲谈；“邋遢(litter)”，由杂乱、四下乱扔废物和东西引申为杂乱、凌乱和不修边幅；“蹩脚(bilge)”，由船底污水引申为肮脏的、下三滥的、劣质的；“大兴(dashy)”，由浮华的、华而不实的引申为假的、冒牌的、劣质的；“肮三(on sale)”，由二手货贱卖引申为垃圾货和人品低劣；“瘪三(begsirr)”，乞丐先生，用来形容叫化子、难民、逃荒者等以及泛骂用语；“戆大(gander)”，傻瓜、呆鹅、糊涂虫；“赤佬”的“赤(cheat)”，本义是欺骗；“小开”的“开(kite)”，由骗子之意引申为对有钱人的泛称；“门槛精(monkey 精)”，由猴子精引申为聪明的、精明的。^①

下等平民学到几句“洋泾浜”，也用于与外国人交际时应付。如“非常感谢你(thank you very much)”说成“生发油卖来卖去”，把“让我看看(let mi see)”说成“来脱米西西”。平时说些上海话语法的英语，又如把“一只船有两只眼睛，没有眼睛，如何能看见？不能看见，如何能够走？”说成“A boat has two eye. No eye, how can see. Nocan see, how can go.”^②范敬宜先生说到几个“洋泾浜”例子，如：外国主人回家，见玻璃窗打碎了，问仆人缘故，仆人很流利地用“洋泾浜”回答：“inside 吱吱吱，outside 喵喵喵，glass 克郎当！”洋主人一听便知是猫捉老鼠闯的祸。洋行老板让中国司机

① 此段参见朱大可：《上海语境塑造了“鲁迅精神”》，《世纪中国》网2001年10月4日。

② 此句引自曹聚仁：《上海春秋》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

到大光明买电影票,司机空手而归,说:“Man mountain man sea, today no see, tomorrow see, tomorrow see, same see.”^①这些自造的临时用的“洋泾浜英语”外国人都是听得懂的,在当时看来也是有用的。

3. 海派文化的语词诞生

上海语言自20世纪初从旧上海话中脱胎而出的标志之一是海派语汇的大量兴起。上海自从成为面向世界开放的城市以后,大量而迅速地吸收西方进步文化,又与地方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那种襟怀宽阔、包罗万象的“海派”文化。上海人的生活作风、行为方式表现出一种从容平和的兼收并蓄态度,上海的语言也迅速反映了那种生活方式、人格特征和文化心态。

对于那种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变化,有个顺口溜说得很形象:“乡下姑娘要学上海样,学死学煞学勿像。学来稍微有眼像,上海又调新花样。”由此可见上海事物翻新之快。在上海,最先出现了“煤气灯”、“电气灯”、“电灯”、“电话”、“电车”、“无线电”、“电影”、“水汀”、“交易所”等等。有一个新事物,在上海就产生一个新名词。如新交通带来的新词:“黄包车,脚踏车,机器脚踏车,龙头,篷帐,轮盘,外胎,里胎,气门,照会,汽油船,火轮船,轮渡,统舱,码头,浮桥,飞机,电车,拖车,汽车夫,跑车,汽车行,火车,困车,饭车,月台,货色车,专车,夜车,老虎车”等;新教育带来的:“大学,学院,校长,私立,公立,会计员,庶务员,校董会,住读,走读,学费,膳费,文凭,证书,实验室,课堂,自修间,账房间,门房,簿子,铅笔,自来水笔,橡皮,卷笔刀,卷子,写字台,揩黑板,功课,草稿纸,分数簿,温书,赖学,打手心,立壁角,开学,放学”等;新公安措施带来的:“总巡,捕长,巡捕头,三隼头,宪兵,商团,巡捕房,侦探,保镖,起诉,手印间,吃生活,抄号头,犯人车,吃官司,侦缉,号

^① 此两例引自范敬宜:《话说“洋泾浜”》,《新民晚报》2000年8月24日第20版。

衣,牢监,逃监,警备车,警棍,站岗,抄靶子,红绿灯台,电报局,救火会,救火车,太平龙头,自升扶梯,帮波”等。三教九流各种人物都混迹于上海社会,对于他们,上海人造了一整套的称呼和雅号,如:“脚班,车夫,茶房,堂倌,手艺人,行贩,荐头,佣人,三壶客人(奴仆),算命先生,走方郎中,露天通事,换糖个,卖拳头个,裁缝司务,票友,小热昏,二房东,台基,野鸡,淌排,老枪,白相人嫂嫂,老蟹,廊檐五圣,三只手,拐子,瘪三,浪荡子,拆白党,包打听,洋装瘪三,三光码子,大好佬,大亨,老头子”等等。上海的市面既是宽容并存,又是迅速变换。上海的商业繁荣带来了一系列的新词,如:“制造厂,有限公司,柜台,买客,经理,伙计,掮客,跑街,生意人,商会,开户头,结账,现货,商标,提单,本钿,佣钿,进口货,股份,汇票,支票,红利,广告,老牌,拍卖,开销,揩油,敲竹杠”等。新事物和旧事物并列,新词和旧词也并存,如既有“银行”,也有“钱庄”;既有“公司”,又有“摊头”;既有“仓库”,又有“栈房”;既有“交易所、洋火店”,又有“豆市、磨坊”;既有“康白度(买办)”,又有“学生意个”。西洋的文体活动也是先从上海输入的,于是上海人给它们一一取了名称,如:“足球,篮球,台球(乒乓球),跑冰,高尔夫球,回力球,跑马场,踢毽子,打弹珠,网拍,锦标,看客,开球,打扑克,运动会,体操,游水,跳高,影戏馆,开场,明星,有声电影,艳情片子,跳舞场,舞女,交际跳舞,戏场,导演,布景,音乐会,乐队,留声机器,风琴,洋号,钢琴,游戏场”等。上海人自造名词之健,可与其城区的高速膨胀媲美,比如车子,上海人从初见世面的独轮“羊角车”开始,直到现在的“磁浮列车”,出现一种就叫一种,对每一种新生的车子都马上冠之以名。对源源而来的新事物,一时来不及新创词语,就干脆冠之以“洋”,如:“洋红、洋钿、洋布、洋琴(西洋琴类乐器)、洋油(煤油)、洋灰(水泥)、洋袜、洋装、洋伞、洋刀、洋火(火柴)、洋房、洋台(阳台)、洋线(线)、洋线团、洋风炉(煤油炉)、洋铁碗、洋囡囡、洋娃娃、洋泡泡(气球)”,其中

“洋房、洋钱、洋伞、洋风炉”等至今还在使用。

海派特点表现在民间用语的赶时髦,重创新发挥,土里土气的用语被鄙视为“乡下闲话”、“浦东闲话”而遭排斥。从市民文学期刊《礼拜六》、《红杂志》等的用语变化中可以发现上海人生活用语渐渐地吐故纳新。自从上海很快用了“电车”以后,当时的电车都是有轨的,接着上海人又把额上的皱纹喻称为“电车路”,后又把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可见其造词之快和思想之活泼。上海商业发展有了交易所,每天要“开盘”和“收盘”,这个“盘”字,原出于算账的“算盘”(1935,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6页),旧式小商店开了排门后店主摇摇算盘以示“开盘”,商店清点货物也常说“盘点”货色,于是定价格就成了定“盘子”,大减价就说“大放盘”,一下子“盘”的词族很快形成了。暗里高抬物价,就说“暗盘”。听到口音不同的“客边人(外地人)”,就放“客盘”。对付外国人,便开出“洋人加倍”的“洋盘”来了。有的人不知其诈,便有“洋盘末切勿要去买个”(1941,布氏语法91页)之类的忠告,上当的人多了,不仅是外国人,那些花冤枉钱的人便冠之以“洋盘”的雅称,“洋盘”就成了“外行不识货”(形容词)和“遇事上当又不察觉的人”(名词)的代称,与乡下来的“阿木林”、“阿土生”义同。由“算盘”到“洋盘”的词义发展,可以看出上海人思路的开阔,造词的灵活性,他们常常不拘一格组词,随其新意比喻引申,约定俗成,又很快传播开来。所以有的时髦的流行语一旦出现,上海人一般不采取保守的抵制态度,而是由青少年带头,以创造和附新为荣,跟着用新弃旧,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滑稽、说唱等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俗文艺形式也随时会引进新名词和新语言形式,使生动活泼的口语词汇得到传播。一大批新兴的海派语词产生并流行起来,如:“窍槛(窍门),路角(门路、旁道儿),路道(原因、门路、办法),当势(时机),头子(交际能力),上路(够交情,合情理),大路(做事大方),落桥(故意为难作梗),轧头(碴儿),吃相(争怒时

的脸色和架势), 落场势(下场、下台), 领盆(折服), 台型(面子, 时髦), 花头(花样, 不正当的苗头), 航三(令人失望, 弄僵, 不正派), 吃价(有名望, 过硬), 着底(最差, 13点), 乐开(说话做事在理上, 公正大方豁达), 杀搏(健壮, 厉害), 厥倒(吃惊于意外之事), 买账(认输, 看在情分上), 候进(正可得逞), 放一码(网开一面, 放宽)”等。

4. 文化商业迅速繁荣带来的新词

上海城区在 20 世纪初快速扩展, 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汇集上海, 中西文化自由交流, 一时间文化、宗教、行业、店家的文化词蓬勃多彩地产生并活跃起来。

早在 19 世纪末, 第一批新式的文化设施在上海诞生, 创造了一批新的文化词。如: “幼稚舍、学堂、书院、书坊、仪器馆、研究会、游艺会、恳谈会、会馆、公所”等(摘自李维清 1907 年《上海乡土志》)。上海的文化事业迅速繁荣, 一大批新文化词语在上海话里生成并传播开来, 大部分随即成为国语词汇。如出版类的“印书馆、排字间、出版、初版、二版、装订、毛边书、洋装书、勘误表、报界、记者、编辑部、主笔、周报、画报、季刊、社评、杂志、广告栏、笑林、副刊、定户”等; 如文房类的“钢笔、铅笔、圆珠笔、自来水笔、墨水、印墨水纸、拍纸簿、日记簿、名片、印油、橡皮、信壳”等; 钟表类的“自鸣钟、挂钟、座钟、闹钟、金表、夜光表、挂表、指南针、寒暑表、千里镜、金丝边眼镜”等; 化妆品类的“香水、花露水、脂粉、生发水、雪花膏、凡士林、刨花缸、牙刷、嘴唇膏、节掐油”等, 娱乐类如“台球、足球、网球、棒球、高尔夫球、回力球、锦标赛、滚铁环、打弹子、打菱角、扯哑铃、跳绳、体操、马戏、留声机器、洋琴、风琴、口琴、手风琴、竖琴、洋号、麦克风、的笃板、软片、照相、滩黄、开篇、戏法、西洋景、日场、夜场、主角、明星、行头、做功、道白”等; 新场所名如: “公馆、别墅、陈列馆、图书馆、博物院、救火会、电报局、交易所、育婴堂、孤儿院、按摩院、美容室、殡仪馆、医院、诊所、运动场、游乐场、跳舞场、跑冰场、书场、跑马

场、夜总会、俱乐部、同乡会、公所、饮冰室、餐厅、小菜场”等。（选自布氏 1939 年《上海方言课本》）

从明朝徐光启时代起，上海开始有了首批的天主教徒。1842 年 7 月，法国耶稣教会在徐家汇土山湾徐光启墓地附近建立了上海开埠时候第一个教会基地，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共有教堂 427 座。上海的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很活跃。教会文化产生了一批有关新词。如：“耶稣会、圣母圣心会、玛利诺会、长老会、浸礼会、青年会”、“祭台、追思台、讲道台、钟楼、圣水壶、蜡台、弥撒、圣经、真主、圣体、主教、神父、修士、嬷嬷、教友、圣洗、进教、瞻礼、做礼拜”等。“教会学堂、教会医院”等教会文化对上海的影响一直很大。上海佛教有悠久的历史，敦煌壁画中就发现有上海佛教史迹画，所绘的是“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开埠后佛教的寺院遍布上海，道教的道观也各处有见，佛教、道教文化传布很广。“城隍庙、静安寺、保安司徒虹庙”、“寺庙、庵堂”、“和尚、尼姑、道士、菩萨、观音、灶君、财神、地藏王、弥陀佛、门神、关帝”、“吃素、烧香、做道场”等，都曾是民间的信仰习俗。

各行各业，分布之广，名称之杂，分类之细，上海为最。在上海滩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之时，尤为纷杂繁华。如商店业有“金银业、银楼业、绸缎业、衣装业、南货业、地货业、六陈业、豆麦业、染色业、典当业、古董业、茶食业、蜜饯业、海货业、火腿业、香烛业、玉器业、珠宝业、瓷器业、竹器业、杂货业、花粉业、嫁妆业、颜料业、笔墨业、纸张业、菜馆业、皮箱业、皮裘业、顾绣业、布匹业、鞋帽业、乐器业、爆竹业”等等；行号类有“煤炭行、粮食行、棉花行、茶叶行、饴糖行、炒货行、咸货行、鲜鱼行、蔬菜行、缸坛行”等等；杂业有“油坊、磨坊、酱园、米店、烟酒店、混堂、旅馆、茶楼、饭店、面馆、豆腐店、剪刀店、老虎灶”等等；工匠有“剃头匠、扞脚匠、成衣匠、泥水匠、箍桶匠、翻砂匠、刻字匠、打锡箔匠、补镬匠、琢玉匠、鑿花匠、铜匠、铁匠、木匠、竹匠、皮匠、石匠、漆匠、钉碗匠、弹棉匠”等等；手

艺人有“剃头司务、烧饭司务、裁缝司务、红帮裁缝、吹糖个、捏粉个、织补个、裱画个、做灯笼个”等等，另有“出店、清道夫、脚夫、轿夫、三轮车夫、跟班、收账人、卖票人、送报人、看门人、换糖个、削刀磨剪刀个、修洋伞个、修棕绷个、摇虎撑个、施药郎中、卖膏药个、风水先生、衔牌算命个、测字个、卖长锭个、卖拳头个、活孙出把戏个、告地状个”（选自1924年吴汉痴主编《切口大词典》），形形色色，共同构成了上海社会的众生相。

1909年《图画日报》刊载的上海社会风俗画上的上海街巷里的一些老行当，具有浓厚的上海本地民俗特征的小买卖，如：“卖炒栗子、烘山芋、卖糖粥、卖糖山楂、卖汤水圆、卖馄饨、卖粢饭、卖豆腐花、卖沙角菱、卖重阳糕、卖西瓜、卖凉粉、卖臭豆腐干、卖梨膏糖、卖芦粟、卖猫鱼、卖牛乳、吹糖人、杀猪、切药、叫哥哥担、卖蟋蟀、修洋伞、修棕榻、箍桶、钉秤、做饭箩、卖草席、卖鸡毛帚、卖蒲扇、圆竹匠、修缸补髻、推草鞋、卖草虫、扞脚、剃头、锯木匠、做舢子、成衣匠、织补衣裳、刻字匠、糊裱匠、拣鸡毛、卖小说”等，到50年代城市化程度很高的上海，除了下面画线的两种，走街穿巷和开设摊买卖的，依然存在；直到20世纪末，这些词语中的大部分还伴随该事物的流传而常用着。

活跃的商业和五方杂处的结果，形成了上海店名称呼的丰富多彩，集中了江南商业文化特色。较早的店名常用“庄、园、堂、作、局、行”作为类后缀，如：“肉庄、钱庄、衣庄、笔庄、绸缎庄、酱园、国药堂、混堂、烫衣裳作、包饭作、书局、药局、制造局、木行、车行、花行、水电行”。后来，各行各业商行林立，除了上面几种，还用很多名称来称呼店名，如：“楼、家、馆、店、处、号、洲、园、庐、堂、阁、轩、亭、村、棚、居、台、廊、宫、屋、棚、社、池、泉、房、斋、厅、记、公司”等。像“四海升平楼、得意楼、鸿运楼、杏花楼、一乐酒家、同兴馆、泰和馆、天津馆、老日升织补店、功德林素菜处、胡庆余堂药号、百花洲、留香园、爱吾庐、清芬堂、千顷堂、青莲阁、凤鸣阁、松风阁、

六露轩、朵云轩、沧浪亭、半松亭、蓝村、杏花村、乔家栅、远香居、同芳居、一春台、绿波廊、吴宫、居酒屋、可的牛奶棚、德大西菜社、裕德池、日新池、天泉、泰西药房、五味斋、天香斋、白玫瑰美发厅、先施公司、王星记扇庄、王记成衣作、世界书局、永丰木行”等沪上的店名和路名纷繁典雅，以致学士游客选以做对消闲，早在 1883 年黄式权著的《淞南梦影录》里就记有：“一洞天”对“三角地”、“五圣庙”对“八仙桥”、“紫来街”对“黄歇浦”、“广东店”对“新北门”、“打狗桥”对“放牛局”、“华洋书信局”对“英法巡捕房”等，信手拈来，妙合自然。

上海的店名及其后缀一直具有深厚的文化气息。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店名后缀曾一度萎缩，千篇一律改称“商店”或“店”，80 年代以后，随着上海人的思想重新活跃和商业复兴，店名又呈百花齐放，近来又有“苑、廊、小馆、人家、专卖店、中心、商厦、超市、广场、商城”等的新名称诞生，表现了上海繁荣的商业特色。

5. 市民趣味的惯用语大量涌现

上海话的惯用熟语原来就有比较丰富生动的传统，从 200 年前嘉庆初年的滑稽体小说《何典》中已可看到不少对特殊行为进行描写的惯用语，如：“拔短梯（失信毁约）、撻木梢（上当，受人愚弄）、吃白食（不掏钱吃喝，欺诈财物）、看野眼（眼望别处，闲看）、起花头（耍花招，另出新点子）、三脚猫（会而不精通某事或这样的人）、话把戏（作笑柄的事）”等。

上海的市民社会渐渐形成之后，反映市民生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迅速崛起，反映市民情调的间谚俚语也不断涌现。轻松幽默，不避俚俗的上海话独树一帜，最先反映了国际大都会新兴的都市生活。从 20 世纪初始，上海话的创新异常活跃，最显著的特色是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新鲜用语不断产生，以结构比较固定，意义有所引申的惯用语大量产生最为醒目。这些形象的惯用语使得有上海人特色的思想和行为取得了语言形式上的习用性和定型

性,人们通过这些语词可以窥见当时快速成长中的上海的社会风貌和精神文明,以及良莠不齐、雅俗并举的风土人情。

一二十年代是20世纪中上海城区发展和经济发展最快、思想异常活跃的年代,民间语言的发展也十分活跃,产生了大量流行的新词和新惯用语。如:“一只袜、一塌糊涂、一千三百零九、二房东、十一号汽车、大班、大拉斯、大舞台对过、小开、小白脸、小老公、小热昏、小房子、三道头、三只手、三点水、三壶客人、也司、凡士林、火车龙头、五分头、文旦壳子、毛脚女婿、丹阳客人、打秋风、打电报(男女眉目传情)、打野鸡、出彩、出风头、出码头、台基、仙人跳、印子钱、皮榔头、包打听、外国火腿、老枪、老蟹、老虎灶、老李相、老蔬菜、吃讲茶、吃豆腐、吃大菜、吃牌头、吃死蟹、式老夫、托力克、扛白度、曲辫子、坍台、走方郎中、吞头、吞土皮、李相人、局票、屁精、叫堂唱、叫货生意、扳差头、炒小货、那摩温、批霞娜、花红、垃圾马车、拆份头、拆姘头、拆搭子、拆白党、拆壁脚、阿三、阿木林、阿洋哥、长三、两脚车、拉皮条、来路货、放龙、放白鸽、放红老虫、红头阿三、洋盘、洋台、洋行小鬼、香槟票、香烟钶、勃郎林、看冷铺、背娘舅、活络门闩、哈夫哈夫、钉棚、钉梢、盎三、茶会、时髦、酒排间、郎德三、捐牌头、捐轧车、掉包、淌牌、涩浴、做花头、脱帽子、康密兴、寻开心、寻野食、扫青码子、崇明芦粟、混账黄浦滩、开天窗、开房间、脚碰脚、发松、跑街、弄堂、硬黄、游戏场、喔尔蛮、湖丝阿姐、搭浆、搭架子、搭汕头、碰和、碰和台子、照会、跳老虫、爱司头、寡老、敲竹杠、铜生丝、对百筋、雌雄党、寿头码子、撒洋烂污、乐胃、德律风、摩托卡、捞锡箔灰、头挑、壁的、烧路头、磨镜党、点大蜡烛、豁边、讲斤头、燕子窠、翻梢、鳖脚、蟹脚、礼拜九、咸肉庄、咸水妹、苏空头、露天牌九、烂污三鲜汤、听壁脚、缠夹二先生、瘪三、戛大、戛皮、阿戛、洋腔、拔苗头、亭子间、无线电报、霉头触到印度国”。(摘自严芙孙1924年《上海俗语大辞典》)

这类流行词语到30年代颇具规模,甚为活跃。1935年出版

的汪仲贤著《上海俗语图说》集中反映了上海都市生活中下层市民的流行俗语。除了上面列举的外,还有:“白蚂蚁、大放盘、大菜盆子、走脚路、花瓶、孵豆芽、乡下人勿识开路神、剥猪罗、堂差、么二、掉枪花、炒小货、白板对煞、揩油、拖车、老蟹、老头子、拾老三、抛顶官、告地状、斗狠劲、扎面子、吃白食、讨冷债面孔、倒堂龙套、排三和土、种荷花、镶边客人、么六夜饭、兜得转、摆堆老、电灯泡、放鸽子、劈把、白相人嫂嫂、亭子间嫂嫂、立角子、十三块六角、掬钢叉、人家人、搭壳子、三光麻子、打图书、鬼迷张天师、戳壁脚、顶山头、过期票子、坐房间、吃雪茄烟、开条斧、落门落槛、装笋头、叫化子吃死蟹、淘浆糊竹罐、地鳖虫、放野火、老爷、瘪的生司、混俏、吃排头、养小鬼、撬照会、黑漆板凳、松香架子、空心大老官、搭架子、板板六十四、翻门槛、嘴硬骨头酥、死人额角头、黑吃黑、晒水门汀、捞外快、跑生意、打回票、捧角、朝阳麻子、翻戏、蹩脚生、吃斗、活招牌、吹横箫、吃空心汤团、抖乱、叉鱼头、暴出头、大亨、出后门、约约乎皮老虎小东门十六铺、拆台脚、开倒车、电车路、蛙割卵子筋、识相、酥桃子、崇明人阿爹、跑弄堂、把脉、吃精麻子、大好老、白脚花狸猫、玉皇大帝、脱底棺材、卖羊三千、拆空老寿星、吃瘪、吊人中、小刁码子、尖头把戏、强出头、定头货、双料头货色、发吼狮、黄熟梅子、勿领盆、摆拆字摊、跟屁头、唱滩黄、一对大拉酥、鸭脚手、泰山、辣底蹦”等等。

上述两本书记载的流行俗语中,有一部分词语来自或主要流行于下层社区甚至黑社会,如“种荷花、劈霸、敲菱壳”等。有的词语由于其基本义素的概括性和生动性,流传开来,词语也经空心化的脱俗脱黑过程,经过大众的改造而广泛使用,成为现今常见的普通惯用语,如:“小白脸、跳槽、摆饭局、照排头、避风头、讲斤头、装樨头、戳壁脚、捞外快”等。

下面提到的那些惯用语,在那时产生,其通用范围不断扩大,而且沿用至今。上海是移民城市,大量移民来到上海以后,多数人

都是“脚碰脚(差不离)”，面对几乎相等的地位和机会，白手起家，积极谋生。上海自由竞争的经济行为培养了上海人的一种重实际、负责任的精神，有不少惯用语就是歌颂这种品质的，如：“硬碰硬(实事求是，经得住考验)”、“实打实(踏踏实实)”、“明打明(光明正大的)”、“乌龟攒石板”，崇尚“担肩胛(承担责任)”，“吃辛吃苦(含辛茹苦)”地苦干，反对“做黄牛(滑头，不负责任)”。他们讲究实际效应，嘲笑“空口说白话(信口开河)”的人是“夜壶里炖鸭——独出一张嘴”，指斥无边际的空谈为“飞机上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做大头梦(白日做梦)”。为的是寻觅到自己最合适最舒服的工作，“落门落槛(内行，恰到好处)”。他们善于精明估算，做事前时常要窥视方向，见机行事，“轧苗头”、“看山水”、“看颜色”、“讨口风(探口气)”、“鉴貌辨色”、“掂斤两(估计、捉摸物的轻重、人的本领作用)”等，在上海人看来这些都不是贬义词，而真要贬斥的只是坐着空想，那种“困扁头(异想天开)，热大头昏(想入非非)”的人。上海人办事与交涉对方可以不厌其烦于“讲斤头(各不相让地讲条件)”，对精明内行的“老门槛(精于各种窍门或这样的人，老手)”也不像外地有些人那样贬斥。为了办事成功，欲使无关系变为有关系，上海人还会主动找上门去“搭讪头(为与生人接近而找话拉)”。在办事中崇尚信誉，待对方宽容，“打包票(保证，包在身上)”，“一句闲话(没二话)”，“好白话(好商量)”来死；反对的只是那种精明为已的行为，指斥为“老刮铲”。上海人讲速度，重效率，主张当面清账的“现开销(发生纠纷当场清账)”，喜欢“快手脚(做事敏捷利索)”，“一脚落手(一口气，不停歇)”地把事赶完，不要那种“搭手脚(插进来增添麻烦)”、“添手脚(凑上来添麻烦)”的人。为了成事，上海人会“一手一脚(一人包下，善始善终，中途不停)”、“一点一滴(认真不越轨)”、“熟门熟路(得心应手，门路很熟)”地去做，会很“有心想(精力集中，有耐心)”，不屑“孵豆芽(充分准备，卧待时机)”。他们也褒扬孩

子从小“野得出(闯得开,做得出过分的举动)”,有“闯市面”、“开码头(出外闯荡)”的勇气。但他们喜中庸,都怕“豁边(过头,出错,栽跟斗)”,忌“老鬼失撇(资格老、能耐大的人遇失策)”,忌“豁边”的另一常用义项即怕“超出预算”,成为“空心大老官(貌阔实空)”。因此上海人讲究灵活机动,他们不贬“调枪花(善于玩弄言词变换手法)”,“摆噱头(耍花招,逗引人)”,“翻门槛(变换各种窍门)”。汪仲贤曾描写道:“一样开店铺做生意,会掉枪花的老板,三日二头大减价,常常叫一班乐队来吹吹毛毛雨,唱唱无锡景,生意自会兴隆发达。”(《上海俗语图说》266页)会做生意的上海人还常常对常例“勿领盆(不买账)”,认为可以各有千秋,企望“小鬼跌金刚(弱者战胜强者)”,“棉纱线扳倒石牌楼”。而对那种“脑子勿转弯个”、“寿头板气(呆头呆脑)”个、“戆答答(傻呼呼)”个“呆木头(呆愚迟钝者)”、“阿屈死(不识事、不识货、不内行的人)”是十分鄙夷不屑的。

处于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氛围中的上海,养成了上海人的并存宽容的心理品性和人际关系。这也同样反映到当时出现并通用的惯用语上来。他们说“好人勿生肚脐眼”,主张待人宽容,贬斥那种气派小、干那些不起眼的事的人为“小儿科”：“搵种事体小儿科来死,阿拉勿做个。”他们反对人为干预,别人有什么嗜好,“桥关桥,路关路(各管各,互不相干)”,任他“七荤八素(晕头转向,这样或那样)”,“关我啥事体!(不管我的事)”。他们深得“识相(知趣)”之道,即给自己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地位,常常警告别人不要“勿识相”,“勿识相要吃辣货酱(警告对方如不知好歹,就要给颜色看)”。他们要做“识相朋友”,像郑板桥“难得糊涂”一般“乐得识相”,反之则讥为“蜡烛(不知好歹)”。他们看不起凑热闹附和,将“轧闹猛(凑热闹)”,“瞎和调(乱附和)”斥为贬义,也不喜欢那种“百有份(对任何事情都有份、爱打听、去拉关系、插一手的人)”、“百搭”爱管闲事的人。他们向往自由自主,喜欢自己来“唱

重头戏(做主角)”,反对别人来“轧一脚(插一手)”,“搞七廿三(乱搞一气,胡缠)”,“碍手碍脚(给人带来障碍)”。他们自己敢于冒险,崇扬创造性,爱“碰碰额角头(碰运气)”,不怕“顶山头(碰钉子,被顶住)”,不怕“老虎头上拍苍蝇(胆大包天)”,“一蓬风”勇往直前,“关门落栓(定下算数,把话说死,言行严谨)”无更改。他们不怕“出风头(显耀自己,有光彩,很神气)”。他们既要体面风光,做事要“上台面(体面)”,在人前要“扎面子(争面子,有面子)”,办事要“买面子(讲情面)”,又反对虚伪的“绷场面(勉强支撑场面)”,“装门面(摆阔装样子)”。对于胆小者,什么“软脚蟹(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缩头乌龟(喻遇事退缩在后、无能的人)”、“缩货”一类的称呼并不嫌少。他们幽默进取,常常会“寻开心(闹着玩,挑逗)”,“打棚(开玩笑)”。不过,上海的市民文化也还积淀着一些传统的自私狭小,有时会表现出斤斤计较的小气来,这时他们什么面子也不顾了。如在电车上某甲一不小心踩到了某乙,上海人很少说对不起,乙会说:“啊唷滑,出门不带眼乌珠的吗?”甲说:“你脚上生了眼睛,怎么看见我的脚踏上来不避开呢?”乙说:“踏痛了人的脚,还讲横浜理,真真碰得着!”(言下藏着“侬个出老!”)甲说:“碰得着那能?碰得着那能?我同侬碰碰看末哉!”(等待着对方“吃瘪”)这段对话选自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说》(277页),离今虽过70年,读来依然典型不乏韵味。这种边吵架边调侃的詈语在外地人初初看来,不知是相骂还是相趣。

上海话有的惯用语一个就包含着相当多的社会信息。如:“吃牌头”(或写“吃排头”)是“受人批评或责骂”的意思。其中“牌头”一词就很有讲究。当时在上海要想混迹“做市面”,走捷径是找个“牌头”即靠山,靠在他身上。凭借靠山,依仗金钱,这叫“靠牌头”又叫“陞牌头”;欲兜揽主顾,叫“拉牌头”;依靠别人的力量去办事,又叫“照牌头”(汪246页)。在上海话里,“煞有介事”的一个意义又叫“搭架子”,即“摆架子”。“架子”也有多种多

样,有若古董精品的“红木架子”,有不愿借钱不想求禄,搭“穷架子”;内里虚空硬撑着场面的,叫搭“空架子”;不应搭架子的场合乱搭架子的,叫搭“臭架子”;架子上再搭架子,对人毫无礼貌,叫搭“辣架子”;并无资本,一带就倒的虚架子也搭,叫搭“豆腐架子”;外表富丽,一点火即化为乌有的架子,叫“松香架子”。(汪 246 页)这些从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出发而创造的语词惟妙惟肖,充分表现出上海人的幽默和睿智。

惯用语中也贮藏着不少上海社会的风俗习惯的信息。例如十里洋场上的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也在其中打下烙印,说到以下的词语往往还藏着故事和出典:“敲竹杠(敲诈)”,“垫台脚(有事求人而行贿)”,“吃讲茶(发生争执的双方到茶馆请公众评判是非)”,“放白鸽(假以妇女嫁人,然后卷走对方钱财逃走;今称应诺不兑现)”,“仙人跳(设计以女色诱人,后有男子突入房间声称丈夫,同伙出面调解索钱罢议)”,“倒棺材(聚赌露天赌博)”,“放生意(做人圈套愚人)”,“吃小虫(向做小贩者勒索钱物)”,“拉皮条(勾引介绍不正当两性行为)”,“剥猪罗(抓路人剥光衣物的抢劫行为)”,“背娘舅(勒住路人头颈背往暗处勒索钱财)”,“开房间(借旅馆房间搞两性关系)”,“斩咸肉(嫖娼)”等。这些惯用语也分别是对某种惯行的高度概括。

三、民间生活用语的都市化

1. 新旧上海话交替时代的词语变迁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新上海话和旧上海话交替的时期,除了语音变化的标志以外,便是大量基本词的新旧更替。在 40 年代前还很时行的一些词语,现今已与当时的说法不一样,或者已经很少听闻了。下面的一些词语都选自布尔其瓦(蒲君南)1939 年的《上海方言课本》。括号里开头的是现今上海话的说法。

(1) 名词

司务(师傅:“头发长来,要叫剃头司务来剪。”布 20 页),烧饭司务(饭师傅,厨师:“再要叫烧饭司务烧物事个辰光,要当心。”布 249 页),作头司务(布 189 页),打样官(打样个人:“请打样官打一张稿子。”布 189 页),堂倌(即“跑堂的”),茶房(即“旅馆的服务员”),西崽(即“洋行住宅等的听差”),听差,大班,大佬倌,三壶客人(仆人,斟酒壶,拎茶壶,倒夜壶),火车龙头(即“美貌女子”),入舍女婿 gneh-so gnu-si[ŋjeʔso ŋysi](上门女婿:即“倒插门”),学生子(学生),三道头(公共租界巡捕头)、一干子(一家头:“我个娘姨一干子来勿及做。”布 252 页),时候、女家(辰光、女方:“婚配弥撒末,惯常勿照时候个,大多数是女家来来晚 e[ɛ] 佬。”布 85 页),坐庄(办事处),干面(面粉:“屋里向要预备圣水、干面、棉花、清水佬调羹。”布 81 页),壁脚(墙壁下头:“靠壁脚有红木个茶几佬十景椅子;壁脚上末,再挂子交关有名气人写拉个对。”布 181 页),荐头店(中介店:“一日到夜坐拉荐头店家,等到荐头人寻着事体,荐头人末可以得着一笔荐头钱。”布 263 页),时势(形势:“我想现在个时势勿拉太平个辰光。”布 93—94 页),寫 tiao[tio]毛(鸟毛:“一只打勿着,寫毛,也拔勿着一根。”布 171 页。“寫”的读音多数人不用了),趺力(翅膀:“野鸡打断趺 ki 力,无没狗,总归捉勿着个。”布 172 页),样色(色样:“一只果盘里向末要样色多点。”布 250 页),啥讲究(啥个原因:“勿晓得啥讲究:我个眼皮跳来。”布 19 页),用头(用场:“老头子哉,无啥用头哉。”布 300 页),要紧说话(要紧个话)。

有些一二十年代新生的词语在三四十年代还很流行,现今也已不用。如:幼稚园(幼儿园:“幼稚园是小囡起头读书个地方。”布 261 页。50 年代改的),风雨表(“我第趟行路,恐怕勿是写意个,因为我拉风雨表上看见将要有大风。”布 39 页。今无该仪器,只有“温度计、湿度计”),申报纸(报纸),白相家事(玩具,白相家

生。“生”是“私儿”即“事儿”儿化合音)。

有些新词延续至今,如:野鸡、三只手(布 116 页),出租汽车、野鸡汽车、老爷车(布 35 页),冷门(我今朝末心勿死,再去跑马,买着一只冷门,得着一千五百块洋钱。布 39 页),卜六(朴落:“依替我拉房间里装一个卜六,因为夏天里向要用电风扇。”布 202 页),方棚(“方棚是我自家绕个。”布 205 页),洋盘(“一定要资格老啗眼光凶,洋盘末切勿要去买个。”布 262 页;“倘使依打折头打来忒大或者忒小,店里向个职员就晓得依洋盘,要欺依啗拨依上当。”布 263 页),脚色(家伙),一日天(一天、一日:“万一依一日天得着大个权柄,做事体末一定是独裁个。”布 127—128 页),三日天(“十二块洋钱一双,三日天交货。”布 154 页;“依要身体好,只消每日天早点碌起来。”布 162 页)。

(2) 动词

至今已取代的词有:醉船(晕船:“发起风来末,我要更加醉船哉。”布 39 页),落车(下车:“我坐之小车子三个钟头,后来落下来之,两只脚酸来。”布 19 页),受着(得着:布 39 页),统折(一道折到:“衣裳啗一种个物事,统折一万洋钱,请小姐自己办。”布 62 页),睃(看:“今朝,趁旺 yaong[fiɔ̃] 日头拿 nao[ʔnɔ] 出来睃睃看啗,晒一晒。”布 82 页),活性命(活命)、法则(法子:“告伊个夫人那能样子活性命法则呢?”布 70 页),相宜(合适:“电学固然是十分有用,不过对于我个小囡,勿大相宜。”布 93 页),能够(能,可以,好:“我勿能够再等伊下去哉。”布 93 页),湔浴(沐浴:“我有一个习惯,每日天要湔浴个。”布 182 页),鬻[ɲaʔ]脱(减脱、拗脱:“做来到界末,是依个面子,做来搭浆,要坭牌之个:我还要鬻脱铜钱。”布 191 页),疰夏(中暑:“我看勿啥毛病,不过因为身体推班啗疰夏。”布 217 页),晒勿起(晒勿着:“倘使勿吃末,一眼也晒勿起哉。”布 221 页),跑亭相(荡亭相:“我今朝垃拉路上跑亭相个晨光,偶然看见一张招租条。”布 138 页。后来发展到“走亭相”,再

变为“荡亭相”),射 zah[zaʔ]角跑(对角走:布 340 页)。到现今使用很少的有:勿色头(倒眉、额角头勿高、运道勿好、霉来、晦气。布 326 页。都是同义词,“勿色头”已很少用),到把(可以:“伊吃酒已经到把哉,走起路来,已经摇摇摆摆哉。”布 20 页,少用),火着(火烧:“家慈因为伊拉拉南市个房 waong[fiuŋ]子火着脱哉,所以啫常庄勿快活。”布 49 页),预备(准备:“伊末正垃拉预备嫁妆啫叫人发帖子。”布 61 页);“替我预备一桌小菜。”布 250 页),穀[kɿ]是(够:“今朝,人多,阿斯底亚恐怕勿穀是,再加二百个。”布 81 页,少用),告(叫),相信(欢喜:“我运动较惯相信。”丁 69 页),话打碰(寻开心,开玩笑:“勿要话打碰。”)。

另有一些动词,在当时流行,沿用至今,但已显老。如:着降(“跑到末脚,买脱之交关铜钱,一钱勿着降,真是偷鸡勿着折把米。”布 39 页),关照(打招呼:“王先生勿关照我啫走,直到现在勿曾得着一个消息。”布 93 页),诨:(“家主母常庄槐拉槐拉诨伊拉。”布 251 页。今一般就写“反”字),下 hia[çia]面子(坍面子:“王先生拉一总人门前得罪之张先生啫下伊个面子。”布 284 页),撞(对峙冲突:“三勿罢四勿休,常庄寻机会搭王先生撞。”布 284 页),调(换:我要想下学期调脱伊拉啫请两个新先生来教。”布 93 页。今老派多用“调”,新派多用“换”),跌跤(攒跤:“地上烂来交关,险险叫邀跌跤。”布 173 页),勿要瞎话(勿要瞎讲),勿要缠勿清爽(勿要搞勿清爽。丁 116—117 页)。30 年代“汰”已开始替代“净”,如:“圣血布啫,九折布,个个月要汰个。”(布 81 页)

(3) 形容词

以下形容词现今已不说:决力(激烈:“虽然有交关亲眷朋友劝伊拉,但是伊拉交关决力,一个也勿肯听。”布 52 页),懈儻 hia-tsa(聪明、能干:懈儻媳妇勿会烧无米饭。布 59 页),平素(平常:“有交关学生子平素日脚一眼勿用工,伊拉想到之大考辰光预备起来来得及拉里。”布 96 页),乖(门槛精:“拉浦东海滩上,菱鸡,

野鸡啫,天鹅交交关关;到底乖来邪气,人勿曾到,伊拉已经飞脱拉哉。”布 171 页),兴(兴盛:“田里向麦兴来交关,野鸡迷拉里向,人看大勿出个。”布 171 页),莽槽(杂乱:“夜头脉莽槽来,勿晓得有啥毛病否?”布 217 页)。

以下一些词现今已经趋于消退:烦难(难:“因为伊个房子是一月火油店,所以烦难救得隐。”布 120 页。今多用“难”),专诚(特地、专门:“所以专诚为我涩浴啫烧起水来,忒啥浪费脱媒哉。”布 182 页),考究(讲究:“从前,人个床考究个末,用藤垫。”布 182 页),伤(浪费:“用火炉勿合 keh 算,因为电伤来交关。”布 202 页),吓(怕:“不过轻来死个,勿要吓。”布 216 页。“吓”和“怕”,今“怕”用得多了),相信(欢喜:“依打猎相信否?”丁 69 页。今用“欢喜”、“喜欢”)。

(4) 其他

下面一些词语现今已不用:浜南(“苏州河个南面叫浜南,苏州河个北面叫浜北。”丁 186 页),半版(面:“浦西是黄浦个西半版。”丁 185 页),吃排三(吃排头。丁 268 页),硬枉生意(硬碰硬,既没虚头:“第个是硬枉生意,本来无没折头打,看见依老主客,所以打拨依九折。”布 152 页),偷私怪(偷懒占便宜:“末脚踏车上个人要多赚车花钱,偷私怪啫勿肯车熟。”布 276 页),千话万 me [me] 话(千讲万讲:“昨日千话万话叫着之两个邻舍。”布 270 页),坏完(坏光:“担花末踏坏完。”布 276 页),好拉否(“一向好拉否?——自家也好拉否?”布 295 页。今说:“一直来还好否?——依自家也好否。),逐(每一:“只好用脚踏车逐块逐块去车。”布 275 页),罢勿来(勿可以取消:“一个人才要有智育,但是德育也是罢勿来个。”布 96 页。今少用),照名份(照道理,即“按理”:“住读个学生子照名份应当成绩比走读个好。”布 94 页。今少用),险险叫(推扳一眼眼,差一点:“险险叫要跌跤。”布 173 页。今少用)。

下面一些礼貌语言等,现今已经觉得很陈旧:烦劳侬,弄侬等之一歇拉哉(布 294 页),惊吵惊吵,勿再勿再(布 295 页),勿敢屈留,慢去慢去。自正自正,便当便当。敝姓俞,自家尊姓?拉华商电车公司骗饭吃,自家得意拉啥地方?——拉中国银行里向瞎过过日脚。——好极好极(布 296 页);叨扰叨扰,筒慢筒慢,承情承情,叨光叨光,啥话啥话(丁 144—145 页),大都已淘汰;衰惰侬,费心费心,待(怠)慢待慢,这几个词今还偶用。

2. 五方杂处交际频繁使强地域性的词语继续更换

50 年代以后,人口流动虽然停止,但祖籍纷繁的市民中常用词语的竞争选择依然进行。上海话变化之大,使新上海话不但磨去了松江府地域方言的许多特色,而且大量吸收了书面语通用词汇和北部吴语的通用词汇,并在语言交际中发展了许多新的用词。

下面列举更替的一些词语,大都是 50 年代以后的新变化。例如时空用词“外场”为“外面”取代,“里势”为“里向”取代,“上半昼”为“上半日(今又可说‘上半天’)”取代,“北首”、“北墟”为“北面”取代,“日多”、“日逐”为“每日”或“每天”取代,“各到落处”为“各搭地方”取代。许多旧名词都更替了,如:“台单”→“台布”,“栈房”→“旅馆”,“薪俸”→“工资”,“头绳”→“绒线”,“手巾”→“毛巾”,“汗马甲”→“汗背心”,“篾箸笼”→“篾筒”,“暖锅”→“火锅”,“客会间”→“会客间”,“隍身”→“背垫”,“香蕈”→“香菇”,“寒豆”→“蚕豆”,“油火虫”→“萤火虫”,“结珠网梁”→“蜘蛛网”,“蚰蟥”→“蚯蚓”,“新官人”→“新郎”,“大细”→“子女”,“养新妇”→“童养媳”,“冻瘡”→“冻疮”,“经水”→“月经”,“精虫”→“精子”。像“大老官(对别人家里主人的尊称)”,“小官人(对别人家里男青年的尊称)”,“家慈”,“令郎”那样的词已淘汰,并无新词更代。

动词、形容词也有一批更替。如“壳张”、“考老”→“料到”,“歇作”→“算数”,“相帮”、“帮衬”→“帮助”,“买办”→“买”、“办

理”，“知照”→“关照”，“应承”→“答应承诺”，“批搯”→“批评”，“掇[liʔ]”→“拗”，“捷”→“举”，“躄[bɛ]”→“爬”，“濼[bø]”→“潜[p'u]”，“奘[tsɔ̃]”→“胖”，“稳足”→“稳当”，“快活”→“快乐”，“麀糟[ɔ tsɔ]”→“齷齪”，“舒齐”→“妥帖”，“惹劲”→“讨人欢喜”，“多化”→“多少”。

上面列举的旧词似曾相识，如今有的偶尔也能听到，但毕竟已从众人口中退隐。还有一些词语现今在使用中渐见其旧，正在被后面的词替代之中，如“街路”→“马路”，“吃饭间”→“饭厅”，“写字间”→“书房”，“灶披间”→“厨房间”，“马桶间”→“卫生间”，“节头管”→“手指头”，“褥子”→“垫被”，“镬子”→“锅子”，“雄鸡”→“公鸡”，“田鸡”→“青蛙”，“地栗”→“荸荠”，“荸萄”→“葡萄”，“镬头”→“手镬”，“链条”→“项链”，“啜食”→“积食”，“伤风”→“感冒”，“发寒热”→“发烧”，“打金针”→“针灸”，“几化”→“多少”，“行情”→“交关”，“常庄”→“常常”。

开埠后在上海诞生的一批新词，也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而改用普及形式。如下面一些词，前面的形式是伴随着新事物的产生而在上海诞生的新词，但如今都渐渐改用后面的与普通话大致一致的通用形式。“影戏馆”→“电影院”，“留声机”→“唱机”，“千里镜”→“望远镜”，“软片”→“胶卷”，“寒暑表”→“温度计”，“月份牌”→“月历”，“洒水纸”→“吸水纸”，“蓝印纸”→“复写纸”，“洋囡囡”→“洋娃娃”，“自来火”→“火柴”，“自来水笔”→“钢笔”，“板烟筒”→“烟斗”，“机器脚踏车”→“摩托车”，“德律风”→“电话”，“自备车”→“私人车”，“洋风炉”→“煤油炉”，“饭师务”→“厨师”，“娘姨”→“保姆”，“荐头”→“中人”。

现在上海话中有一批词语正在新旧过渡之中，同义并存，但过渡的趋势已明。如：表示“索取”的“要”，原来上海话是用有吴方言特色的“讨”，像“问侬讨一本书”，现在年轻人多用跟普通话相同的“要”。又如下面这些单音动词等，前面的都是老上海话中通

用的,在近 20 年里,已经开始被后面的与普通话相同的词所更替。这些常用动词的替换,标志着近年来新生代正在大幅度地改造上海话,其势不可当。这些词有:“跑”→“走”,“喊”→“叫”,“领”→“带”,“摆”→“放”,“调”→“换”,“陞”→“靠”,“捱”→“拖”,“撮”→“涂”,“凵”→“挡”,“喇”→“吸”,“寻”→“找”,“着”→“穿”,“拣”→“挑”,“疑心”→“怀疑”,“懊劳”→“懊悔”,“收捉”→“收拾”。但是,也有的同义普通话词仍被上海话拒之门外,如上海话只用“立”、“晓得”,不用“站”、“知道”。

进入上海的占 80% 的外地人的语言之所以没有冲垮上海方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入上海的人口不是来自一地而是来自全国各地,各种方言之杂足以互相抵消,没有一种方言能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排挤或替代上海方言。另一个原因是上海城市经济文化中心确立的权威性。不过,移民的大部分是江苏、浙江人,这些人中很有一些财力充足的集团。江浙人中多数是吴语区的人,他们的话与上海话最近,最容易影响上海话。他们在操各自方言味的上海话时,不时用自己的方言模式来框架或延伸上海话,于是各种方言中那些相通的部分就占了优势,大家也避免使用那些别人可能听不懂的词语。上海话中的常用词语有取吴语里的公约数的倾向。这里用一些上面提到的词语变化来说明。比如“说”这个词原来上海话说“话”,像“侬要照我话拉个佬做。”(麦 41 页)“去话啥呢?老弟今朝舍下来味,对我有啥话头否?”(土 29 页)绍兴等地也说“话”,丹阳、靖江、常州都用“说”,但无锡、常熟、宁波、黄岩的大多数地方都用“讲”。布尔其瓦 1941 年的《上海方言语法》里(63 页)记录,当时的上海话已经用“讲”了,但例句中还有不少用“话”。现在“话”已不说,用“讲”而未用“说”。又如原来“安放”这个词上海话说“安”,像“茶壶安拉茶几上。”(麦 10 页)常州、无锡、杭州、嘉兴等地都能说“安”,但除杭州又说“放”外,都又能说“摆”,苏州、吴江等地区不说“安”,大部分吴语地区都能说“摆”,

于是上海话在 50 年代后几乎全用“摆”，直到近年来青年人改说“放”的潮流很大。再如“洗”一词，溧阳、诸暨等地说“洗”，苏州、吴江、嘉兴等大部分地区说“汰”，只有松江、上海一带用“净”，像“碗要净净葛沥”（麦 11 页），很快上海话就以“汰”取代“净”，1939 年布氏在土山湾出版的《上海话教程》（224 页）已记“汰”，不再有“净”。上海话的“洗澡”原称“净浴”（土 28 页），后受苏州话的影响，改称“涩浴”（布语 171 页），现在称“汰浴”。这类采用生命力强的通用动词的例子还有一些，如“爬”战胜“薙”，“滑”战胜“廋”，“背”战胜“驮”，“看”战胜“睃”，“比”战胜“傍”（比较句中“比之”取代“傍之”），“塞”取代“用力往下塞物”的“嵌”。“濫”是“水洞溢”的意思，像“阴沟里个水濫（洞溢）出来了。”现在用“满”和“漕（溢出）”代之，尽管战胜词意思似乎还不如原词好，但是方言词一旦消谢，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它拉回来。

高频语词的公约数化在名词、形容词中也不少见。比如，上海话里“妻子”一词原称“家主婆”或“娘子”，也有称“老婆”的，但不如“家主婆”用得普遍。吴语其他地方也各有不同称呼，但比较通用的是来自北方官话的“老婆”，现在上海话即通用“老婆”一词。又如“男孩儿”以“男小囡”取胜，“娃娃”以“小囡”取胜，“婴儿”以“小毛头”取胜，都是吴语中的显词。再如“大膀”→“大腿”，“眼火”→“眼光”，“汤盅”→“饭碗”，“酒盅”→“酒杯”，“镬子”→“锅子”，“脚桶”→“脚盆”，“邻舍”→“邻居”，“亲眷”→“亲戚”，“看护”→“护士”，“小墟里”→“小辰光（小时候）”，“难朝后起”→“以后”。“葛沥”→“干净”，“坍坑”→“难为情”，“棚[mō]”→“密”。

在公约数化中，向北方官话的靠拢是一个大趋势，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普通话作为第二个取代浪潮导致了上海话词语的很大改观。有的词语在现今的上海话中我们还能看到它的过渡历程，如“一日”→“一日天”→“一天”，“日头”→“太阳头”→“太阳”，“一似一式”→“一式一样”→“一模一样”，“里势”→“里向”

→“里向头”→“里头”，“归去(又写作‘居去’)”→“转去”→“回转去”→“回去”(后两例的下半段是向普通话词语进化)。当今上海城内的青年都已通用“回去”时，上海郊区的青年还在说“归去”，可见现在城内外差异之大。在普通话的影响下，过渡有时候自然地用取中的办法，如表示“疲乏，劳累”的意思原来上海话用“衰瘡[sA₅₅du₃₁]”、“吃力”两词，普通话用“累”、“吃力”两词，现在上海话“衰瘡”趋于淘汰，北方话口语色彩较重的“累”未被吸收，而“吃力”一词取胜成为上海话中的通用词。

3. 衣食住行用语的近代化现代化

上海地区在近1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在民间生活方面旧秩序旧情趣不断被新生活新格调所代替。方言词语忠实地记录着这些民间习俗的变化。在上海方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衣食住行方面词汇的三个显著特点：(1) 积累丰富，有层次；(2) 变化迅速；(3) 创新往往在国内领先。

城市化首先带来的是居住环境的变化。开埠以前，上海是一个三级县城，房屋院落都带有典型的江南乡镇色彩。院中有“引路石”，门前有“踏步级”、“阶沿石”，两墙间有“夹弄”，造屋用“正梁”、“桁条”，用土“瓦片”，瓦下用“盲板”、“椽子”，走廊上有“廊檐”、“廊棚”。房屋有“瓦屋”、“草屋”，常见“一门两间房子”，还有“草屋”、“草棚棚”、“芦席棚”。正屋边可有“偏屋”、“小披”等。门用“门刹”，门锁用“门搭襻”，门内用“撑头”支撑。窗可以是无玻璃的“闷”，有的房上用“明角窗”。地上铺“方砖”。房前可有“天井”和“后天井”。较富裕的人家有个“宅第”，住房内有“照壁”，有“大院”，“花台”、“月洞门”等，大厅柱子下有“石鼓墩”，屋中有“客堂间”、“穿堂”，有左右“厢房”、“次间”。地上铺有“地搁板”，坐的床沿边有“搁脚板”，挂字画有“画镜线”等。上海话中这些旧词语就反映了当年上海那些天井式“一进宅”或多进住宅的旧房屋面貌。西人进入上海以后，上海的房屋面貌发生很快的变

化。早在19世纪60年代,那种三上三下或二上二下的,门边有一圈石框、石槛的“石库门”新式砖木结构住房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已开始建造,不久就有大量的“里弄房子”建造起来。上海最早的里弄是建于1872年的“兴仁里”,位于今北京东路(北界)、宁波路(南界)、河南中路(西界)之间。后来较早的一批里弄就建于当时热闹的中心四马路、小东门等处。有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的致和里、宝兴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的青阳里、德兴里,三马路(今汉口路)的昼锦里、兆新里,四马路(今福州路)的长乐里、余庆里等。上海的里弄房子实际上是江南民居和西方公寓式住宅的“中西合璧”,居住、购物、出行、治安方便,具有很多长处。其中一方天井、一间客堂,就融合了传统民居的特征。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上海至少有七八成的居民住这弄堂房屋,以“里、坊、村、园”等后缀为各条大小弄堂取名,如有名的“兴仁里、永安里、卜邻里、宝兴里、恒清里、会乐里、邻圣坊、万宜坊、明德村”等,从用词习惯上喜欢用“德、仁、惠、乐、文、义、慈、祥、庆、吉、兴、寿、康、福、裕”等,可以看到当时的吉祥观念和时代色彩。近代式的两三代聚居的中小家庭住此房屋最为适宜。客堂间有“落地长窗”,后有白漆的“屏门”,客堂后有“扶梯”和“灶披间”,设有“后门”。上层为“客堂楼”、“亭子间”、“晒台”等,弄堂口有“过街楼”房子,沿街的“石库门”楼下还可开设商号。这种商业一条街和里弄合为一体的居住结构既节省空间又便利住户生活。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有大批的“新式里弄”出现,建造外型进一步参照西式洋房,有“矮墙”、“铁门”、“小花园”、“阳台”、煤卫设备等,成为“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公寓里弄”。这些里弄形式的住房养成了上海人的半集居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每家每户既有独立性又有共享性的交际场所,大人可以交流信息,孩子成群在弄内玩耍。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式样的“大楼房子”、“公寓房子”、“东洋房子”、“洋房”、“花园洋房”、“别墅”以及“棚户”、“江北棚棚”、“滚地龙”

等,形形色色,各得其所。上海的房屋成了“万国建筑博览会”,形成了一整套新式房屋各种名称的词汇。上海的街道住宅,自租界开辟以后,很快普遍采用“路、弄、号”称呼,取代了以前的“街、巷、宅”等,是与这三个词跟“road、lane、house”的读音相近有关的。50年代以后,成片的构造简单的“火柴盒”式的“工房”开始建造,工房建筑形成了成块的“工人新村”。80年代开始,房屋建筑历史重新注入了新的活力,独住套间的“新工房”,高层建筑的套房,尽管也有高层火柴盒,然各具特色的“洋房”、“别墅”、“大厦”、“宾馆”、“花苑”等纷纷挺立,五彩缤纷,人们的居住空间正以蓬勃而又沉重的步伐走向21世纪。上海话中住房变更的积累下的词语为市民居住房屋和环境的一个半世纪变迁处处打上了烙印。

160年来上海话在服饰方面词汇的演进也体现了上海人穿戴的不断翻新。上海人五方杂处,服饰随时更易。西人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西式服装也都展现在上海人的眼前。开埠之初,上海人还盘着辫子,穿着清朝的民服,“袍子、长衫、马褂、马夹、箭衣、坎肩、相鞋”之类,男子所谓“削发打辫、箭衣小袖、鞋深紧袜、幼童戴帽”,蓝布短衫裤,短装,大襟右衽衫,土布作裙;女子则“上袄下裙,束胸裹臂”,大襟长衫,长裤,围裙,大热天还穿肚兜。用的多为黄道婆传下的家机织布。自从有了西方传来的大机器织布后,就把纺织厂织的布称为“洋布”,家织的土布则称“老布”。上海毕竟是全国最崇洋的地方,其他地方还是“长袍、马褂”之时,上海人已在长袍的下面穿上一条西装裤子,或者在中装上镶边加袖,以西方织物为服装边饰,帽子顶上上各色呢,使用进口“羽缨”作“缨结”,作些改良,土洋结合。丧服由白色转为黑色,显然是受天主教的影响。有的人干脆就是西装革履。洋货大量进入上海,“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充斥市场,“大衣、围巾、皮鞋、绒线(初称‘头绳’)”等传入,上海的服装行业也繁荣起来。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服饰案》认可了“全采西式绸呢并用”和“常

服仍照旧式,听人民自由;礼服纯用丝绵织品,专以国货为主”两种服饰制度,从而上海形成了以“蓝袍元褂、旗褂围裙”为主体的民族服饰与西式冠裳并存的服饰礼俗。后来,那些反映旧式穿戴的旧名词诸如“长衫、衬里布衫、衬里裤子、牛头裤、夹衫、背带裤、满裆裤、大襟衣裳、对襟、琵琶襟、饭单襟、爪袖拖袖、作裙、裹裙、百家衣、一口钟、叉胸袋、围身头、背搭、包头布、扎脚、束腰带、吊袜带、油衣、钉鞋、蒲鞋、蚌壳棉鞋、木屐板、铜盆帽、项圈、插发簪、挖耳”等渐渐淘汰。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同时,服装也随世界潮流变化无穷,领异标新,集合大成。如帽子就有“橄榄帽、小滴子帽、罗宋帽、铜盆帽、瓜皮帽、鸭舌帽、贝蕾帽、八角帽、压发帽、风雪帽、风凉帽、草帽”等等式样,各取所需。中装西化,西服中化,或中上加西表现了上海地区穿着文化的自由交融,最典型的就是脱胎于满族妇女服装而由汉族吸收西洋服装式样制成的中西合璧服装——女子新式“旗袍”在20年代风行,历经20多年不衰,其款式不断翻新。那种参照最新海外来样,精工细作,有东方风韵,连西方人也爱穿的西装,称为“海派西装”。到90年代,服装新名词层出不穷,如“百衲裙、太阳裙、直统裙、喇叭裙、一步裙、背带裙、旗袍裙、连衫裙、超短裙、踏脚裤、直统裤、喇叭裤、牛仔裤、太子裤、萝卜裤、灯笼裤、西装裤、运动裤、卫生裤、沙滩裤、平脚裤、T恤衫、茄克衫、运动衫、薄绒衫、休闲衫、滑雪衫、皮茄衫、皮风衣、羽绒衣”等等,一度停滞倒退在清一色的“中山装”边徘徊的上海服饰重又掀起新的高潮,迎头追赶世界新潮之势业已蔚然。到20世纪末,上海时装已呈现个性化的时尚,除了较为醒目的“袋袋裤、吊带裙、露脐装”名称外,人们更注目于品牌牌名了。

上海的饮食业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名牌佳肴,又汇合了西洋东洋的各种名餐。单看“糕饼包团”的名称,就已琳琅满目了。传统的糕点也五花八门,有“印糕、松子糕、赤豆糕、黄松糕、方糕、条头糕、松糕、寿桃糕、定胜糕、海棠糕、糖年糕、猪油年糕、云片糕、火炙

糕、云带糕、橘红糕、茯苓糕、芙蓉糕、绿豆糕、桂花赤豆糕、麻糕、糍饭糕、鸡蛋糕”等。由于各有特色，至今流传。上海历史上本有家家户户自己“装糕”的习惯，但是开埠前糕点品种是比较单调的，如“年糕、海棠糕、麻糕、寿糕”等几种。西式糕点“奶油蛋糕”、“卷筒蛋糕”、“椰丝蛋白球”等进入上海，使上海人耳目一新，中西兼容的结果，上海的糕点业发展很快，“水果蛋糕、杏仁蛋糕、水晶糕、核桃糕、白果蜜糕”等，制作越来越精致。上海民间原来也常“摊饼”，但早期上海的饼以“油饼、饅饼、芝麻饼”为主，移民引进了许多式样的饼，如“大饼、羌饼”来自山东，“老婆月饼”来自潮州，西人引进各种“饼干”。现在上海的饼除了各种形式的饼干外，旧式的“葱油饼、麻饼、香脆饼、面饼、酥油饼、薄脆”和西式的“一口酥、蝴蝶酥、曲奇饼、蛋挞、派”等在街头巷尾争相斗艳。“包”有“小笼馒头、生煎馒头、南翔馒头、素菜包、豆沙包、烧卖、花卷、高脚馒头”等，“团”有“汤团、双酿团、酒酿圆子、糖圆、瘪嘴团、糯米团、青团、金团”等，种类繁多。此外，面类的称名也集大成，加上“大饼、油条、锅贴、粽子”等等，造就了“沪语小吃文化”。沪上小吃的精美在上海话中留下了各种美名，比如有一种两面煎成焦黄的面条，称之为“两面黄”；一种色状似蟹壳、内含酥油外加芝麻的小烘饼，称为“蟹壳黄”；一种正面形状似老虎爪子的甜烘饼，称为“老虎脚爪”；一种做时用手按出一个凹形的无馅小团子，称之为“瘪嘴团”。还有像“油墩子”、“麻球”、“一捏酥”、“袜底酥”、“开口笑”、“牛皮糖”、“兰花豆”、“三黄鸡”、“八宝饭”的取名也颇有特色，不同凡俗。这一切形成了上海话小吃语词的丰富性。

上海的许多小吃有悠久的历史。像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梨膏糖”已成为上海的特产，还有那些以鲜美出色的“鸭肫干、鸡鸭血汤、油豆腐线粉汤、面中百叶包、咖喱牛肉汤、排骨年糕、五香茶叶蛋、荫凉绿豆糕、豆腐花”等，都已深深贴上上海市民的厚爱之情，代代相传。早在二三十年代，街头巷尾各种小吃摊或走街穿

巷的小吃担就争相呼吆,本地人卖“擂沙圆、糖粥、熏肠肚子”,苏州人卖“甘草梅子、盐金花菜、小虾米豆腐干”,广东人卖“鱼生粥、云吞面”,宁波人卖“鸭膀鸭舌头”,苏北人卖“槩光嫩地栗、麻油馓子”。当夜色笼罩春申之时,小吃的呼卖声在微风中荡漾开来:“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生炒热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一粒开花两粒大”,“五香茶叶蛋”,“猪油夹沙八宝饭”……余音袅袅,回味无穷。那些伴随西方文明而来的“土司、三明治、色拉、红肠、罗宋汤、沙嗲牛肉”等也在民间扎下了根而口味上海化。上海话词汇具有融会性,山东人“大饼摊”上的“大饼”,“大”字不读“[du]”而读“[da]”,在语音上留下了北方音;苏北的“油馓子”使“馓”字进入了上海方言字汇,“脆麻花”的“麻花”读“[mahua]”也包容了苏北话的读音(上海原称“绞捺棒”);宁波的“黄泥螺”、“鳗鲞”、“鲩蟹”,绍兴的“霉干菜”、“霉千张”、“醉方”等方言词都是随着这些食物流入上海,广东的“鱼生粥”,“鱼生”是“生鱼”的意思,其构词法先正偏再偏正,在上海话词语中留下了粤语的特征。从这些特殊词语的吸收,可以看到上海话词语面对各地民俗文化聚汇交融的兼收并蓄性。

80年代以来,夜市小吃重又活跃起来,“涮羊肉、四川火锅、兰州拉面、新疆牛肉串、油氽鹌鹑、蚝油田螺、浦东三黄鸡粥、松江鲈鱼、台湾牛肉面、三丝汤包、冷面、汉堡包”等纷纷出笼,90年代以后世界名点、各地小吃抢摊上海,于是又有一批新鲜名词汇入了具有宽容性的上海话语汇。

上海话中集中了江南人烹调食物用火制作方法的几乎所有的动词:“烧、炒、蒸(清~甲鱼)、炖(清~鸭)、笃(~蹄髈)、焖(油~笋)、扣、焐、熨、煨(~咸菜)、煎、爆(油~虾)、烤、氽(~油条)、氽(~芹菜)、焯(~毛豆)、燻(~油肉)、烘(~山芋)、煨(~面饼)、熬(~白菜)、溜(~鱼片)、脍(~三鲜)、爆(~鸡丁)、炸(~虾球)”等,除了熔江南特色于一炉外,北方南方的一些烹调称呼如

“涮”、“煲”词都在上海人口中立足。

在出行方面,双脚步行,上海人称“走”或“跑”,一般说“跑”的时候,不会与“奔跑”之义相混。上海人还戏称步行赶路为“乘十一路电车”或“乘十一号汽车”。回转,称“打回票”、“开倒车”,“闲逛”称“荡马路”,“绕一行”称“兜一圈”、“豁一犊”、“转一圈”,“玩”称“白相”,“玩玩”称“白相白相”或“白相相”。近代交通进入上海以后,几乎大部分的称名都先在上海诞生,如:“火轮船、摆渡船、驳船”等。对于车名,上海也集车名大全,可谓见一种新车即取一个车名,从独轮小车的“羊角车”,到“东洋车、黄包车、三轮车、脚踏车、机器脚踏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自备汽车、卡车、吉普卡、火车、饭车、困车、特别快车、集装车”等,还有小搬小运的“黄鱼车、老虎塌车、平板车”等,近年来又新增不少新车名,有的是从南方传来,如“癞蛤巴车、面包车、大篷车、大巴士、中巴、的士”等。

性行为是重要的人类行为。近代社会开始,性禁锢和男尊女卑率先在上海都市被打破,描写性和性行为的文学作品也在上海产生,上海话中关于生殖器官和性交行为的词语被视为禁忌也在民间较少禁忌。开埠后,大规模的移民和流动人口对于上海社会的固有秩序冲击很大,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人文主义个性解放的思想影响着上海市民,舒适的环境和各种娱乐设施的建立,加上江浙两省思想活跃的传统,政治家、思想家的推动,使上海很快就成为近代思想的启蒙中心。进入上海的移民是以个体为单位,而不是以家族为单位,来上海只会感到自由,清末民初因逃避包办婚姻而来上海的青年不少,各种就业机会也给妇女争取平等独立提供了条件。

婚嫁习俗的变化,是性文化变迁的主要方面。早期是“明媒正娶”式的传统仪式结合的婚姻。尤其是有钱人家的婚事均有繁缛的程序,伴随这些礼仪活动,就有一系列的词语。如由“媒婆”

等“做媒”，或由双方父母“攀亲”，很少自由恋爱。接着“过庚”，“出八字”，赠“财礼”，送“陪嫁”。婚事称“喜事”，结婚称“圆房”。“新娘子”由“喜娘”陪伴，盖“头绸”；“新官人”用“花轿”“迎亲”。要“吃喜果”，分“红蛋”，发“喜糖”，“闹洞房”等。这些词语都反映了婚嫁行为的旧风俗。入赘女婿称“入舍女婿”、“上门女婿”，招赘的女儿称“坐家因”。还有“续弦”、“二婚头”、“叔接嫂”等一些专词，都反映了过去以男子为中心的农业社会的婚嫁观念。早在明末清初，西方文化东渐已开始影响松沪地区，如富人新嫁娘的送婚仪式上就有“西洋圆镜”，“自鸣钟”，“眼镜”，婚房使用“红木家生”、“玻璃镜子”等。近代改良运动以后，个性解放的新思潮风靡上海，自由恋爱、文明结婚成为全国之模范，不少青年男女为反抗包办婚姻来到上海居住结婚。在上海，西式婚礼与旧式婚礼并存，互相影响。如婚礼中可以有男女“傧相”，又可以“闹新房”，不拘一格。30年代，又由市政府首创“新式婚礼”，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举行“集团结婚”，文明结婚在此时已成为上海市民婚礼的新风尚。50年代，“新婚姻法”颁布以后，废除“童养媳”，禁止重婚，否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恋爱结婚，自由平等，文明新俗蔚然成风。现今的青年婚礼相当文明，新风兼旧俗，依旧有“发喜帖”、“吃喜酒”、“证婚人”、“伴郎”、“伴娘”（不称“傧相”）、“劝酒点烟”、“闹新房”。

商业化和移民、流动人口的众多，男女比例的失调，是19世纪后期开始上海社会娼妓活跃、艳帜高张的成因之一，这是上海性文化中持续近百年的另一面。这种公开、半公开的浮靡风习，在上海方言中留下了不少特殊的俚俗词语。如称妓院妓女的有“书寓、堂子、花烟间、钉棚、老虫窠、跳老虫、咸肉庄、向导社、半开门、先生、长三、幺二、咸水妹、淌排、野鸡、台基、小房子、点大蜡烛、碰和台子、屁精、磨镜子”等；称非正常性行为的词语有“小老公、垃圾马车、露天牌九、拆白党、拖车、盯梢、拉皮条、吊膀子、打野鸡、叫堂

唱、抄小货、吃豆腐、吃野食、寻野食、开房间、涩浴、仙人跳、放白鸽、开天窗、吃精麻子”等。50年代以后，娼妓禁绝，此类词语一时销隐。

4. 商业词汇的蔓延

上海社会自开埠起，迅速从农业社会走出，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建设成了很成熟的商业社会，由于商业词语应用频繁，渐渐地扩大其使用范围，就连民间用语中也处处渗透着商务气息。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种是日常用语用到商业方面去，赋予商务专门意义；另一种是商务词语的词义扩大为一般用语经常使用。

先讲赋予商务专门意义的日常用语。上海人最先把商业范围中的职业称作“饭碗头”，“铁饭碗”指稳定的职业，“吃饭家生”即工作的用具。又把没有经济收入叫作“吃死饭”。“有饭大家吃”，就是提倡生意一起做，有福同享。“吃进”用于不合算的交易上，如说“掰点剩货我只好吃进”。“敲碎饭碗”，指失去了职业。还有一种据说是“橡皮饭碗”，敲来敲去敲不碎的，指的是那种甚为稳固的职业，过去指邮政、银行等职业。上海人把不少习惯用语用于商业行为。如“孵豆芽”指无工作或不参加工作呆在家中，坐待时机，用“卷铺盖滚蛋”表示被辞退而离职的意思，“开眼乌龟”喻见钱或见物眼开的家伙，“钱”就叫它“孔方乌龟”，“塞狗洞”喻把钱花到无用之处，“垫台脚”指行贿，找靠山，“卷地皮”指席卷财物而光，“敲竹杠”指借端要索，或故意抬高物价。“拉皮条”原指从中勾引男女相识而成暧昧行为，后来就泛指介绍双方相识促成商业行为。“劈硬柴”用指按人头平均分付账单。用“拿摩温(No.1)”指工头。“螺蛳壳里做道场”，形象描绘即使在侷促的寸金之地也办厂做精密仪器的聪明才智和适者生存的能力；“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描绘商场上竞争兼并的你死我活景象。

近年来，这类词又有新的发展。人们讽刺请客送礼风，于是有“烧香”喻指行贿、“进贡”喻为利用他人而送礼两词。“撬边”指

从旁帮腔助阵,怂恿买者购物的行为;“割肉”喻股价下跌而忍痛抛出。“斩一刀”指敲一个竹杠,原先在个体户中使用,现在已广泛通用,被敲诈或被骗钱称“被人家斩”。“下海”原指京戏票友下舞台唱戏,现指改变职业去经商;“跳槽”原指牲口到别的槽头吃食,后指嫖客更换妓女,现指离开原职自动改变职业;“承包”、“加盟”两词也主要用于商业活动了,如“名家加盟创作”;“立升”一词原是度量词,常用说冰箱的容量,现在可用作指“资本的充足程度”、“实力的雄厚程度”。许多词语纷纷向商业倾斜。

由于人们的商务活动频繁,又使很多原来在商业范围里使用的词语扩散到群众的生活领域,成为大众生活中的常用语。这也是大上海语词词义变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买卖”是商业行为,但上海人在日常生活里用得出神入化。如用“卖相”称人的外表,用“卖样”指炫耀出示给人看,用“吃价”称赞人的有能耐、与众不同,用“勿值铜钿个”喻人差劲无价值,形容地位轻贱、受人鄙视或毫无价值,说“一钿勿值”、“一个屁钿也勿值”。给人情通融说“买面子”或“卖人情”,会做而故意不做不说以要挟,说书说到紧要处不说称“卖关子”,行贿叫“买关节”,承认对方的长处表示服从说“买账”,使劲称“卖力”,拼命干叫“卖命”,用“拚血本”指不顾性命拚着命去干,以娇媚诱惑人称“卖俏”,摆老资格叫“卖老”,装作精通,实际弄假骗人,叫“卖野人头”。有的商务词语已经一般词语化,如“卖狗皮膏药”现指自我吹嘘,弄虚作假,本义已不用。

“货物”也用到指人品上去。如用“好货”讥讽品质不好的人,用“宿货(因滞销而积存的货物)”讥讽或骂胆怯易屈服的人,用“大路货”喻很普通的人,用“推扳货”称品质差或胆小、能力低的人,用“蹩脚货”喻品质差、能力差的人,用“次货”、“次品”、“处理品”称等次低下不合格或淘汰下来的人,有时指生活上有污点的女人。还有直接把针对人品特征的类词缀用于“货”,如骂“浪荡子”为“浪荡

货”，骂“烂吃乱用的人”为“烂料货”，骂“粗鲁的人”为“粗货”，称“不涂脂抹粉的妇女”为“清水货”。用“一票里货色”称一丘之貉。把“不懂”、“搞不清”或“没眼光”称作“勿识货”。

算账也翻新扩用到日常生活上。如“出账”、“进账”用于广义的支出和收获，“倒扳账”用指事情结束后又重新翻出来，“翻老账”是把过去的事情抖搂出来，“勿关账”就是不管的意思。对人与事不服或不给面子，常说“勿买依个账！”把事情做糟了，理不清头绪，称“一笔糊涂账”。还有说说一段时间做了些什么，叫“报报流水账”，骂人时说，真是“混账”、“混账王八蛋”。一事当头，就要讲究“合算勿合算”，算账的观念沪人皆备。有的人是“一分洋钿拗两半”，说它节约；有的人是“戆进勿戆出”，说它“门槛精”。

上海人的生活也老像在做生意，“叫人勿折本，舌头打个滚。”把“不折本”这个商业行为用于讲礼貌会有好处。上海人把看不入眼不像话的行为都斥责为“勿是生意经”，表达坚决不答应或不妙了的意思，也叫“勿是生意经”，抢事干，叫“抢生意”，推介，也叫“兜生意”，足见“生意”在上海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用“放伊一码”表示饶他这一遭，在江湖上用“放生意”指设圈套，用“耳朵打八折”怪罪对方没听清自己的话，用“闷声勿响大发财”比喻因沉默而得利，用“一分行情一分货”称货真价实。以生意买卖作话题的，还有“买空包”指受骗上当，“掂斤两”指试探估计对方人或事的力量或重要作用，“讲斤头”是从买卖用语比喻而来的，一斤一斤死扣地谈，现移用作日常生活中的各不相让地谈条件，“有还价”原指可以还价钱，现指有商量余地或有条件需议。以交易票据为议题的，如“打回票”，即退回的意思，“打包票”原是写下保证成功的单据，现指指保证，包在身上的意思。“空头支票”、“远期支票”指不能兑现的虚空允诺，“三下五去二”是打算盘的口诀，喻做事干脆利索，“三一三十一”用作一分作三的意思。“肮三（源自 on sale）”原是大减价的意思，现在用作令人失望不快或不正派。

“勿管三七廿一”，其词源出自赌场，骰子六面共 21 点，与孤注一掷是同出一源的，现在指不顾一切的意思。“拨依一只五分头”更是用形象作比喻，实是“打你一个耳光”的意思。

“洋盘”一词在 20 年代诞生于上海商场上，从指商品行情的“盘子”（19 世纪刚开埠时已产生此词，见于麦高温书 23 页）开始引申而来，“盘子”来自计算价钱的“算盘”，后来开店称“开盘”，打烊就“收盘”，清理存货就说“盘点”。后来“盘”字就变成“价额”的意思，大减价称“大放盘”，此词现今也已复活，并又有“爱心大放送”、“旺情人派送”的引申。现在“洋盘”已广指不内行、不识货、对事物缺乏经验的人，常指在都市里遇事上当又不觉察的人；它还可作为形容词，称不内行、不识货。

许多商业行为被赋予日常生活其他含义。如“开码头”指出门去外地闯荡，“闯市面”指闯荡打开局面，“上台面”指很体面，“现开销”指当场以言语直率对付、不留情，“照牌头”喻依靠别人的力量作靠山办事，“塌便宜”原指买卖中讨便宜或占便宜，后指轻佻地打人或抚摸女人某些地方的侮辱行为。“摆摊头”原是小贩设摊卖货，现引申为东放一些，西放一些。以钱财为对象的，如“捞外快”，本义指捞取额外的收入，现引申为捞到意外的好处；“讲价钱”原指做买卖时的讨价还价，现喻指接受任务时提出要求的条件和报酬。凡一事要新开张新操作，上海人称“新开豆腐店”。“生活”在吴语里有一义是指“工作”，即“活儿”。但“吃生活”在上海话里引申作“挨打”；“真生活”从“真吃重”和“真实功夫”变成“真棘手”的意思，又称“真叫生活势劲！”“套牢”原用于股价下跌资金被困，现可活用作结婚后想离婚不成，以至引申作被某事情牵绊。“抛脱”原指股票抛掉，现用作甩掉男友或女友。“价钱”用于“心理”称“心理价位”，不仅指你买货物时的价格承受度，也扩用指对许多事情的心理评价了。“地方粮票”是在特殊年代使用的一种证券，上海知识界把它引申到享受限于某范围中

承认的职称及其有关的利益中去。女子出嫁，一切依赖男方，即把此男子称为“长期饭票”。另外像“打小算盘”、“装门面”等都是商务词汇的引申。某人非常会为自己利益着想，说他“算盘珠拨了勿要忒响噢”、“算盘珠打得滴笃转”；某人思想不合时尚，就说他是“勿领市面”。

到90年代，上海商业大发展，社会活力增强，思维更趋活跃，有些词语出现了连续蔓延式的扩义运用。群众用“移就”的修辞方法，渐渐形成了不少短语格式，在日常生活中把商务词语翻新用到各个地方去，如感情“赤字”，“热门”专业，“亏空”精力，“损耗”元气，“消耗”脑力，智力“消费”，“花费”精神，“支出”感情“本钱”，“支出”时间，“支出”精神、情感，“付”了不少“学费”；“欠”了“感情债”、“养育债”，欠了“孽债”，“储蓄”感情，在她身上“投”了点“资”，“搞”了点“基本建设”；在争权夺利上“讨价还价”；用漂亮的“牌照”，要名大学的“牌子”，打红色“招牌”……“包装”一词扩用，用于“行业包装”、“名人包装”、“形象包装”、“评语包装”，“新登场”（来自日语）、“大放送”，这两个词是一般词语专用于商务，“爱心大放送”、“旺情大放送”、“感情大拍卖”再把它转用于生活。上海商业的繁荣催使一些原本用于其他场合的词语带上生意场上的气息。如“敲定”原出自男女谈恋爱，“拍板”出自政治会议的集体决定，现在都常见用于商业谈判；“白板”原是麻将中的一张牌，今用作没做成任何生意；“拗断”指朋友之间的绝交，现在也用在商务关系上的断绝关系。反之，又把“清仓”、“割肉”等词用进股市。一时间里，新词新语纷纷出笼，商业用词和生活用语大杂交，如“资金短路”、“名人包装”、“离婚解套”、“联手炒作”、“盘活无形资产”、“进行功能开发”、“玩价格魔方”、“开发感情资源”、“抓菜篮子工程”“再就业工程”“夕阳工程”等等，旧词新用，“瞎七搭八”，新意层出不穷，充分反映社会思想的活跃。有的词并迅速变成类后缀，如“价”字一下子构成了“启动价、起板

价、探底价、成本价、让利价、热销价、倒贴价、优惠价、奉献价、牺牲价、跳楼价、黄牛价、绝版价”等一族词语。有的词语如“卖身投靠”、“身价百倍”，在前些时候已淡忘了它们的原始本义，如今其原来的主义项重新复活。“吃青春饭”的含义也延伸扩大。

商业社会真是个无底洞，推来变去，而词语在这方面即时反映其存在的真面目，是最忠实的了。上海是一座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下中国内陆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从民间使用的层出不穷的商业语词里，我们也能寻觅到这种商业繁荣的深刻痕迹。

四、习俗语和特征词在都市社会中的变迁

1. 谚语的变化

上海正处农业社会时，民间谚语特别多。一种是“气象谚”和“农事谚”，现今城区内“农事谚”很少听说，“气象谚”只有少数还在传说，但在郊县使用还很普遍。如说雨水分布的：“邈邈冬至干净年，干净冬至邈邈年。”“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说明风雨的：“东北风，雨太公”，“三朝雾露发西风”，“雷公先唱歌，有雨也勿多。”“太阳颜色黄，明日大风狂。”预测晴雨的：“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云朝东，车马通；云朝西，披蓑衣；云朝南，雨涟涟；云朝北，好晒谷。”“乌云结得高，明朝晒断腰。”“早晨毛头霜，隔日天气晴。”许多气象谚语都是上海地区人民世代生活经验的总结，如“东风两头大，西风腰里粗。”这个谚语是说：春天的风大都为东风，早上和晚上比较大，容易使天气转阴或雨；如吹西风，一般在中午较大，傍晚时就会减弱。春天吹西风，天气较干燥，不会下雨。观察物象，也能了解天气。“蜻蜓满天飞，要落雷阵雨。”“蚂蚁结群，明天勿晴。”“乌龟看天，天气要变。”“芦花秀，早夜寒。”“农事谚”往往与时令气象有关，如：“三伏勿热，五谷勿结。”“天浪鲤鱼

斑,明朝晒谷勿要翻。”还有一种是“卫生保健谚”,有说明常识的:“白露身勿露”、“心定自然凉”、“药补勿如食补”、“饭后百步,勿上药铺”;有经验性总结的:“春要焐,秋要冻,一年四季没病痛。”“人勤病就懒,人懒病就勤。”“食勿言,卧勿语,酒勿醉,色勿迷。”“天天困,眼睛肿;天天坐,腰背痛;天天立,腿脚重;天天动,筋骨松。”“三天勿吃青,眼睛冒火星。”也有劝戒性的:“宁吃四两,勿吃半斤。”“气气闷闷成毛病,嘻嘻哈哈添寿命。”“裤带越长,寿命越短。”有说明人生生理规律的:“二十勿发,三十勿长。”“字怕上墙,人怕上床。”“树从根老,人从心老。”人生的哲理就从平平常常的零言碎语中道出。养生保健与人的一生息息相关,这些谚语是长期得到验证的结论,等于是求医治病外的又一部民间口传医书,听听带有俚俗性的养生经也能使长久困于书斋的人感受一点沃野之气。

世代流传于民间的“社会生活谚”,上海人称之为“老古闲话”,现在上海人的口中依然流传,虽是闾巷俚俗,然其描摹之深刻,趣味之浓郁,字句之通俗,或寓劝惩,或杂诙谐,相传民间,为人民喜闻乐见。过去有些文盲虽不识字,但往往口中谚语连珠呼出,出经验,出哲理,风土人情,耐人寻味。

开埠前后的大量谚语,都带有浓厚的乡土气,反映了农业社会中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意识,语句上也反映了旧上海话的特点。比如:“出门一里,勿如屋里。”“吃尽滋味盐好,走尽天边娘好。”“金窠银窠,勿如屋里只狗窠。”表现了闭塞自足不求发展的农民意识。“千算万算,勿如老天一算”,表现了人们在天灾面前无能为力叹息。“碗底朝天只只空”,“半夜困拉姐身边,半夜困拉债身边”,“穷人生病,阎王讨债”,形象地描绘出穷人的困苦境地。“天浪旡没跌杀鸟,地浪旡没饿死人”,“天无一直雨,人无一世穷”,又反映了穷人幻想找到活路,指望否极泰来的良好心愿。“痴子望天坍,穷人望命反”,表达了穷人对幸福生活的空向往。“雨落勿

登高墩，穷人勿攀高亲”，告诫穷人穷得要有志气。“吃勿穷，着勿穷，算计勿通一世穷”，“扳节头，过日脚”，歌颂了勤俭持家的优良民风。“日图一顿，夜图一觉”，鞭挞了得过且过的懒汉思想。“上勿欠官粮，下勿欠私债”，表达了农民向往和追求一种理想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境界。

带有乡土气的，还有那些男女恋爱婚嫁方面的谚语，至今还在郊区流传，具有生命力，但在城区已难听闻。这些谚语反映了民间社会的纯洁朴实的道德舆论，反映出包括性心理在内的各种情感心理。如喜爱年轻细嫩的：“自古嫦娥爱少年。”“十八岁姑娘一朵花，三十岁姑娘豆腐渣。”说明男女不同性向的：“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纸。”巧说婚姻择偶的重要的：“嫁得好，哈哈笑，嫁勿好，双脚跳。”说明性生活的深远意义的：“一夜夫妻百日恩。”指出情人本质的：“家花勿及野花香，可惜野花勿久长。”说明女性性欲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说明爱情专一性的深邃的：“勿怕身隔千里，就怕心差毫厘。”“有情哪怕隔千里，无情哪怕门对门。”说明爱情的力量无可阻拦的：“男有心，女有心，铜墙铁壁钻得进。”说明性行为的自愿原则的：“两相情愿脱裤子，一相情愿吃官司。”说明择婿惟贤的：“勿贪门前十亩田，只贪女婿出人前。”说明择夫貌俊有才的：“勿贪金，勿贪银，只贪丈夫俏玲玲。”说明首选家风的：“造房子看梁，讨新妇看娘。”说明贫富转移与嫁娶择偶之间的微妙关系的：“嫁因要嫁暴发户，讨新妇要讨败落户。”说明爱情的纯洁性的：“三两黄金买勿到，四两茶叶定终身。”说明门当户对总有配对的：“破扫帚配鬃鬃箕。”说明新婚甜蜜的：“乡下小夫妻，步步勿脱离。”说明夫妻争吵寻常转瞬和好的：“船头浪相骂，船肚里白话。”“天浪落地地下流，小两口打架勿记仇。”说明女人花七花八的：“小囡口里讨实信，女人面前看功夫。”表现常见的亲新娘忘老娘的：“衔牢奶头嫡嫡亲，有仔娘子黑良心。”表现未得己得的不同心理的：“勿有新妇要新妇，有是新妇骂新妇。”形容岳母爱婿心理

的：“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丈母娘看女婿，铜勺铲刀像做戏。”这些过去很流行的产生于农业社会的民间谚语，在上海话演变的第四期里长大的如今 30 岁以下的上海人中，已经所知甚少了。

随着商业社会的形成，1924 年胡祖德《沪谚》中大部分谚语在城区渐趋衰落（笔者在 50 年代听到过《沪谚》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谚语，可见主要的淡落是在 60 年代初以后），有一部分谚语使用频率升高，有的谚语的常用场合或言下含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下面的谚语大多沿用到现在：“小钿勿去，大钿勿来”，着眼商业前程，愿下血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比喻顺势开展商务或办事；“螺蛳壳里做道场”，形象描绘上海人即使在局促的寸金之地也办厂做精密仪器的聪明才智和适者生存的能力；“略知百行，勿如精通一行”，表达了中小商人钻通技术凭手艺吃饭的职业精神；“勿怕勿识货，就怕货比货”，表现了生产器物合用、商业行为合理的求实道德；“工夫卖铜钿”，既指时间、劳力就是金钱，又指公关周旋换来生意；“一钿勿落虚空地。”说明做生意必须有利可图和精明；“靠人倂是假，跌倒自家爬”，歌颂不依赖别人，即使受挫也要自力更生的硬骨头精神。“狮子大开口”，比喻要求高，胃口大，或者夸大口，常用于对对方提议的暗自吃惊；“阿木林关进”，嘲笑失算者受骗上当；“有饭大家吃”，提倡生意一起做，有福同享；“买卖勿成仁义在”，主张商场宽容互让心胸旷达；“一拳来，一脚去”，反映利益争夺的白热化；“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描绘商场上竞争兼并的你死我活景象；“铜钿眼里穿跟斗”，既可讽刺重商重利、见钱拜倒、走不出金钱圈子的发财迷，现在又可用作善于支配手中金钱精打细算设法挣钱的比拟；“有钱能使鬼推磨”，则是对金钱万能迷人心窍的讥刺；“铜钿银子，生勿带来，死勿带去”，又是对金钱的鄙视和揶揄。“羊毛出拉羊身浪。”常用在指花去的钱财自可从与之有关的生意上得来；“有借有还，再借勿难”，言简意

赅地说明商业社会里互相资助的准则；“远亲勿如近邻”，说明社会关系已走出家族为基础的封闭社会；“男做女工，越做越穷”，指出工业文明使人的分工更为精细，男子应化出更多时间从事更精细的工作，努力挣更多的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说明时间就是金钱。

不少谚语在抨击不良现象、赞扬优良品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力。这些道德褒贬性的谚语至今还有流传。比如：“爬得高，跌得重”，是嘲笑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自扳转头自搭脚”，讽刺一心害人者的自作自受；“叫花子勿留隔夜食”，抨击吃光用光的懒料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形象地批评寄生生活者；“一只嘴，两升皮，话好话坏济是伊”，指斥某种人善于狡辩；“一心勿能两用”，告诫人做事要集中注意力；“求人勿如求己”，赞美自力更生精神；“千朵桃花一树生”，教育人们兄弟姐妹要和睦；“圣人也有三分错”，“东耳朵管进，西耳朵管出”，主张人们宽容；“叫人勿折本，舌头打个滚”，提倡礼貌待人；“篱笆扎得紧，野狗钻勿进”，提倡对自身的严格要求；“若要人勿知，除非己莫为”，主张慎独不做亏心事；“马屁拍足，苦头吃足”，说明能媚己者必能害己；“跌得倒，爬得起”，夸赞转机灵捷。

最有教育意义的谚语是大量的训戒谚。如“勿怕笨，就怕混。”鼓励人们上进；“做人勿贪心，家富靠手勤。”告诫人们勤劳发家不贪不法之财；“行得正，立得正，哪怕和尚尼姑合板凳。”说明心正自敌闲话；“一动勿如一静”，主张审事动作；“吃人个嘴软，拿人个手短。”说明受贿就得为人办脏事；“十只节头只只痛。”是说每个子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若要天花粉，采起杜瓜根。”说明做事的寻根重源原则；“吃人一口，报人一年”，主张重报人恩；“越困越懒，越吃越馋”，劝导慵懒者改变生活方式；“功夫要拼，时间要争”，引导人们奋力拼搏；“蜘蛛丝扳得到石牌楼”，说明弱者有决心可以战胜强者；“做事要顺人心，讲话要凭良心。”则是为人

立则。

形象生动又是谚语的突出特点,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使深奥的事理浅显化,生活知识情趣化。“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表明不可避免;“老螃蟹打洞,小螃蟹受用”,形象地描绘了儿孙坐享祖上之福;“小狗跌辣污坑里”,比喻可尽吃尽享受;“面皮老老,肚皮饱饱”,表示不怕羞才要到东西;(以上两条多用对孩子)“马屁拍拉马脚浪”,指拍马而适得其反;“暴躁个人跳拉叫,智慧个人坐拉笑”,对比两种人处事姿态十分传神;“三只节头捏田螺”,比喻稳稳抓住;“七石缸里撩芝麻”,比喻难乎其难;“万宝全书缺只角”,指聪明人偶尔失误,人无十全;“刮辣松脆,檀香橄榄”,是说话或性格十分爽快;“笑嘻嘻勿是好东西”,用于戏言或忠告两可,警惕对手心怀歹意;“老鬼勿脱手,脱手勿老鬼。”回环地说明精明的人不把到手的东西轻易放掉;“牵丝扳藤牛皮糖”,形容拖拖拉拉慢吞吞;“锣鼓响,脚底痒”,形容行为心役之貌;“若要俏,冻得括括叫。”讽刺爱美姑娘;“瞎猫撞着死老虫”,比喻碰巧幸运得胜;“象牙筷浪扳敲丝”、“豆腐里寻骨头”,表示对找茬的憎恨;“鱼勿动,水勿响”,比喻事有蛛丝马迹;“搓搓圆,捏捏扁”,形容任凭摆弄;“拆东墙,补西墙”,比喻顾了这儿,顾不了那儿;“吃光用光,身体健康”,可用作劝人想得穿些;“依客气,我福气”,是说对方谦让我正好接受;“送佛送到西天”,预言帮忙到底。这些生动的语句现今还时有听闻。^①

不少谚语之所以至今在民间使用还很活跃,正在于它浅近通俗的直率口语形式,典型经验的形象格式化,以及幽默锐利的语锋。

上海曾有一些描写上海的风土谚,如“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是对比北部上海四大名镇的富荣程度的;“金铃塔,

^① 现今正在使用的大量谚语俗语可见笔者的《上海方言俚语》一书“熟语”一节“三字格”到“八字以上”,收集得较全。

塔金铃，三月十五撞金铃。”是唱趋向龙华赶庙会的得意的；“白相要到大世界，三日三夜看勿罢。”是歌颂“大世界”游乐之盛的；“若要苦，杨树浦。”是写工人住宅区劳动、生活之苦的。这些谚语主要流行于50年代前。

2. 歇后语的式微

上海地区的歇后语在历史上是很多的，胡祖德的《沪谚外编》里记下了大量的本地歇后语，既有乡下的，也有城里的。但是现在大多已经不用了。下面分谐音、喻事、喻物、故事四类来略述一些现在还在少数人口中使用的歇后语。

谐音类的歇后语有：丝瓜烧豆腐——清清（青青）白白；青染缸里沐浴——一身轻（青）；心里生草——慌（荒）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王（忘）八；一辈子做寡妇——老手（守）；扯铃扯到半空中——空想（响）；强盗进学堂——摸到就是输（书）；隔年蚕做茧——没心思（新丝）；光郎头撑伞——无法（发）无天；狗吃青草——装洋（羊）；六月里困觉——勿要面皮（棉被）。上海话语音中前后鼻音、平舌音翘舌音不分，构成了许多不分的歇后语，如：稀饭泡米汤——亲（清）上加亲（清）；南瓜丝炒鸡蛋——合适（色）。

上海的地名歇后语原来也很丰富。那些地名都是属于谐音类的。如：嘴里出血——虹（红）口；旧佛添相——莘庄（新装）；踏板头浪写愿——上海（床许）；四面八方是水——周浦；两亲家公拜年——南汇（男会）；三斗米糍饭——大团（大糰）；鳊鲈上滩——萧（捎）塘；七石缸里打拳——松江（缸）；额角头浪插引线——航（绗）头；两个三十二两——泗泾（四斤）；打虎英雄——吴淞（武松）。这些地名歇后语在《沪谚外编》里记下很多，现在农村还时有听闻。

喻事类的歇后语是用一件事来做比喻的。如：头浪向插扇子——出风头；墙头浪绣花——戳壁脚；五更天下海——赶潮流；拖牢脚后跟——拉倒；石头浪向掬乌龟——硬碰硬；赤膊捅马蜂

窝——勿惜血本；红木当柴烧——勿识货；酒盅里拌黄瓜生——兜勿转；和尚敲木鱼——老一套；七个铜钿对半分——勿三勿四；三个铜钿买一个夜壶——好一只嘴；脑袋浪向塌猪油——滑头；三斤面粉调四斤油——稀里糊涂；船头浪跑马——走投无路；撅起屁股看天——有眼无珠；瞎子照镜子——看勿到自家啥样子；打扮进棺材——死要面子；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合当；烧香赶和尚——反客为主；橄榄核垫床脚——活里活络；四金刚摇船——大推大扳；城头浪出棺材——远兜运转。

喻物类的歇后语是用物体作比方。如：三月里芥菜——早生心；杨二郎个兵器——两面三刀；栈房里个臭虫——吃客；羊肉里个萝卜——骚货；蒸笼里个馒头——白高自大；青皮橄榄——先苦后甜；山沟里个田鸡——日光短浅；向阳坡个竹头——横生枝节；灯笼壳子——外头好看里向空。

故事类的歇后语是引用常听的故事、典故作比。如：牛郎约织女——后会有期；击鼓骂曹——现开销；白娘娘斗法海——精打光；东郭先生救狼——好心勿得好报。

沪上大多数的歇后语都从农业文化中产生，在上海郊区还在沿用，城内有的还见在用，如：脚馒头浪打瞌銃——自靠白；蜻蜓吃尾巴——自吃白；砬糠搓绳——起头难；六月里着棉鞋——日（热）脚难过；棺材里伸手——死要铜钿；驼子跌跟斗——两头勿着实；蚊子叮菩萨——看错人头；床底下放鹞子——大高而勿妙；聋彭的耳朵——空招牌；老鼠跳进白米囤——尽吃；王小二过年——一年勿如一年。

后来又造出一些新歌后语。如：山东人吃麦冬——懂勿懂；叫化子吃死蟹——只只好；乡下人勿识打更——敲竹杠；弄堂里摆毛竹——直进直出；卫生口罩——嘴浪一套；湿手插辣干面粉里——甩勿脱；九曲桥浪散步——走远路；红头阿三踢飞脚——吓人一跳；大舞台对过——天晓得；大世界里照镜子——现出怪样；

隔了黄浦江换手——搭勿够；大闸蟹走淮海路——横行霸道。有的歇后语有两种引出语，如：四金刚腾云——悬空八只脚；飞机浪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螺蛳壳里做道场——团团转；螺蛳壳里做道场——摆勿开排场/小地方做大事体。这两个歇后语前一个都是老的，后一个都是新产生的。

还有一种歇后语是四字格的词语只说出前三字，最后的一字是本义，又称“缩脚语”。在上海，这类歇后语不多。最有名的就是骂语“猪头三”，歇“牲”，骂人“猪头三”，即骂他是“畜牲”，据说猪头的形状是三种牲口的头形的合一。此外，还有“城隍老——爷”、“坑三姑——娘”、“七撬八——立(裂)”。

通俗简单的比喻大多出自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和文盲口中，随着城市文化水准的提高，人们变得反而喜用喻体比本体深奥或思维发散性的比喻，粗浅的以至粗鲁的比喻渐渐失去它的优势。随着城市语言节奏的求快，说话喜欢直说，歇后语那种先设喻后引出本义的言语形式已经不为年轻人所喜欢，要用也常在游戏或逗玩的时候才用。所以大部分的歇后语正处于消亡之中，有的只降作做比喻用，如说“生病入脱鬼商量”时，其实义“空费口舌”反而淡漠或遗忘了。

3. 成语的丰富多彩

习惯上大家主要把“四字格”的相沿习用的固定短语，称为成语，上海话在社会发展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成语。据笔者在《上海方言俚语》一书上记录的、至今大家还在口语中通用的“四字格”上海话成语共有 498 个，由此可见一种移民杂处的地方方言里固定短语的丰富。

上海话中以数字连串的成语就有很多，如：“一式一样、一天世界、一声勿响、一塌刮子、一塌糊涂、一票货色、一五一十、一搭一当、一点一划、一时三刻、一日到夜、一时头浪、一歇勿停、一生一世、一手一脚、一刮两响、一盆浆糊、一脚落手、一句闲话、一门心

思、一头一脑、一拓馋唾、死蟹一只、百无一能、派头一落、前世一劫、另有一功、一二勿过三、一本三正经、一把乱头发、一报还一报、一跳三丈高、一只袜统管、一似一脱式、一笔糊涂账、一对搭落苏、么二三角落、两头勿着港、脚踏两头船、三青四绿、三更半夜、三朝四日、三脚两步、三等四样、三翻四复、三头六面、三拳两脚、勿二勿三、勿三勿四、平彭三响、老三老四、狠三狠四、摆三摆四、瞎三话四、搁落三姆、三下五去一、三一三十一、三分钟热度、三日两横头、三钿作两钿、烂糊三鲜汤、四时八节、四角方方、四处八路、五虚六肿、投五投六、五斤吼六斤、六神无主、七勿牢起、七支八搭、七勿老三、七荤八素、七丁八倒、七歪八牵、七翘八裂、七曲八弯、七高八低、搞五搞六、七手八脚、七停八当、七讲八讲、七弄八弄、杂七杂八、夹七夹八、绕七绕八、搞七搞八、瞎七搭八、远七长八、搞七廿三、七手八只脚、老里八早、亨八冷打、悬空八只脚、十画八搭、十样八景、十日八夜、十恶不赦、十步九回头、百伶百俐、人千人万、千算万计、千嫌百比、千年难板、老茄三千、乱话三千、络乱三千、半死半活、半半日日、半山勿尬、半发朗当”。

大部分的成语口头使用的频率仍很高。上海成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那些略带夸张和幽默地描写丑陋习性的成语，如：“好吃懒做、有要玩紧、混天糊涂、无天野地、昏头落踵、神魂颠倒、神志无主、直腰懒惯、死样怪气、假痴假呆、寿头板气、鬼触臂把、牵丝扳藤、半死半活、自说自话、夹嘴夹舌、嘻皮塌脸、蹩头把戏、勿二勿三、勿着勿落、笑话奇谈、辣手辣脚、作精作怪、缙头缩颈”等。有的成语使用形象的比喻，如：“黄鱼脑子、绣花枕头、橡皮饭碗、糯米心肠、豆腐肩胛、粉皮耳朵、冷粥面孔、活孙屁股、蟹手蟹脚、空心汤团”，还有的描写那些贬义的行为，如：“炒冷饭头、唱独脚戏、捞锡箔灰、着连裆裤、热大头昏、嚼舌头根、拆洋烂污、看西洋景”。其次是歌颂优良品质的成语，如：“一门心思、一点一划、一头一脑、熟门熟路、正行正经、毕丁毕正、鲜龙活跳、快手快脚、另有一

功、要紧勿煞”等,再次是夸张描写频繁动作行为的词语,如:“爬死爬活、投五投六、作精作怪、牵风引头、寻死作活、更转落转、挑嘴隔舌、学嘴学舌、捱求苦恼”等。相对来说,后两种成语比较少些。频繁使用成语是与人们经常需要一言中的地评价人类行为或劝善惩恶有关。有的成语可构成反义对举,也很生动,如:“好商好量”↔“硬吃硬做”,“有商有量”↔“白说白话”,“笃定泰山”↔“极出乌拉”,“正行正经”↔“乌里买里”,“鬼触臂把”↔“大鸣大放”。

成语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一语道出,因此在上海话中依然稳定,代代相传。

4. 吴语特征词的传失

在上海话中,世代代流传着大量的吴方言特征词。所谓特征词指的是具有特征意义的方言词,即在该方言区域内普遍使用而在其他地区较少见或不见的词语。这些词语是最有方言特色的深层次的词语。现今在从小接受系统的普通话教育环境下,在媒体强大声势的共同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中,虽然仍有大量的上海话特征词依然保留着,但是在上海话发展的第四期中,也有大量的吴语特征词开始失传。这个时期是历史上失落特征词最多最集中的时期。

以下举例的吴语特征词依然在使用着: 趂 p₃₃₄ (油锅里个水 ~ 起来了。) 扳 p_{E52} (拿块石头 ~ 起来。) 搨 p_{F334} (一勿当心 ~ 脱一跤) 𠵼 pi_{n334} (两个人 ~ 了一段辰光, 啥人也胜勿了啥人。) 滹 pi₂₅ (药汁 ~ 干, 药渣倒脱。) 漕 p'u₅₂ (牛奶 ~ 出来了。) 𠵼 p'Λ₃₃₄ (出去要拿门 ~ 上。) 𠵼 p'Λ₃₃₄ (脚 ~ 忒粗勿好。) 𠵼 p'e₂₅ (拿只西瓜 ~ 开来; 两只脚 ~ 开来。) 𠵼 bo₂₂₃ (牙齿勿齐 ~ 进 ~ 出。) 伏 bu₂₂₃ (~ 下来, 立起来; ~ 豆芽) 迷 b₀₂₂₃ (伊 ~ 垃啥地方寻勿着。) 𠵼 ?mi₅₂ (~ 两口老酒吃吃。) 滹 ti₃₃₄ (衣裳浪个水垃 ~ 下来。) 𠵼 tin₃₃₄ (水要 ~ ~ 清再吃。) 滹 te₂₅ (哭得眼泪 ~ ~ 滹。) 𠵼 te₂₅ (白露里个雨到一 ~ 坏 ~ ~) 𠵼 to₂₅ (勿要个物事侬 ~ 脱算了。) 𠵼 to₂₅ (大雨 ~ 两

了我一身。) 转 d₀₂₂₃ (弄个几张废纸济拨我 ~ 脱了。) 搨 t'v₅ (墙壁浪勿好瞎 ~ 八 ~。) 汰 da₂₂₃ (领头 ~ ~ 清爽。) 盪 d_{ā223} (茶杯要用点水再 ~ ~。) 汰 to₅ (一 ~ 馋唾) 搨 ?lu₅₂ (拿台子浪个芝麻 ~ 拢来。) 瞭 li₀₂₂₃ (伊一点血色也勿好, 面孔白 ~ ~。) 眼 l_{ā223} (弄个时一根 ~ 衣裳竹竿。) 捋 lv_? 1₂ (拿袖子管 ~ 起来。) 爨 ts_{E334} (伊两个字写得真 ~。) 侷 ts'ou₃₃₄ (乘车子, 头勿要 ~ 垃窗外头。) 踵 ts'ou₃₃₄ (脚步勿稳, ~ 来 ~ 去。) 破 ts'v₅ (冷天皮肤要豁 ~。) 糝 s₀₃₃₄ (饭粒叫饭米 ~。) 嘶 so₅ (汽水 ~ 光。) 锒 z_{ā223} (玻璃窗措得 ~ ~ 亮。) 煤 z_{v?} 1₂ (蟹要摆垃锅里 ~ ~ 熟。) 戳 zo_? 1₂ (拿筷子 ~ 一个洞。) 燥 t_ç i₀₅₂ (袖子管 ~ ~ 起。) 搨 d_{zi} 2₂₃ (~ 起箱子就走。) 拆 d_{zi} 0₂₂₃ (~ 开一只阴井盖头。) 拈 n_{io?} 1₂ (~ 面粉, ~ 衣裳) 赅 k_{E52} (啥人晓得伊 ~ 几化钞票。) 裨 k_{E334} (伊穿了一条百 ~ 裙。) 疔 ko₅₂ (肛门叫洞 ~。) 搨 kuv₅ (顺手 ~ 伊一记耳光。) 园 k'ā₃₃₄ (依拿钞票 ~ 垃啥地方?) 搭 k'v₅ (~ 牢喉咙, ~ 钞票。) 敲 k'o₅ (墙壁浪油漆 ~ 起来一大块。) 陞 g_{E223} (勿要 ~ 垃墙壁脚跟!) 搨 gu_{E334} (~ 炸弹; ~ 家生。) 轧 ge_? 1₂ (~ 朋友; ~ 进去看看。) 寤 hue₅ (一 ~ 晒到大天亮。) 扭 ?₀₅₂ (弄桩事体是伊要硬劲 ~ 上来, 我也玩没办法。) 拗 ?₀₃₃₄ (两个人拉用力气 ~ 手劲。) 阗 ?_{io} 3₃₄ (起来以后被头要 ~ ~ 好。) 溲 ?_{in} 3₃₄ (秋天到了, 风有眼 ~ 颼颼。) 殍 ?_{ue?} 5 (天气忒闷, 人老 ~ 寒。) 镬 ho_? 1₂ (炒好菜汰 ~ 子。) 櫛 hu_{v?} 1₂ (橄榄 ~, 桃子 ~)

举例以下的吴语特征词已经在失传中: 鏊 p'_{E334} (小镬子要掇牢两只 ~。) 襻 p'_{E334} (钉衣裳浪个纽子纽 ~。) 篾 b_{A223} (辣椒摊垃 ~ 里晒。) 箬 bu₂₂₃ (大竹筐叫 ~) 剝 p'_{i52} (~ 脱一层硬皮。) 破 p'_{i52} (肉要一片片 ~ 开来) 颀 p'o₅ (依人胖得来侪是 ~ 肉。) 片 b_{E223} (竹 ~, 柴 ~ 拾来引火。) 盪 b₀₂₂₃ (阴沟没脱, 里向个水垃拉 ~ 出来。) 埤 bi₂₂₃ (砌好几 ~ 砖头。) 璧 bi₂₂₃ (~ 自来火; 刀 ~ ~ 快。) 埤 bo₅₂₂₃ (龌龊来, 侪是 ~ 尘。) 擘 pv₅ (两脚 ~ 开) 痲 f_{E334} (胃里勿舒服, 要 ~。) 尪 f_{E334} (弄个小姑娘真活 ~。) 脍 ?_{mi}n 3₃₄ (~ 起仔嘴巴

笑。) 棚 mĀ₂₂₃ (野草长得来密密 ~ ~。) 骹 təp₅₂ (~ 脱鸡卵子。) 黉 te₂ (~ ~ 分量) 掇 te₂ (拿碗汤 ~ 进来。) 毅 to₂ (~ 麦芽糖; ~ 开门。) 褚 to₂ (做衣裳料作勿够 ~ 一只角。) 拘 u₂ (~ 痧; ~ 牢一块肉。) 熈 t'ə₃₃₄ (杀鸡 ~ 毛) 捺 t'i₃₃₄ (剔灯心叫 ~ 灯心; 蘸墨叫 ~ 墨。) 捅 t'əŋ₃₃₄ (拿台子朝前 ~ 一 ~。) 給 dE₂₂₃ (只棕绷年数用得忒长 ~ 脱了。) 蹇 bE₂₂₃ (乌龟 ~ 门槛; 勿要垃床浪 ~ 来 ~ 去。) 剡 ʔlɿ₅₂ (用手 ~ 一只洞。) 鳞 li₂₂₃ (~ 好衣裳 ~ 被头。) 諛 ʔlA₅₂ (勿满意也勿要 ~ 里 ~ 声多讲!) 礲 lo₂ (砖头叫 ~ 砖。) 掀 li₂ (拿根棒头 ~ 断脱。) 推 li₂ (淘米水 ~ 干。) 症 ts₁₃₃₄ (大热天要 ~ 夏。) 皴 tsə₅₂ (冬天皮肤开 ~。) 着 tse₂ (天冷多 ~ 点厚衣裳。) 埤 ts'e₂ (天干燥, 木头开 ~。) 瘰 tso₂ (冻疮叫冻 ~) 瘦 sə₃₃₄ (豪 ~ 快点; 伊走得 ~ 来。) 膾 zə₃₃₄ (今朝我胃里向 ~ 来!) 稞 zɿ₂₂₃ (~ 钞票; ~ 眼水) 趁 zɿ₂ (我到马路浪 ~ 一逮。) 警 zo₂ (冷勿防 ~ 来一句。) 扞 tɕ'i₅₂ (春天杨柳最容易 ~ 活。) 犟 tɕ'i₃₃₄ (只牛 ~ 转仔头扳勿动。) 敲 tɕ'i₂ (肉 ~ 皮; 木头浪 ~ 起来一丝。) 撻 dzɿ₂₂₃ (手酸 ~ 勿起来。) 屙 ɕiA₃₃₄ (从扶梯浪 ~ 下去。) 饧 zɿ₂₂₃ (用面粉做 ~ 糖。) 庠 kA₃₃₄ (小菜摆垃 ~ 厨里。) 庖 kuA₃₄ (手高头 ~ 开一条伤口。) 眈 k'ɿ₅₂ (伊瘦得连眼睛都 ~ 下去了。) 齧 ɳe₂ (饭碗浪有一个 ~ 口; ~ 脱两钿勿要紧。) 鲞 hɿ₃₃₄ (雨后一条 ~。) 煨 hə₃₃₄ (垃镬子里 ~ 焗饼。) 馥 ho₂ (~ 出一口痰) 馥 hue₂ (房间里空 ~ ~。) 脍 ʔi₃₃₄ (蛇吃鳗鲤 ~ 长短。) 屨 ʔi₅₂ (疤上面结了一层 ~。) 勳 fi₂₂₃ (发条用得 ~ 脱了。) 掬 fiə₂₂₃ (依 ~ 一 ~ 缸里个米有几化?) 桁 fiA₂₂₃ (造房子 ~ 条要摆正。) 这些也都是上海话的特征词, 为普通话所无。但现在年轻人都往往不去用, 或不懂其义了。

以上那些字都是从《广韵》、《集韵》、《玉篇》等古代辞书中考查出来的本字。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考不出本字来的词, 下面列举一些动词。

其中一部分现今仍在用:

pi₅₂液体从小洞射出：管子里个水～得老远。p'ā₅₂水，尤指雨雪因风吹如雾散飘进来：窗关起来，勿然雨倂～进来了。te₅粘，接触一起：浆糊～盒子；两个人～牢仔分勿开了。to₅煮，用小火较长时间：锅里～鸭。dəŋ₂₂₃以反语冷嘲挖苦：伊要～～我，我当补药吃。ko₅摇动液体：汤当心～翻脱；～嘴。le₁₂拦，划界：～块地方做戏；车子拨红灯～牢。kue₅硬裂，燥裂：木头拨太阳晒得～开。gue₁₂(1)碰，搁，戳：拿晾衣裳竹～出去；衣裳拨竹梢～着点齧齧。(2)转目略见：伊垃路浪向，正好拨我～着一眼。gā₂₂₃碰，擦，推：衣裳～着点油漆；依勿要～来～去。hue₃₃₄甩：跟牢我个人拨我～脱了；哈巴狗尾巴一～一～；～伊一记耳光。ho₅吸住，贴近：勿要～到我身浪来；湿纸头～垃玻璃浪。tɕ'ia₅₂掺入：～点冷水垃海。ŋiā₅₂躲：～垃壁角落里。ɕio₅₂揭起，翻开：～镬盖；～开被头；书一版一版～过去。ɕio₅₂反复摩擦：～地光；小囡～被头。tsəŋ₅₂挤出：～牙膏；～脓。ts'ɔ₅₂由下往上包系：～尿布。ts'oŋ₃₃₄不顾人家冲犯～撞；讲话～。soŋ₅₂拳击：～我一拳。ze₁₂(1)因阻塞而不通：车子忒多，～牢勿通。(2)踩：天冷～脚；急得伊穷～脚。ʔā₅₂扛：～勿动了。ʔu₅₂陷：鞋子～垃烂污泥里。

另一部分正在消亡之中：

p'i₃₃₄歪斜不正，摇摇欲倒：房子～倒；老太太走路一～一～。ʔma₅₂身体往下缩：小囡身体一～，矮脱交关。te₅₂放入，有试探意：手摆垃热水里～一～冷热。to₅手握若干条形物直击使齐：一把筷子～～齐；依牙齿～～齐再讲闲话。f'əŋ₅₂闻，熏：我～着一股焦冒气。lie₁₂用棍棒横击：关起门来～脚跟。tsoŋ₅₂手握条形物直击底面：一把筷子～～齐；～脱点席虱。ts'e₅₂用手推翻：～伊我一交；一桌酒水全部光。kā₃₃₄用生石灰吸水使干：用～灰～饼干。kuā₃₃₄轻轻抚摸：～着一点灰尘；暗洞里～一～看有眼啥物事。gā₂₂₃(1)嵌，插：吃鸡要～牙齿；我～进去看看。(2)渐渐松懈：浆糊韧头～

脱了;大家勿上劲,~脱了。gu₂₂₃萎缩成团:肚皮痛得人耍~下来。
ŋeʔ₁₂折:一根棒头拨我~断脱。hu₅₂喝,吸:~汤~水。ʃi₅₂略张
开:门~开一眼;让我~~看,里向有啥人。

5. 折射海派奇思遐想的语汇

海派的特点是思想的活跃,风格的领导标新,上海人在创造新词时往往利用思维的跳跃,形象的通感,巧妙地表现生活。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话新词产生和活跃的第一个高潮时期。那时,随着社会生活的充满活力,一大批的充满生命力的新词语应运而生,并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词语表达方式多样化。比如杖击屁股,曰“吃毛竹笋附肉”;用拳头殴人,曰“吃皮榔头”;张开手指打耳光,曰“吃五支雪茄烟”;被洋人足踢,曰“吃外国火腿”;用冷水浇头,曰“吃大菜”;喝倒彩,曰“开荷兰水”;眉目传情,曰“打无线电”,“拍电报”;以伪劣品求高价,或骗没头脑的人,曰“卖野人头”;装腔作势,炫耀,曰“卖样三千”;拆穿秘密,曰“踏穿镞盖”;露馅,曰“拆穿西洋镜”。这些都不乏造词者丰富的想象力。

海派的传统在上海是根深蒂固的,因此那些表现海派特色的语词生命力强,不易传失。

海派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的语词富于表现力,如用比喻义、借代义构成的词语比比皆是。像“鸡毛菜、珍珠米、荷包蛋、粽子糖、瓦片饼、蜡烛包、田螺眼、海瓜子、兰花节头、黄牛(掮客)、黄鱼脑子(记性不好、不开窍的脑袋)、黄牛肩胛(卸肩不负责)、芋芳头(像芋芳样头发稀疏的头)、和尚头、板刷头、电灯泡(光头)、荷包蛋(秃顶)、牛踏扁(一种大而扁的菜豆)、薄脆(一种饼)、叫哥哥(蝮蛇)、花瓶(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办公处摆样者)、大肚皮(怀孕)、饭碗头(职业)、照会(面貌)、吃老卜干(手指关节被击扭伤)、空心汤团(不能兑现的许诺)、橡皮饭碗(不会失业的职业)、磨光石卵子(圆滑)、老爷(质差,碰不得)、奶油(可爱,讨人欢

喜)、鸳鸯(东西不相同而配成一对)。利用谐音或和韵也能使语言生动活泼,如嘲讽健忘者,称他“王伯伯”;故意说反话触人的霉头,称“丑煤球”;讨厌人话多,说“烦得像饭泡粥”;不喜欢对方胡搅蛮缠,就说“依来搅啥个白叶结!”讽刺喜欢炫耀的人则用顺口溜来唱:“希奇勿煞,卖样勿煞,烂泥菩萨,一脚踢煞。”

上海人还喜欢对有各种特征的人加以形象的称呼,如称皮肤黑的孩子为“小黑炭”,戏称肥硕者为“排门板”、“烂大块头”、“大阿福”、“吨位大”、“三段论”、“大块头唔清头”,戏称臀大者为“圆台面”,称腰壮者为“柏油桶”,称高瘦者为“长脚鹭鹭”、“电线木杆”、“晾衣裳竹竿”,戏称矮小者为“矮老卜头”、“矮冬瓜”、“矮掇髻”、“石秤砣”、“二等残废”,称脸有粉刺酒斑者为“赤豆粽子”,称光头为“电灯泡”,称不穿鞋袜者为“赤脚大仙”,戏称长满粉刺者为“赤豆棒冰”,戏称瞎了一眼的人为“独眼龙”,戏称近视者为“四眼”,戏称人呆为“火烧木头”,戏称饶舌多言者为“烦老太婆”,戏称坐在别人家里多言不走者为“烂屁股”;戏称夜里精神抖擞积极活动的人为“夜神仙”;戏称思想顽固守旧的人为“老古董”;戏称是非不分谁也不得罪的人为“好好先生”;说一个年轻女子追求人之多,谓“排队从南京路排到王府井”;对于离婚者,戏说“祝你再接(结)再厉(离)”。谑语趣语具有轻松自由的语义建构方式和比喻夸张型的意象,给人一幽默感受。还有称吃光用光者为“脱底棺材”,称听别人话即改主意者为“软耳朵”,称衣服不贴身者为“跌散铺盖”,称卧被絮中者为“面煎蟹”,称尚未结婚而上岳家之门者为“毛脚女婿”。又对各种职事者加以特称,如称印度巡捕为“红头阿三”,称米商为“米虫”,称棉业商贩为“花虫”,称拐骗妇女儿童者为“白蚂蚁”,称陪茶女为“玻璃杯”,称游民临时翻译为“露天通事”。从中可见创新思维的活跃。

比喻人的行为的词语更是五花八门。如:“皮拆天(贪玩),刮皮(刮小利,得便宜),咬耳朵(凑近耳边说秘密),拆烂污(做事不

负责任),戳壁脚(背后挑拨,说人坏话),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不得松松垮垮),牵头皮(提起或数落人家一个旧过失或把柄),打回票(退回),吃鸭蛋(得零分),吃汤团(舞女一夜无客),吃豆腐(挑逗、猥亵),吃野食(偷汉),打野鸡(嫖娼),隔枪篱(夹在中间受挫),做揩台布(为人包容),新开豆腐店(新开张),揪头割耳朵(硬逼),打杀夹墙里(受人诘责,抱不平之冤),一脚踢到十六铺(踢得老远)”。这些词语随口说来,言简意赅,都是在那些思想相当自由的年代约定俗成的。

上海人利用数字也构成了许多有色彩的成语,比如“三等四样(几种样子),五颜六色(色彩丰富),七歪八牵(不整齐,不端正),九腔十八调(形形色色的调门)”,一个人被搞得昏天糊涂时说,现在已是“五荤六素(胡里胡涂,晕头转向),七丁八倒(颠三倒四,不整齐),七吱八搭(搞不清楚,乱答腔),搞七廿三(搞糊涂了,胡缠)”,弄得“投五投六(冒冒失失,没有头绪),六神无主(心慌意乱,没主意),半死半活,死蟹一只(不能动弹,一筹莫展无法挽回)”了!还有形容主观上的时间很长,曰“半半六十日”;形容遥遥无期,曰“开年礼拜九”。

极言圆,有“的粒滚圆”;极言脆,曰“刮辣松脆”;极言绿,说“碧绿生青”;极言烫,称“热炙溻烫”;极言倒霉,可以说“霉头触到印度国(20年代)/哈尔滨(50年代以后)”;极言不顺利,可以说“碰着七十二个大头鬼”;极言变化之速,说“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极言精明之甚,曰“门槛精到九十六”;极言侥幸之至,曰“额角头碰着天花板”。这类类似意识流中的“瞎七搭八”的熟语至今常常出现在群众口中。

6. 新流行语的勃起

上海市民的海派情结和语言创新精神已经形成一种潜流,即使在语言生活很压抑的年月里,仍然不会消亡。上海市民意识的重新觉醒、市民俗语的重新崛起和活跃是在70年代后期,从那时

起,民间流行新造的词语成批涌现,一般都从当时最活跃的地方产生和流传开来。如在70年代末流行开来的词语有:“立升、浪头、帮帮忙、乒乓响、腔水浓、一只鼎、一级、顶脱了、蹙脱了、开大兴、攒浪头、拎勿清、拎清、挺账、卖闷包、开洋荤、通路子、请财神、退招势、扎台型、放白鸽、攒派头、接翎子、起蓬头、攀模子、搭错经、小儿科、二进宫、八零八、下只角、上只角、刮三、台型、烧香、对开、煞根、紧俏、外烟、隔手、硬档、软档、窍槛、路数、路子、歪路子、野路子、阿乡、马大嫂”等。有些是30年代流行语的复活(如“扎台型”)和转义(如“放白鸽”)。80年代初,自由市场开始活跃起来,成为民众比较关注的地方,于是在该处集中产生并传开了诸如“扒分(赚取额外收入,后泛指挣钱)”、“大兴货(低劣冒牌货)”、“肉里分(血汗钱)”、“一张分(十元钱)”、“跑秤(缺斤两)”、“斩一刀(敲一个竹杠)”、“撬边(从旁暗里帮腔推销)”、“攒浪头(夸海口信口开河)”、“礼拜三(穿一星期即坏的衣衫)”、毛厘、一笼、斩一刀、斩侷头、洋侷头、翻跟斗、开棚、吃白板、打底脚、校路子”等词。90年代初,随着股市的兴起,又出现了“牛市、熊市、火棒、跑道、刮盘、放盘、接盘、割肉、套牢、解套、吊篮头、垃圾股”等词语。市民社会天生具有产生流行语的土壤,上海市民的海派思维和语言创新传统根深底厚,只要环境宽松,市民生活在多元文化杂交的社会里,民间流行语自然会滋生出来。而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中期,社会封闭,舆论一律,思想没有活力,只有在街巷底层或僻远之处有些悄悄流传的隐语,如五七干校中有“屁股架子(凳子)”,农场职工有“外国礼拜(临时休息日)”,当时社会中“读书无用”,孩子受不到教育,闲散无业,变为小流氓,打群架,因此而产生了一批这些人中流传的低层次俚语,反映庸俗性行为的流行语在少数年轻人中仍有产生,有“公车、童子鸡、元宵模子、嫖、敲煤饼、叉模子、打桩子、打跳台、开荤、过元宵、开后盖、开两叉戟飞机、装樨头、让地皮(把好的势力圈让给胜方)、收道、拉三”等,这些词语在阮恒辉、

吴继平 1994 年出版的《上海话流行语辞典》中有较详细的记录。这些词随着 90 年代中后期上海社会的加速文明化而趋沉寂。

上海 80—90 年代的流行语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1. 流行性。许多词语反映表现了一种时髦的概念行为。比如用“斩”称一种敲竹杠的商业行为，由于被斩之人多而流行到全国；“大兴（非正宗）”一词的通行，与社会上流行冒牌货盗版货和假冒行为有关。2. 方言性。流行语从一个地区一群人中先用起来，由于大多数人的母语和日常用语是上海方言，所以它很自然起自方言，如：“套牢”、“憋脱了”的构词都带上海话的方言特点。3. 阶层性，社区性。如老年人中有“开荷兰水（喝倒彩）”，孩子中有“赖学精（讽逃学者）”，文人中有“爬格子（写稿子）”，“流氓中有”对开（一对一较量），教师中有“背猪罗（收学生家教）”，学生中有“关脱（考试没通过）”，营业员有“拍半身照（站柜台）”，顾客中有“做侬头（被卖方敲竹杠）”，干部中有“校路子（纠错）”，职工中有“天勿亮（无精打采、眼皮惺忪的样子）”，警察中有“拉网（大规模搜捕）”，小偷中有“打样（窥探动静）”，公务员中有“吃皇粮（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工作）”，个体商贩中有“打底脚（包装时在底部放劣质食物，多指水果）”……多元的不同的生活圈内流行外界比较陌生的流行语。开始时，在某个阶层里用，后来有的词语渐渐为其他人接受，而流行开来。如：“充电（补充知识）”80 年代流行于青工，90 年代后期已流行各阶层并见于报刊。4. 俚俗性。由于流行语出自间巷民间的下层，往往带有俚俗风味。如“马大嫂”（忙于家务的女人）就谐音“买、汰、烧”。用“差头”称“出租汽车”，就取其“差来差去”之意；用“敲煤饼”喻指嫖女人，都表现出俚俗的一面。5. 惯用性。常用特定的比喻义取得一定的习用性。如用“劈硬柴”指“AA 制”，用“淘浆糊”指做事不认真不负责，敷衍了事，滥竽充数；打圆场，和稀泥，指调解摆平；开无轨电车，指胡说乱扯打岔。用“瞎猫碰着死老虫”称运气好。6. 时间性。天下万物，周而

复始,有的词语随岁月而流逝,“大团结”、“面的”渐渐销声,“泡吧”、“辣妹”、“煲电话粥”时兴起来。7. 青春性。青年人最具青春活力,勇于突破,如“爽”、“酷”、“跳”、“巴”、“脑子里进水了(傻呆)”、“BF(男朋友)”、“联网(谈恋爱)”,大量流行语都在青少年中产生、引入和流行开来。8. 形象性。流行语来自生活,民间的生活本身新鲜活泼,幽默诙谐,宽松不加讳饰,流行语也往往因其生动性而取得流行资格。如用“调频道”称换说话内容,用“吃老公”指用公家的钱,用“来电”指男女一见钟情,用“打电报”称眉目传情,用“插蜡烛”称不知趣地处在两恋人所在的地方,用“黑猫(警长)”称警察或门卫,用“垃圾股”喻不理想的恋爱对象,又如“勿要忒……噢”的新形式,相当于古汉语的“不亦……乎”,因为它的生动而迅速流行开来。用“11点8刻”、“B拆开”称“十三点”;以“386”喻脑子不灵活、反应慢,用“根号2”称体矮者,用“6点零5分”称斜着头训人的样子,用“567 保密厂”称环卫所,是567 乐谱谐音“扫垃圾”的缘故,用“学习144号文件”称玩麻将,用“3860部队”称街上维护秩序的老年妇女,3860 谐音“妇女老人”。流行语中经常闪烁出群众从生活中来的睿智和创造力。

社会的发展使流行语产生和发生变化。有不同的社会层次才构成了复杂多元有趣的社会,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流行语的形象具体生动性,流行语多角度地提供了我们各阶层社会风貌的真实信息。群众中的流行语,最贴近人生,最反映群众的思想情绪,表现群众各方面的生动活泼的原生状态,是新鲜的时尚的生活缩影。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上海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各种机制注入生机,空间环境变得宽松,各路人马登上舞台,新词新语便十分活跃。从世纪末搜集到的大量流行语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群众的思路的活跃,大量的新流行语从知识层次较高的新人新事中产生,有些词语也很快流传全国。流行语层次的迅速提高,也佐证

了上海的民风的变化和社会文明的大幅度提高,上海的语言面貌正在加速摆脱封闭落后的历史,向着世界大都市的前卫和新潮大步迈进。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上海都市流行语的创造和主要传播渠道发生了质变。新一轮的流行语迅速传播,表现出与以前的流行语许多不同的特点:1. 从底层向高层。从前的流行语有许多出自文化程度不太高、层次较低的群众,现今最活跃的地方是网络,上网的首先是大学生、知识青年、白领,流行语也主要在知识阶层中产生,网上的流行语常常领先语言之先,带来世界性的时尚和科技、文化的新潮。2. 从阶层性到全民性。因特网使流行语的阶层性模糊,凡是上网者都学都用,具有全民性。3. 从社区性到全球性。过去的流行语通行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现今许多词语在上海产生或在上海迅速传播,网络已使许多语词在世界华人圈里流行,有一些词是直接来自英语流行语中流来。4. 从方言性到普通话化。由于中国人的母语和生活交际语一般是方言,过去的流行语从方言中产生,现今网上流行的都是用汉语拼音输入的普通话流行语,绝大部分流行语都全国通用,不少原在方言区流行的词语也流通到全国。5. 从口语性到书面语性。过去的流行语具有口语化的特点,现今网上流行语在网上“写”成,语义定型和文字定型都较快。因特网使流行语过去的许多特点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只有最本质的方面未变,这就是“青春性”和“流行性”。新流行语依然主要在青年中产生、引进和流传;又由于网上的自由交谈,所以说它的群众“约定俗成性”是更彻底了。就此两点,使新流行语蓬勃产生,充满活力。

除了商业上的“闪亮登场”、“特卖场”、“立升大”、“吃红笔(生意不好做,不景气)”、“敲定”、“拍板”等大量的新流行语外,这里举些带有方言气息的其他方面的例子。如“内存忒少”指肚里知识太少;“联网”指“谈恋爱”;“调方向”指一事不成换其他的;“摆pose”指摆架势;“泡吧”,指在“茶吧”、“氧吧”、“陶吧”、

“酒吧”、“网吧”等各类“吧”中长时间消磨；“煲电话粥”指长时间打电话；“触电”指对某人某事产生兴趣；“发电”多指女子去诱惑某人；“缺血”指缺钱花；“回去”指下岗；“屋里蹲”指下岗了；“下课”指撤换主教练；“拨关脱了”指考试没通过；“派脱了”指考试过关；“天吃星”指很会吃的人；“红头苍蝇”指记者；“小蜜”指老板的情人；“巴子”指乡下人和土里土气的人；“甜心”指情人亲密的人；“大卫”指饭吃得多的人；“天吃星”指很会吃的人；“有节目”指出去玩；“看电影”指洗澡；“搞脑子”指瞎捣乱；“练蠢”指做傻事；“暴蠢一记头”指傻到极点，只此一回；“浆糊桶”指糊里糊涂的人；“发调头”指发话或下命令；“翻毛腔”指突然发脾气；“野蛮”指很厉害，有褒义用法；“操机”指联网打游戏机；“操网吧”指去网吧上网；“吃地段”、“吃房型”，指置房市场中看重地段看重房型；“冒充金刚钻”、“全懂大学生”指不懂装懂；“吨位大”指人胖；“脑子塞牢”指人笨；“脑子拨枪打着了”，指傻、糊涂、神经兮兮；“近亲结婚”指笨；“天才”指天生蠢才；“惨”指糟糕；“作”指女子对男人小闹，有讨人欢喜之意；“单飞”是尚未谈恋爱的人之自称；“双飞”则是已谈恋爱的人之自称；“外面有花头”指婚外恋；“拗断”指中断交往友谊；“压马路”指逛街；“拉风”指有派头；“攒得出”指有值得炫耀的钱财或学历；“套牢”原指股票买进后股价下跌，抛不出去，后喻被不如意的婚姻羁绊住，再扩义为陷入爱河或泛指被人或事长期牵制、束缚住；“家庭妇男”指操持家务的男人；“高维修女子”指时尚、对社会和自己要求均高的女子；“买根线粉吊杀”，即“买块豆腐撞杀”。近年来，低级庸俗的流行语大为减少，进入全民通用的流行语大为增加，事实充分证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教育的稳定化和普及化，已经使上海的社会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有了明显的进步。流行语到了21世纪初因因特网的普及而发生了革命。在上海主要流行的新词语如“酷、炫、搞定、巴子、乡下人、美眉、搞笑、拍砖、丁克族”已经全国化全球化，其中包括许多

英语缩略词如 IN、MJ、QQ、OIC、IOW、F2F 和符号语如：-o、:、-D、:-) ^<, 数字语如 886、0564335、201000、77588517748^①。90 年代中期以后, 上海社会更开放, 于是在上海的流行语中, 外地产生的流行语也甚为活跃, 如“帅、爽、埋单、火爆、生猛、炒鱿鱼”。新一轮的流行语以从简从易(如: 标的、卖点、受众、的哥、辣妹、逊、投拍、物业、研发、EQ、OIC、CU、F2F、e 时代、D 版)、联想自由(如: 抢手、灌水、冲浪、挖洞、下课、打造、袋鼠族、玻璃吧、奉献价、休闲食品、绿色交通、抢跑道、触电、信息高速公路、眼球经济)、幽默形象(发调头、小蜜、内存忒少、恐龙、板猪、赛羊、网虫、3860 部队、V 你没商量、将 XX 进行到底)、全国化全球化(帖子、黑客、另类、在线、伊妹儿、克隆、ICQ、IMO)为其主要特征。由于新生事物的如潮涌至, 一些词很快变成一种类后缀, 形成了加入简易的词族。如“族”指一团人, 从日本传来后, 几年中一下子出来了“炒族、持卡族、不婚族、丁克族、哈日族、哈韩族、上班族、袋鼠族、娃娃族、爱闪族、追星族、帅哥一族、DIY 一族、SOHO 族、波波族、新酷一族”等众多的族, 而且还在孳生中, 从中也可见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群新品种之多; “吧”有“网吧、琴吧、陶吧、瓷吧、画吧、布吧、玻璃吧、书吧、水吧、玩具吧、街吧、渔吧、迪吧、漫画吧、球迷吧、奇石吧、歌剧吧、怀旧吧”等, 可见新新人类休闲生活的活跃; “卡”有“电话卡、金融卡、医保卡、会员卡、贵宾卡、信用卡、贷记卡、优惠卡、VIP 卡、贺卡、饭卡、磁卡、绿卡”等, 有“刷卡、打卡、刮卡、读卡、办卡”等用卡方法; 还有类前缀, 如“绿色”有“绿色交通、绿色食品、绿色通道、绿色城市”等, 可见人们的环保追求; “休闲”有“休闲桌、休闲椅、休闲食品、休闲杂志、休闲午茶、休闲消费”等, 可见 90 年代起人们引为时髦的休闲样式也越来越细微精致了。我们从这些词族里可以了解 20 世纪末年的新生活风貌。

^① 这些流行语在笔者 2001 年主编的《酷语 2000》中有详细记录。

社会流行语是民众心理、社会时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是民俗学、社会学、人类行为学以及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民俗学家可以从方言俚语中获得大量的时尚风俗信息,无论是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还是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都用众多的词语记录了下来。从大的方面来看,上海地区具有海派特征的流行语特别多,土气重的词语特别少,这反映了上海这个有着 160 年开放传统的社会的民风喜欢创造和兼收并蓄。面向民间,从俚俗中窥见真谛,可以去了解在满目充耳的浮辞华语高论范文装饰下的上海民众生活的真相。

第四章 上海方言语法的演变

本章研究上海方言语法方面的变化。例句用引号引出后,在括号里说明出处,包括书名简称和页数,必要时在页数后写出现今上海话的讲法。对有些值得注意的读音注上音标,文字的音标一般是出处书作者用的音标,后在方括号里注上译出的国际音标。有的上海话句子需用普通话译出的话,以“即”为标志,放在“即”字后用引号引出。语言诸要素中,语法演变最慢,因此有些新形式已产生,然而旧形式还延续保留着或残存着,慢慢逝去。这种情况要比语音、词汇更明显,因此不会像语音演变那样时间性较强。这是读者在阅读本章时需留心到的。但是读完本章,读者也会感到,上海话仅仅在上海开埠后 160 年里,语法方面的变化实在也是很大的。

一、构词法的变化

1. 名词的小称

上海话的名词小称只有极少的儿化形式,“儿”的读音为[ŋ],如“女儿”读作“囡五[nø₂₂ŋ₄₄]”(“五”是同音字,实际上就是“儿”)。“儿化”的形式一般都黏附在前音节的韵母上,使韵母带上鼻化音,如“凌泽儿”(冰锥儿)读成“凌塘[liŋ₂₂dã₄₄]”,“麻雀儿”读“麻将[mo₂₂tçiã₄₄]”(称“麻将牌”时用),这两个词也流传至现在。150年前,“个儿”读“干 kun[kõ]”,如:“铅字印仔下去要水里逐干逐干净清爽。”(麦 103 页。铅字印下去以后要一个一个

汰清爽。),“第个脚炉要买几钱一千?”(麦 89 页)从后例前后“个”、“干”的用法可见“干”是“个”的儿化,在当时已经两用。今已完全失落儿化,读“个[$gəʔ/fiəʔ$]”。“一歇”读[$iɪʔ_3\varsigma iɪʔ_4$],“一歇儿”读[$iɪʔ_3\varsigma i_{44}$],掉落鼻音又读[$iɪʔ_3\varsigma i_{44}$]。这几个读法在今上海郊区还在使用。现今城区已失去鼻音,只读“个”和“一歇”。有的词儿化后再失落而使韵母发生音变,如“虾”在上海话中读[ho_{s2}],又读[$hø_{s2}$](是“虾儿”失去鼻音后的读法,郊区有“豆腐花[ho]”说成“豆腐汉[$hø$]”的),这种读法留下了儿化使韵母改变的遗迹,一直到现今的中、老年中还如此,[$hø_{s2}$]、[ho_{s2}]两读,而年轻人已重新只读[ho_{s2}]了。总的来说,儿化词在上海城内只是个别遗迹了。

上海话表示小称的另一种方式是语素重叠,如:豁豁、缝缝、角角、洞洞眼、眼眼、泡泡、奶奶、袋袋等,“担钻来钻一个眼眼上。”(麦 83 页。拿只钻子来钻一个眼眼拉海。)
“第个茶叶拣脱仔梗梗佬大叶子,每担值卅两。”(麦 25 页)
“有一个小流氓,外面看见我里向衣裳袋袋有一个四方介能样子稍微凸出拉,就想我里向有皮夹。”(布 116 页)这些用法一直用到现在。

2. 双音节 AABB 式重叠

双音节 AABB 式重叠也是吴语的一个特色,表示众多纷杂,如:“傢傢生生办齐伊,少不可缺二三十千铜钱拉。”(松 308 页)又如“劳劳曹曹、零零碎碎、粒粒屑屑、节节骺骺”,例词不多。现今保存的 AABB 式名词也已不多。

3. 双音节化

上海话中一些单音常用生活词,在近百年内纷纷加上“子”、“头”,形成双音节词,如:袜 > 袜子;绳 > 绳子;芯 > 芯子;篮 > 篮头 > 篮子;嘴 > 嘴巴;鸭 > 鸭子;筷 > 筷子;麦 > 麦子。今老派有用单音词的,新派都用双音词。

4. “头”尾的泛用

除了一般的“名素”、“动素”、“形素”都可加后缀“头”构成名词(如名头、插头、滑头)外,还有“量素”后加“头”的,如“斤头”、“班头”。“米粒头,弄弄碎,勿要太薄啫太厚,中中教顶好。”(土 110 页)这里的“米粒头”今只有老派用,青年一般说“米个粒头”或“米粒子”。“动、形”加“头”变名词的新词则还在产生中,如“差头”即“出租车”、“佬头”即“受害者”、“蓬头”(“起蓬头”)。

有的“头”表示时空位置,带有“那时”或“那处”含义,如:“我晒到五更头,醒转来,觉着冷来,被头嫌伊太薄者。”(土 7 页)“乡下头”(麦 77 页)、“伊块头”(麦 77 页)、“黄昏头”、“水桥头”、“门口头”、“隔壁头”等。现今这类“头”尾不再有能产性,且有萎缩趋势。

“独宅头”的“独”在 60 年前还常与“头”搭配,表示唯有其一,如:“现在拉上海,要租一宅独宅头房子,寻勿着个。”(布 184 页)又如“独家头”即只有一个人(“家”系俗字,实为“介”[kA]),即“个”。今均以“一”取代,如:“一宅头”、“一家头”。“数量+头”的,还有“一张头”、“一户头”、“一埭头”,“动量”单位的如“一记头”、“一喙头”、“一扫头”。现今还常用,新生词有“-枪头”等。

“有 X 头”表示“值得 X”,如“一定更加有看头。”(土 6 页)这种形式现今已只用于几个熟语化的格式里了。如:“有讲头”、“有吃头”。

“啥话头”(土 11 页)是“哪儿的话呢”的意思,现今已不用,但其否定式“唔 m 啥话头”(麦 76 页)意思是“没得说的”,现今还常用,如“唱京戏,箇个人是唔啥话头个!”“唔”读[m]。

有不少在 150 年前用“头”尾的词,现今中青年已随普通话而改为“子”尾。如:柱头 > 柱子、篮头 > 篮子、“竹头” > “竹子”、“盖头” > “盖子”、“凿头” > “凿子”。

5. 时间名词后常带“子”

如“昨日子”、“今朝子”、“前年子”、“旧年子”、“上趟子”、

“一日子”、“老底子”，现今偏旧的上海话还后附“子”，多数时候已不加“子”尾，如年轻人常将“昨日”说作“昨天”，就较少有“昨天子”说法。至于“一日子”（即“那天”）和“老底子”（即“从前”）两词已固定化，必须有“子”。

6. V 法

“V 法”即“V 的法子”，“法”泛用成为后缀。如：“依想那能去法？”（麦 17 页）今也用，如“走法”、“吃法”、“分法”、“打法”、“写法”、“捣蛋法”、“测量法”、“思考法”（哪能思考法？）等。派生力今反而增强。

7. OV 式的合成词

如以下“OV（宾动）式”的词在 20 世纪 40 年代还未动摇：“冰胶”（布 7 页）：“看起来今年冬天要大冰胶。”（布 8 页）“雷响”：“今朝早晨有一个大个阵头，雷响响来，我拨伊弄觉。”（布 11 页）“雨落”：“天好勿看见，而况雨落。”（艾 160 页）“雨落天留客。”（布语 51 页）还有“潮落”（今郊区还用，城区用“落潮”）、“黑板揩”、“血压高”（此两词今城区还用）等。但是现今这些词一般都说 VO 式：“结冰”、“打雷”、“落雨”、“落潮”、“揩黑板”（名词）、“高血压”。

8. 残存的正偏式合成词

如：“人客”、“菜干”、“肉松”、“鱼鲜”、“银圆”、“虾干”、“肉冻”、“汤三鲜”、“汤山芋”、“汤年糕”、“雨麻花”，这是古代南方百越民族语法结构在上海话中的底层子遗。新生的有“饼干”、“棒冰”、“鱼片干”，有的词有“偏正”和“正偏”两式，如：“干菜”/“菜干”，“客人”/“人客”，“芋苕汤”/“汤芋苕”。80 年代后新派部分正偏词已退化，如“汤三鲜”、“汤年糕”、“汤芋苕”、“雨麻花”笔者在 60 年代还听不少人说，笔者与偏正式一起两用，今青年人只用“三鲜汤”、“芋苕汤”、“年糕汤”、“毛毛雨”。

9. 状语的附缀

上海话很少用长状语，普通话的谓词前有些状语，上海话都分

两个短句来说。上海话一般用的状语只有直接描写动作性状的状语，如：“第件衣裳依要忒我细细底底做。”（麦 80 页。箇件衣裳依要脱我细细叫做。）这类状语原来是不用相当于普通话“地”的“个”作介词的。

150 年前，状语的附缀有“之”（或写作“仔”）、“能”、“里”、“乎”、“叫”（又写作“教”）等几个，常用于重叠形容词后。如：

之：“只要拿点馒头粉，轻轻之一揩，就揩得脱。”（松 300 页）“后来搭着之一个朋友，慢慢之亦吃上之瘾者。”（土 64 页）“之（仔）”在 40 年代已开始退化，现今“之”已不用，都已改用“叫”，如“轻轻叫一揩，就揩得脱。”或说“轻轻个一揩，就揩得脱。”

能：“手里要松松能，盖末铅笔划出来匀净者。”（松 299 页。手里要松松叫，葛末铅笔划出来均匀了。）“乃末拿皮卷来细细能泥，要泥出轻重来，泥来真正要和，如同用之水笔来染个能，一和细丝。”（松 300 页。乃末拿皮卷来细细叫捉，要捉出轻重来，捉得要邪气和，像用了水笔染上去个一样，细丝一点也呒没。）“担纸头来，要好好能包个。”（土 115 页）“对依话，好好能抖个抖，晾拉。”（土 116 页。脱依讲，好好叫敲一敲，喂拉海。）“乡下人听见之，大大能懂者。”（土 98 页）“隔一日，又传旨出来，大大能请一众官府。”（土 98）“不过勿曾做歇跟班，慢慢能操练操练味好拉哩。”（土 101 页）“呆瞪瞪能立拉。”（松 312 页）布氏语法还记了“大大能、重重能、安安能”几个。（布语 111 页）“大大能”、“安安能”今已不用，其他的附缀“能”都改为“叫”。今郊区仍用“能”。

“能”还与一些短语一起构成介词结构“像……能”、“……能”，可作状语用于谓词前；也可不作状语放在谓词后面说。“要像一等人能，等拉别人家马面前。”（土 9 页。要像一等人介[kΛ]一样，登垃别人家面前。）“勿要像昨日能硬来野。”（土 105。勿要像昨日能介硬得勿得了。）“小腿里好像生点啥个能。”（松 41 页。小腿里向好像生点啥个一样。）“样式要照第件能个。”（麦 79 页。

式样要照箇件介/能介做。)“鑿笔,要轻轻之鑿,勿要像用啥扫帚能,笔容易坏。”(松 258)“就忙煞能揩之一把面。”(土 52 页。就忙煞脱介揩了一把面。))“能”后还可加上状语标志“个”,如:“中国画画来晓得洋画能个细。”(麦 119 页。国画画起来晓得西洋画箇能介细。))“能”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市区还用,如“忽声能”(忽然):“过 kou 日子,蛮好个天气,忽声能转恹哉。”(布 272 页。伊日子,蛮好个天气,着生头里变坏了。))“凶来像老虎能一样。”(布语 26 页)此句用“能”和“一样”复叠,可见当年开始已从“能”向“一样”转化。“细来如同头发能。”(布语 26 页)“能”后来在重叠单音形容词后变为“能介”,如“凶得来像老虎能介”;在介词结构里渐变为“能介”、“介”、“一样”,今在城区上海话里可用上面 3 个后缀,如:“细得来像头发丝能介。”“早晨头,像外国人介,只吃面包牛奶。”“蛮好介天气,突然介落雨唻!”“我虽然有点残疾,还是像正常人一样个做。”但不单用“能”作后缀了。

“能”即“恁”的俗字,“恁”是“这”的意思,渐虚化为一个语缀,它泛用于许多形容词或其他性状状语后,开埠时“能”作为后置词引介状语修饰谓词用得较普遍。这个语缀现今在上海郊区的松江方言区和上海方言区还普遍使用,从《山歌》和《缀白裘》书中可见,在明末到清乾隆时代在苏州地区也常用。今在苏州地区和上海城区都已退化。

里:“自家要想做伊志着,白白哩勿成功。”(土 2 页)“伊总勿是白白里,一眼勿谢依个。”(土 20 页)“我心里头暗暗里动气伊。”(麦 189 页。我心里向暗暗叫对伊动气。))开埠时“里”尾已罕用,现今“白白里”作为一个固定熟语还在用,如“白白里讲”即“白说”、“白白里做”即“白做”。布氏语法还记有“特特里”,今已不用,而用“特地”。此外今还有“慢慢点”的说法:“依慢慢点走。”这句话有歧义,即有“你慢慢地走”或“你等一走”的两种意思。

乎:“切不可粗心浮气,约约乎能学成功拉个,到底勿会得精

明。”(松 316 页。一定勿可以粗心浮躁,大约摸学拉海个,到底勿会得精明。)”“伊冷陌生头里后面担我一推,我几几乎跌下去。”(土 12 页)在上海老派中还有“险介乎”(新派说“真真推扳一点点”),与“几几乎”意思相同。现今“约约乎”、“几几乎”、“险介乎”这三个已成固定词组的词语,城区残存于 80 岁以上老年人中,一般人已不用了。

叫,又写作“**教**”：“等拉慢慢教,再打算罢。”(土 4 页)“勿要太薄啫太厚,中中教顶好。”(土 110 页)“昨日拉摆渡船上,浪头邪气大,船末险险叫翻脱。”(布 33 页。昨日拉摆渡船浪,浪头邪气大,船差一点翻脱。)”“地上烂来交关,险险叫要跌交。”(布 173 页)“就要放伊拉小车子向,慢慢叫推到公园里去孛相相。”(布 249 页)“造房子个时候,必定要叫好好叫个人监工。”(布 189 页)“天好之,脱起草沫花来,要好好叫吃力拉哩。”(布 274 页。天好以后,脱起草告花来,要好好叫吃力拉海。)”“好好叫吃力”即“吃力得多,而“要叫好好叫个人监工”中的“好好叫个人”是“好一点的人”的意思。“学生子当中倘使有啥勿懂啫问伊,伊总归肯细细叫解说清爽个。”(布 287 页)“险险叫”今已不说。除了“能介”、“介”有表示“那样”的意思外,“叫”是保留至今的带描写性状语的唯一语缀。语缀“叫”后还可加上像普通话“地”一样的结构介词“个”,如“轻轻教个放。”“好好教个话。”(丁 147 页)“细细教个问。”(丁 148 页)

啫：“慢啫去,我还有一句说话对依话。”(麦 189 页。慢慢叫去,我还有一句闲话脱依讲。)此处的“啫”是状语介词和连词的中间态形式。现今不用。

10. “V”后的后缀“得”

词缀“得”加在动素后构成动词“V 得”,作用是使动词双音节化。老上海话中有较多的“V 得”。如：“浦东闻得已经失脱哉。”(麦 130 页)“一眼勿理伊之味,伊自然会得勿来者。”(土 10 页)

完全虚化的,有:

会得:“什介能末勿会得抢哉。”(布 84 页)“会得”和“会”通用:“猫会得捉老虫。”(黄 103 页)“伊会开汽车个。”(黄 102 页)也可换作“得来”:“侬东洋报看得来哦?”(黄 103 页)

认得:“当然,对于道理方面,要有相当个认得。”(布 85 页)

有得:“难道天上有得落下来的么?”(《何典》)

闻得:“闻得出了一只死老虎。”(《何典》)

哪得:“那得教人勿宝贝伊呢?”(土 11 页) (“哪”是代词)

“得”有时含“了”的意思,如:

开得:“听得第个炮手开来交关准,开得一炮,就打着。”(布 105 页)

吃得:“勿壳张让伊吃得苦头来,响亦响勿出。”(土 12 页)

省得:“排场末,垃拉国难时期里向,可以省得点。”(布 74 页)

过得:“买他七八丸,便可过得年把了。”(《何典》)

到得:“到得好日。”(《何典》)

有时含“到”的意思。

听得:“那村里众狗听得。”(《何典》)“勿曾听得啥。”(土 49 页)“常庄听得有人话,单单科学可以救国。”(布 91 页)

在 200 年前的《何典》时代,后缀“得”派生的词看来用得较多的。现今只有少数如“认得”、“觉得”、“会得”、“有得”已成固定的词。其他的都已不用。

11. “V”后的后缀“着”

“着”有“到”的含义。今青年都用“到”。如:

觉着:“明朝早晨起来,觉着周身勿舒徐。”(土 40 页)

得着:“直到现在勿曾得着伊个消息。”(布 93 页)

12. 形容词反义重叠

如:“旧货店里向个物事怵怵好好侬有个。”(布 262 页)“赢赢输输,输输赢赢,勿肯罢休。”(布 265 页)“连我一家,大大小小,只

有六个人。”(布 270 页)这种用法延续至今,如:“伊轻轻重重个生活侬肯做。”“我孬搭胖胖瘦瘦个人侬要个。”

二、封闭类词的变化(一)

封闭类词,笔者认为就是虚词。^① 封闭类词,即可以列举其成员,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增加成员的类。但是,上海话在 160 年里即使是封闭类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本节叙述“代词、否定词、量词、时间词、趋向词”的变迁。

1. 人称代词

上海方言中的人称代词,由 150 年前的单数“我、自我”,“侬、自侬”,“伊、其、自伊、自其”;复数“我侬、自侬”,“侬、自侬”,“伊拉”,变为现今的“我”、“侬”、“伊”和“阿拉”、“侬”、“伊拉”。

J. Summers 1853 年的《上海方言》中记上海话人称代词单数为“我、侬、伊”,复数为“我侬、侬、伊拉”(萨 10 页。笔者按其罗马字母注音写出汉字)。J. Edkins 1869 年的《上海方言词汇集》中记的上海话人称代词单数是“我”、“侬”、“‘伊’或‘自伊’或‘是其’”,复数是“我你”、“‘那’或‘依那’”、“‘伊拉’或‘伊’、‘是伊’、‘是其’、‘其’”。第三人称复数后 4 个词都与单数相同。“我、我侬,侬、侬,伊、伊拉”都见于麦高温书(1862)的第 1 页。“伊拉”偶尔写作“伊侬”,见于《土话》一书第 29 页:“我去个时候,伊侬贴正拉盆田。”(土 29 页)“侬”有时还说作“依拉”:“我还依拉个行情买勿买?”(麦 31 页。此时“买”、“卖”的读音已不分而混用。)

从几本 19 世纪中叶记录上海话的书来看,无论是在县城(即

^① 可参见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版;《现代汉语》修订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版。

今南市)还是在徐家汇,第一人称都是“我”和“我侬(或作‘我你’)",而不是松江方言区的“吾侬[ŋno]"和“吾佛[ŋna]",这是上海方言与松江方言的区别标志之一。

加词头“自ze[zɿ]"的一套,有时在表示强调时用,有时似与音节节奏平衡有关,在《土话指南》中与不加“自”的那套一样运用自如。如“自我”：“那能伊什介能糟蹋阁下个,自我伊就勿敢碰个。”(土12页。哪能伊嵒能介糟蹋侬个,我伊就勿敢碰个。)”“现在自我寻勿着啥人薦拉伊。”(土62页。现在我找勿到啥人推荐拨伊。)”“自侬”：“箇副春联,侬虽然勿贴,亦可以放拉,因为是自侬个本色,将来算一件传家之宝。”(土101页)“自侬”：“箇装生活,包拨自侬,生拉比别人,便宜点。”(土27页。嵒桩生活,包拨侬,当然比别人便宜点。)”“自佛”：“有啥人要离间自佛弟兄个否佬”(土30页);“佛话无得哪个收号。到底票子上记拉,自我是自佛搭收拉个味。”(土86页)“自伊”：“学生子当中,那里一个最好?——嚙,是是伊,规矩也好,用心也用心。”(松315)“自伊写之一封回信。”(土42页)后来渐渐消退,到50年代以后已近于绝迹。Bourgeois 1941年的《上海方言语法》中记到这一套,他记的人称代词单数为“我”、“侬”、“伊”,复数为“‘侬’、‘我侬’”、“佛”、“伊拉”。他还记了一套以“自”为词头的人称代词：“自我”、“自侬”、“‘自伊’或‘自其’”、“自侬”、“自佛”,缺第三人称复数,疑是因三音节而不用。布氏说明：在一个音节词里前可加“自”(布语50页)。事实上他记下的上海话里看不出有啥规律。如1939年记的：“还有几个会做人个大嫂嫂待自伊个姑娘好像娘一样拉。”(布52页)用在领格上；“我个朋友好日之后来,常庄到我塔来话对于伊个太太勿满意个说话,厌得伊勿会得交际啫服事自伊,我末足惯劝伊啫话伊个太太虽然有点守旧,但是比现在一排浪漫小姐好得多。”(布64页)“我末也几次三翻劝自侬搭之教侬书个王先生常庄叮嘱自侬。”(布95页)用在宾语上。“有个末赞美伊,

有个末庆贺自伊,再有个末感谢自伊,到末脚伊末也答复自侬几句说话,勉励自侬啫安慰自侬。”(布 287—288 页)这句话中“伊”和“自伊”任用。50 年代,笔者在市中心重庆南路(旧吕班路,即布氏原事职震旦博物院的马路)的弄堂里还听到我的小朋友还在用“自依”以至“依拉(侬)”,当时听起来已觉得很土气了。“自”的本字是作词头“夫”解的“是”。50 年代后期已经完全不用,现在只有在上海郊区有的人称代词里仍在使用,促声化读如“实”(如“实侬”,即“你们”)。

“其”与“伊”在开埠时在上海话里通用,笔者认为“伊”是“其”失落声母辅音而成的。当时“其”和“自其”都用,如:“一封信是其个。”(松 8 页)“依搭其有啥来去否?”(松 2 页)“是其要啥否?——勿要啥。”(松 2 页)该书(松 1883)第一页生词表中第三人称单数也列有“伊,自伊,其,自其”4 个。

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话的第一人称复数“阿拉”已开始进入上海话的第一人称复数。1922 年严独鹤主编的《红杂志》第一期刊有吴双热的《热得来》小品,就有“就是区区阿拉亦然难撮祭(即‘吃’),拨拉俚,逼杀侬”的语句,“阿拉”与“侬”并用。1936 年丁卓的《中日会话集》中,第一人称复数虽写“侬、我侬”,但在例句中有“阿拉是宁波人。”(丁 25 页)下面注明“阿拉”是宁波话。布氏 1941 年在对人称代词的说明中记到了第一人称复数“阿拉”,指出来自宁波话,说“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常听到的是‘阿拉’。”当时上层不说“阿拉”(布语 50 页)。可见当时“阿拉”已在民间流传了。布氏还记了第三人称“其”和“其拉”,指出已不说了。不过笔者在 40 年代中期去了台湾、80 年代回上海探亲的上海人口中还听到说“其”的。在上海,50 年代以后,“其”已绝迹,“阿拉”已取代了“我侬”和“侬”成为第一人称复数,只有在近郊农村还在用“侬”,使“阿拉”和“侬”一度成为判别“上海人”和“乡下人”的标志之一。在 60 年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农村

广播以及上海沪剧中现在还在使用滞后的“侬”、“我侬”。

“伊拉”的“拉”是表示复数或“那儿”的，在上海话里可以用于其他人群的名称后表示复数，如下例的“工人拉”：“如同强迫伊拉多做生活少拨工钱，势必至于工人拉要罢工。”（布 137—138 页）又如：“不论客人拉有几化银子味，侬侬勿管。”（土 75 页。勿论客人拉有多少银子，阿拉侬勿管。）现今仍用“拉”，但较少，如：“我今朝脱同学拉一淘去朱家角白相。”“拉”在当时甚至还用到表示物的多数，如：“既然什介相好味，我死之后来，所有拉个银子咭，搭之别样东西，求阁下一齐寄之我屋里去。”（土 42 页）今已不用。

物主代词一般不用“个”（“的”），如：“我爷从前有一个账房先生。”（布 286 页）其中“我爷”也能用复数说“侬爷”、“阿拉爷”、“娜娘”，实是单数。——直至今还是这样用法。

150 年前的“自家”，不像现今那样相当于普通话“自己”的用法。在对称时，“侬自家”可以不说“侬”只说“自家”，如同现今“我自家”可省“我”一样。如“自家一向好拉否[vɑ]？”（土 5 页。侬自家一直好否？）“前头去，自家亦做生意个呢啥？”（土 16 页）“什介，自家箇回转来之味，还想出去呢，勿出去个者？”（土 61 页。甯能介，侬自家甯趟回来了以后，还想勿想出去个了？）这种用法现今已不能用，必须补上“侬”字。不过，如果前句主语已有“侬”或“伊”，“自家”前可不必有“侬”或“伊”。如：“伊倒老点面皮，原旧自家跑进来。”（土 10 页）此句用法延续到现在。

2. 指别词

150 年前主要的指别词为“第个”和“伊个”、“箇个”，“第搭”和“箇搭”，现今为“甯个”和“哀个”，“甯搭”和“哀面”。（“甯”=“箇”）

上海方言的指别词只作表示“指别”用，如：“第个”、“伊个”分别表示“近指”、“远指”；不能表示“称代”，不能单说“第”和

“伊”，必须与“个”连在一起用，即没有普通话“这是新来的人”这种用法。甚至常有后面再跟数量词语的用法，如：“伊个一只……”即“那一只……”。

萨氏 1853 年记上海话近指为“第个”，远指为“箇个”。（按罗马注音译出）艾氏 1868 年记上海话近指为“第个 tikú [tʰiku]”或“得个 tuhkú [tʰʌʔku]”，远指为“伊个 ikú [iku]”或“故个 kúkú [kuku]”，1869 在《词汇集》里记 this 为“第、第個、得個”，记 that 为“伊個、故個”；记 here 为“此地、第头、第答、第堂”；记 there 为“故答、故个户堂”。Macgowen 1862 年记 this 和 that 为“第个”和“伊个”；记 here 为“第头”、“第答”、“第堂”，记 there 为“故答”和“故個户堂”。卜舫济 1920 年在《上海话教程》记“第个”和“伊个”；“此地”、“第头”和“伊头”、“伊块”（卜 1920）。

（1）“第个”

“第个” > “迭个” > “𪛗个”

“第”是舒声韵，词源可能即是“底”，也可能是“是”，保留上古音的声母（又如“题”以“是”为声旁）。现今上海郊区的原上海方言区地域如南郊梅陇乡下至今仍读舒声的“第”。“个”也读舒声。

“第个”作近指用，如：“第个是我个。”（麦 1 页）“第个是自侬老爷。”（土 131 页）“第个起头末，勿用心，第两日，倒好拉。”（松 314 页）“箇個我想勿要忧得个，第个房子，容易有人租个。”（土 13 页。𪛗个我想勿要担心得个，𪛗个房子，老容易有人租个。）作定语用，如：“第个眼眼忒小，要担凿子来凿来大点。”（麦 82 页。𪛗个眼子忒小，要拿凿子来凿得大一点。）“第个拈皮勿肯，伊话票子是我个，我只管要领银子。”（土 20 页）“第个小因，准予学稿子，年数长远点勿碍。”（松 297 页）

“第个”有时还作专指用，如下句：“大极。垃箇搭个庙当中，第只算顶大。……箇层梯，哪能弄脱个呢？”（土 6 页。瞎大！垃

掰搭个庙当中,掰个一只算最大。……掰层扶梯,哪能弄脱了呢?《官话指南》^①原文如下:“大的很。在这儿算是第一个大庙。……那梯子为甚么拿开了?”)这句话中的“第只”有强调指明特别对象的含义。

又如:“问和尚为啥啞勒杀箇个人?和尚话:侬同第个人,前日子无啥仇,近来日脚无啥冤,啥啞话要勒死伊呢!”(土 95 页。问和尚为啥勒杀掰个人,和尚讲:阿拉告掰个一个人,以前日脚啞没啥仇,近来日脚啞啥冤,为啥要勒死伊呢?与《官话指南》原文对照:“问那个和尚,是为甚么把那个客人勒死了?那个和尚说:我和那个客人,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我怎么能勒死他呢?”)这里官话的两个“那个”,译成上海话,一个译成“箇个”,一个译成“第个”,用“第个”也有着重那人的意思。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第个”与“箇个”的用法在下面的句子里可以体会:“垃拉八月里,常庄有大汛个。倘使再有大个风末,拉第个地方要没脱哉。垃拉箇个辰光,拉上海,也有几个地方,水也要没起来个。第个水勿是从黄浦里升上来个,是拉阴沟里出来个;所以啞辰光勿长远,只有两三个钟头。”(布 12 页)“箇个辰光”,可以理解是远指“那个时候”,定指的意味较重;“第个水”是近指“这个水”,专指的意味较重。用现今上海话说,“拉第个地方”常说成是“垃掰个一个地方”,以强调“专指”;而“垃拉箇个辰光”,仍说成“垃拉掰个辰光”,表“定指”。

到现今,这种“专指”的意义,不用“第”,是用“掰个一”来强调。如:“掰点筷当中,掰个一双最好看。”

“这几个”在上海话中如果专指,在 30 年代,往往用“第个”加数量词。如:“小菜末要烧来顶真点,因为第个几位客人侪是吃

^① 上海方言的《土话指南》是《官话指南》一书的上海话译本,该书把北京官话转换成上海方言,水平很高。两书的语句可以对照两种方言的异同。

客。”(布 250 页)“我劝依拉第个两日天里向拿一总个事体搯开。”(布 304 页)“第个两个人勿是正夫正妻,是姘拉个。”(布 59 页)“常远勿会者。第个几日里向,一路勿看见。”(土 2 页)“有一个”说成“有个一个”：“万-一-啫有侬一个蚊子拨伊飞进来之,我可以射一射杀蚊虫药水,或者点一眼蚊香,好哉。”(布 183 页)这种强调用法延续至今。

“第个”,后来“第”字和“个”字都促声化,1928 年赵元任记“迭𪛗 dhiqgheq[di?gəʔ]”,两字都为促声和浊辅音。(赵 98 页)1936 年丁氏记为“迭个”,两个字也都记促声。(丁 13 页)在 40 年代后“个”完全浊音化读成“迭个[di?gəʔ]”,有的人读作“特个[dəʔgəʔ]”,“i?”和“əʔ”的又读在上海话中还有几个字,如“鼻头”的“鼻”,“别人”的“别”都是[biʔ/bəʔ],“叠”是[diʔ/dəʔ]。“特个”就是“得个”的声母浊化。到 70 年代以后在年轻人中开始渐渐为“𪛗个[gəʔgəʔ]”代替,“𪛗个”疑自 150 年前的远指“箇个”转来。

“第”用于其他量词,如第只:“第只马为啥实盖瘦来死。”(麦 43 页)第块:“第块板忒阔,要削脱点。”(麦 83 页)第种:“第种能个帽子我勿爱带。”(麦 87 页)第样:“第样花也香来文净个。”(松 276 页)这些用法除“第”读为“𪛗”外至今都用。

时间方面用“抢ts'iang[ts'iã]”,“第个一抢”是“这一段时间内”的意思。如:“第个一抢,画画间里学生子学来认真否?”(松 313 页)简作“第抢”,如:“我爷叔第抢衰痞来交关,因为伊个因件就要出嫁快哉。”(布 61 页。我爷叔𪛗枪里老吃力个,因为伊个因儿就要出嫁快了。)用词组形式,则说“第个几日里向”：“第个几日里向,一路勿看见,心里常常想着阁下。”(土 2 页)另用“第歇”表示“这会儿”,如:“若使第歇,把把急急学,学精明之,包得定后首请教依个勿少。”(松 317 页。假使𪛗歇巴巴结结学,学精明以后,我可以打包票今后来请教依个人勿少。)”“第歇时候”即“这时”的

意思：“菊花，也拉第歇时候分种。”（松 269 页。菊花，也拉拜歇辰光分种。）以上形式除“第歇时候”今为“拜歇辰光”“第”为“拜”之外，至今都用如旧。

(2) “箇个”

“远指”兼“定指” > “近指”兼“定指”

艾氏 1868 年《上海口语语法》记“this”为“第個 tī'kú [tʃi'ku²]”，记“that”为“個個 kú'kú'[ku²ku²]”、“伊個 ikú [i'ku²]”。（艾语 103 页）

箇个 kou - ke[kukA] 的写法出现在法国人 19 世纪后期的著作里。从例句中可见，它是表示远指“那个”的，就是英人记的“個個”和“故個”（“个”、“故”两字注音包括声调相同：kú[ku]，去声）。然而“箇个”又是经常兼表“定指”用法的。《土话指南》里记的是非常地道的上海话。对于对话双方都预知的，或前面出现或提及事物，都用“箇个”指别。因此在翻译北京话的《官话指南》句子里的“这个”或“那个”时，在上海话中都有译作“箇个”的可能。

如：“听见之箇个房钱，像煞嫌伊太多。阿晓得，箇座房子是顶好个，园子味大，地势味好。”（土 14 页。听见了拜个房钱，像煞嫌伊忒多，晓得哦？拜幢房子是最好个，园子大，地势又好。《官话指南》原文：“您听着这房钱仿佛是太多。您知道吗，那房子可是顶好，院子又大，地势又好。”）这里官话的“这”和“那”，当时的上海话都译成“箇”。这种情况跟现今的用法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这句话里，两处都是定指。法国人根据他们的语言特点可能与上海话接近，而更能理解上海话的指别词的用法，所以这样译。

又如：“依担去拨拉珠市口头，箇月万顺皮货店里，对伊拉话：箇张假票子。教伊拉立刻换一张。”（土 133 页。《官话指南》原文：“你给珠市口儿那个万顺皮货铺里带了去，告诉他们：这是一

张假票子。叫他们立刻给换上。”))

再看与法语译文的对照：“神父阿，箇个学生子，小末小，一双手倒灵巧个。”（与法语对照：箇个：cet 这个，定指。松 295 页）“箇个学生子用心否？——还算好拉。——第个呢？——第个小囡，一点勿用心。奚丽呱嚒一歇勿停个。……箇个，做起啥来，心勿拉肝上。”（松 314 页。秤个学生用功哦？——还算好个。——秤个一个呢？——秤个小囡，一点也勿用心，歇力索落一歇勿停个。……第个，还有秤个，做起啥来，心勿拉身浪。）这句话里，1. 箇个：Cet eleve-la 这个/那个的这个；2. 第个：Et celui-ci，强调这个；3. 还有箇个：celui-la 那个，另一个。从这句话中看到，第一个“箇个”是定指，是接近近指的。“第个”有强调指明特别对象的意味。最后的“还有箇个”，是另指的意味更大于远指。

又如：“侬此地，女眷行路，马桶侬自家带个，所以箇回，第样物事，我想要担个。”（土 113 页。《官话指南》：“我们这儿娘儿们走路的时候，都是自己带着马桶，所以这盪也得带着那样儿东西。”）这里的实际用法几乎与编书者分析中所称的“箇”表示“那”、“第”表示“这”相反。

“箇个人，实在信托勿住，说话侬是活头活脑，勿着实个。”（土 2 页）与《官话指南》对照：“箇个”对“这个”；“今朝日中性里到过拉箇座山上个景致，顶好者。”（土 6 页）与《官话指南》原文对照：“箇座”对“那座”。这句话如用北京话来说，这里是一定用“那”的。但是直到现今，这样的话上海话还用“秤”说，如：“今朝日中心里到过个秤座山浪个风景，最好味！”“依拉箇个辰光还阮没养出来了。”

从上面的种种情形看来，上海话的指别词的着眼点及其用法与北京话有不同，是不对应的。北京话“这个”、“那个”与“this”、“that”相对应。从“箇”的实际所指来看，上海话里“定指”用法显然比“近远指”更重要更占优势，上海话更注重的是“定指”和“另

指”或“特指”的对立。

同样,指别数量时也如此:“伊托拉箇两件事体,自家侬应承否?”(土 43 页。《官话指南》:“他托您这两件事,您都应了么?”)这句对应官话原文的“这”。“箇两只箱子寻着否?”(土 53 页。箇两只:那两个)这句对应官话也是“那”。又如:“四川人听见之箇几句说话,就到里面去……”(土 80 页)《官话》一书也作“那”。

“箇个”这种“定指”用法一直延续至今,“箇个”发展到现今应该就是“𠵹个”。不过开埠时,“箇个”似乎出自“远指”兼“定指”,而现今“𠵹个”(今惯常写成“𠵹个”,从语音渊源和表示定指意义来看,是“箇个”发展而来的)却是用于“近指”兼“定指”。现今的“𠵹个”,两个语素都浊音化和促音化,读为 [gəʔgəʔ/gəʔɦəʔ]。

在上海话发展到第四期里,以下是用“𠵹个”的很平常的句子:“𠵹个我带回去了,哀面一叠留辣𠵹搭。”(即“我把这个带回去了,把那叠留在这里。”“𠵹个人依晓得伊脾气哦?”(即“你知道这个人的脾气吗?”)“𠵹个辰光依还𠵹没养出来咪!”(即“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呢!”)“昨日吃个𠵹只鸡会生蛋个。”(即“昨天吃的那个鸡是会生蛋的。”)“上趟阿拉谈到个𠵹桩生意,现在哪能啦?”(即“上次我们谈到的那件买卖现在怎样啦?”)“𠵹个一个消息老重要个。”(即“这个消息很重要。”)从上面这些例句中可见,现今上海话里,“𠵹个”的用法除了表示对指时的近指以外,凡是对话双方彼此共指的、见到的、指着的前面或以前提到的、接着形容词形容的事物或人,所指不论远近,都可以用“𠵹个”指称。

可以备查的资料有:1862 年麦高温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认为“第个”是“this”,“伊个”是“that”;卜舛济 1920 年《上海话教程》中记 this 和 these 为“第个 di-kuh [di kʌʔ]”,that 和 those 为“伊个 i-kuh [i kʌʔ]”;赵元任在 1928 年《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这个”记“迭𠵹 [dɪʔgəʔ]”,“那个”记“伊𠵹 [igəʔ]”。1938 年日

人金堂文雄在《上海语名词集》中认为“地、格、伊”分别是“近、中、远”三指。布氏在 1941 年《上海方言语法》中记“这”为“第 [di]”，“那”为“箇 kou[ku]”，布氏把“第”与“箇”相对（布语 54 页），“第”为 ceci，“箇”为 cela。

从那些典型例句中分析，早期上海话，“第个”应是近指和特指，“箇个”在那时是“远指”兼“定指”，作定指用时，与近远关系不大。从实际记录的语料来看，“伊个”的出现率极低。

指别时间到 1941 年还可称“过日子”，“过 kou[ku]”同“箇”。如：“过日子，我看见一只野鸡。”（布 172 页）“过日子，我拉兆丰花园里亭相个辰光，碰着一个朋友，伊搭之伊个未婚妻也拉箇搭亭相。”（布 60 页）

指别时间也常用定指，如：“箇日到我屋里来，对我话，伊屋里个人，拉弄白相。”（土 66 页。《官话指南》此处：箇日：那天）“三十多间，太多，我登勿完箇多化个。”（三十多间，忒多，我登勿完介许多个。土 13 页。《官话》：箇多化个：那么些的）箇辰光：“箇辰光，汛地官听见者。”（土 21 页。《官话》箇：这）“老兄那得箇一时，常远勿看见者？”（土 31 页。《官话》：那得箇一时：怎么这阵子）

指别时间也见用“故歇”（即“这会儿”），如：“钱串故歇跌落仔点哉。”（麦 111 页。The exchange has at present gone down.）“故歇”一直用到 70 年代才完全销隐，改为“现在”，如：“价钱现在跌下来了。”

“箇脚”是“这个”的意思。如“依箇脚攀谈，勿对。”（土 65 页。《官话》文：“你说的这话不对。”）“依箇脚话头，实在勿循理。”（土 65 页。《官话》文：“你说这话，实在是说不说理。”）今中青年已不用“箇脚”，老派还用于“这时候”：“我甯脚辰光还勿晓得。”

“箇个”也能用加上数量词的用法，表示特别指明。如：“因为

拉箇个几年当中,我若使放之外任官者,就要用箇票银子。”(土 24 页。《官话指南》:“因为这几年,我若是放下外任来,我就得用这个银子。”)在此句中,两个“箇”都对应官话的“这”。

“箇”在《土话指南》等书中有时又写作“个 kou[ku]”,如:“个只庙十分大。”(个只:这个。土 6 页)“个个 kou-ke[kukΛ]”:“收是收个,请问个个学生子,有几岁者?”(松 295 页)“听听个个水声气,直头使得人样样事体侪想勿着个者。”(土 6 页)

“箇”可与后面的“个”连读合音,在 1883 年《松江话练习课本》第 1 页的词汇表中,Celui-ci,ccci 为“第个 ti-ke[tikΛ]”,Gelui-là,cela 为“箇、箇个[kukΛ]kou,kou-ke”两个,前边的“箇”可能在有些场合用。现今“个”已经常读作[fiɛ?],“掰个”有时就读成了“[gɛ:]”,读成前字元音的长音,在有些场合用,如:“甲:我退出了。乙:掰是勿来三个。”

“箇”独用的例子如下:“箇呀:ke-a[kΛɑ]”:“还有一样学打稿子,箇呀非五六年勿成功。”(松 296 页。还有一样,就是学打稿子,掰个啊,非邀五六年再学得会。)
“吧 o[ɔ],格味亦想典个几年呢?——箇 kou[ku]倒我问过伊拉者。”(土 23 页)
“箇秃是伊稳当个生意勿做,瞎想发财。”(土 58 页。《官话》:“这都是他放着稳当买卖不做,妄想发财。”)“箇 kou[ku]就叫碰着之好物事味,便宜者。”(土 52 页。《官话》:“这就是遇见俏货,得了便宜了。”)“箇”的这种用法,是顺上指别,现今可用“掰个[gɛ?fiɛ?]”或“掰[gɛ:]”。如:“甲:我赶伊走了。乙:掰[gɛ:]就是依个勿好了。”(即“甲:我把他赶走了。乙: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箇”作连词用:“箇 kou[ku]”独用还能当连词用。如:“甲:……所以想请阁下转致一声。乙:箇是容易个,我总替阁下办到把。”(土 6 页。《官话》:“那容易。”)“甲:阁下信那里一季?乙:箇是亦勿必问者,啥人勿欢喜春天呢!”(土 8 页。《官话》:“这个不用问”)“箇是我想勿要忧得个。”(土 13 页。《官话》:“我

想那层倒没甚么可虑的。”)“箇是年纪忒小,总要十一二岁之末,学起来容易点。”(松 297 页)也写作“固”(音也同“箇”):“甲:是。下问我亦可以同自家,一淘去一趟。乙:固是再好无没者。”(土 16 页。甲:好个。下趟我页可以跟侬去一趟。乙:葛是再好页旣没味。《官话》:“那更好了。”)“甲:让日头歪西之,阴凉点啫出门罢。乙:固亦无啥。”(土 7 页。《官话》:“也好。”)“固就介味者。”(土 14 页。“那就是了。”)

现今仍用“箇”,声母仍读清声母,韵母促音化,多写作“葛[kəʔ]”。如:“葛倒我已经问过伊拉了。”(即“那我倒已经问过他们了。”)

150 年前指别词的“箇”与连词“箇”是同音的,现今是用浊声母和清声母区分开了。

此外,“箇”的同位语用法,也表示定指的,如:“还有配套子箇部书,配好没?”(土 48 页)今也用。

(3) “伊个”

“伊个”作远指用不稳定。

上海话中的“伊个”,麦高温认为是“那个”。他举有单独用的例句,如:“伊个价钱做勿到。”(麦 25 页。伊个价钱: that price。)伊问:“伊回打仗,对敌胆大啫两面杀伤仔多化。”(麦 134 页)1928 年赵氏也记“那个”为“伊个[igəʔ]”。“伊个”用到现今,新派又读为“哀个[ɛgəʔ]”。

但是在不是作为单句编排而是成篇叙述的法国人编《土话指南》一书中,居然没有出现“伊个”一词。凡是“远指”事物时,都用“箇个”,没有出现“伊个”,可能是因为书中没有出现对指事物的语段。1941 年布氏语法在与“第个”对列“那个”时,用“箇个”而未记“伊个”。(布语 54 页)

笔者从一些书中感觉到:“伊个”,往往是用在与“第个”对指时的“另一个”,如布氏 1939 年上海话课本中的用例:“扁个下头

有一幅古画，伊个边头末，有一副对，画佬对个下头，有一只搁几。”（布 181 页）

“伊个”用在对举时表示“另指”，从它的词源也能看出这一点。“伊[i]”是“还有一”的合音，上海可另读“一[ɪʔ]个”（如现今上海话“那天”，可以说成“伊日子”或“一日子”：“一日子伊来个。”）。现今还能读“还个[ɛgəʔ]”（通常写作“哀个”）。参见临近方言的用法：“那个”在吴江的黎里读“加面个[kəmɪkəʔ]”，吴江的盛泽可读“还有个[ɛfiəukəʔ]”，“那些”黎里为“加面点[kəmɪti]”或“还有啲[fiəfiəutiʔ]”，昆山为“还点[uetɪ]”，罗店则为“一点[ɪʔti]”，霜草墩为“伊雪[isiʔ]”或“一雪[iiʔsiʔ]”。

现今的上海话，远指事物常用“哀面一个”或“伊面一个”，一般也不出现单独用“伊个”的情形。只在需要区别两个事物时，用“伊个”表示“另指”。如：“我吃脱掰两只，伊只带回去。”但更多的是用：“我吃脱掰两只，还有一只带回去。”或“我吃脱掰个两只，伊个一只带回去。”“掰只公园呒没哀面一只好。”“掰排房子结构勿好，哀面一排好。”“掰只方案好，还有只勿好。”

用于指别时间，“那天”在《土语指南》中偶用“其日”，如“有一爿德成钱庄，其日来一个人，担之一只手镯，卖拉箇爿庄上。”（土 90 页。有一家德成钱庄，一日来了一个人，拿了一只手镯，卖拉掰家庄里。）以后就不见其用。在 100 年前还可说“伊日子”或“过日子”。现今可说“哀日子”、“伊日子”、“一日子”。如：“一日子伊自家勿来，今朝勿要怪我。”

从 1941 年布氏语法书中可以看到，虽然“伊个”他未记，但是用于时空与处所时的语素和词相接的“伊头”、“伊面”、“伊答”（包括上例的“伊个边头”），作为远指，还是用的。

（4）处所的近远指

“第块”和“伊块” > “迭搭”和“伊搭” > “掰搭”和“哀面”。

表示处所，一定有远近。麦高温书记的是“伊块”（远）对“第

块”(近):“第块地面近河滩。”(麦 77 页)“伊块百姓齐心,故所以贼匪攻打勿进。”(麦 133 页)还用“伊块头”、“伊板兑”：“伊块头地皮忒狭窄,我勿能个造畅扬扬个房子。”(麦 77 页。伊块头: that piece.)“第块壁要开通到伊板兑。”(麦 90 页。in this wall to other side.)“伊块”、“伊板兑”今已不用,变为“伊搭”、“伊搭块”、“伊面”。

艾氏 1869 年《上海方言词汇集》记“there”为“故答”和“故个户堂”,记“here”为“此地”、“第头”、“第答”、“第荡”。“第荡”应是“第答”的儿化词。如:“第头好跑。”“故搭去住。”“伊块人少。”(艾语 103 页)后来,由于五方杂处,方位代词变得特多而无序。1941 年布氏《上海方言语法》上记“这里”有“此地、第头、第块、第面、第边、第搭”,“那里”有“箇面、箇边、箇搭、伊头、伊块、伊面、伊边、伊搭”。同义词很多。

如“第块”：“第块兵丁嫌少,必须发一枝兵下来。”(麦 136 页)“第块头”：“第块头钮子店有勿有?”(麦 102 页)“第搭”：“第搭画画间里,有两样学法。”(松 296 页)“第搭户荡”：“勿要客气,尽管放心,不过第搭户荡苦恼点。”(松 297 页。勿要客气,尽管放心,只不过搵搭地方艰苦点。)“第荡”：“第荡过去有一个山头。”(麦 65 页。搵搭过去有一个山头。)“第个里”即“这里”：“第个里有几化亩数地皮。”(麦 75 页。搵里有多少亩地皮?)“第个里有胡椒。”(麦 5 页。搵个里有胡椒。)后来“**第搭**”取胜,在 20 年代变成“迭搭”,一直用到现今的老派。

赵元任 1928 年《现代吴语的研究》上,“这里”记“迭搭 [di?da?]”,“那里”记“伊面 [imi]、伊头 [idɿ]”。这是 20 年代最通用的三个词。这时,近指与远指,有前语素“迭”跟“伊”相对,也开始过渡到后语素“搭”与“面”相对了。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这三个词仍在用。

到现今,“故答”、“故个户堂”、“第荡”已不用。“第头”、“第

答”在老派则转为“迭头”、“迭搭”，多数人“这儿”都用“矜搭”、“矜头”、“矜搭块”、此地”、“矜搭地方”，“那儿”为“哀面”、“伊面”、“哀面搭”、“矜面搭”、“矜面”。

在开埠时，表示“这边”有“第面”的用法，与释为“那边”的“过面”相对，如：“第个绵衣裳，依从第面摊过去，摊到过面。”（土 116 页）当时已有“面”的后缀。今“第面”的意思用“矜搭”表示，“矜面”、“过面”或“伊面”都为“那边”的意思。处所用语，原来近远是第一语素“第”与“过”（同“箇”）的对指，今已完全变成第二语素“搭”与“面”的对立。今最为通用的近指为“矜搭”，远指为“哀面”或“伊面”。有时用“哀搭”，是在较近处的另指。如：“依矜搭一块留下来，哀搭两块吃脱。”通常是在对指的情况下说“哀/伊搭”。即用“矜搭”时它表示旁边的另一处。如：“哀搭眼西瓜子吃脱伊，矜搭眼留坭海。”“哀搭”不会指很远的地方，故有人认为“哀搭”是中指。远指是“哀面”，“哀面”可以指很远处，也能指近处的比“矜搭”远的另处。所以在近处的相对近远，可以说“矜搭——哀搭”，也可说“矜搭——哀面”。“哀面”能用于不对称单说，如：“哀面走过来两个人。”不必用手指，而“矜搭”或“哀搭”要用于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必须目示或手指，应都是定指用法。

开埠时，指别处所还用“箇搭kou-tèh[kutæ?]”。到布氏 1941 年《上海方言语法》里还注“箇搭”为“那边”（布语 55 页）。如：“依前头箇搭去过歇否？”（土 113 页。《官话》：“你从前上那儿去过没有？”）“勿要到四牌楼去买，箇搭好物事，一眼无得个。”（土 132 页。《官话》：“别买四牌楼的，那几个铺子的东西，连一个好的也没有。”）“打箇搭走近点。”（松 27 页）但《土话指南》的实际使用也多用于定指。如：“箇搭有拉两只白皮箱，勿是伊个。”（土 53 页。《官话》箇搭：这里头。此注释都是与《官话指南》简称《官话》相对照记下的。以下同）“明朝替倪舍亲做个媒人，箇位小姐，真是勿远许个。——我认得个，是住拉箇搭张老二拉荡个。”（土

11 页。“明儿给我们舍亲做个媒，这个姑娘真不错。——我认得是那边儿张老二眼前的。”官 15 页)今“**矜搭**”表示近指或定指。如：“**矜搭**是有只沙发，**哀面**是两排椅子。”“物事摆垃**依矜搭**。”“窗口**矜搭**一盆花勿要忘记拿进来。”

指示方所表示远指的用“**面**”作后缀，也见于开埠时。一般用“**箇kou[ku]面**”(或写作“**过kou[ku]面**”)，如：“**依到之箇面**，对伊拉话，第个是自倪老爷，新近外头转来，带拉个土产。”(土 131 页。《官话》：“赶你到那儿就说，这是我们老爷新近打外头回来，带来的土物。”**箇面**：那儿)“可以拆脱，到之**过面**，再装拢来。”(土 115 页。《官话》：“可以卸下来，等拿过去，到那儿再安上。”)“净净浴，拉**箇面**多耽搁几日。”(土 113 页。拉**箇面**：在那儿)写作“**过面**”的，如：“我想到**过面**去，游玩游玩。”(土 4 页。《官话》：“我想到那儿逛逛。”)“学堂就拉**过面**曲湾里，贴一张纸头拉个。”(土 8 页。《官话》：“学房就在这拐弯儿那门口有报子。”)“**过面**日常有探子里打听。”(麦 132 页)那时的“**箇面**”或“**过面**”均为远指。今仍用“**矜面**”，但是是指定指的远处。如：“**矜面**我勿大去的。”这里的“**矜面**”是对方已知的远处。“**矜面**搭有两间旧房子。”即共知的那边有两间旧房子。如果要用远处的区别指，可将“**矜面**”与“**哀面**、**伊面**”对指，如：“**依看**，**矜面**有两幢高楼，**哀面**是地铁站头。”今通常使用、频率最高的远指是“**哀面**”或“**伊面**”。

开埠时，“**那边**”又作“**过边**”或“**箇边**”，如：“走着一座打树林，看见树林**过边**，有一眼火光。”(土 73 页。《官话》：“就走到了一座打树林子里，就看见树林子那边儿，露出一点儿灯光来。”)“我要走到桥**过边**去。”(麦 65 页。to the other side. 注音：koo pan.)“对**箇边走**。”(松 26 页)“**依**先担根绳，缆拉**箇根柱**头上之，牵到**箇边**树上，亦缆好之，担衣裳甩拉绳上，晒一晒。”(土 116 页。“你先拿根绳子，起这根柱子，拴到那棵树上，赶拴好来，把衣裳搭在绳子上晒一晒。”官 137 页)“**过边**”现今不用。

“……那儿”还偶见用“个头”，如：“道士个头叫法师。”（麦 145 页。个：kuh[kʌʔ]）这个“个”是“箇”的促声化，因此“个头”就是“箇头”。今也用，但多作“耨搭”，如：“老师耨头也要去回头一声。”或“老师耨搭也要去回头一声。”

（5）“搭”类词

有的消失，有的改变用法。

搭[tæʔ]：表示中性的“那儿”。“格味今朝我牵伊马郎中搭去。”（土 127 页。葛末今朝我牵伊到马医生耨搭去。《官话指南》：“那么我今几个拉到兽医桩子上去。”）

“伊搭”即“他那儿”：“姓陈个两只红皮箱，是拉伊搭。”（土 53 页。伊搭：他那儿。“伊”读浊声母）“话佬伊有个同年，姓和……要荐我到伊搭去，做书办。”（土 60 页）“侬搭”即“我们那儿”：“拉侬搭有一年工夫，本地几个搯皮，开一片赌场，要想骗别人铜钱。”（土 67 页）“伊拉搭”：“我到伊拉搭去。”（土 133 页。我到伊拉耨搭去。）“别人搭”：“到底到别人搭去，总要清水点味好。”（土 130—131 页）“别搭还有啥房子否？”（土 13 页）

到 30 年代，用法依然。如：“我个朋友好日之后来，常庄到我塔来话对于伊个太太勿满意个说话。”（布 64 页）“我要到娘舅搭去叉麻将。”（布 49 页）“我到我的朋友搭去吊孝，因为伊个夫人前日子过世哉。”（布 70 页）“因为拉伊拉搭买，虽然价钱大一眼，但是划一个。倘使到别搭去买末，或者要欺我洋盘 bé[be]个。”（布 155 页）

到现今，“某某搭”的用法偏旧，如：“伊到阿拉搭来过。”（即“他到我们这儿来过。”）用于人称代词后还见闻，如：“今朝佛搭有啥个活动？”“我到伊拉搭去了。”“要紧物事侬拉我搭。”但多用的是“某耨搭”，如：“物事摆垃伊耨搭。”“今朝阿拉耨搭人客满了。”要是用于人称代词以外的人名，一般是说“某某耨搭”，如：“我要到老师耨搭去请教。”“我个老朋友耨搭有交关游戏卡。”也用“哀

面”、“哀搭”，如：“师傅哀搭勿去了。”即“搭”义。“伊就住我阿哥哀面。”显然是远指。

“搭”也可说“拉”：“我到大姨拉去吃伊儿子个喜酒。”（布 50 页）这里的“拉”有中性的“那儿”的意思，表示“那儿”的“拉”可能自表示复数的“拉”引申而来，与“搭”同义。今也仍用，如：“我要到娘舅拉去。”同于“我要到娘舅搭去。”另一种是表示复数的“拉”，如：“垃拉堂门口，有一张主教个上谕，为通知教友拉要到圣堂里向来末，衣裳要整齐。”（布 84 页）不能改为“搭”，而是“他们”、“这些人”的意思，即表复数。现今也用：“我叫朋友拉一道来。”“我叫爷叔拉去。”这时，“爷叔拉”指以叔叔为主的一群人。

荡：这儿，或中性的“那儿”。可能是“搭”的儿化词，也可能是“户荡”的简化。如“我侬荡”即“我们这儿”，如：“我侬荡老小无欺。”（麦 27 页。阿拉搭老小无欺。）“我侬荡生意轧实个。”（麦 26 页）“侬荡行里，麻佬夏布买个唔？”（麦 26 页）“那荡只角里，因为是旱地佬，考究种棉花佬搭之黄豆个是否？”（松 252 页）“老爷，那能晓得，是自伊拉个退票呢？——我伊拉荡取拉个。就是前几日，我到伊拉搭去买物事佬，找拨拉我个。”（土 133 页）“第荡”即“这儿”，如：“第荡生意玩得啥讨价还价个。”（麦 26 页）

其他人名后也能用。如：“我想到张老师荡拜客去。”（土 3 页）“前起头，开过歇一爿小木作店个，后来味关脱之。现在味拉别人家荡做做生活，寻两个铜钱来，过日脚个。”（土 44 页）“荡”在开埠时很多用，今在郊区也常见，但城区在 30 年代已不用，改为“搭”。今也是用“搭”，如：“老早，曾经开一爿小木工店个，后来关脱了。现在末垃别人家搭做做生活，寻两个铜钱过过日脚。”

荡搭 [dōtæ?]：这儿。如：“因为小的拉荡搭，买之一个妾，就拉镇上灯笼街上，租之两间住房。”（土 88 页。《官话》：“因为小的去年在这儿买了一个妾……”）“今年夏里到荡搭，住拉东关外头。”（土 49 页。今年夏天到搭，住拉东关外头。）“侬个老爷太

太，倭生病拉，打算荡搭来看病。”（土 93 页。《官话》：“因为现在我们老爷和我们太太都病了，打算上您这儿瞧病来。”）还可以用作定语：“荡搭公馆里，侬前头货色来卖歇否？”（土 22 页。《官话》：“这公馆里，……。”）“我每月个工钱，就荡搭京里，划会拨五六块洋钱拉我屋里，省之啰嘛。”（土 135 页）“荡搭”到 30 年代已不用，改用“第搭”、“第块”。今用“甯搭”，如：“我打算到甯搭来看病。”

“甯搭”又说“此地”：“伊是此地个老板。”（黄 95 页）用至今。

拉搭：在这儿。“无啥外势人拉搭。”（土 66 页。旤没啥外头人垃甯搭。）；“我是衣庄上人，拉搭等先生个相帮人。”（土 93 页。《官话》：“我是估衣铺的人，在这儿竟等着您的跟班的。”）“中意个味，留伊拉搭。”（土 101 页。中意个末，拿伊留垃甯搭。）“拉搭”今已为“垃甯搭”取代。

（6）表示程度和方式：

“实盖” > “介”、“甯能”、“甯能样子”

实盖seh-key [se?ke:]：这么，so。“实”也写作“什”，是相当于“自我”的“自”一样的词头，语音是“自”的促音化。旁证是“自侬”在上海郊区现今还有读“实侬”的。“盖”是“介”或“个”的异读，“介”、“个”都是“这”或“那”意思。

“实盖”相当于普通话表示中性的“这么”或“那么”；如此，这样。如用在形容词前表示“程度”：“景子实盖好看路走起来勿觉着远。”（麦 190 页。风景介好看，路走起来勿觉着远。）用在动词前表示“方式”：“照我看起来要实盖做个。”（麦 187 页。照我看起来要甯能做个。）“虽然什介话，我自家个本分，勿搯浆之味，就是者。”（土 9 页。虽然甯能介讲，甯个我自家个本分，勿搯浆就是了。）用在名词前表示“这个”：“稿子临来实盖模样者，乃末好划进法做出轻重来。”（松 300 页。）“水要热，什介能个冷水末，那能净得干净？”（松 237 页）“造实个能个房子勿消一万银子。”（麦 46

页)单独用“实盖”为主语,表示“这样”：“实盖蛮好。”(沪语开路36页。甬能介蛮好。)
“切不可三句话勿搭对,就板起面孔,寻相骂,寻晦气,实介能像啥!勿像一个斯文学生子,像乡下个捉草小囡。倘然实介,自己身分对呢勿对?”(松313页)
“虽然什介(《官话》:既然这么着),我有个朋友,伊落哈达门外头新开一另洋广杂货栈,……价钱傍之别人家亦公道。”(土16页)
“什介是,自我是包租者。”(土13页。要是甬能介,我就包租了。)

“实盖”又作“**实盖能**”(也写作和读作“**什介能**”或“**实个能**”),如:“静下来末,着着棋,听先生讲究讲究,实介能末,散心个辰光也好长进本事个。”(松313页)
“保禄:那能花园里草,实盖能兴法?”(松264页)
“造实个能个房子勿消一万银子。”(麦46页)
“油腻多来要死,净碗末,水要热,什介能个冷水末,那能净得干净?”(松237页)
30年代仍用。“四只角子已经蛮客气,勿要什介能敲竹杠。”(布31页)
“开两扇门,一扇门进,一扇门出;什介能末勿会得抢哉。”(布84页)
“侬太太什介能样子客气法则!我真意勿过来邪气。”(布304页)

到20年代,“实盖”的说法已经有些变化。1928年赵氏记“这么(程度)”为“介[kɑ]”、“实介[zəʔkɑ]”、“实介能[zəʔkanəŋ]”;
记“这么(方法)”为“实介能”、“葛能样子[kəʔnəŋ hiätsɿ]”。
1939年布氏则记“什介能”、“什能更”。

什能更:同“什介能”,“更 kang[kā]”是“介[kɑ]”的儿化音。30年代记“更”,是上海话当时受苏州话影响较大的结果。如:“什能更伊拉拚命工作之五个钟头后来,刚刚拿火救隐。”(布120页)
“但是什能更有本事个人难班有个。”(布284页)现今变为“甬能[geʔnəŋ]”或“甬能介[geʔnəŋkA]”,如“侬看,甬能介做法来事吖?”

“能更”又虚化为后缀“……那样”的意思:“倘使侬也像伊能更做事体末,我也同样谢谢侬个。”(布283页)今也用这种退为后

置介词的形式,但作“能介”,无鼻音。如:“要是侬也像伊能介做事体个话,我也同样谢谢哪个。”

30年代又有“实介能样子”,是“这样”的意思。如:“先生,侬勿要实介能样子难过。”(布72页)“拉中国地方个乡下头,各到各处侬是坟山,什能更样子,非但难看,而且勿卫生。”(布260页)加上“样子”后,更是与普通话的“这个”加“样子”的“这个样子”对应了。今用“甬能(介)样子”。

“能”是“恁”的俗字,本字为“恁”,原是“这”的意思,虚化后成为语缀,意义淡化,前面则再加上表示“这”的实义词如“介[kA]”,形成了“介能”、“什介能”等,在今郊区仍用。这是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什介能”是一个虚化进程中同义语素的累积词。30年代又有“什能介”,“更”是“介”的儿化。再失去儿化而为“盖”。现今在苏州话中保留“什梗”的说法。20年代已经有单音“介”在形容词前表示程度。

“实盖”在40年代以后淘汰,一般在形容词前表示程度,用“介[kA]”来说“这么”的意思,直到现今,如:“世界上勿会介勿讲道理个!”(丁219页)“风景介好看,路走起来勿觉着远。”有时也用“甬能”说,如:“风景甬能好看,路走起来勿觉着远。”但像下面一句现今只能用“甬能”：“第只马为啥实盖瘦来死?”(麦43页。甬只马为啥甬能瘦来死。即“这个马为什么这样瘦?”)可见“介”本身是表示带有夸张味的深度程度副词,因此后面就不能再跟表示深度的程度副词“来死”了。今在动词前表示方式,用“甬能[geʔ₁nəŋ₂₃]”和“甬能介[geʔ₁nəŋ₂₂kA₂₃]”、“甬能样子[geʔ₁nəŋ₂₂fiã₂₂tsɿ₂₃]”,如:“虽然甬能介讲,但是我自家个本分,勿搭浆就是了。”“虽然甬能样子讲,但是甬个是我自家个本分,勿搭浆就是了。”

单独用的“实盖”和作定语、补语用的“实盖”,今用“甬能”、“甬能介”或“甬能样子”,如:“甬能介蛮好。”“水要热,甬能介个

冷水末,哪能汰得干净?”“甬能介是,我就包租咪。”“稿子临得甬能了,乃末好划进法做出轻重来。”“稿子临得甬能样子了,乃末好划‘进法’,做出轻重来。”

正介咪者:正是这么吧。“正介咪者,一定勿话,我勿弄坏哪个事体咪者。”(土 5 页。《官话》:“既然这么着,……。”)“格咪烦阁下到之屋里咪,先替我请个安,道道新喜,正介咪者。”(土 19 页。《官话》:“是,回去都替您说。就这么做吧。”)今无此用法,改为“就甬能介哦”,如:“就甬能,一定勿讲出去,我勿弄坏哪个事体就是了。”“葛末麻烦依到屋里了以后,先脱我请个安,道道新喜,就甬能介哦。”

有介事[fiʰkɑʒɿ]: 有这样的事。**有介事否:**是真的么,有这回事吗。“介”也是“这个”的意思,这里用的是“这个”实义。“箇座房子要出租,有介事否?”(土 12—13 页)“一个营长死脱,勿晓得有介事否?”(布 107 页)这种用法延续至今,在老年人中用,中青年已用“有甬桩事体哦”说,如:“甬幢房子要出租,有甬桩事体哦?”

就介[ka]: 就这么。“有一日,路上碰着之,低之一低头,就介过去者。”(土 71 页。《官话》:“……就这么过去了。”)现今这个说法也显陈旧,只有老年人说,如:“自从伊戳了小张个壁脚拨小张晓得以后,小张就介勿睬伊了。”中青年一般说:“小张就甬能介勿睬伊了。”

“盖”的连词化:“盖”加提顿助词“末”形成一个上海话中常用的接转连词“盖末”;“盖”加提顿助词“啫”构成表示前后因果关系的常用连词。

盖末kè-mé [kæmeʔ]: 那么。又写作“格咪 keh-méh [keʔmΛʔ]”、“故kou[ku]末”。表示既已有前面的意思,接下去会怎样的连接。如“既然有心要学画,盖末试个一个月月看。”(松 296 页)“盖末依到法华去买两个铁锔。”(松 265 页)“格咪,替我

代候一候。”(土 3 页)“钩起人物来,开相最要小心,要钩得活相,故 kou 末钩出来有神气。”(松 299 页)

现今读作“葛末[kəʔ₅məʔ₃₁]”,如“既然有心要学画,葛末就试一个号头看。”

盖啫:因此。如:“长远勿买者,盖啫前头个傢生,拢总齐勿好用。”(松 265 页)现今读作“葛啫[kəʔ₃lɔ₄₄]”,如:“长远勿买了。葛啫老早个傢生,统统侬勿好用啵!”

3. 疑问代词

疑问代词 150 年中大多没有发生什么变动。

那里a-li[fiəli]: 问处所,哪儿。“那里”的“那”在 19 世纪中后期各本书里,往往都写作“那”,注音读如“鞋”音。艾书中认为是不规则读音。(艾 57 页)如“前头多化傢生,那里去者?”(松 265 页。前头介许多傢生,鞋里搭去了?)**那里块:**“糖拉那里块买?”(麦 5 页)**那里一面:**哪儿。“东洋总会拉阿里一面?”(丁 93 页)那里一个:哪一个。“学生子当中,那里一个最好?”(松 315 页)**那里几样:**哪几样。“要讨那里几样花?”(松 265 页)“依垃拉复旦 woh-tè[fiuoʔtɛ] 大学里担任那里一科?”(布 92 页)“要看那里一个王先生?”(布 294 页)现今都用,如:“糖垃鞋里搭买?”

那哼[nəhə̃]: 怎么样。如“第种鱼吃起来滋味那哼?”(麦 92 页)只见麦高温书有此用法,现今此词在苏州话中用。上海话今用“哪能[nənən]”:“第种鱼吃起来味道哪能?”

那能[nənəŋ]: 1. 怎么,how。表示疑问。如:“箇只老鼠,闹来交关,吵来夜里晒勿起,物事咬来坏完,难味那能呢?”(土 12 页。《官话》:“……这可怎么好?”)“那能个?再讲我听听看。”(土 95 页)“几年来功劳一眼勿曾立,实在羞愧得极。——那能话呢?”(土 19 页。即“哪儿的话呢?直译:怎么说呢?”)“那能勿关照我呢?”(黄 45 页)此句既是“怎么 how”义又是“为什么 why”义。今也如此用。

2. 怎么。表示叙述。“我倒勿那能衰瘁。”(土 95 页)“须啫头发还勿曾那能白哩。”(土 1 页)“买之好几种药,不过效验末无啥那能个。”(布 220 页)“老底子,婚姻勿大那能好个,因为攀亲攀来忒早。”(布 65 页)“勿大那能”是“不怎么”的意思。今也如此用。如:“我倒勿哪能吃力。”

3. 怎样:“有多个先生来请求我加一眼薪水,勿晓得诸位意思那能?”(布 93 页)今作“哪能”或“哪能介”。如:“勿晓得依意思哪能介?”

4. 为什么 why:“那能介要紧啦?”(丁 190 页)“勿晓得那能,伊个房子竟然烧起来哉。”(布 120 页)今也用“哪能”,如:“介重要个事体,依哪能勿告诉我呢?”

那能样子:怎样。如:“告伊个夫人那能样子活性命法则呢?”(布 70 页)今仍用。如:“搵件衣裳哪能样子做?”

那得:1. 怎么,怎能。如:“箇个小囡……靠得住,那得教人勿宝贝伊呢?”(土 11 页。搵个小囡……靠得住,哪能叫人勿宝贝伊呢?)“那得来?请坐歇。”(土 35 页。哪能来了?请坐脱一歇。)2. 为什么。如:“那得啫回脱个?”(土 35 页。哪能会回头脱个?)“那得箇一时,常远勿看见者?”(土 31 页。为啥搵段辰光,长远勿见唻?)“我烦劳司务看个看,箇只钟那得啫勿走者?”(土 37 页)今已不说“那得”,只说“哪能”。

啥:什么。如:“拉啥地方?”(土 13 页)“并勿有啥人预先定价个。”(土 33 页)“有啥人要呢?”(黄 44 页)“迪只皮包是啥人个?”(黄 45 页)啥话头:“先生若使肯代劳是,我感恩勿尽者!——啥话头。”(啥话头,即别这么说,别客气)“旣啥话头”:没啥话讲。啥所荡:什么地方。“竹头垃拉啥所荡出来最多。”(麦 100 页)话啥:说什么。“还要话啥!人守本分好,外场手事体明白。箇种人,一定保得住个。”(土 10 页)

现今仍说“啥”和“旣啥话头”,如:“依是啥人?”“我脱伊两个

人已经哏啥话头了。(即指‘没什么话好讲了’)”“我脱伊两家头要好得来哏啥话头。(虚化为指不得了)”“啥话头”今不说了,应说“有啥话头!”过去是表示反诘的意思:“有什么可说的?”即“没话说!”现在只有认输忍声不说或“没什么可说”的意思。如:“我拨伊骗了一趟,有啥话头!”但多数人说:“我拨伊骗了一趟,有啥讲头!”

啥个:什么。“迪封信是啥个意思?”(黄 109 页)“啥个原因咯勿做呢?”(黄 110 页)今也如此用。

啥星:哪些。“啥星人拉吵?”(丁 130 页。即“哪些人在吵嚷?”)今用“阿里点”。如:“阿里点人来了?”

啥啫:为什么。如:“箇只猫,啥啫总勿肯管事个?”(土 12 页)“管账学生就勿要伊者。——啥啫勿要伊个呢?”(土 44 页)“筵子放满之末,摇纱啥啫勿摇。”(松 260 页)“啥啫”前面可加“为”,如:“勿是抢钱庄,是同庄上人相打。——为啥啫相打呢?”(土 20 页)“为啥啫勿听我个言话?”(丁 191 页)“啥啫”疑是“为啥啫”的简略,今老派还说“为啥啫”:“为啥啫伊勿肯去?”青年不用,改“为啥”:“为啥依勿听话?”

做啥啫:“事体蛮好味,做啥啫又到苏州去个呢?”(土 60 页)“李小姐做啥啫近来有点勿快活?”(布 60 页)今用“为啥”或“做啥”。

为啥啫:30 年代开始用:“为啥咯勿早眼去。”“为啥咯光火呢?”(黄 107 页)今用“为啥”。

啥讲究:什么原因。“前几年皮货行情大得极。——啥讲究呢?”(土 15 页)“为之啥讲究啫介勿入调?”(丁 192 页。即‘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正当?’)今不说,改为“啥道理呢?”或“为啥?”“啥讲究”已很老派,在 60 年代还较流通。

啥事体:为什么。流行于 30—60 年代。如:“依啥事体骂人家?”(丁 191 页)“读文学无啥道理个;啥事体依勿进理工学院

呢？”(布 91 页)“依啥事体啞勿许令郎读电学？”(布 92 页)“伊个爷爷也非常之勿满意伊,啥事体啞呢？”(布 166 页)今用“啥体”或“为(了)啥”,如:“读文学啞啥用场个,啥体依勿进理工学院呢?”“伊个爷爷对伊也老勿满意个,为仔啥呢?”“啥事体”今已少用。

多好too hau[tu:hɔ:]: 又写作“多化”。艾约瑟写“多许túhau' [。tuɦɔ³]”(艾 65 页)。1. 多少。“第轴是古时间个名画,卖起来要多好铜钱?”(麦 118 页)2. 多多少少,许多。“前头多化傢生,那里去者?”(松 265 页)在 30 年代已为“几化”替代。今青年又用“多少”,如:“秤轴是古代个名画,卖个闲话要几化/多少钞票?”

几好:多少。“种个几好田地?”(松 251 页)即“几化”,因为“化”在 19 世纪都用“[ɔ]”韵,故写作“好”。现市郊仍如此,但城区已读“化[ho]”。如:“伊屋里赚几化钞票?”青年多用“多少”,如:“依今朝买了多少物事?”布氏语法列有“几 k'ɿ [tɕi'ɿ]”、“几化 k'ɿ h'ou [tɕi ho]”、“几好 k'ɿ hao [tɕi hɔ]”、“几花 k'ɿ h'ouo [tɕi huo]”、“多少”。可见在 40 年代“几好”已与“几化”两读。艾约瑟写的是“几许 'ki ho' [tɕi hɔ³]”。(艾 106 页)当时“许”已有两种记法,见上条“多好”。艾注,出自唐诗“借问承恩者,双娥几许长?”

几时:什么时候。“依是几时转来个?”(黄 46 页)今用,或用“啥辰光”。

4. 否定词

“啞”的单用独立性消失。

啞m[m]: 这里的否定词“啞”,又写作“无”,“啞”或构成双音节的“啞~”中的“啞”,都是双唇鼻音自成音节。意思是“没有”,“啞”是“啞末”的省略形式。老上海话里形成多个“啞”字固定结构,如“啞啥”(没什么)。也可以直接连接名词。如:“价钱买来忒大仔啞主客个。”(麦 35 页)今不能直接连接名词,要用“啞末”,如:“价钱卖得忒大是,啞没顾客个。”

既得mte[mtʌʔ]: 没有。即“既末”,然“既得”是“既末”的早期形式。如:“中国盆碗上个山水咾花卉既得英国能个细腻。”(麦 99 页)“随便伊担啥,我无得勿肯个。”(土 31 页)“呵,第搭再好无得,灵魂好,肉体也好,样样好。”(松 297 页)今用“既没”。“既得”已淘汰,郊区仍用。

既末m meh[mmeʔ]: 没有。如:“书要比第个板子再好既末买处。”(麦 113 页)又写作“既没”：“第幅小照再像既没。”(麦 118 页)“固是再好无没者。”(土 16 页)今作“既没”。

“既没”在开埠以后的上海话里一直只能在名词性词语前表示否定。到 1928 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已在用于谓词前的表示“未曾”意义的一栏中记有“既没”和“物曾”两个。(赵 103 页)1942 年版的黄在江著的《ポケット上海語》中,有:“既没吃过。”(黄 38 页)“我既没带来。”“我既没搭伊碰头过。”(黄 39 页)可见在 40 年代“既没”已如官话一样用于表示“未曾”义。80 年代时,上海还有一些老年人仍在用“勿曾”。如:“阿拉讨论过歇勒,侬勿曾讨论啊?”(宫田等 1984, 217 页)现今在城区“勿曾”已不用,都已用“既没”表示“未曾”义,如:“掰桩事体我既没告诉伊。”进而现今上海话已把过去表示对对方说法否定的“勿是”或“勿”(相当于英语的“no”)也说成“既没”,而不再用“勿是”,如:“依昨日看电视看到半夜 11 点钟是哦?——既没噢,我看到 1 点钟。”

既得啥: 没有什么。如:“第口书橱既得啥抽头个。”(麦 113 页)今作“既没啥”。

既啥msa[msa]: 没什么。1. 作定语用:“第个海带既啥消场。”(麦 29 页)“无啥法子。”(松 6 页)今还用,如:“我对伊已经既啥办法。”但多数已用“既没啥”,如:“掰个海带既没啥销路。”相对的是“有啥”：“有啥利咾勿利?”(土 26 页)今也用。2. 没什么说的。用在“固是”后:“固是无啥。”(土 26 页。葛是既啥闲话讲

个。)“我租拉佢个亲眷。——固是亦无啥。”(土 13 页)今城区已不用,用“葛是旤没啥讲头个。”或“葛是旤没关系个。”3. 用在数量词前:“叫几个人拉挽豆,无啥几个。”(松 253 页)今不用,只说“旤没几个。”

“旤”与一些名词构成几个固定词组,连读成一个语音词:旤话头:没什么说的。“我搭伊旤话头。”旤钱旤地:“有个人家旤钱旤地,担棺材摆垃屋里。”(麦 116 页)旤样色:“第件衣裳做起来旤样色。”(麦 79 页)“无叫处”:“想叫两个耘稻个,无叫处。”(松 253 页)“无用头”:“箇块地皮,无用头个。”(土 9 页)还会形成四音节对称词语:“旤形旤踪”“旤忧旤虑”“旤亲旤戚”(艾 143 页)。现今三音节的固定词组都必须用双音节的“旤没”转成四音节,与后面的名词构成两个语音词:“旤没话头”、“旤没钞票旤没地皮”、“旤没样子”、“旤没叫处”、“旤没用场”。如:“想叫两个耘稻个人,旤没叫处。”“甯块地皮,旤没用场。”四音节的“旤形旤踪”“旤忧旤虑”“旤亲旤眷”还说,但中年以下“旤”改读“无[vu]”。

“勿[ueʔ]”是表示一般的否定,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在吴语中读齿唇音声母。如:“忒勿像样。”(黄 75 页)“今朝勿是礼拜日。”(黄 49 页)“勿大靠得住。”(黄 77 页)今都沿用。30 年代偶尔“没有”的意思也用“勿”,如:“起先伊拉要求公司加一成工钱,勿得着公司答应。”(布 138 页)今无此用法。现今反之,在应为“勿”的场合,却常用“旤没”,如:“侬今朝是到公司里去个否?——旤没,我垃盖屋里。”

“勿见得”和“勿碍啥”也是两个常用固定词组。如:“看起来今朝雨勿见得停。”(布 7 页)“枇杷要拣顶大个买,价钱大点勿碍啥。”(麦 112 页)今也用。

“未[mi]”,没有,引申为时间上的“远”。“还未 e mi[e mi]拉哩。”(布 334 页)直译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呢。”意译为:“早着呢。”今仍用,如:“等到伊大学毕业,还未咪!”

双重否定：如：“好多回估货，无得一问勿折本个。”（土 51 页）今也如此：“好多次估货，既没一趟勿折本个。”

5. 量词

量词表示事物特征的类，是一种“类别词”。

160 年来，一些有吴语特色的量词渐渐被通用量词所取代。如：

堂：1. 与厅堂有关。如：“我要换一堂地阁板，木匠已经叫拉哉。”（麦 81 页）“第堂茶几椅要买啥行情？”（麦 113 页）现已不用。上面两句今如此讲：“我要换伊个厅堂个地板，木匠已经叫好了。”“辩间里个茶几椅子要买到啥个价钿？”2. 条状物。一～绉头，一～毛巾。如：“前倪有三堂手巾两双袜勿曾担来。”（麦 43 页）“第堂手巾湿。”（麦 7 页）现用“条”，偶用“堂”。

扇：与门窗有关。如：“第扇招牌浪我要写啥个字号？”（麦 113 页）现用“块”，归入块状物。“门、窗”还用“扇”。

章：与“文书”有关。“卖仔地皮要立一章文契拉我。”（麦 81 页）现用“张”，归入纸张类。

口：与“空口之物”有关。“一口书橱漆好拉蛮，依去问问看。”（麦 98 页）又如“一口井”、“一口棺材”。现与另一些量词一样，一般用“只”，是简化。“口”偶用，偏旧。

筒：与“筒装”有关。“日用个粗料盆子买啥价钱一筒？”（麦 99 页）现仍用，多数情况称“一盒”或“一箱”。

坎[da]：一行、一排。“我倪门前要打一大竹枪篱。”（麦 100 页）坎（又写作“埭”）：“一坎新个房子。”（松 8 页）又“一坎房子、一坎人、一坎砖头”。现今多改用“排”说。“坎”也用，“一坎排”也说。

片[bē]：1. 家。“第片行我同伊合伙计个。”（麦 33 页）“买之一片啥个店？”（土 25 页）现还用，但也用“家”。如：“辩家商店是我告伊合伙开个。”2. 与“片”有关。如：“一片天”、“一片田”在

30年代还说,如:“一月天好。”(布5页)“第两日一月天做黄梅。”(布274页)现只在郊区用,城内已很少闻。

宅:幢。与农村房屋是在“宅基”上造起有关。如:“一宅房子高来野大。”(麦43页)“因为伊交际多佬,顶着一宅房子。”(布185页)现用“幢”。

干:“个”的儿化字。“一干画架子雕刻来细巧得极。”(麦108页)“第干铅弹重几化分量?”(麦129页)今失去儿化,读“个”。另“一个人”称“一干子”,现一般不用“个”和“干”,而说“一介头”。

管:用于“笔”、“笛子”(艾82页),现今都用“支”。

顶:用于“轿子”、“桥”、“帽子”、“窗帘”、“门帘”、“帐篷”(艾82页)。现今“轿子”、“帐篷”还用“顶”,“桥”用“座”,“帽子”用“只”。

乘dzung[dzΛŋ]: 与“登、升高台”有关。“第乘扶 woo[wu:] 梯螺螄旋个。”(麦11页)现“乘”不用,归入“部”。

项:用于“事体”、“物事”(艾82页),也用“星”：“一星事体。”今都不用,“事体”用“桩”,“物事”用“样”。

佻tong[tɔ̃]: 批、同一类。“第佻货色买来便宜唔?”(麦22页)“第佻丝上赚着几化银子?”(麦22页)现用“档”字,或用“批”、“票”,说“搵批货色”、“搵票丝”。

当:对。“拉堂里有六当婚配。”(布59页)也许是“搭档”的“档”。今用“对”。

枝:“枝”、“支”通。与“支队”有关。“发一枝兵下来。”(麦136页)现用“队”。

主:件。“还有箇主衣裳味那能呢?——放拉皮箱里。”(土129页)现用“件”。

根:长条形。“一根绳”,“两根蜡烛”,“一根竹头”(布语43页)以前“根”用的范围比现在广,现今“蜡烛”用“支”。

圆:用于“肉饼”、“药丸”。(艾85页)今不用。“肉饼”用

“只”，“药丸”用“粒”。

重：用于“书”（复数）、“裙子”。（艾 85 页）今不用。

派：“种”的意思。用于“物事”、“人”、“顾客”。（艾 84 页）今不用。而用“泼”或“种”。

铺：1. 加上一层。“或者自家再上一铺胶矾水。”（松 308 页）现用，也统用“层”。2. 用于“毯子”、“床罩”，用于盖的东西。今不用，而用“条”。

回：次。“无得一回，勿折本个。”（土 23 页）现不用，统用“趟”，青年有用“次”的。

转：次。如“迭转个推板。”（丁 79 页）现今不用“转”，而用“趟”，年轻人已用“次”。

声[sā]：“两声闲话”，“喊一声救命”。（布语 44 页）“声”用的是白读，现今仍如此。

部：1. 辆。“近来伊再买一部跑车。”（布 36 页）2. 台。“一部机器”（布语 41 页），现今仍如此，还有“一部电影”、“一部扶梯”等。

排：拨。如：“现在一排因，都老年勿过。”（丁 154 页。原书译“现在的孩子们都骄傲极了。”）“伊个太太虽然有点守旧，但是比现在一排浪漫小姐好得多。”（布 65 页）“因为一排小姐啫太太们要紧装饰，对于价钱贵啫强，一眼也勿管个。”（布 234—235 页）这里的“一排”的“一”是定指的。现今“一排人”多指实义的“排成队的人”，作“一拨”或“一帮”解的“一排”已少用，多用于前接指别词的“箇排”，这时含义比 30 年代用的更贬义，如：“箇排瘪三”，“箇排人真是勿识相！”有“这种”义。

只：通用量词。如：“一只画架子”、“秤只铅球”、“秤只脚炉”等。“第只大学非常之有脚力，因得拉伊个老学生子当中有交关垃拉政界上握大权。”（布 127 页）现今“只”的使用范围更为扩大，用于“虫”、“饭店”、“教室”、“电影”、“班级”、“节目”以至“指

标”、“报告”、“文件”、“国家”、“新闻”、“题目”、“风景区”等；用于表示“类”的有“布”、“菜”、“花”；用于贬义的有“只老太婆”、“只戇大”。^①

眼：点儿。“侬有一眼心脏毛病，不过轻来死个。”（布 216 页）“江司务对于张先生一眼无没良心。”（布 289 页）“明朝，早一眼打头钟：我要早点动身，因为日中心里天热咯。”（布 83 页）后来多用“点”，如：“下面黄沙要多摆点，格末勿潮湿。”（布 190 页）今“眼”、“点”任用。年轻人多用“点”，“一眼眼”多说“一点点”。

把：“听见之第个事体，就忙煞能揩之一把面，到客栈里去问。”（土 52 页）今用。

个：“个”的用法在开埠时比现今广。艾氏（82 页）记可用于“人”、“鱼”、“钱”、“表”、“盘”、“领头”以及所有亲属名称。今远郊仍如此，但城区不用于“鱼”、“钱”、“表”、“盘”、“领头”，而用“只”。“只”在上海胜出成为泛义个体量词。

板片：正反两面为“两板片”。“页”称“版”，“一页”为“一版”。“板”、“版”通用。“外国纸两板片 pan ban [pɛ] 纔可以写字个。”（麦 112 页）布氏写作“班片 pɛ be [pæ bæ]”，如：“听神工架子放拉东面班片，东班片末风凉点。”（布 83 页）“东面班片”是“东面”和“东班片”的叠用。是“半片”语音演变而成。“半”在 150 年前读 [pɛ]，后来元音低化读 [pɛ]。艾书写“半片”。如“第半片”，“故半片”，“里半片”。（艾 146 页）丁氏书上写“半版”：“浦东是黄浦个东半版，浦西是黄浦个西半版。”（丁 185 页）现今还有“两半片”即“两半”之说。“半”在 20 年代以后已随苏州音在市区读成 [pø]，直至今。不过现“半片”已很少说，而用“面”代替。“东半片”说作“东面”，“两半片”说成“两面”。老年还说“两半片”。

月月：“月”的双音重叠。如：“既然有心要学，盖末试个一个月

^① 上海话在数量结构中数词“一”可省，量词“只”等直接表示定指。

月看,再行定当。”(松 296 页)现在郊区还用,市内 50 年代还用,今只用单音词“月”,或用“号头”,如:“一个月”或“两个号头”。

头:量词后缀,构成“年头”、“号头”两词。年头:整年。“六岁读起,连今年读之五个年头。”(松 295 页)现用“年”,“五个年头”现一般说“五年”。“五个号头”即“五个月”。

数:量词后缀。“年数”:年的累计。如:“年数长远点勿碍,但望学得精明未是者。”(松 297 页)“第个衣裳勿牢,年数着起来勿久哉。”(麦 105 页)“石数”:石的累计。如:“今年打之几化石数米?”(土 31 页)又如“磅数”:“现在要称斤两,有几化磅数?”(麦 24 页)现今除了“年数”还用外,少用“X 数”,通常说“有几斤”,少用“有几化斤数”。

一头二年:一二年。“无啥难事,一头二年,就会画者。”(松 296 页)现用“一二年里”。

一头两日:“快来死个,天气燥个时候,一头两日,就矾好者。”(松 207 页)现用“一两天”、“一二日”。

数量词“一个”在形前:“要画一个惯,一个勿得法,颜色就要化开来。”(松 306 页)疑是“画个惯”、“吃个光”这种谓补式的前身,“一个勿得法”又是“一勿得法”的前身。今说“画个惯”,“一勿得法”。

半把:“须啾头发已经白之半把者。”(土 1 页)今已少用,而用“白了一半左右”。

多趟[taf⁵]:“伊个太太也多趟到我塔来话:伊个先生勿做人家。”(布 65 页)“多”保留“上古音”的读法。又如:“请诸位许我题一个案,有多 ta[ta]个先生来请求我加一眼薪水。”(布 93 页)

一星星:一点儿。“星”可能是“些”的儿化。“晓一星星。”(艾 72 页)“晓”应为“饶”,即“饶一点儿”。今用“一点点”。

数词“一”作定指用:上海话里,在句首的“一”表示“the、that”而不是“a”。如:“一口网拨拉大鱼投碎哉。”(麦 92 页。The net

was broken by a large fish.)“一只引线锈坏脱哉。”(麦 98 页。That needle is spoiled with rust.)“一个网结来忒希,小鱼常庄要漏脱。”(麦 92 页)“一票银子我付过割拉哉。”(麦 50 页)“一个表面碎脱哉,要配一个上。”(麦 102 页)现今仍如此。甚至省去“一”,说“只钟坏脱了。”“条毛巾拿下来。”今已少用,多加“一”或“罨”。

“一”表示定指,前面还能加人称代词。如下例的“伊一只”:
“勿要搭董先生讲闲话,伊一只嘴巴里向话勿出啥好闲话。”(布 22 页)“伊”和“一只”分读。今仍用。也能说:“伊只嘴巴里向讲勿出啥好闲话。”

量词作定指用:

“个”表示定指。如:“还有配套子箇部书,配好没?”(土 48 页)“伊个人也有专门学问个,伊得着一个经济学士个位子。”(布 285—286 页)“伊个人”是“他这个人”的意思,读音“伊”和“个”、“人”分别读本调,分读三个语音词。这说明这里的“个”是个定指词。又如:“依个脚生病啫嗰个伊还是跌筴啲?”(麦 16 页)“依个人彘来!”(黄 43 页)今也用。还可以用于加数词“一”或“两”的场合,如:“近来依两个字好之较惯者。”(丁 84 页)

“只”表示定指。如:“下山一看,伊只马无得者,箇辰光,天味忽然落起雪来者。”(土 39 页)这里的量词“只”是定指,“伊”、“只”、“马”三词不连读,分别读本调。又如:“第荡只角里,因为是旱地啫,考究种棉花啫搭之黄豆个是否?”(松 252 页)这个例句中,“第荡”是“这儿”的意思,“第荡”与“只”、“角里”都分读。今也如此用。如:“我只杯子得我拿过来。”“只凳子搬得来!”但在青年人中后种用法消退。

个:这里的“个”已完全虚化:“盖末,依到法华去买个两把铁镔。”(松 265 页)“吃个两碗”,“唱个一只”,即普通话的“吃它两碗”、“唱它一个”。今也用。

个个 ke-ke[kəkə]:“球员个个踢得非常之精彩。”(布 162 页)

“个”重叠用读音如“看门个”的“个”。今口语中不用。

6. 时间词

同义词由多到简,吴语公约数胜出。

前头去/前头起:从前,以前。如:“前头去,自家亦做生意个呢啥?”(土 16 页。从前头,依也做生意个是哦?)“前头起,每月要做到七十千工钱。”(土 37 页)今少用。一般用“从前”或“以前”、“以前辰光”、“老早辰光”。

前起头:从前、以前。“木作手艺,前起头,开过歇一爿小木作店个。”(土 44 页。木匠手艺,老早辰光开过一家小木匠店个。)今罕用。一般用“从前”或“以前”、“以前辰光”。

起头:开始。如:“拉小个辰光五六岁已经起头定亲哉。”(布 65 页)“从旧年起头传到伊个孙子经管哉。”(布 141 页。从去年开始传拨伊个孙子管理了。)“伊拉已经起头罢工,强迫公司答应。”(布 138 页)现今通常用“开始”,偶也用“起头”。

老底子:“老底子,婚姻勿大那能好个,因为攀亲攀来忒早。”(布 65 页。从前头,婚姻勿大哪能好个,因为攀亲攀得忒早。)今“老底子”也用,但一般用“从前头”。

难^{nan}[nɛ] **朝后/乃**^{nai}[nɛ] **朝后:**今后, henceforth。如:“难朝后第个道理一日兴旺一日。”(麦 164 页)“难”,在开埠时是有轻微鼻音韵尾的,后来随咸山摄字的鼻化音一起在 19 世纪末退化为舒声韵,“难”就写成“乃”。“乃朝后,发咒再也勿高兴赌铜钱个者。”(土 64 页)30 年代仍用:“乃朝后依应当一个星期两趟揩玻璃窗。”(布 254 页)“依应当保重依个身体,因为乃朝后依要代替依个先生维持依个人家。”(布 72 页)今仍用,如:“前头勿好好叫做准备,乃朝后伊个日脚难过了。”不过,通常用“乃以后”或“以后”,如:“以后伊个日脚难过了。”

难^{nan}[nɛ̃]: 现在,当下。原为名词,如:“有个朋友话昨日来直到难勿来。”(麦 162 页)又作“乃”。“打反乱到难,大官府死脱管

拉。”(告: sing[sin]一大批,些儿。麦 131 页)“学画本来是清高个,乃是那画圣人个圣像,又高之一层者。”(松 315 页)“从黄梅到乃,一直落雨落到现在。”(布 82 页)今用“乃”偏旧,青年用“现在”。

望mong[mɔ]下去:接下去,即“往下”。“因为望下去要相战,故所以月多拉吊兵。”(望:往。麦 136 页)今用“接下去”。

朝后去:以后。“乃末傢生有拉者,朝后去花园里要只管收作收作。”(松 266 页)今少用“朝后去”,多用“以后”或“以后去”。

后首:以后。如:“第件衣裳染拉颜色后首要退唔?”(麦 102 页。穉件衣裳染个颜色以后要退个哦?)今不用“后首”,用“以后”。

后来:“勿多时后来,沈先生就上当哉。”(布 63 页)今用“以后”。

后来底:“后来底看见别人赢铜钱,赢来快啱多,就此动心哉。”(布 265 页)“起初热度邪气高,后来底,伤寒过期之,热度也就跌下来哉。”(布 218 页)今已少闻,多用“后来”。

末脚:最后。“末脚末,一只火鸡。”(布 250 页)今用“末脚”、“最后”。

前年之:前年。如:“前年之,伊个亲眷,放之知府,替伊要箇一万多银子者。”(土 57 页)今仍用。

明朝日上:明日那天。如:“衣裳明朝日上做得好唔?”(麦 162 页)今极少听到,一般用“明朝”或“明朝一天”、“明朝一日”。

明朝天:“烧饭司务,我明朝天要请朋友吃夜饭。”(布 250 页)今用“明朝”。

朝辰头:早晨。如:“依朝辰头起身来早唔?”(麦 162 页)“今朝早晨头,有一只敌人个鱼雷艇打来沉脱。”(布 105 页)今仍用。

旧年:去年。如:“今年生意比旧年好。”(麦 164 页)现今老派说“旧年”,新派说“去年”。

古时间:古时候。如:“第个说话古时间圣贤人说过拉个。”(麦 164 页)今改用“古代”,文一点说“古时候”。

长远:很久。如:“我等仔长远哉。”(麦 162 页。我等了长远

了。)今仍用。

勿多常远:“勿多常远,要有一张好片子出来哉。”(布 164 页)现今老派说“勿多辰光”,新派说“勿多久”。

爽一歇:等一会儿。如:“我爽一歇来。”(麦 160 页)今不用,改用“等一歇”。

今夜头:“今夜头无没月亮。”(布 5 页)今不用,改用“今朝夜到”、“今朝夜里向”。

昨夜头:“伊个夫人昨夜头过世哉。”(布 64 页)今用“昨日夜头”、“昨天夜到”等。

昨日头:“昨日头一日跑马。”(布 38 页)今改为“昨日仔”或“昨日”,新派用“昨天”。

昨日子:“我昨日子上半日倒阿哥搭去望望伊拉。”(布 49 页)今用“昨日仔”或“昨日”,新派用“昨天”。

前日子:“我到我的朋友搭去吊孝,因为伊个夫人前日子过世哉。”(布 70 页)今用“前日仔”或“前日”,新派用“前天”或“前天仔”。

过kou[ku]日子:那天。“过日子,我拉兆丰花园亭相个辰光,碰着一个朋友。”(布 60 页)今用“葛[kəʔ]日仔”或“一[iʔ]日仔”、“伊[i]日仔”。

着[zaʔ]前个月:上上个月。(丁 57 页)反之为“再下个月”。今都用。

下半日:“我想实在末一定拉下半日两点钟模样。”(布 71 页)今仍用“上半日”、“下半日”,新派用“上半天”、“下半天”。

夏天光:“夏天光,人家侬喜欢游泳。”(布 220 页)“现在夏天光,天色热。”(布 252 页)“辰光”简作“光”,又如“春天光”：“阿妈,现在拉春天光,太阳交关好。”(布 249 页)现用“夏天辰光”、“春天辰光”。

7. 能愿词

变化不大。

只讨论两个。

(1) 要

要:表示主观上的希望和要求:“第个火炉里要生火。”(麦 6 页)“被面子要买有花朵个。”(麦 9 页)“衣裳要净得溇溇。”(麦 41 页)“第块壁上齜齜,要粉刷粉刷。”(麦 122 页)表示必然的趋势:“要买末就来,勿然要消脱哉。”(麦 23 页)“兄弟淘里大家和和睦睦末,外头人勿敢欺佬敬重,家事一定要交关发达。”(布 51 页)今都用。

要……拉:表示必须,客观上的需要:“因为年纪小佬,总要学三年工夫拉。”(松 296 页。因为年纪小,总要学三年辰光拉海。)“五六千勿肯个,要一万拉。”(松 11 页)今改为“要……拉海”。

(2) 得

V 得、V 勿得:表示主观情理上的许可与否,“能、可以”与否。如:“坟山地请地理先生看葬得葬勿得。”(麦 144 页)“话得话勿得?——尽管话勿要怕!”(松 31 页)“告诉我看,话得呢,话勿得个。”(土 48 页)这种用法今已为前置的“好 V 勿好 V”“可勿可以 V”或“可以 V 哉”代之。如:“坟地请风水先生来看看可勿可以落葬。”“好讲勿好讲?——尽管讲好了勿要怕!”少数时候用“V 勿得”,多是老年人,如:“河豚鱼吃勿得个!”“骂人闲话讲勿得个!”叮嘱时用。青年说:“骂人闲话勿好讲个!”肯定式“V 得”已不用。

勿要 V 得:表示“不必。如:“箇个我想勿要忧得个。”(土 13 页)“固是依勿要管得个。”(土 34 页);“勿要换得新个。”(土 37 页)“乃味勿要怕得者,放心勃转来晒味者。”(土 75 页)“中国人开酒店勿要领得啥帖个。”(麦 107 页)现今通常可不用“得”。如:“乃末勿要怕味,放心翻过身来晒好味。”中年老年人还有说:“依去做好了,勿要怕得个!”

8. 趋向词

上海话的趋向词,除了多一个“落”外,大致与普通话相同,只是在用法上有些差异。如:

开来:“勿要走开来,恐怕有事体。”(麦 40 页)今也用。

去:“晚时里我要走字相去。”(麦 162 页)“仆孩 boy 是较伊买物事去个。”(丁 124 页。即“听差,是差他去买东西的。”)“仆孩是伊有事体去个。”(丁 124 页)“我去接朋友去个。”(丁 122 页。即:“我去接朋友。”)“我侬几时去吃饭去?”(丁 123 页)今也用。

得来:来。“我跑得来个。”(丁 120 页。即“我走来的。”)反方向用“得去”,如:“先生拿伊叫得去了。”至今上海话还不能单音词“来”、“去”代之。

起来:一般的用法有“货色推起来”、“抽屉锁起来”(黄 84 页)等。动词与起来之间可插入“仔”,如:“担货色起之起来。”(土 50 页)还可以放在动宾式惯用语后,如:“触眉头起来末,摸着一条水蛇。”(布 174 页)这种用法今也用。还有在常用的结果补语“好”后接用“起来”:“先担物事,照旧摆好起来罢。”(土 115 页)这种说法今已不用。

用得更虚化一点,可以表示“开始体”,如:“还有几部,我到别搭去,寻起来。”(土 46 页)“天气一日一日热起来者。”(黄 85 页)

“起来”的虚拟用法,可以表示假设义“如果”,如:“第轴是古时间个名画,卖起来要多好铜钱?”(麦 118 页)还有“来起来”、“起起来”的用法,如:“下回来起来啞担来味者”(土 48 页);在丁卓 1936 年的《中日会话集》中还记着“来起来”,译作“来的时候”,“有起来”译作“有的时候”,“去起来”译作“去的时候”,“旣没起来”译作“没有的时候”(丁 183 页)。这些用法现今仍用,如:“掰眼家伙,旣没起来真生活势劲。”

起:1. 用在可能补语中表示能涉及。如:“里向有碰勿起个物事去。”(土 131 页)“外国个皮鞋比中国着得起。”(麦 86 页)“做酒脱勿起酒药。”(麦 107 页)“第个谷粮抢得极,价钱买勿起个。”

(麦 106 页)“伊个上,坐勿起个。”(丁 225 页)2. 表示开始。如:“几岁上学堂起?”(松 12 页)今都用。

出来:“行出来”即“流行开来”的意思。“因为新行出来,鞋子个颜色搭衣裳颜色一样个末算时髦个。”(布 239 页)今也用。

落:下。“下车”在老上海话中说“落车”,虚化为趋向词“走下去”又说“走落去”,“吃下去”即“吃落去”,用于表示可能的补语,即“吃得落”、“吃勿落”、“晒勿落”(艾 121 页),再虚化,有“装得落”等。如:“第个栈里上得落一千担货唔?”(麦 31 页)现只有个别作惯用语形式,保留了几个可能式的“V 得落”及其否定式“V 勿落”,如:“吃勿落”、“吃得落”。如:“今朝气煞,夜饭吃勿落!”“想勿落”是固定词组:“依会相信伊,真是想勿落!”“坐得落”、“写得落”也能说,但“晒”已不能用。“走落”、“吃落”等非可能式的用法也已不用。

三、封闭类词的变化(二)

本节叙述“副词、介词、助词、叹词”的变迁。

1. 副词

部分淘汰(土语词),部分归并(江浙同义词),部分稳定(吴语公共词),部分引进(普通话词)

上海话的副词 150 年来变化也较大。一些土词淘汰了,有一些词使用频率降低了,那些吴方言区太湖片的通用词渐渐得胜,和普通话相同的副词最为稳定,青少年近来又从普通话里引进了一些副词。

下面分类说明一些副词的流变:

程度副词从主要后置到向前置转移。野 > 邪气 > 穷 > 老 > 瞎 > 勿要忒……噢,程度副词变化之速可谓让人惊叹。

(1) 后置的程度副词

野[jia]: 非常。如:“黄浦里险得野。”(艾 97 页)“天高来野拉。”(艾 97 页)“勿敢响喊,所以声气小来野。”(土 4 页。勿敢叫得响,所以声气邪气小。)”“箇块地皮大来野。”(土 9 页)“蛋勿要像昨日能硬来野,越嫩越好。”(土 105 页)“野”可能是“邪”声母失落的又读。30 年代已不用,改用“邪气”。现今有些郊区还在用“野”。

野大:很。“海大来野大。”(麦 49 页)“一宅房子高来野大。”(麦 49 页)从 30 年代起已不用。

啥能:不得了。“第个货色市面上热路来啥能!”(麦 23 页)“第个小囡读书会读来啥能。”(麦 49 页)此用法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在 20 世纪中叶已不用,改为“热路来勿得了。”“会读得勿得了。”今郊区仍用“啥能”。

既做:无法形容。“风大来既做。”(艾 97 页)“日头旺来既做。”(艾 97 页)今郊区仍用,但在市区 30 年代时已淘汰。现说“太阳瞎旺!”“太阳旺得一塌糊涂!”“风大得勿得了!”

得极:到极点。“第个是希奇得极。”(麦 48 页)“路危险得极。”(麦 49 页)“第个物事做来巧得极。”(麦 49 页)“一向受阁下照应,我本来意勿过得极。”(土 11 页)现在城郊都已不用。

极:极了。“渴来渴极。”(松 50 页)“既然脾气出性恹极,将来啥着落呢。”(土 9 页)到 30 年代“极”已前置,如:“本来我极要进理工学院个,但是我素来算学啫科学个成绩勿大好个。”(布 92 页)现今已不用“极”,只能说“到极点”,如:“嘴巴干来,干到极点。”今中青年要表示“到极点”的形容,用前置的“瞎”,如:“伊个脾气瞎坏!”“伊近来瞎用功!”“甯个小囡读书瞎会读!”“瞎”来自奉贤、松江农村。

非凡:不得了。“伊个朋友听见之,吓来非凡。”(土 75 页)这个用法后来没有了。

了勿得,了反勿得:非常。“好来了勿得。”“重来了勿得。”(艾

97页)“儿子做仔官爷娘快活来了勿得。”(麦49页)“了勿得”与官话“了不得”相同,“了反勿得”则是用反意表示正意的加剧用法,如同“好容易”、“好不容易”,今此两用法都已不用。今常用“勿得了”。

话勿得,话勿来:非常。如:“大来话勿得。”“话勿来个苦恼。”(艾98页)这是尚未完全虚化的程度形容固定短语。今已不用。

完个:不得了。如:“伊诸事体讨厌来完个。”(丁153页)今已不用,郊区仍用。

勿尽:不完。“伊拉念个金刚经念个佛经,多来考究勿尽。”(麦139页)“菩萨个名头,多来话勿尽拉。”(麦139页)现今用“勿光”,也用“勿完”。如:“菩萨个名字,多得讲勿光垃海。”“海鲜多得来吃勿完。”

勿过:实在,很。“勿过”在30年代还可以用于正句,不必用在原因句中,如国语中的“都市里化销实在大。”对应的上海话是:“都市里开销大勿过。”(丁153页)后来多用于表示原因的偏句里,如:“因为人多勿过,银行里向个人,虽然赶紧快来死做,但是再有人骂伊拉啫话伊拉搭架子,勿肯快点招呼伊拉。”(布139页)现今仍用“勿过”,但只能用在表示原因的分句句后。如:“此地空气新鲜,树木种得多勿过。”“伊个人老实勿过,所以常常上人当。”

要死:要命,非常。“A来要死”比“A来死”语义重。如:“净盆子那能净法拉个?油腻多来要死。”(松237页)“来要死”现今多说“得要死”。与“来死”相比,“来死”在语音上与前面的“A”连成一个语音词读,“来要死”中的“来”与“A”构成语音词,“要死”作另一个语音词。如:“电脑又死机,我恨得要死。”

来死se[si]: 得很。多数用于形容词后,如:“米行情贵来死。”(艾97页)“中国盐粗来死。”(麦5页)“皮肤晒来黑来死。”(麦13页)“第只箱子酌货来死。”(麦11页)“目前时候强盗各到

落处多来死。”(麦 48 页)“第只马跑起来慢来死。”(麦 44 页)“汗跑得大来死。”(麦 14 页)“做熟之,便当来死。”(松 308 页)“屋里老鼠多来死。”(土 12 页)“A 来死”的结构可以做定语,如:“舅妈末替伊做之翠来死个寿衣。”(布 72 页)“A 来死”能带动词构成方式连动:“昨日子夜头,伊急来死奔到我的屋里向来,对我话:……”(布 140 页)“上个礼拜忙来些。”(丁 80 页)相当于形容词的固定结构,如动宾结构“做人家”后也能跟“来死”。如:“伊个父亲一生一世做人家来死个。”(布 166 页)原来是带补语的介词“来(得)”加补语“死”,“死”表示极点;后来“来死”虚化为固定组合,表示“非常”。“A 来死”已经形成一个固定形式,由“A 来”加“死”的两个语音词的结构变为一个语音词连读。是尖音字“死”,后人又写作“来西”,但不是团音字“兮”。今通用。

来:很。“来”原来是引介程度补语的介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得”,如:“冷来要要命”。后来表示极端的程度补语省去(既然形容到极点,不说也可以了,不过“来”须延长读音,以示余言未尽)。“冷来”即“冷得很”:“我晒到五更头,醒转来,觉着冷来,被头嫌伊太薄者。”(土 7 页)“声气轻来,一眼听勿出。”(松 51 页)“伧倒之,写字忒长远,背脊骨酸来。”(布 19 页)“昨日董先生,拉吃饭个辰光,讲之交关滑稽个说话,害侬笑来笑杀人。”(布 22 页)“晒起来末,觉着闷来。”(布 183 页)“侬个运道好来!”(黄 43 页)这个用法延续至今。

得来:很。“听得有几个大年纪个人话:拉近十年来,勿曾有过歇个,大得来,阴沟侪满起来。”(布 11 页)“大得来”即“大来”,官话的“得”与上海话的“来”合成一个“得来”,用法与“来”同。这种用法延续至今。如:“侬歌唱得好听得来!”

杀:得很。“稿子上有点铅笔影子,要揩脱,容易杀。”(松 300 页)或写作“煞”:“强盗多煞。”(艾 97 页)以后“煞”后加“个”用,如:“此地到上海,路勿远煞个。”(布 32 页)今已很少用,如:“做起

来便当煞个。”但现今通常说：“做起来便当来死个。”“勿 A 杀”的用法以前很常用，“不很 A”的意思。如：“第个大头围圆勿大杀。”（麦 97 页）“第只引线勿尖杀。”（麦 98 页）“第只盆子上个花头勿细杀。”（麦 99 页）“第个棉花拣来勿净杀，我勿要。”（麦 106 页）“第种皮勿厚杀，做起来啥来勿牢个。”（麦 114 页）“纸店里，矾好拉个料啫连史，勿多杀个。”（松 307 页）现在用“勿大 A”代之。如：“秤种皮勿太厚，做起啥来勿牢个。”“秤个棉花拣得勿大干净，我勿要。”

邪气[ziatɕ'i]：非常。“邪气”不见于 1868 年艾氏《上海口语语法》，也不见于 1908 年的《土话指南》。1939 年布氏课本里才有，当时，前置、后置于动词的情况都有。如：“昨日头一日跑马，我眉头触来邪气。”（布 38 页。昨日一日天跑马，我老触霉头个。）“拉浦东海滩上，菱鸡，野鹅啫，天鹅交关关；到底乖来邪气，人勿曾到，伊拉已经飞脱拉哉。”（布 171 页）“昨日拉摆渡船上，浪头邪气大，船末险险叫翻脱。”（布 33 页）可以修饰形容词，心理动词，也可以修饰动宾结构。如：“昨日我到个娘舅拉去吃喜酒，闹热来交关，新官人邪气快活，我娘舅啫舅妈末十分称心第个媳妇。”（布 60 页）“不过张家老太太邪气勿赞成，因得门当勿对啫。”（布 63 页）“伊拉末济是年纪轻个啫邪气会得打棚，讲个说话连得新娘子页笑来，到末脚讨之交关喜果刚刚去。”（布 62—63 页）“第月店里向老板，邪气无没道理，常庄要赖脱伊伙计个工钱。”（布 253 页）“草多来，划起来末邪气吃人工。”（布 270 页）现今“邪气”只能前置，用的频率逐渐降低。如：“伊个老公脾气邪气好！”“秤只床晒上去邪气勿适意。”前置的“邪气”现今只用于中、老年，青少年已用“老……个”代之。

交关：原表示“很多”，如：“光玻璃比花玻璃价钱推班交关。”（布 191 页）引申为副词“很”的意思。“交关”在 19 世纪都用于后置的，如：“外势去看看，瓦上霜厚来交关。”（土 7 页）“箇只老鼠，

闹来交关。”(土 12 页)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后置已转向前置,如:“倘使依开车末,我勿要趁,冒险来交关。”(布 37 页)“我阿姊出嫁之多年哉,直到现在一个小囡也无没,姐夫末交关勿称心。”(布 50 页)“伊小产死个,交关可惜!”(布 70 页)“交关”也能接一些惯用的动词结构,如:“张先生是一个大慈善家;活拉个辰光,慈善事业做来固真勿少,做人末交关有道理个,所以啞死之末有交关人替伊可惜。”(布 71 页)“第家是几十年个老店,交关靠得住个。”(布 154 页)现今“交关”仍用,但年轻人中频率较低,常用“老……个”。如:“掰只几十年个老店,老靠得住个。”

一塌糊涂:很。70 年代以后虚化的词。原来用的是本义:如:“掰块烂泥地一落雨,踏得一塌糊涂。”后来语义虚化,但用于贬义,如:“我恨伊恨得来一塌糊涂。”80 年代以后,已全虚化,也普遍用于褒义,如:“今朝我开心得一塌糊涂!”“伊今朝只歌唱得好得一塌糊涂。”

大勿,大里勿:用于动词后。“V 大勿补”,是“不太 V 得补”(“补”为“补语”)的意思。“认大勿出。”(艾 176 页)“我到热天吃大勿落。”(麦 14 页。即“我一到热天就不太吃得下。”)“眼镜带惯仔除大勿脱。”(麦 112 页。眼镜戴惯了拿大勿脱。这里“除大勿脱”不能直接译作“除太不去”)“里”是无意义的语缀。如:“身体软弱做大里勿动。”(麦 23 页)30 年代还用,如:“火油灯个老牌灯罩,买大勿着。”(布 202 页)“田里向麦兴来交关,野鸡迷拉里向,人看大勿出个。”(布 171 页)“看大勿出”即“不太能看出”。现今用“大勿”,“大里勿”很少用。如:“掰个小囡我叫大勿动。”还能说“勿大”,如:“人看勿大出。”“伊我叫勿大动。”

总之,在老上海话中,后置动词的程度副词很丰富,新上海话不少程度副词渐渐向动词前移,表现了修饰语不断前置的发展走向。

(2) 前置程度副词

忒啥:太。“垃拉乡下头,勿论啥人家做事体,惯常小菜啫酒勿够个,因为来吃个人忒啥多哉。来吃喜酒个人,勿是一家一个人来个,一家门一淘来个。”(布 61 页)“太太,依勿要忒啥心痛。”(布 72 页)“倘使荆和尚头末,光秃秃啫忒啥难看哉。”(布 238 页)40 年代还在用“忒啥”,今已完全不用,而用“忒”。如:“垃乡下头,勿管啥人家做事体,往往小菜、酒侪勿够个,因为吃个人忒多了。”

蛮:相当、挺。如:“第个小囡长成来蛮快。”(麦 47 页)“我有两个媳妇;大媳妇末蛮会做人个,小媳妇末,一眼勿懂啥,只晓得学相。”(布 50 页)“伊拉司法部服务之多年,向来做事体交关顶真,手段也蛮老年,判断力非常之灵清,做人也十分公正啫和善。”(布 128 页)“北四川路美闹猛个。”(黄 80 页)“蛮”一直用到现今。如:“伊个脾气蛮好。”

来得:1. 重读,是“特别”、“尤其”意思。如“第本书又来得好。”(麦 45 页)“第个小囡又来得聪明。”(麦 45 页)可说“来得个”,如:“碍本书个纸张来得个好!”常用在递进复句的后句上。2. 不重读,是“比较起来”意思。如:“因为裱起来裱得起,而且物事来得悠久。”(松 306 页)“勿错,物事虽然少些贵点,箇搭个来得好。”(土 132 页)“女人个结喉来得小。”(松 39 页)“夜景比日里来得好,加倍有看头。”(土 6 页)“我想请个十数位客人。——什介是,拣酒馆比饭馆来得好者。”(土 118 页)“住读个学生子照名份应当成绩比走读个好,因为伊拉读书辰光来得多。”(布 94 页)“大多数摩登人家欢喜用钢丝垫,因为来得软熟。”(布 182 页)这两种用法延续至今。

顶:最。“伊拉个行为顶怵。”(麦 48 页)“垃拉南京路里,有一只顶大个庙,叫保慧寺。”(麦 140 页)“天狼星顶亮。”(艾 96 页)“主日上,办神工个人勿少,侪抢啫夺,顶好要做一个栅栏。”(布 84 页)“天地当中人最玲珑。”(艾 96 页)过去是“顶”、“最”都用,“顶”用得更多;现今多用“最”,年轻人已很少用“顶”。如:“伊拉三

个人工资比起来,伊最大。”

最最:“肉搏是最最恐怕个。”(布 106 页)“最最”现今用,“顶顶”也用。

十二分:非常。“爷娘十二分爱大细。”(麦 49 页)现今已不用。

十分:“物事十分好。”(艾 98 页)“十分”现基本上不用,如用,有书面色彩。

非常之:“沈先生个两个字末非常之翠 ts'u[ts'y]个。”(布 71 页)“算学个成绩非常之推班。”(布 93 页)“伊个房子竟然烧起来哉,烧来非常之旺 yaong[iõ]。”(布 120 页)见于 1939 年布氏之书,30 年代还常用于中上层较文明的说话场合。现今不用了。

极其:非常。“开出花来也大,单单黄啫蓝个颜色极其少。”(松 271 页)“昨日前半夜,月亮极其好。”(土 6 页)用“极其”,现在看来书面语色彩较重,口语中不用,现今通用“老”或“老……个”。如:“单单黄个蓝个颜色老少。”“月亮老好个。”

勿大里:不太。如:“我种起花来,勿大里得法个。”(松 266 页)“第种是冷货,勿大里有人要办。”(麦 23 页)“摸鱼公捉个鱼末,惯常勿大里好个。”(布 174 页)后来常省“里”,作“勿大”:“石路上坐小车子,勿大适意,有橡皮轮盘末,蛮写意。”(布 31 页)“伊个儿子末勿大赞成,因为伊个面孔勿大好看个。”(布 61 页)“好像勿大情愿。”(黄 78 页)“勿大卖得脱个。”(黄 79 页)现今“勿大”用得多,“勿大里”较少,用在较随意的话中。如:“我要紧事体勿大有个。”“搨个男小囡,我勿大里欢喜个。”

穷:很。不见于 50 年代前的语料书,在 50 年代后期始用。如:“我今朝穷高兴。”还能用于动词前,构成“穷 V”表示“猛,拚命”,如:“伊穷做生活。”但 60 年代末期以后已只用于“穷 V”,“穷 A”已不用,今苏州市内在用“穷 A”。

老……个:很。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在语音上,“老”与后

面的词不连读,读一个语音词读足。“老……个”不见于 50 年代前的语料书。是 60 年代在“穷”以后用开的,是现今使用最常见的一个表示“很、非常”的程度副词。如:“甬只床老软熟个。”“我看了甬段小说,老受感动个。”“伊对我老好老好个。”今少数情况下可只用“老”,句尾无“个”,如:“甬顿饭吃得老开心。”

瞎:极了。自从后置的“极”、“得极”、“旤做”不用以后,在 70 年代后期,在市郊奉贤等地农场回沪的知青中又从乡下带来了“瞎”一词填补“极”义的缺位。“甬只菜瞎好吃!”“侬件吊带裙瞎嗲!”现今已在中青年里普遍使用。

在 90 年代末,一些青年又重新起用原只在郊区使用的“恶”、“暴”,如“恶好!”“暴好!”还新创“绝”和“狂”,表现一种强烈狂欢情绪。

勿要忒……噢:真,太……了。如:“侬看伊穿甬件衣裳,勿要忒潇洒噢!”90 年代初期开始流行上海。“勿要忒开心噢!”其句式和语义都似古汉语的“不亦乐乎!”我们从语言的发展中也可看出一定的周而复始的变化轨迹。

极度副词在 160 年中变化更换之快,是上海话封闭类词变迁的一个典型,是其他方言不可比拟的。

(3) 时间副词

表示重复:

只管:经常,一直。如:“中国帽子只管翻花样。”(麦 87 页)“身体单薄只管有啥痛啥痒?”(麦 14 页)现今“只管”的意思与普通话同,而表示“一直”这层意思用“常常”、“经常”或“一直”。如:“时尚裙子常常垃翻花样。”“身体单薄一直有点痛有点痒。”

再:还。“花线现在勿彀事,再要买两圈。”(布 201 页。花线现在还勿够,再要买两绞。)“医生用 X 光照之后来,晓得铅子容易拿出来佬再好救个。”(布 217 页)“再有常时末,板着伊伙计个小错头佬赖脱一个月个工钱。”(布 253 页)到 30 年代“还”还用

“再”，现今用“还”较多，“再”也可用。如：“事体既没办好，还要去一逮。”或“事体既没办好，再要去一逮。”

常庄：常常。“一个网结来忒希，小鱼常庄要漏脱。”（麦 92 页）现今“常庄”只在老年人中用，新派多用“常常”，也有用“经常”的。

常时：1. 时常。“肉庄浪常时有瘟猪豕肉买。”（麦 101 页。买：此时买卖读音已不分，故混用。）现今不用“常时”，用“常常”。
2. 有时。“价钱常时大常时小。”（麦 163 页）“赌铜钱常时赢常时输决勿定个。”（麦 122 页）现今用“有常时”。如：“伊有常时来有常时勿来，既没定规个。”青少年多用“有辰光”，如：“有辰光去，有辰光勿去。”

有常时：有时候。如：“有常时，偶然问伊拉啥事体，伊拉假装勿懂。”（土 61 页）“有常时运气好末，垃拉一歇歇辰光里，可以打着交关鸾佬众生。”（布 173 页）现今老派仍用“有常时”，青年人多说“有辰光”，不用“有时”。如：“有辰光早回来，有辰光晏回来。”

多：每。能组成“日多，夜多，月多，年多，朝多”等词。“日多”即“每日”，“夜多”即“每夜”。如：“马身上日多用刷刨来刷个刷。”（麦 43 页）“栅栏上夜多设立个防守拉。”（麦 135 页）“因为望下去要相战，故所以月多拉吊兵。”（麦 136 页）“依脚癩毛病年多发作个啞？”（麦 118 页）“牛奶朝多要一斤。”（麦 37 页）“自家日都亦拉店里，做生活个呢啥？”（土 36 页）这些词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只有“日多”还用（布语 105 页），其他改为“每夜”、“每年”等，今郊区也只保留“日多”一词。今城区只用“每 X”，“多”缀已消失。

日逐：连续每天。如：“日头咭旺，盖末日逐要浇两回水。”（松 267 页。太阳假使旺了，葛末每日要浇两趟水。）30 年代还用。（布语 105 页）今已不用，但在郊区还常用。

表示恒常：

向来:一向。“依向来做啥个?”(麦 164 页。依一向来做啥个?)现今用“一向”或“一向来”。“一向来”是过渡形式。

惯常:经常,通常。如:“因为游泳池小,人未多,水惯常勿大干净哉。”(布 220—221 页)“惯常人家拉英租界搭之华界,偷电最好个法子,是装电热电。”(布 204 页)现今不用“惯常”而用“常常”。

表示时段:

铅铅k'ank'an[k'ɛk'ɛ]: 刚刚。韵母带鼻音的“铅铅”是上海话土语最早的表示“刚刚”的读法。如:“第只船铅铅抛锚。”(麦 31 页)“铅铅”是 19 世纪中叶的读法,20 世纪初读“刻刻:k'ahk'ah[k'aʔk'aʔ]”:“箇个小姑娘,刻刻走过个,勿晓得是啥人家个。”(土 10 页)到 30 年代语音变为“**刚刚**kaongkaong[kākā]”:“伊拉未侬是年纪轻个啞邪气会得打棚,讲个说话连得新娘子页笑来,到末脚讨之交关喜果刚刚去。”(布 62—63 页)“走过去看,刚刚晓得是伊个小囡。”(布 173 页)也用“喀喀”:“喀喀依到啥地方去个?”(黄 134 页)70 年代后期,上海老派还在说“喀喀”,但现今都用“刚刚”。

铅起始:刚开始,起初。萨氏 1853 年记 biginning 为此词:kān-chi-sz[₂kā'tɕi'sɿ](萨 7 页)。1862 年麦氏也记:“铅起始不过三两银子一担。”(麦 164 页)现今用“刚开始”。

就:马上。“有常时,勿是就来,有等到七八日拉。”(布 184 页)现今常用“就”,老派还用“就介”,如:“勿是就介来个。”

(4) 范围副词

表示单独:

单清:单单。“勿单清箇个教友有功劳,连依画箇尊像个也有功劳。”(松 316 页)到 30 年代已改为“单单”:“常庄听得有人话:单单科学可以救国。”(布 91 页)今用“单单”或“只有”。如:“常常听到有人讲: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但:只。如:“战场上但看见尸首离横倒乱。”(麦 135 页)

今用“只”。

不过:only,仅仅,只是,只不过。“有个不过十五两啫十四两当一斤。”(麦 67 页)“有几样鱼不过海滩上有买处。”(麦 92 页)“有啥没办法?不过费手脚点。”(松 308 页)“第个小囡,一点勿用心,叽里咕噜一歇勿停个,好是无啥大勿好,不过吱吱了了,东嚼西嚼,惹事者那。”(松 314 页)30 年代还这样用:“家严不过有一眼寒热,现在好拉哉。”(布 48 页)“肉啫鱼也舍勿得吃个,不过吃点青菜啫啥。”(布 221 页)现今不用“不过”,而用“只不过”:“肉、鱼也勿舍得吃个,只不过吃点青菜啫啥。”或改用“只是”,但郊区还用“不过”旧义。

只消:只要。“或是要四纸四绫裱,还是只消裱四纸两绫。”(松 309 页)今用“只要”。

纔zai[zɛ]:即“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都不见有“才”。在 30 年代已开始有“才”进入上海话,如:“李家少爷有交关女朋友,夜夜末跳舞啫夜深来死纔转去。”(布 60 页)但全书只此一例,可能该说话带有书卷气。在 50—70 年代,普通话的“才”一直还排斥在上海话之外的。“才”的几个义项在上海话中分别用以下几个词来表示:1. 表示事情在前不久发生,用“刚刚”。如:“伊饭刚刚吃好。(他才吃完饭。)”2. 表示事情发生或结束得晚,用“再”。如:“伊要到下半年再会得走路。(他要到下半年才会走路。)”3. 表示数量少,程度低,用“只、只有”。如:“伊只有写了五分钟。(他才写了五分钟。)”4. 在复句正句中表示然后怎么样,用“再”。如:“只有认真眼,再会做得好。(只有认真点儿,才会做得好。)”5. 强调确定语气,用“真也”和“方才”、“再”。如:“我真也勿睬伊啵!(我才不理他呢!)”“掰个再是我欢喜个。(这才是我喜欢的。)”但是 90 年代后,年轻人已开始引进“才”了。比如上面的 1 项,他们可以说:“依现在才来啊,忒晏啵!”3 项,可以说:“正因为伊勿答应,我才旡没办法。”5 项可以说:“我才勿相信

咪！”不过多数青年此三项“才”还读作“再”。由此可见，现今学生们从小起受到的普通话完善教育已对上海话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的影响。

表示共同：

拢摠：1. 一起 all。“第块地皮上个树拢摠要斩下来。”(麦 77 页)“第只船有几化旧板拢摠要换脱？”(麦 85 页)2. 都 all。“夏天里中国人拢摠秃头。”(麦 87 页)“中国帽子顶上拢摠用结子。”(麦 87 页)3. 总之 all。“第个水手拢总会游水唔？”(麦 22 岁)4. 统统。“料作拢总裁好蛮？”(麦 80 页)“旧百叶窗拢摠更脱仔佬要做新个。”(麦 81 页)在 1853 年萨氏书里记 all 和 every 为“拢摠”，是 19 世纪中叶的土词，也是后来一大批同义词中为主的一个，到 30 年代还与同义词“共总”一起，一般作“统统”解，1、2 项已不用“拢摠”说。今 1 义项用“一道”说，如：“第块地皮浪个树一道要斩下来。”“第只船有几化旧板一道要换脱？”2 义项用“侪”说，如：“中国帽子顶浪侪用结子。”3 义项用“总之”说是较文的说法：“第个水手总之会游泳哦？”通常是没有相应的词来说，说：“第个水手会游泳哦？”4 义项用“统统”，如：“旧百叶窗统统调脱仔佬要做新个。”“拢摠”淘汰了。

一塌括腊子：统统。“一塌括腊子包垃依要几化银子？”(麦 72 页)到 30 年代为“一搭括之 ih-t'èh-koèh-tse [i?t'æ?kuæ?tsɿ]”：“双方一搭括之死脱一万个兵。”(布 107 页)今通常用四字成语，写作“一塌刮子”，如：“一塌刮子伊有几个孙子？”

一齐拉涯lahè [lahæ]、总共：“人工佬饭搭之料作一齐拉涯，共总六百块。”(布 191 页)今“一齐拉涯”改作“一道垃圾”。

一起拉起：“一起拉起侬种十亩水田早花。”(布 273 页)今只在郊区用。

通共：总共，altogether。“通共约规 about 五百箱。”(麦 25 页)今已不用，改为“共总”。

共总：总共。“人工啫饭搭之料作一齐拉涯，共总六百块。”（布 191 页）今“共总”、“总共”都用，比较起来“共总”口语化一点。如：“算来算去，共总几十块洋钿。”

一总：1. 又作“一众”。所有，但语义似比“所有”淡一些，有“绝大多数”意味；那些。“黄杨树、无花果树、一总个杨树，还有别样多化个树啫花，第个月里开个花，比之上个月里少点。”（松 272 页）“担外势个一众个事体，从头到底，亦侪要算算清楚。”（土 136 页）到 30 年代还常用：“自从绑票案子发生，一总有铜钱人家，侪用保镖哉。”（布 35 页）“惯常，拉轮船靠码头个辰光，是一总拆白党所利用个机会。”（布 19 页）“拿前头一总个事体拐过。”（布 226 页）今不用，改用“所有”；“齣些”。2. 一共。30 年代前，此义项用法不见前书。“一总用脱大约四千多块。”（布 74 页）今“一总”、“一共”都用。

彙当：集中一起。“所以我买起物事来末，勿付现个，彙当付个。”（布 155 页）今用不多，另可用“一彙当”、“一总里”。如：“几个月个房钿，一总里/一彙当付脱。”

统扯：“房钱末，统扯算起来，并勿贵。”（布 184 页）此词在 19 世纪不见，今仍用。

秃[t'oʔ]：全，都。如：“进出个货色秃照仔律例啫完税。”（麦 35 页）“有三个人看过者。有两个味要八千两银子，一个味要七千五百两银子，江老爷秃勿要，所以勿曾定当哩。”（土 27 页）“还有两个师爷拉里，秃是浙江人。”（土 61 页）到 1941 年布氏《上海方言语法》里已用“侪 zai[zɛ]”取代，如：“读之两年，成绩固然可观，学堂里向个先生侪佩服伊。”（布 128 页）至今仍用“侪”，如：“伊拉侪是研究生。”“秃”今郊区仍用。

齐zi[zi]：都。又作“全”。如：“反面或是纸背，或是布背，齐可以个。”（松 309 页）“我是年纪轻啫气力大个，全做得动。”（沪语开路 36 页）今用“侪”，“齐”仍在郊区用。

侪 zè [zɛ]: 都。又作“纒”。如:“四季当中,那一季最好?——四季当中,侪有点好个。”(土 7 页)“外国纸两板另纒可以写字。”(麦 112 页)“三个朋友侪去拉哉。”(布语 60 页)按:“齐(全)”今在松江区、奉贤区乡村仍用。不过在开埠时,上海地区已经“齐”、“侪”并用,40 年代“齐”已不用,直至现今只用“侪”。

各到落处:处处。“目前时候强盗各到落处多来死。”(麦 48 页)现改用“各到各处”或“各搭地方”。

(5) 情态副词

表示巧合:

贴正:1. 正好。“鸡叫个辰光天贴正亮。”(麦 188 页。鸡叫个辰光天正好亮。)
“譬 p'i[p'i]方买来个纸头,贴正漏矾个末那能?有啥办法个否?”(松 207 页)“今朝贴正是断七。”(布 73 页)
2. 完全。“第件衣裳着上贴准正好。”(麦 79 页)今已少用,年轻人都用“正好”、“完全”。

表示真确:

定见:一定。“若使讲勿和,定见要搭伊拉打。”(麦 131 页)今用于老派,新派用“一定”。老派:“我喊仔伊多[ta]声,伊定见勿去咯。”青年:“我叫了伊好多声,伊一定勿去呀。”

必定:一定。“迪桩事体必定勿成功个。”(黄 119 页)“后日必定还拨依个。”(黄 119 页)40 年代和“一定”通用,如:“一定拨贼骨头偷之去者。”(黄 119 页)今“必定”已不用,用“一定”。

板要:一定要。“心里干净个未有福气个,因为板要见上帝个咯。”(麦 153 页)“板要”也已显老,新派少用,而多用“一定要”、“总归要”。如:“心定一点末做得出,因为总归要考个。”

必竟要:必须 must。“第个里有脓,必竟要开。”(麦 118 页)今改用“一定要”。

必须要:一定要。“第只脚必须要截脱。”(麦 117 页)今改用“一定要”。老派用“必须要”,显文一点。

勿必得:没必要。“包得定勿错个,亦勿必得预先去看看。”(土 24 页)“应用几化砖瓦,侪肯赊拉我个。不必得现钱。”(土 28 页)今改用“勿必要”。

勿必竟:“生肺病个人,也有好几个医生话:勿毕竟吃药,最好到高个山上去修养。”(布 220 页)今改用“勿必要”。

固真:果真。“活拉个辰光,慈善事业做起来固真勿少。”(布 71 页)书面语色彩较重,现今一般用“是”或“真个”,如:“活拉海个辰光,慈善事业做得是勿少。”

表示沿袭:

原旧:仍旧。“伊倒老点面皮,原旧自家跑进来。”(土 10 页)“等之几日,又去打听,货色原旧勿曾到。”(土 49 页)30 年代还用“照名分”(布语 108 页)。今此两词较少见,通用“仍旧”。如:“伊倒是老老面皮,仍旧自家跑进来。”

也a[fiə]:还。20 世纪 30 年代“还”用“也”或“再”。如:“周浦到末?——也有半里把路。”(布 31 页)“有三架敌人个飞机打下来,也有一架末受着之伤啵逃走脱。”(布 106 页)现今用“还[hE₂₂₃/ʔE₅₂]”。

再:还。如:“伊再有一个娘啵四个小囡侪小拉哩;伊末无啥积蓄,作兴再有一眼债拉哩。”(布 70 页)“再要当心点。”(黄 99 页)这种用法如今与“还”通用。

(6) 语气副词

表示归结:

足惯:老是。“放假个日子,也一眼勿孛相个,一日到夜足惯看书。”(布 219 页)今也用,如:“脱伊讲,伊足惯勿听。”但多用“总归”。

总归:1. 终究。“野鸡打断鞞 ki[tçi]力,无没狗,总归捉勿着个。”(布 172 页)2. 老是。“我个小囡每一趟到夏天,总管落瘦,胃口一眼也勿好。”(布 217 页)今都用。

终:总归,一定 certainly。如:“旁边人虽然话坏伊,我终要试试看。”(麦 57 页)“我既然吃之东家个饭,终要听依东家个说话个。”(沪语开路 36 页)今用表示有把握肯定的猜测。如:“伊请假三天,今朝终来上班了。”“秤只表停脱了,终是电池用光了。”这是有吴语特色的副词,应在老上海话中早有此词,其含义与“一定”不全同。

表示疑问:

难道话得:难道说。“难道话得我做勿来否?”(松 30 页)今只说“难道”。

表示悖反:

倒:反倒, and yet。如:“骂伊倒勿响。”(麦 59 页)“自家差仔倒怪别人差。”(麦 59 页)今也用。

表示强调:

连带:包括,加上。如:“赏赐起来,连带画箇尊圣像个人也有分个。”(松 316 页)今也用,如:“依勿要忘记脱,连带我个一份份倚要算进去。”也用“包括”、“加上”。如:“拿起来,应该加上伊个一道带来。”

连搭:连。“若使打起本地反来味,自我连搭一句亦勿懂。”(土 61 页)今用“连”,如:“假使讲起本地闲话来,我连一句也听勿懂。”

表示警策:

罢勿得:不可不。“读书人,罢勿得要读史记。”(土 8 页)今用“板是”或“总归”,“罢勿得”很少用。如:“伊要做好秤桩事体,罢勿得/总归要我去帮忙。”

表示归结:

到底:1. 毕竟。“到底开消忒末更加大哉,勿满半年折脱之交关本钱。”(布 285 页)今仍用,如:“到底伊是个博士,本事老大大个!”2. 最终,终究。“切不可粗心浮气,约约乎能学,到底勿会得

精明。”(松 316 页)今常用“到末脚”。如:“决勿可以粗心浮气,马马虎虎个学,到末脚也勿会精明。”

(7) 判断副词

表示或然:

约规:大约 about。如:“通共约规五百箱。”(麦 25 页)“依约规啥时候来?”(麦 160 页)今不用,改用“大概”或“大约”,如:“依大概啥辰光来?”

约目:大约。如:“要晓得一个人做啥个事业个,能彀拉拉衣裳上约目看得出个。”(布 239 页)30 年代还有“差勿多”、“大约”、“大约光景”、“约着”、“大约着”;今只用“大概”、“大约”、“大约目(作)”。“大约还旡没去过。”(黄 116 页)“大概就要来个。”(黄 116 页)今主要用“大约”、“大概”,老派也用“大约目作”。如:“伊到现在还旡没回来,依晓得伊大约目作垃做啥?”

作兴:也许。在 19 世纪不见“作兴”一词,疑从苏州传来。30 年代已用,如:“请小姐自家办,因为作兴伊拉买末,恐怕勿能够完全称小姐个心。”(布 62 页)“伊末无啥积蓄,作兴再有一眼债拉哩。”(布 70 页)“作兴晏一眼转来。”(黄 42 页)“伊作兴拉生病,勿然一定到个。”(黄 119 页)30 年代不用“也许”,今主要用“作兴”,也用“也许”、“大概”,如:“伊作兴勿会来了。”“伊大概到外地去了。”“作兴”显旧。

常怕:恐怕。“到底勿敢话,常怕朋友晓得之吓佬。”(土 74 页)“去领起来,常怕姊妹晓得。”(土 77 页)也用恐怕:“恐怕先生也勿会。”(黄 113 页)今“常怕”、“恐怕”都用。如:“毕竟勿敢讲,恐怕拨朋友晓得了吓佬。”

独怕:只怕。如:“独怕路上向落脱。”(黄 115 页)“独怕铜钿勿够。”(黄 114 页)今也用“只怕”。“我高兴去个,只怕/独怕爷娘勿许我去。”青年都用“只怕”。

表示肯定:

直头:实在。“听听个个水声气,直头使得人,样样事体侬想勿着个者。”(土 6 页)“直头”在 70 年代老派还用。今已不用,改用“实在”。如:“听听水声,实在使人样样事体侬想勿着味。”

生拉:当然。“老爷先看呢,还是太太先看?方先生话:生拉太太先看。”(土 93 页)在 30 年代已不用,但今郊区仍用。现用“当然”或“自然”。如:“方先生讲:当然太太先看。”

当:以为。“有一个小囡拉田里向捉草,当伊是一只麈,开之一枪。”(布 173 页)今“当”、“当仔”、“当是”、“以为”都用。如:“我当仔/以为是一只老虫,吓了一跳。”

有得:1. 能得到,能够,被给。“要看好样,学好样,学好之末,自然也有得赏着个。”(松 315 页)2. 会,够。“二三十个,有得多否?”(松 12 页)今用,如:“侬有得吃,我既没吃。”(能得到)“一碗饭,有得吃否?”(够)“一碗饭,有得多否?”(会)

并勿有:并没有。“并勿有啥人预先定价个。”(土 33 页)“我起头落侬箇条街上客栈里问过,并勿有姓徐个客人。”(土 54 页)现今用“根本既没”。

一无:完全没有。“第块白玉一无斑点卖大价钱个。”(麦 109 页)今不用,而用“完全既没”、“一点既没”。

有……头:值得。“夜景比日里来得好,加倍有看头。”(土 6 页)今用,如:“有吃头”,“有讲头”,“有做头”,仅用于单音动词。

势必至于:终致。“兄弟淘里勿对之末,势必至于要分家哉。”(布 51 页)“如同强迫伊拉多做生活少拨工钱,势必至于工人拉要罢工。”(布 137—138 页)今用“当然”、“到末脚”或“最终”。如:“依逼得忒紧,到末脚小人要起反叛心个。”

除了以上列举的一些副词外,目前已经淘汰的副词还有表示全部范围的“拢共”,表示或然的“几几乎、急下乌”,表示过去时间的“本者来、本底子、原本塌里、原经”,表示故作情态的“特特里”,表示巧合情态的“齐头、贴正好、恰恰好”,表示短暂时间的“临时

豁脚”，表示不必考虑别的、放心做的“总管”，表示加深程度的“更其、甚而至于”，表示最后时间的“阿末、辣末、闸末”，表示未曾的“勿曾”，表示过分的“忒煞、忒夷”，表示过去时间的“方才”等。而这些词大都是上海话第三期，即40年代到60年代时退谢的，笔者在50年代时还在一些市中心的百姓口中听到其中的大部分。

上海话中，因五方杂处，同义副词很多，现今较少听闻的副词还有“一共拢总、亨八冷打、咽落三姆（一共）”，“先头、头起头、老底子、老早底（从前）”，“特意、迭为（特地）”，“有心（故意）”，“一径（一直）”，“加二（更加）”，“一脚（一直）”，“明明叫（明明）”，“偏生（偏偏）”，“定规、准定、一准、板定（一定）”，“呆勒板、呆板数（必定）”，“阿末脚（最后）”，“独独（单）”等。自50年代以后，往往选出同义词中的一、二为常用，其他词趋淘汰，或边缘化。以上的词便是如此。

除了上面提到的“才”以外，普通话中的“只”、“光”、“仅仅”、“凡是”、“保准”、“幸亏”、“多亏”、“好在”、“正巧”、“刚巧”、“突然”、“故意”、“特意”、“成心”、“赶快”、“丝毫”、“相当”、“越加”、“多”、“略微”、“差勿多”、“目前”、“迟早”、“快要”、“顿时”、“老是”、“偶尔”、“历来”、“始终”、“宁可”、“竟然”、“终究”、“确实”、“毫勿”、“必然”、“或许”、“几乎”等副词现今也进入上海话。

从上海方言副词的变迁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在上海话发展的第一、二期中常用的松江话系统的本土特征的，流行范围小的词语到第三、四期时纷纷淘汰，第三期里，代之胜出而稳定的往往是江浙吴语中的公约数词语，到第四期里，与普通话相同的一些副词开始进入上海话。总的来说，表现了“松江话—苏州话—普通话”权威话语的影响转移。

2. 介词

介词变迁过半。

介词是在句子中把一个从属（修饰补充）成分引介到核心成

分上去,形成一种偏正关系结构的虚词,汉语中的介词有前置介词(如:从,对于),也有后置介词(如:外,以来),这两种介词也能联用(如:在……里,像……一样)。^①下面主要选择一些发生变化的介词来说。许多书中称为“结构助词”的“的、地、得”一类词,本书认作介词中的一小类,称“结构介词”。

(1) 前置介词

从“对、替>得、脱>告>帮>跟”,“打>从”,“朝>望>往”的流变,可见前置介词的变速。

打:从。“打”有人考证认为借自蒙古语之于元代。1853年萨氏记“from”一词的上海话用词只写一个“tàng[tǎ],”即“打”字。说明“打”在19世纪中叶至少是最主要的表示“from”的词,而不是“从”。艾氏也说“由、从、打、自”中,“打”字最常用。(艾77页)如:“打啥户堂来?”“打故边走。”(艾77页)“打英国到中国有几化里路?”(麦61页)“打箇搭走近点。”(松27页)当时也用“从”,如:“从此地过去还有几化路。”(松28页)到1939年的记录“打”还在使用:“打第条路走,勿合算;顶好射[zoʔ]角跑。”(布31页)40年代以后完全为“从”替代。如:“从第条路走,勿合算,最好射角走。”

照,照仔:按照。“衣裳样子要照第件咭做。”(麦62页)“依要照仔伊个行为咭做。”(麦61页)今用“照”或“按照”。“照仔”已很少用。

有些介词能加体助词“仔”成双音节,表示介词所引进的行为

^① 艾约瑟在1868年的《上海口语语法》中说到:“现代欧洲语言中,后缀的使用要少得多,介词完成了词缀的职责。在Talar语中,被其他语言称为介词的成分却位于名词之后,因此称作后置词。满语中,间接所有格共4个,形成后缀,书面语中与名词可连可不连,可作单独成分使用。汉语在使用分离的词缀成分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在名词前,有些在名词后。(艾78页)艾氏在这么早就讲清了语言中介词的性质和汉语中有前置介词和后置介词两种情形。”

在主要动词的动作行为发生时,是业已存在的。在早期上海话中多见,又如“为仔”、“随仔”、“傍仔”、“朝仔”、“沿仔”、“得仔”,现今多不用“仔”。

朝,朝仔:向,往,towards。如:“船今朝朝东行是顺风。”(麦 62 页)“北斗星朝仔北哉。”(麦 65 页)今仍用“朝”,也有人用“望[mō]”:“依望此地走过去五分钟路就到了。”青年人已开始用“往[ʔuā₃₃₄]”:“外滩往东一直走。”但“朝仔”已不用。

对于:对。“我个朋友好日之后来,常庄到我塔来话对于伊个太太勿满意个说话。”(布 64 页)今用“对”。如:“我个朋友结婚以后,常常到我搭来讲对伊太太勿满意个闲话。”

对tei[tɛ]:跟。“我对依话:勿曾烧个味,叫生炭;烧红拉个味,叫热炭。”(土 104 页)此句“对”的动词味还重,下面一句已虚化为“和”、“跟”的意义了:“位子排来勿大好,一个学堂里个学生子勿对伊拉分开。”(布 94 页)“对”以后促声化说成“得[təʔ]”,又写作“搭”。如:“我得伊拉讲过几趟。”今用“得”或下词条的“脱”或加上“仔(之)”的“得之”、“脱之”。

替:1. 跟。如:“裱个尺寸,预先要替伊话定。”(松 309 页)“替我开张发票。”(丁 209 页)“叫伊拉替我买两张头等票到南京。”(布 37 页)“铜钱末替我垫一垫。”(布 201 页)以后促声化说成“脱[tʰəʔ]”。今用“脱”,也写作“忒”,如:“钞票末脱我垫一垫。”“叫伊脱我买张报纸。”“得”、“脱”从两处虚化而来,在 30 年代前后完成虚化过程。2. 给。如:“依替我去借一张东洋新报来。”(丁 208 页)在 30 年代丁氏书中“替我”和“搭我”都译为“给我”。今用“脱”。

搭təh[təʔ]:“我也搭老板也认得拉哉。”(布 155 页)这时已经“搭”、“忒tʰeh[tʰɿʔ]”两用,如下句:“我也可以忒依介绍开个户头往来往来,条件也可以搭我一样个。”(布 155 页)这里的“搭”和“忒(又写作‘脱’)",是从开埠时的“对”和“替”演变过来的。后

来在 50 年代又产生了“告[kɔ]”，“我勿告依好了！”“我现在垃告王英打 Email。”一直用到现今。70 年代后期又产生了“帮[p̄a]”，今为中青年常用，如：“我今朝帮依一道到城隍庙去好哦？”“我帮依讲，我勿会答应伊个。”“告”疑是从“教”虚化来的，“帮”自“帮助”的“帮”虚化而来。另有“跟[kəŋ]”自普通话中来，今在青年人中也普遍使用，如：“我跟依讲过，从明朝起，我勿跟依做了！”这是新一轮的无序态，但“得(搭)”与“脱(忒)”，包括“得之”和“脱之”现有衰落之势。青少年多用“帮”、“跟”，其次是“告”。

实词语法化为虚词，在语音上的表现是，往往轻声化或声韵调的中性化含混化。如“替[tʰi]”>“忒(脱)[tʰəʔ]”，“对[dɛ]”>“得(搭)[dəʔ]”，都发生了元音央化和短促化(中性化)的演变。这些介词都与并列连词兼类。

(2) 后置介词

后置介词松江话土词如“外势”、“户荡”等被吴语通用词“外头”、“地方”等取代。

里头,里向:里面。如:“城里头到过歇咯?”(麦 62 页)“桶里向有啥墟?”(土 62 页)“垃拉内地里向,无没出租汽车,也无没大个汽车行。”(布 35 页)今常说“里向”,也说“里头”、“里向头”。如:“桶里向有啥拉海?”“向”是团音字,不是尖音字“厢”,它的语源,笔者认为应是“里许”的“许”,“许”读[ho],有时写作“化”,或儿化作无锡的“里亨[乡下读 hen/ 城里读 hā]”,在上海即声母腭化读作“里向[çiã]”,或作“里墟[hē]”,失落儿化鼻音后作“里墟[hɛ]”。

墟头han deu[hɛdɿ]: 那儿。如:“依要到伊墟头去打切打切看。”(麦 62 页)“到明朝我又到伊墟头去。”(艾 200 页)“拿到黄先生喊头去。”(黄 72 页)“到我喊头来。”(丁 105 页)“日本领事馆末,拉外面大桥喊头。”(丁 97 页)今还见使用,较少偏老,多用“掰搭”,如:“依要到伊掰搭去打听打听看。”“墟”,又写作“海”,

“许”的儿化词,跟上鼻音后又随咸山摄字一起失落弱鼻音,在麦氏书中出现“墟头”时都注音为 hen[hē],在用于“拉墟”时注音有时为 hen[hē],有时为失落鼻音的 hay[he:]或促声化的 heh[heʔ]。旁证如江阴、常州的“墟面”“墟点”都没鼻音,如上海现今,嘉兴为“化[ho](勒化[ləʔho])”,上海地域析自松江,松江分自嘉兴(北宋为秀州)。

墟:边。如:“垃拉上海个西墟筑两个炮台。”(麦 133 页)“我打算到南喊去。”(丁 173 页)“南墟”一度专门指“华界”南市。今改说“西面”、“南面”。

外势:外面。如:“我踉起来,外势去看看。”(土 7 页)“外势”在第二期已淘汰,今用“外面”、“外头”。如:“房间外头堆满垃圾。”

外场:外面。如:“还要话啥?人守本分好,外场事体明白。箇种人,一定保得住个。”(土 10 页)30 年代已不用,今用“外面”。

外头:以外,以上。如:“关税一个月里要收到六万外头。”(麦 63 页)今用“以上”。

下底、下底头:下面。如:“鞋子刷好仔放垃台子下底。”(麦 64 页)“媒垃拉下底头小房子里。”(麦 64 页)此两词今都用,又用“下面”、“下头”。如:“伊拉住垃阿拉下底头。”

上头:上面。如:“墨水瓶放拉书架上头。”(麦 64 页)今用“上面”、“上头”,新派多用“高头”,“高头”借自宁波话。如:“天花板高头吊了一只风扇。”中、老年还用“浪”(即“上”)。如:“床浪”。

户荡:左右。如:“几化呢?——总要五百两户荡。”(土 25 页)“户荡”本义为“地方”,今用“左右”。郊区仍有用“户荡”的。

过边:那边 to the other side。如:“我要走到桥过边去。”(麦 65 页)今用“辩面”或“哀面”。如:“侬要走到高房子辩面/哀面去。”

门前:面前。“坐落汽车里出出进进个辰光,常庄带之保镖坐

拉伊拉门前。”(布 35 页)今很少用“门前”，“门前”偏老，一般都用“面前”。如：“眼门前/眼面前有两条路。”

口头：“四马路，江西路口头，立兴鞋子店，就要开幕快哉。”(布 150 页)今仍用“口头”。如：“伊拉就住垃供电所口头。”岔路用“口”。如：“我住垃南京路陕西路口。”

跟头：旁边。“就拉手脚跟头。”(布 327 页)19 世纪不见用，20 世纪 30 年代用此词，今仍用。如“油瓶摆垃椅子跟头。”或说“旁边”。

头上：时候。“一时头上。”“伊歇头上。”(艾 149 页)今也用。如：“我一时头浪想勿通个。”

(3) 前置介词和后置介词联用

照……能：照……那样。如：“照箇个学生子能，因为伊年纪小啲，总要学三年工夫拉。”(松 296 页)今用“照……甬能”或“照……能介”。如：“照依能介讲，我也去试试看。”

像……能啵，好像……能：像……一样。“细来像浆纱能啵勿牢个。”(松 260 页)“小腿里好像生点啥个能。”(松 41 页)现今用“像……甬能”或“像……一样”。如：“我要像伊甬能去做。”

拉……模样：“我想实在末一定拉下半日两点钟模样。”(布 71 页)今用“垃……左右”或“垃……模样”。如：“生活垃下半日五点钟模样，可以做光。”“模样”偏老。

拿……来，用……来：“来”经常与介词“拿”、“用”联用，引入工具方式修饰语。如：“第个螺丝钉研来勿上担研揩啻来研进去点。”(麦 82 页)“拿一个茶样来看看。”(麦 25 页)“墙周围要用沙来唐。”(麦 73 页)“指甲忒长，用剪刀来修修。”(布 19 页)“依要担绳来拉纤。”(麦 18 页)“可以用旧甌砖来打三和土。”(布 190 页)有时也用“去”，如：“拿洋钱去兑换铜钱。”(麦 28 页)这时趋向是朝远处的。这些用法现今都用，也可以省去“来”。

前置介词与后置介词联用，即框式介词，常用的还有“垃……当中”、“垃……里向”、“垃……旁边”、“垃……浪(上)”、“从……

起”等。这些介词 150 年来无甚改变,只有“垃……浪”或“垃……浪向”今中青年多说“垃……高头”。“高头”自宁波话借来。“垃”中青年常双音节化为“垃盖”,如:“垃盖书包里向”。

(4) 结构介词

补语介词: 来 > 了 > 得来 > 得

来:相当于普通话带补语的“得”。1. 用于形容词后带情态补语或程度补语,构成“A 来补/V 来补”。如:“玫瑰花顶香,并且香来文静。”(松 270 页。玫瑰花最香,而且香得文静。)*“箇只老鼠闹来交关。”(土 12 页)2. 用于动词后带情态补语。如:“阁下勿曾仔细留心啫,刻来粗,颜色亦勿鲜明。”(土 4 页)*“第只马跑来慢来死。”(麦 44 页)*“第幅洋画画来直头可以。”(麦 11 页)*“今年生意好,只好做来开消过。”(麦 28 页)*“第桩事体经手人晓得来蛮明白。”(麦 33 页)3. 用于虚拟的表示命令的祈使句:“羊肉烘来透点。”(麦 36 页)*“第个茶忒淡,还要加来浓点。”(麦 46 页)*“小小心钩,勿要出格,钩来一样粗细。”(松 297 页)*“要泥出轻重来,泥来真正要和。”(松 300 页)到 30 年代,是“来”和“得来”或用,如仍有用“来”的:“迭票货色买来勿强。”(丁 90 页)*“迭头苍蝇多来邪气。”(丁 153 页)*“老底子,婚姻勿大那能好个,因为攀亲攀来忒早。”(布 65 页)*“倘使道理考来勿及格末,无没初领圣体。”(布 85 页)*“做来到界末,是依个面子,做来搭浆,要坍牌之个:我还要齧脱铜钱。”(布 191 页)*“伊晓得来忒晚哉。”(布 295 页。伊晓得得来忒晏睐。此话现今也可用“来”说。)*“我头里痛来吃勿消。”(丁 153 页。此句今也能用“来”说。)*“得来”见下词条。今城区上海话除个别特例外,都用“得”和“得来”,不用“来”,但郊区仍主要用“来”。

得来:“来”再加上“得”,同义叠用。如:“饿得来一把骨头。”(松 51 页)*“汗跑得来大来死。”(麦 14 页)*“生得来蛮体面个小夫子。”(土 63 页)*“我也劝自伊对于伊个先生,要奉顺得来好点。”

(布 65 页)“屋里向个秩序仍旧弄得来一塌糊涂。”(布 251 页)“吓来,吓得来。”(布 327 页)官话用“得”,上海话土话层次用“来”,二者在过渡中的中间状态是“得、来”叠用。在艾氏语法书中,已说到在 19 世纪中叶:“可以发现,受过教育的人常避免使用‘来’,而常用‘得来’代替,但在较低的阶层中‘来’普遍地使用着。”(艾 187 页)今常用“得来”或“得”,如:“写得来忒推扳。”“写得勿好看。”现今还有一种用法是用“了(勒)”,如:“要奉顺了好点。”“篮头吊了高点。”“了”(或写作“勒”)的读音是“来”的声母,加“得”的韵母,是一个合璧词。上海话中现今还在用的叠用词,如“转来——回来”>“回转来。”“一日——一天”>“一日天”。“能介——甯能”>“甯能介”。这是一种解释。然从当时的书中,还发现“来”从“垃(即‘在’)变来的语料,录此备考。如:“踏蹬放垃下点。”(来<垃。麦 43 页)“侬今朝来垃 lay leh [le:leʔ]忒早,还要晚 an[ɛ]点哩。”(麦 163 页)此句前面的“来”是动词“来”、“去”的“来”,后边的“垃”是补语介词的“来”的前身。“垃[leʔ]”可作带补语的介词“来”(即“得”)用。“了(勒)”也可能从“垃”而来。

得:开埠时就有用“得”的。如:“钩起花来,笔里要分出阴阳面,阴面钩得粗,阳面要钩得细。”(松 298 页)但那时的多数句子都用“来”,很少用“得来”和“得”的。

“来”后省去程度补语,“来”即起表示程度大的副词作用:“声气轻来,一眼听勿出。”(松 51 页)“箇个领头,浆来软来。”(土 108 页)

个:用于引介定语给核心词,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如:“两枝桅个船。”(麦 18 页)但领属代词不用“个”,如:“讨之一个舞女做伊姨太太。”(布 63 页)上例不用“伊个”。今多用带“个”:**“做伊个姨太太。”**结构介词的“个”源自于量词“个”。

V/A 个数量:相当于 V/A 数量。如:“三丈进深忒浅,再放个

半尺巴。”“门面忒狭还要放阔个一丈。”(第72页)“我要依萧一大墙比外头房子高个二三尺。”(麦91页)“本地木造起来比外国木强个几化?”(麦73页)在历史上,指动谓词与补语的关系还比较松散,所以宾语还可以插入其间。现今仍有此种说法,较多的场合是不说“个”,如:“用本地木头造起来比外国木头要便宜多少?”

V得个:已然语态。“依个生意一日买得个几钱?”(麦122页)今已不用,用“了”表示实现。如:“依个生意,一日卖了几钲?”

V个:将来语态。“盖末试个一个月月看。”(松296页)“歇个二三年,可以吃桃子者。”(松274页)“生梨末,顶好插个二三日,拿个桃树个头截脱之,乃末拿来接。”(松271页)今也用。也有说不用“个”的,如:“葛末试一个号头看。”

拉个:这里的“个”也是引介定语。“拉”表示到现在已经。如:“捕快是官府设立拉个职司。”(麦120页)“画起来勿要拘执,盖末画拉个像,自然勿死板者。”(松299页)“再分一分轻重,画拉个物事就神气足哉。”(松300页)60年代以后,“拉”表示完成的用法已退化,较少听到使用。如:“画起来勿要拘束,葛末画个像,当然勿会死板了。”郊区仍用“拉”。

能个:那样的。“样色要照第件能个。”(麦79页)“第种能个货色佛荡有勿有?”(麦31页)“中国画画来晓得洋画能个细。”(麦119页)今多说“像……能介(个)”。如:“国画画得晓得没像外国画能介细。”“甯种能介个货色佛搭有哦?”或用“……介”,如:“甯种介个颜色有哦?”

3. 助词

助词变得面目全非。

(1) 结构助词

个:在“V个V”的格式里,表示短时重复。如:“第个板勿光生,要担刨来刨个刨。”(麦81页)“楼阁啞地阁要担水来净个净。”(麦40页)“地上扫个扫。”“玻璃窗啞百页窗要揩个揩。”(麦40

页)现今“V个V”只在郊区用,城区60年代还见用,现今已完全退化,只用“VV”。如:“楼板得地板要拿水汰汰。”但是“V个V”有短时反复V的意思,而“VV”往往只有“V一下”的意思,不强调多几遍,所以意思略有差异。

“V个V补”:“第只凿子钝来死,要磨个磨快。”(麦83页)今说“VV补”,如:“甭只凿子钝勿过,要磨磨快。”

个:连接同位语:“我有眼伤风个毛病。”(麦14页)今一般不用“个”,如:“我有眼伤风毛病。”“我有点胃痛毛病。”

个字结构: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字结构”。如:“买办个晓得货色个行情。”(麦33页)“伊拉拜个末,释迦牟尼啫观世音。”(麦131页)

“个字结构”代职业人品,在早期上海话里派生性很强。如:“领船个”:a pilot。(麦20页)“看门个”,如:“看门个要常庄守垃leh门口头。”(麦44页)“捉鱼个”:“基督一个最有名声个学生子起头是捉鱼个。”(麦93页)“领水路个领到口子里蛮太平。”(麦21页)“姓陈个情愿吃官司勿付,因为伊无没铜钱咯。”(布136页)另如:打铁个,挑担个,换糖个,卖拳头个等,20世纪前50年里,各种打杂活者和三教九流之多,用此称呼极易,故很流行。今有感觉轻视体力劳动者的味儿,故少用或不用。

啥:any。如:“反乱个辰光地皮勿值啥价钱。”(麦77页)“第块地皮下头有啥阴沟啐?”(麦77页)“第位学生读啥书拉哉?”(麦122页)“中国人吃饭勿用啥盐。”(麦97页)在此类话中,现今“啥”经常不用。如:“中国人吃饭勿用盐。”“甭位学生垃拉读书啊?”

(2) 语气助词

语气助词总的发展趋势是受普通话书面语影响而趋于简化和萎缩。

语气助词是汉语中比较特殊的虚词,附着在句后表示全句的

语气。语气助词按其语法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四类。1. 还带有一点儿实义语气助词,如“垃墟”在句尾还残存“在里面”或“在那里”的语义;“在”字结构语法化最后形成的语气助词都是属于这一类的。2. 在句后表示某种语气,句子依赖于该助词而具有新闻性,否则便不成句,如“出太阳哉”的“哉”表示“当下状态”的语气,句子离开了它便只是一个短语,并不能把一个刚发生的事件告诉听者。3. 除去语气助词句子能独立,语气助词附加一个较抽象的语气,没有这个语气助词,就没有某种语气。如“立好”没有“催促”语义,加上语气助词“呀”便附上了“催促”义,又如“我勿去个”这句话中的“个”在不同场合可表示“确实、肯定”或“申明、表白”的意义。这种情形最多。4. 表示一种收尾,即某种类型语气的句子,必用此词作为它语气助词。如表示让步关系的复句,在正句后尾要用个“个”舒缓语气,如“勿浇水末,种子也会发芽个。”又如“老王,快点过来!”这句话中的“老王”本身可以“呼唤”,但如要用语气助词,必是用“啊”,作“老王啊!”双音节的语气助词的语义往往是两个单音节的语气助词意义的联合,有些助词语义是偏义的,偏重于其中之一,也有的表示一个新义,如“伊个事体今朝做勿完个宛”里的“个宛”表示“推测”语义。“个”与“宛”单独作语气助词时都没有“推测”义。

下面集中分析几个语气助词,再看看它们在150年里的变化。

否[va]: 吗,是非问疑语气。又写作“唔”,今写作“哦”。如:“管花园个人垃拉否?”(松264页)“侬要去看戏唔?”(麦7页)“二三十个,有得多否?”(松12页)有啥……否:“第块地皮下头有啥阴沟唔?”(麦77页)“否”是上海话表示是非问最基本的土语层语气助词,“V否”、“A否”是上海话最基本的是非问句式,历史上来自于嘉兴话、松江话。历经150年的种种发展,是非问句的句式吸收了多种,但至今仍是以此类句式出现率最高。

个否[kAvɑ]: 确实疑问。如:“伊做外国衣裳内行个唔?”(麦

78 页)今也用,如:“伊到北京去过个哦?”“个”现读[gə?],年轻人倾向读[fiə?]。

哉[tse]: 又写作“者”。1. 当下实现,当下状态。如:“东家出门去置货哉。”(麦 26 页。The master has gone out of town to buy goods.)“十二点钟敲过哉。”(麦 53 页。It has struck three o'clock.)“东家已经下船哉。”(麦 53 页)“拢总个和约讲定哉。”(麦 53 页)“花开足哉。”(麦 53 页)“什介一话味,我懂者。”(土 33 页)“天开哉。”(布 5 页)“风小哉,停哉,静哉。”(布 6 页)2. 过去式叙事,表示发生。如:“伊去寻马者,侬舍弟因此归来之,等之勿多歇,箇个人转来者。”(土 81 页。伊去寻马了,阿拉弟弟所以回来了,等了勿多歇,搵个人回来了。)“伊看见姊妹哭,就赌气咯,出去避开者。”(土 76 页)“伊个妹妹,听见伊勿管,就哭者。”(土 76 页)丁氏认为:“啊,巧个。”是“现在时”;“啊,巧哉。”是“过去时”。(丁 27 页)3. 已然。“现在日短哉。”(麦 161 页)“自从绑票案子发生,一总有铜钱人家,侬用保镖哉。”(布 35 页)“现在天热哉。”(布 81 页)“看朋友去者。”(黄 40 页)4. 在疑问句尾表示已然。如:“侬今年几岁哉?”(麦 102 页)“现在几月里哉?”(麦 60 页)“侬净衣裳生活做仔几年哉?”(麦 42 页。How long have you been a washerman?)“侬去者否?”(土 22 页。即“你去了吧?”)“侬勿认得侬者否?”(土 68 页。侬勿认得阿拉了哦? 即“你已经不认识我们了吗?”)“勿垃拉。啥地方去者?”(松 261 页)5. 在否定句中表示已然。如:“花子有否? ——勿多者,有是有点拉,只怕勿彀是。”(松 265 页。花子有哦? ——勿多了,有是有点拉海,只怕勿够。)6. “哉”还能用于正在进行的状态,如:“吾拉做者。”(艾 161 页。I am doing it.)艾氏认为“哉”可用于“已完成动作”和“正在完成的动作”。(艾 161 页)“‘秋云呢?’那些做手道:‘来浪来哉,来浪来哉!’”(《商界现形记》2 回 15 页)“相公请上,小人拉里叩头哉。”(《翡翠园》六出 21 页)“哉”后来元音中性化,声母浊化,读

作[ɹə],见于70年代时有的老年人,又见于今郊区。城区上海话今已为“了[ləʔ]”(又写作“勒”)替代,如:“现在日短了。”“花开足了。”疑问句尾的“哉”今也改用“了”,如:“依汰衣裳生活做了几年了?”这显然是上海话向普通话的靠拢的重要变化之一。轻松一点则用“唻[lɛ]”。“等了勿多歇,搵个人回来唻!”“依看,老太太垃垃来唻。”这像是普通话的“了”与上海话的“哉”的语音中间态的词。

“哉”在虚拟语态^①句子中,1. 在虚拟假设语句结尾表示将来必然结果。如:“若使喉咙好,生气清爽,自然字眼着实啉勿含糊者。”(土4页。假使喉咙好,声气清爽,自然字眼着实勿含糊了。)“实盖能末,别人喜欢到花园里来跑跑者。”(松266页)“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盖末依就可以得救哉。”(麦153页)2. 在将来发生的事里表示将行。如:“叫伊来!——噢,来者。”(松264页)3. 表示以后发生,常与“要”联用,作“要……哉”,如:“风停哉末,就要落雨哉。”(布6页)“老爷要搭李家拆亲哉。”(布60页)“伊乃末要讨三填房哉。”(布64页)4. 在可能句中强调可以。如:“剩个五六个正头未有者。”(松269页。剩下来五六个顶芽末可以/有唻)“夜快浇一回有者。”(松267页)“八九个未有者。”(松13页)5. 在条件句中表示以后的结果。如:“侬叫着八个散工束稻啉挑稻,想起来末一日天稻堆也做得好哉。”(布273页)今已都不用“哉”,而用“了”,较轻松的地方用“唻”,如:“搵能介末,别人欢喜到花园里来跑跑了。”“风停了末,就要落雨唻!”

V仔[tsɿ]……哉:这里的“哉”表示实现体句尾已然状态。如:“我亦想着仔一件碰着强盗个事体者。”(土73页)“嘴唇发之

① 本书的“虚拟句”或“虚拟语态”的概念是与事件过去发生和现在发生的陈述句相对立的,表现在上海话的假设句、条件句、祈使句、意愿句、可能句、疑问句中,用来表示说话人所说的话还不是一个事实,可能在将来发生。它采用与一般陈述句表示方式不同的虚拟语法形式。

白者。”(松 35 页)“一部水车拨拉贼偷之去者。”(松 255 页)“仔”在 70 年代时的老年人还用,读[ʔ₁]的多。今已为“了”取代,如:“嘴唇发了白了。”“小王买了几本书回去了。”

V 仔……啞 V……哉: 这里的“哉”表示后动作的开始。如:“担仔钩子啞钓鱼去哉。”(麦 92 页)前面的“仔”表示伴随意义,“担”(拿)的动态动作发生后转为静态伴随后面的动作持续。今说成:“拿了鱼钩钓鱼去了。”“鱼钩拿垃海钓鱼去了。”因为这两句的含义都与旧句意义稍有出入(“拿了鱼钩”只有“拿”的动作完成而无持续义;“鱼钩拿垃海”只有动作“拿”的延续而未表达“拿”动作的发生完成过程),所以现今上海话在说这种“伴随”用法时,往往仍说“仔”:“拿仔鱼钩钓鱼去了。”

个哉[kətse]: 在陈述句中不久前实现:“伊话上礼拜写个哉。”(麦 53 页)“松江已经克复个哉。”(麦 130 页)“衰痞来动勿动个者。”(土 39 页)今用“了”,已没有“不久前实现”的形态表示法。上例作:“吃力来动勿动了。”“伊讲上个礼拜已经写了。”

在虚拟句中表示确实将发生。如“第只表走停哉,又要开个哉。”(麦 102 页)“侬两家头,只得饿煞个者。”(土 4 页)“哉”今用“了”,很少用“个了”,如“秤只表停脱了,又要开个了。”现通常只说:“又要开了。”

过歇个哉[kuɕiʔkətse]: 不久前确实经历。如:“伊块地方我侬前头讲过歇个哉。”(麦 53 页)今为:“伊块地方阿拉以前讲过(个)了。”多不用“个”。

拉哉[latse]: 到说话时已经完成:“小囡晒起拉哉。”(麦 52 页)“饭好吃拉哉。”(麦 50 页)“大个妹妹末,出嫁拉者。”(松 141 页)“现在做味做拉者,还勿曾烧。”(土 22 页)到 30 年代,还用“拉哉”,如:“老早定规好拉哉。”(丁 144 页。即“早已定规好了。”)今已不用“拉哉”,如:“小囡晒着了。”这种说法,不能明确是到现在为止的已然。可以说“垃海”,如:“小囡晒着垃海了。”

“拉哉”在陈述句中表示“现在完成”，但用于虚拟语句，则可以用于将来行为的确认或强调，如：“上海市里我要明朝去拉哉。”今用“垃海”，如：“上海市里我要明朝去垃海。”或“垃海”改“了”。

好拉哉：“好”是表示结果的唯补词，表示实现或结束。“房子收作好拉哉。”(is already put。麦 50 页)“一个礼拜堂造好拉哉。”(麦 50 页)现今只说：“好了。”如：“房子收作好了。”

完拉哉：表示完成实现。“完”是补语，强调彻底。“第只吊炉齰齰完拉哉。”(布 82 页)今说：“第只吊炉已经齰齰透了。”

哉啫[tsɛɔ]：“哉”表示已然，“啫”表示原因。“我想起几个学生子一定无没毕业哉啫，坍伊拉学堂里向个面子。”(布 95 页)今已无“哉啫”用法，只用“啫”。

好哉[hotse]：1. 表示从便从易建议。“问问开电梯个人：草帽部，拉啥地方好哉。”(布 153 页)2. 表示劝听。如：“慢慢教好者。”(丁 39 页)“晏隙点好者。”(即“等会儿吧。”)今用“好了”或“好啵”。如：“到外滩，依乘 126 路电车好了/啵。”今用“好啵”既表“建议、劝听”语义，又表示“完成”语义。两者在语音上有区别。如：“今朝夜里开个会好啵。”表示“建议”的连读调为“33 + 31”；而“今朝生活做好啵。”表示“完成”的“好啵”的连读调是与动词连读的，“做好啵”一起读的连读调是“33 + 55 + 31”。

末哉[meʔtse]：又写作“味者”。罢了：“此地可以写意点味者，不必客气。——承阁下多情，我已经写意得极者。”(土 3 页)今“末哉”还在郊区用，城区用“罢了”或“哦”。如：“此地可以写意点罢了/哦，勿必客气。——承依多情，我已经老写意味！”

在虚拟句中，用在对方的动作，则表示劝听和将可行。如：“乃味勿要怕得者，放心勃转来啷味者。”(土 75 页)“先去淘淘看啫来买嘅哉。”(麦 27 页)用于说话者的动作上，表示承诺、许可、答应。“勿碍个，我来教依末者。”(松 267 页)“正介味者，一定勿话，我勿弄坏哪个事体味者。”(土 5 页)“晓得者，我等老爷个信拉

味者。”(土 136 页)“好个,一道去末者。”(丁 206 页)今用“好味”或“好了”,如:“乃末勿要怕得了,放心晒好味。”“睇眼小菜依吃好了。”“就睇能介好了,一定勿讲出去,我勿弄坏哪个事体好了。”

仔:又写作“之”。1. 用于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叙述句中,表示已然状态,如:“前起头,开过歇一升木作店,后来味关脱之。现在味,拉别人家荡做做生活。”(土 44 页)“就到衙门里起,担银子啫衣裳领之出来,一齐担去,送拨伊个姐妹之。”(土 78 页)“乃末侬舍弟,同伊到镇上去,托拉全盛粮食行里之。伊去寻马者,侬舍弟因此归来之。”(土 81 页)今不用“之”,而用“了”。

2. 用在一般陈述句中,表示现状。如:“可见之小的,满头个火,眼睛蛋出之,问小的是啥人。”(土 89 页)其中“眼睛蛋出之”的“之”,即表示“眼睛蛋(弹)出”的一种状态。今仍用“之”。又如:“后来问伊口号,伊就尴尬啫呆顿顿之,一眼响勿出。”(布 107 页)此句今改“了”。“伊就尴尬啫呆顿顿了,一点讲勿出。”

3. 用在虚拟句中。(1)表示愿望祈请。如:“我想勿出缺啥物事,请老爷话之罢。”(土 106 页)“来呢还是勿来现在话定当之。”(黄 163 页)“之”相当于“要”。今不用“仔”,如:“我想勿出缺啥个物事,请依讲哦。”(2)表示催促、命令:“布个丝辮勿要揸歪仔。”(麦 97 页)“脱下来个草挪脱之。”(松 120 页)“塞头塞起来,塞好之。”(丁 144 页)“马桶倒脱之。”(松 71 页)(3)表示提醒、警告:“用麻线扎住之,再用泥四周围涂没之。”(松 271 页)“去叫船末,船钱讲定当仔。”(麦 110 页)“早点预备好之。”(丁 144 页)“约好之。”“回头脱之。”(丁 144 页)今也用,如:“今朝要交脱个,当心忘记仔!”“仔”可“会”代之。(2)、(3)都是用在句尾“VC 仔”(即“动词+补语+仔”)的格式里,不论是过去、当下和将来行为,“仔”尚未被“了”完全替代。今中年人还说“VC 仔”,“仔”读为清声母[ts]。年轻人多省“仔”字用语调。

去来[tɕ'ile]:用于虚拟语气,在祈使句中表示催促:“客会间

收作好去来。”(麦9页)今又写作“起来”,不用于补语后,只用于动词后,如“大家走起来!”“票买起来!”是催促人做前面动词的動作。“起来”用于祈使句在将来发生的事件中表示催促语气,而用于一般陈述句则表示事件开始,如:“大家走起来了。”“火车开起来了。”句尾要有“了(哉)”。这两种“起来”今都仍用。

拉去[latç'i]: 又写作“**拉起**”: 1. 从动词虚化而来,表示未发生的事,有“在一起、在其中”义,如:“花田沟里,种点大豆拉去。”(松252页。棉花田沟里,种点毛豆垃海。)**“拉去”**原用于虚拟语句表示未发生的事,与已发生的事用“拉”或相对立。今已无此对立,都用“垃海”来说。2. **“拉起”**用于虚拟语态,还能表示强调去做,有“管他怎样也不妨”的意思,如:“反正勿是自家个钞票,大家多用点(拉)起。”“用点拉起”、“吃点拉起”也兼有“在其中”和“程度高”的意义,如“快点加眼油拉去!”“还要叫几十个人拉去。”现今改用“垃海”。如:“反正用爷娘个钞票,吃点用点垃海勿要紧!”3. 进一步虚化,则可以用于一般陈述句的语气,表示现状:“我个银子,侪买之货色个者,现在手里一两银子亦无味拉去,想想别个主意罢。”(土79页。我个银子,侪买了货色了,现在手里一两银子也旡没垃海,想想别个主意哦。)**“暖,痰盂满拉起者,擔去倒脱之,弄弄干净,再放拉搭。”**(土104页)**“管账个授去,搁拉天平上一称,话佬十一两银子拉去。”**(土92页)

今“拉去”仍在郊区用,城区30年代已不用。今常用“垃海”代之。如:“棉花田沟里,种点黄豆垃海。”“管账个接过去,摆垃天平秤上一称,叫啥十一两银子垃海!”

去[tç'i]: **“拉去”**的简式,又写作“**起**”。1. 在虚拟句中表示“在其中”义。如:“袋里摸摸看,有啥去否?”(松50页);2. **“去”**还有“进入”的余义,如“睡不着”说“晒勿去”,反之说“晒去”。如:“我仰拉床上,看窗口里个月光,晒亦晒勿起。”(土6页)**“依夜里勿好晒起。”**(麦44页)今只在郊区用,城里30年代已不用。改

为“拉海”。如：“袋袋里摸摸看，有点啥拉海？”“我晒也晒勿着。”

拉[la]：“拉”原在动词后表示存续体，退至句尾后成语气助词。用于一般陈述句。1. 表示到现在为止的现状。如：“茶叶有几等样咻几等样行情拉。”（麦 31 页）“去脱之皮，风干拉。”（松 305 页）“那住几个长年拉？两个。”（松 256 页）“脚馒头上生一个头疮拉。”（松 41 页）“学来认真否？——总算好拉。到底是小囡，大概白相性重点。”（松 313 页）“徐先生，那能今朝倒有空拉？”（土 25 页）30 年代仍用：“晒适意拉，勿要惊动。”（布 304 页）“现在比方电气，伊个好处固然是交关大拉。”（布 204 页）“果然好看个，但是伊交关伤害皮肤拉。”（布 236 页）表示到现在为止保持的现状。2. 表示程度高，如：“傢傢生生办齐伊，少不可缺二三十千铜钱拉。”（松 308 页）“五六千是勿肯个，要一万拉。”（松 11 页）“侬勿要拉我，我个脚跌来痛极拉！”（土 63 页）30 年代仍用：“听得话第张片子拉美国做个辰光，门票卖到十个美金拉。”（布 164 页）此用法实际也从表示现状引申出来的。3. 表示存在：“第趟末，完全是开汽车个人差个，因为有红灯拉，车子勿能够开过个。”（布 115 页）“拉”今还在郊区用，城区用“拉海”，能表达这些语气。如：“去脱了皮，风干拉海。”“徐先生，哪能今朝有空拉海倒？”这类句子现今中年人和年轻人也常省去语气助词，失落此形态，失去现状，存在语义。如：“去脱了皮，风干。”“徐先生，哪能今朝有空倒？”

“拉”进一步虚化也可用于虚拟句。“拉”在陈述句中表示现状语气：“徐先生，那能今朝倒有空拉？”（土 25 页）这是到现在为止保持的现状。但用在虚拟语态中，则表示将来行为的确认和强调，如：“侬明朝担只钵拉，恐怕掙完之花，还要钵稻拉里。”（松）“我想要造念幢拉，造十五幢末，损失好多地皮。”（布 192 页）在疑问句中表示拥有存在，如：“侬兄弟几个拉？——拢总三个。”（松 111 页）今用“拉海”，或失去这个形态而不表示。如“侬兄弟几个

拉海?”“依兄弟几个?”

要……拉:表示程度高语气。如:“中国有顶宝贝个书,要买几百洋钱一部拉。”(麦 114 页)“五六千是勿肯个,要一万拉。”(松 11 页)“第只马要三十两银子拉。”(松 11 页)“五斤肉十块洋钱拉。”以上的句子都是表示当下的。今用“拉海”：“五斤肉十块洋钱拉海!”多数是不用而改“要”：“五斤肉要十块洋钱!”

VO 拉:1. 表示一直至今:“令尊拉海关上做几化年数?——家父做念五年拉。”(布 48 页)2. 表示“现状”：“店门关拉,沿街路有扇窗,里向味点盏灯拉”(土 73 页)3. 表示“存在”：“依弟兄几个拉?——拢总三个。”(松 141 页)今不用“拉”,用“拉海”,或不用语气助词,用副词弥补失落的语义。如:“依现在弟兄几个?”“我爷一直做了十年。”

拉哩[lali]:又作“拉裹”。1. 表示性质状态的延续,如:“因为麦价大,杀面强勿落拉哩。”(麦 106 页)“若使母亲个病佬,有危险个,格味要多耽搁几日拉哩。”(土 122 页)“侬花田也勿曾铲好拉哩。”(布语 125 页)2. 表示“人家讲事情时,动作还继续存在。”(布语 125 页)如:“侬花田也勿曾铲好拉哩。”“我个先生勿曾转来拉哩。”(布语 125 页)3. 表示“现状”语气:“贵甲子?——还小拉哩,今年不过廿四岁。”(土 1 页)“慢点去,天早拉哩。”(土 18 页)“老爷等一等,还有一块皱拉哩,要衬一衬。”(土 108 页)“我欠依三百铜钱拉哩。”(土 79 页)“还有一个末一季岁拉哩,走也勿会得走拉哩。”(布 70 页)“一个可以上场做生活个者,还有一个新来佬,勿局拉哩。”(土 36 页)4. 在虚拟句中表示强调,如:“因为麦价大杀,面强勿落拉哩。”(麦 106 页。因为麦个价钿大得来,面粉便宜勿下来拉海。)“哈,勿错,要去叫裱匠来,糊个糊拉哩。”(土 123 页)在虚拟的“要……拉哩”句中,表示对事件的强调。如:“好个,还要安排伊等个房子拉哩。”(土 102 页)

30 年代“拉里”还在用:“拉小辰光五六岁已经起头定亲哉,

伊拉各人个性也勿晓得拉哩。”(布 65 页)“不过依是我老主顾,后来再要依拨点生意我拉里。”(布 193 页)

今“拉里”不用,统用“垃海”。如:“还小垃海,今年只有廿四岁。”“不过依是我老主顾,以后再要依拨我点生意垃海。”年轻人更新一点,把这两句的“垃海”都略去。

哩[li]: 又作“裹”。“拉里”的简缩。1. 表示现状。如:“现在十点半勿能满哩。”(麦 162 页)“大个姑娘已经出嫁,小个姑娘还垃拉屋里里。”(麦 127 页)2. 表示“近过去”的语气,相当于北京话的“来着”的一个义项。如:“我转来得勿多几日里。”(土 60 页。我回转来旣没几日垃海。《官话》:“我是新近回来的。”)3. 表示“指明”的语义。与“未”一起构成“未哩mele[mili]”,是“*It is not yet* 早着呐”的意思。如:“十二点还未哩。”(麦 164 页)“未”在这里是表示还有很长时间。“未哩”表示还有很长时间的现状。现今也说:“论到依评着教授,未[mi]唻!”4. 用于虚拟将来行为中,表示确认或强调语气,如:“等两日我还要到宝号里来,候候哩。——勿敢当。”(土 16 页)“依今朝来垃忒早,还要晚点哩。”(麦)5. 表示意愿的虚拟语气:“兄台请上坐,去要拜一个年哩。”(土 18 页)“去拉第个几日里向,还要到府上来,替老弟送行哩。”(土 18 页)现今都能用“垃海”代之,如:“现在十点半勿到垃海。”年轻人此语貌多已退失,如只说:“现在十点半勿到。”“依今朝来得忒早,还要晏一点。”

个哩[kali]: 1. 在虚拟的可能句和否定句里,“哩”与表示“确实肯定”的“个”一起,表示对行为的确认和强调,如:“一幅画旧之,还好裱个哩。”(松 310 页)“伊个生意,还可以撑得住个里。”(土 58 页)今说“一幅画旧了以后,还好裱个。”“伊还旣没起来垃海。”2. 在一般陈述句里表示“现状”语气,如:“伊勿曾起身个里。”(土 70 页)“老爷啥叫热炭耶?——依正真是个糊涂人,连热炭还勿曾晓得个哩。”(土 103 页)今改用“唻”或“垃海”,如“伊个

生意,还可以撑得住唻/垃海。”“伊还旡没起身唻/垃海。”

从以上词条可以看到,老上海话中的许多较有细微语义差异的不同形式的表示法,今统用“垃海”概括之。年轻人更倾向于丢落“垃海”语气。

垃墟(垃海):在 30 年代有虚化为语气助词的记载,写作“拉喊”、“拉涯”。1. 表示“现状”语气,如:“快拉喊。”(丁 66 页。即“快了。”)“多一只拉喊。”(丁 133 页)“楼上空拉喊。”(丁 133 页。丁译作“楼上空着呢。”)“满拉喊。”(丁 133 页。丁译作“满着呢。”)“我告侬去买一块洋钱橘子,那能只有三两只? 侬勿要揩油拉涯! ——我勿揩啥油,因为第歇橘子是来得贵啫。”(布 151 页)“侬勿要揩油拉涯”即“侬勿要揩油”,附加一点“在那儿”的意味,或有“侬勿要拉里向揩油”的意思。现今上海话中“垃海”的虚化用法在中老年人中还较普遍,如表示“现状”语气:“汗衫拖出垃海。”“伊拉接勿着人,急煞垃海。”表示“存在”语气:“我买了交关物事垃海。”“我还有几块洋钱垃海。”2. 表示“程度高”的语气:“五斤肉十块洋钱垃海。”表示“在里面”:“我加了 500 元垃海。”“垃海”的从“在里面”向“在那儿”中性化变化,以及走向语气词化,是上海话第三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不过到 21 世纪在年轻的上海人以至部分中年人中,“垃海”的语气助词用法已开始退化,如只说“侬勿要垃海揩油。”“汗衫已经拖出来了。”“伊拉接勿着人,急煞了。”“我已经买了交关物事。”“我现在还有几块洋钱。”“五斤肉要十块洋钱唻!”“我加进去了 500 元。”一些体貌意味的标记有的改用副词性词语表示,有的失落不说出了。

个[kʌ]:1. 表示确实、肯定。如:“挪荡行里麻啫夏布买个啫?”(麦 26 页)“做过歇啥生意? ——我开过歇药栈。——拉城外个是否?”(土 16 页)“前头去,自家亦做生意个呢啥?”(土 16 页)“箇多化事体,啥人话拨阁下听个?”(土 42 页)“原拉箇月店里做生活个呢,还是到别人家店里去,做生活个?”(土 37 页)2. 表示

近过去。如：“老弟今朝是头一日出来是否？——我昨日出来个。”（土 18 页）3. 申明、表白。如：“勿碍个，我来教依末者。”（土 266 页）今读[*gəʔ*]，年轻人常读[*fiəʔ*]。三种用法今仍用。如：“伊拉勿来请，我勿去个。”（表示确实、肯定。即“他们不来请，我不去的。”）“依脱啥人吵相骂个？”（即“你跟谁吵架来着”）“标语勿是我写个。”（表示申明表白）

“个”在虚拟句中，1. 与“要”、“会”联用表示预言：“伊板要坳坳个，索性勿要去管。”（土 45 页）“勿要换得新个。”（土 37 页）“阿要写啥纸张个？”（土 37 页）2. 让步句的正句结尾。如：“倘使花子无得，花秧也好个。”（土 265 页）今也用。如：“多用勿会坏脱个。”“要是旡没近个，远一点页可以个。”“个”现今还有“提醒、警告”和“禁止”语气。如：“乱穿马路要轧杀脱个！”“勿好进去个。”

唏[*ci*]：“歇”的舒声读法，形成原因像“一会儿”一样，“歇”的儿化“歇儿”失落儿化尾后将后塞音带走，今郊区“坐一歇”还说成“坐一醒”（“歇歇”说作“醒醒”）或“坐一唏”，就是有儿化和丢失儿化的两种读法。“中国郎中身体里五脏六腑勿曾看见唏。”（麦 164 页）这里是经历体的用法。今只用“过”或“过歇”。如：“五脏六腑旡没看见过。”

“歇”的虚拟用法，与“拉去”、“去”的“管他怎样也无妨”一样的意思。如：“若使平常落下来果子啫勿多，让伊落拉地上歇。”（土 34 页）这里的“歇”，今已不用，“歇”用“好啵”代替。如：“假使平常落下来个果子勿多，让伊落拉地浪好啵。”但“让伊去歇”或“让伊去唏”形成固定用语现今仍用，即“随他去”的意思，如：“伊欢喜起劲来死做，让伊去唏！”“歇”也可以不说出，如：“窗帘坏脱了，让伊去！”或“让伊去好啵！”

好拉嘞[*həlaɕi*]：才好呢。“拉唏”在虚拟句中表示强调语气。“嘞”即“唏”。“总要教郎中来看个看好拉嘞。”（土 2 页）“安心调养调养味，好拉嘞。”（土 2 页）今在郊区仍用，城区用“再好垃

海”，如：“总要叫医生来看一看再好垃海。”

呢[nɿ]：表示疑问。1. 特指问。如：“傢生也无得，那能种呢？”（松 265 页）“那能比昨日倒换来多者呢？”（土 120 页）“难味那能呢？”（土 12 页）2. 正反问，有确认义。如：“好呢勿好我勿晓得。”（松 30 页）用于特指问今又读[neʔ]。今都用，如：“我个手机呢？”“去呢勿去，我一时拿勿定主意。”不过，正反选择，今一般用“还是”，如：“去，还是勿去，我也勿晓得。”

呢啥[nɿsa]：确认问。如：“勿懂呢啥？”（松 30 页）“有啥贵恙呢啥？”（土 2 页）“官座里有人吃物事，亦可以个呢啥？”（土 119 页）“老爷要净浴呢啥？”（土 128 页）“哪个贵乡亲话，前头相帮歇阁下过，真个呢啥？”（土 80 页）今只在郊区用，城区改用“是否”或“阿是”，如“勿懂是哦？”“真个阿是？”“先生要汰浴是哦？”“依是老师，阿是？”

啫啥[ɬsa]：表示这回事的语气。如：“倒勿是啫啥，又碎之一个者。”（土 125 页）“拾材啫啥侬拉殡仪馆里向。”（布 73 页）原是“等等”的意思虚化而来。今仍用。如：“倒勿是看勿起伊啫啥，本来就轮勿到伊。”“勿是勿相信依啫啥，大家侬勿参加了。”但“啫啥”前省略本事的用法今已不用。

么mô[mo]：反诘问。如：“侬两家头，前头拉张老二屋里，一只台子上吃酒个，忘记者么？”（土 5 页）“阁下个令友，难道是外行么？——眼勿错。”（土 32 页）“自家肯用心，学问还怕有啥勿进境个么？”（土 8 页）今用“哦[va]”或“吗[ma]”。如：“侬个朋友，难道是外行吗/哦？”也用“啊[A]”。

宛wé[ue]：现今上海话中无此词，“宛”是苏州话里的常用语气助词。在 150 年前的著作中，《土话指南》中有几例。1. 与“个”合用的“个宛”，表示当然、应知、无疑的语气。如：“阁下可以自家登之几间，多下来味，担来再租拉别人个宛。”（土 13 页）；“侬兄弟淘里，平素日脚，和睦个宛，那能伊忽然间，要分起家来呢？”

(土 29 页)现今上海话用“个末”表示。如：“佛弟兄淘里,平常日脚和睦个末,哪能伊突然之间要分起家来呢?”2. 与“拉里”联用,“宛”表示推测语气。如:“箇是要换一个新个弦拉里宛?——勿要换得新个。”(土 37 页)现今用“个末”代之,如:“葛是要换一根新个弦个末?”3. 与“拉者”联用,“宛”表示当然、无疑语气。如:“两只袖子朝外面一折,乃迭拢来味,是拉者宛。”(土 117—118 页)今用“末”,如:“乃叠拢来末,是癖能末。”“长辈末,应该带头末!”4. 与“拉个者”联用,“宛”表示反驳语气。如:“是者,是者,刀叉啫钞、油瓶、盆子、衬盆、筷,侬有拉个者宛。我想勿出缺啥物事,请老爷话之罢。”(土 106 页)今用“啫”,如:“盆子、筷子,侬有垃垃海啫,还缺啥物事? 依就讲好了。”“我并阮没告诉伊啫!”

吡[ɔ]: 表示告知。“等开市起来,我来恭喜,吡!”(土 26 页)今仍用。

耶[ia]: 1. 与“啥”配合的疑问语气词。“啥叫零碎耶?”(土 118 页)“伊拉做啥个耶?”(土 119 页)“老爷啥叫热炭耶?”(土 104 页)2. 表示感叹:“喔,谢谢侬耶!”(布 34 页)今都作“啊”,如:“喔,谢谢侬啊!”

罢[ba]: 1. 表示劝听、商量的语气。如:“我想勿出缺啥物事,请老爷话之罢。”(土 106 页)“今朝美阴,着大衣罢。”(丁 197 页)2. 表示承诺、许可的语气。如:“箇个银子,换拨拉侬之罢。”(土 89 页)“走罢!”“转去罢!”(丁 196 页)3. 表示郑重。如:“请迭面坐罢。”(丁 112 页)4. 表示“催促”语气。如:“趁勿落雨,早点走罢!”“趁天无没夜,早点转去罢。”(丁 112 页)“今不用“罢”,改用“好了”或“戙”。如:“我想勿除缺啥个物事,请老爷讲好了。”“癖个银子,换拨拉侬戙。”

末[məʔ]: 用于虚拟疑问句尾,与“要”联用,表示迟疑或不耐烦的意识。如:“第本书将要买末?”“扫地要扫末?”(布 161 页)今用“勿啦”:“扫地扫勿啦?”

咿[ka]: 表示需确认味较重的选择问。“依个脚生病啫个伊还是跌啫咿?”(麦 16 页)今用“个啊”,如:“依个脚是生病啫折个还是跌交啫折个啊?”“依介猛门,到底是吃饭长大还是吃污长大个啊!”

讶介[ia ka]: 表示强催促。“讶”为催促,“介”似乎有点强调,加强力度。“跑讶介。”(布 341 页)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语气词,两个音节中间有个较大停顿,在松江大区方言中大部分郊区今仍用,另可表示强肯定:“是呀,介。”表示强疑问:“去勿呀,介?”30 年代在布氏课本中仅见一例。今上海城区已不用,表示强催促用“呀”用加重复来表示,如“跑呀,快跑呀。”由此也可见,过去的许多形态表示法,在 150 年中,渐渐退化,而为其他结构形式所取代,如这儿的重复形式,改用副词形式等。

“助词”还包括“提顿助词”和“体助词”,分别见于“话题”一节和“句子的体”一节。“连词”见于“关联复句”一节。

4. 叹词

叹词基本不变。

这里仅选入在早期书著中出现的几个叹词加以分析。

噢o[ɔ]: 表示应答:“噢,等伊再要惹别人,先生罚伊重点补赎。”(松 314 页)“呬,侬是者。”(土 136 页。《官话》:“都知道了。”)“等侬叫车子来!——呬,晓得者。”(土 108 页)“靴担箇双短梁个来。——呬!”(土 108 页)今也如此用。

喏no[nɔ]: 表示指明:“喏,就是箇个人,旧年屋里有丧事,再三再四,来求教我。”(土 71 页)“嚙,还有箇个,做起啥来,心勿拉肝上。”(松 314 页)今也如此用。

哈e[ɦe]: 今俗写作“咸”。表示对、肯定(是的):“哈,勿错,要去叫裱匠来,糊个糊拉哩。”(土 123 页)今也如此用,如:“咸,一点勿错。”

暖ai[ɛi]: 表示提醒或呼唤。“暖,痰盂满拉起者,擔去倒脱

之,弄弄干净,再放拉搭。”(土 104 页)“喂,大老官,此地到张家棚是朝东个否?”(布 34 页)今也如此用。今上海话不用“喂”表一般呼唤,而用“哎”,如:“哎,侬脱我一道去好哦?”用“喂[ʔuE₅₂]”说是表示不够客气的招呼,如:“喂,声音轻点!我要看书。”但“喂[fiuE₂₂₃]”,则是打电话时的首次招呼。如:“喂,依是啥人?”

噢唷oh-yoh[oʔioʔ]:表示不耐烦或惊呼。“噢唷,看看依个袖子看!碗打翻者,快点檐台布来,揩个揩。”(土 107 页)今也如此用。

喔oh[oʔ]:表示回音。“喔,谢谢侬耶!”(布 34 页)今也如此用。

以上列举的几个叹词 150 年来用法都无变化,由此可见,叹词是最难改变的词。

40 年代布氏语法中还收入了几个叹词,它们是“哦 ngou [ŋu]”、“喔 ôh[ɔʔ]”、“喔唷唷 ohyôhyôh[oʔioʔioʔ]”、“喂哟 aiyôh [E:ioʔ]”、“咿 i[i]”、“诺 noh[noʔ]”、“咦 yi[ji]”、“喔唷 ohyôh[oʔioʔ]”、“喂 wei[uei]”、“呔 p'ei[p'ei]”(布语 123 页),今都在用。

在虚词两节的结尾处,有必要利用詹姆斯·萨默思 1853 年所记的 *Prepositions and Conjunctions, &c.* 一栏下共 28 个词(萨 12 页),把它与现今的新派用词作一比较(将其罗马拼音改作后来著作中的通用汉字)。如下表:

	1853 年	2003 年	同
in	垃拉	垃……里向	-
with	同	告,帮	-
from	打	从	-
by	用	用	+
above	上头	上头	+
below	下头	下头	+

behind	后底头	后头	-
before	垃拉面前	垃拉前面	+
near	墟头	附近	-
without	旣没	旣没	+
upon	浪,上	高头	-
on this side	第摆片	耨搭边	-
on that side	故摆片	哀面边	-
without	外头	外头	+
within	里向	里向	+
amongst	当中	当中	+
across	过去	横过去	+
not	勿	勿	+
if	若是	如果,要是	-
because	因为	因为	+
therefore	葛络	葛佬,所以	+
but	难末	但是	-
and	搭仔	告,帮	-
why?	为啥啫	为啥	-
then	贴正	当时,正好	-
there	第搭	哀面	-
where?	阿里	阿里搭	+
before	前头	前头,前面	+

比较结果,如果萨氏未记错的话,其中的 14 个词,现今用词已经改变,占总数的 50%。

四、进行体、存续体、实现体、完成体、 经历体、反复体等的变迁

关于上海方言的时态,在那些上海方言书上,英美学者从英语出发作过一些对比,尽管研究得还是不够成熟的,但录下他们的分

析,可以扩展思路,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1853年萨默思认为:现在时态用“看见仔”,过去时态用“看见歇”,将来时态用“要看见仔”,祈使形式用“看见仔”,可能形式用“可以看见仔”,现在进行时态用“垃拉看见”。(萨9页)1920年卜舫济认为:一般现在时为“我吃”,现在进行时为“我拉里吃”、“我拉吃”,一般过去时为“我吃个”,过去进行时为“我拉拉吃”,过去时强调形式为“我是吃个”,完成时为“我吃哉”、“我吃拉哉”、“我吃过哉”,过去完成时为“我已经吃哉”、“我已经吃拉哉”、“我已经吃过歇哉”,将来时为“我要吃”。(卜13页)以上两位传教士对上海话时态的分析是初步的,笔者依据上海话的历史语料,对上海话句子的体尽量作一个客观的分析,并说明上海方言的体的概貌及其变迁。

1. “拉”系统

(1) “拉”的语法化过程:

垃 > 垃……拉 > 垃拉(拉)

动词“在[ze:]”,在上海话里语法化的同时,语音含混中性化,声母流音化,读作“来[le:]”。后来韵母又中性化,读成促音韵母[leʔ],记为“垃”。艾氏又记为“勑”(1869,1页)。“垃”进而离开句中心位置虚化作介词用,与表示集群的“拉[la]”(即“伊拉”、“阿姨拉”或下两例的“亲朋拉”、“伙计拉”的“拉”：“新年里穿仔新衣裳啫亲朋拉拜年。”麦147页;“大哥,刻刻我到栈里去,寻阁下,伙计拉话,到之西街去者。”土52页),构成“垃……拉”的介词结构,作“在……那儿”解,如“垃娘舅拉”,表示远指;后来中性化表示中性的亦远亦近的“在……那儿”。再进一步抽去了中间的名词性词语,形成了“垃拉”形式。“垃拉[leʔla]”也可以作动词用,表示“在”或“在那儿”的意思,又虚化作介词用,成为“垃拉……”、“垃拉……里向”等。整个语法化的过程在150年前的上海话书著中都能追索其踪迹。

“垃”或“拉”作动词用，如：“勿拉屋里。”“勿拉上海。”（艾 77 页）“伊有一座房子，要出租。——拉啥地方。——拉北边安福街上。”（土 13 页）“伊今朝拉屋里，勿做啥事体。”（沪语开路 5 页）“垃拉[leh-la[le?la]]”作动词用：“管花园个人垃拉否？”（松 264 页）“垃拉花园南面。”（松 264 页）如：“印书房垃拉 leh la[le?la] 我侬后头。”（麦 66 页）“我常常垃拉外头佬，所以勿晓得箇件事体。”（土 32 页）“垃拉[le?la]”在 19 世纪中叶就可以读作两个入声韵尾，如：“玻璃盃垃拉 lehleh[le?le?]那里？”（麦 5 页）“钥匙垃拉 lehleh[le?le?]抽屉里。”（麦 3 页）“马鞭子垃拉那里？”（leh leh. 麦 43 页）今多按赵元任写作“辣[la?]”、“辣辣”。有的书前字写作“勒”，如：“勒 leh[le?]拉勿勒拉？——勿勒拉。”（艾 77 页。“勒”音同“垃”）也有单音用“拉”的，如：“俞先生拉店里否？——垃拉。里向坐。”（土 46 页）为叙述方便和体现延续性，本书沿用“垃”、“垃拉”的字样。

“垃”或“拉”作介词用：“玉桂出垃啥地方？”（麦 8 页）“黑笔落垃白纸上旣啥话头。”（麦 76 页）“有啥勿肯，就是老爷教我，踈拉汤里，跳拉火里，我亦要跟去个。”（土 112 页）“衣裳摺好拉衣橱里。”（麦 39 页）偶尔也记作“来”lay[le:]，如：“叫铁匠来门上做一个铁门。”（麦 89 页）也有写作“来”，而“来”音也记作 leh[le?]，如：“担缆绳来带住来桩脚上。”（麦 19 页）“今朝要上茶叶来栈里。”（麦 25 页）“垃”也可作“到”用，如：“难朝后日多挑点水垃浴缸里。”（麦 39 页）今仍用，如：“肉桂出产垃啥地方？”“乃以后每天多挑点水垃浴缸里。”“垃拉”也可作介词用：“垃拉前门有啥人？”（麦 9 页）“垃拉门前种花园拉个。”（麦 66 页）今也仍用，如：“我垃拉床高头看书。”“伊坐垃门口头。”

“垃拉”（通常合音作“拉”）进一步语法化，在动词前表示句子所述事件正在进行的进行体，在动词后表示所述事件动作结束后其状态在延续的存续体。

(2) **进行体**,表示事件正在进行。

进行体在 150 年中基本不变。

进行体用“垃拉 V”或“拉 V”表示。如:“依现在拉 la[la] 做啥唔?”(麦 40 页)“有几个徒弟拉学生活。”(麦 83 页)“先生拉叮嘱末,用心听好!”(松 312 页)“嚙,第个起头末,勿用心;第两日,到好拉,而且稿子里向拉长进。”(松 314 页)“大概人齐拉落秧者,我稻还勿曾浸里。”(松 252 页)“那里一位先生拉教书?”(土 8 页)“若使偷出去卖之,有我拉经营个。”(土 34 页)“壕沟里面垃拉筑条泥墙。”(麦 133 页)到 30 年代双音节“垃拉”用得较多,如:“伊拉今朝垃拉分红蛋。”(布 59 页)“伊末正垃拉预备嫁妆啫叫人发帖子。”(布 61 页)“药嘞拉吃哦?”(黄 60 页)也有用“拉”,如:“我听得有人话依拉寻一个体育教员。”(布 92 页)“有人拉寻依。”(黄 36 页)“托依个事体拉办哦?”(黄 60 页)现今仍用“垃拉”或“垃”。如:“有人垃寻依。”“伊拉今朝垃拉卖啥?”“广场浪垃拉唱戏。”现今“垃拉”读音为[lAʔlAʔ]或[lvʔlvʔ],赵元任 1928 年时已为两个同音促声音节,写同音字作“辣辣”。今年轻人可用自“拉海”变来的“垃盖”与“垃拉”通用,如:“拜位先生垃盖上网。”

(3) **存续体**,表示动作发生后其状态在延续或存在。

“V 拉” > “V 垃垃”和“V 垃海” > “V 垃盖”

《何典》中的“却又关紧在那里”、“活死人自向客位里坐地”中“在那里”和“地”就是存续体的用法。150 年前准确记录是“V 拉[la]”。如:“伊听见之,就记拉。”(麦 98 页)“哈,弄神老弟等拉。”(土 29 页)“老爷交代拉,话啫若使拿来味,放拉味者。”(土 47 页)“老爷,郎中话拉忌生冷个物事耶。”(土 112 页)“勿是告依拉白相辰光,响也勿响,动也勿动,呆橛橛能立拉。”(松 312 页)“厅堂上一个人,手里擔之一个包裹啫坐拉。”(土 21 页)“拉报丧条上写拉是十点钟。”(布 71 页)“拉”也能用在动词的结果补语后:“皮用竹头撑开拉,日头里仔啫晒干个。”(麦 114 页。即“皮用

竹子撑开在那儿,在太阳底下,所以晒干的。”)“指甲留长拉勿便当。”(麦 14 页)“伊只闹钟拉走否?——勿,停拉。”(丁 135 页。哀面只钟垃垃走哦?——勿垃走,停垃海。即“那个闹钟在走吗?——不,停了。”)作者董卓认为前句是“进行类”,后者为“停着类”,这是日语称呼。40 年代后变为用“垃海”或“垃拉”。如:“伊手里拿了一只包裹坐垃拉。”“垃条子浪写垃海是十点钟。”现今青年人和部分中年人已将“垃拉”和“垃海”的不同用法简化为“垃盖”,上面两句说成:“伊手里拿了一只包裹坐垃盖。”“垃条子高头写垃盖是十点钟。”

作“给”解的“拉”可能是自此引申而去的,见下一例既有存续又有给予的意义:“格味年常打出来个米,留拉自家吃呢,还是祟脱个?”(土 32 页)下例兼有存续、介词意义:“第个零碎货色要包拉一起。”(麦 32 页)以下三例“拉”完全作“给”用了:“一塌括腊仔包拉依要几化银子?”(麦 72 页)“应用几化砖瓦,侬肯赊拉我个。”(土 28 页)“虽然送拉我,我亦勿要。”(麦 33 页)

(4) “V 拉”用于虚拟句

1. 与“要”联用,表示将来语态,表示预先确认和强调程度高时间长,有夸张口气。如:“修补第只船银子要费脱汰拉。”(麦 84 页。即“修补这条船要花费很多银子。The expense of refitting this ship will be very great.”)“后来小心,要记好拉。”(土 98 页)“第间房子里物事要出空好拉。”(麦 40 页)“照箇个学生子能,因为伊年纪小佬,总要学三年工夫拉。”(松 296 页)“五六千勿肯个,要一万拉。”(松 11 页)“小个建筑,如同十几万洋钱末,要两成拉。”(布 193 页)“男家拿来个铜钱勿论多少,我要忒小姐保存拉佬搭之嫁妆一淘拿 nè[nɛ] 过来。”(布 62 页)“我起码要到八点钟到拉。”(布 222—223 页)这种用法现今多不用“拉”,如:“修补疳只船,钞票要花费脱交关。”“疳间房子里个物事要出空好。”“我起码要到 8 点钟到。”“总要学三年工夫!”如用,用“垃海”,如“总要学三年

辰光垃海。”2. 用于确认将来发生的事。如“蜡烛火要吹隐拉。”(麦 39 页)“房子要开年分拉。”(土)今用“垃海”,如:“房子要明年分垃海。”或说“房子终要明年分。”用“副词”来替代形态。3. 表示祈使义。“拉”用在动词后有祈使义,表示准备好接受某动作的意思。如:“听拉,一命之荣,称得,两块竹片,拖得。”(土 98 页)“听好拉!一定有旨味个。”(土 97 页。即“听着!一定有滋味的。)”“主教要到快哉,侬去登拉钟楼上望拉。”(布 83 页)“再去通知各个典当叫伊拉留心好拉。”(布 118 页)这种用法现今用“垃海”,如:“听垃海!勿要随便走开!”“听好! / 听好垃海! 勿要思想开小差!”用了“听好”,可不用“垃海”。

(5) “拉”的其他用法

A 拉:表示性状的延续。如:“水路来快啗? ——快拉。”(麦 17 页。only so so.)“就是生活,亦坚固新拉,一些无啥挞浆个。”(土 27 页。新:些儿)也有“A 补拉”,如:“堂里个轿子怕来,轿衣旧完拉哉,要换个。”(布 32 页)今前句用“个”,后两句用“了”如:“水路来快哦? ——快个。”“堂里个轿子怕来,轿衣旧光了,要换个。”老一点,后两句可用“垃海”。

好拉:1. “好拉”有点惯用性,表示“还行着”的意思。如:“学来认真否? ——总算好拉,到底是小囡,白相性重点。”(松 313 页)“自家一向好拉否?”(土 5 页)“终要请郎中来,吃帖把补药,安心调养调养味,好拉嘞。”(土 2 页)“什介能总要教郎中来,看个看啗好拉嘞。”(土 2 页)年轻人不用“拉”或改“垃海”,如:“依辮抢里好哦?”“依辮抢里好垃海哦?”2. “好”加重“拉”的意义。“听好拉!”今用“听好垃海!”偏旧,保持“延续”的意义,年轻人用“听好!”便失去了一点意思。丁卓将国语“写好了放着”与上海话“写好拉”对应。

在拉:在表示“健在”义时,上海话当时还用动词“在”,“在拉”表示状态延续的“存续体”,如:“孔夫子话,爷娘在拉勿好出

远。”(麦 125 页)“在拉否”表示到现在为止还健在吗:“依个父母秃在 tsay[dze:] 拉唔?”(麦 124 页)今已不用,改为“垃拉”,如:“依爷娘侪垃拉哦?”

用“有”带的“拉”,表示存在、具有状态的延续。

有拉:“斜凿啫锯子未有拉。”(松 265 页)“乃末傢生有拉者。”(松 267 页)“现存个末,十块洋钱一双,店里向有拉。”(布 154 页)今用“垃海”,如:“纸头、毛笔侪有垃海。”或用“垃拉”:“乃末家生有垃拉了。”

有 O 拉:“北面有一块空地拉。”(松 264 页)“依姊妹有否?——有两个拉。”(松 141 页)“有是有点拉,只怕勿彀是。”(松 265 页)“菊花末,五颜六色,有轮百样拉。”(松 269 页)“我有个亲眷拉。”(土 135 页)“鱼个种类也有好几种拉。”(布 174 页)“有 O”后面的“拉”有向语气助词进化的趋势,倾向于表示“现状”或“存在”的语气。见“语气助词”节“拉”。

“拉个”作定语:存续体结构可以作定语,形成“V 拉个”(“个”相当于“的”)结构:“我还依拉个行情买勿买?”(have offered you. 麦 31 页)“担拉个物事我月底啫总算。”(麦 37 页)“船舱哩装拉个啥货色?”(麦 18 页)“不过侬现在登拉个房子,还有开店拉个,第个房契,勿曾押脱个。”(土 30 页)“格味擔店里有拉个两部,先交代我带转去。”(土 46 页)“教伊照单子上所开拉个书,每一部担一套。”(土 46 页)“依开拉个价钱忒大,我要再叫别个作头司务估估看。”(布 189 页)在定语中的“V 拉”也可只表示过去完成,如:“老话头刻薄别人,成拉个家味,总无得常远享受个,固是一定个道理。”(土 71 页)现今“V 拉个”变为“V 垃海个”或“V 个”。如:“依借垃海个书快点去还。”“依借个书快点去还。”

简化失去“拉”的结构,与普通话即一致了,在开埠年代里已有。如“警方买来个纸头,贴正漏矾个末那能,有啥方法个否?”(松 307 页)这样,只表示过去发生的事。

“拉个[lakA]”在句尾:1. “拉”退至句尾,与表示“近过去”的“个”结合,形成“拉个”,表示过去完成,如:“本来啥人开拉个?——本来是一个南头人开拉个。”(土 25 页)“比方人啱我寻拉个,我盖当要保。”(土 34 页)“学堂就拉过面曲湾里,门口头,贴一张纸条拉个。”(土 8 页)“上去个人多啱,踏坏脱拉个。”(土 6 页)“伊拉第二个兄弟要重新分家,因为伊话:上一趟分拉个家是照伊拉个爷死个辰光个遗嘱分拉个,伊现在已经寻着证据话:第张遗嘱是伊个大阿哥假做拉个。”(布 51 页)“侬阿奶几时死拉个?”(布 73 页)“伊末是洛阳体育学校毕业拉个。”(布 92 页)“算学个成绩非常之推班,勿晓得教算学个先生那能样子教法拉个?”(布 93 页)今老派还说,但“拉”一般都读成促声“垃”,如:“本来啥人开拉个?”中青年人说成“垃海”：“本来是啥人开垃海个?”

2. 多数情形“个”表示“确定”语气,“拉个”表示事件到说话现在为止的确实。如:“箇块田,现在伊自家种拉呢,还是佃户种拉?——伊自家种拉个?”(土 23 页)“我亦勿懂啥缘故,想起来,总是别人撞掇之啱,要搭我分家拉个。”(土 29—30 页)“我认得拉个,姓江个朋友。”(土 66 页)“学堂就拉过面曲湾里,门口头贴一条纸条拉个。”(这句话既有过去完成又有现在确实义,土 8 页)“有数拉个。”(丁 187 页。即“知道的。”)今在郊区用,城区用“垃海个”或“个”,如:“本来啥人开垃海个?”“本来啥人开个?”“比方人,我寻垃海个,我应当要担保。”“比方人是我找个,我应该要担保。”

有拉个:表示一直存在,如:“上帝是无始无终自然而然有拉个。”(麦 156 页)“格味檐店里有拉个两部,先交代我大转去。”(土 46 页)今用“有垃海个”或“有垃拉个”。

有 O 拉个:这里的“个”是更虚化的“申明表白”语气,“拉”表示存在语气。如:“老爷放心味者,有我拉个。”(土 114 页)今说:“老爷放心好啱,有我垃拉个。”“老爷放心好啱,有我垃海个。”

“拉”移到句末,最后虚化作语气助词用,表示现状语气:“勿罢十二个营头拉。”(麦 46 页)“嚼,第个起头末,勿用心;第二日,到好拉,而且稿子里向拉长进。”(松 314 页)“第位学生读啥书拉哉?”(现状。“哉”表示实现式疑问。麦 122 页)见“语气助词”节。

VO 拉:“拉”在一般动词宾语后的句尾,形成“VO 拉”,虚化为语气助词,详见“语气助词”节。

**(6) 完成体:拉哉,拉蛮,勿曾
现在完成时态今已消失。**

150 年前,上海话有表示到说话时时间行为已完成的“现在完成时态”,与英语的“现在完成时”相对应。英国传教士多以英语的“现在完成时态”的形式来翻译这些句子。“拉”是延续义,在句尾与表示“当下实现”的“哉(或写作‘者’)”结合,形成“拉哉”,表示事件延至当下完成。如:“一百块洋钱我已经收拉哉。”(麦 51 页。I have already received one hundred dollars.)“小囡晒起拉哉。”(麦 52 页。The child has gone to sleep.)“奶婶婶已经有一个拉哉。”(麦 51 页。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wet nurse.)“辛俸付过拉依拉哉。”(麦 53 页。Your wages have been given to you.)“就是上回老爷教我去寻个几部书,寻着之佬,擔来拉者。”(土 47 页)“娘味老早死拉者。”(土 44 页)“大个妹妹末,出嫁拉者。”(松 141 页)“酱油放拉者。”(土 107 页)“依话拉几样小物事,现在做末做拉者,还勿曾烧。”(土 22 页)“账还清拉没?——还清拉者。”(土 25 页)有时在“V 过歇”后也能用“拉哉”：“日头里晒过歇拉哉。”(麦 51 页)也是站在说话当时的立场去看过去发生的事件的。

“V 拉哉”30 年代还在用,而且可用在形容词后,动宾、动补结构后:“依勿要实介能样子难过,依个令堂也已经交关难过拉哉。”(布 72 页)“只可以拉陆路上来,因为拉江阴啫镇江侪封江拉哉。”(布 105 页)“今朝堂门上头一只门灯,拨拉学生子踢高球佬,踢坏

拉哉。”(布 202 页)“铜钿付清拉哉。”(黄 57 页)40 年代已有不用“拉”的,则用副词“已经”代之:“已经来勿及者。”(黄 57 页)此是形态的失落,便以同义的副词补足。

这个完成体的疑问形式是“拉蛮”。“拉蛮”的“蛮”在 19 世纪中叶韵母是带鼻化音的读“man[mɛ̃]”,如:“我叫侬买个物事买拉蛮?”(麦 53 页。I told you to buy some articles, have you bought them?)“饭用蛮?”(艾 162 页。Have you dined?)“饭吃曼?”(艾 47 页)“过蛮”或“个蛮”与“拉蛮”在这儿实际是一个意思。“侬早饭吃过蛮?”(麦 52 页。Have you breakfasted?)“关税还个蛮?”(麦 33 页。Have you paid in the duties yet?)严格说,这里的“过”表示完成义,“个”表示“近过去”义。

笔者认为“蛮”是“勿曾”的合音词,“勿”的声母旧为“[m]”,“曾”的韵母为“[əŋ]”,合音再鼻化为“[mɛ̃]”。(旁证如江苏宜兴话、常州话“他来了吗?”都说成“他来文?”“文”应为“勿曾”的合音。见笔者《当代吴语研究》1043—1044 页)“蛮”在 19 世纪中叶还带鼻化音,后随上海话中咸山摄字一起失落鼻音,又促音化,在一些书中作“没[meʔ]”,或写作“末”、“味”。

拉味méh[meʔ]:150 年前,“拉味”已经跟“拉蛮”同时出现。如:“老弟动身个日子,定当拉味?”(土 17 页)“格味现在已经离任拉没?——已经离任拉者。”(土 55 页)“中饭用拉末?——弗曾。”(松 29 页)“账还清拉没?——还清拉者。”(土 25 页)“三刻到快者,小菜齐好拉末?好快者?”(松 236 页)到 1939 年用法,仍然是“拉末”:“侬八字出拉末?——勿曾出。”(布 58 页)

唯补词“好”加重完成的意味。如“枕头衣咯被单净好拉蛮?”(麦 42 页)“明朝刷布去,扛筲个人,叫好拉末?”(松 260 页)(土 120 页)“房子收作好拉哉。”(麦 50 页)“衣裳净好拉哉。”(麦 53 页)“一个礼拜堂造好拉哉。”(麦 122 页)加其他补语也可,如:“箇十块银子,换来拉没?——换来拉者。”“第件长衫破完拉者,勿好

着个者。”(松 107 页)

如果单问“没”，前无“拉”，动作完成后状态的延续味便显得不足。当时已有省略“拉”的句子，这是“拉蛮”时态的萎缩开始，如：“还有配套子箇部书，配好没？”(土 48 页)一般地问：“饭用没？——吃者。”(土 51 页)“现在完全好没？——完全好者。”(土 25 页)“沈先生味，到泰和栈里去，问货色到没？”(土 49 页)“周浦到末？——也有半里把路。”(布 31 页)

另一面的退化是“拉否”的产生，“没”变成一般时态疑问句的“否[va]”，问句开始已简化为对“现状”的一般提问形式，如：“身体爽快拉唔？”(麦 13 页)“依一只表开准作垃唔？”(麦 103 页)“依今朝好拉否？——好拉。”(松 29 页)下一句“拉”也失去，如：“有人教依来否？——弗曾有歇。”(松 29 页)30 年代“拉否”更多，如：“对面房子里，有啥人拉否？——无没啥人拉。”(丁 98 页)但从其肯定和否定的回答来看，还是“现在完成时态”。以上这些少数的简化的句子，说明“拉蛮”和“拉没”的问法在当时已开始变化。不过“拉没”的用法至今在郊区还用，有的地方音变为疑问是“阿没”，肯定“拉哉”为“阿特”、“阿拾”。

后来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谓词前用“阿曾”或它的合音词“阿曾”(嘉定方言区、苏州用)表示疑问一度替代了谓词后的“阿没”或“阿末”，如 40 年代上演的沪剧《碧落黄泉》中十分口语化的“赋子板”调“志超读信”一段唱词中有“玉茹印象阿曾忘记？”(合音读[a])同时一般是非问句也是用“阿”的，如：“阿记得拿一日拉狂风暴雨夜，我受了风寒病倒拉宿舍里。”

这种完成体的否定形式是“勿曾”：“脚头弗曾立定”，“直到如今不曾寻着”(《何典》)；“却又并不曾长一块肉在那里”，“现在寄来伊买个货色还勿曾到。”(麦 28 页。have not yet arrived)“价钱勿曾讲落。”(麦 29 页)“垃拉中国，医道勿曾长进上去。”(麦 196 页)“第个鸡蛋勿曾熟还要焂。”(麦 38 页)“大概人齐拉落秧者，我

稻种还勿曾浸里。”(松 252 页)

“曾”在第二音节上,可含混读成“能”,如:“现在十点半勿能满哩。”(麦 162 页)“第个人今年勿能满卅岁。”(麦 46 页)“还勿能定当拉哩。”(土 19 页)现今郊区农村多读成“勿能”。

下例可以比较否定句和肯定句的相对形式:“勿曾 V”—“V 拉”:
“我对依话:勿曾烧个味,叫生炭;烧红拉个味,叫热炭。”(土 104 页)

“现在完成时体”形式今在上海郊区依然存在,有的地方如奉贤区“拉”失落声母读作“啊”。但在城区除老年人偶还保留外(有时说成“V 拉咪”)外,“V 拉哉”、“V 拉没”、“勿曾 V”已经在绝大多数人上海话中消失。这是在上海话第二期后期已开始出现的变化,也是旧上海话变迁成新上海话的一个标志。现今这三个形式的说法是:“V 了”、“V 了哦”、“旡没 V”。如:“依饭吃拉蛮?” > “依饭吃了哦?”“我饭吃拉哉” > “我饭吃了。”“我饭勿曾吃。” > “我饭旡没吃。”上海话采用了与普通话相近的形式,通用于“实现体”,从而丢失了“现在完成时态”的表现手段。用“实现体”形态已经表达不出“到现在为止已完成”的语法意义,其缺憾只能在动词前用副词等形式表示,或者不表示。

赵元任 1928 年已经记到其过渡的情形。他记完成体的否定式有“旡没”和“物曾”两种形式。1942 年黄在江记也是两种都有:“还旡没转来。”(黄 87 页)在旁例还记:“还勿曾寻着。”(黄 87 页)到 70 年代城区老派还有人用“勿曾”,而多数人都已用“旡没”。今都用“旡没”。但郊区仍以“勿曾”为主。

宫田一郎、许宝华、钱乃荣著的《上海语苏州语学习与研究》一书中记录了 80 年代初还在上海南市区老派大约 65 岁以上的人中说的接近苏州话的表达法:“伊阿曾来? 还勿曾来。”“伊阿曾晓得? 还勿曾晓得。”“伊阿曾有小囡? 勿曾有小囡。”但当时上海人的大多数已经说:“伊来勒哦? 还旡没来。”“伊晓得勒哦? 还旡没

晓得。”“伊有小囡哦？阮没小囡。”（宫 132—133 页）例句中“勒”即“了”。

完成体在上海经历过这样变迁：150 年前肯定式为“V 拉哉”，疑问式为“V 拉蛮”、“V 拉末”，否定式为“勿曾 V”；到 40 年代后曾有一度受苏州话和宝山话的影响，肯定式为“V 个哉”，疑问式为“阿曾 V”，否定式为“勿曾 V”；到 60 年代以后，在普通话影响下，肯定式为“V 了”，疑问式为“V 了哦”，否定式为“阮没 V”。三次更替反映了上海话松江话、苏州话、普通话的三易其主导影响的历史。到第二次的用法，“现在完成时体”已不再存在。

（7）其他的“来（在）”字结构

五个“拉 X”淘汰，“垃浪”退化，“垃墟”从“在里面”虚化到“在那儿”。“垃墟”（垃海，后变作“垃盖”）中性化后开始一统“拉”字结构。

拉搭：和“垃拉”一样，表示“在那儿”的意思。如：“阁下还勿曾转来哩，所以我拉搭，等自家转来。”（土 29 页）“搭”的本字可能是表示“地之区处”的“埭”。“拉搭”即苏州话的“拉笃”，“我搭”即“我那儿”。用例很少。今改用“拉辘搭”，成为一般词组形式，如：“依还阮没回转来，所以我拉辘搭等依回来。”

垃墟：（在内 > 在那儿）

“垃墟”在麦高温书中有三种自由变体的注音：[lahē]、[laher]、[laher?]，“拉[la]”亦作“垃[le?]”。以下例句中的“垃墟”，都有“在里面”的意思，同时表示存续体。如：“第双鞋子脚着垃墟勿自在。”（麦 86 页。My feet are not comfortable in these shoes.）“水缸里加点矾垃墟。”（麦 10 页。Put a little alum into the water kong.）“包皮勿算垃墟[le?he?]有十斤。”（麦 63 页）“V 宾 + 垃墟”：“中国人要清吃个水常加矾垃墟。”（麦 107 页）“第只缸有一条碎路因为摆水垃墟漏。”（麦 107 页）直到 30 年代，“垃墟”还是有“在里面”的意思，如：“房钱也勿贵：每一个月六十块洋钱，

不过水电勿拉涯。”(布 185 页)“乃末只好种点豆拉涯。”(布 274 页)

“垃墟”语法化成为存续体助词,构成事件的存续体。如:“第双鞋子脚着垃墟勿自在。”(麦 86 页)译成普通话是:“穿着这双鞋子脚不自在。”“着垃墟”是“穿在那儿”、“穿着”的意思。这里,“垃墟”除了还有“在里面”的意味,更是存续体的标志了。

与“拉拉”简化为“拉”一样,“拉墟”也能简为“墟”,仍有“在内”的意思,如:“茶壶里倒点滚水墟 heh。”(麦 8 页。Pour a little boiling water into the tea pot.)“匣子里有啥墟?”(麦 11 页)“马槽里多放点草料墟。”(麦 43 页)以后也虚化为“在那儿”,如:“火炉里加点煤墟。”(麦 46 页。Put a little more coals on the fire.)

19 世纪末的上海地区写作的小说戏曲中“垃墟”(又写作“来海”)都含“在里面”的意思,如《海上花列传》全书中的两个“拉海”,都是“在里面”的意思。如:“无多几个人倪两家头也来海。”(《海上花列传》8 回 145 页)“一双鞋子左了六个说,鞋尖头浪绣个大仙鹤,穿来短了寸半巴,拿块木头垫来化,脚后跟上有点硬巴巴。”(《双珠球》3 回 21 页)“那阿是少来?再拨两根没是哉。拿去,添足来亨格哉。”(《缀白裘》5 集 2 卷 1 0 0 页)“我倒看你不出,你竟一肚皮春秋拉合。”(《报恩缘》3 出 9 页。末句可译成“你竟有一肚皮春秋在里面。”)“口渴得势,勿得知猪头罐例阿有茶来罕?”(《合欢图》70 回 1 页)这些例中的“来海”、“来化”、“来亨”、“拉合”、“来罕”,都是书中自然记下的各地“拉墟”的变音。

现今的上海话中,“垃海”已虚化成与“拉拉”同义的表达存续体的体助词。如:“侬坐垃海勿要起来。”“立垃海勿适意。”不过,有的句子还是不能用“拉拉”代之,如:“茶壶里摆点茶叶垃海。”不能改为“茶壶里摆点茶叶拉拉。”就是因为“垃海”的“在里面”义还未完全退尽。到七八十年代,原来“伊垃拉辮搭。”“伊垃拉哀面工作。”“伊拉常庄垃拉一道。”这样的用“拉拉”不用“垃海”的场

合,也开始用“垃海”,如:“伊垃海哀面工作。”“伊拉常常垃海一道。”今年年轻人“垃海”又读“垃盖”,而且用法更趋简化。“垃盖”包括了“垃拉”、“垃海”的全部用法。如可以作介词用:“我垃盖门外头。”“伊拉常常垃盖一道。”也可以说“茶壶里放点茶叶垃盖。”

“墟”还能构成方位语素,如:“浜墟”,“小墟里”:
“小墟 han [hɛ̃ 了里养出来就哑子。”(麦 16 页)
“第块浜墟 han 上我侬要筑石驳岸。”(麦 93 页)
“河墟 hai [hɛ:] 上咯勿深杀个。”(松 17 页)
“小墟里”是“小时候”的意思,“墟”即“里”;“河墟上”是“河里靠边上”的意思,“浜墟墟浪”是“浜(小河)边上或两岸”的意思。布氏书中有“涯头 hē-deū [hɛdɤ]”一词,是中性的“那儿”的意思:“伊晓得我认得杨律师个,所以咯来叫我到杨律师涯头去想想法子。”(布 140 页)
“李先生喊头问过拉末?”(黄 62 页)
现今还有说“海头”的:“围棋摆垃我海头。”“李先生海头去过了哦?”

30 年代的“拉墟”已有转向语气助词的,见语气助词节。

拉化:“拉化”在开埠时的书中偶见,如:“傢生咯啥,侬拉拉化否?”(土 25 页)上海话“垃拉墟”也说。“傢生咯啥,侬拉化个。”(土 25 页)“拉化”现在在上海话的祖先嘉兴话中使用,语义与上海话的“垃墟”同。“拉化[ho]”的儿化,为“拉亨[hā]”,再失落儿化的鼻音,为“垃墟[hɛ]”。今上海不说“拉化”。

垃上:即“拉浪”。作方位词的“上”虽写作“上”,注音都是流音声母[lɔ̃],有的书写作“浪”。如:“一日上 long [lɔ̃] 跑勿到只得去借寓。”(麦 110 页)
“V 上”即“V 浪”,也是“V 垃浪”的合音缩写。如:“第件衣裳着上贴准正好。”(麦 79 页。
“第件衣裳穿拉浪正正好好。”
“担钻来钻一个眼眼上。”(麦 83 页。
拿把钻子钻一个眼眼垃浪。)与“垃……拉”一样,也可作介词用形成“拉……上”,如:“画油像,要用油颜色,画拉布上。”(松 303 页)

进而虚化,形成“V 拉上 leɲlong [leɲlɔ̃]”,表示存续体。“拉上”原有点“在上面”或“在表面”的意思,上海话“V 拉上”都用于

“要”类虚拟句。如：“我去叫部车子，担物事装拉上之。”（土 114 页）“第只钉担郎头来敲拉上。”（麦 83 页）上两句有“在上面”的意思；“棚上四面，秃担蓝纸条镶拉上”（土 123 页），这句有“在表面”的意思。“钩起来心要摆拉上，勿然总钩勿好。”（松 298 页）“旧料勿要做拉上。”（麦 72 页）“箇只凳，依担过来，拿烟盘放拉上。”（土 110 页）“一个表面碎脱哉，要配一个上。”（麦 102 页。“上”为“拉上”的缩读）30 年代后也见用于过去时，如：“是我摆拉上个。”（黄 47 页）以上的存续体“V 拉上”都留有“在上面、在表面”语义。后来进一步虚化为中性的“在那儿”，如：“一张批单味，亦贴来连拉上之。”（土 50 页）“拉上”在上海郊区的原松江府地区较少听闻，疑来自苏州话的影响，又在原太仓州的嘉定、宝山区用。上海话的“V 拉上”在第三期都已经表示“在那儿”了，如“伊个做法我看拉浪勿适意。”但是到第四期的上海话，“拉浪”已经渐为“拉海”代替，重新退隐，很少听到。今年轻人已不用。

拉荡：“拉荡”来源也是“拉拉……荡”，即“在……那儿”。如：“判官拉拉阎王荡掌管善恶簿个。”（麦 141 页）推测“荡[dō]”是“搭[læʔ]”的儿化。“我买拉个地皮要竖一块石界拉荡。”（麦 93 页）“官府审事起来总有传话个立拉荡。”（麦 121 页）上句有较具体的“在那儿”的意思，下句已抽象作存续体助词。“拉荡”从 30 年代起已不用。

拉哩：卜舛济在《上海话教程》中说“拉裹 leh-li[leʔli]”的真正确切意义是“here 这儿”，而“拉拉 leh-la”是“there 那儿”。（卜 13 页）即早期的上海话“拉”字结构是分远近指的，今能找到下例就是近指的：“有啥人来末，来叫我。——已经有一个中国人拉里。”（沪语开路 4 页）“饭用过吗？”“我还勿没啦哩。”（丁 62 页）从自己一面来回答，应是近指，所以这时还是用“拉里”。后来“拉里”也中性化了。如表示进行体：“勒里打算。”（艾 167 页。He is considering.）表示存续体：“纺得勿多几只筒管拉里啫，勿好经拉

里。”(松 260 页)还表示存在、具有的状态,都留有一点“在这儿”的意味。如:“那晓得箇位和公,还有两个师爷拉里,秃是浙江人。”(土 61 页)“我店里还有小事体拉哩。”(土 26 页)“下一个月,还有六十包洋布拉里,教沈先生担只箇个六十包味者。”(土 49—50 页)

大多数的“拉里”已经虚化作语气助词,见语气助词一节。

“拉里”在 30 年代已经衰落,布氏书中都已虚化为语气助词用。第三期以后已不用,它也是新旧上海话区别的一个标志词。凡旧用“拉里”处,今都用“垃海”。如:“已经有一个中国人垃海。”

“拉哩”还可简化为“哩”,见语气助词节。

拉起:除了“拉里”(原始义为“在这儿”)、“垃拉、垃搭”(原始义为“在那儿”)、“垃墟”(原始义为“在里面”)、“垃浪”(原始义为“在上面、在表面”)后来都语法化为中性的“在那儿”(相当于普通话体助词“着”的一个义项)以外,上海话里还有一个“拉起”,在上海开埠时,还保持其原始义“在一起,在其中”的意义。如作动词用:“六百铜钱,饭钱亦拉起者。”(土 110 页)“牙粉拉那里?——拉账桌抽屉里,牙刷亦拉去。”(土 104—105 页)后来与前面四词一样,接连虚化,如附着于动词后,也有“在其中”义:“伊拉本地方,有只水神庙,有个客人住拉起。”(土 95 页)继续虚化在动宾后,也还有点“在其中”含义,如:“花田沟里,种点大豆拉去。”(松 252 页)“什介真是对我胃口者。阿是厨师,贴正放之云耳拉去,是否?”(土 106 页)“我刻刻换拨拉哪个,是十两银子,现在箇包银子十一两拉去,那能是我个呢?”(土 92 页)继续虚化,即成语气助词。

“拉起”今在郊区仍用,但城区在 30 年代已不用了,今如有此义,用“垃海”,如:“牙膏辣台子个抽屉里,牙刷也垃海。”“甬能介真正对我个胃口了,阿是厨师正好摆了木耳垃海了?”

去:即“起”。“第块田里醉点啥醉头去? 醉勿起啥佬,只好醉点粪搪灰。”(松 252 页)是“拉去”简化,在此有轻微的“在那儿”或“在其中”义。现今改用“垃海”。这里也可用“下去”,则已是别一个意义了。

(8) “垃拉”、“垃海”的变化小结

上海话从 150 年前直至 40 年代,保留着从动词“垃(来)”到“垃拉(来字结构)”逐步语法化,直至变为语气助词的全部句式。这些句式仍保留在上海郊区的语言中,但在城区,上海话进入第三期以后,这些句式发生了一些松动。“垃拉”的读音完全促声化变为“辣辣[lA?lA?]”,简式为“辣”,“辣辣”和“辣”可任用;(赵元任在 1928 年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开始记方言同音字为“辣辣”,“在”记为“辣”或“辣辣”,见赵书 104 页;另一个今已中性化表示“在那儿”的近义词“辣海”,1928 年时赵氏还记为“拉海”,语义还是“在里头”,等于法语的“en”,赵 115 页)“辣辣”与近义词“辣海[lA?hE]”一起改造了以前的各种“拉”字结构。现今上海话里“垃拉”(即“辣辣”)的用法有以下几种:

1. 作动词用:“伊垃拉屋里向。”
2. 作介词用:“我坐垃拉床上看书。”
3. 作介词结构用:“伊昨日还垃拉要走,今朝改变主意了。”(他昨天还在那儿要走,今天改变主意了。)
4. 作进行体用:“警察垃拉走过来了。”
5. 作存续体用:“青菜侬切垃拉,等一歇烧。”(青菜都切了放在那儿,等一会煮。)
“坐垃拉比较适意。”(坐着比较舒服。)
6. 作语气助词用:“足球踢了正好紧张垃拉。”(足球正踢得紧张呢。)

“五斤肉几化钞票垃拉!”(五斤肉多少钱哪!)

以上这些话都能换用单音“垃”,在 70 年代前 1、2 条不用“垃

海”，4、5、6条常用“垃海”，现今新派几乎全部能换用“垃海”了。尤其是有些年轻人将“垃海”换说成“垃盖[ləʔkɛ]”以后，六句都能换用“垃盖”。考虑到在麦高温书里，“垃拉”有时记音已为双促音，“垃”在旧上海话中读促声，“拉”在原上海话里有促声（说“拉丁字母”时的“拉”可读入声）、舒声两读，为了方便看出用法的历史延续性，故本书在一般场合现今用法中仍写“垃拉”。

“V拉”的虚拟语态，现今一般不再用“拉”，如：“以后当心，要记好。”“蜡烛火要吹隐。”“我起码要八点钟到。”老派一点，则用“垃海”，如：“以后当心，要记好垃海。”“蜡烛火要吹隐脱。”“我起码要八点钟到垃海。”“A拉”现今都用“A了”换之，如：“水路来快否？——快了。”“就是生活，也坚固点了。”“V拉个”作定语，一般都变作“V个”，“拿个物事我月底总算。”有时改为“V垃海”：“拿垃海个物事我月底来总算。”“拉个”用于句尾，今改为“V个”，如：“侬阿妈几时死个？”“算术成绩邪气推扳，勿晓得先生哪能教法（仔）个。”作语气助词用的“拉”都变作“垃海”，保持原义。如：“侬弟兄几个垃海？”“甬位先生读啥个书垃海了？”“我爷做了廿五年垃海。”“徐先生，哪能今朝有空垃海？”“侬姐妹有几个？——有两个垃海。”但是这些句子新派通常不用“垃海”，如：“侬弟兄几个？”“甬位先生读啥个书了？”“我爷做了廿五年。”“徐先生，哪能今朝有空？”“侬姐妹有几个？——有两个。”这样，这些句子带有的体貌形态也就消失了。上海话这些体貌形态的消失是近几十年间靠拢普通话的结果。

150年来上海方言中句子体貌的消退，体形态助词大量减却，一方面说明：体从形态上更语法化了，如取消了“垃里（在这里）、垃搭（在那里）、垃海（在里面）、垃浪（在表面）”的语义区别，使“来”字结构更进一步语法化，只留下一个“垃盖”成为“进行体”、“存续体”的标志以及中性化的介词表示“在”、“在那儿”的单纯形式；另一方面，“现在完成时态”和“拉起”等的消失，改用在动词

前的副词或其他词语表达,用词汇意义取代体的形态意义,也说明了上海话继续朝孤立语的方向演进。^① 这种变化在下一节“仔”系统中也能看出。

2. “仔”系统

北部吴语特征词的“仔”已被普通话的“了”取代。

“仔[tsɿ]”又写作“之”、“子”、“是[ɿ]”。开埠初时,声母是清辅音,后来到20世纪初变为浊辅音(见赵元任1928年注音),现在上海郊区读浊辅音,城区说到“仔”时,一般读清辅音。“仔”的韵母其实是因弱化而读作声母的延长音。

“仔”源于动词“附着”的“着”,又写作“著”。原是入声韵,语法化后在北京话中写“着”,韵母读央元音。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着”开始可作补语,表示“附着”的对象好“到达”的地方。如“想著妻子,而自系缚。”(《生经》)“可掷著门外。”(《世说新语·方正》)“埋玉树著土中”(《世说新语·伤逝》)以后分两路发展,一路可能“著”成为“在”,带方所宾语,但“在”在先秦著作中已有,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一路在唐代将方所宾语提动词前,“著”附动词后表示“存续”(存在、动作后其状态延续)义,进而发展出表示事件的“实现”和“完成”体意义。

(1) 实现体

从“V仔”到“V了”。

V仔[tsɿ]: 1. 有时表示事件的实现,有时表示事件的完成。统称“实现体”。如:“箇个人就到衙门里去,担佢舍弟告之一状。”(土82页。辩个人就到衙门里去,拿阿拉弟弟告了一状。)
“六岁读起,连今年读之五个年头。”(松295页)“风吹之一夜天。”(布6页)“我转去之一个礼拜。”(丁74页)“我伊日子等之依半日。”

① 普通话也有此种变迁,如:“我们讨论了这份报告。”“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份报告。”
“我们已经讨论这份报告。”目前可能处中间一句叠加形式的阶段,用例比率高。

(丁 75 页)“我个母亲,生病十分重,教我去白话之歌,所以耽搁之半日,勿曾禀明老爷个。”(土 121 页)“到仔半路就索转来。”(麦 53 页)“第个眼镜我带仔贴对。”(麦 112 页)“仔”后受郊区音影响,有的人读作[zɿ]。

“仔”跟在带宾语的动词后通常为“V 仔 O”式,宾语往往不前置。如:“读之七年书啉考之秀才。”(艾 201 页)“水果多担,耽搁仔日脚要烂。”(麦 112 页)“依到之啥地方去?”(土 121 页)“拆白党趁之第个机会走上去相帮伊拉。”(布 119 页)

五六十年代以后,以上用法的“仔”渐被“了[ləʔ]”(又写作“勒”)替代,现在新派已都用“了”。如:“风吹了一夜天。”“六岁读起,连今年读了五年了。”只有老年人和少数滞后的中年人还有用“仔”的。郊区仍用“仔”。

A 仔:表示状态的实现。如:“鱼价傍前两日大仔点。”(麦 107 页)“第个酒水充来多仔啉上口起来淡来死。”(麦 107 页)“第个病看来迟仔点,为啥前头勿来?”(麦 117 页)今也用“了”。如:“鱼个价钿比前两天大了一点。”

V 补仔:“仔”前插入补语常见,如:“话勿搭对就板起之面孔寻相骂寻啣气。”(松 313 页)“台单吃停仔担出去抖个抖。”(麦 37 页)“第只马骑上仔稳稳足足。”(麦 44 页)“逢着仔婚丧喜庆,带个叫缙帽。”(麦 87 页)“若然揩来重,揩伤之纸头,用铅笔划起来,就勿好划者。”(松 300 页)“拿着之笔,七搨八搨,房子者,火轮船者,搨来有点因头个。”(松 295 页)“看好之样子,一门心思做。”(松 299 页)“拉九十月里向打鸾末,格外要留心,因为惯常有人伛倒之拉田里向捉花,勿留心末,容易闯穷祸。”(布 172 页)在“V 补仔”的格式里,现今中老年中还常听到用“仔”,或用“了”。如:“一棵棵排好仔种,种好仔末,就要浇水。”或“一棵棵排好以后种,种好了末,就要浇水。”“仔”字在现今上海话中仍未完全消失。

仔……哉:如果说话用的是通常发生的行为,为了要表示是本

次实现的事件,使行为具有新闻性告诉别人,句子的末尾要用上表示“当下状态”的助词“哉”(或写作“者”),形成“SV 仔 O 哉”句式。如:“到明朝早上起来,晓得贼偷之物事者。”(土 77 页)“嘴唇发之白者。”(松 35 页)“着过日子,船已经开之咯,出海去者。”(土 76 页)“箇个人听见伊话,实在勿能相帮,眼泪就落之下来者。”(土 79 页)“箇辰光,做生意个客人味,坐之里面去者。”(土 79 页)现今改用“SV 了 O 了”,如:“着着伊日仔,船已经开了出海去了。”“箇个辰光,做生意个客人末,坐了里向去了。”

用“仔”的问句句尾都用疑问语气词“哉”：“侬厨师做仔几年哉?”(麦 36 页。How long have you been a cook?)“第个病起头仔几时哉?”(麦 117 页)“咳嗽仔几时哉?”(麦 117 页)“侬木作头做仔几年哉?”(麦 74 页)这个“哉”也含有“当下状态”的意义,现今改用“了”,如:“侬木匠生活做了几年了?”

后跟趋向词:V 仔下来:“铅字印仔下去要水里逐干逐干净清爽。”(麦 103 页)V 仔下去:“因为寡不敌众啫败仔下去。”(麦 136 页)喫之进去者:“因为漏矾个户荡,颜色喫之进去者。”(松 306 页)寄之归去:“担伊个东西,教人寄之归去。”(土 42 页)静之后来:“夜里静之后来,侬两家头,去杀两个车夫。”(土 74 页)骗之去:“庄上人听见之,晓得箇个人是拐子,担衣裳骗之去者。”(土 94 页)跑之转去:“伊拉无法子,就担之箇包假银子啫,跑子转去。”(土 92 页)讨之来:“各种各样齐要点,讨之来末,就要种个。”(松 265 页)起之起来:“什介大家应承之,昨日夜快,担货色起之起来。”(土 50 页)今用“V 了趋”,如:“拿伊个物事,叫人寄了回去。”

在“V₁ 仔 OV₂”的句式里,“V₁”的动作必在 V₂ 动作前完成。布氏说:“‘之’用在主句中,在接下去的动词前的动作已完成。”(布语 98 页)如:“我汰之浴觉得适意点。”“我吃之冷水啫肚皮痛。”(布语 98 页)布氏并说:“更要确切强化些,就再加‘好’。”

如：“我看好仔电视睇觉。”今也用“了”代“仔”。

“仔”的引申用法表示“在……以后”：“仔”用在连续动作行为的前面一个行为，表示在后一个行为发生在那个参照时间之前实现，故常常带有“在……以后”的语义。如：“自家差仔，倒怪别人差。”（麦 59 页）“有仔本钱难末可以做生意。”（麦 57 页）“去之来拉者。”（丁 76 页，即“去了以后已经回来了。”）“钟头到之，喊我一声。”（丁 256 页）“南京去过之末，我也要上北京去。”（艾 154 页。After going to Nanking, I also wish to go to Peking.）“VC 仔”也可表示“在……以后”，如：“买好之末，早点转来。”（松 263 页）“吃罢之夜饭，箇个朋友味，拉床上收作行李。”（土 74 页）“大家听见之，快活得极。”（土 80 页）“稿子临好之，请先生来看。”（松 299 页）“一幅画旧之，还好再裱个哩。”（松 310 页）“眼镜带惯仔除大勿脱。”（麦 112 页）“手骰跌脱仔可以上。”（麦 117 页）“再者，我问明白仔佬回复依。”（麦 61 页）还有“仔后来”的过渡用法，如：“既然什介相好味，我死之后来，所有拉个银子佬，搭之别样东西，求阁下一齐寄之我屋里去。”（土 42 页）“上完仔货下来，就要发力钱。”（麦 25 页）到了 30 年代，“仔后来”的说法用得多了，如：“兄弟淘里本来是蛮和睦个，但是一结婚之后来，就要大家有意见哉。”（布 51 页）“我个朋友好日之后来，常庄到我塔来话对于伊个太太勿满意个说话。”（布 64 页）现今常干脆说“以后”，如：“兄弟淘里本来是蛮和睦个，但是一结婚以后，就要大家有意见了。”“眼镜带惯以后去大勿脱。”不用“仔”了。

有时前句可作“当……时”（when）解：“布剪碎仔店家勿肯退还。”（麦 96 页。When the cloth has cut the shopkeeper is unwilling to take it bake.）“蚀本仔大家公摊。”（麦 31 页）“儿子做仔官，爷娘快活来了勿得。”（when。麦 49 页）“人佬有仔病请道士解星安土。”（麦 145 页）“到天亮之，伊拉到之一个码头上。”（土 72 页）今往往用“个辰光”等表示，如：“到天亮个辰光，伊拉到了一个码头

上。”“人有了病个辰光，要请道士来解星安土。”“折本个辰光大家分摊。”

有的只表示“连动承接”关系：“我亲自到田里去一查，果然伊占之我田去者。”（土 32 页）“伊早故仔爷娘，伯伯阿叔照应拉个。”（麦 128 页）“卖镗头人味，收之银子啫信，拨之送信个人一百铜钱，送信个人味就去者。”（土 90 页）“第根铁依忒我摆垃炉灶里煨红仔啫敲一敲直。”（麦 89 页）“接桃树末，先剖开之本身，拿插拉生梨里个头，摆拉当中，用麻线扎住之，再用泥四周围涂没之，随便伊末者。”（松 271 页）今都用“了”。

这种用法两个动作中往往用表示连贯的“啫”连接，如： V_1 仔（啫） V_2 ：“有人结仔冤对啫神佛面前告阴状。”（麦 146 页）“衣裳净好仔啫，担来亦要点明白。”（麦 43 页）“第个疖要等熟仔啫开。”（麦 117 页）（见仔怕个）；“第个疖要等到熟仔啫开。”（then。麦 117 页）“有一个人，牵之马啫立拉。”（土 81 页）“银子先付一半垃依一半造好仔啫担。”（麦 71 页）“明朝就动身，推头之做生意啫，各人赶之车子转去。”（土 75 页）有时一连贯几句，如：“两只脚污之落去，拔都拔勿起，铕之两铕啫，跌之一交，别痛是脚。”（松 99 页）到 30 年代，还用“啫”，如：“停之一枪啫再催催看。”（丁 261 页）“付之银子啫出货色。”（丁 260 页）现今“仔”全用“了”，如：“两只脚污了落去，拔都拔勿起，铕了两铕啫，跌了一交，痛蹩了脚。”“啫”往往不用，如：“有一个人，牵了马立垃海。”“疖个疖要等到熟了以后开。”

有时也因带“啫”而含因果关系：“因为生仔病啫落瘦哉。”（麦 12 页）“牙齿脱光之啫嚼勿动。”（松 36 页）“天热之啫暖帽用勿着者。”（松 111 页）“耳朵聋之啫，听之常远，一眼听勿出。”（松 50 页）“因为贼匪经过仔啫人声静出出。”（麦 66 页）今一般用关联词语“因为”或“因为……啫”，即“因为”与旧表示因果的助词“啫”叠用：“因为耳朵聋了，听了交关辰光，一眼也听勿出。”或“因为耳

朵聋佬,听了交关辰光,一点也听勿出。”

“V仔”之间可以放方所介词结构:“第只船要带垃火轮船上添到吴淞。”(麦 34 页)“篾席晒拉身上仔最阴。”(V 在……上仔。麦 113 页)这种形式现今已不用。

(2) 表示存续体

“V仔”>“V 垃海”

用于存现句和延续句中,表示动作行为的存续体,即表示动作完成后其状态的延续,相当于普通话中“V 着”的一种用法。如:“到巡检门去打官司,后头跟之好几个人。”(土 87 页)这种用法在旧苏州话中也有,如:“个件衣裳做啥,厌倒拉里向个? 着之反生其丑。”(《缀白裘》2 集 1 卷 37 页)这种用法如今中老年人仍说:“后头跟仔好几个人。”但年轻人中年人多说:“后面跟了好几个人。”或改用“来”字结构(“拉”系统)来说:“后面跟垃海好几个人。”用“了”替“仔”,与原义有细微差异,因为“了”是表示“实现完成”,即做了某件事,而“仔”表示动作完成后的状态延续,即既等于普通话的“了”而且等于“着”。就是说“了”强调这句话动作的前半部分,“着”是强调动作的后半部分。而用“V 垃海”说,则表达的存续体意义与“仔”是相同的了。在改用“V 垃海”说之前,在上海 60 年代,或说今中老派中还有一种表达法,是用“垃”,如:“后头跟垃好几个人。”同样有些存现句,如“墙壁浪挂仔一幅画。”“屋里向开仔一盏灯。”还有些比较句,如:“立仔勿如坐仔,坐仔勿如晒仔。”^①后来都用“垃[1A?]”代“仔”:“墙壁浪挂垃一幅画。”“屋里向开垃一盏灯。”“立垃勿如坐垃,坐垃勿如晒垃。”但现年轻人已改说“垃海”了,如:“墙壁浪挂垃海一幅画。”“坐垃海勿如晒垃海。”

^① 在宜兴、溧阳等地,至今“坐着比站着舒服。”一句,年轻人都很稳定地说:“坐则比随着好过。”“则”即发音促声化的“仔”。可参见钱乃荣 1992, 1022 页。

(3) 表示伴随

“V仔”>“V了”/“V 垃海”

跟在上一动词后表示后一动词的方式,也能使许多句子里前一动作静态延续化,相当于普通话的“V着”。这种用法上海话和普通话现在都用“着(即“仔”)”,这也是梅祖麟先生所说的“持续貌与完成貌意义上关系密切”(梅 1979)和近代汉语中“存续”与“实现”相过渡的地方。如:“吃子困,困子吃,终日半眠半坐”(《何典》),“前几日,伊有一个出嫁拉个姊妹,冒之雨佬,到伊屋里来,对伊话:自家男人,现在寻着之海上管账个行业者。”(土 76 页)“伊屋里有人,拉弄白相,教我一淘去白相去。我就跟之伊去,到屋里一看,有七八个人,侪拉赌铜钱。”(土 66 页)“有一年,侬先伯父,同之一个朋友,到甘肃去,叫之两部车子,跟之两个人,各人坐之车子啞动身者。”(土 73 页)“撩起之衣裳,赤之脚,走。”(布语 98 页)现今一般都改说“了”:“伊有一个已经出嫁个妹妹,冒了雨到伊屋里来。”“叫了两部车子,跟了两个人,各人坐了车子动身了。”也有仍用“仔”的。实际上,“跟仔”与“跟了”的意义并不相同,“跟了”着重于“跟”的动作实现,而“跟仔”是着重于“伴随”着后动作。一个重在前面的动作,一个重在后面的延续。也有改说“垃海”的,如改用“垃海”,就要略微改动句子了。如:“叫垃海两部车子,跟垃两个人后头,各人坐垃车子浪动身了。”

方式伴随:作状语。“等伊再勿用心末,告伊跪之啞画。”(松 314 页)“中国到仔夏天色,铺上纔摊仔席啞晒。”(麦 115 页)“依勿要秃仔头啞到外头去,恐怕着冷。”(麦 88 页)今也作“垃海”、“垃”或“了”,如:“等伊再勿用心末,叫伊跪垃海画。”“等伊再勿用心末,叫伊跪垃画。”“中国到热天色,小店里侪摊了席子晒觉。”“中国到夏天界,小店里侪席子摊垃海晒觉。”

总之,“V仔”在 150 年的上海话里发展的情形,“实现体”的一条是:“V仔”>“V了”>“已经V了”>“已经V”。如:“我上

仔当哉。”>“我上了当了。”>“我已经上了当了。”>“我已经上当了。”“存续体”的一条是：“V 仔 VO”>“V 垃 VO”>“V 垃海 VO”。如：“坐仔看戏。”>“坐垃看戏。”>“坐垃海看戏。”或简为“坐了看戏”。

(4) 从“仔”变为各种虚词

相当于古汉语“于”的用法：

表示行为所至：“箇辰光，做生意个客人味，坐之里面去者。”今改用：“甯个辰光，做生意个客人坐到里向去了。”“既然什介相好味，我死之后来，所有拉个银子咯，搭之别样东西，求阁下一齐寄之我屋里去。”（土 42 页）今已不用“仔”，而用“到”。如：“既然介要好末，我死以后，所有个银子，得仔别个物事，求依一道寄到我屋里向去。”

表示“给”：“庄上个人，担锄头还之伊。”（土 91 页）“伊日子借依个字典，对勿起，还之依。”（丁 182 页）今老派还有用“仔”，如：“前几日，我送仔伊交关旧邮票。”但一般都改用“拨”或“拨垃”，（“拨”即“给”）如：“庄上个人，拿手锄还拨垃伊。”

表示比较。A 仔点：如：“第个病看来迟仔点，为啥前头勿来？”（麦 117 页）“鱼价傍前两日大仔点。”（麦 107 页）“格味钟走来慢之点咯。”（土 7 页）城区老派还用，如：“鱼价比前两日大仔点。”青年人一般用“了”，如：“甯个病看了晏了点，为啥前两天勿来？”勿如仔：“恹人末，勿如仔勿要忒伊搭讲。”（麦 55 页）今就用“勿如”，如：“坏人末，勿如勿要脱伊讲。”今在郊区还见用：“胡椒辣仔姜，老婆亲仔娘。”（上海民谚，摘自《中国谚语集成·上海卷》）这种用法今已不用，而说：“胡椒比姜辣了，老婆比娘亲了。”

“V 仔”后连接形容词，表示感受的用法。如：“扫帚星垃拉天上我侬看见仔最希奇。”（麦 49 页）“篾席晒拉身上仔最阴。”（麦 113 页）今用“了”代“仔”。

(5) “仔”在虚拟语态中

表示事件将来发生和落实。句子表述的事件在说话时间之后发生,到落实并没有参照时间。如:“铜钱放垃身边,随手要用脱之个,勿如存垃账上罢。”(松 301 页。铜钱摆垃身边,随手要用脱个,还是存垃账上哦。)”“格末十两银子,侬担来称一称啫,一齐换之现钱末者。”(土 91 页)“箇个银子,换拨拉侬之罢。”(土 90 页)“跑堂个钱,搭之戏钱,明朝依去拨之末者。”(土 119 页)“担银子啫衣裳,领之出来,一齐担去,送拨拉伊个姊妹之。”(土 78 页)到 30 年代还在用,如:“迭个一眼眼,依拿之罢。”(丁 307 页。与国语“这点儿您拿了吧”对应)“伊日子依借去个地图还拨我之好否?”(丁 182 页)“来呢还是勿来现在话定当之。”(黄 163 页)今老派有的仍用“仔”,如:“葛末侬一道换仔钞票好啫。”年轻人和大部分中年人“仔”失落,如:“葛末十两银子,侬拿来称一称,一道去换现铜好了。”“仔”在这儿的虚拟用法失去,虚拟语气已由语气助词“好啫”或“好了”承担,或者用表示将来的副词“要”来替代“仔”,如例句“随手要用脱之个”已经是“要……个”和“之”的同义叠用过渡形,原来可以说“随手用脱之个”,今中青年说用“要随手用脱个”。

带假设话题:表示假如有此回事的出现,或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条件和结果出现,if。如:“比方依做仔东家,亦要动气啫?”(麦 58 页。If you were master, would you not also be angry.)“视台上墨勿要忒浓,浓之搨勿开,也勿要忒淡,淡之要化。”(松 297 页)“鼻毛长之末,剪脱点。”(松 35 页)“斤两轻仔,担去退还。”(麦 70 页)用于形容词的:“矾纸末,有一样勿取:长远之点,颜色要反黄。”(松 306 页)“勿嫌贵末买仔去,嫌贵末勿要买。”(麦 26 页)“价钱买来忒大仔既主客个。”(麦 35 页)到 30 年代,还用得很普遍,如:“我勿相信坐轿子,因为我坐之轿子,就要头眩。”(布 32 页)“坐之依开个汽车末,恐怕要触眉头。”(布 37 页)“假使侬用个货色勿照末,拨我看出来之,我完全要叫侬拆脱啫换个。”(布 195

页)现今一种表达法是都改用“了”,如:“价钱买了忒大了,既没买客个。”“坐了依开个汽车,恐怕要触霉头。”另一种是书面语的关联词语进入上海话:“假使价钿买了忒大,既没买个人个。”“要是坐依个汽车,恐怕要触霉头。”替换了“之”。现今也有用两者叠加的过渡形式,如:“假使价钿买了忒大了/仔,既没买客个。”“要是坐了依个汽车,恐怕要触霉头。”

与“过”连用:表示假设有过此事。如:“诸位来买过之一趟,就晓得有意想勿到个便宜。”(布 151 页)今省“仔”:“诸位来买过一趟,就晓得有意想勿到个便宜。”也可省“过仔”,在动词前已有将来含义的“来”,再用有假设意义的关联词“个闲话(个话)”代之,如:“诸位来买一趟个闲话,就晓得有意想勿到个便宜。”

带条件分句:表示具有某种的条件。如:“箇是年纪忒小,总要十一二岁之末,学起来容易点。”(松 295 页)“隔两日,让我寻着之,我亲自送到宅里来罢。”(土 46—47 页)“之末”今改“了末”,“终要”已经是用副词表示了条件,上例已是“终要”和“之末”叠用的过渡形式,更早一点句子形式应是:“箇是年纪忒小,十一二岁之末,学起来容易。”“之末”直接表示假设条件的将来落定。现今“之末”改为“了末”,如:“葛是年纪忒小,十一二岁了末,学起来方便点。”或者“葛是年纪忒小,终要十一二岁,学起来方便点。”

进一步虚化为语气助词的 VC 仔:见语气助词节。

虚化为语缀的“仔”:见第一节构词法的变化。

(6) V 得

V 得:表示完成。如:“椰花车拉末?——侬车得六亩。”(布 275 页)“我刻刻听见自鸣钟噹噹响,恰像敲得两记味。”(土 7 页)“我转来得勿多几日里。”(土 60 页)今用“了”,如:“阿拉车了六亩。”

V 得个:也表示“已经”的“完成体”的作用。如“依个生意一日买得个几钱?”(麦 122 页)又如:“印得个几好章数?”(麦 103

页)这是说“到现在为止已经印了多少章了”。现今已不用,通常改说“印了几化章了?”“一天卖了几钚了?”

3. 经历体

“完成”和“经历”变为相混,“歇”趋退谢。

表示事件已完成并与参照时间已脱离。体助词为“过”、“歇”、“过歇”、“歇过”。有“歇”字的,是表示“曾经”有此经历的意思。

过:用“过”的行为肯定已完成,因此上海话的“完成体”也用V过。如:“侬早饭吃过蛮?”(麦 52 页。Have you breakfasted?)“侬饭吃过末?”(黄 61 页)“迪只台子揩过末?”(黄 62 页)“伊喊头关照过末?”(黄 65 页)“我读过十七年书。”(黄 65 页)“林先生喊头依去过否?”(丁 75 页)“侬中文读过否?”(丁 77 页)丁卓说:“地方换过哉。”同于“换之地方者。”“号头调过哉。”同于“调之号头哉。”(丁 76 页)其否定式为“勿曾V过”,30年代已用“既没V过”,如:“午炮放过吗?”“还无没放过。”(丁 76 页)正反问是:“伊个人去过勿曾去过?”(麦 53 页)现今肯定式仍用“过”,如:“我读过十七年书。”“侬饭吃过哦?”“伊个人去过既没去过?”已不用“蛮”、“末”、“勿曾”了。这类表示完成的句子,上海话至今倾向于用“过”,很少用“了(仔)”作体助词。

歇:是“曾经”有此经历的意思。“上海个道台看见歇唔?”(麦 51 页)“龙花塔看见歇唔?”(麦 51 页)“总理衙门去歇否?”(土 18 页)“我个朋友对我话歇:每月房钱七千。”(土 13—14 页)“前头跟之别位老爷,去歇一趟。”(土 113 页)“第条路我起头经过歇。”(麦 65 页)“第条船经过歇大风。”(麦 65 页)“苏州去白相歇否?”(丁 78 页)“还无没去过。要想去。”(丁 78 页)“歇”着重有没有过此经历,与“过”的一般“完成”不同。如问“龙花塔看见歇唔?”常是怀疑被问者一次都未见过龙华塔。“V补歇”:“就看旧年冬里,烘炉终勿曾揩干净歇个。”(土 125 页)“歇”置“补”后。在开

埠时的上海话里，“歇”和“过”的区别还较明显。今“歇”一般已不可在动词或动补后单用，这类句子都用“过”说。如：“龙华塔看到过哦？”

过歇：兼有“过”和“歇”的两种可能。如注重说经历的：“北京到过歇唔？”（麦 51 页）“《史记》读过歇否？”（土 8 页）也可用于“完成”：“郎中先生把过歇脉唔？”（麦 15 页。Has the doctor felt the pulse?）下三句则与参照时间脱离较长：“老弟啥时候来个？——我来过歇者。”（土 28 页）“伊块地方我侬前头讲过歇个哉。”（麦 52 页）“第个道理我前头听过歇个。”（麦 53 页）“依日本到过歇否？”（丁 77 页）现今“过歇”用得较少，年轻人基本不用，只用“过”。

歇过：“歇过”则最强调有此经历，是“曾经 V”，“歇过”中还能插入受事宾语，如：“侬个贵乡亲话：前头相帮歇阁下过，真个呢啥？”（土 80 页）这可能是更接近古代汉语向近代汉语进化时的“V 宾补”式，经过“V 宾过”的时期，在上海话里还留遗迹，至今还偶用，如：“今朝阿拉挤去吃点心过。”“伊拉老早相帮阿拉过歇。”但青年人已不用，而用：“伊拉老早帮助过阿拉。”

过歇唔：经历体的疑问式。如：“第块来过歇唔？”（麦 51 页）“北京到过歇唔？”（麦 51 页）

现今的上海话单音词“歇”已不用，“过歇”和“歇过”同义，在老派中用，已经不多。并且与“过”的含义已几无区别，只表示与普通话相同的“与参照时间脱离”的完成。原来的表示“有此经历”的意义的用法已淡化，而必须用副词“曾经”加在动词前来表示。如：原来的“依蛇吃歇过否？”今通常说：“依蛇曾经吃过哦？”“依蛇老早吃过哦？”如果是刚有此行为，则用“依已经吃过哦？”

经历体在 150 年前已可以与其意义最近的“完成体”联用。“过歇”加“拉”，成“现在完成体”，“过歇”和“拉”是重叠合用。过歇拉蛮：“第个小囡痘子种过歇拉蛮？”（麦 118 页。Has this child

been vaccinated?)构成完成体的疑问式。过歇拉哉：“日头里晒过歇拉哉。”(麦 51 页。It has been aired in the sun.)过歇个哉：“伊块地方我侬前头讲过歇个哉。”(麦 52 页。We have preached in that place before.)构成完成体的肯定式。说明在那时，“过歇、过、拉”之间的差异已开始模糊消失。

“歇”的虚化,用于虚拟的祈使句中:吧。“若使平常落脱下来果子啉勿多,让伊落拉地上歇。”(土 34 页)今老派也用:“让伊落拉地浪去歇。”

过拉个:定语结构,形成“V 过拉个 N”。如:“侬白相过拉有名声个地方当中,今朝日中性里,到过拉箇座山上个景致,顶好者。”(土 6 页)相当于“V 拉个”。今用“V 过个”。如:“阿拉白相过个有名气个地方当中,今朝中上向到过个搨座山上个风景,最好了!”

“过”的表示“以后”用法:如:“后来骚老子死过,骚娘招了刘打鬼来家。”(《何典》)这些都是现在已很少用的上海话语法了。

“过”的虚拟用法:

“V 过” > “再 V”

表示将来行为中的“再重复一次”、“重新”的意义,即重来完成一次。如:“进学堂末,要考过个。”(丁 279 页)这里用的“过”,是说再经过一次考的意思。“菜忒生了!——烧过端来。”也是说“重新烧”的意思。“迭个写得忒潦草者,从新再写过。”(丁 149 页)后来“过”的这个形态意义减弱了,所以要用副词补足,说成:“重新烧过端来。”或“再烧过端来。”进而“过”再失落,“过”的形态完全被副词代替,空位可被“了”代替,如:“重新烧了端来。”“再烧了端来。”上面出自丁书的一例已经是“重新”、“再”和“过”的叠用了。现今中青年基本上已都用上两句说法,不再用“过”。

4. 即将体

“V 快哉” > “要 V 快了” > “快要 V 了”

快哉:表示即将发生的事件。如:“三刻到快者,小菜齐好拉末?好快者。”(松 236 页)“领头要用着快者。”(松 111 页)“V快”是即将体的基本形式,相当于普通话的“快V”。后来动词前要加上表示将来的“要”一起联用,如:“旧年我听见话:伊个官要坏快者。我勿那能相信。现在倒真个坏者。”(土 55 页)“汽油要无没快了。”(丁 203 页)“主教要到快哉,侬去登拉钟楼上望拉。”(布 83 页。这里的“拉”用在未发生的事件中)再接下去变为用“要”不用“快”了,如:“三刻到快了。”>“三刻要到快了。”>“三刻要到了。”表示将来的“要V”有时也包含即将的含义,不过与“V快”语义是有些差异的。“V快”只表示“即将”。

“V快”的用法一直用到现在,“哉”已变为“唻”或“了”。如:“火车开快唻。”但年轻人已少用。与表示将来体的“要”(我要到苏州去)联用成为主要的形式,如:“辰光要到快了,阿拉好走唻。”现今中青年中已有很多人在很多场合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快”字前置,把“要V快了”改说成“快要V了”或“快V了”,如:“火车快要开了。”“上海快到了。”

5. 将来体

要……哉:表示将来发生的事件。如:“天要夜下来者。”(丁 204 页)“要落下雨来者。”(丁 204 页)疑问句:“货色要几时可以齐?”(丁 202 页)“账房先生要啥辰光可以来?”(丁 203 页)“要转去者。”(丁 198 页)“晏隙要去盪搭者。”(丁 198 页)丁说此两句有“决意和预定”义。“要”、“快”联用:“吊子里个水,要干快哉。”(丁 203 页)“伊张铅皮,要落下来快者。”(丁 204 页)现今用“要V了”或“要V快了”,如:“我功课要做完了。”“我功课要做完快了。”两种表达法,其含义已无甚差别了。

6. 反复体

长时反复是主流 > 短时反复增多 > 突破未然形,“V个V”
淘汰

150年前上海话动词重叠主要表示句子所表示的事件的长时反复。这时动词的受事对象或处所对象是不定指或无指的。

(1) 长时反复

VVO：如“大生意既本钱啫做勿起，只得做做小生意。”（麦122页）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大生意没有本钱所以没钱做，只好做小生意过日子。这里“做做小生意”，是在一长段时间里持续进行的事，可以有停有续，在语用上常有轻松的语感。这类句子很多，是吴语的特色。又如：“花秧活之末，要浇点清水粪，后来末，只管要拔拔草。”（松267页）“我酒真个勿吃个，罚我话笑话罢。”（土97页）“我今朝忙煞能，担物事出理出理起来。”（土114页）“箇块地皮大来野，无啥人担伊来种种园地。”（土9页）这些句子用北方话说便不必用动词重叠，这样会表现不出与吴语对应的确切含义。所以现今普通话已有限度地吸收了这种表达形式。

如果两个或几个的“VVO”连用、对象是不定指或无指的动词重叠，能表示动作的交替反复持续，有“有段时间V……有段时间V”的意思，如：“照箇个学生子能，因为伊年纪小啫，总要学三年工夫拉，然而不过拉印板稿子上会得着着颜色，打打稿子，换换花头，就成功者。”（松296页）“譬方世兄淘里价，都抛抛球，踢踢毽子，血脉末，也活动者。”（松313页）“静下来末，着着棋，听先生讲究讲究。”（松313页）如果两三个动作可同时发生，动词重叠则表示动作的伴随持续，有“一边V……一边V……”的意思，如：“心经放宽点，常庄到花园里去跑跑路啫散散心。”（布216页）“养病最好个法子，是到海边头去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恣恣海水浴，效验比之吃药大得多。”（布220页）如果动词重叠后者在前者的前提下连贯发生，则表示动作多次或经常性地连续进行，如：“会得动动笔，画画画，跑出去别人总称依画画先生。”（松311页）“因此缘故我想叫个短工，拉热天色帮帮伊汰汰啫啥。”（布252页）。

不及物的“VV”也表示长时反复：“四时八节个花末，齐要种

点,实盖能末,别人喜欢到花园里来跑跑者。”(松 266 页)“日里晒拉味勿自然,倒勿如出去泛泛。”(土 29 页)“或者出去,走走白相,伊拉总避脱我。”(土 61 页)不带宾语的动词重叠,可以用双音节词,如:“人十分懈儻个,不过勿曾做歇跟班,所以教伊慢慢能操练操练味,好拉哩。”(土 28 页。懈儻[ɕia tsa]:聪明伶俐)“我先领一半银子,担伊来买点石头石灰,开销开销。”“朝后去,花园里要只管收作收作。”(松 266 页)“我也可以忒 t'eh[t'əʔ]依介绍开个户头往来往来,条件也可以搭 dɛh[tæʔ]我一样个。”(布 155 页)“啥人要买无线电末,不妨到本店里向来试听试听。”(布 206 页)“伊拉惯常吃点补药,如同马血啫啥,将补将补。”(布 222 页)

有一个特例,是“孛相孛相”重叠通常简说成“孛相相”,如:“抱小囡出去孛相相。”(麦 39 页)

动词重叠表示长时反复的用法至今仍很普遍。

(2) 短时反复

凡是动词的受事对象或处所对象是定指的,动词重叠表示短时反复,即“V 一下”的意思。在老上海话里,短时反复都用 TV 句(话题句),表示未然之事。

VV: 定指事物置前做话题:“里外房子要打扫打扫。”(麦 38 页。You must sweep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house.)“第块壁上齷齪要粉刷粉刷。”(麦 90 页。This wall is dirty, you must white-wash it.)“是拨拉我朋友个底下人大家分分个。”(土 14 页)“我先领一半银子,担伊来买点石头石灰,开销开销。”(土 28 页)早期上海话, VV 用于短时反复的句子较少,多用 V—V。“天井里收作收作。”(丁 110 页)“指甲忒长,用剪刀来修修。”(布 19 页)“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让我把把脉。”(布 216 页)这里“把把脉”,汉语通常不把“把把依个脉”的定指“依个”说出。表示短时反复,定指对象置于重叠动词后做宾语的情况,未查到例句, (“把把脉”是例外,因“把脉”原是一个离合词)通常都是前置于动词前的,上海话

里核心动词前的名词性成分通常是定指的。但现今定指宾语置后的也可说,如:“伊摇摇头旡没讲啥闲话。”“侬跑过去开开扇扇门。”VV式用于短时反复也多起来了。短时反复的“VV”实际是“V—V”的紧缩,上海话受普通话影响后已产生“现在”和“过去”的“VVO”和表示“V了V”的“VV”。如:“阿拉垃拉搦搭唱唱搦只歌。”“老师点点头表示满意了。”这里的“点点头”是“点了点头”的意思。

V—V: 另一种表达方式是“V—V”,老上海话里定指对象也是前置的。如:“一具锁上钥匙失脱哉,要叫铜匠来开一开。”(麦 89 页)“第个绵衣裳侬从第面摊过去,摊到过面。——呒,我想到日中性里翻一翻。”(土 116 页)“担包花,从栈房里,搬到天井里,细细能数一数。”(土 85 页)“十月里末引小春,多化树齐要发一发。”(松 276 页)“门开一开。”(丁 108 页。即“把门开开。”上海话不说“门开开。”)上海话经常把普通话的未然形的“把”字句用“TV—V”表达,如丁氏书中是这样对应的:“把电灯捻开。”——“电灯开一开。”“把风扇关了。”——“电风扇关一关。”“拿纸把这一个包上。”——“迭个拿纸头包一包。”(丁 109—111 页)普通话许多只需用单个动词说的,上海话却用“V—V”说,如:“你来。”——“侬来一来。”“你赶快去。”——“侬赶紧去一去。”(丁 119 页)“那么,写字台上有把扇子,顺便儿带来了。”——“写字台上有一把扇子,顺便带一带来。”(丁 121 页。注意:不是“带一下来”)“今朝,趁旺 yaong [fiõ] 日头拿 nao [ʔnɔ] 出来酸酸看佬,晒一晒。”(布 82 页)“烦劳侬拿一拿进去。”(布 294 页)“拿到太阳头里晒一晒。”(黄 83 页)双音节词在 30 年代也能用“V—V”,如:“现在有交关人家用奶婶婶前头,先到医生搭去检查一检查。”(布 251 页)现今不能用。总之,用了“一”后,强调了“一次性”。现今也用此式,宾语也已可置后,如:“让我看一看侬个书。”“侬去打一打预防针。”现今动词重叠“V—V”式

常省作“VV”。

VVC：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它一定出现在定指对象后表示短时反复，而且都是将来时态用于未然形的句子中，表示希望产生的结果。如：“第双鞋子担去刷刷亮。”（麦 39 页），“第个帽子依要忒我担帽块头来排排大。”（a little. 麦 88 页）“到晒快前后门要关关好。”（麦 41 页）“第双鞋子我嫌忒紧要排排宽。”（麦 86 页）“一把茶壶跌扁哉，要担去敲敲好。”（麦 89 页）

以下几句虽无“第个”等明显表示定指，但从上下文中看，事物实际都是定指的：“衣裳味，叠叠好。”（土 126 页）“米粒头，弄弄碎，勿要太薄啫太厚，中中教顶好。”（土 110 页）“空地上先要浇粪，歇之几日未要拉拉平，削削细。”（松 266 页）；“担包袱盖拉上头，四面挨挨紧。”（土 117 页）

补语也可以是双音节的，如：“担树放拉当中，小心勿要歪。然后四面放泥，拿根木头敲敲结实。”（松 275 页。这句话前边用“担”，后边用“拿”）“墙上个缝尘要拍脱，埭子揩揩干净，窗上玻璃亦揩个揩。”（土 124 页）“痰盂满拉起者，擔去倒脱之，弄弄干净再放拉搭。”（土 104 页）“碗要净净漓漓。”（You must wash the basin clean. 麦 11 页）现今“VVC”式用得依然很多，并且影响普通话。

“V—VC”和“V—VO”：也表示未然的短时反复。如：“第本书要担去切一切齐。”（麦 103 页）“水车啫旱车，齐要抹一抹油。”（松 254 页）现今也有此用法，不过一般“一”不读出来，而前边的动词用与“一”相合的连读变调，如“切一切”原来读“3+5+31”，现读“35+31”。

V个V：表示将来短时反复。如：“阁下想几时去看房子呢？——我想过个两日，同阁下一淘去看个看。”（土 14 页）“啥多化忙耶，坐个坐啫味者。”（土 26 页）“我搭伊到园里去看个看，乃味商量价钱那能。”（土 34 页）“勿错，要去叫裱匠来，糊个糊拉

哩。”(土 123 页)“噢唷,看看侬个袖子看。碗打翻者,快点擔揩台布来,揩个揩。”(土 107 页)“侬担晒空拉个箱子拍个拍。”(土 117 页)“要紧风头里吹个吹。”(土 117 页)“V 个 V”有“一 V 再 V”的意思,强调反复的动作,与“V 一下”有点不一样,但也是短时反复。用“个”后,强调短暂动作的反复性。也能带补语,如:“我要办个办清爽。”(艾 151 页)但现今上海话中“V 个 V”和“V 个 VC”的用法都已淘汰,乡下还保留。

上海话中动词重叠出现率比北方话多,尤其是长期反复的句式,与短时反复一起应称反复体。

7. 尝试体

没有变化。

老上海话里,单说“VV”不表示尝试,尝试体应是“VV 看”。如:“第个里有几斤侬估估看。”(麦 67 页)“量量看有几化步数?”(麦 69 页)“第个鱼安拉鱼篮里秤秤看有几好分量。”(麦 91 页)“若使肯去个味,我想荐荐看。”(土 62 页)“好好教寻寻看。”(黄 69 页)“话先生要买一件女皮袄,先担来看看看,对个味放拉。”(土 94 页)“那能个? 再讲我听听看。”(土 89 页)“打听打听看。”(丁 141 页)“好勿好且用用看。”(丁 142 页)“小的听见之,疑惑得极,就跑归去,看看看。”(土 88 页)到 40 年代还是“看看看”:“拣两只普通点,拨我看看看。”(布 153 页)

“看看看”在 60 年代起渐渐为“看看叫”替代,因避三音重叠而形成特例,偶尔还听闻用“让我想想叫”;其他场合“叫”(或写作“教”)都是为数不多的叠字描写状语的后缀,如“慢慢叫走”。

上海话中双音动词也能用尝试式,如:“我想商量商量看。”(土 23 页)

“VV 看”的用法一直使用至今。

体助词“看”还可以加在宾语或带领属定语的宾语后,如:“噢唷,看看侬个袖子看。碗打翻者,快点擔揩台布来,揩个揩。”(土

106—107页)“我问问依看:像箇对瓶,啥个价钱?”(土22页)“着着样子看。”(黄68页)“闻闻香味看。”(丁141页)加在不重叠的动补结构、动宾结构后,表示尝试,如:“格味我去,搭伊商量起来看。”(土23页)“话一桩啥事体耶,告诉我看。”(土48页)“先要学一年看。”(土37页)“大家豁两几拳罢。——好个,侬两家头,先豁一记看。”(土96页)“替啥人,话一桩啥事体耶,告诉我看。”(土48页)这些用法沿用到现在,但未吸收进普通话。

“尝试体”是吴语反过来影响普通话后被普通话引进并在继续扩大引进的一种体。由此可见,多种语言和方言的接触可以互相吸取长处,有利于语言表达方式的丰富和完美。单一化不利于语言的发展,汉语、汉文化自上古时代起源时便是多元性的。

现今上海话,用“VV”有时也能表示尝试,即“看”可以省去,如:“今朝我要走走近路了。”“机器要试试伊灵勿灵。”“VV”在句中有没有尝试义,须看上下文而定。

8. 脱

没有变化。

脱[t'e?]₁:“脱”有“拿去、取消、毁坏、分离”的意思。如古汉语中的“却”,是一个唯补词。开埠时与“脱衣服”的“脱”读音不同,如“衣裳脱[t'ø?]脱[t'e?]”。“侬要担一个鞋刷来刷脱点蓬尘。”(麦86页)“第块板忒阔,要刨脱点。”(麦83页)“我有一块荒地要让脱,侬要买唔?”(麦75页)“蕊 gnu[nɿ]头多末,要摘 tie[tia?]脱点,剩五六个正头末有者。”(松269—270页)“听得之音乐末,可以解脱点伊个忧闷。受着之大个刺激……至少可以镇定伊眼伊个神经。”(布167页)“头上四圈,输脱六十几块。”(布167页)可以与“仔”合用,如:“今朝一日天,跑之行情行市个路。开脱之好几枪。”(布171页)“潮水快啫,看伊余脱。”(布172页)“只好甩 goè[guæ]脱两个铜钱去车花。”(布274页)“脱”与“着”相对,如:“赢着几钱啊?输脱几钱啊?”(丁73页)今仍用,读[t'e?]

或[tʰəʔ]。

脱₂:进而虚化为附着在“V”后表示“结果体”。与“脱₁”比,不能在“V 脱”之间插入“得”或“不”。如:“灯火隐脱哉。”(麦 53 页)“两对门火熅,街浪个石皮碎脱完者。”(麦 93 页)“一个网解来忒希,小鱼常庄要漏脱。”(麦 92 页)“侬个阿姨拨脱拉蛮?”(麦 127 页)“眼睛一杀一样物事勿见脱哉。”(麦 189 页)“一只引线绣坏脱哉。”(麦 98 页)“发条断脱哉。”(麦 102 页)“一个表面碎脱哉,要配一个上 long[lǐ]。”(麦 102 页。即“一个表面碎了,要配一个在上面。”)30 年代的用例如:“松江个弹药厂垃拉上半日忽然间 feh-ze-ke[feʔzeke]爆脱。”(布 105 页)“做生意个人夜夜到跳舞场里去,日里格末一定勿能够做事体哉,以致于生意脱脱。”(布 166 页)国语的“忘了”上海话说“忘记脱者”(丁 124 页。忘记脱唻)。“钟停了。”说“钟停脱拉者。”(丁 125 页。钟停脱了。)至今仍用。

“V 脱”可以与“个者”、“拉个”连用,如:“可惜来得太晚者,我已经租脱个者。”(土 13 页)今说:“我已经租脱唻。”“可以照应箇个生意,所以卖脱拉个。”(土 25 页)“哪话第个票子,别人落脱拉个,我勿关。”(土 20 页)今说:“可以照应第个生意,所以卖脱个。”还能作“状 V 脱”用:“衣裳簇簇新,伊拉勿肯强买脱。”(麦 105 页)“闹市个场化地皮勿肯强买脱。”(麦 75 页)今仍同。

用在虚拟句中:

V 脱仔,表示趋向:“手骻跌脱仔可以上。”(麦 117 页)“奖票铜钱,勿要瞎用脱,铜钱放拉身边,随手要用脱之个,勿如存拉账上罢。”(松 301 页)“第块壁有点摇动,要拆脱子佬再砌。”(麦 91 页)

拿……V 脱仔,用于祈使句,表示要求进行某一行:“场上个乱柴,拿粪箕来畚脱之。”(松 255 页)“插个二三日,拿 nao[nɔ]个桃树个头截脱之,乃未拿来接。”(松 274 页)今也用。

V 伊 A 脱:表示命令、驱使实行。“伊”在陈述句里是第三人

称单数,然在虚拟句中,充当虚化的论元共指成分。如:“后来只管要浇水,勿要放伊干脱。”(松 268 页)今也用,如:“勿要弄伊湿脱。”这是吴语中的一种典型用法。但更多的场合,今说:“勿要弄湿脱伊。”

V 脱伊:“伊”是主语或话题名词的共指成分,在吴语中常用,只能用于虚拟句中。如:“花佬长者要摘脱点正头,花头啫勿多,正头也可以勿要去摘脱伊。”(松 267 页)今也用,如“管子拆脱伊!”“掰眼钞票用脱伊。”

由上可知,“脱”的用法很稳定,在上海话中 150 年间没有任何变化。“脱”的未发生变化值得深探,为什么它不受普通话的影响变为“V 了”,而仍然说“V 脱了”,如:“卖脱了”、“吃脱了”没有说成“卖了”、“吃了”。何况上海人学普通话往往对“V 了”、“V 掉了”、“V 掉”混说不清,也没因此动摇上海话中的各种“脱”字结构用法。而“V 拉哉”、“V 仔”却在这 150 年中改变了。

通观 150 年来上海话句子的“体”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简化。一个是“体”的种类简化了,有的归并有的消失,如“现在完成时态”向“实现体”的归并,表示延续的“仔”向“垃海”的归并等;二是各种“体”的表示形式简化了,淘汰了多种纷杂的形态词,如只留“垃拉”、“垃海”而淘汰“垃荡”、“垃浪”、“垃搭”、“垃去”等词语,其中有的语法化还不够,这类简化是使“体”的表现形态即表示法单一化,是充分语法化的标志,是语言经济、清楚两条原则互相制约自我调节的结果。有些边缘的“体”,如“反复体、结果体、尝试体”则变化不大,而那些重要的“体”如“实现体”、“存续体”却有较多变化。还有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是:“体”的形态简化或消退的结果,其语法意义有被词汇意义代替,用词汇形式表示的趋向,用副词等弥补“体”形态意义的失去,如用“再”、“重新”来代替虚拟句“V 过”的“过”的形态失落,用“曾经”代替“V 歇”的“歇”,表现了上海话继续向孤立语发展的趋势。

五、语序结构的调整

动词谓语句后的语序总的趋向是向与普通话相同的语序转变中。

本节讨论“动补宾,动宾补,动宾趋,动代补,动代宾,动代趋”的语序的变迁。

动补宾:老上海话中有带结果补语的“动补宾”结构,如:“外国吃物事用惯刀叉。”(麦7页)普通话一般是用“动宾动补”形式说的,如:“外国人吃东西用刀叉用惯的。”此类用法在吴语中比普通话多,又如“吃足苦头”、“装满货色”、“跟紧前头”、“吃饱饭”、“享惯福”,但今已用例不多,尤其是补语语义指向主语的如“吃饱饭”(伊吃饱饭就走)等都带有熟语性。另一种补语是比较虚化的唯补词“脱、好、罢”等,如:“肥皂净得脱油腻。”(麦8页)“依夜里向要当心好小囡。”(麦41页)“吃罢之夜饭,箇个朋友味,拉床上收作行李。”(土74页)像上例的最后一句,补语“吃罢”的“罢”已相当虚化不能作动词用,成了表示结果的唯补词,这种“动补宾”一直至今常用,如:“吃好了夜饭,搵个朋友末,拉床上收作行李。”“我做完功课,就来。”不过这种“补语”的用词较封闭,没有几个。而且“吃好夜饭”、“做完功课”、“当心好小囡”这些短语只能用在偏句里,用在主句中只好在祈使句等虚拟语态中用。除此以外,如果要在正句中用,一定要在补语后或句尾加上“了”,如:“我吃好夜饭以后,做完了功课。”

现今“动补宾”结构,尤其是宾语比较长的结构,多用宾语提到动词前的“宾动补”的形式,更觉通顺。这也是吴语的一个特点,如上面几句通常说成“外国人吃物事,刀叉用惯个。”“用肥皂油腻汰得脱。”“依夜里向小囡要当心好。”或“依夜里向要拿小囡当心好。”另一种通用的方法是“动宾动补”式,如:“用刀叉用惯

了”、“装货色装满了。”

动补代:这种形式经常用在虚拟句中,“伊”成为主语或话题名词的复指,轻读。如:“花佬长者要摘脱点正头,花头佬勿多,正头也可以勿要去摘脱伊。”(松 267 页)“伊”复指“正头”。这种形式在老上海话中是常用的。今也用,如:“掰眼傢生卖脱伊。”“掰枝花要养大伊。”另外,用在陈述句中的“我打痛伊了”、“伊气煞我了”、“伊常常讲坏我”、“伊垃拉骂煞侬”,在补语后或句尾得加“了”,或在动词前加上使其成句的状态语。这些形式现今仍用。

动宾补:在 200 年前的《何典》中,有许多上海话的语法特色自然流出,如“若嫁老公弗着起来”、“只是烟出火弗着”、“赶棺材弗着”的“动宾补”结构。过 50 年以后也有,如:“第只缸有一条碎路,因为摆水垃墟。”(麦 107 页)“中国人要清吃个水常加矾垃墟。”(麦 107 页)“有啥没办法!不过费手脚点。”(松 308 页)这类句子中的补语都是比较虚化的封闭词。此外还有“吃药少”、“省力惯”、“赶老板走”等,是有吴语特色的用法。这类“动宾补”格式在官话中已完全消失,但在上海话中还有条件地保存着这类近代汉语中曾有的形式,但已觉生硬。中青年都不说了。

现今多改用“动补宾”式,向普通话靠近。如:“有啥既没办法!不过费点手脚。”

动宾趋:《何典》中有“打门进来救了他”,“祝告了一番,磕了头起来”,“拨身弗转”,“缩身转来”,“摸弗着头路起来”。艾氏语法中有“赶兵出去。”“并傢生拢来。”“铜壶滴水下来。”(艾 175 页)其他书中也普遍有此类形式:“倒一碗茶出来。”(麦 11 页)“垃拉夜里偷营过去落得胜个。”(麦 130 页)“警方划稿子起来,或者划差,或者先生改笔,稿子上有点铅笔影子,要揩脱。”(松 300 页)“稿子临来实盖模样者,乃未好划进法做出轻重出来。”(松 300 页)“凡于先生拉教个时候,或者改笔起来,最要用心看好。”(松 311 页)“等到有之拆缝末,放水下去,要用河水,勿要放井水。”

(松 268 页)布氏 1939 年书中也有放在动宾式惯用语后的趋向结构,如:“触眉头起来末,摸着一条水蛇。”(布 174 页)

现今一般用与普通话相同的“宾语插入趋向补语”方式,如:“倒出一碗茶来。”“比方划起稿子来,或者划错,或者先生改笔,稿子上有点铅笔影子,要揩脱。”这个方式在开埠时也有,如:“杀进城来。”(艾 175 页)“撑开船来。”“行起风来。”(艾 176 页)现在宾语为人或物的句子里,“动+趋₁+宾+趋₂”的形式已取胜。

动代补:一种是“动代动补”的简式,如:“等伊再要惹别人,先生罚伊重点补赎。”(松 314 页)后半句即“先生罚伊罚重点补赎。”现今“动代补”式显老,青年人通用“对代动补”式,如:“等伊再要惹别人,先生对伊罚重点。”

另一种“动代补”实际是兼语式,早期不见用,如:“看伊懂”、“打依死”、“敲伊碎”、“吓我跑”,现今能用,但已多用把对象前置的说法,如“拿伊看懂”、“拿伊敲碎”、“拿伊打死”。

动代宾:200 年前的《何典》中有“吃他饭,着他衣,住他房子”,“便打他一记反抄耳光”,这是一种“动代宾”用法,代词和后面的宾语,有领属关系。现今这种用法用得不多,如:“揪我头”,“打伊屁股”,“放伊人”,“称伊心”,常用的形式是“揪我个头”,“称伊个心”,即把“代”变为领属于宾语的定语。另一种“动代宾”是在动宾离合词内插入人称代词。如:“箇亦随伊便。”(土 34 页)现今也有“趁伊便”,但多用“搵个也随便伊。”“趁伊便”已成固定用语,不能改说“趁便伊”。

动代趋:150 年前,“动代趋”用法常见,如:“放我开来。”(艾 175 页)“借拨伊一石米,还有几两银子,另外替伊叫只驴子,送伊转去。”(土 76—77 页)到 30 年代,还是常用形式,如:“我勿能够再等伊下去哉。”(布 93 页)“输脱之铜钱末,勿肯罢休啫要重新赢伊转来。”(布 265 页)趋向补语是否定形式的,过去也常见,如:“至于多化西洋花个名头,叫伊勿出。”(松 272 页)“看伊拉神气,

是容我勿起。我想再等下去,要弄出勿平静来者。”(土 61 页)“箇个人,因为前日,伊勿肯相帮伊个姊妹,十分看伊勿起。”(土 77—78 页)“就是菩萨,也点化伊勿转。”(艾 209 页)

现今肯定式,常用“拿代动趋”,如:“借拨伊一石米,还有几两银子,另外脱伊叫只驴子,拿伊送回去。”也可用“动代趋”式。否定式“动代趋”显旧,青年人常用“动趋代”式,如:“至于交关西洋花个名字,叫勿出伊。”“甯个人,因为前日伊勿肯帮伊个妹妹,老看勿起伊。”一般不用“叫伊勿出”、“看伊勿起”。

定语后补:上海话没有长定语的句子,如有名词前的较长修饰成分,往往是后置于中心语的,补充说明前句。如:“要买一只竹椅子孙囡坐个。”(麦 100 页)“箇个小姑娘,刻刻走过个,勿晓得是啥人家个,生得极其标致。”(土 10 页)“侬肯拨铜钱我,我领侬去寻着箇个人,庄上管账个,拨伊一百铜钱。”(土 91 页)“我还有个小娘舅,开木行个,伊荡木料十分多。”(土 28 页)“我个意见末,小姐所要用个物事多点少点,我来自家办。”(布 62 页)“现在我得着朋友个介绍一只位子拉一个公司里向。”(布 95 页)下面一句也可看成是状语后补:“所以押当店家是一个大佬要紧个线索为捉着强盗。”(布 118 页)

定语后补和状语后补的原理一样,老的上海话句子倾向于简短,一般没有长的状语和定语,这也表现了老上海话修饰语后置的、与北方语言结构类型上不同的特点。今受北方话的影响,“定语后补”式或“前置定语”两式都用,后者较新,如:“要买一只孙囡坐个竹椅子。”“侬肯拨我铜钿,我带侬去寻到庄浪管账个人,拨伊一百块铜钿。”今状语也倾向前置,如:“所以为了捉到强盗,典当是一个大而且要紧个线索。”

综上所述,上海话 150 年来的语序变化趋势,是与普通话相同的语序取胜,北方话的优势一直在影响着上海话,逐步取代南方语言特色的、与普通话不同的语序。这个过程在 150 年前已经开始,

到近二三十年里变迁加速,大有抛弃与普通话不同表达方式之势。

六、话题句的变化

160年前的上海话从语言的类型学意义上来看,是典型的“话题优先(topic - prominent)”型语言,而区别于“主语优先(subject-prominent)”如英语类型的语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 TV式句子多;(2) TSV式句子多;(3) STV式句子多。(S为主语,T为话题语,V动词)而有些话题句虽然在北方话中也说,但出现的频率比上海话低得多,北方话主要用SVO的句式表达。

1. 使用话题语的句式

STV句式转向SVO句式。

是非问句(V否[va],今写作“V哦”):如果有受事成分或处所成分,都用TV、STV或TSV句式(T为话题语,S为主语)。如:

TV句:如:“要端正种花,空地有否?”(松264页)这句话,“空地”为T,“有”为V。又如:“饭吃得落咯?——吃勿落。”(麦28页)“第根绳粗细正好咯?”(麦7页)“收条有哦?”“折头有哦?”(黄36页)下面三句是完成体问句:“票子上收印,打拉没?”(土87页)“回音来拉末?”(黄44页)“上个月个工钱用完拉末?”(黄63页)

TSV句:如:“厚底鞋子,依喜欢着个咯?”(麦86页)这句话,“厚底鞋子”为T,“依”为S,“喜欢”为V。又如:“伊块地方生意好做咯?”(麦28页)“再好一眼个有哦?”(黄95页)下面三句是经历体问句:“第个疔疮,依用过歇啥个药?”(麦117页)“掰能横对个人依碰着过哦?”(黄65页)“迪个事体伊搭依话过哦?”(黄65页)

STV句:如:“依卡片有哦?”(黄36页。即“你有卡片吗?”)这句话,“依”为S,“卡片”为T,“有”为V。又如:“依爷娘有哦?”

“依铜钿带来哦？”(黄 44 页)在《中日会话集》里,国语“您抽烟吗?”对应上海话是“依香烟吃否?”(丁 68 页)“用过饭了没有?”对应“饭用过吗?”(丁 62 页)“你爱打猎吗?”对应“依打猎相信否?”(丁 69 页)“你认识胡先生吗?”对应“依胡先生认得否?”(丁 71 页)又如:“侬东家转来拉吗?”(丁 71 页)“第个小因痘子种过歇拉蛮?”(麦 118 页。即“这个小孩种过痘了没有?”)这句是完成体的疑问式。又如:“依饭吃过哦?”“伊癖部片子看了哦?”今很常用。

表示疑问的是非问句也可谓广义的虚拟语态句。在虚拟语境中的上海话句子都使用“STV”(又称“SOV”)句式。

40 年代以后,是非问句中变为“VO”、“SVO”的形式也开始用起来。如今虽然“VT”式仍占上风,但也有如下的句子在口语中出现:“要准备种花,有空地哦?”“依欢喜穿厚底鞋子哦?”“依吃过饭了哦?”在现今的中青年人中“SVO”的出现率已显著提高。

正反问句(V 勿 V, A 勿 A):开埠时少量出现的正反问句一定是 TV 句,而且都是谓语部分很简单的只有正反问词语的短句,不带宾语,受事对象都提前去做话题语了。

“我买依拉个行情卖勿卖?”(麦 31 页)这句话,“我买依拉个行情”为 T,“卖勿卖”为 V。又如:“第种能个货色侬荡有勿有?”(麦 31 页。即“你们那儿有没有这种货?”)“市面上茶叶多勿多?”(麦 25 页)“第个裁缝手脚好勿好?”(麦 78 页)“中国配婚姻先合男命啫女命配勿配?”(麦 119 页)“第家客寓漓漓勿漓漓?”(麦 110 页)“到底盘盘货色看,究竟缺勿缺?”(土 85 页)用在经历句中:“伊个人去过勿曾去过?”(麦 52 页)用在小句里:“小姐肯拨勿肯拨,丈人丈婆[m]做主。”(麦 127 页)现今正反问句在是非问中所占比例虽比以前明显升高,但仍旧大大低于“V 否”句。可见经过 150 年的变迁,上海话中的本土成分——是非问中的“V 否、A 否”形式仍占优势。但现今“V 勿 V”经常出现在“VO”句中。

如：“侬窠搭有勿有窠种货色？”“依倒盘盘看，到底缺勿缺货色？”

以前带“呢”的正反选择句也是TV句，如：“诗堂要加呢勿加，预先说定。”（松309页。即“要不要加诗堂，预先说定。”）“依仔细想想看，倘然实介，自己身分对呢勿对？”（松313页）“跟之镰车一淘动身，就此咯免脱箇个大难，想想看，险呢勿险？”（土75—76页）“今朝天盛典当里，货色多呢勿多？”（土51页）“侬一淘到庄上领银子去，看伊假呢勿假？”（土85页）“问声别人看，我吃呢勿曾吃？”（土97页）现今不用“V呢勿V”说法，而用“V勿V(呢)”，或“V还是勿V”。如：“阿拉一道到庄上领银子去，看伊假勿假？”“依仔细想想看，假使窠能，自家身分对还是勿对？”但不能改为“VO”句。如果要用“呢”，读[ni]，则用反义词表达，如“假呢真”、“对呢错”、“多呢少”，“走呢留”，多用于形容词相对：“如果窠能样子，依自家身分对呢错？”近年来反义用“呢”的形式都改用“假还是真”、“多还是少”了。

拷贝式话题的问句：这里的拷贝式，是指动词重复一次。如：“读书读过歇几年？”（松295页。即“读过几年书？”）“读书”为T。又如：“写字写得好否？”（松295页）“还有配套子箇部书，配好没？”（土48页）现在没有变化，又常用非拷贝式，如：“书读过几年？”

如果要用SVO形式，须加用“是否”、“好否”问：即SVO形式只能存在于短语小句中。这时的“好否”、“可以否”、“是否”，是为了婉转语气（减弱）的需要。如：“阁下就是何二老爷是否？”（土5页。即“您就是何二老爷吗？”）“府上住拉城里是否？”（土1页）“除出之我登拉几间以外，剩拉多化，求阁下替我招租好否？”（土13页）“教教我好哦？”（黄93页。即“能不能教我一下？”）“下个月还拨依好哦？”（黄93页）“侬是总商会是否？”（丁93页）“对勿注，伊把茶壶授授拨我好否？”（丁105页）“V否”形式的句式也有派生，如40年代的：“迪个送拨依，要哦？”（黄54页）现今基本上

也如此,“依住垃对马路,对哦?”“我买新一点个,可以哦?”现今如是短句子,也可变为“SVO 否”句式,如:“依就是何二哦?”“依好教教我哦?”“好下个月还拨依哦?”

特指问句,当时也常用话题语,常用“TSV”和“STV”句。如:“依厨师做仔几年哉?”(麦 36 页。即“依做了几年厨师了?”)“第个帽子依几化铜钱买个?”(麦 87 页。即“你买这个帽子多少钱?”)“今年丝色比往年那能?”(麦 23 页)“第只船行到英国约归几日?”(麦 21 页)“哪几家头来个?——两家头来个。”(丁 73 页)今除了仍可用此说法,如:“依书买了几本了?”多用 SVO 形式,说:“依做仔几年厨师了?”“依买辫个帽子几化铜钱?”“辫只船大约几日开到英国?”所以说,SVO 问句从特指问句中先突破。可能是“数量”加“名”的结构先于建立稳定的 SVO 结构的缘故。

买卖问句,特指问居中,是常见的句式:“英国面啥个价钱一桶?”(麦 11 页。即“一桶英国面卖什么价钲?”)“油啥价钱一斤?”(麦 11 页)“第个鸡蛋几化铜钱一个?”(麦 5 页)“手套啥价钱一副?”(麦 27 页)今也如此,不过今也常用“几钲一斤油?”“一斤油啥个价钲?”的句式。

另一种“TV”句,突出购买的对象,如:“丝现在卖啥行情?”(麦 23 页)“今朝市面上茶叶啥价钱?”(无动词。麦 25 页)“布染啥个颜色末,啥个价钱。”(麦 101 页)“哪每月要几石米末干事哉?”(麦 68 页。干事,即“够”)今也用此句式。

选择问句:用话题句最自然,一种用话题把做的事先举出,如:“绸缎买起来,上海强呢松江强?”(松 105 页。即“买绸缎,上海便宜还是松江便宜?”)“拿把锯 ki/ké[kɿ/ke]子来,解锯呢断锯?”(松 123 页)另一种是将话题用“个”字结构提出,如:“哪拉做个大布呢小布?”(松 103 页。哪个地方做个是大布还是小布?)“哪拉纺个经纱呢纬纱?”(松 259 页)今也如此,如:“绸缎买起来,上海便宜还是松江便宜?”“哪垃吃个,是橙汁呢西柚汁?”

表示意愿的否定句:也是一种虚拟语态。受事成分也要前置,用 TSV、TV 句。如:“第种能个帽子我勿爱带。”(麦 87 页。即“我不爱戴这种帽子?”)“第个物事我勿要买。”(麦 3 页)“有小铜钱个我勿要,要兑双段个。”(麦 111 页)“第个是老光眼镜,我带勿对个。”(麦 112 页)“我要买干个炭,着水炭勿要。”(松 108 页)今常用也如此,但也有改为“VO”式,而且比较多,如“我要买干个炭,勿要着水炭。”“我勿欢喜戴种能个帽子。”“我勿要有分头个。”

能愿语态句:对自己愿望可能的虚拟表达,也用 TV 句。如:“第个生活会做唔?”(麦 7 页。即“会做这活吗?”)“阴凉点末,夜快浇一回有者。”(松 267 页)“刻字司务,刻花会刻个否?刻花勿会刻个。”(松 123 页)“戏打算要看否?”(土 113 页)“依算盘会否?”(丁 157 页。书中对应“你会使算盘不会?”)“我赌铜钱顶勿相信。”(丁 69 页。即“我最不喜欢赌钱。”)“我运动较惯相信。”(丁 69 页)在 30 年代,已有 VO 句式,如:“堂里应当要干净个,所以勿可以痰吐开来,果子皮啫壳甩开来,圣堂里向勿可以吃物事。”(布 85 页)现也常用“SVO”句了,如:“会做种个生活哦?”“阴凉点末,可以夜快浇一趟。”但 TV 句仍很多,如:“我戏要看个。”

祈使句:是典型的虚拟句,都是用于希望以后发生的事,上海话都用 TV 句式,如:“绒单上个蓬尘拍脱点!”(麦 9 页)“日脚勿要搭浆!”(丁 227 页。书中对应“别误了日子!”)“数目勿要弄错!”(丁 227 页。书中对应“别弄错数目!”)今能说:“绒单上拍脱点灰尘!”

表示意愿的“要”字祈使句:用 TSV 或 TV 句,如:“早晨头房间依要收作。”(麦 41 页)“第个物事我勿要买。”(麦 3 页。即“我不要买这东西。”)“担去净个衣裳依要点一点。”(麦 41 页)“被面子要买有花朵个。”(麦 9 页)“第个火炉里要生火。”(麦 6 页)“衣裳要净得漓漓。”(麦 41 页)“里外房子要打扫打扫。”(麦 38 页)“第块壁上齧齧,要粉刷粉刷。”(麦 90 页)“为通知教友拉要到圣

堂来末,衣裳应当整齐,另外对于女教友个,旗袍勿要忒短啫忒小,袜末应当要着个,勿是什介能神父勿送圣礼。”(布 84 页)其中受事成分作话题的句子现今两种表达法都用。如:“早晨头房间依要收作。”“早晨头依要收作房间。”“甯个物事我勿要买。”“我勿要买甯个物事。”“被面子要买有花个。”“要买有花个被面子。”

带趋向补语的句子:是虚拟语态的,都用 TV 式。如:“伊张纸头拾起来。”(黄 43 页)“货色堆起来。”(黄 84 页)“衣裳着起来。”(黄 84 页)今主要也用此形式,但还可有限地用 VO 式,如:“着起衣裳来!”

存续体、完成体、经历体的句子:老上海话都用 TV 或 STV 句式。“老爷,那能晓得,是自伊拉个退票呢?——我伊拉荡取拉个。就是前几日,我到伊拉搭去买物事啫,找拨拉我个。”(土 133 页)这句是存续体的肯定式句子。“木匠已经叫拉哉。”(麦 81 页)“出来子,担门来锁拉。”(麦 7 页)“《史记》读过歇否?”(土 8 页。即“读过《史记》没有?”)“龙花塔看见歇啫?”(麦 51 页)“佛迪头来过哦?”(黄 44 页)“车子叫好拉末?”(黄 62 页)又如:“一百块洋钱我已经收拉哉。”(麦 51 页。即“我已经收了一百块洋钱了。”)“依外国人家住过歇啫?”(麦 41 页。即“你住过外国人家吗?”)“第条路我起头经过歇。”(麦 65 页)“第个道理我前头听过歇个。”(麦 53 页)“依饭吃过末?”(黄 61 页)“迪个事体伊搭依话过哦?”(黄 65 页)“电灯点拉。”(丁 137 页。书中对应“点着灯。”)“新报上登出拉。”(丁 137 页。书中对应“登在报纸上了。”)“大概人齐拉落秧者,我稻种还勿曾浸里。”(松 252 页)“几年来功劳一眼勿曾立,实在羞愧得极。”(土 19 页)这些都是存续体、完成体、经历体的句子。今也主要用此式,如:“一百块洋钿我已经收好了。”但也可用“SVO”句的,如“依读过《史记》哦?”,“叫好车子了哦?”“我从前听到过甯个道理。”“依吃过饭哦?”在老年人听来,不最通顺。

总而言之,上海话在开埠时在以上指出的各种场合里(主要是在未发生事实的虚拟句包括疑问句)中,还保持着比较单一的“TV”和“TSV”形式,经过160年,这种句式已经被打破,正在部分地向北方话“VO”和“SVO”形式变化。这是渐渐地由一种话题优先形式的语言向主语优先形式的语言过渡,近年来有明显的加速。

2. 各个类型的话题句变化情况

普通话中也有该形式者多被保留。

在上海话的话题句里,名词性的词语、谓词性的词语、其他词语结构或小句都能做话题语。如:“第个物事我勿要买。”(麦3页)“做和尚末,俗语吃佛着佛。”(麦140页)“点蜡烛火,到上头来。”(麦6页)“有个末,因为小墟里穷苦咗既奈何出来个。”(麦139页)话题后的说明句也可以是名词性的句子。如:“伊拉拜个末,释迦牟尼观世音。”(麦139页)连续名词短语前置的:“早晨头,房间依要收作。”(麦41页)“第家店里,伊拉蜡烛作里,自家烧个。”(麦101页)话题语后插副词也可以,如:“路远恐怕依跑勿动。”(麦110页)话题语也有在主语后谓语动词前的。如:“第块石头须等四个人来末扛得起哉。”(麦93页)这些情况今也同。

上海话话题结构从语义类型上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参考徐烈炯、刘丹青1998):

(1) 论元共指式话题:话题语与述题中的某个论元成分共指。

“伊”是最常见的共指词。用“伊”复指话题,后接动词,大都表示虚拟语态。如:“马放伊到草地上去吃草。”(麦43页)“刻字店里每干字刻伊要几钱?”(麦108页。即“刻字店里刻一个字要多少钱?”)“正头也可以勿要去摘脱伊。”(松267页。即“顶芽也可以不去摘。”)“我晒到五更头,醒转来,觉着冷来,被头嫌伊太薄者。”(土7页)“箇个学生子,神父应当赏赏伊。”(松315页)这种形式在上海话常用,是吴语一个特色。今也常用,使话题突出,如:“旧书卖脱伊。”“依个朋友叫伊明朝再来。”但现今中青年,在说话

中多数倾向不用“伊”共指,如:“我睏到五更辰光,醒过来,觉到冷来,嫌比被头忒薄了。”“神父应该赏赏甪个学生。”“刻字店里每个字刻一刻要几钿?”

总分式:“盆碗拨拉用人跌下来末,有个末碎脱,有个末损坏。”(麦 100 页)“第搭画画间里,有两样学法:一样末,学着颜色,无啥难事……还有一样学打稿子,箇呀非五六年勿成功。”(松 296 页)今也用。

(2) **语域式话题:**是汉语式话题。

时地语域式:确定时间、地点的叙述议论范围,如:“啥人勿欢喜春天呢?春里味天气暖,花味香。啥人勿怕夏天啉秋天呢?夏里热,秋里凉,最怕个味冬天,嫌伊太冷。”(土 8 页)“八月里末,木樨花、蓝菊花;八月底里末,分种落阳花,开大丽药花,搭之中国夕阳万寿菊。”(松 271 页)“六月里末,天气热,花末少,只有勿多几样花。”(松 273 页)“依路所上,有寻处奶婶婶唔?”(麦 41 页。即“你那儿能找到奶妈吗?”)“第个火炉里要生火。”(麦 6 页)“世界上,勿曾介勿讲情理个。”(丁 219 页)今也常用,如:“今年热天末,天气勿大热。”“阳台浪种垃海两盆花。”往往省话题提顿助词“末”,甚至不停顿,如:“今年热天天气勿大热。”

领属语域式,when 式:“外国吃物事用刀叉。”(麦 7 页。The foreigners when eating, are accustomed to use knives and forks.)“厅堂上一个人,手里担之一个包裹啉坐拉。”(土 21 页)“迭种物事销路勿大个。”(丁 90 页)“吃酒个人末大多数是大量个啉,吃鸦片烟个人末小气个。”(布 21 页)今也用:“甪个小囡眼睛真大。”“甪另厂开工勿足。”

上位语域式:“中国钮子一付末,五粒板数。”(麦 102 页。即“中国的钮扣总是一副有五颗。”)今也用,如:“蔬菜当中,我最喜欢卷心菜。”

背景语域式:“阁下昨日游之湖景,转来啥模样者?早呢晚?”

(土 6 页。依昨日白相湖景,回来啥辰光了啊?早哦?)“我到之下半日末,空者。”(丁 249 页)今也用,如:“伊拉爷,存货多。”

总冒式:“侬两家头,前头拉张老二屋里,一只台子上吃酒个,忘记者么?”(土 5 页)“人末,信用失勿得。”(丁 226 页。即“做人不能失信用。”)“自来水络自来火电灯电话络啥,大地方一样也少勿来个。”(丁 235 页)“伤风末,无啥要紧,只要歇息两日好哉。”(布 21 页)今也用:“比方人末,我寻个,我该当担保。”但往往省“末”。

并列罗列式:“房子者,火轮船者,搨来有点因头个。”(松 295 页)今不用“者”,而用“啊”:“房子啊,轮船啊,搨得有点道理个。”或用“啫”,如:“自来水络自来火电灯络电话络啥,大地方一样也少勿来个。”(丁 235 页)“爷娘啫,弟兄啫,大家侪来了。”年轻人多半省用提顿助词,如:“纸头、墨水笔、三角尺,统统带来了。”

以上那些话题在上海话中出现频繁,比北方话多,由于普通话中也常用的“汉语式话题”,所以在现今上海话里都保留。

受事前置式:受事充分置前成为话题。如:“昨日个功课,我还无没温习。”(丁 88 页)“今朝个新报我还无没看。”(丁 88 页)“迭个小账,侬大家分分罢。”(丁 308 页)这种形式由于在普通话中常用,故在上海话中常见不变。

(3) **拷贝式话题:**是吴语式话题。

拷贝句式出现率减低。

单句拷贝式:“好是好个,到底本事平常。”(艾 158 页。即:“虽然好,但是本领毕竟一般。”)“保人是总要个,自家寻得着否啫?——寻是寻得着个。”(土 14 页。即:“保人总是要的,你自己找得到吗呢?——要找的话,还是找得到的。”)“读书读过歇几年?”(松 295 页)“写字写得好否?”(松 295 页。“字写得好吗?”)“刷布刷得勿好啫,做起布来,纱正断个。”(松 260 页)“昨日夜头,王家吵新房吵来晚来,吵到三点钟。”(布 62 页)

拷贝式话题现今也用,年轻人听起来也颇觉此形式的上海话韵味,但他们的话中多倾向于不用,如说“字写得好哦?”“因为布刷了勿好,做起布来,纱要断个。”“捣蛋末就是捣蛋,讲啥个参与参与!”只有在普通话中也有的那种“VOVC”句中,至今经常用:“昨天夜到,王家闹新房闹得晏来,弄到三点钟。”

分句拷贝式:用在从句里,如:“样子看起来好否?好是好个,但是嫌忒时髦点。”(松 119 页。“看起来样子好吗?虽说肯定好,但是还嫌时髦一点。”)“依话拉几样物事,现在做味做拉者,还勿曾烧。”(土 22 页)这两句都是表示转折关系。今一般不用拷贝式,而用从书面语开始的关联词语。如:“依讲个几样物事,现在做好拉海,但是还旣没烧。”

(4) **分句式话题:**是吴语式话题。

都有新式可或用。

至于分句:常用提顿话题的助词“末”为标志引出转折句。如:“辛俸拨依八块洋钱,衣裳末,另外再拨依。”(麦 41 页。“给你八块洋钱工钿,至于衣服,另外再给你。”)“第只表要十四块洋钱,金表链外加。”(麦 102 页)“至于”话题有时也可用“是”提顿,如:“小官人,生得矮小勿像样;婆妈是,凶来像只雌老虎。”(沪剧《阿必大自叹》)今也用此旧式,如:“我,一直蛮高兴;我娘是,总有点舍勿得。”新式是:“工钱拨依八块洋钱,至于衣裳,另外再拨依。”提顿助词“是”用得少了。

系事分句:“布染啥个颜色末,啥个价钱。”(麦 101 页。即“布染成什么颜色,是什么价钱。”)提顿助词“末”表示系事。今也用旧式,新式是:“布,染啥个颜色,就是啥个价钱。”

例举分句:“有个末,因为小墟里穷苦啫,旣奈何出来个。”(麦 139 页。即“有的因为小时候穷苦,无奈何出来的。”)今也用旧式,用“末”提顿,新式是:“有个因为小个辰光穷苦,旣没办法才出来个。”

条件分句:这些都是虚拟句。如:“等伊再勿用心末,告伊跪之啫画。”(松 314 页。即“等他只要再不用心,就叫他跪着画。”)“木行要大本钱末,开得起。”(麦 110 页)“不过,学之稿子末,好学油画。”(松 296 页)“圣像画来好末,最是动人个热心。”(松 316 页)提顿助词“末”在此引进条件。今也用旧式,新式是:“木行只有要本钱大,再开得起。”“不过,只有学了稿子,再好学油画。”

假推分句:这是虚拟假设推论复句。如:“一干子担勿起来叫干人来相帮。”(麦 40 页。即“要是一个人拿不起,就叫个人去帮忙。”)“依居去末,叫个替工来。”(麦 40 页。即“如果你回去,叫个替工来。”)“买好之末,早点转来。”(松 265 页)“点蜡烛火,到上头来。”(麦 6 页)“砚台上墨勿要忒浓,浓之搨勿开,也勿要淡,淡之要化。”(松 297 页。即“砚台上的墨不要太浓,如果太浓就涂不开来,也别淡了,淡的话要化开来。”)“依来末,我候依。”(丁 253 页。即“要是你来,我就等着你。”)“来末,一道来。”(丁 254 页。即“来的话一起来。”)用“末”、“之”、“之末”提顿假设推论。有时是对举假设,如:“贱末要买,贵末勿要买。”(艾 157 页)今也用旧式,“之”变为“了”,如:“勿好忒热忒冷,热了要爆脱,冷了砖勿动。”新式是用“如果”、“要是”等新关联词语,如:“要是买好了,就早点回转来。”“假使依回去末,叫个替工来。”“依早一点通知个闲话,我昨天就好来了。”或者省略提顿助词,如:“囍要买,贵勿要买。”

假推话题也能用“是”、“啫”提顿,如:“依早一点通知是,我昨日就好来了。”“我是依啫,老早去啫!”“等伊再用心点啫,望神父赏一尊圣像拉伊。”(松 314 页)“万一啫有个一个蚊子拨伊飞进来之,我可以射一射杀蚊虫药水,或者点一眼蚊香好哉。”(布 183 页)现今提顿助词“是”、“啫”中青年已很少用。

连贯分句:也是说以后发生的事:如:“讨之来末,就要种个。”(松 265 页。“要来以后,就要种的。”)也能用“是”。今也用旧式,

用“未”提顿,新式是:“讨来以后,就要种个。”

七、授受关系双宾语句的发展

从“VO₂拉O₁”、“VO₂O₁”、“O₂V拉O₁”转到“VO₁O₂”。

物品授受,需用动词带双宾语句,160年来,此句式发生了许多变化。

动词双及物(一个是与事,即O₁;一个是客体,即O₂)结构的句子,从语义上分,一种是“给予”类的,另一种是“接受”类的。从形式上来看,一种直接用“给”作动词的,另一种是由其他动词作句子核心的。上海话的“给”在19世纪中叶读peh[peʔ],现今读[pəʔ],写作“拨”。和与事对象联系的介词在19世纪中叶读[leʔ]或[la],分别写作“垃”或“拉”,现今读[lAʔ],写作“辣”或“拉”,从读音和书写形式来看,是由经常作“在”或“到”用的“垃拉”中延伸而来的。

1. 优势语序“拨O₂拉O₁”

150年前,“拨”字句用“拨O₂拉O₁”是最常见的形式,如:“多拨点铜钱垃伊。”(Give him a few more cash. 麦46页)“卖仔地皮要拨方单垃我。”(麦75页)“伊拨船钱拉依,打发依转来。”(土134页)这种表达形式也是此类结构的优势语序,“物宾语”最靠近动词,由于用“拉(to)”引出对象O₁,表物的O₂部分可以用相当长的短语。

用其他动词的“VO₂拉O₁”句,有用作“给予”类的,如:“难朝后日多挑点水垃浴缸里。”(麦39页)“依要发三百钱轿钱垃伊拉。”(麦40页)“等伊再用心点啫,望神父赏一尊圣像垃伊。”(松314页)“我常怕一时上头租勿出,每月倒要出完全房钱拉房东。”(土13页)有用作“接受”类的,如:“借只犁拉我。”(松254页)“若使伊是存银子拉我搭味,总有凭据个。”(土41页)“只要写一

张借票拉我,并勿要啥利钱个。”(土 80 页)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丁卓的《中日会话集》中,“给我”在上海话中有两种读法:“拨拉我”,“拨我”(丁 101 页)。在无“O₂”的情况下,“拉”可用可不用;而在有“O₂”的时候,当时 O₁ 前已常用“拨”,即出现两个“拨”,如“给我一点儿凉水”这句话,上海话译为“拨一眼冷水拨我”(丁 102 页),一方面已经不用“拨一眼冷水拉我”的句式,另一方面“O₂”还是在“O₁”的前头。这些已都与现今的上海话的情况相同。现今“拨 O₂ 拉 O₁”式已经不用,改说“拨 O₁O₂”或“拨 O₂ 拨 O₁”。如:“多拨伊点铜钱”或“多拨点铜钱拨伊”;“卖了地皮要拨我清单”或“卖了地皮要拨清单拨我”。

2. “拨 O₂O₁”

老上海话中,在较短的句子中另一常用形式是“拨 O₂O₁”式。如:“几时可以等回信者? ——后日,我拨回信依。”(土 28 页)“若使要拨利钱我,我勿借者。”(土 26 页)“我现在,要到某老爷屋里去,若使有人寻味,拨信我。”(土 105 页)这种双宾语位置与北方话正好相倒的形式是南方话如江南吴语的特点。“VO₂O₁”式也有,如:“伊总勿是白白里一眼勿谢依个,总送几两银子依个。”(土 20 页)“后来我又借拨银子伊,做生意。”(土 79 页)比较以下两句:“请记念老朋友个情分啫,借一百两银子我,转去做盘费。”(土 79 页)“伊借一百两银子拉我,做盘费啫转去。”(土 80 页)可见当时这两种形式都用。在老上海话向新上海话转变之间的 1936 年,“给我一个”,上海话还在用“拨一个我”(丁 102 页)。“给我一点好吗?”为“拨一眼我好否?”(丁 102 页)“给我两三张吸墨纸好吗?”丁氏书上翻成上海话是:“拨两三张吸墨水纸我好否?”(丁 103 页)但在现今的上海中年人和年轻人口中,这种用法已极少听闻,只有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偶说。尤其是那种挺长的“O₂”,现今难以听到,只有两三音节的,有时还说。如丁氏书上的国语“那种手套,给我一副。”翻成上海话为“伊个手套,拨一副我。”(丁 103

页)现今的替代式是“VO₂ 拨 O₁”,如现在这样说:“伊个手套,拨一副拨我。”“请侬记得起老朋友个情分,借一百两银子拨我,回去做路费”。

3. “O₂V 拉 O₁”

把定指的 O₂ 转为话题,是吴语的常见用法,尤其是在是非问句中。如:“辛俸付过拉依垃哉。”(麦 53 页)“阿是侬有两只官帽是否?一只借拉车夫戴之。”(土 110 页)尤其是需要把那个“客体”转为话题主体叙述的时候。又如:“第块地皮原主卖垃依啥行情?”(麦 75 页)“一尊翠来死个凿花圣像,我本来端正拉,为赏拉顶用心个学生子个。”(松 315 页)

还有些“(O₂)V 拉 O₁”形式即“O₂”在前面提到或隐含的句子,如“格味,租拉啥人?——我租拉侬个亲眷。”(土 13 页)“估之后来,典当里卖拉伊,伊就可以赚好价钱。”(土 51 页)“虽然送垃我,我亦勿要。”(麦 33 页)也是老上海话里常见的。现今“拉”已变为“拨”或“拨拉”。如:“一本书送拨拉伊,侬看好否?”

像北方话“把那个辣酱油给我”那样的“把字句”,翻成上海话一般是把“O₂”转为主语的,成为“O₂V 拉 O₁”形式。如:“县里查清爽之,就教伊占我拉个田,退还拉我。”(土 32 页)“教伊占我拉个田,退还拉我。”即“教他把已占我的田,退还给我”。上海话过去一般不用“把”字句的形式。这句话前面用了兼语式,“教伊”的“伊”是个兼语,构成“教兼 O₂V 拉 O₁”。“教”读[tɕiə]或[kə]。现今说法一般是改用“拿”字相当于普通话用“把”,这么说:“县里查清爽以后,就叫伊拿占我个田,退还拨我/退还拨拉我。”现今上海话“拉”只能与“拨”联用,且以单用“拨”为主。

在 30 年代,用“拨”替换“拉”带出 O₁ 已普遍使用,如:“伊个辣酱油拨我。”(丁 102 页)又如:“对勿住,伊把茶壶授授拨我好否?”(丁 105 页)今“拨”、“拨拉”两用,如:“伊个辣酱油拨/拨拉我。”经常用相当于“把”的“拿”来说,如:“拿伊个辣酱油拨我。”

但“拿”的动作味比北方话“把”重。

4. “VO₂ 拨 O₁”

原来的常式“VO₂ 拉 O₁”，后来“拉”被“拨”代替，变成“VO₂ 拨 O₁”，在 150 年前的著作里，只能找到个别用例，如：“老弟我讲一件可笑个事体拨侬听。”（土 63 页）是因为后有动词“听”的缘故。30 年代以后，此用法得以发展，后来因受国语渗透影响，变“拉”为“拨”，“借给我”、“还给伊”、“交给伊”在 1936 年时都已说“借拨我”、“还拨伊”、“交拨伊”（丁 104 页），而说不说“还拉伊”、“交拉伊”。如“借一枝毛笔拨我好否？”（丁 105 页）已不再说成“借一枝毛笔拉我好否？”又如：“对物住，借一枝铅笔拨我好哦？”（黄 94 页）现今通用“VO₂ 拨 O₁”，或用“V O₂ 拨拉 O₁”，如“借一枝铅笔拨拉我”，更常用：“我买一只戒指拨依。”

5. “VO₂ 拨拉 O₁”

“拨拉”连用的结构是“拨”替代“拉”的过渡式，早期只用在连动式“VO₂ 拨拉 O₁”的结构中。如：“教伊随便那能，总要想法子，赶紧凑满五千两银子来，拨拉伊。”（土 56 页）“出个茶钱，并勿是我落个，亦勿是我个朋友得个，是拨拉我朋友个底下头人大家分分个。”（土 14 页）现今上海话新派经常把“拉”省去，变成“拨 O₁”，如：“叫伊随便哪能，总归要想办法，快点凑满五千两银子拨伊。”

6. “V 拨 O₂ 拉 O₁”

150 年前，上海话中已有“V 拨”（V 给）两字连用的形式，如：“果真几日前头箇个人，卖拨箇只马拉姓赵个馐，话定当八两银子。”（土 82 页）构成“V 拨 O₂ 拉 O₁”，现今则没有此用法，只能说成“V 拨 O₁O₂”，现在说：“真个几天前窈个人，卖拨姓赵个窈只马。”

7. “V 拨 O₂O₁”

当时，“VO₂O₁”也能用作“V 拨 O₂O₁”。如：“伊前头穷苦个时

候,我担铜钱啫米相帮伊,后来又借拨银子伊做生意。”(土 79 页)
今也稍有听闻。多数则说:“后来又借银子拨伊做生意。”

8. “ $V_1 O_2 V_2$ 拨拉 O_1 ”

与 5 同时,“ V 拉 O_1 ”也变成“ V 拨拉 O_1 ”,如:“我无得铜钱借拨拉伊。”(土 80 页)40 年代起“拉”字落去,多用“ $VO_2 V$ 拨 O_1 ”的句式,如:“我要想请张先生替我做一副挽联送拨伊。”(布 71 页)至今常用:“我买一只戒指送拨依。”“我哋没铜钱借拨伊。”

9. “拿 $O_2 V$ (拨) 拉 O_1 ”

相当于普通话“把”字句的形式,上海话用介词“拿”把 O_2 提到动词前,可构成“拿 $O_2 V$ 拉 O_1 ”式,如:“乃味伊就教我,担银子衣裳,交代拉伊之味者。”(土 78 页)“近来几年,担树包拉别人。”(土 33 页)“担一百两银子来,借拉伊,教伊拨拉穷人。”(土 80 页)“担银子啫衣裳,领之出来,一齐担去,送拨拉伊个姊妹之。”(土 78 页)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还有单用“拉”连接 O_1 的,如:“王家老爷要拿李家个二小姐攀拉伊个儿子,因为李小姐交关做人家个。”(布 61 页)“所以啫我爷十分相信自伊啫拿一总事体侪信托拉自伊。”(布 286 页)“拿 O_2 拨拉 O_1 ”式也已开始用了,如:“伊要想拿伊个儿子过房拨拉伊个最好个朋友王先生。”(布 50 页)又以“拨”代“拨拉”,如:“拿茶给客人”译成“拿茶拨客人”(丁 106 页)。现今沿用“拿 O_2 拨拉 O_1 ”和“拿 O_2 拨 O_1 ”式,如:“拿张一寸照片拨拉男朋友。”又如:“我拿昨天买个礼物拨伊。”也能用“拿 $O_2 V$ 拨 O_1 ”式,如:“我拿昨天买个礼物送拨伊。”

在 19 世纪中叶,上海话“拿”读[nɔ],但通常是用“担[tɛ]”,现今上海原松江府地域的农村仍用“担[tɛ]”。今城区上海话最常见读作[nɛ]阴平声,年轻人重新回到 100 年前说[nɔ]。

下面两句,是 O_2 已提前,后接“拿”加“来/去”和“ V 拉 O_1 ”:
“我味就托朋友,拉上海买几块洋钱戒烟药,担去送拉伊。”(土 65 页)“阁下可以自家登之几间,多下来味,担来再租拉人家个

宛。”(土 13 页)现今的用法是:“侬可以自家登几间,多下来(个房子)末,拿来再租拨人家个。”除“拉”改“拨”外,句式不变。

10. “拨 O_1O_2 ”

19 世纪的老上海话中,很少有“拨 O_1O_2 ”形式的句子。下面一例是在一句话中用了两种形式:“侬肯拨铜钱我,我领侬去寻着箇个人,庄上管账个,拨伊一百铜钱。”(土 91 页)后面半句即用“拨 O_1O_2 ”式。“ VO_1O_2 ”式也是次要的形式,如:“箇回我欠侬二三百铜钱拉哩。”(土 70 页)“若使伊要等拉老店里做生活,出还伊工钱,搭伙计一样。”(土 37 页)在 30 年代出版的丁氏《中日会话集》里,第三十二课讲“物质授受用语”只有“拨一个我。”“拨一眼冷水拨我。”“借一枝毛笔拨我好否?”“迭个还拨侬。”“伊个袜子拨两双我。”“拿香烟拨客人。”(丁 102—106 页)几种词序,没有“拨 O_1O_2 ”形式,可见至少,这种形式在上海话正句里出现是极少的。在 40 年代也很少,如:“只要侬巴结点做朝后加侬薪俸。”(黄 165 页)由于它是与普通话相同的句式,50 年代以后迅速发展,一跃为现今最常用。如:“我拨侬两支乌毛。”“伊送我一本新书。”

11. “V 拨 O_1O_2 ”

“V 拨 O_1O_2 ”式可以取消述谓的独立性,把“V 拨 O_1 ”作“ O_2 ”的定语,形成名词性结构,这种情况在很早就有,如:“我送拨伊个药味,勿敢吃。”(土 65 页)但是“V 拨 O_1O_2 ”式在 50 年代以前的上海话书中未找到一例。这种用法因与普通话同,后来发展起来,现今常用,如:“我送拨侬一首好诗。”“阿拉今朝侬要交拨老师作业。”现今上海话还可以说:“伊拨拉我一本书”和“伊拨拨我一本书。”但在中老年的口语中,还比不上“ VO_2 拨 O_1 ”多。

从 160 年来上海话授受类句的变迁,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 常用式从“ VO_2 to O_1 ”向“ VO_1O_2 ”转化,实际上后种形式比前种更有标记更受限制,从语义关系紧密程度来看,客体宾语 O_2 与动词关系亲,与事宾语 O_1 与动词关系疏。(刘丹青 2001)但是,

这是由于吴语的南方话形式受强势的北方话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2. “V 拉 O_1 ”受普通话影响变为“V 给 O_1 ”以后,上海话为保持“给 O_2 to O_1 ”形式因而产生“给 O_2 给 O_1 ”的句式沿用至今。

3. “ VO_2 to O_1 ”的简化式“ VO_2O_1 ”是东南方言的特色,但一旦“ O_2 ”太长,便受到“重成分后置”规律的作用,在后来采用“ VO_1O_2 ”式之前,更多地使用“话题前置”式“ O_2VO_1 ”,因此老上海话中“话题前置”式出现率甚高。现今随着“ VO_1O_2 ”式的广泛运用,新上海话不但大大降低了“ O_2VO_1 ”式的使用率,而且“ VO_2O_1 ”式也随着退谢了。

八、双宾语形式的带兼语句多样化

多样化的表达是上海话在 160 年里打造出来的海纳百川的宽容度。

1. V_1O_2 拉 O_1V_2

上海话中双宾语形式的与事“ O_1 ”作兼语时,其句式多种多样。开埠时常用的是“ V_1O_2 拉 O_1V_2 ”式,如:“若使勿照味,话点真理拉拨伊听,看来那能?”(土 11 页)这句话中可见“拉”和后起的“拨”已叠用。“拨 O_2 拉 O_1V_2 ”的句子,如:“第二回小囡少拨点垃伊吃。”(麦 46 页)加“叫(教)”的如:“叫马夫拨点马料拉伊吃。”(麦 43 页)这是最土语的形式。今已改说 $V O_2$ 拨拉 O_1V_2 ,如:“讲点真理拨伊听。”“拨点马料拨伊吃。”

2. O_2V_1 拉 O_1V_2

此式如:“第个是自佢老爷,新近外头转来,带个土产,送拉老爷用个。”(土 131 页)“担刻刻听见拉个说话,讲拨拉朋友听。”(土 75 页)“拨我拾起来,担去拨拉王先生看。”(土 84 页)如果不出现 O_2 ,老上海话有“送勒依看。”(艾 197 页)和“话拨侬听。”(艾 197 页)“借拨我用用。”(丁 275 页)的“ V_1 拉 OV_2 ”“ V_1 拨 OV_2 ”两种

说法,现今是后者取胜。

失去“拉”的“ $O_2V_1O_1V_2$ ”,如“老兄我有一桩气闷事体,告诉依听。”(土 66 页)是现今常用的句式,如:“叫马夫拨点马料伊吃。”或用“叫马夫拨伊吃点马料。”

加“拿(担)”的“ O_2 拿拨拉 O_1V ”,如“地下有一根筹,拨我拾起来,担去拨拉王先生看。”(土 84 页)现今也能用:“地上有一根筹子,拨我拾起来,拿去拨拉王先生看/拿去拨王先生看。”

3. $V_1O_2O_1V_2$

如:“捨点物事我吃吃。”(艾 197 页)这种形式多用于“拨”字句,如:“拨饭我吃。”(艾 76 页)“倘使勿担去末,就要拨颜色伊看。”(布 118 页)“倘使有人相信伊啞让伊揆或者拨物事伊拿,格末身边头铜钱要拨伊摸脱,物事末要拨伊骗脱个。”(布 119 页)还有“ $O_1V_1O_2O_1V_2$ ”那样的话题句:“牛拨草伊吃。”(艾 133 页)这些用法一直用至今,如:“依拨点水我吃。”但如是一般动词,就较少用了,如:“依送几本小说书我看看。”而多用:“依送几本小说书拨我看看。”

4. $V_1O_1O_2V_2$

如:“侬众位看见伊酒吃个没?”(土 97 页)“一个月后来,保依依个身体比较好十倍。”(布 163—164 页)“我每月贴伊钞票用。”“拨依一本邮票簿摆摆邮票。”(钱 1997, 265 页)从布氏一句中可见 30 年代时 O_2 可以带“依个”这样的物主代词,现今一般已不能这样用。

5. $V_1O_1V_2O_2$

如:“那能个?再讲我听听看。”(土 95 页)“拨拉我吃官司。”(艾 127 页)“借拨我用用掰块板。”(钱 1997, 266 页)也能说:“借我用用掰块板。”

总之,现今的上海话中带兼语句的语序比较灵活,表现出它的宽容性,继承了老上海话在 160 年中逐步吸收外来方言语法形式

而进化的5种语序。它们是：1. $V_1 O_2 O_1 V_2$ ；2. $V_1 O_1 O_2 V_2$ ；3. $V_1 O_2$ 拨 $O_1 V_2$ ；4. $O_2 V_1 O_1 V_2$ ；5. $V_1 O_1 V_2 O_2$ 。如：“送点药我吃。”“送我点药吃。”“送点药拨我吃。”“点药送我吃。”“送我吃点药。”带兼语结构句子的5种语序在上海话里兼容，体现了上海话复杂谓语句内部语序的灵活性，变换的自由度，以至可使来沪人士用自己方言中的任一形式换说上海话，都能通话。

九、“拨”字句和“拿”字句的变化

1. “拨拉”、“拨”

从不用“拨V”到用“拨V”。

“拨拉 [pe?la]”或“拨 [pe?]”，今读作 [pə?la?/pə?le?]、[pə?/pə?]。用于表示“被动”，相当于普通话的介词“被”字，引出主动者，在150年前的上海话里已有用例，如：“第只船要上户因为拨拉大风打来十分破坏。”（麦84页）“一部水车拨拉贼偷之去者。”（松225页）“拨拉监考个先生看见之，拿伊拉个卷子收脱咗拨伊拉吃零分。”（布94—95页）“我今朝早晨头额角头勿高，拨拉三只手摸脱一只皮袋。”（布23页）“我刚刚点过个，恐怕拨拉风吹隐脱个，或者拨打火虫打隐脱哉。”（布82页）30年代有单用“拨”的。“两架拨伊逃走，佢也拨伊个炸弹炸伤六七个兵。”（布105页）“就此晓得第个账房先生是假仁假义个人咗，拨我停脱。”（布237页）普通话用“受”、“让”的，上海话也用“拨”，如《中日会话集》中普通话“让人家说了坏话了。”译成上海话是“拨人家戳个壁脚。”（丁266页）“受人家讨厌。”译为“拨别人家讨厌。”（丁267页）“这个计划不可以让人家知道的。”译为“迭个计划勿好拨别人晓得个。”（丁269页）“让他们吃完了。”译为“拨伊拉吃脱拉者。”（丁268页）

但是，老上海话过去多数场合不用有标志的被动句，即不出现

“拨拉”，如上段两句话可说成：“第只船要上户因为大风打来十分破坏。”“一部水车贼偷之去者。”不引进主动施事者的被动语态句子不用“拨”、“拨拉”，如：“现在黄梅天气，无线电容易损坏。”（布 152 页）“今朝早晨头，有一只敌人个鱼雷艇打来沉脱。”（布 105 页）“第个人拉拉肚皮上吃着一枪。”（布语 82 页）“昨日夜头贼偷，物事偷去勿少。”（丁 271 页）“伊另典当，昨日强盗抢，话啫现钱抢去勿少。”（丁 271 页）在定语中出现也不用，如：“所偷脱拉个衣裳完全查着。”（布语 183 页）被动句无形态指示。不引进施事者的句子上用“拨拉”反而不通，如“*一块玻璃拨拉敲碎脱哉。”只是在引进主动者时用“拨”，如：“夜里向，雷响响来，我拨伊弄觉。”（布语 182 页）“第座房子拨拉别人租脱拉哉。”（布语 182 页）“我个牙须，吃香烟勿当心拨拉火烧脱一眼。”（布语 182 页）现今的青少年受英语和普通话的影响，表示被动的“拨拉”用得多而普遍，通常简作“拨”，且能用于无主动者句。如：“甭只船要停码头，因为拨大风打得坏光了。”“一块玻璃拨打碎脱了。”“伊掰门功课拨关脱了。”（即“这门课程他不及格。”）“甭另典当，昨日拨强盗抢，听说现钞拨抢去勿少。”

艾约瑟说：“拨拉”有四种用途：① 表示主动。如：“拨三两个铜钱拉伊。”② 表示被动。如：“拨拉父母责备。”“我个帽子拨拉人偷之去者。”③ 表示“引起……的”，用作使役式。如：“拨拉伊死。”“伊拨拉我喫亏者。”④ 表示许可。如：“啥人肯拨拉别人欺负呢？”“勿要拨拉别人哄骗依。”（艾 127 页）其中①、②用法已见前述。③的用法，现今多改用“叫”。如：“叫伊死！”“伊叫我吃亏了。”文一点也可说：“伊使我吃亏了。”至于“我拨伊死”、“伊拨我吃亏了”的用法已少见。④的用法现今仍用。

2. “拿”字句

拿nai[nE]：要使 VOC 转成 OVC 说，普通话用“把 OVC”。上海话用“拿 OVC”形成“处置式”，“处置式”还用于动词后再带宾

语的场所。开埠时，土词为“担[te]”，是松江方言大区的特征词。如：“我立拉棚搭阶檐上，伊冷陌生头里后面担我一推，我几几乎跌下去。”（土 12 页）“箇块地皮大来野，无啥人担伊来种种园地。”（土 9 页）当时已经开始改用“拿”，如：“侬叫个小工来，拿里向屋里，出理出理。”（土 126 页）到 30 年代末，还是“担”、“拿”两读，“拿”读作 nɛ[ʔnɛ]。如：“告伊三日天后来，垃拉上半日九点钟，要担五万块洋钱，放拉环龙路华龙路口朝西，第三棵树下头。”（布 118 页）“伊要想拿伊个儿子过房拨拉伊个最好个朋友王先生。”（布 50 页）“第个老太婆弄地汽车夫无没办法佬拿伊轧杀哉。”（布 92 页）“拿伊个家当折来无啥几化拉哉。”（布 141 页）同页上面还保留用“担 tɛ[te]”：“担店里个资本侬去做投机事业。”（布 141 页）今用“拿”，有[ʔnɛ₅₁]、[ʔno₅₁]、[no₂₃]、[ʔno₅₁]几种读音。如：“拿伊捉进去吃官司。”青年人多读作[ʔno₅₁]。

还有一种常用的形式，是“担 O₂V 拉处所 (take……to……)”，如：“担烙铁放垃火炭上。”（麦 10 页）“担衣裳晾拉日头里。”（麦 11 页）又如加“教兼”的“拿 O₂ 教兼 V 拉处所”：“开手拿云青佬洋绿，教伊放拉孟钵里，研细起来。”（松 302 页）一直沿用至今。

北方话的“把”字句，上海话过去常常用话题句的形式讲，如：国语的“把门开开。”译成上海话可以是“门开一开。”（丁 108 页）“把电扇关了。”译成上海话可以是“电扇关一关。”（丁 109 页）“把这张布告贴起来。”“把这封信封起来。”译成上海话是“迭张布告贴起来。”“迭封信封起来。”（丁 111 页）“把这报纸去还了。”译为“迭个新报去还脱之。”（丁 126 页）普通话中用“把”表示处置式，如：“把帽子挂起来。”译成上海话可用“拿”，也可不用“拿”：“（拿）帽子挂起来。”“把碗筷收下去。”译为“拿碗筷收脱伊。”（丁 126 页）

上海话的处置式用“拿”是表示工具方式的介词“拿”的虚化结果。在上海话中，有许多表示工具方式的场合仍用介词“拿”引

进,如国语的“拿橡皮擦掉。”“拿笔划掉。”译为上海话是:“拿橡皮揩脱之。”“拿笔划脱之。”(丁 126 页)“拿茶给别人”译为上海话是“拿茶拨客人。”(丁 106 页)“拿纸把这个包上。”译成上海话是“迭个拿纸头包一包。”(丁 111 页)“拿扫帚把地扫一扫”对应上海话是“地上拿扫帚扫一扫。”(丁 109 页)“用铅桶打水。”译作“拿铅桶拎水。”(丁 35 页)“用纸包。”译作“拿纸头包。”(丁 34 页)有时不用“拿”作介词引出,直接说:“迭个几钱买个?——一块洋钱买个。”(丁 73 页)

“拿”在语法化之前,是动词,它的最老读法只读作[nɔ],一直用到布氏 1939 年之书仍如此([nɔ]后随一些麻韵字一起韵并入[o],读[nɔ]),如:“要拿 nao[nɔ]出来汰干净。”(布 82 页)也作[ʔnɛ]([ʔnɛ]可能是[nɔ]和[tɛ]“担”的合璧音,因此是阴平声调)。“是张先生叫我拿[ʔnɛ]来个。”“是侬个末拿去好者。”(黄 48 页)今中老年读[ʔnɛ],年轻人又回复旧音重新读作[ʔnɔ]。这种语言的周而复始的现象值得思考。

十、比较句的变化

向普通话形式靠拢。

上海话中,比较句中的“比词”出现过以下多个:“傍,傍仔,勿如,勿及,V 勿过,比,比仔,比得过,比勿过,勿比”。

无比物:“现在广东橘子熟。”(麦 6 页)强调某物比其他的都好,有时可不必引出被比物。今也用,如:“今年五班考得好。”

顺比类:

傍:比。“鱼价傍前两日大仔点。”(麦 107 页)原老派还用,今已无闻,改为“比”:“鱼价比前两天贵了一点。”

傍仔:“木头傍仔前底头个价钱要大一半拉。”(麦 97 页)“价钱傍之别人家亦公道。”(麦 16 页)“到底傍之前头时候,差得多

者。”(土 37 页)今已淘汰,而用“比仔”,如:“到底比仔从前,差得多了。”

比:“我个脚比依走来快。”(麦 16 页)“第个人比伊个人年纪大点。”(麦 34 页)“勿算比我好。”(艾 94 页)“只能够趁黄包车,或者人驮人走,价钱非常高贵 koei[kuɛ]比趁汽车也 a[fiɑ]贵 kiu[tɕy]。”(布 12 页)“今年像煞比旧年更加冷。”(黄 112 页)“光玻璃比花玻璃价钱推班交关。”(布 191 页)“比前头好之多者。”(丁 85 页)今常用“比”,如:“伊个功课比依推扳。”

比仔:“载进来比仔载出去多。”(麦 34 页)“包做生活,比之点工来得快。”(布 191 页)“黄包车必之汽车慢。”(黄 120 页)“比仔”现今少用,多用于老年人。

A 仔:“近来依两句话好之较惯者。”(丁 85 页)今也用,如:“瓣朵花开得大仔一眼了。”或用“A 了”:“我长了一点点。”

比得过:“哧啥人比得过伊。”(麦 45 页)“上海搭之巴黎比是比得过个。”(布语 26 页)今通用。现今通用“比得过”,如:“师弟是比得过师兄个。”

逆比类:

勿及:“中国果子勿及英国。”(麦 6 页)“弟弟勿及哥哥聪明。”(布语 27 页)今少用,往往用“及勿上”说,如“弟弟及勿上哥哥聪明。”

勿比:“上海勿比苏州。”(艾 94 页)“现在时候勿比前头哉。”(麦 45 页)今只在少数老年人中用,如:“现在勿比从前了。”“伊有啥好?根本勿比依好。”如果是说出比较谓语内容的,如在“好”上比的,今中青年改用“哧没”,如:“伊根本哧没依好。”“19 世纪中叶,上海哧没苏州好。”

勿如:“晓得做勿得勿如勿要做。”(麦 55 页)“多读勿如多记得。”(麦 56 页)“出门一里勿如屋里。”(麦 56 页)“我看依勿如一脚到北站去趁车子,好哉。”(布 38 页)“药补勿如食补。”(布语 27

页)今也用,如:“侬写勿好勿如勿写。”

比勿上:“苏州比勿上上海。”(布语 26 页)今也用,如:“我身体比勿上侬。”但更多的是用“比勿过”,如:“伊个成绩比勿过侬。”

V 勿过:“一千兵丁敌勿过一万。”(麦 12 页)今也用,如“伊唱歌唱勿过侬。”

还有一种渐进比,如:“一眼长一眼”、“一日大一日”、“一眼小一眼”、“一日推扳一日”的说法,如:“上海个生活程度一日高一日者。”(黄 97 页)今也用,如:“伊做个生活一日推扳一日。”

十一、疑问句的变化

1. 选择问句的变化

“还是”取代“伊”、“呢”

伊e[i]: 置于选择项之中,1. 反义选择:“脉息跳来快伊慢?”(麦 15 页)“侬个力气大伊小?”(麦 16 页)“第个生意内行伊外行?”(麦 31 页)“侬个眼睛远光伊近光?”(麦 16 页)“第个是生铁伊熟铁?”(麦 88 页)2. 两项选择:“买哪个钉讲斤头伊数只头个?”(麦 88 页)“木匠个本事广东个好伊上海个好?”(麦 82 页)这种用法在 30 年代的语法书中已不见,但笔者在 50 年代在市中心还听到过。今已不用,而用“呢”。如:“脉息跳得快呢慢?”年轻人“呢”也趋不用,用“还是”。如:“秤个是生铁还是熟铁?”反义选择倾向于不用,而用单问,如:“脉息跳得快哦?”

伊还是:“一起买伊还是买一半?”(麦 33 页)“木料外国个强伊还是本地个强?”(麦 77 页)因“伊”表示选择义模糊了,故加上新词“还是”用叠加形式。今用“呢还是”,更多的用“还是”:
“一道买呢还是买一半?”“一道买还是买一半?”

呢gni[ni]:“租田呢自家田?——自家田。”(松 251 页)“今朝水田里做呢旱地上做?”(松 251 页)“转来啥模样者?早呢晚?”

(土 6 页)“侬到南站去趁车呢,到北站去趁车。”(布 38 页)“老爷呢少爷?”(布 294 页)今仍用,但多用“还是”。

呢还是:“还是当真呢,还是话白相?”(松 30 页)“侬晓得否:不过要修只钟呢,还是表亦要修个?”(土 36 页)“来呢还是勿来现在话定当之。”(黄 163 页)今仍用,多省“呢”,用“还是”,如“来还是勿来现在要讲定当。”

助词“伊”、“呢”的衰退,“还是”取胜,说明助词渐为连词替换。

2. 是非问句形式的纷杂

本土词“V 哦”为主,各地是非问形式及其混叠形式皆备,发问方便。

V 否 va[va], A 否:“否”又写作“唔”、今写作“哦”。如:“近来自家个贵恙,好点否?”(土 2 页)“大和尚拉山上否?”(土 8 页)“拉张家口,有啥店否?”(土 15 页)“自家一向好拉否?”(土 5 页)“我去领伊来,让老爷先看一看,中意否?”(土 101 页)“夏天光个帽子,有否?”(布 153 页)“楷片有否?”(布 294 页)“V 否”是上海话是非问形式的土语层,可上溯到嘉兴府语音的承续。至今尽管上海话在五方杂处的移民方言影响下吸收了其他的各种形式,如:“V 勿 V”、“阿 V”、“V 勿”,甚至还有混合式“阿 V 否”等(如:是否?是勿是?阿是?是勿啦?阿是否?),但直到今天,“V 否”(今写作“V 哦”)式还是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各种形式。

完成体的疑问形式是“V 拉末”,如:“票子上收印,打拉没?”(土 87 页)还有不多的“有 V 否”的问法,如:“税单有来否?”(Mc, 1916)“有 V 哦”形式在今中老年中也用。今变为与普通话相近的“V 了哦?”如:“发票上图章敲了哦?”

V 勿 V, A 勿 A:在开埠时,已有少数的“V 勿 V”、“A 勿 A”的句子,用在句末。如:“我买依拉个行情买勿买?”(麦 31 页)“第种能个货色挪荡有勿有?”“中国配婚姻先合男命佬女命配勿配?”

(麦 119 页)“到底盘盘货色看,究竟缺勿缺?”(土 85 页)“伊个人去过勿曾去过?”(麦 52 页)“市面上茶叶多勿多?”(麦 25 页)“第个裁缝手脚好勿好?”(麦 78 页)

由于“V 勿 V”的用法不普遍,因此上海话中有动词与否定趋向补语构成的“上勿上”(即“不能上”)、“过勿过(即‘不能过’)”的说法,如“我个相帮人欠之交关债,年夜头过勿过哉。”(布 153 页)“回到屋里,衰痞来动勿动个者。”(土 39 页)不会与正反问相混淆。

V 呢勿 V, A 呢勿 A:“诗堂么加呢勿加?预先说定。”(松 309 页)“问声别人看,我吃呢勿曾吃?”(土 97 页)“依仔细想想看,倘然实介,自己身分对呢勿对?”(松 313 页);“跟之镰车一淘动身,就此啫免脱箇个大难,想想看,险呢勿险?”(土 75—76 页)“今朝天盛典当里,货色多呢勿多?”(土 51 页)“侬一淘到庄上领银子去,看伊假呢勿假?”(土 85 页)40 年代仍用,如:“来呢勿来?”(黄 41 页)今“呢”已少用,一般用“V 还是勿 V”,或“V 勿 V”。

是否,好否:在陈述完后加上“是否”、“对否”、“好否”表示疑问。如:“府上住拉城里是否?”(土 1 页)“阁下就是何二老爷是否?”(土 5 页)“除出之我登拉几间以外,剩拉多化,求阁下替我招租好否?”(土 13 页)丁卓的《中日会话集》上,国语的“你是不是丁先生?”(正反问)相对的上海话为“依是丁先生是否?”(丁 25 页)现今这些形式还常用,“依告诉我今朝发生个事体,好哦?”“依去苏州了是哦?”

阿 V:阿是:“城西面,江老爷,阿是伊要造房子?”(土 27 页)“今年打拉个米,阿是比旧年多点?”(土 31 页)“米价阿是主人家定个?”(土 32 页)“此地阿是王公馆?”(布语 165 页)“阿是勿要?”(黄 50 页)“阿是有人拉寻我?”“阿是价钿嫌得忒贵?”(黄 51 页)阿有:“伊个人,阿有啥本事?”(土 44 页)“阿 V”的形式在原苏州府包括太仓州地域内是是非问的专用式,上海的嘉定、宝山原归

太仓州所辖,也用“阿V”。而旧松江府地区都用“V哦”。上海话在清末至40年代受苏州话影响大,使至今老年人中的有些人仍用“阿V”式,如:“侬阿去城隍庙?”但在开埠时上海话中只受很少影响,会话书中偶见几句,只有“阿是”、“阿要”、“阿有”、“阿晓得”这少数几个动词能与“阿”结合用。如:“阿要写啥纸张个?”(土37页)“阿晓得,箇座房子,是顶好个?园地味大,地势味好,离开大街味勿远。”(土14页)“夜班车阿有晒车个?”(Mc,1916)“阿有证据?”(黄35页)“阿V”的用法在30年代以后由于苏州话的影响又有扩展,表现在宫田一郎、许宝华和笔者在70年代底在老年人中调查,后记在《上海语苏州语学习研究》中老派有“伊阿来?”“伊阿晓得?”“身体阿好?”“伊阿辣学习?”(宫田130—131页)当时的中年人又趋萎缩,普遍都回到用“V哦”形式。现今“阿V”用法又已退化,萎缩到只有最常用的动词与“阿”组成“阿是”、“阿要”、“阿会得”、“阿晓得”、“阿可以”、“阿有啥”、“阿要啥”几个定型化的固定短语形式(标志是要用一个连读调即凝固成一个语音词来读),仍在中年人中用,“阿……”不再是开放的了。“阿是”用得更多些,至于青年人,除“阿是”有的人用外,其他几个已不用了。青年人主要用“V否”,有时也用“V勿V”。如:“侬是学生否?”“侬是勿是学生?”

阿V……否:阿V常与“否”联用,是叠用式(苏州话是只说“阿V”,句尾没有“否”的)。如:“回到屋里,衰瘡来,动勿动者。阿是受累勿轻否?”(土39页)“箇日马听见之枪响,阿是怕者否?”(土83页)“看园个人,阿要偷果子出去卖个否?”(土34页)“包定当之后来,阿要教人来看拉个否?”(土34页)“拉火车里阿有得吃否?”(Mc,1916)“阿是交关要紧个否?”(布语165页)也见与“哉”联用,如:“侬看那能?——阿是输者?”(土97页)可见“阿V”和“V否”叠用的形式长期在上海话中使用着。现今已不用。

阿是……呢啥:“阿是阁下要想租呢啥?”(土13页。《官话》:

“怎么您要租么?”)“箇张纸,阿是徒弟上之店,就写个呢啥?”(土37页)“呢啥”是表示“确认问”的语气助词,“阿是”与“呢啥”联用,是表示究竟的确认提问。今已不用,而用副词形式表示这个语义,如:“侬到底要想租哦?”或“侬要想租,是哦?”“侬要想租,阿是?”

V 否拉:1928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记上海话是非问句,除了“唔”,还有“唔拉”。(赵127页)这种用法延续至今,通常写作“V 勿拉”,如:“侬上海去勿拉?”“侬昨日开心勿拉?”这个用法有时表示与“V 否”相同的意思,如:“侬看我伤心勿啦?”(即“你看我伤心吗?”)但更多的时候,有“究竟”的轻微含义在内,如“侬上海去勿拉?”多是“侬上海到底去哦?”的确认问的意思。

尽管上海话中是否问句现今主流是“V 哦”,“V 勿 V”频率也增大了,“阿 V”也可用,“V 勿拉”也用,“阿 V 哦”、“阿 V 勿 V”也可用,表现了上海话的宽容性,既保持了土语层的基础,又吸收了各种方言中的表达形式,这些人在上海发问,上海人都可与他们交际。

十二、句子关联形式的严密化

上海话中表达逻辑关系的语句关联,160年间由短语后附提顿助词的形式逐步转变成分句前的以连词、副词为主的关联词语的形式,同时语句由短变长了,分句间的逻辑关系由模糊向明确进化。

1. 分句的关联

从助词系统过渡到连词系统。

并列关系:

表示并列关系,常常是没有形式标志。加有形式标志的,常用以下一些词语关联:

一头……一头:“想想看,用心画圣像,好呢勿好? 一头好光荣天主,就是用手里工夫来劝人恭敬天主,若使圣像啫真正画得好,一头来有名气。”(松 316 页)今少用:“我现在两头勿讨好: 一头讲我勿会做人,得罪了自家爷娘; 一头讲我勿贴心,勿顾老婆个面子。”多数用“一方面……一方面”或“一面……一面……”:“我做事体,一方面做得大家赞成,一方面要自家满意。”“一面老欢喜我,一面讲我啫没良心。”

一样末……一样末:“一样末,学着颜色。……还有一样末,学打稿子。”(松 296 页)今也用,常常省去“末”改“是”。如:“我专门做下手事体,一样是准备打扫会场,一样是接送贵宾。”

一则……二则:“伊拉常庄拣事体长啫大个,一则因为长啫大个保镖气力来得大,有啥意外事体出来,能够对付;二则末长啫大个人来得神气。”(布 35 页)“一则是礼拜,二则是天气好,所以去个人交关。”(影山 105 页)今已不用,一般用“一来……二来”,“首先……其次”。

一来……二来:可以加上提顿助词“末”或“是”:“一来地歇生意清,二来末开销大,生意真真勿好做。”(影山 106 页)“一来是交货个期限错,二来是搭原样子勿对,所以佢大班闹来勿过头拉。”(影山 106 页)今也用,提顿助词也能加上。

一面……一面:“一面走路一面吃香烟。”(黄 123 页)今也用。

连贯关系:

表示连贯的叙述,常常是一句接一句,不用形式标志,所谓“流水句”便是。如有形式,则有后接“助词”和前置连词两种:

仔末:“箇是年纪忒小,总要十一二岁之末,学起来容易点。”(松 295 页)“早晨起来之末揩面。”(黄 153 页)“吃好之中饭末休息。”(黄 153 页)今也用,但多用“……以后,……”,如:“总归要饭吃好以后,再上手写小结了。”

啫:“什介能总要教郎中来看个看啫好拉嘞。”(土 2 页)用

“啫”作连贯连接今也用，如：“我舜桩生活做好啫，再到依屋里去。”但有时可用“以后”代之，经常是省去“啫”，不再用连接词。

仔啫：“吃之饭咯来。”（黄 151 页）“明朝买之咯还拨依。”（黄 151 页）今也用，但多用“了”，如：“吃了饭来。”“明朝买了还依。”

难末 nanmeh [nɛmeʔ]：于是，然后，这下，now then。这是上海话中较老而又保持到现今的连接词。如：“相信耶稣难末心里平安。”（麦 56 页）19 世纪中叶，“难”还有鼻音，以后消失，许多书都写作“乃”，常常与“之”、“之末”联用，如：“拿个桃树个头截脱之，乃未来接。”（松 274 页）“买好之末，早点转来。乃末傢生有拉者。”（松 266—267 页）“读之《史记》味，乃味晓得历代个兴旺衰败，人啫物事个恁好者。”（土 8 页）“汰好之浴难末看夜报。”（黄 154 页）“收作之房间难末睡觉。”（黄 154 页）此词有特色，故今仍用，如：“做好昨日留下来个事体，乃末再做新生活。”“乃末”还有“这下子”一义，如：“依勿当心，乃末事体办糟糕了。”

难：现在。如：“难朝后日多挑点水垃浴缸里。”（土 39 页）今也用：“本来我想走个，乃我勿走了。”也能作“于是”解：“第一桩事体做好了，乃做第二桩。”又能作“这下”解，如：“学画本来是清高个，乃是那画圣人个像，又 i[ji] 高之一层者。”（松 315 页）今也用，如：“乃是旣没法子想了”。

先……乃末：“先要拿石青敲碎之，乃末安拉孟钵里，放一眼水，细细能研。”（松 302 页）“稿子临来实盖模样者，乃末好划进法做出轻重出来。”（松 300 页）今多用：“先……接下来……”，如：“稿子临到舜能样子了，接下来可以划进去做出重来。”

再者：again, to proceed, 还有一件，接下去的事。“再者我等垃屋里啫依去买。”（麦 60 页）“现在来勿及，再者我下慌来做。”（麦 60 页）30 年代至今已不用。

势必至于：“兄弟淘里勿对之末，势必至于要分家哉。”（布 51 页）今只在老年人中用，多数人用“势必”。

递进关系

勿但……并且/而且:“勿但质地笨并且勿认真。”(麦 57 页)今不用“并且”,通用“勿但……而且”。

勿独是……亦:“勿独是依差就是伊亦差。”(麦 60 页)今“独是”在老年人中偶用,如:“人家侬肯,独是伊勿肯。”“勿独是”已不说,通用“勿单是……也”。“勿单是伊拉勿去听,我也勿想听。”

况且:“况且伊拉个火炮比我侬好。”(麦 58 页)今也用。

而况乎:“小事体勿会做,而况乎打事体。”(麦 58 页)“一千勿肯出而况乎二千!”(麦 58 页)今用“何况”。

30 年代,除了以上几个外,还有:“勿单(单)……还要”,“非但(乎)……而且”。(布语 107 页)

选择关系:

表示选择关系,老的助词形式有“啫”、“呢”等。

啫:老上海话用“啫”联系选择关系。如:“我去啫依去啫伊去,侬可以个。”“打啫勿打,依做决定。”“吃馒头啫吃面,两样侬揀一样。”今中青年多用“还是”代“啫”。“啫”少用。

呢:“去呢勿去,随依便。”“今朝水田里做呢旱地上做?”(松 251 页)今用“还是”替“呢”。

前置的连词形式在开埠时已有:

勿是……就是:“勿是今朝去,就是明朝去。”(麦 60 页)今也用。

还是……还是:“还是当真呢,还是话白相。”(松 30 页)今也用,又用“是……还是”。

或是……还是:“或是要四纸四绺裱,还是只消裱四纸两绺。”(松 309 页)今不用,用“或者……或者”,“还是……还是”。

与其……勿如、与其……宁可:有定选择用的关联词语书面语较重:“与其地样做,勿如伊个能做。”(影山 107 页)“地种广告与其登拉外国报,宁可登拉中国报。”(影山 107 页)现今也能用。有定选择还可以用“……个话,还是/勿如……”,如:“让伊去个话,

还是让侬去。”这些用法用到现在。

因果关系：

老的助词形式用“啫”。

啫：老上海话用助词“啫”表示因果关系，用“盖啫”表示“所以”，如：“行风船啫勿有摇个船亦可以。”（麦 110 页）“侬个脚生病啫整个伊还是跌趔趔？”（麦 16 页）“人手少啫种得勿多几亩。”（松 251 页）表示“因果”的“啫”与表示“连贯”和并列的“啫”在语义上也是相承的，如：“中国神农皇帝尝百草啫医好人个疾病。”（麦 98 页）“近啫便当。”（丁 294 页）这句话又是连贯又是因果。“第块肉骨头多啫忒瘦，我勿要。”（麦 100 页）这句话又是并列又是因果。

后来引进“因为”以至“因为……所以”，初与“啫”叠用作“因为……啫”，直至今仍有如此说法。用“因为……所以”的使用率渐渐大于用“啫”，关联词语渐渐替代了停顿助词“啫”。

因为：“牙齿痛因为啥缘故？”（麦 13 页）“年成丰熟因为风调雨顺。”（麦 54 页）

因为……啫：“因为生仔病啫落瘦哉。”（麦 16 页）“照箇个学生子能，因为伊年纪小啫，总要学三年工夫拉。”（松 296 页）也常用因为偏句在后的：“勿见得好收，因为天黑勿过啫。”（松 253 页）“船要叫落舱深点个，因为要去买货啫。”（麦 109 页）“看见沈家老爷快活来交关，因为伊要做老公哉啫，因为女家拿来嫁妆非常之体面个。”（布 62 页）开埠时，单用“啫”的句子最多，用“因为……啫”中间形态的句子也有一些，单用“因为”的，和接“所以”的句子极少。

因为……故所以：“因为逆风，故所以要调舱。”（麦 19 页）“因为水土勿服 oh[oʔ]，故所以常庄有病。”（麦 57 页）“以至于第个地方个做生意人，生意就要推班哉，故所以伊拉常庄报告捕房。”（布 115 页）到 40 年代，多用“因为……所以”，如：“因为伊常庄瞎话所以勿相信。”“因为做错脱事体所以吃排头。”（黄 167 页）也用

“因为……啫”：“因为货色勿中意咯勿要。”(黄 166 页)

老的用法还有以下几个：

因得是：“大多数人身体勿好，惯常因得是伊拉发育辰光，发育得勿好。”(布 218 页)今不用。

为此缘故啫：“勿论男啫女，侬要天天早晨头做十分钟早操，为此缘故啫，我个小囡直到现在勿曾生过大个毛病。”(布 164 页)今也不用。

盖啫keh lau[keʔlɔ:]：“所以”的意思。如：“恹人无人敬，盖啫要做得正。”(麦 57 页)“小囡有病盖啫多哭。”(麦 57 页)“我今朝为之已经有约，格啫勿能奉陪者。”(丁 295 页)“因为”也能说“为之”。今也用，写作“葛啫”，它比“所以”古老。今用“所以”感觉偏新。“葛啫”还普遍使用于青少年：“我昨天生病，葛啫勿去春游。”

所以啫：大概是“盖啫”与“所以”的合璧。如：“张先生是一个大慈善家，活拉个辰光，慈善事业做来固真勿少，做人末交关有道理个，所以啫死之末有交关人替伊可惜。”(布 71 页)今很少用，郊区仍用。

转折关系

老的上海话用“V 末 V”的形式，即可表示转折关系，单用“倒”也表示转折。“虽然……但是”之类的关联词语，是后来随北方话和书面语而来。

V 末 V：这是拷贝句话题形式用于表示转折。如用“做末做……还”：“现在做末做拉者，还勿曾烧。”(土 22 页)用“小末小……倒”：“箇个学生子，小末小，一双手倒伶巧个。”(松 295 页)“我儿花衣裳头面，多末勿算多，撑得来也勿容易。”(《海上花列传》41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今仍用。如：“搵个品种好末好，就是收成勿高。”“白莲泾个地方我去末去过了，已经记勿清爽了。”(钱 1997，190 页。白莲泾个地方我虽然去过了，但是已经记勿清爽了。)

V 是 V：“好是好个，到底本事平常。”(艾 153 页。although，

虽然:“虽然送拉我,我亦勿要。”(麦 33 页)“迭个花,颜色虽然好看,不过可惜勿香个。”(丁 293 页)“摊头上络小店家末,物事虽然强眼,有虚头个佬勿好。”(丁 294 页)“工钱虽然少,但是到年底花红派得来。”(影山 98 页)

但是/然而:though stil。“侬现在可以去但是就要转来。”(麦 54 页)“货色是好个,然而价钱忒贵。”(麦 59 页)

现今口语中经常用“虽然……但是”。

假推关系:

老上海话不必用连词,只要用关系助词,如:

仔:“学精明之,包得定后首请教依个人勿少。”(松 317 页)“钟头到之,叫我一声。”(丁 256 页)用语音后附的“仔”,表示“如果……就”的意思,今也用。也用叠用式,如:“假使辰光到仔,叫我一声。”

末:“勿如存拉账上罢,要紧用末,来拿 nao[ʔnɔ:]。”(松 301 页)“教会实盖做末一定兴旺。”(麦 55 页)“侬付之洋钱末,我拨收条依”(卜 87 页)“侬要买末,便宜点好者。”(黄 149 页)“要末拿去,勿要末拉倒。”(黄 41 页)“天好末,就照格能做。”(丁 246 页)“侬来末,我候依。”(丁 253 页)“问依价钱强末,(就)买之。”(丁 264 页)今仍用。

末:“开幕日脚到之末,请诸位过来参观参观。”(布 150 页)“到之末”即“到了的话”,今说“了末”。

关联词语早期用的是:

倘使,若使:“倘使将来又甚变动,请侬关照一声。”(影山 101 页)“若使勿对,再拿 bring 别个样子来看。”(麦 25 页)“若使实盖做必竟要受刑罚。”(麦 55 页)

倘使……末/若使……末:新旧联用:“倘使有人来游花园末,勿好看。”(松 264 页)“倘使市面勿好末,慢慢教看风头咯再话吧。”(影山 101 页)“若使要末,来担。”(麦 59 页)

倘然……末 / 倘然……之末 / 倘若……末:“倘然有末请依暂时借一借拨我。”(黄 155 页)“倘然弄坏脱之末要赔个。”(黄 155 页)“倘若依还要末,总可以便宜点。”(影 101 页)

30 年代后“倘然”等仍用,较多的是“假使”。

假使:“假使勿可以末,我叫别个作头司务再估估看。”(布 189 页)“假使冷天做起来末,灰沙啫啥要冰胶。”(布 190 页)

假使……末:也有与“末”叠用的过渡形式:“假使铜钿收勿着末那能?”(黄 156 页)

是得:“所以啫勿论啥个案子是得伊接受个末,大致有希望个。”(布 142 页)今已淘汰。

要是……就 / 假使……就 / ……个闲话,就…… / ……个说话,葛末……:现今是:“倘使”还有极少数老年人用,“若使”已无人用。老的“末”、“仔末”仍在用,还有用“是”的。如表示可能实现的假设,可用“仔”或“是”:“我晓得啻仔,就勿会放过掰个机会了。”表示不能实现的假设,只能用“是”:“昨日勿落雨是,掰点生活老早就做脱了。”这是虚拟句与不是虚拟句的不同。年轻人随着“仔”的消失,“仔”与“是”的区别随之消失,而都说成“个闲话”(“我晓得强个闲话”、“昨天勿落雨个闲话”),“仔末”后来多改为“了末”,也有“假使……末”的叠用。如:“我晓得便宜了末,也就勿会放过掰个机会了。”但更多的是使用与普通话相同相近的关联词语,如:“伊要是勿去东京个话,老婆也勿会脱伊离婚。”“依假使勿高兴去个闲话,就脱我讲一声。”“要是……就”、“假使……就”、“如果……就”、“……个闲话,就……”(即“……的话,就……”)、“……个说话,葛末……”,现今都用。

“倘使”、“若使”等是最早进入上海话的连词,后来随着新一轮普通话关联词的引入而先行淘汰。在 50 年代以后先产生过渡型连词“假使”,现今年轻人干脆直接用“要是”、“如果”。但是由于助词“末”、“仔末”等是具有稳定延续性的土语词,故还沿用到

现在,逐渐减弱。

老上海话还有用举例的词“比方”、“比如”来作假设句的。

比方,比如:如果。“比如依做起来那能做法?”(麦 59 页)“比方依做仔东家,亦要动气唔?”(麦 58 页)“比方我有勿好,依要忒我话。”(麦 58 页)“官座现在定起来,恐怕无没者。比方无得之味,别个座位要否?”(土 119 页)今用“假使”、“要是”,如:“假使我有勿好,依要忒我讲。”

直推关系:

仔末……就:老的可用提顿关系助词与副词关联,一般在偏句中还要有表示完成的虚词,像“仔”、“好”、“到”、“已经”等。如:“等到伊手摸进之末,我忽然拿伊一只手捉住,伊强也强勿脱。”(布 116 页)今沿用,如:“做仔娘舅了末,总归要买一点物事去个。”“预备好了末,就开始做。”

既然/既然……葛末/既然……就:这些是新的用法。如:“既然什介,我有个朋友,……可以到伊栈里去,作承作承。”(土 15—16 页)“我亦想去白相,既然阁下无淘佬勿高兴,格味侬两家头一淘去,好否?”(土 4 页)现今一般是用“既然……就”,如:“既然做了娘舅,就总归要买一点物事去个。”

让步关系:

V 做 V:“即使再……也”、“不论……也”的意思。“小坭干,强做强勿要,一碰就坏个咯。”(松 310 页)“就是后首用心做用心,画出画来总勿得法。”(松 317 页)“着之迭件大衣,冷做冷个天,勿冷个者。”(丁 292 页。书中对应的国语:“穿了这件大氅,不论多冷的天也不冷。”)“本事大做大,机会勿好,也勿成功个。”(丁 291 页)“省做省,少到一百洋钿总要个。”(丁 292 页)“笨做笨个人,只要肯用功,无没勿进步个。”(丁 291 页)今仍用。也作“V 纵 V”,如:“任务重纵重,也勿叫声苦。”“骂做骂,打做打,拿伊既没办法!”(钱 1997,191 页)

也：“奈是懊恼也来勿及者。”（丁 288 页）此外，还有“……末，也”、“再……，也”，如：“伊反对末，我也要去。”“再跌，也跌勿过 5 元了。”还用“都”：“月里嫦娥都会回头，都要勿高兴。”

除了拷贝式表示让步关系的形式外，较新的形式有：

即使……啫：后来书面语化的“即使”引入。如：“即使名家啫做勿到。”（松 317 页）现今用“即使……也”，如：“即使名家也做勿到。”“即使打啫骂，也拿伊没办法。”

也怕：“也 á[ɑ]怕末铜钱，总勿要去偷人家。”（艾 157 页）今用“哪怕”，郊区仍有用“也怕”。

哪怕：见于 30 年代：“别人哪怕反对，我总归赞成个。”（丁 289 页）“那怕成功勿成功，定规拉个事体，只好做。”（丁 290 页）现今也用，如：“哪怕伊拚命反对，我也要做下去。”“那怕成功勿成功，定规拉个事体只好做。”（丁 290 页。即“不论成不成功，已经定规的事情只好做。”）今“勿论”也说。

就是……也：“就是其哭，也勿要凭其。”（艾 157 页）“无没好个，就是普通个也勿要紧。”（丁 288 页）“就是吃亏，也是有限个。”（丁 289 页）现今也用，如：“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拿伊寻到。”

条件关系：

只要……就：表示积极条件。如：“只要学个人自家要，多留点心，就多晓得点。”（松 296 页）“只要有通行证，随便啥人全可以去个。”（黄 165 页）“只要有买客就有赚头个。”（黄 164 页）“只要干净就好者。”（影山 99 页）“只要……就”不见于旧上海话前期，到三四十年代才见书。以前与“如果……就”一样用助词“末”表示的，如：“用功点末就会进步。”“末”既是“如果”又可以是“只有”，都是表示虚拟的条件的。

反义重叠，表示无条件的“无论”语义。如：“伊票货色我强强贵贵要卖脱。”（麦 24 页）今已极少用。而是：“无论强还是贵，侬要卖脱。”

随便那能:“迭桩案子,随便那能勿可以让步。”(丁 286 页)
“随便啥人,总勿能话无没缺点。”(丁 284 页)现今也说,如:“伊随便哪能反对,我侬勿怕。”

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勿答应。”(黄 146 页)现今也说:“无论如何依侬要坚持下去。”

勿算:除了。如:“女人啫小囡勿算有四千人。”(麦 63 页)

除脱仔:除了:“除脱仔依阮啥人会做。”(麦 63 页)今也用“勿算”、“除脱”或“除了”。

盖末:1. 这样么。“小囡要管束,盖末大仔有道理。”(麦 56 页)“鸡要买小点个,盖末肉头嫩。”(麦 111 页)今用“葛末”。2. 那么。“一百钱勿要,盖末 kehme 要几化?”(麦 56 页)今用“葛末”或“葛”。

凡于:凡是。“因为凡于到酒吧间里去吃酒个人末,大多数侬是年纪轻啫性子暴躁个。”(布 262 页)今用“凡是”。

只不过、只有:“只不过今朝一日天。”(黄 129 页)“只有伊一干子来个。”(黄 129 页)此两词今都用。

2. 提顿助词和连词的演化

(1) 提顿助词

提顿助词作为一个语法标志,强化了句子的话题性,又可以提示虚拟话题分句。但是总的来说,提顿话题的助词,现今使用频率大为减少,尽管加上提顿助词的语句至今听起来感觉很顺,上海话的韵味很浓,但是到 80 年代以后,的确趋于急剧衰退之中。

末:上海话中最常用、最自然和语义包容范围最大的提顿助词是“末”,150 年前读[meʔ],今读[məʔ]或[mɛʔ]。

a. 用于陈述语气句,提顿话题,如:“大约种花个法子末,是实介能。”(松 267 页)“读书末,勿认真。”(松 295 页)“比方树上,落下来果子末那能呢?”(土 34 页)“阴凉点末,夜快浇一回有者。”(松 267 页)“顶好末,到之黄梅里,摘菊花头来扞。”(松 270 页)在

30、40年代,“末”的使用还是很多,如:“因为游泳池小,人末多,水惯常勿大干净哉。”(布 220—221 页)“闲话末要讲得清爽。”(黄 54 页)“依要末借拨依好者。”(黄 54 页)“吃好之中饭末休息。”(黄 153 页)今也用“末”,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末”使用频率明显降低,趋于消退。如:“大约种花个方法是甭能。”“因为游泳池小,人又多,水经常勿大干净了。”

……末, V 哉: 这是一个句式。如:“但望伊学得精明末,是者。”(松 297 页。即“只望他学得精明就是了。”)“六七个末,勿多;八九个末,有者。”(松 13 页。即“六七个不多,八九个够了。”)“蕊头多末,要摘脱点;剩个五六个正头末,有者。”(松 269 页)今已少用。“是者”,现用“就好了”;“有者”,现用“够了”。如:“只望伊学得精明,就好了!”“阴凉点末,夜快浇一趟够了。”

b. 用于虚拟句,表示假推关系:相当于 if。“去叫船末,船钱先讲定当仔。”(麦 110 页)“胶水忒少之末,颜色稀淡佬容易脱。”(松 303 页)“要勿多勿少,习惯之末,自然有数者。”(松 303 页)“要紧用末,来拿。”(松 301 页)“货色好末买,勿好末勿要买。”(麦 33 页)“勿嫌贵末买仔去,嫌贵末勿要买。”(麦 26 页)“依要买末安点定头钱拉。”(麦 23 页)“依要肥皂末来担。”(if. 麦 42 页)“水呒没末,叫人挑点墟。”(麦 55 页)“爷娘垃拉,一总个事体我勿关,爷娘死之末,样样事体挤拉我肩架上。”(布 20 页)“有末,加二好者。”(丁 247 页)“万一勿可以末,也无法个。”(丁 247 页)“读之书末,样色会晓得。”(丁 248 页)今也用此,新式是用“要是”、“假使”、“个说话”等表示假设推论关系的关联词语,如:“假使胶水忒少个闲话,颜色就会稀淡,容易脱脱。”“要勿多勿少,习惯个话,自然会有数了。”“假使去叫船,船钱先讲定当仔。”“要紧用个闲话,来拿。”

c. 用于拷贝假设句。如:“要用末,用眼胶水来研和之,就好用者。”(松 302 页)“要趁火车末,先要到火车站上去买票,买好之

票末,可以上车。”(布 33 页)“要末要,勿要末拉倒。”(黄 54 页)现今也能用,但有时还加上现代关联词语,或改用关联词语,如:“要用个说话,用点胶水研和以后,就好用了。”“假使要乘火车,先到火车站去买票,买好了票以后,可以上车。”

d. 用于拷贝转折句。如:“依话拉几样小物事,现在做末做拉者,还勿曾烧。”(土 22 页)“箇个学生子,小末小,一双手倒伶俐个。”(松 295 页)今也能用,如:“依讲个几样小物事,现在做末做了,还旡没烧。”但较新的用法是用关联词“虽然……但是”,如:“依讲个几样小物事,现在虽然做好了,但是还旡没烧。”“孺个学生,人虽然小,一双手倒是灵巧个。”

之末:在虚拟句中表示连贯,“以后”。如:“花秧活之末,要浇点清水粪。后来末,只管要拔拔草。”(松 267 页)“顶头摘脱之末,让伊甯开来。”(松 267 页)今也用此,新式是:用“(了)以后”,或不用词,如:“花秧活了以后,要浇点清水粪。”“顶头摘脱以后,让伊甯开来。”“顶头摘脱,让伊甯开来。”

布氏认为:“以前的事用‘之’”,“时间动词之后表时间条件时,加‘之’、‘末’”,如“日头出来之末,晨雾要散哉。”(布语 144 页)“以前的事”,即是“既然”,有时直推含义不明显,“之末”就关联连贯复句。

连续的“末”引出复句、句群的 TC 链。“末”常常起蝉联的作用,使语句结合紧密而又有层次。如:“布末,摆拉架子上。布上先要上白塘。布末,或是用斜纹布,或是用西洋麻布,门面来得阔。”(松 304 页)此段“末”起并联作用;“别个末,也要用心,要看好样,学好样;学好之末,自然也有得赏着个。”(松 315 页)此段“末”起递进的连贯作用。又如:“树末,那能种法?要看第棵树个大小,照之大小佬垦潭。先要放河泥,后来末,擔树放拉当中,小心勿要歪。然后四面放泥,拿根木头敲敲结实。种好之末,就浇水。修树末,也拉第歇时候。”(松 275 页)此段三个“末”使语段分成三

个接续层次。“伊末贪心勿足接续做下去，冒险心末，更加大哉。”（布 141 页）此句中 T 之间有部分和整体关系。又像下句利用“末”可以使语句层次清楚，节奏分明：“胆大个人末，惯常粗心；粗心之末，事体做勿好哉。细心个人末，惯常胆小；胆小个人末，勿敢做事体。两种人侬无啥好。所以古人话：胆末要大，心末要细。”（布 282 页）现今上海话里，老派说话时倾向于仍然用“末”，新派往往可用可不用。如下两例不用“末”：“伊贪心勿足连续做下去，冒险心更加大了。”“胆大个人老是粗心，粗心以后，事体就做勿好了。细心个人老是胆小，胆小个人，勿敢做事体。两种人侬无啥好。所以古人讲：胆要大，心要细。”这样语句的层次蝉联更显意合化，须从分句本身语义中去辨认了。

以上说的是“末”的衰微。上海话中另一个以带“因果”语义为主的提顿助词是“啫”，“啫”也正在衰微。

除了“末”以外，常见的还有“是、也、呀、哉”等。

是：a. 用于拷贝句表示转折关系：“踏脚踏车，快是快个，到底衰瘠是衰瘠个。”（布 32 页。即“踩自行车，虽然快，但毕竟是累的。”）今也用旧式，新式是：“踏脚踏车，虽然是快个，吃力到底还是吃力个。”以下两句也是拷贝转折句：“好是无啥大勿好，不过吱吱了了，东咱西咱，惹事者那。”（松 314 页）“有是有点拉，只怕勿彀是。”（松 265 页。即“虽然有一些在那儿，只怕不够。”）这种带转折关系的拷贝话题，今也用，如：“江南是江南好，就是住勿惯。”“天浪向云多是多，雨是还勿会得落拉海。”但已较少听见。新式是：“虽然咤啥大勿好，不过吱吱了了，抓抓出出，老是惹事体呀。”

b. “是”在并举事件时表示“虽然”，引导全句转折关系：“我象棋是有眼会个，围棋一眼也勿会。”（丁 302 页）“我网球是常庄拍个，棒球难板打。”（丁 302 页）今也用，但有时后半句放一个“不过”或“但是”。如：“明早展览会是开个，后日勿开。”“我绿颜色是欢喜个，不过红颜色勿欢喜。”

c. 用于拷贝句表示假推关系：“保人是总要个，自家寻得着否啫？——寻是寻得着个。”（土 14 页）今也用，但新式是：“保人总归要个，依自家寻得到否？——要是寻，葛是寻得着个。”“是”还可以提顿假设话题，如：“依早一点通知是，我昨日就好来了。”

d. 用于单句的拷贝，表示“正名”，强调或申明事实。如：“阿有证据？——有是有个。”（黄 34—35 页。即“有没有证据？——肯定是有有的。”）“收是收个，请问个个学生子，有几岁者？”（松 295 页。即“肯定收的。请问这学生几岁啦？”）今也用：“去是去个，依勿要急！”但多用“肯定去个，依勿要急！”

e. 提顿话题，相当于“未”的用法，带有“承接”或“轻微转折”义。如：“既然有心要学画，盖未试一个月看，再行定当。成功啫勿成功是，就看得出。”（松 296 页）这一句中的“是”，有“至于……”含义，今也用，如：“吃白酒未，勿来事；吃黄酒是，还马马虎虎。”新式是：“至于成功还是勿成功，就看得出个。”

也：也写作“亦”。提顿强调话题，常用于拷贝句。如：“勿亮涨让伊吃得苦头来，响亦响勿出。”（土 12 页。即“不料让他吃到苦头，连话也说不出。”）“我仰拉床上，看窗口里个月光，晒亦晒勿起。”（土 6 页。即“我仰在床上，看窗口里的月光，就是睡不着。”）又如：“嚙，是是伊，规矩也好，用心也用心，天主门前也热心。”（松 315 页。即“喏，是他，规矩也好，说用心，他也很用心，天主面前也热心。”）这句中的“也”，有“说到……”的含义。今也用此类拷贝，如：“我看依忙也忙煞唻！”或者说：“我看依真是忙煞唻！”“我看依实在忙煞！”

呀：“箇呀非五六年勿成功。”（松 296 页。即“这个呢，非五六年不成。”）今也如此说，但用“啊”：“甯能啊，非得五六年再能够成功。”“依啊，忒戇！”“我讲啊，依一定要去个。”“啊”省去也可。

做：用于拷贝句表示让步关系：“小泥杆，强做强勿要，一碰就坏个啫。”（松 310 页。“小泥干儿，即使再便宜，也不要，因为一碰

就坏的。”)今也用旧式,如:“弄得清爽做清爽,伊还是勿满意。”也能说“纵”,如:“老朋友纵老朋友,还是亲兄弟明算账。”新式是:“小泥干,即使再强也勿要,因为一碰就坏个。”“即使是老朋友,也是亲兄弟明算账。”

哉:也写作“者”。表示列举话题。如:“老啫长者,要摘脱点正头。”(松 267 页)“若使碰着大风,或者落冰块,打下来果子多者,看园个,该当就要去,告诉包果子个,教伊担落下来个果子,来收之去。”(土 35 页)“拿着之笔,七搨八搨,房子者,火轮船者,搨来有点因头个。”(松 295 页)今不用“者”,有的用“个”。如:“老个长个,要摘脱点正头。”并联列举的,用“啫”或只用顿号。如:“拿到支笔,七搨八搨,房子、轮船,搨得有点苗头的。”“小塘菜啫,落苏啫,统统买回来。”

啫[ɿ]:是老上海话中常用的助词。一本 19 世纪末的上海话会话书里,充满着“啫”字,但在当今的上海话中,使用频率已大大减低。如果一个人现在话中“啫”很多,就有被认为是乡下人的可能。

“啫”作为一个提顿助词,有以下几种用法:

a. 提顿一般话题。如:“花啫长者要摘脱点正头,花头啫勿多,正头也可以勿要去摘脱伊。”(松 267 页)“花秧啫有之二三寸长末,可以分开来种。”(松 266 页)“来年啫若使报青末,活拉者。”(松 271 页)“伊啫要侬寻,侬去替伊寻一个;伊相信自家去寻,固是亦可以个。”(土 31 页)“比方人啫我寻着拉个,我该当要保。”(土 34 页)现今已不用,而是直接连接谓语,如:“花秧有了二三寸长末,可以分开来种。”可以用个小停顿代替“啫”。

b. 提顿罗列话题。如:“戏啫戏法啫啥勿看。”(艾 189 页)“啥格赛跑勒,滑冰勒,啥格勒,样样才会。”(赵,《方言》1999 年 2 期 94 页)今也可说,如:“扫地啫,揩台子啫,理房间啫,伊侬会做。”但经常只是用停顿或用连词“告”、“帮”而不用“啫”。

c. 提顿虚拟话题。如:“等伊再用心点啫,望神父赏一尊圣像

拉里伊。”(松 314 页)“若使虚话啫骗人,拨人看穿破之,自家坍塌。”(土 3 页)“若使平常落下来果子啫勿多,让伊落拉地上歇。”(土 34 页)“倘使天气干燥,日头啫旺,盖末日逐要浇两回水。”(松 267 页)后两句“啫”都处于谓语前,且要与“若使”一起用,到 30 年代已经找不到这种用法的句子,现今此种用法已不用,“啫”字已抽掉。如“假使平常落下来果子勿多,让伊落辣地上勿管。”但今在郊区农村还见用。今可把“啫”放在偏句末,如:“我是依啫,老早去啻!”但多说:“我是依个闲话,老早去啻!”又如:“万一啫有箇一個蚊子拨伊飞进来之,我可以射一射杀蚊虫药水,或者点一眼蚊香,好哉。”(布 183 页)这句用副词“万一”做话题。今也用,但多用“万一个闲话”或“万一”。

d. 提顿因果话题。如:“人手少啫,种得勿多几亩里。”(松 251 页)“今年雨水多啫,草没花人家勿少。”(松 253 页)也有与连词叠用的,如:“为之依勿快活啫,故此我勿来。”(艾 159 页)到 30 年代,仍有单用“啫”作助词,表示前后是因果关系的,如:“昨日早起里发之五更西啫,天气转得交关高爽。”(布语 135 页)也有用上连词与它叠用的,如:“为之平常日脚伍讲究卫生格咯生之大病者。”(影山 97 页)

(2) 连词

“啫”连词用法的变迁

今能省即省。

近代汉语中,有三个“了”,其中两个“了”就是普通话“我吃了饭了”一句中的动词后的“了₁”和句尾的“了₂”,还有一个“了”在普通话里已经消失,但还保留在吴语中,在苏州话中读“勒”,在上海话中读“啫”。这个“了”见于唐、五代,如表示前后承接:“辞父娘了入妻房。”(《敦煌歌辞丛编·捣练子》伯三九一)表示因果关系:“杀子胥了,越从吴贷粟四百万石。”(《变文·伍子胥》)表示并列连接,见于明末:“丢砖头了搬场子,弗曾听我情哥说一声。”

(《山歌》卷八)“了”的这些用法仍用于上海话,语音在上海话中读作“啫[lɔ]”。

这里附带叙述“啫”的其他用法的变迁:

并列连词:

a. 名词性的并连:“侬啫我一淘去。”(麦 54 页)“老大啫大伙计拨拉大浪头罩没拉海里向。”(麦 21 页)“有几等样啫几等样行情拉。”(麦 31 页)“第个茶叶拣脱仔梗梗啫大叶子,每担值卅两。”(麦 25 页)“请侬太太啫一家门早点请过来。”(布 304 页)老一点的用法有连续用几个并列的“啫”的,如:“一家里向有爷啫娘啫小囡啫差囡啫丫头。”(艾 206 页)后边还能用“啫啥”表示“等等”,如:“油络盐,酱络醋络啥。”(丁 37 页)

b. 动词性的并连:“世兄淘里好好能,勿要相打啫做闹。”(松 141 页)“主日上,办神工个人勿少,侪抢啫夺,顶好要做一个栅栏。”(布 84 页)“小个小囡末容易吵啫哭个。”(布 84 页)“要烘鸽子啫烧兔子。”(麦 36 页)“元宵夜里各家人家做团子啫接灶君。”(麦 147 页)“现在新娘子出嫁个辰光,惯常勿戴珠凉帽啫勿着红裙红棉鞋。”(布 59 页)

c. 形容词性的并连:“房子要造来好啫坚固。”(麦 70 页)“第个米粮稽啫勿结净,我勿要。”(麦 24 页)“伊拉常庄拣身体长啫大个。”(布 35 页)“中国银行末就通知英租界搭之法租界个捕房,告伊拉赶紧啫顶真调查。”(布 137 页)相反义的并连:“米粒头,弄弄碎,勿要太薄啫太厚,中中教顶好。”(土 110 页)“大家老朋友者,借点银子,有哈利啫勿利。”(土 26 页)

d. 短语和小句的并连:不一定要结构对等的。如:“好本事个剃头剃起来蛮快啫一眼勿痛。”(麦 99 页)“再者我等垃屋里啫依去买”(麦 60 页)，“一眼无没信息,勿晓得现在拉啥地方啫好拉否。”(布 50 页)“汽车夫末一门心思要赚铜钱,勿管车厢里个人轧得落啫轧勿落,只要有人要趁末,总归让伊趁个。”(布 36 页)

“啫”的连词用法可以看作是“并列助词”用法,因为从语音上看,“啫”是连在前面的词语上说的,如“爷啫、娘啫、小囡啫、丫头”,不是像普通话的“和”、“跟”那样的前置或独立说的。

“啫”在30年代已减少使用,如下面一句那些动物后面并未加上“啫”：“昨日,我拉扬州勿曾走儿化路,打着六只野鸡,四只兔子,两只鹌鹑,后来回转来,又打着一只麝啫八只鹌鹑。”(布171页)现今“啫”作并列连词已退化。一般都改用停顿代“啫”,或用相当于“和”类的前置连词“得”(即“搭”)、“得仔”、“告”等,如:“依得我一淘去。”“一个屋里向,有爷、娘、小囡,得仔佣人。”“世兄淘里好好叫,勿要打相打、吵闹。”“米粒头,弄弄碎,勿要太薄或者太厚,中中叫最好。”动词短语或小句形式的长或复杂的并列短语一般更是不用“啫”相连了。如:“一点信息也旡没,勿晓得现在垃拉啥地方,身体还好哦?”

并列向连贯进化:处于表达并列语义和连贯语义的中间阶段。如:“油颜色里要抢香水,容易干啫勿起亮。”(松304页)后面一句连贯味较重:“常庄有交关恹个女人,倘使有人经过第个地方,就上上来跟依啫拉依,竟然有交关人,垃拉第个地方,走也勿敢走啫兜之别条路走。”(布115页)今仍用“啫”连接,如:“伊只会吃啫暍,暍啫吃。”但也常分两小句不用“啫”说,如:“油颜色里要抢香水,容易干,勿起亮。”

方式连动连词:“啫”前的成分表示“啫”成分的方式,多少带有一点状语的味道,如同古汉语的“而”。如:“一颗一颗排好之啫种,种好之末,就要浇水。”(松266页)“第根铁依忒我摆垃炉灶里煨红仔啫敲一敲直。”(麦89页)“衣裳要焯好子啫浴。”(麦42页)“借之铜钿咯买。”(黄151页)今也用,但已不常用。如:“一棵一棵排好之种,种好之,就要浇水。”(松266页)“掰根铁依忒我摆垃炉灶里煨红仔,再敲敲直。”(麦89页)在150年前就开始不用。

连贯连词:前半部分常用“V仔(O)啫”,如:“依勿要秃仔头

啫到外头去,恐怕着冷。”(麦 88 页)“把拉扶手上仔啫跑。”(麦 10 页)“再者我问明白仔啫回复侬。”(麦 61 页)“拿菊花个根分开来,排好之啫种活之末,浇点粪。”(松 269 页)“吃之饭咯来。”(黄 42 页)“铜钿付清之咯货色车去。”(黄 152 页)“面揩好之咯吃早饭。”(黄 152 页)“开之年咯再讲吧。”(黄 151 页)“做好之事体咯白相。”(黄 151 页)现今老派仍用,新派往往不用连词,或用“以后”。如:“把拉扶手上跑。”“还有,我问清爽以后,再回复侬。”

连贯向因果进化:兼有连贯、因果意义。如:“刘司务,老爷教啫进去。”(土 27 页。即“刘师傅,老爷叫你进去。”)“先去淘淘看啫来买阮哉。”(麦 27 页。即“先去各处找找再来买吧。”)“我卖脱点货色啫来个。”(土 15 页)“箇个人,气昏之啫,归到屋里,勿多几日,一根绳子吊杀者。”(土 41 页)“为啥买拉个货色失约啫勿担来?”(麦 26 页)“铜钿付清之咯货色车去。”(黄 153 页)现今这类短语不用“啫”为多,有的用“啫”也可。如:“刘师傅,老爷叫侬进去。”“我卖脱点货色啫来个。”“为啥已经买个货色失约啫勿拿来。”

联系介词结构到核心。作状语,相当于“而”。如:“要照第个样子啫造。”(麦 70 页)“侬要照我话拉个啫做。”(麦 40 页)“船个东西南北随仔舵啫转。”(麦 19 页)“应当为公益起见啫冒一眼险。”(布 119 页)现今老派可照这样说,新派已经不用“啫”,如:“应当为公益起见冒一点险。”

其他状语连接:“担拉个物事我月底啫总算。”(麦 37 页)“慢啫去,我有一句话说对侬话。”(麦 189 页)今已经不用“啫”,如:“拿拉海个物事我月底总算。”“慢慢叫去,我有一句闲话得侬讲。”

因果关系连词:“啫”表示因果关系是其主要用法,它与表示连贯关系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表示一种“承上”,与“转折”相对立。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另一个事物的原因,而引起一定的结果。如:“大生意阮本钱啫做勿起,只得做做小生意。”(麦 122 页)“刷布刷得勿好啫,做起布来,纱正断个。”(松 260 页)“船逆风

啫摇大里勿上。”(麦 19 页)“昨日,侬屋里向新添一个小囡,我个娘舅来望十五 souo-m[suo m]啫望望侬。”(布 51 页)“我再怕伊衰瘠之啫生病。”(布 252 页)“伊末固执啫一眼也勿肯听。”(布 285 页)也有与连词叠用的,构成“因为……啫”:“照箇个学生子能,因为伊年纪小啫,总要学三年工夫拉。”(松 296 页)“有人末,因为小墟里穷苦啫,既奈何出来个。”(麦 133 页)“因得”比“因为”老一点。如:“所以啫常庄因得趁个人忒多,机器吃勿住啫坏脱,拉拉半路上抛锚。”(布 36 页)

开埠时“啫”作为表示因果关系的助词几乎用于每一句,当时的上海话已经有少数句子接受了“因为”,但一般还与“啫”前后联用。现今用“啫”连接偏老,“因为……啫”这样叠用还常见,“所以啫”不用,“葛啫”即“因此”却常用。新派用关联词语“因为……所以”。如:“大生意听没本钱啫做勿起,只好做做小生意。”“船因为逆风啫摇大勿上。”“照个学生样子,因为伊年纪小,所以总要学三年辰光。”

偏句在后的因果:在全句末用一个“啫”便可,如:“小泥杆,强做强勿要,一碰就坏个啫。”(松 310 页)后来发展到用“因为……啫”,如:“昨夜头我隔壁邻舍个媳妇要投黄浦,因为伊个婆忒凶啫。”(布 21 页)再到用“因为……”而不用“啫”:“要我忒伊介绍张家大小姐,因为伊末翠 ts'u[ts'y]啫蛮会交际个。”(布 61 页)现今用“因为……啫”或“因为……”。如:“要我忒伊介绍张家大小姐,因为伊趣,外加老会交际个。”

让步关系带“啫”:“自有人羡慕依一手好画,要来从依做先生,即使名家啫做勿到。”(松 317 页)今改“也”,如:“自会有人眼热依一手好画,要来跟依请依做先生,即使名家也做勿到。”

“啫”的其他用法

结构助词:表示动作一下一下连续进行,“V 了又 V”,像普通话“V 啊 V 的”的意思。如:“挨挨紧,勿要让伊动啫动。”(土 129

页。即“挨紧了，别让他动啊动的。”）“王先生做交易所个晨光，只不过用二百洋钱起头个，做咗做，赚到二百万。”（布 141 页）“依余咗余做啥？”（布 327 页）现今仍用。新派一般用“V 啊 V 个”代之。如“依余啊余个做啥？”“挨挨紧，勿要让伊动了又动。”

语气助词：“咗”退到最后虚化为语气助词。1. 表示追问语气。如：“保人是总要个，自家寻得着否咗？——寻是寻得着个。”（土 14 页）“自家亲眷朋友当中，有啥人要离间自佢弟兄个否咗？”（土 30 页）现今也用，如：“哪能咗？依去否咗？”“甯能讲，佢侪有联络个地址个咗？”但现在也常改换副词“到底”说，如：“保人是总要个，自家到底寻得着哦？——寻是寻得着个。”“到底佢能？依到底去哦？”叠用也有：“依到底去哦咗？”2. 表示申述语气。如：“勿要第只钟勿准个？看看我个表，亦走到三点钟者味。——格末钟走来慢之点者咗。”（土 7 页）“总之因为货色少之咗。”（土 15 页）今偶也见用，如：“葛末依好勿要去了咗。”“我又既没答应伊咗。”3. 表示当然和公认的语气。如：“就是咗。”“伊末是先进咗。”（钱 1997, 273 页）4. 表示反驳语气。如：“我既没做错咗。”（钱 1997, 221 页）5. 表示提醒和警告的语气。如：“我来咗！”“饭熟咗！”“要出事体咗！”（钱 222 页）6. 表示劝听和商量语气。如：“依现在先回转去咗。”“我想依勿应该去个咗。”（钱 223 页）7. 表示确认语气。如：“甯能讲，佢侪有联络个地址咗？”（钱 235 页）

“咗”的这些语气助词用法，现今中青年都可改用其他方式讲，如：“自家寻得着哦，啊[ɦʌ]？”“甯能讲，佢侪有联络个地址，对哦？”“伊末，大家晓得是先进呀！”“依现在先回去好哦？”“葛末钟是走得慢一点了。”

“咗”的派生词：

咗啥：等等。“咗啥”即“和其他”。如：“如同粉咗胭脂咗啥，用之伊末，果然好看个。”（布 236 页）“常庄看见有小囡无没人领咗，拉屋里向常庄小囡淘里打相打咗哭咗啥。”（布 252 页）“勿曾

进幼稚园个小因，一进之学堂，常庄要赖学啫啥。”（布 261 页）今仍用。

啥啫：为什么缘故。“啥啫”即“为啥”，像“葛啫”即“为此”：“就是箇回我辞馆个辰光，伊还问我啥啫辞。”（土 61 页）“讲到自家裱，啥啫合勿连？因为……少不可缺二三十千铜钱拉。”（松 308 页）“做啥啫又到苏州去个呢？”（土 60 页）今改用“为啥”。如：“就是舂趟我辞馆个辰光，伊还问我为啥辞。”

话啫：据说；说什么。如：“贼就招者，话啫某村庄、某人家搭偷拉个。”（土 77 页）“话啫吃之生鸦片啫死个。”（土 22 页）今改用“据说”或“讲啥”。如：“据说吃了生鸦片死个。”“贼骨头就招来，讲啥某村庄、某人家拉偷个。”

盖啫：因此。“盖”为“此”，“啫”为“因”。如：“长远勿买者，盖啫前头个傢生，拢总齐勿好用者。”（松 265 页）今读“葛啫”，在老中青年中都常用。偏老则用“葛啫”，偏新用“所以”。如：“长远勿买了，所以前个傢生，总之侬勿好用了。”

那能啫：怎么，为什么。如：“那能啫勿得归来呢？还是无得盘费呢啥？”（土 56 页）今一般用“哪能”或“为啥”。如：“哪能勿好回来呢？还是旴没路费呢啥？”

总之，无论是作提顿助词的“啫”，还是作为连接助词的“啫”，40 年代以来，“啫”这种形态与其他形态词一样正在衰退之中。

搭、搭之、忒：并列连词。

搭teh[teʔ]：和。如：“第个货搭伊个货相仿。”（麦 31 页）“伊搭依齐是一家人。”（松 6 页）“西洋搭东方。”（丁 36 页）

搭之teh tz[teʔtsɿ]：和。“好个搭之恹个一齐买末强点。”（麦 64 页）“第荡只角里，因为是旱地啫，考究种棉花啫搭之黄豆个是否？”（松 252 页）“只有我搭之依二个人晓得。”（黄 98 页）“内行搭之外行。”（丁 36 页）

“搭”和“搭仔”的用法一样。延续至今，因“搭”的韵母[eʔ]

在40年代后合并到[əʔ],故现在中年以上人读[təʔ]、[təʔtsɿ],写同音字作“得”、“得仔”,年轻人则因“[ʌʔ]、[əʔ]”的语音合并为“[vəʔ]”,故读作“[təʔ]、[təʔtsɿ]”。“搭”自介词“对”变来。

忒tʰuh[tʰʌʔ]:“我忒伊两合做生意。”(麦31页)“忒”当时用的也是同音字,40年代[ʌʔ]音合并为“[əʔ]”,“忒”也直至今读作“[tʰəʔ]”和“[tʰvəʔ]”,有的书写作“脱”。“忒”自介词“替”变来,后为连词,如在30年代还有“替”做连词的用法:“大人替小囡。”(丁36页)“男人替女人。”(丁36页)

“搭”、“搭仔”、“忒”都能兼作介词用,和普通话的“和”一样,如:“侬要格外快点忒我造成功。”(麦71页)“搭伊话过拉末?”(黄97页)

在50年代新起一个“[kɔ]”,有的书写同音字为“告”,如:“侬告我一淘到南京路去白相好哦?”“告”一直到现今还常用。到70年代青年中新产生一个“帮[pʌ]”,用得较普遍,如:“我帮伊一淘去个。”也能兼介词和作“替”、“对”用,如:“我想今朝夜头帮小王打个电话。”“侬哪能勿帮我想一想,搵桩事体是勿好做个!”

同之:“要实业发达,一定要资本家同之劳动家合作。”(布137页)这是30—40年代上层说话时的书面语腔。今青年中多用普通话中来的“跟”。如:“今朝我跟侬一淘去赏梅。”

来:承接连词,连接连动结构或兼语结构的连词。

用“来”连接连动结构如:“我嘴里渴,泡点茶来吃。”(麦16页)“今年生意好,只好做来开消过。”(麦28页)“担黑水来刷火炉。”(麦6页)“拿嚼铁来带垃伊嘴里。”(麦43页)“还要几张纸来钉簿子。”(松298页)兼语后的“来”如:“叫女人来铺床。”(麦9页)这两种“来”,今都仍可用“来”连,年轻人多省去“来”。如:“自家做(来)自家用。”“日里晒(来)夜里做生活。”“有勿有酒(来)拨我吃?”“敲只凳子(来)坐坐。”“拿钞票(来)存起来。”但使前一动作表示后一动作方式的“来”不能省,如:“让我自家烧来吃。”

3. 复句关联的转化

小结复句中分句之间的关联,在旧上海话中,关联形式是比较简单的,它用的“末、是、啫、仔”等助词,与后分句的副词“就、也、再、侬”等配合,来区别各种逻辑关系的。下面是偏正关系表:

	A 级	B 级	C 级
对立关系	转折: V 末 V V 是 V		让步: 末……也 再……也 V 做 V
承上关系	因果: 啫(重) 末(轻)	直推: 仔末……就 假推: 末……就 是……就 V 是 V	条件: 末……再 也好,也好 ……侬 随便哪能…… ……侬

新上海话,普通话、书面语的一整套关联词语成为上海话复句表达的主要形式。如下表:

	A 级	B 级	C 级
对立关系	转折: 虽然……但是		让步: 即使……也
承上关系	因果: 因为……所以	直推: 既然……就 假推: 假使……就	条件: 只有……再 除非……再 无论……侬

从主要用老的一套到现今主要用新的一套,以及两套形式在过渡中的叠用,尽管这个发展替代过程从 160 年前就开始的,在这 160 年整段语言发展的历史中,不难看出这两套关联词语的逐渐替代过程,老的一套现今仍用,但频率低了,感觉老了。

下面举例说明:

因果关系(重):“昨日早起里发之五更西**啫**,天气转得交关高爽。”(布语 132 页)

“迭位先生是老上海者,**格啫**样式门槛精来。”(丁 297 页)

因果关系(轻):“读之史记**味**,乃味晓得历代个兴旺**啫**失败,人**啫**物事个好恹者。”(土 8 页)

转折关系：“现在**做味做拉者**，还勿曾烧。”（土 22 页）

“**有是有个**，不过勿多。”（丁 302 页）“海滨公寓**好是好**，**忒贵**。”

直推关系：“吃上之**末**，勿好勿吃者。”（布语 145 页）“脱人家约定**仔**，**就应该**准时到。”

假推关系：“依要**末**，**拨**依好者。”（丁 252 页）“依来**末**，我候依。”（丁 253 页）

“伊晓得便宜**仔**，**就**勿会放过机会哉。”（可能实现假设）

“昨日勿落雨**是**，生活老早**就**做脱哉。”（不能实现的假设）

让步关系：“依勿想去**末**，**也**要讲一声。”“迭眼生活，一家头**也**做得落个。”（丁 288 页）

“车子**再**轧，**我**也要上去。”

“**就是**费脱一眼，**也**看得见个。”（丁 289 页）

“本钱**多做多**，无没经验总尴尬个。”（丁 291 页）

条件关系（充分）：“读之书**末**，样色会晓得。”（丁 246 页）（与“假推”同）

（唯一）：“坚持吃伊几个月**末**，毛病**再**会好。”

（无）：“落雨**也好**，刮风**也好**，我**侬**要去个。”

连贯关系：“剪好头发后来**末**，我搭伊净头。”（Parker. 1923）

“歇之一隙**啫**，再打打看。”（丁 262 页）

“汰好之浴，**难末**看夜报。”（黄 154 页）“休息到两点钟，**难末**再办公。”

在早期已经有一些书面语的连词进入上海话，如“若使”、“倘然”、“因为”等。常见新旧形式混合叠用的例子，如：“**因为**寡不敌众**啫**败仔下去。”（麦 136 页）

现今经常听到的上海话，关联词语已经换了一套。如上面的例句新派通常这样说：“**因为**昨天一早发仔五更西风，**所以**天气转得交关凉爽。”“**侬**位先生是老上海**啫**，**所以**样样门槛精来。”“**因为**

读了史记,乃未晓得历代个兴旺告失败,人告物事个好坏了。”“现在虽然做了,但是还旣没烧。”“有个,但是勿多。”“海滨公寓虽然好,不过忒贵。”“既然吃上了,就勿好勿吃了。”“既然脱人家约定了,就应该准时到。”“假使依要个闲话,就拨依好味。”“要是依来,我就等依。”“假使伊晓得便宜,就勿会放过机会了。”“倘使昨日勿落雨,生活老早就做脱了。”(可能实现的假设和不能实现的假设不能区分)“即使依勿想去,也要讲一声。”“碍眼生活,就是一家头也做得脱个。”“即使车子再轧,我也要上去。”“即使费脱一眼,也看得见个。”“即使本钱再多,无没经验总归尴尬个。”“只要读了书,样样就会晓得。”“只有坚持吃伊几个月,毛病再会好。”“无论落雨,还是刮风,我侪要去个。”“剪好头发以后,我搭伊汰头。”“等个一歇,再打打看。”“汰好了浴,看夜报。”(连贯关系现今往往不用助词)

在现今的上海话中,还常常可以听到新、旧两套关联词语的混用叠用,这是一种过渡中的中间现象。如:“强是强个,不过物事勿大那能。”(丁303页)“假使天勿好末,就改日脚。”“因为吃坏肚皮啫勿适意。”“因为伊勿答应,葛啫旣没用。”“既然伊勿想做了末,就勿要去勉强。”“无论伊高兴啫还是勿高兴,还是答应啫,还是勿答应也好,阿拉总归要做了。”

上海话复句关联由助词向连词转化的这个推移,历史延续很久。即使是第一批来的关联连词如“倘然”、“勿独是”、“而况乎”等,后来也淘汰了。然而变化得最快的是上海话发展的第四期,上海话的整套关联词语在此时都大致按普通话模式建立起来,旧的助词也加速落去。

十三、语法小结

1. 旧上海话与新上海话几个时期的综合比较

项 目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1. 人称	我,自我,我 侬,自侬, 依,自依, 娜,依娜,自 娜,伊,其, 自伊,自其	我,自我,侬, 我侬,阿拉, 自侬,依,自 依,娜,自娜, 伊,自伊,其, 其拉	我,阿拉, 依,娜,伊, 伊拉	我,阿拉, 依,那,伊, 伊拉
2. 指别人 事、处所	第个,得个, 伊个,故个; 第头,第搭, 第荡,荡搭, 箇搭,箇个 户荡,箇面	迭个,第个, 伊个;迭搭, 第头,第面, 伊面,伊头, 箇面,伊搭	𠵼个,迭个, 哀个,伊个; 𠵼搭,迭搭, 伊面,哀面, 过面,伊搭	𠵼合,哀合, 伊合;𠵼搭, 哀面,伊面, 𠵼面
3. 指别程 度、方式	实盖,实盖 能,实能介	介,实介,实 介能;实介 能,葛能样子	介,𠵼能介; 𠵼能,𠵼能 介,𠵼能样子	介,𠵼能介; 𠵼能介,𠵼 能介样子
4. 在那儿	垃拉	垃拉,垃垃	垃拉,垃海	垃海,垃盖
5. 时间词	旧年,开年; 昨日仔, 昨日	旧年,开年; 昨日仔, 昨日	旧年,去年, 开年,明年; 昨日	去年,明年; 昨天,昨日
6. 地方	场化,户荡, 所荡;……浪	场化,户荡, 地方;……浪	地方;…… 浪,……浪向	地方;……高 头,……浪向
7. 存续体	V 拉	V 拉	V 垃拉, V 垃海	V 垃拉, V 垃 海, V 垃盖
8. 现在完成	V 拉蛮, V 拉哉, 勿 曾 V	V 拉末, V 拉哉, 勿曾 V, 𠵼没 V	阿曾 V, V 了哉, V 哉, V 了, 勿曾 V, 𠵼没 V	V 了哉, V 了𠵼没, V 了, 𠵼没 V
9. 实现体	V 仔 O 哉	V 仔 O 哉	V 仔 O 了, V 了 O 了	V 了 O 了
10. 经历体	V 过歇, V 歇	V 过歇	V 过	V 过
11. 双宾语	VO ₂ 拉 O ₁ , VO ₂ O ₁	VO ₂ 拉 O ₁ , VO ₂ 拨拉 O ₁	VO ₂ 拨拉 O ₁ , VO ₁ O ₂	VO ₂ 拨 O ₁ , VO ₁ O ₂
12. 补语介词	来	来	得来, 了	得, 了

2. 上海话语法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语法是语言最为稳定的要素,然而在上海方言 160 年中语法上也有较多的变化。也许这段时期语法方面的变化是上海方言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过去上海是在长江三角洲海滩边的一个小镇,语言与松江方言大同小异。松江话也是吴语中发展最慢的、保留较多中古音和许多较古老形态的语言。但是,在这 160 年里,上海话受到了全国各地的方言尤其是江浙吴语的冲击,受到普通话的慢慢同化,又受到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影响,受到都市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促进作用,语法发生较大变化便是十分自然的了。小结这段年月中的语法变化,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特征和趋势。

(1) 继续向孤立语的方向发展

实词不带语法标志,句法关系主要靠词序表明,这是孤立语的重要特征;通过词形的屈折变化表示语法关系,用词尾等表示多种语法关系的语言是屈折语。由于汉语是单音节语,一个语素一个音节一个汉字互相对应,那些在实词后面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在汉语里往往是跟在实词后面加上一个音节,用所谓“助词”表示,上海话也是如此。上海话原来有大量的助词,句子开头有提顿助词提示话题,动词前后有体助词表示句子的体,句子末尾又有丰富的语气助词表示句类和语气。除此以外,上海话表示虚拟语态也使用助词,表示各种偏正结构的逻辑关系也用助词,并列地罗列事物也用助词。但是第二第三期后的上海话,在语流中,与从前的上海话比,使用助词频率大为降低,比如表示并列的助词“啫”为连词“脱、告、帮”代替,如“依去买一点香蕉啫、橘子啫、荔子啫瓜子来”。上面一句后来改用停顿或连词来表示:“依去买一点香蕉、橘子、荔子告瓜子来。”表示连贯承接的“啫”也倾向不用,如:“换好衣裳啫出去哉。”现在通常说“换好衣裳出去了”。又比如在话题语后使用“提顿助词”,现今可用可不用,以不用频率为高,像老上海话用“未”提顿话题很普遍:“衣裳未,勿要忘记脱带。”现今常

常不用“末”：“衣裳勿要忘记脱带。”停顿助词“是”、“啫”、“也”、“呢”等现在已经极少用。又比如体助词也有所衰退，像实现体助词“仔”变为“了”后，在有的偏句里，体助词“了”被“以后”取代，如：“侬到仔北京，要打个电话来。”这句话现在只要这样说：“侬到北京以后，要打个电话来。”“拉哉”的现在完成时态消失了，“我买拉哉”被表示实现的“我买了”替代；经历体与完成体过去有“过歇”和“过”的区别，后来“过歇”失落了，而在动词前加副词“曾经”来替代这层意义；“V 拉个”变为“V 个”，“V 仔”说作“已经 V”，原来虚拟句里表示再来一次的“V 过”，从“V 过”>“再 V 过”>“再 V”或“重新 V”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原来用体助词形态的表达方法渐渐为副词修饰动词所代替；“V 个 V”（切个切）表达法消失了，“V 啫 V”（动啫动）也很少用了，只有“V 发 V 发”（摇发摇发，即“摇啊摇的”）还在用；“助词”是“附着”的，而现代上海话的复句中，助词正在衰退，而呈独立语音形式的关联词语“因为”、“但是”等进入上海话取代“啫”、“末”、“是”等助词；语气助词也简化了，如表示推测的“罢”和表示疑问的“否”都用“哦”来表示；残存一点实义的语气助词“垃海”使用率减少，如“我摆仔五斤垃海。”改为“了”或“啻”：“我摆了五斤了。”必要时失落的语义在前面用其他词语表示，如上句说成“我垃里向摆了五斤了”。160 年里上海话助词在语句中大量失落，比较明显，这是上海话形态继续减退、孤立语面貌继续加强的表现。

（2）由注重话题的语言向注重主语的语言变化

汉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汉语是一种话题型的语言，上海方言的话题型比普通话更为典型。表现在后加性的提顿助词是上海话重要的话题标记。一是提顿助词之多，有“末”、“呢”、“是”、“倒”、“也”、“做”、“对哦”等，有时在一个语段里提顿助词连用，如：“搿桩事体末，小张是，叫伊去也勿成功个。”现今的上海话，这些话题助词在语流中用得不多，只有“末”，有时还出现。于是有

些句子话题后往往不停顿,实际上变成了主谓句或与主谓句混同。如:“孙末,就是孙中山个孙。”“好勿好末,可以当场试验。”“万一呢,伊赶勿上来哪能办法?”现在常说:“孙就是孙中山个孙。”“好勿好可以当场试验。”“万一伊赶勿上来哪能办?”除了语域式话题向主语转变外,具有上海话特点的“拷贝式话题”、“分句式话题”都有减弱的趋势。如原来用停顿助词“啫”提顿的因果关系句、用“末”提顿的假设虚拟句等,现今渐渐失落形态表示的方法而改用连词、副词构成的“关联词语”来作句子的关联,像“勿当心啫碰坏脱哉。”改说“勿小心所以碰坏脱了。”“勿去末伊要勿高兴。”改说“假使勿去,伊要勿高兴。”分句式的话题形式也被改变了。

老上海话的话题结构的丰富性还表现在话题可以用在主语后甚至动词谓语后,如老上海话有大量的STV句。尤其是单句的虚拟句都是用STV语序形式的,带时态的句子都用STV式,就是有些人认为的SOV句式。在这160年里,受到英语和普通话的影响,有的表达形式开始用“SVO”形式表示了。如:“我吃了饭了。”“依去上海哉?”“我既没看过电影。”上海话用在带兼语和双宾语句中的小话题,现在也倾向不用提顿助词。如“伊命令一排二排末,留守,三排四排末,转移。”“我送拨小李是五只贝壳,小张是一只珊瑚。”现今多说:“伊命令一排二排留守,三排四排转移。”“我送拨小李五只贝壳,小张一只珊瑚。”老上海话中有许多VO句往往用TV句表达,如:“一只戒指送拨依。”“一扇门关一关。”现在也向SVO句转化:“送拨依一只戒指。”“关关扇扇门。”过去不多用“拿(把)”字句和“拨(被)”字句,现今受普通话和英语的影响,多用SPOV句,如原来说“依衣裳拿得来。”“我吓仔一跳。”现在却说:“依拿衣裳拿来。”“我拨吓了一跳。”以上诸类的转变,使上海话向着主语型语言靠拢。

(3) 语法的表达形式多元化,具有更大的宽容性代表性

因为上海方言在一个五方杂处的环境中滚打,造成了它的表

现形式多样性广谱化。如汉语各地使用的是非问句的4种基本形式在上海话里并存,可使国内操各种方言的人都能在上海自由发问,上海人都能听懂。在课堂里,老师问学生“是不是”时,用“是哦?”“是不是?”“是勿啦?”“阿是?”“阿是哦?”都可,都听得懂。甚至与英语中的反意问句相近的是非问形式和日语中的确认问句形式,在上海话中现今也可经常听闻。如:“伊勿是联络员,是哦?”“依勿去了,对哦?”“伊是依个老师,阿是?”带兼语结构句子的5种语序在上海话中兼容,充分体现了上海话复杂谓语句内部语序的灵活性,变换的自由度,以至可使各地来沪人员用自己方言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换说上海话,都能通话。这一点是上海话与其他城市相比的一个特色。上海话时体表现的简化达到了吴语各地同类语法现象中性化的程度,这种公约数现象使吴语区以至其他方言区的人更容易学会上海话,更愿意和更自然地接受使用上海话。

(4) 语法在逻辑关系的表达上更趋严密化明确化

处于农业社会中的上海话,日常生活会话频繁,用语往往但求简约性。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现代商业社会中,用语节奏变快,传话渠道多样,表达要求明确清晰,复杂的判断推理需要清楚的形式标志照应,关联复句的使用频率大幅提高,这就要求配用比较专一、关系明确的关联词语。关系明确的关联词语在近代汉语中应运产生,早期只有“倘若”、“因为”等少数进入上海话,由于近代上海的小说流行,书面语里的关联词语在口语中通过与原有的助词叠用作过渡,到慢慢主要用关联词语。如由“伊生病啫请假。”“我回来之末,就要好好叫做。”到“因为伊生病啫请假。”“我既然回来之末,就要好好叫做。”再到“因为伊生病,所以请假。”“我既然回来,就要好好叫做。”由于普通话的影响和英语的影响,现今的上海话已经以说连词和副词关联的关联词语为主,渐渐代替了过去那些一词可以泛用表示多种逻辑关系的、意象可以朦胧的提顿助

词,分句式话题用助词提顿的表达法已趋式微。

(5) 发展趋势是向共同语更靠拢

向普通话靠拢实际上也是上海话渐渐放弃南方话和吴语的特点而北方话化。比如动词带宾语和补语的语序问题,一些南方形式为北方形式渐渐取代,如“坐惯车子了”、“通一根管子出来”、“看我勿起”的语序变为与普通话相同的语序“坐车子坐惯了”、“通出一根管子来”、“看勿起我”,连原来老上海话使用的双宾语语序“送一本书拉我”这种在双宾语的几种语序相比起来与物宾语离动词近、在认知上属于最方便的优势语序,也让位于普通话的“送我一本书”语序。像标志北部吴语特点的表示实现体句子的两个虚词“仔”、“哉”,如“我买仔三本书哉。”在上海话第三到第四期中,已被与普通话同音的“了”、“了”取代,变成“我买了三本书了。”实现体的疑问式和否定式,原来是“昨日仔依去个末?”“我勿曾去个。”都变成了与普通话相同相近的形式:“昨天依去了哦?”或“昨天依去了既没?”“我既没去。”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上海社会加快发展联系更为频繁形势下,一方面是年轻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普通话教育,整个市民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现今外来人口的涌入,不像50年代之前那样大家都必须学上海话用上海话交际,而是与上海人之间可通用的普通话为中介语进行交际,这就加速了社会用语用普通话的进程。上海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上海话语法向普通话的靠拢是社会推广普通话和广泛使用普通话的结果,也是上海走向现代化的同时社会知识化、文明化的必然趋势。

21世纪既是一个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更加文明的时代。世界上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等级之分,保护少数,尊重世界上各种人群的母语、信仰、习俗、文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在这个既融合又独立的世界里,在

上海这块热气腾腾的土地上,前 200 年的语言史,证明了上海话作为一个历史长久的方言,既具有对外来语言因素慷慨大度的吸收力和融化力,又保持着她本土语言文化的强大稳定性和独特性。上海话的发展使她的声誉越来越大,越走越远。上海话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杂交就有优势,竞争带来发展,大度才会丰富。上海人永远展开着她海纳百川的宽宏襟怀,所以上海话永远是存古的和怀旧的,又是创新的和年轻的。上海人的普通话水平将越来越高,同时上海方言也将会吸收更多更好的普通话和外地人外国人的语言中的精华,继续变化得更前卫更丰富。

第五章 上海话语料的历时对照

本章两篇,均收录上海方言历史语料,并与现今上海话进行比较,目的是使读者对上海话的历时演变有一个综合的、感性的认识,较全面地了解上海方言一个半世纪以来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演变。

一、1862—2003

这是第一篇,选录的是 1862 年 John Macgowan 著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中第 22 节“用人”。用对照形式,每五行一列。第一行是原书 1862 年时的上海话句子;第二行是按原书注音字母译成的国际音标注音;第三行是现今 2003 年笔者自编的新上海话,原文中的旧名词“更夫”、“马夫”、“玻璃灯”未译成当代文;第四行是现今上海话注音,加标声调;第五行是原书中的英语译文。

揩地搁 (动宾句)

k'a di kɔk.

揩地板。

k'A₅₂ di₂₂pE₄₄.

to wash the floor.

拍绒单 (动宾句)

P'a? ɲiɔŋ tɛ.

拍地毯。

p⁴ʌʔ₅ di₂₂ t¹E₄₄.

to beat carpets.

依晓得英国个烧法唔（是非问句）

n₀ŋ tɕi₀ tʌʔ₀ jɪŋ₀ k₀ʔ₀ kʌʔ₀ s₀ feʔ₀ v₀.

依英国个烧法晓得哦？

n₀ŋ₂₂₃ iŋ₅₅ k₀ʔ₃₃ fi₀ʔ₃₁ s₀ʔ₅₅ fʌʔ₃₁ tɕi₀ʔ₃₃ t₀ʔ₅ vʌ₃₁.

Can you cook according to the English method?

第个厨司有本事个（判断句）

ti kʌʔ₀ dzy₀ s₁ j₀æ₀ pʌŋ₀ z₀ kʌʔ₀.

第个厨师有本事个。

q₀eʔ₁ fi₀ʔ₂₃ z₁ʔ₂₂ s₁ʌ₄₄ fi₀ʔ₂₂₃ pʌŋ₃₃ s₁ʌ₅₅ fi₀ʔ₃₁.

This cook is clever.

依要几化薪俸一月（特指问句）

n₀ŋ j₀ tɕi₀ h₀ sɪŋ₀ f₀ŋ iʔ₀ ŋi₀ʔ₀.

依一个月要多少工钿？

n₀ŋ₂₃₃ i₁ʔ₃ q₀eʔ₄ fi₀ʔ₁₂ i₀ʔ₃₃₄ t₀ʔ₅₅ s₀ʔ₃₁ k₀ŋ₅₅ di₃₁.

How much wages do you want a month?

明朝早晨依要买三磅牛肉（意愿句）

miŋ₀ t₀ʔ₀ t₀ʔ₀ zʌŋ₀ n₀ŋ j₀ mʌ₀ s₀ɛ̃₀ p₀ʔ₀ ŋi₀æ₀ ŋi₀ʔ₀?

明朝早晨依要去买三磅牛肉。

miŋ₂₂ t₀ʔ₄₄ t₀ʔ₃₃ zʌŋ₄₄ n₀ŋ₂₂₃ i₀ʔ₃₃₄ t₀ʔ₃₃₄ mʌ₂₂₃ s₀ɛ̃₅₅ pʌ₃₁ ŋi₀ʔ₂₂ ŋy₁ʔ₄.

Tomorrow morning you must buy three pounds of beef.

依厨司做仔几年哉（特指问句）

nɔŋ dzy sɿ tsu ts tɕi ŋiẽ tsei.

依厨师做了几年了？

nɔŋ₂₂₃ zɿ₂₂ sɿ₄₄ tsu₃₃ lɛ?₄ tɕi₃₃ ŋi₅₅ lɛ?₃₁.

How long have you been a cook?

牛肉烘来透点（带情态补语句）

ŋiɔe ŋio? huŋ lei tɔe ti.

牛肉烤了辰光长点。

ŋiɿ₂₂ ŋio?₄ k'ɔ₃₃ lɛ?₄ zɔŋ₂₂ ku₄₄ z₄₄ ti₄₄.

Roast the beef well.

汤勿要加来忒多（带程度补语句）

tʃɔ ve? jɔ ka lei tɿ? tu.

汤勿要加得忒多。

t'ɿ₅₂ ve?₁ iɔ₂₃ ka₅₅ tɛ?₃₁ t'ɛ?₅ tu₅₂.

Don't put too much into the soup.

羊肉要买壮个（意愿句）

jæ ŋio? jɔ ma tsɔ̃ kɿ?

羊肉要买肥个。

fii₂₂ ŋio?₄ iɔ₃₃₄ ma₂₂₃ vi₂₂ fiɛ?₄.

You must buy the mutton fat.

今朝要煎牛肉（意愿句）

tɕin tsɔ jɔ tsi ŋiɔe ŋio?

今朝要炸牛肉。

tɕiŋ₅₅ tsɔ₃₁ iɔ₃₃₄ tso₃₃₄ ŋiɿ₂₂ ŋio?₄.

Today you must fry the beef.

今夜请茶要焗六个鸡蛋 (意愿句)

tɕin ja ts'iq̃ dzo, jɔ̃ u loʔ kʌʔ tɕi dɛ̃.

今朝夜到请客吃茶要烧六只水谱蛋。

tɕiŋ₅₅ tsɔ₃₁ fiA₂₂ tɔ₄₄ tɕ'iŋ₃₃ k'ɛʔ₄ tɕ'iŋ₅ zo₂₂₃ iɔ₃₃₄ sɔ₅₂ loʔ₁ tsɛʔ₂₃
sŋ₃₃ p'u₅₅ dE₃₁.

I have invited friends to tea this evening, you must boil six eggs.

野鸡野鸭有买处唔 (是非问句)

ja tɕi ja eʔ jœ ma ts'y va.

有地方买野鸡野鸭哦?

fiɣ₂₂₃ di₂₂ fã₄₄ mA₂₂₄ fiA₂₂ tɕi₄₄ fiA₂₂ ɛʔ₅ vA₃₁.

Are there any wild fowl or wild ducks to be bought?

要烘鸽子啫烧兔子 (意愿句)

jɔ̃ huŋ keʔ ts lɔ̃ sɔ̃ t'u ts.

要烤鸽子, 烧兔子。

iɔ₃₃₄ k'ɔ₃₃₄ kɛʔ₃ tsŋ₄₄, sɔ₅₂ t'u₃₃ tsŋ₄₄.

You must roast the pigeon and boil the rabbit.

鸡蛋勿要焗来忒透 (带程度补语否定句)

tɕi dɛ̃ veʔ jɔ̃ seʔ lei t'ʌʔ tœ.

鸡蛋勿要焗得来忒熟。

tɕi₅₅ dE₃₁ veʔ₁ iɔ₂₃ zɛʔ₁ tɛʔ₂ lE₂₃ t'ɛʔ₅ zoʔ₁₂.

You must not boil the eggs too hard.

今朝要买猪肉来做加力 (连动意愿句)

tɕin tsɔ̌ jɔ̌ mɑ̌ ts nioʔ lei tsu ka liʔ.

今朝要买猪肉来做咖喱。

tɕi₁n₅₅ tsɔ̌₃₁ iɔ̌₃₃₄ mɑ̌₂₂₃ ts₁₅₅ nyI₃₁ lE₂₂₃ tsu₃₃₄ kA₅₅ li₃₁.

You must buy pork today and make curry.

买两三只落苏来烧（连动意愿句）

mɑ̌ liæ̌ sɛ̌ tsæʔ lok su lei sɔ̌.

买两三只落苏来烧。

mɑ̌₂₂₃ li₂₂sE₅₅ tsæʔ₃₁ loʔ₁ su₂₃ lE₃₃₄ sɔ̌₅₂.

Buy two or three egg plants and boil them.

要烘一只出骨头个藏肉鸡（有较长定语的心愿句）

jɔ̌ huŋ iʔ tsuʔ tseʔ kweʔ dæ̌ kAʔ sɔ̌ nioʔ tɕi.

要烤一只出骨头个塞肉个鸡。

iɔ̌₃₃₄ k'ɔ̌₃₃₄ iI₃ tsæʔ₄ ts'æʔ₅ kuæʔ₃ dɤ₅₅ fiæʔ₃₁ sɛʔ₅ nioʔ₁ fiæʔ₂₃ tɕi₅₂.

You must take the bones out of the fowl and stuff it, then roast.

茶还要浓点（形容词谓语句意愿句）

dzo wɛ̌ jɔ̌ nioŋ ti.

茶还要浓点。

zo₂₂₃ E₅₅ iɔ̌₃₁ nioŋ₂₂ ti₄₄.

I want the tea a little stronger.

茶要充满一壶（话题与宾语有数量限制性关系的意愿句）

dzo jɔ̌ t'suŋ mei iʔ wu.

茶要冲满一壶。

zo₂₂₃ iɔ̌₃₃₄ ts'ouŋ₅₅ mɔ̌₃₁ iI₃ vu₄₄.

You must fill the tea pot.

明朝我要啲啡茶 (意愿句)

miŋ tsɔ ŋu jɔ ka-fi dzo.

明朝我要咖啡。

mɪŋ₃₃ tsɔ₄₄ ŋu₂₂₃ iɔ₃₃₄ kʰA₅₅ fi₃₁.

I want coffee tomorrow morning.

依要焗一只火腿 (意愿句)

noŋ jɔ se? i? tsɑ? hu t'e.

依要烧一只火腿。

no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sɔ₅₂ iŋ₃ tsɛ?₄ fu₃₃ tʰE₄₄.

You must boil a ham.

切两片火腿来煎 (用“来”关联的连动句)

tʰsɪ? liä p'ẽ hu t'e lei tsẽ.

切两片火腿来炒。

tʰiŋ₅ liä₂₂ p'i₄₄ fu₃₃ tʰE₅₅ lE₃₁ ts'ɔ₃₃₄.

Cut off several slices of ham and fry them.

牛奶朝多要一斤 (话题与宾语有数量限制性关系的意愿句)

ŋiɛ na tsɔ tu jɔ i? tɕiAn.

牛奶每天早浪要一斤。

ŋiɛ₂₂ nA₄₄ mE₂₂ t'i₄₄ tsɔ₅₅ lA₃₁ iɔ₃₃₄ iŋ₃ tɕiŋ₄₄.

I want a pound of milk every day.

抢水个牛奶我勿要 (提宾式话题句)

tʰsiä sɿ kA? ŋiɛ na ŋu ve? jɔ.

牛奶抢水个我勿要。

ŋiɛ₂₂ nA₄₄ tʰi₅₂ sɿ₃₃ hE?₄ hɪ₂₂₃ ve?₁ iɔ₂₃.

I don't want milk that has had water put into it.

下半昼要做点鸡蛋糕 (意愿句)

ɔ pei tsœ jɔ tsu ti tɕi dɛ̃ kɔ.

下半年要做点蛋糕。

fi₂₂pø₅₅fi₃₁ iɔ₃₃₄ tsu₃₃ti₄₄ dE₂₂kɔ₄₄.

You must make asponge cake in the afternoon.

多做点小餠饼 (意愿句)

tu tsu ti siɔ t'e? piŋ.

多做点小餠饼

tu₅₂ tsu₃₃ti₄₄ ɕiɔ₃₃t'e?₅piŋ₃₁.

You must make more small cakes.

我佢要烘馒头 (意愿句)

ŋu ŋi jɔ huŋ mɛi dœ.

阿拉要蒸馒头。

vɿ₃lA?₄₄ iɔ₃₃₄ tsəŋ₅₂ mø₂₂dy₄₄.

We want toast.

担拉个物事我月底啫摠算 (存续体作定语的话题句)

tɛ̃ lə kA? mez-z ŋu ŋiø? ti lɔ tsuŋ sɔ̃.

拿去个物事我到月底总算。

nɔ₅₅tɕ'i₃₃fiɿ?₃₁ mɛ?₁zɿ₂₃ ŋu₂₂₃ tɔ₃₃₄ fiyɿ?₁ti₂₃ tsuŋ₃₃sø₄₄.

I will pay for the articles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茶壶里再充点滚水墟 (动宾补句)

dzo fiu li, tse t'soŋ ti kwAŋ sŋ he?.

茶壶里再冲点开水垃海。

zo₂₂vu₅₅li₃₁ tsE₅₂ ts'ou₅₅li₃₁ k'E₅₅sɿ₃₃lɛ₇₃hE₃₁.

Pour a little more water into the tea pot.

枱单吃停仔担出去抖个抖（含实现体、反复体的话题句）

tei tɛ tɕ'iA? diŋ ts tɛ tse? tɕ'i tɔe kA? tɔe.

台布吃好了拿出去掸一掸。

dE₂₂bu₄₄ tɕ'ii₇₃hɔ₅₅tsɿ₃₁ nɔ₅₅ts'ɛ₇₃tɕ'i₃₁ t'ɣ₃₃ii₇₅t'ɣ₃₁.

After meals take the table cloth out and shake it.

伙食账一个礼拜一算（动词后置的话题句）

hu-sA? tsæ i? kA? li pA i? sɔ̃.

饭钿一个礼拜算一趟。

vE₂₂di₄₄ ii₇₃gɛ₇₅li₃₃pA₇₃₁ sɔ₃₃ii₇₅tA₃₁.

We will take the account once a week.

牛奶安垃冰箱里（带处所宾语句）

niɔe na ɔ̃ le? piŋ siã li.

牛奶摆垃冰箱里。

niɣ₂₂nA₄₄ pA₃₃lɛ₇₄ piŋ₅₅ciã₃₃li₃₁.

Put milk into the icebox.

依要买四斤洁白糖（意愿句）

noŋ jɔ̃ ma sɿ tɕiãŋ tɕii? pa? dɔ̃.

依要去买四斤最好个白糖。

no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tɕ'i₃₃₄ mA₂₂₃ sɿ₃₃tɕiŋ₄₄ tsɔ₅₂ hɔ₃₃fiɛ₇₄ bɛ₇₁dA₂₃.

You must buy four pounds of the best sugar.

第瓶酒拿钻来开开来 (用“来”关联的连动句)

ti diŋ tsɿɛ nɔ tsȳ lei k'ei k'ei lei.

第瓶酒拿开酒器来开开来。

gɸʔ₁ biŋ₂₃ tɕiɣ₃₃₄ nɔ₅₂ k'E₅₅tɕiɣ₃₃ tɕ'i₃₁ lE₂₂₃ k'E₅₅k'E₃₃ lE₃₁.

Take the cork screw and open this bottle of wine.

依要买一个羊头 (意愿句)

nɔŋ jɔ ma iʔ kAʔ iæ dæ.

依要去买一只羊头。

no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tɕ'i₃₃₄ mA₂₂₃ iɪʔ₃ tsɸʔ₄ fiA₂₂ dɣ₄₄.

You must buy a sheep's head.

去买一个牛舌头 (连动句)

tɕ'i ma iʔ kAʔ ŋiæ zeʔdæ.

去买一只牛舌头。

tɕ'i₃₃₄ mA₂₂₃ iɪʔ₃ tsɸʔ₄ ŋiɣ₂₂ zeʔ₅₅ dɣ₃₁.

Go and buy a tongue.

虾要放垃油里爇 (连动句)

hɔ̃ jɔ fɔ leʔ jœ li tsœ.

虾要摆垃油里余。

ho₅₂ iɔ₃₃₄ pA₃₃ lɸʔ₄ fiɣ₂₂ li₄₄ t'əŋ₃₃₄.

You must put the shrimps in and fry them.

蟹有买处唔 (是非问话题句)

hA jœ ma t'sy va.

蟹啥地方有得买?

hA₃₃₄ sA₃₃ di₅₅ fA₃₁ fiɣ₂₂ tɸʔ₃ mA₂₂₃.

Are there any crabs to be bought?

第个鸡蛋勿曾熟还要焯 (完成体否定句)

ti kA? tci dE ve? zAŋ zo?, wE jo se?.

焯只鸡蛋既没熟还要焯。

ge? tse? tci₅₅ dE₃₁ m₂₂ me? zo? hE₂₂ i₃₄ ze?.

These eggs are not boiled enough, boil them a little more.

担点奶油来 (动宾补句)

tE ti na joE lei.

拿点奶油来。

no₅₅ ti₃₁ nA₂₂ fi₅₅ lE₃₁.

Bring a little butter.

吃剩拉个肉要留好拉 (带存续体定语存续体句)

tE' iA? dzAŋ la kA? ŋio?, jo liE ho la.

吃剩个肉要留好拉海。

tE' i₃ zA₅₅ fiE? ŋio? i₃₃₄ li₂₂ ho₅₅ lE? lE₃₁.

The meat that is left, you must put carefully away.

要烧点饭米汤 (意愿句)

jo so ti vE mi tE.

要烧点泡饭。

i₃₃₄ so₅₅ ti₃₁ p' o₅₅ vE₃₁.

You must prepare a little rice water.

茶要嫩得滚 (带程度补语的话题句)

dzo jo tAn tA? kwAŋ.

茶要烧得滚。

zo₂₂₃ iɔ₃₃₄ sɔ₅₅ tɕ₃₁ kuəŋ₃₃₄.

When you make the tea, the water must be boiling.

我侬要两点钟吃饭 (时间状语意愿句)

ŋu ŋi jo liã ti tsoŋ tɕ'iɿ? vɛ̃.

阿拉要两点钟吃饭。

ɐ₃ lA₄₄ iɔ₃₃₄ liã₂₂ ti₅₅ tsoŋ₃₁ tɕ'iɿ₅ vɛ̃₂₂₃.

We want dinner at two o'clock.

牛肉依要拣顶好个买 (话题与宾语有区别性关系的连动句)

ŋiɔ̃ ɲio? nuŋ jo kɛ̃ tiŋ hɔ̃ kɿ? ma.

牛肉依要挑最好个买。

ŋiɔ̃₂₂ ɲio?₄ nu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t'iɔ̃₅₂ tsø₅₂ hɔ̃₃₃ fiɐ?₄ mA₂₂₃.

You must buy the very best beef.

第个物事相帮扛到外头去 (带动补嵌宾的话题句)

ti kɿ? mez-z siã pɔ̃ kɔ̃ tɔ̃ ŋã dœ tɕ'i.

帮帮忙拿秤个物事扛到外头去。

pA₅₅ pA₃₁ mA₂₂₃ nE₅₂ gɐ?₁ fiɐ?₂₃ mɐ?₁ zɿ₂₃ kA₅₅ tɔ̃₃₁ ŋA₂₂ dɤ₅₅ tɕ'i₃₁.

Help to carry this outside.

早晨头枱子啞椅子要揩断 (带结果补语句)

tsɔ̃ zɿŋ dœ tei ts lɔ̃ jy ts jo k'u tɔ̃.

早晨头台子椅子要揩清爽。

tsɔ̃₃₃ zɿŋ₅₅ dɤ₃₁ dE₂₂ tsɿ₁₄₄ i₃₃ tsɿ₁₄₄ iɔ₃₃₄ k'A₅₂ tɕ'iŋ₅₅ sA₃₁.

In the morning you must wipe and dust the tables and chairs.

里外房子要打扫打扫（双音节动词短时反复体句）

li ŋɑ vō ts jɔ tǎ̃ sɔ tǎ̃ sɔ.

房子里外要打扫打扫。

vA₂₂tsŋ₄₄ li₂₂ŋA₄₄ iɔ₃₃₄ tǎ₃₃sɔ₅₅tǎ₃₃sɔ₃₁.

You must sweep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house.

生活要快点做（表意愿的话题句）

sǎ̃-weʔ yɔ k'wɑ ti tsu.

生活要快点做。

sA₅₅fiueʔ₃₁ iɔ₃₃₄ k'uA₃₃ti₄₄ tsu₃₃₄.

Make haste and do your work.

难朝后日多挑点水埕浴缸里（动宾补句）

nē dzɔ æ ŋiʔ tu t'io ti sŋ leʔ joʔ kō li.

乃以后每天挑点水埕浴缸里。

nE₂₂₃ i₅₂ fi₂₂₃ mE₅₅t'i₃₁ t'io₅₅ti₃₁ sŋ₃₃₄ leʔ₁₂ fiyIʔ₁ kA₂₂li₂₃.

In the future you must fill the bath every day with water.

绒单上个篷尘担出去拍脱点（含结果体的话题句）

ŋiɔŋ tē lō kAʔ buŋ zɔŋ tē t'seʔ tɕ'i p'ɑʔ t'eʔ tē.

地毯拿出去高头个灰尘拍脱点

di₂₂t'E₄₄ nɔ₅₅t's'eʔ₃tɕ'i₃₁ kɔ₅₅dɤ₃₃fi'eʔ₃₁ huE₅₅zɔŋ₃₁ p'eʔ₃t'eʔ₅ti₃₁.

Take the carpet out, and beat the dust out.

那双鞋子担去刷刷亮（含 VVC 短时反复体的话题句）

ti sō ɑ ts tē tɕ'i seʔ seʔ liǎ̃.

那双鞋子拿去刷刷亮。

geʔ₁sA₂₃ fiA₂₂tsŋ₄₄ nɔ₅₅tɕ'i₃₁ seʔ₃seʔ₄ liA₂₂₃.

Take these shoes and brush them bright.

抱小囡出去孝相相 (带动宾语的连动句)

pɔ siɔ nǒ t'se? tɕ'i pe? siã siã.

抱小囡出去白相相。

bɔ₂₂₃ ɕiɔ₃₃ nɔ₄₄ ts'ɛ? tɕ'i₄₄ bɛ? ɕiã₂₂ ɕiã₂₃.

Take the child out for a walk.

朝多七点钟要生火炉 (意愿句)

tsɔ tu t'si? tɛ tsɔŋ jɔ sã hu lu.

每日朝浪七点钟要生火炉。

mE₂₂ ɲi? tɔ₃₃ lã₄₄ tɕ'i? ti₅₅ tsɔŋ₃₁ iɔ₃₃₄ sã₅₂ fu₃₃ lu₄₄.

You must light the fire every morning at seven o'clock.

叫一个人来要切理花园 (无关联标志的连贯复句)

tɕiɔ i? kɕ? ɲiɕ lei jɔ t'si? li hwo jǒ.

叫一个人来要整理花园。

tɕiɔ₃₃ ɕɛ? ɲiɕ₂₂₃ lE₂₂₃ iɔ₃₃₄ tsɔŋ₃₃ li₄₄ ho₅₅ ɲy₃₁.

Call a man ti put the garden in order.

叫两个小工来 (兼语式命令句)

kɔ liã kɕ? siɔ kuŋ lei.

叫两个小工来。

tɕiɔ₃₃₄ liã₂₂ ɲɛ? ɕiɔ₃₃ kuŋ₅₅ lE₃₁.

Call two coolies.

出典个现在拉做啥 (进行体疑问句)

t'se? tɛ kɕ? jɛ-dzei la tsu sa.

做重生活个现在坵做啥？

tsu₃₃₄ zɔŋ₂₂ sã₅₅ fɯo₃ fɯɛ₃₁ fi₂₂ zE₄₄ lɛ₁₂ tsu₃₃₄ sA₃₃₄.

What is the coolie doing now?

叫伊拉路上勿要担搁（否定兼语式命令句）

kɔ i la lu lɔ ve₁ jɔ tɛ kɔk.

叫伊拉路高头勿要耽搁。

tɕiɔ₃₃ fi₄₄ lɛ₁₂ lu₂₂ kɔ₅₅ dɣ₃₁ ve₁ i_ɔ₂₃ tE₅₅ kɔ₃₁.

Tell him he must not delay on the way.

灯要担到上头来（动补嵌宾句）

tɔŋ jɔ tɛ tɔ sɔ̃ dɔɛ lei.

灯要拿到高头来。

tɔŋ₅₂ i_ɔ₃₃₄ nɔ₅₅ tɔ₃₁ kɔ₅₅ dɣ₃₃ lE₃₁.

Bring the lamp up stairs.

火要盘来宇点（带程度补语句）

hu jɔ pei lei jy tɛ.

灯火要隔得暗点。

tɔŋ₅₅ fu₃₁ i_ɔ₃₃₄ kɛ₁₃ tɛ₁₄ ø₃₃ ti₄₄.

Turn the light down a little.

火要盘来旺点（带程度补语句）

hu jɔ pei lei jã tɛ.

灯火要隔得亮点。

tɔŋ₅₅ hu₃₁ i_ɔ₃₃₄ kɛ₁₃ tɛ₁₄ liã₂₂ ti₄₄.

Turn the light up a little.

蜡烛火要吹隐拉（带对将来行为表示强调语气的意愿句）

leʔ tsoʔ hu jɔ tʰs jin la.

蜡烛要吹隐脱。

leʔ₁ tsoʔ₂₃ iɔ₃₃₄ tsʰ₁₅₅ iŋ₃₃ tʰeʔ₃₁.

Blow the candle out.

抬轿要稳稳足足（形容词谓语句）

tei dzio jɔ wAŋ wAŋ tsoʔ tsoʔ.

抬轿要稳稳当当。

dE₂₂₃ dzio₂₂₃ iɔ₃₃₄ uəŋ₃₃ uəŋ₅₅ tA₃₃ tA₃₁.

Carry the chair steadily.

有啥回信唔（是非问句）

jə sa wei siŋ va.

有回信哦？

fiɤ₂₂₃ fiuE₂₂ ɕiŋ₅₅ vA₃₁.

Have you an answer?

依要照我话拉个啫做（带存续体状语句）

nŋ jɔ tso ŋu wo la kAʔ lɔ tsu.

依要照我讲个去做。

n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tso₃₃₄ fiu₂₂₃ kA₃₃ fiɤ₄ tɕʰ₁₃₃₄ tsu₃₃₄.

You must do as I have told you.

楼阁啫地阁要担水来净个净（含短时反复体的话题句）

læ kɔk lɔ ti kɔk jɔ tɛ sɿ lei siŋ kAʔ siŋ.

楼板啫地板，要拿水汰汰。

lɤ₂₂ pE₅₅ lɔ₃₁ di₂₂ pE₄₄ iɔ₃₃₄ nɔ₅₂ sɿ₃₃₄ dA₂₂ dA₄₄.

You must wash the up stairs and down stairs floors.

玻璃窗咗百页窗要揩个揩 (含短时反复体的话题句)

pu li t̃s̃ɔ̃ lɔ̃ pã ji? ts̃ɔ̃ jɔ̃ k'ɑ̃ kʌ? k'ɑ̃.

玻璃窗告百叶窗要揩揩。

pu₅₅ li₃₃ ts̃_{A33} kɔ̃₃₁ pɛʔ₃ fiuʔ₅ ts̃_{A31} iɔ̃₃₃₄ k'_{A55} k'_{Λ31}.

You must clean the windows and the Venetians floors.

担一杯冷水来 (动宾补句)

t̃ɛ̃ iʔ pei læ̃ sɿ lei.

拿一杯冷水来。

nɔ̃₅₅ liʔ₃ pɛ₃₁ l̃_{A22} sɿ₅₅ lɛ₃₁.

Bring a glass of water.

碗盏要净来滂沥 (带情态补语句)

wei ts̃ɛ̃ jɔ̃ siŋ lei kɔ̃? liʔ.

碗要汰得干净。

ɔ̃₃₃₄ iɔ̃₃₃₄ d̃_{A33} t̃ɛ̃? kɔ̃₅₅ d̃ziŋ₃₁.

You must wash the cups and saucers clean.

一干子担勿起末叫干人来相帮 (提顿助词引导的假设推论句)

iʔ k̃ỹ ts̃ t̃ɛ̃ veʔ t̃ɛ̃' i meʔ, kɔ̃ k̃ỹ ŋiʌŋ lei siã̃ pɔ̃.

要是—家头拿勿动末,叫个人来帮忙。

iɔ̃₃₃ zɿ₄₄ iʔ₃ k̃_{A55} d̃x̃₃₁ nɔ̃₅₅ veʔ₃₃ doŋ₃₃ meʔ₃₁, t̃ɛ̃ iɔ̃₃₃ qeʔ₄ ŋiŋ₂₂₃ lɛ_{E223}

p̃_{A52} m̃_{A223}.

If you cannot carry it alone, call a man to help you.

依要发三百钱轿钱拉伊拉 (双宾语句)

nɔŋ jɔ fe? sɛ pa? di dzio dɛ le? ji la.

依要发三百块轿钿拨伊拉。

no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fe?₅ sɛ₅₅ pɛ?₃ k'u_{E31} dzio₂₂ di₄₄ pɛ?₃ hi₅₅ lA₃₁.

Give them three hundred cash for carrying the chair.

勿要走开来恐怕有事体 (偏句后置的复句)

ve? jɔ tsɔɛ k'ei lei, k'uŋ p'o jɔɛ z-t'i.

勿要走开恐怕有事体。

ve?₁ iɔ₂₃ tsɔ₃₃ k'E₄₄, k'oŋ₃₃ p'o₄₄ hi₂₃ z₁₂₂ t'i₄₄.

You must not go away, there may be something for you to do.

依居去末叫一个替工来 (提顿助词引导的假设推论句)

nɔŋ tɕy tɕ'i me?, tɕio i? kA? t'i kuŋ lei.

依回去个言话叫个替工来。

noŋ₂₂₃ fiu_{E22} tɕ'i₅₅ fiɛ?₃₁ hi_{E22} ho₄₄ tɕio₃₃ fiɛ?₄ t'i₃₃ koŋ₅₅ lE₃₁.

If you go home, you must get another man to supply your place.

掇一把椅子到上头来 (连动句)

tø? i? po jy tsɿ tɔ sɔ dɛ lei.

端只椅子到高头来。

tø₅₅ tsɛ?₃₁ i₃₃ tsɿ₄₄ tɔ₃₃₄ kɔ₅₅ dɔ₃₁ lE₂₂₃.

Bring a chair up stairs.

玻璃灯要揩来碧波生清 (带情态补语句)

pu li tAŋ jɔ k'a lei pi? pu sɛ t'siŋ.

玻璃灯要揩得来煞辣势清。

pu₅₅ li₃₃ tɔŋ₃₁ iɔ₃₃₄ k'A₅₅ tɛ?₃ lE₃₁ sɛ?₃ lɛ?₅ sɿ₃₁ tɕ'i_ŋ₅₂.

You must wipe the lamp globe very clean and bright.

依要六点钟点灯（意愿句）

nɔŋ jɔ loʔ tē tsɔŋ tē tɒŋ.

依要六点钟点灯。

no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loʔ₁ ti₂₂ tsoŋ₂₃ ti₃₃₄ tɔŋ₅₂.

You must light the lamp at six o'clock.

第间房子里物事要出空好拉（存续体话题句）

ti kē vō tsɿ li mez-z jɔ t'seʔ k'ɔŋ hɔ la.

第间房间里物事要出空拉海。

gɛʔ₁ kE₂₃ vA₂₂ kE₅₅ li₃₁ mɛʔ₁ zɿ₂₃ iɔ₃₃₄ t's'ɛʔ₃ k'ɔŋ₅₅ lɛʔ₃ hE₃₁.

You must take out all the things in this room.

依现在拉做啥啵（进行体疑问句）

nɔŋ jě-dzei la tsu sa va.

依现在拉做啥啵？

noŋ₂₂₃ fi₂₂ zE₄₄ lɛʔ₁ lɛʔ₂₃ tsu₃₃₄ sA_{33A44}.

Are you doing any thing now. ?

依到那里先回头我一声（无形式标记的假设讨论复句）

nɔŋ tɔ a li, sē lei wei dæ ŋu iʔ-sæ̃.

依要到阿里，先告诉我一声。

no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tɔ₃₃₄ fi_{A22} li₄₄, ɕi₅₂ kɔ₅₅ su₃₃ ŋu₃₁ iʔ₃ sA₄₄.

Before you go any where, come and let me know.

到晒快前后门要关关好（VVC式短时反复体话题句）

tɔ k'wɒŋ k'wɒ, sē æ mɒŋ jɔ kwē kwē hɔ.

到晒快个辰光,前后门要关关好。

tɔ₃₃₄ k'uəŋ₃₃ k'uA₃₅ fiəŋ₃₁ zəŋ₂₂ kuA₄₄, zi₂₂ fiŋ₅₅ məŋ₃₁ iɔ₃₃₄ kuE₅₅ kuE₃₁ hɔ₃₃₄.

Before you go to bed, you must shut the front and back doors safely.

依个奶水多勿多 (正反式是非问句)

nəŋ kA? na sɿ tu ve? tu.

依个奶水多勿多?

noŋ₂₂ fiəŋ₄ nA₂₂ sɿ₄₄ tu₅₅ vɛŋ₃₁ tu₅₂.

Have you plenty of milk?

依个小囡养仔几个月哉 (实现体特指疑问句)

nəŋ kA? siɔ nō jǎ tsɿ tɕi kA? ŋiəŋ? tsei.

依个小囡养了几个月了啊?

noŋ₂₂ fiəŋ₄ ɕiɔ₃₃ nə₄₄ fiA₂₂ ləŋ₄ tɕi₃₃ qeŋ₄ fiŋi₁ ləŋ₂ A₂₃.

How old is your child?

若使小囡哭要拨点奶伊吃 (连词引导的假设推论句)

sə? sɿ siɔ nō k'oŋ, jɔ peŋ ti na ji tɕ'iA?

假使小囡哭,要拨伊吃点奶。

tɕiA₃₃ sɿ₄₄ ɕiɔ₃₃ nə₄₄ k'oŋ₅, iɔ₃₃₄ peŋ₃ fiA₄₄ tɕ'iŋ₃ ti₄₄ nA₂₂₃.

If the child cries, give him a little milk.

吃停仔奶抱伊出去遛相相 (带实现体、宾代趋的连动句)

tɕ'iA? diŋ tsɿ na, pɔ i tseŋ tɕ'i peŋ siǎ siǎ.

吃好了奶抱伊出去白相相。

tɕ'iŋ₃ hɔ₅₅ ləŋ₃₁ nA₂₂₃ bɔ₂₂ fi₅₅ ts'eŋ₃ tɕ'i₃₁ bəŋ₁ ɕiA₂₂ ɕiA₂₃.

When he has done sucking, take him out for a walk.

依路所上有寻处奶姆姆啞 (主语后置的是非问句)

nɔŋ lu su lɔ̃ jœ siŋ t̃sy nɑ sɑn sɑn vɑ.

依孺搭奶妈找得到啞?

nɔŋ₂₂₃ qeɿ₁ t̃eɿ₂₃ nA₂₂ mA₄₄ tsɔ₃₃ t̃əɿ₅₅ tɔ₃₃ vA₃₁.

Do you know where a wet nurse can be found?

依夜里向要当心好小囡 (动补宾句)

nɔŋ ja li ɕiæ̃ jɔ̃ t̃s siŋ hɔ̃ siɔ̃ ñ.

依夜里向要当心好小囡。

nɔŋ₂₂₃ fiA₂₂ li₅₅ ɕiA₃₁ iɔ₃₃₄ t̃A₅₅ ɕiŋ₃₃ hɔ₃₁ ɕiɔ₃₃ ñ₄₄.

You must take great care of the child during the night.

依外国人家住过歇啞 (经历体话题句)

nɔŋ ŋɑ kok ŋiAŋ kɑ dzy ku ɕiɿ? vɑ.

依外国人家住过啞?

nɔŋ₂₂₃ ŋA₂₂ koɿ₅ ŋiŋ₃₃ kA₃₁ zɿ₂₂ ku₅₅ vA₃₁.

Have you lived in a foreign family before?

依规几化辛俸一月 (特指问句)

nɔŋ kwei t̃ci hɔ̃ siŋ huŋ i? ŋiœ?

依一个月要多少工钿?

nɔŋ₂₂₃ iɿ₃ qeɿ₄ fiyɿ₁₂ iɔ₃₃₄ tu₅₅ sɔ₃₁ koŋ₅₅ di₃₁.

What wages do you want a month?

早晨头房间依要收作 (提宾式话题句)

tsɔ̃ zAŋ dœ ṽɔ̃ k̃Ẽ nɔŋ jɔ̃ sœ tsɔ̃?

早晨依要收作房间。

tsɔ₃₃ zəŋ₄₄ nɔ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s̃y₅₅ tsoɿ₃₁ vA₂₂ kE₄₄.

You must put the bedroom to rights every morning.

担去净个衣裳依要点一点件数 (与宾语有区别性关系的
题句)

tē tɕ'i siŋ kaŋ i-zō nuŋ jō ti i? ti dʒi su.

拿去汰个衣裳依要点一点几件。

noŋ₂₂₃ tɕ'i₃₁ dA₂₂ hveŋ₄ i₅₅ zA₃₁ noŋ₂₂₃ iō₃₃₄ ti₃₃ il?₅ ti₃₁ dʒi₂₂ su₄₄.

You must count the number of pieces you are taking to wash.

依要肥皂未来担 (用提顿助词引导的假设推论句)

nuŋ jō bi zō meŋ, lei tē.

依假使要肥皂就来拿。

noŋ₂₂₃ tɕiA₃₃ sŋ₄₄ iō₃₃₄ bi₂₂ zō₄₄ dʒiŋ₂₂₃ lE₂₂₃ noŋ₅₂.

If you want soap, come to me for it.

衣裳要焯子啫浴 (带实现体的连动句)

i-zō jō seŋ tsŋ lō jōŋ.

衣裳要焯好仔再拈。

i₅₅ zA₃₁ iō₃₃₄ zeŋ₁ hō₂₂ tsŋ₁₂₃ tsE₅₂ ŋioŋ₁₂.

You must boil the clothes and then wash them.

依净衣裳生活做仔几年哉 (实现体的次话题句)

nuŋ siŋ i-zō sē-weŋ tsu tsŋ tɕi ŋiē tsei.

依汰衣裳生活做了几年了?

noŋ₂₂₃ dA₂₂ i₅₅ zA₃₁ sA₅₅ hveŋ₃₁ tsu₃₃ ləŋ₄ tɕi₃₃ ŋi₅₅ ləŋ₃₁.

How long have you been a washerman?

衣裳净仔下来要用蓝水漂一漂 (带实现体时间分句的短时

反复体句)

i-zō siŋ tsɿ ɔ lei jɔ juŋ lē sɿ p'io i? p'io.

衣裳汰好以后要用矾水漂一漂。

i₅₅zA₃₁ dA₂₂hɔ₄₄ i₅₂ fi₂₂₃ io₃₃₄ fi_{ioŋ}₃₃₄ vE₂₂sɿ₄₄ p'io₅₅ i_?₃₃ p'io₃₁.

After you have washed the clothes, you must rinse them in blue.

衣裳要浆一浆 (短时反复体话题句)

i-zō jɔ tsiã i? taiã.

衣裳要浆一浆。

i₅₅zA₃₁ io₃₃₄ tciã₅₅ i_?₃ tciã₃₁.

You must starch the clothes.

第儻衣裳净来勿漓沥 (带否定情态补语的话题句)

ti tō i-zō siŋ lei ve? kə? li?

衫趟衣裳汰了勿清爽。

ge_?₁ tã₂₃ i₅₅zA₃₁ dA₂₂le_?₄ ve_?₃ tci_?_{in}₅₅ sA₃₁.

You have not washed the clothes clean this time.

衣裳勿要摆拉湿溼个户荡恐怕霉料 (偏句最后的因果复句)

i-zō ve? jɔ pa la se? sa? kA? u-dō, k'uoŋ p'io mei liɔ.

衣裳勿要放垃潮湿个地方防止发霉。

i₅₅zA₃₁ ve_?₁ io₂₃ fã₃₃le_?₄ zɔ₂₂se_?₅₅ fi_{ve?}₃₁ di₂₂fã₄₄ vA₂₂tsɿ₄₄ fe_?₅ mE₂₂₃.

You must not put the clothes in a damp place, lest they should mildew.

绒衣要用热水来净 (带前后置介词引介的状语的意愿句)

ni_{uoŋ} i jɔ juŋ ni_{i?} sɿ lei siŋ.

绒衣要用热水汰。

ŋiɔŋ₂₂i₄₄ iɔ₃₃₄ fiɔŋ₂₂₃ ŋiɪ₁sɿ₂₃ dA₂₂₃.

You must wash the flannels in warm water.

还有小团衣裳依要一齐净（话题句）

wē jœ siɔ nǒ i-zǒ nɔŋ jɔ i[?]-zi siŋ.

还有小团个衣裳依要一道汰。

E₅₅fiɪ₃₁ iɔ₃₃nɔ₅₅fiɪ₃₁ i₅₅zA₃₁ nɔ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iɪ₃dɔ₄₄ dA₂₂₃.

There are also children's clothes, you must wash them all together.

衣裳上个油迹啱斑点要净滂沥（带结果补语的话题句）

i-zǒ lɔ kA[?] jœ tsɪ[?] lɔ pē ti jɔ siŋ kə[?] li[?].

衣裳高头个油迹脱仔斑点要汰清爽。

i₅₅zA₃₃kɔ₃₃dɪ₃₃fiɪ[?]₃₁ fiɪ₂₂tɕi[?]₁l₄ tɕi[?]₃tsɿ₄₄ pE₅₅ti₃₁ iɔ₃₃₄ dA₂₂tɕi[?]₁n₅₅sA₃₁.

You must wash out all marks and spots on the clothes.

枕头衣啱被单净好拉蛮（现在完成时态的疑问句）

tsAŋ dœ i lɔ bi tē siŋ hɔ lɑ mē.

枕头帮单被汰好了哦？

tsəŋ₃₃tɕi[?]₁n₄₄ pA₅₂ tE₅₅bi₃₁ dA₂₂hɔ₅₅lɕ[?]₃vA₃₁.

Are the pillow cases and sheets washed?

衣裳净好仔啱担来亦要点明白（用助词连接的连动句）

i - zǒ siŋ hɔ tsɿ lɔ tē lei, a jɔ ti miŋ ba[?].

衣裳汰好以后拿来，也要点清爽。

i₅₅zA₃₁ dA₂₂hɔ₄₄ i₅₂ fiɪ₂₂₃ nɔ₅₅lE₃₁, fiA₂₂iɔ₄₄ ti₃₃tɕi[?]₁n₅₅sA₃₁.

When you have washed the clothes and brought them to me, I shall again count them.

前儻有三堂手巾两双袜勿曾担来（完成体否定句）

sē t5 jə sē d5 sə tciŋ, liã s5 me? ze? zAŋ tē lei.

前趟有三条毛巾两双袜子既没拿来。

dzi₂₂t'ã₄₄ fiŋ₂₂₃ sE₅₅ di₃₁ mo₂₂tciŋ₄₄ liã₂₂sã₄₄ me?₁tsɿ₂₃ m₂₂ me?₄
nE₅₅lE₃₁.

Last time there were three handkerchiefs and two pairs of stockings which you did not bring me.

马棚间里勿要邈邈死（带程度补语的否定句）

mo bæ kē li ve? jə le? t'e? si.

马棚里勿要邈邈来死。

mo₂₂bã₅₅li₃₁ ve?₁i₂₃ l'e?₁t'e?₂lE₂₂ç₁₂₃.

You must not allow the stable to be dirty.

第只马为啥实盖瘦来死（带程度补语的疑问句）

ti tsɑ? mo wei sɑ se? kei sə lei si.

第只马为啥实能瘦法子。

g'e?₁ts'e?₂₃ mo₂₂₃ fiuE₂₂sã₄₄ g'e?₁nəŋ₂₃ sɣ₃₃fe?₅tsɿ₃₁.

Why is this horse so very lean?

脚踏镫放拉下点（带处所情态补语的意愿句）

tçia? de? tAŋ f5 le? ɔ ti.

马镫放了下一点。

mo₂₂təŋ₄₄ fã₃₃le?₄ fi_{o22}ii?₅ti₃₁.

Let the stirrups down a little.

叫马夫拨点马料拉伊吃（给予类带兼语双宾语句）

tçio mo fu pe? ti mo li_o le? ji tç'ia?

叫马夫拨伊吃点马料。

tɕiɔ₃₃₄ mo₂₂fu₄₄ pɕɿ₃fi₄₄ tɕ'iɿ₃ti₄₄ mo₂₂liɔ₄₄.

Tell the hostler to give the horse something to eat.

马槽里多放点草料壹 (动宾补结构句)

mo zɔ li tu fɔ ti t'sɔ liɔ heɿ.

马槽里多放点草料垃圾。

mo₂₂zɔ₅₅li₃₁ tu₅₂ fɿ₃₃ti₄₄ ta'ɔ₃₃liɔ₅₅leɿ₃hE₃₁.

Put a little more grass in the manger.

马鞭子垃拉那里 (存在句)

mo pɛ tsɿ leɿ leɿ ɿ li.

马鞭子垃拉阿里?

mo₂₂pi₅₅tsɿ₃₁ leɿ₁leɿ₂₃ fi_{A22}li₄₄.

Where is the horse whip?

看门个要常庄守垃门口头 (带处所补语句)

k'ɔ̃ mɿŋ kɿ? jɔ dzæ̃ tsɔ̃ sɛ leɿ mɿŋ k'ɛ dɛ.

门卫要常常守垃门口头。

mɿŋ₂₂fi_{uE44} iɔ₃₃₄ zɿ_{A22}zɿ_{A44} sɿ₃₃leɿ₄ mɿŋ₃₃ k'ɿ₅₅dɿ₃₁.

The gate keeper ought always to remain at the gate.

依勿要放闲人进来 (动宾补结构否定句)

nɿŋ veɿ jɔ fɔ̃ hɛ ɕiɿŋ tsɿŋ lei.

依勿要放闲人进来。

noŋ₂₂₃ veɿ₁iɔ₂₃ fi_{A334} fi_{E22}nɿŋ₄₄ tɕiŋ₃₃le₄₄.

You must not allow idlers to enter.

勿论啥人出进要开关（条件关系紧缩复句）

veʔ laŋ sa ŋiAŋ tʃeʔ tsij jɔ k'ei kwɛ̃.

勿管啥人进出要开咯关。

veʔ₁ kɔ₂₃ sA₃₃ ŋiŋ₄₄ tɕiŋ₃₃ ts'vʔ₄ zE₂₂ iɔ₄₄ k'E₅₅ lɔ₃₁ kuE₅₂.

Who ever comes in or goes out, you must open and shut the door.

门口头要打扫蕩沥（带结果宾语的意愿句）

mAŋ k'ɔ̃ dɔ̃ jɔ tã sɔ kō liʔ.

门口要打扫干净。

məŋ₂₂ k'ɣ₄₄ iɔ₃₃₄ tA₃₃ sɔ₄₄ kɔ₅₅ zɪŋ₃₁.

You must sweep the gate way clean.

更夫当心贼进来偷点啥（兼语兼连动句）

kã fu tō siŋ sAʔ tsij lei, tɔ̃ ti sa.

更夫要当心贼骨头进来偷物事。

kA₅₅ fu₃₁ iɔ₃₃₄ tA₅₅ ɕiŋ₃₁ zɔʔ, kueʔ₂ dɣ₂₃ tɕiŋ₃₃ lE₄₄ t'ɣ₅₂ mɛʔ₁ zɪ₂₃.

The watchman must take care lest thieves enter and steal.

依要一夜防到天亮（带时间修饰语的意愿句）

noŋ jɔ iʔ ja pō sɔ̃ tɔ̃ tɛ̃ liã̃.

依要一夜防备到天亮。

noŋ₂₂₃ iɔ₃₃₄ iʔ₃ ŋi_{A44} vA₂₂ bE₄₄ tɔ₃₃₄ t'i₅₂ liA₂₂₃.

You must watch during the whole night, until day break.

依夜里勿好睏起（否定意愿句）

noŋ ja li veʔ hɔ̃ k'wAŋ tɕ'i.

夜里向依勿好睏着。

fiA₂₂ li₅₅ ciA₃₁ noŋ₂₂₃ veʔ₁ hɔ₂₃ k'uəŋ₃₃ zɐʔ₄.

You must not sleep during the night.

一件事体我话过毕拉哉（现在完成时态话题句）

iʔ dzɛ z-t'i ŋu wo ku piʔ la tsei.

姆桩事体我讲过了。

geʔ₁ tsA₂₃ zŋ₂₂ t'i₄₄ ŋu₂₂₃ kA₃₃ ku₅₅ lɐʔ₃₁.

I have already spoken about that matter.

辛俸付过拉依拉哉（现在完成时态受动句）

siŋ huŋ hu ku leʔ noŋ la dzei.

工资已经付拨依了。

koŋ₅₅ tsŋ₁₃₁ i₃₃ tciŋ₄₄ fu₃₃ pɐʔ₅ noŋ₃₃ lɐʔ₃₁.

Your wages have been given to you.

本章的大部分句子都是表示意愿或命令的祈使句，上文括号中的文字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提示各句中的较显著的语法特征。

二、1908—2003

这是第二篇，选录的是1908年上海徐家汇慈母堂发行的《土话指南》中“官商土属”第十章。《土话指南》初版发行于1889年。用对照形式，每五行一列，连续排下去。第一行是原书1908年时的上海话句子；第二行是按原书注音字母译成的国际音标注音，每句话音标的开头，与上行每句话的汉字开头对齐；第三行是现今2003年笔者自编的新上海话，原文中的旧名词“老爷”、“银子”和“石”未译成当代文；第四行是现今上海话注音，加标声调；第五行是北京官话对照文，选自上海美华书馆1900年重印的《官话指

南》一书,该书初版于1882年,《土话指南》是当初《官话指南》的上海话译本,句前加§的,是两人对话时对象互换的标志。

告诉老爷。木匠刘师傅。要见见老爷。教伊进来。

kɔsu lɔfiɑ, moʔziɑ liy sɿfu, iɔ tɕietɕie lɔfiɑ. tɕio fi tsinɛ.

报告老爷: 木匠刘师傅 要见见老爷。

pɔ₃₃kɔ₄₄ lɔ₂₂fiA₄₄, moʔ₁dziA₂₃ liy₂₂sɿ₃₅vu₃₁ iɔ₃₃₄ tɕi₃₃tɕi₄₄ lɔ₂₂fiA₄₄.

叫伊进来。

tɕio₃₃fi₄₄ tɕin₃₃lE₄₄.

§ 回禀老爷。刘木匠来了要见您。 § 叫他进来。

刘师傅。老爷教啫进去。 老爷一向好拉。 好拉。

liy sɿhu, lɔfiɑ tɕio lɔ tsintɕi. lɔfiɑ iʔɕiɑ hɔ la. hɔ la.

刘师傅, 老爷叫依进去。 老爷, 依好

liy₂₂sɿ₃₅vu₃₁, lɔ₂₂fiA₄₄ tɕio₃₃noŋ₄₄ tɕin₃₃tɕi₄₄. lɔ₂₂fiA₄₄, noŋ₂₂₃

啊? 好。

hɔ₃₃fiA₄₄. hɔ₃₃₄.

§ 刘师傅,我们老爷叫你进去哪。 § 老爷您好啊。 § 好啊。

依一向好。 好拉。谢谢。那能箇一时。

noŋ iʔɕiɑ hɔ. hɔ la, ziazia. nanəŋ ku iʔzɿ,

依好吖? 好个呀, 谢谢依。 哪能一抢里

noŋ₂₂₃ hɔ₃₃VA₄₄. hɔ₃₃fiɛʔ₃fiA₃₁, zia₂₂ziA₃₅noŋ₃₁ nA₂₂nəŋ₄₄ iɿ₃tɕiA₃₅li₃₁,

你好啊。 § 好啊,您纳。 § 怎么这样子

常远勿看见者。 我一向归拉屋里啫。

zāfiə veʔ k'ətɕie tse. ŋu iʔɕiɑ tɕy la ɔʔli lɔ.

长远勿见了? 我耨抢回去垃拉屋里向呀。

zA₂₂ hɿ₅₅ vɛ₃₃ tɕi₃₃ lɛ?₃₁ · ŋu₂₂₃ gɛ?₁ tɕi₁ A₂₃ fɿuE₃₃ tɕi₁ A₄₄ lɛ?₁ lɛ?₂₃ o?₃ li₅₅

ɕi₁ A₃₃ i₁ A₃₁ ·

我总没见你呀。 § 我是回了一盪家。

归拉屋里。有啥事干。田里收成。

tɕy la ɔ?₁ li, fɿɿ sa zɿkø. die li sɿ zəŋ.

回去垃拉屋里向, 有啥事体做? 田里向收

fɿuE₂₂ tɕi₁ A₄₄ lɛ?₁₂ o?₃ li₅₅ ɕi₁ A₃₁, fɿɿ₂₂ sA₄₄ zɿ₂₂ tɕi₁ A₄₄ tsu₃₃₄ · di₂₂ li₅₅ ɕi₁ A₃₁

稻。

sɿ₅₂ dɔ₂₂₃ ·

§ 干甚么回家去了。 § 回家收庄稼去了。

今年年成好否。 年成八成光张。 种几亩田。

tɕiəŋŋie ŋie zəŋ hɔ va. ŋie zəŋ pæ?₁ zəŋ kuätsä. tsoŋ tɕi ŋ die.

今年收成好哦? 收成垃八成左右。

tɕiŋ₅₅ ŋi₃₁ sɿ₅₅ zəŋ₃₁ hɔ₃₃ A₄₄ · sɿ₅₅ zəŋ₃₁ lɛ?₁₂ pɛ?₃ zəŋ₄₄ tsu₃₃ fɿɿ₄₄ ·

种几亩田?

tsoŋ₃₃₄ tɕi₃₃ mɿ₄₄ di₂₂₃ ·

§ 今年你们那几年头儿怎么样。 § 穀八成年纪呀。 § 你种着有多少亩地呀。

我种一顷多点。 今年打之几化石数米。

ŋu tsoŋ i?₁ tɕiŋ tu tie. tɕiəŋŋie tätsɿ tɕi₁ huɔ za?₁ su mi.

我种一百多亩田。 今年收了多少石米?

ŋu₂₂₃ tsoŋ₃₃₄ i?₃ pɛ?₅ tu₃₃ mɿ₃₁ di₂₂₃ · tɕiŋ₅₅ ŋi₃₁ sɿ₅₅ lɛ?₃₁ tu₅₅ sɔ₃₃

zɛ?₃₁ mi₂₂₃ ·

§ 我种着有一顷多地。 § 今年打了有多少石粮食啊。

今年打之一百石米。 箇回转来。

tɕiənnie dātsɿ iʔ paʔ zaʔ mi. kuɸue tsele,

今年收了一百石米。 齏趟回来，

tɕiɲ₅₅ni₃₃ sɿ₅₅leʔ₃₁ iʔ₃pəʔ₅zeʔ₃₁ mi₂₂₃·gəʔ₁ʔ₂₃ ɸue₂₂le₄₄,

§ 今年打了有一百石粮食。 § 你这回来

有生活拉做否。 无啥生活。 今朝来。

ɸiɿ sāɸueʔ tsu va. ɲ sa sāɸueʔ. tɕientsɔ le.

有生活垃海做哦？ 既没啥个生活。

ɸiɿ₂₂₃ sĀ₅₅ɸueʔ₃leʔ₃lhE₃₁ tsu₃₃va₄₄·ɲ₂₂meʔ₅₅sA₃₃ɸueʔ₃₁ sĀ₅₅ɸueʔ₃₁

今朝来，

tɕiɲ₅₅tsɔ₃₁ le₂₂₃,

应着甚么活了没有。 § 还没应着活了。我今儿来见您。

因为有一样生活。 我想寻来做。

iəɸue ɸiɿ iʔ ɸià sāɸueʔ, ɲu siā zin le tsu.

为了一桩生活， 我想要来做。

ɸue₂₂leʔ₄₄ iʔ₃tsĀ₄₄ sĀ₅₅ɸueʔ₃₁, ɲu₂₂₃ ɕiĀ₃₃₄ iɔ₃₃le₄₄ tsu₃₃₄,

是因为有一处活我要应。

倒底无得荐主。 想求老爷举荐举荐。

tɔti ɲ tAʔ tsietsɿ, siā dziɿ lɔɸia tɕytsie tɕytsie.

倒是既没推荐个人。 想请老爷推荐推荐。

tɔ₂₂zɿ₄₄ ɲ₂₂meʔ₄₄ ʔ_{E55}tɕi₃₃ɸueʔ₃₁ ɲiɲ₂₂₃, ɕiĀ₃₃₄ tɕiɲ₃₃₄ lɔ₂₂ɸiĀ₄₄

ʔ_{E55}tɕi₃₁ ʔ_{E55}tɕi₃₁.

就是没有荐主。我打算求您给我举荐举荐。

啥生活耶。 城西面。 江老爷。 阿是伊要造房子。

sa sāhue? ia. zəŋ si miɛ, tɕiã lɔfiã, a?zɿ fi iɔ zɔ fiuðtsɿ.

啥个生活啊? 城西面, 江老爷, 伊要造房

sA₃₃ fiɛ?₄ sĀ₅₅ fiue?₃ A₃₁ · zəŋ₂₂ tɕi₅₅ mi₃₁, kĀ₅₅ lɔ₃₃ fi_{A31}, fi₂₂₃ iɔ₃₃₄

子是哦?

zɔ₂₂₃ vĀ₂₂ tsɿ₄₄ zɿ₂₂ vA₄₄ ·

§ 你要应那儿的活呀。 § 西城江老爷那儿。不是要盖房子么。

我想求老爷话话看。 我听见江老爷。

ŋu siã dziɿ lɔfiã fiuofuo k'ø. ŋu t'ɿŋtɕiɛ tɕiã lɔfiã,

我想请老爷去讲讲看。 我听说江老爷

ŋu₂₂₃ tɕi_{Ā334} tɕ'i_{ŋ334} lɔ₂₂ fi_{A44} tɕ'i₃₃₄ kĀ₃₃ kĀ₅₅ k'ø₃₁, ŋu₂₂₃ t'ɿ_{ŋ55} sɛ?₃₃₁

kĀ₅₅ lɔ₃₃ fi_{A31}

我打算么应那个活。 § 我听见说江老爷

教多化人看过者。 勿晓得讲定当拉味?

tɕiɔ tuhuo ŋiɛn k'øku tse. ve? tɕiɔtɿ? kō diŋtō la me?.

叫交关人去看过了, 勿晓得已经讲

tɕiɔ₃₃₄ tɕiɔ₅₅ kuɛ₃₁ ŋiɛn₂₂₃ tɕ'i₃₃₄ k'ø₃₃ ku₅₅ lɛ?₃₃₁, ve?₃ tɕiɔ₅₅ tɛ?₃₃₁

定了哦?

i₃₃ tɕiɛn₄₄ kĀ₃₃ diŋ₅₅ lɛ?₃₃₃ vA₃₁ ·

找了好几个人看过了。可不知道有人应妥了没有。

勿错。 我听见话。 有三个人看过者。

ve? ts'uo. ŋu t'ɿŋtɕiɛ fiuo. fiɿ sɛkə ŋiɛn k'øku tse.

是个, 我听到讲, 有三个人去看过了。

zɿ₂₂ fiɛ?₄, ŋu₂₂₃ t'ɿ_{ŋ55} tɔ₃₁ kĀ₃₃₄, fiɿ₂₂₃ sɛ₅₅ gɛ?₃₃₁ ŋiɛn₂₂₃ tɕ'i₃₃₄

k'ø₃₃ku₅₅lɛ₃₁.

§ 不错。我听见说。有三个人看过了。

有两个味要八千两银子。

fiɿ liäkə me? iɔ pæ? ts'ie liä ŋiəntsɿ.

有两个要八千两银子，

fiɿ₂₂₃ li_{Ä22}gɛ₄ iɔ₃₃₄ pɛ₃tɕ'i₅₅li_{Ä31} fiŋ₂₂tsɿ₁₄₄,

有俩要了八千两银子。

一个味要七千五百两银子。

iŋkə me? iɔ tɕiŋ? ts'ie ŋ pɑ? liä liä ŋiəntsɿ.

一个要七千五百两银子。

iŋ₃fiɛ₄ iɔ₃₃₄ tɕ'iŋ₃tɕ'i₄₄ ŋ₂₂pɛ₅li_{Ä31} fiŋ₂₂tsɿ₁₄.

有一个要了七千五百两银子。

江老爷秃勿要。 所以勿曾定当哩。

tɕiä lɔfiä t'ɔ? ve? iɔ. sɯfi ve?zəŋ diŋt'ɔ li.

江老爷侪勿答应， 所以还旡没落实垃海。

kÄ₅₅lɔ₃₃fiÄ₃₁ zE₂₂₃ ve₃te₅iŋ₃₁, sɯ₅₅i₃₁ E₅₂ ŋ₂₂mɛ₄ lo₃ze₂₂le₂₂hE₂₃.

江老爷都不愿意。所以都还没定规了。

箇装生活。 包拨自依。 生拉比别人。 便宜点。

kuts'ɔ sähue?. pɔpe? zɿnoŋ. salä pi bie? ŋien. biɛŋi tie.

齧桩生活， 包拨依， 当然比别人便宜点。

gɛ₁tsÄ₂₃ sÄ₅₅fiue₃₁, pɔ₅₅pɛ₃₁ noŋ₂₂₃, tÄ₅₅zø₃₁ pi₃₃₄ bi₁ŋiŋ₂₃

bi₂₂ŋi₅₅ti₃₁.

§ 那么若是你包那个活。自然总比别人便宜点儿啊。

固是自然。若使包拨我做味。

ku zɿ zɿze. zaʔsɿ pəpeʔ ŋu tsu meʔ,

葛是当然啫。 要是包拨我做，

kəʔ₅zɿ₃₁ t̄A₅₅zəʔ₃₃lɔ₃₁, iɔ₃₃zɿ₄₄ pɔ₅₅pəʔ₃ŋu₃₁ tsu₃₃₄,

§ 那是自然的。我若是包那个活。

勿但比别人便宜几百两银子。

就是生活。

veʔ tɛ pi bieʔ ɲiən bieɲi tɕi paʔ liä ɲiəntsɿ, zivzɿ sāfiueʔ,

非但比别人便宜一百多两银子，

fi₅₅ d_{E31} pi₃₃₄ biʔ₁ɲiɲ₂₃ bi₂₂ ɲi₄₄ iiʔ₃pəʔ₅tu₃₃li ä₃₁ fiɲ₂₂tsɿ₄₄,

就是生活，

dzi₈zɿ₂₂zɿ₄₄ s̄A₅₅fiueʔ₃₁,

不但比别人便宜几百两银子，工程

亦坚固新拉。一些无啥挞浆个。

fiä tɕiekusinlä, iʔsie m̄ sɑ taʔtsiä kə.

也要扎足点拉海，

一眼也勿会得搭浆个。

fiA₂₂₃ iɔ₃₃₄ tseʔ₃tsɔʔ₅ti₃leʔ₃hE₃₁, iiʔ₃ŋE₅₅fiA₃₁ veʔ₃UE₅₅teʔ₃₁

teʔ₃tɕiA₅₅fiueʔ₃₁.

准还要坚固。一点儿也不能含糊。

我替依话是。 倒亦容易个。 到底有一样。

ŋu ti noŋ fiuo zɿ, tɔ ha fiŋfi kə. tɔti fiy iʔ fiä,

我脱依去讲，

倒也是便当个。

勿过有

ŋu₂₂₃ t̄eʔ₃noŋ₄₄ t̄ɕi₃₃₄ kA₃₃₄, tɔ₃₃₄ fiA₂₂zɿ₄₄ bi₂₂t̄A₅₅fiueʔ₃₁. veʔ₂ku₄₄

一点，

fiy₂₂₃ iiʔ₃t₄₄.

§ 我给你说说。那倒容易。可有一层。

我听见话。 江老爷个意思。

ŋu tʰiŋtɕie fuo, tɕiã iɔɦia kə isɿ,

我听到伊拉讲, 江老爷个意思,

ŋu₂₂₃ tʰiŋ₅₅ tɔ₃₁ fi₂₂ lA₄₄ kã₃₃₄, kã₅₅ lɔ₃₃ fiA₃₃ ɦeɿ₃₁ i₅₅ ʂɿ₃₁.

我听见说。江老爷的意思。

打算讲定之后来。 约好之时候。

tāsø tāsø kōdɿŋtɿ ɦɿɿe, iaʔɦotsɿ zɿɦɿ,

打算敲定以后, 定合同个辰光,

tã₃₃ sø₄₄ k'ɔ₅₅ diŋ₃₁ i₅₂ ɦɿ₂₂₃, diŋ₂₂₃ ɦeɿ₁ doŋ₂₂ ɦeɿ₂₃ zəŋ₂₂ kuã₄₄,

打算说定规了以后。立合同的时候。

银子先付一半。 还有一半味。 等生活满工之。

ŋiəntsɿ sie fu iʔpe, ɦueɦɿɿ iʔ pe meʔ, təŋ sãɦueʔ mekoŋtsɿ,

银子先付一半, 还有一半, 等生活满工了,

ɦiŋ₂₂ tsɿ₄₄ ɕi₅₅ fu₃₁ iɿ₃ pø₄₄, E₅₅ ɦiɿ₃₁ iɿ₃ pø₄₄, təŋ₃₃₄ sã₅₅ ɦueʔ₃₁

mø₂₂ koŋ₅₅ tɕeʔ₃₁,

先给一半儿银子。下剩那一半儿银子。总得等完了活。

然后交清。 依先垫得起否耶。 是,我亦晓得。

zɛɦɿ tɕiəts'ɿŋ, noŋ sie tiɛɿʔtɕi va ia. zɿ, ŋu ɦia ɕiətsɿʔ,

再交清。 依好先垫一垫哦? 是个, 我也

tsE₅₂ kɔ₅₅ tɕi'ɿŋ₃₁. noŋ₂₂₃ ɕi₃₃₄ ɕi₅₂ di₂₂ iɿ₅ di₃₃ vA₃₁. zɿ₂₂ ɦeɿ₄, ŋu₂₂₃

晓得,

ɦiA₂₂₃ ɕi₃₃ tɕeʔ₄.

才能给呢。你先垫办的起么。 §是。我也知道。

先领一半银子。 仔细想想。我垫得起个。

sie liŋ iʔ pe ŋiəntsɿ. tsɿsi siäsiä, ŋu tietʌʔtɕ'ikə.

先领一半银子。 仔细想想， 我垫得起个，

ci₅₂ liŋ₂₃ iɿ₃pə₄₄ fiŋ₂₂tsɿ₄₄. tsɿ₃₃ci₄₄ ci₁ä₃₃ci₁ä₄₄, ŋu₂₃ di₂₂tɕ'ɿ₅ tɕi₃₃fiɐʔ₃₁.

是先领一半儿银子。我也打算了打算。可以垫办的了。

因为我有朋友。开砖瓦窑个。应用几化砖瓦。

iənfue ŋukə bāfiɿ. k'ɛ tseŋɔ fiɔ kə. iŋfiŋɔ tɕihɔ tseŋɔ,

因为我有开砖瓦厂个朋友，

iŋ₅₅ ue₃₁ ŋu₂₃ fiɿ₂₂gɐʔ₄ k'ɛ₅₂ tsə₅₅ŋo₃₃ts' ä₃₃fiɐʔ₃₁ b ä₂₂fiɿ₄₄,

要用多少砖瓦，

iɔ₃₃₄ fiŋ₂₃ tu₅₅sɔ₃₁ tsə₅₅ŋo₃₁.

因为我有朋友。开着个砖瓦窑。用多少砖瓦。

你肯赊拉我个。 不必得现钱。

ze k'əŋ suo la ŋukə, peʔ pɿʔtʌʔ fiɛdie.

你肯借拨我个， 勿一定要现钱。

zE₂₂₃ k'əŋ₃₃₄ tɕiä₃₃peʔ₅ŋu₃₃fiɐʔ₃₁, vɐʔ₃iɿ₅dɿ₃₁ iɔ₃₃₄ fi₂₂di₄₄.

他都可以供。不用给现钱。

尽可以生活满工之啫。 交铜钱。

tsin k'ofii sāfiueʔ mekoŋtsɿ lɔ, tɕiɔ doŋdie.

可以到生活完成以后， 交铜钱。

ku₃₃i₄₄ tɔ₃₃₄ sÄ₅₅fiueʔ₃₁ fiə₂₂zəp₄₄ i₅₂ fiɿ₂₂₃, kɔ₅₂ doŋ₂₂di₄₄.

赶完了活再给钱。很可以行。

我还有个姑娘。 开木行个。

ŋu fiue fiɿkə siɔ ŋiädziɿ, k'ɛ moʔfiäkə.

我还有个开木料店个小娘舅，

ŋu₂₂₂ E₅₅ fi₃₃ ɣe₃₁ k'_{E52} mo₁ li₂₂ ti₂₂ fi₂₃ ɕi₃₃ ŋi_{A55} dʒi₃₁ ,
还有我的个小舅子现在开着个木厂子。

伊荡木料十分多。 我随便可以用。

fi dō mo₁ lə₃ ze₁ fən tu, ŋu zɥbie k'ofi fi_ŋ.

伊搭木料老多个， 我随便可以用，

fi₂₃ ɣe₁ te₂₃ mo₁ li₂₂ l₂₃ tu₅₅ fi₂₃ , ŋu₂₃ zø₂ bi₄₄ k'u₃₃ i₄₄ fi_ŋ₂₃ .
他存着的木料很多。我可以随使用。

勿必预先交铜钱。 我先领一半银子。

ve₁ pi₁ fysi₂ tɕi₃ doŋdie. ŋu sie li_ŋ i₁ pe ŋi_{ənts}₁ ,

勿必预先交铜钿。 我先领一半银子，

ve₁ pi₁ f₂₃ fi₂₂ ɕi₄₄ k₅₂ doŋ₂₂ di₄₄ . ŋu₂₃ ɕi₅₂ li_ŋ₂₃ i₁ i₃ pø₄₄ ŋi_ŋ₂₂ ts₁₄₄ .
也不用先给钱。我领这一半儿银子。

担伊来买点石头石灰。 开销开销。 大家人工钱。

tæ fi lɛ ma tie za₁ dɣ za₁ fu_E , k'esi₃ k'esi₃ , daka ŋi_{ənk}_{ŋdie} .

拿来买点石头、石灰， 开支开支大家个人工钿，

no₅₅ le₃₁ ma₂₂ ti₄₄ ze₁ dɣ₂₃ ze₁ hu_{E23} , k'Es₅₅ ts₁₃₁ k'Es₅₅ ts₁₃₁ da₂₂ ka₅₅ fi₂₃ i₃₁ .
kon₅₅ di₃₁ .

不过是预备着买石头。买灰。开发大家的工钱。

实在勿远许彀者。 既然什介。最好者。

ze₁ ze_E ve₁ fi_ə ɕy kɣ tse. tɕize ze₁ ka, tsy h₃ tse.

实在差勿了多少够了。 既然甭能介，

ze₁ ze_{E23} tsA₅₅ ve₁ li₃₁ tu₅₅ s₃₁ kɣ₃₃ lɛ. 4. tɕi₅₅ zø₃₁ ɣe₁ nə_ŋ₂₂ ka₂₃ ,

葛末最好了。

keʔ₅meʔ₃₁ taø₅₅hɔ₃₃leʔ₃₁.

算了一算也不差甚么彀了。§ 既是这么样。很好了。

明朝我就对江老爷。 替依话话看。

miŋtsɔ ŋu ziʔ tɛ tɕoã lɔfiã, tʰi noŋ fiuo fiuo k'ø.

明朝我就见江老爷, 帮依讲讲看。

miŋ₂₂tsɔ₄₄ ŋu₂₂₃ dzɿʔ₂₂₃ tɕi₃₃₄ k'ã₅₅lɔ₃₃fiã₃₁, p'ã₅₅noŋ₃₁ k'ã₃₃k'ã₅₅k'ø₃₁.

赶明天我就见江老爷去。给你说说。

什介费老爷个心。

zeʔka fi lɔfiã kə sin.

掰能一来费老爷个心了。

geʔ₂nəŋ₅₅iɿʔ₃l_{E31} fi₃₃₄ lɔ₂₂fiã₅₅fiəʔ₃₁ ɕiŋ₅₅leʔ₃₁.

§ 那么费老爷的心罢。

格味几时可以等回信者。

keʔmeʔ tɕizɿ kofii təŋ fiu_Esin tse.

葛末啥辰光可以听回音了啊?

keʔ₅₅meʔ₃₁ s_{A33}zəŋ₅₅kuã₃₁ k'u₃₃i₄₄ tʰiŋ₅₂ fiu_{E22}iŋ₅₅leʔ₃₃A₃₁.

我多嚒来听老爷的信哪。

后日。我拨回信依。 正介。格味我去者。

fiŋ_ŋieʔ. ŋu peʔ fiu_Esin noŋ. tsəŋka, k'ãʔmeʔ ŋu tɕ'i tse.

后天, 我拨依回音。 就掰能, 葛末我去

fiŋ₂₂tʰi₄₄, ŋu₂₂₃ peʔ₃noŋ₄₄ fiu_{E22}iŋ₄₄. dzɿʔ₂₂₃ geʔ₁nəŋ₂₃, keʔ₅meʔ₃₁

了。

ŋu₂₂₃ tɕ'i₃₃leʔ₄.

§ 你后儿来听信罢。 § 是了。那么我回去了。

呷。去味者。

o, tɕ'i meŋ t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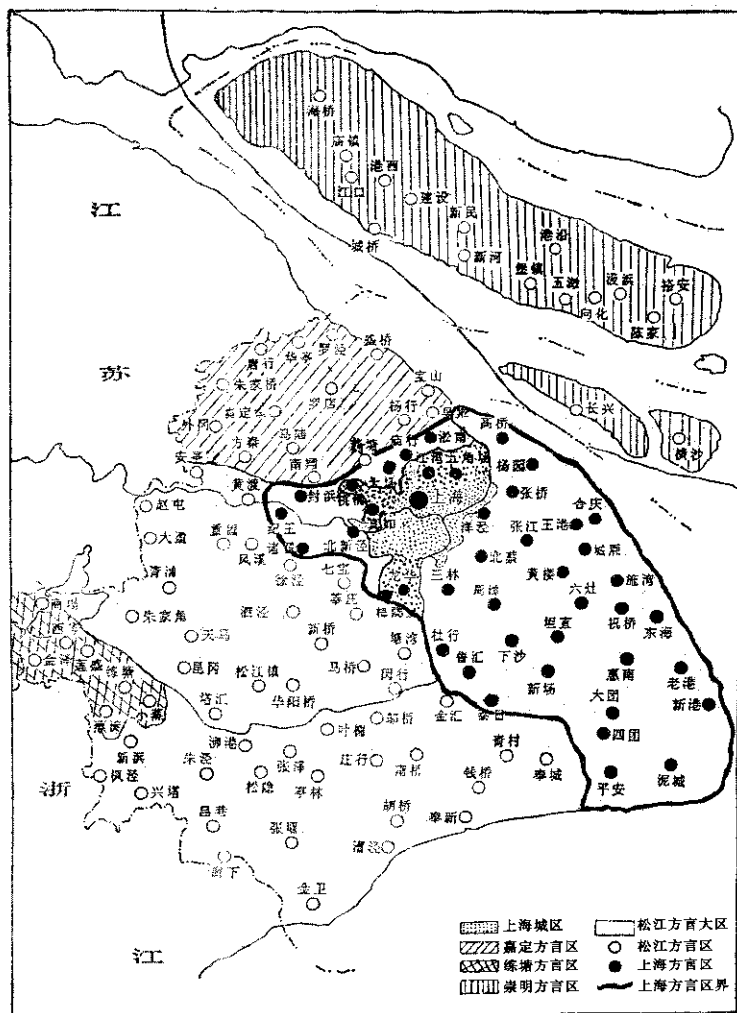
噢, 依去好味。

ɔ₅₂, noŋ₂₂₃ tɕ'i₃₃₄ ho₃₃ l_{E31}.

§ 你回去了。

附录

一、上海地区方言分布图



二、国际音标表

音别	音 标		发 音 部 位		双 唇	齿 唇	齿 间	舌 尖 前	舌 尖 中	
			发 音 方 法							
辅 音	塞	清	不送气		p				t	
			送气		p'				t'	
		浊	不送气		b				d	
			送气		b'				d'	
	塞 擦	清	不送气			pf	tθ	ts		
			送气			pf'	tθ'	ts'		
		浊	不送气			bv	dð	dz		
			送气			bv'	dð'	dz'		
	鼻		浊		m	ŋ			n	
	闪		浊						r	
	颤		浊						r	
	颤 擦		浊						ʀ	
	元 音	边		浊						l
				清						ɭ
		边 擦		浊						ʎ
				清						ʝ
擦			清		ɸ ɱ	f	θ	s		
			浊		β	v	ð	z	ʒ	
无擦通音和半元音			浊		w ɥ	ʋ			ɹ	
元 音					圆唇元音			舌尖前		
	高(闭)				(ɥ ɥ' y ɥ u)①			ɲ		
	半高(半闭)				(y ɥ)					
	半低(半开)				(ø œ o)					
低(开)				(œ ɶ o)						

① 表内加括号的音标与不加括号的相同的音标表示有两个发音的部位,加括号的是

舌尖后	舌叶	舌面前	舌面中	舌根	小舌	咽头	喉
t		t̚	c	k	q		ʔ
t'		t̚'	c'	k'	q'		ʔ'
d		d̚	ʃ	g	ɢ		
d'		d̚'	ʃ'	g'	ɢ'		
tʂ	tʃ	tʂ					
tʂ'	tʃ'	tʂ'					
dʒ	dʒ	dʒ					
dʒ'	dʒ'	dʒ'					
ŋ		ŋ̚	ɲ	ŋ	ɴ		
ʀ					ʀ		
					ʀ		
ʎ			ʎ				
ʂ	ʃ	ʂ	ʃ	x(ɣ)	χ	ħ	h
ʐ	ʒ	ʐ	ʒ	ɣ	ʁ	ʕ	ɦ
ʟ			j(ɥ)	ɰ(w)	ʁ		
元音			舌 面 元 音				
后			前	央	后		
ɿ ʅ			i	y	ɨ ʉ	ɯ	u
			ɪ	ʏ			u
			e	ø	ə	ɤ	o
			ɛ		ə(ɚ)		
ɔ			ɛ	œ	ɜ	ʌ	ɔ
			æ		ɐ		
			a	œ	ʌ	ɑ	ɒ

(接上页)次要的发音部位。

附加符号

- | | |
|---------------|--------------------------|
| ~ 两可,如 n~l | ~ 鼻化,加 ǣ |
| ◦ 清音化,如 b◦d◦g | ∨ 浊音化,如 s |
| · 较开,如 q̣ | ⊥ 较开,如 q̣ |
| - 舌较高,如 ȯ | - 舌较低,如 ö |
| + 舌较前,如 t+ | - 舌较后,如 t̠或 t̡ |
| ◌̣ 唇较圆,如 o̠ | ◌̣ 唇较展,如 ọ |
| ◌̣ 成音节,如 ṃ | ◌̣ 卷舌元音,如 ə̣, 没有误会时可作 ə̣ |

声调符号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由西方学者制订的国际音标中没有成套的表示声调的符号。为了准确地记录汉语语音,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制订了一套声调符号,现已为国内外汉语学者所公认,它称作五度制声调符号,即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为“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分别用“1、2、3、4、5”表示。调号以与 n 等高的竖线为比较线,旁加横线表示声调的高低升降。常用调号如下:

11	┘	低平	131	┘	低升降
22	┘	半低平	153	∧	全升高降
33	┘	中平	353	∧	高升降
44	┘	半高平	351	∨	高升全降
55	┘	高平	242	∧	中升降
13	∧	低升	513	∨	全降低升
15	∧	全升	535	∨	高降升
24	∧	中升	424	∨	中降升
35	∧	高升	313	∨	低降升
53	∨	高降	315	∨	低降全升
51	∨	全降			
42	∨	中降			
31	∨	低降			

参 考 文 献

第一部分:

(1) 1853, James Summer: *The Gospel of Saint Joh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Shanghai, Expressed in the Roman Alphabetic Character. With an Explanatory introduction and Vocabulary.* (London: 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King's College.) (简称“萨”)

(2) 1862, John Macgowan(麦高温): *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简称“麦”)

(3) 1868, Joseph Edkins(艾约瑟):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初版:1853)(简称“艾”)

(4) 1869, *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5) 1883, George Ernest Morrison: *Leçons ou Exercices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de Song-Kiang.* (Zi-Ka-Wei, a L'orphelinat de Tou-Sè-Vè)(简称“松”或“莫”)

(6) 1891, Shanghai Christian Vernacular Society: *Syllabary of the Shanghai Vernacular.*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7) 1894, Rebouin, R. P. : *Dictionaire Francais-Chinois*

Dialect de Chang-hai, Song-kiang, etc. (Shanghai)

(8) 1895, 大美国圣经会: 马太福音(上海美华书馆)。

(9) 1892, 御幡雅文: 沪语便商(上海日本堂)。

(10) 1897, 曹钟橙菊人甫: 沪语指南(上海美华书馆)。

(11) 1900, Silsby, J. A. : Shanghai Syllabary Arranged in Phonetic Order.

(12) 1900, Davis, D. H. & J. A. Silsby: Shanghai Vernaculay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3) 1900, 吴启太、郑永邦: 官话指南。(上海美华书馆重印)(初版: 1881)(简称“官话”)

(14) 1901, Shanghai Christian Vernacular Society: An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5) 1901, 大英国圣经会: 旧约全书。

(16) 1902, C. E. Darwent: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Shanghai: M. A. Church, Minister of Union,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7) 1905, Petillon, C. : Petil Dictionaire Francais-Chinois, Dialect de Chang-hai. (Shanghai: Mission Catholique)

(18) 1908, Anonymous: 土话指南。(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初版:1889)(简称“土”)

(19) 1910, Davis, D. H. : Shanghai Dialect Exercises. (Shanghai)

(20) 1915, J. W. Crofoot & F. Rawlinson: 沪语开路。(上海美华书馆)

(21) 1916, Gilbert McIntosh: 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简称“Mc”)

- (22) 1919, 王廷珏: 实用上海语。(上海小林荣居)
- (23) 1920, F. L. Hawks Pott(卜舫济): Lesson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初版: 1907)(简称“卜”)
- (24) 1922, 胡祖德: 沪谚。(上海棋盘街著易堂书坊)
- (25) 1923, 胡祖德: 沪谚外编。(上海棋盘街著易堂书坊)
- (26) 1923, 上海美国圣经会: 上海土白新约全书。
- (27) 1923, Parker, R. A: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in Pomanized and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广益书局总发行所)
- (28) 1924, 严芙孙: 上海俗语大辞典。(上海北车站云轩出版部)
- (29) 1924, 大川与朔: 活用上海语。(上海, 至诚堂书店)
- (30) 1926, 高本汉: 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1940)
- (31) 1926, 上海指南, 卷九, 沪苏方言纪要。(上海)
- (32) 1928, 赵元任: 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 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简称“赵”)
- (33) 1934, Albert Bourgeois(蒲君南、布尔其瓦): Leçons Sur le Dialecte d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 -wè)
- (34) 1935, 汪仲贤: 上海俗语图说。(上海社会出版社)
- (35) 1936, 影山巍: 详注现代上海语。(东京文求堂印行, 上海内山书店经售)(简称“影山”)
- (36) 1936, 丁卓: 中日会话集。(上海三通书局)(简称“丁”)
- (37) 1938, 金堂文雄: 上海语名词集。(上海, 至诚堂书店)
- (38) 1939, Albert Bourgeois(蒲君南、布尔其瓦): Leçons Sur le Dialecte de Changhai, Cour Moyen.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简称“布”)
- (39) 1941, Albert Bourgeois(蒲君南、布尔其瓦): Grammaire du

Dialecte d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简称“布语”)

(40) 1942, 黄在江: ポケット上海语。(上海, 现代出版社)
(简称“黄”)

(41) 1960,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

(42) 1980, Michael Sherard: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odern Colloquial Shanghai Dialect.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15)

(43) 1982, Michael Sherard: A Lexical Surve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20)

(44) 1982, 阮恒辉: すぐに役立つ上海话会话。(东京, 东方书店) 磁带发音: 钱乃荣

(45) 1984, 宫田一郎、许宝华、钱乃荣: 上海语苏州语学习与研究。(东京, 光生馆)

(46) 1988,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47) 1988, 宫田一郎: 上海语常用同音字典。(东京, 光生馆)

(48) 1989, 钱乃荣: 上海方言俚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49) 1991,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上海方言词汇。(上海教育出版社)

(50) 1992, 钱乃荣: 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51) 1994, 阮恒辉、吴继平: 上海话流行语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52) 1997, 钱乃荣: 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53) 2000, 阮恒辉: 自学上海话。(上海大学出版社)

(54) 2001, 叶盼云: 学说上海话。(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初版 1994 年)

(55) 2001, 钱乃荣主编: 酷语 2000。(上海教育出版社)

(56) 2002, 钱乃荣: 跟我学上海话。(上海教育出版社)

(57) 2002, 钱乃荣: 沪语盘点——上海话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

(58) 2002, 丁迪蒙: 学会上海话。(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二部分:

(1) 1883, 黄式权: 淞南梦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重版)

(2) 1876, 葛元煦: 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重版)

(3) 1907, 李维清: 上海乡土志(著易堂,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重版)

(4) 1912, 上海旅游指南

(5) 1909, 图画日报

(6) 1924, 吴汉痴主编: 切口大词典(上海东陆图书公司)

(7) 1924, 陈伯熙: 上海轶事大观(泰东图书局)

(8) 1928, 陈无我: 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大东书局)

(9) 1933, 张南庄: 何典(北新书局)

(10) 1935, 赵元任: 中国方言当中爆发音的种类(中央历史和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四分)

(11) 196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上海农谚(中华书局)

(12) 1962, 许宝华、汤珍珠: 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复旦大学学报第 1 期)

(13) 1979, 梅祖麟: 吴语情貌词“仔”的语源(国外语言学 1980 年第 3 期)

(14) 1980, 邹依仁: 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5) 1981, 钱乃荣: 奉贤语音的内部差异(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 刊于 1994 年开篇 Vol. 12(东京好文出版株式会社)

(16) 1982, 曹剑芬: 常阴沙话古全浊声母的发音特点——吴语清浊音辨析之一(中国语文第 4 期)

- (17) 1985, 石汝杰: 川沙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
- (18) 1987, 钱乃荣: 上海方言音变的微观(语言研究第2期)
- (19) 1987, 陈忠敏: 南汇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
- (20) 1987, 石汝杰, 蒋剑平: 上海市中年人语音共时差异的五百人调查(语言研究集刊1,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1) 1988, 钱乃荣: 吴语声调系统的类型及其变迁(语言研究第2期)
- (22) 1989, 祝鹏: 上海市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
- (23) 1990, 钱乃荣: 上海方言音变的语法扩散(现代语言学, 延边大学出版社)
- (24) 1991, 钱乃荣: The Changes in Shanghai Dialect(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3 Berkeley. U. S. A) (论文报告于1986年1月中国语言和方言国际学术会议, Oakland. U. S. A.)
- (25) 1992, 陈忠敏: 上海地区方言分区及其历史人文背景(复旦学报第4期)
- (26) 1995, 沈钟伟、王士元: 吴语浊塞音的研究——统计上的分析和理论上的考虑(吴语研究, 徐云扬编,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出版。论文读于1988年吴语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香港)
- (27) 1996, 高云峰: 150年来中古咸山摄舒声字在上海话中的语言变迁(语言研究第2期)
- (28) 1998, 徐烈炯, 刘丹青: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
- (29) 1998, 游汝杰: 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中国语文第2期)
- (30) 2001, 刘丹青: 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中国语文第5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语言发展史/钱乃荣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08-04554-2

I. 上... II. 钱... III. 吴语—语言史—研究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642 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吴志勇

上海语言发展史

钱乃荣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 301,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4554-2/H·12

定价 25.00 元